

太平天國  
革命歷史

長篇說部

太平天國  
革命歷史

冊上

川漢出版研究社刊印

文明新街  
舊書攤

## 新序

盛大的聖誕節過去了，瘋狂的笑顏也將在很快的人的臉上消失。

據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們中國的那位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兄弟「洪秀全」了。——同是上帝之國，一個留下了如此無限崇偉的影響，一個却被毀謗譴責到現在，這實是件有些神秘的很耐人尋味的舉動。也許在兩者間真有所謂正邪之別罷？

大凡「正」的總會得到人的信仰尊敬擁護，「邪」的照例要受攻訐或被加上一個叛逆誘騙名。所以無論誰人都想做正的而不願做邪的。就是明知自己不正，惟恐被人說是邪，也一定要向人宣傳「自命爲正」，用正來掩飾邪。再說歷代英雄的鬥爭，不論正或邪，都要殺人，人却偏毒恨邪的，讚美正的，且勝利也必然往往屬於正者之流。噫！正之高貴也可知矣！

自知是邪的，固然要用正來掩飾，但也有自命爲正，而人偏說他是邪的；這在歷史上可找出不知多少證明來。——奸雄曹孟德是邪的，他自知無論怎樣辯白也不能被人認爲正了，所以在沒法中祇得借「獻帝」的正來用一用，於是便幹了那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曹操的邪却始終未曾能洗滌。因此這「借正」的方法也便成了「笨」方法。而且，這方法還有些強迫的意味。

。可是方法雖笨，却也儘可給後代人模仿，點說，就是目前還有些人正在用這方法，並且還待到了相當的虛功！（？）因爲用了這方法後，的確便得到了別人的信仰尊敬和擁護。

再有一點奇妙的，就是有時正的竟會變成邪的，而邪的也會變成正的；譬如：「正」的真命天子，後來會給人罵是「邪」的昏君；李、洪、朱、元、章輩，先前都是邪的叛逆，入後俱成正統。所以，洪秀全若能成功而登上金鑾寶殿，安知其不能被算正呢？

邪的有時會變成正，我們又何必薄於彼；正的既也會變邪，我們當然也不必厚於此！若是邪而「借正」的，雖能欺人於一時，但這曹操式的笨方法是定要失敗的！。

其實正與邪都非天賦的；自己稱爲正，旁人觀察，也從而正之，於是他便是正了！至於邪呢，也沒標準，祇與正相反便算是邪；並且有些邪，還是由於所謂正者的反宣傳所造成的。如果邪者自命爲正，那末真的正者在他看來，也是邪的了。——正與邪猶如是而已！

# 序

懷德之萌芽，蓋遠播于戰國；今晚周諸子設上世故事，多本經史。而以已意飾增，或言或事，率多數倍；若六韜之出于太公，則實其事者也。若紫閣之託于歧伯，則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諸儒因之爲大學衍義，演事者，則小說家之館亭。根據舊史，觀其會通，察其情僞，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談巷議，亦使田家婦子，知有秦漢至今，帝王帥相之業不然則中夏齊民之不知故國，將與印度同列。然則演事者雖多稗傳，而存古之功亦大矣！禹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義，蓋比物斯志者也。余維滿洲入踞中國全土，且三百年；自鄭氏亡，而僞業定，其間弊無故家遺民，推刃致果；然不能聲罪以彰討伐；虜未大創旋踵即仆，微洪王則三才毀而九法斁。洪王起于三七之際，建旗僉田，入定南都，擢圖籍十二年。旂旄所至，執訊獲醜，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時朝政雖粗略未具，而人物方賂，多可觀者；若石達開林啓榮李秀成之徒，方之徐達常遇春，當有過之；虜廷官眷雖裁，既非翔實，益增主人，又時以惡言相詆。近時雖有蒐獵故事爲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駸駸，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編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與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故猶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爲之宣

洪秀 頤讓座

二

昭。余聞次郎爲此，其違事，係得之故若，文亦適俗；自茲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拾  
葛二公相等，非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復有洪王者也！丙午九月。章炳麟  
序。

## 例言

凡設書者，須明乎此書者之用意：讀孔氏書，須知其排貴族專制政體；讀孟氏書，當知其辨君主專制政體；故太史公憤時矯俗，于游俠諸傳，特地著神。顧三代後作書者之眼光，孰知史遷則涉列爲世家，項羽稱爲本紀，真能掃成王敗寇之腐說，爲英雄生色者。是書即本此意，以演洪王大事，讀者不可不知！

是書有撮要處，全在書法。司馬光書五代事，次第書五代紀元，而各國紀元單列其下；蓋彼已成獨立階段，不能歸于一尊，而稱爲僞爲匪爲遺也。惟是書全從種族着想，故書法以天國紀元爲首，與通鑑不同。

或問耐庵水滸傳，獨罪宋江，且癡厥渠魁之意，豈其然乎？則何以罪宋江，而不罪晁蓋也？不知耐庵之罪宋江者，罪其外示謙讓，內懷奸狡，圖作寨主耳。若洪王則實力從國家種族思想下手，故是書亦與水滸傳不同。

或問列國志西遊記，其題目何如？答曰：嘗非好題目也。列國人物事體太多，筆下難于轉動；西遊又太鋪地脚，只是逐段捏撮出來耳。惟是書全寫實事，又簡而易賅；題目既好，則筆墨材料，當綽有餘裕。

是書有數大段足見洪朝人物之真爲豪傑者。君臣以兄弟相稱，則舉國皆同胞，而上下皆平等也。

宗教傳道，有崇拜宗教之感情；開錄女科，有男女平權之體段；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政行必行會議，有立憲議院之體統；此等眼光，固非清國諸臣所及，亦不在歐美諸政治家及外家之下。

是書以洪楊二人爲首，然楊秀清不及也。洪王深明國族大義，衆人心翕閉，故其始祇以尋官須差爲藉口；直至入湖以後，人心漸開，遂伸出民族之翅，一往不變。若東王楊秀清，祇具一帝王之願耳。故無東王，則洪朝事不易成，以其素擁巨賈也。亦無東王，則洪朝事不易敗，以其後觀覲大位也。後有作者，可爲殷鑒！

或謂洪王之敗，卽種族覆亡；一由于王位過多，已無統屬。實由于所得之地，尺寸不捨，故諸人能分百路游擊以擾之，洪朝疲于奔命；至林鳳翔歿後，遂不暇北上。此實是書者所當太息，亦此後當視爲制軍者也！

洪朝之敗，實敗于楊秀清。以其觀覲大位，遂開互殺之謀，致船員漸散；後人加以淫孽之詞，謂其競爭女色所致，厚誣英雄，當下拔舌地獄。

書中李秀成，其古今來第一流人物，其身歷安危，民心不變，其得人也勝似武侯。出奇制勝，用兵如神，其行軍也勝似韓信。幾歷艱劫，軍糧不絕，其籌餉也勝似蕭何。其優待降將，禮葬敵國亡臣，節遠大度，古未曾有，真合清國曾左胡李曾勝諸人而不能望其肩背者也。至以一身生死，保國家存亡，則美維王季章以後，誰有此公耳！



石達開自是上上人物，以一介書生，擲筆即爲名將，縱橫數省，當者莫懼其鋒，其勇猛如是。却  
能雍容儒雅，詩章却敵，真有儒將風流。

林啟榮自是上上人物，九江當衝數之衝，獨能堅守孤城，斷敵國交通之路，當歷數年，身經百戰，  
矯然不移。卽古之良將，何以過之？

林鳳翔是上上人物；以老將神威，所向無敵，統三十六軍，自揚州而山東，而安徽，而河南，而  
山西，而直隸，直搗北京，古歷古用兵，未見有如是之銳者。然卒令功敗垂成，就義以歿，讀者當  
爲惜之！

演義中可列國英雄三國隋唐人才之盛極矣，然錢江馮雲山之料敵決勝，陳玉成李開芳李文元李世  
寶壽昌風聲鶴唳之驍勇善戰，實文金之百折不回，皆一時之奇彥；人才濟濟，比諸前時演義中  
人，當有過之無不及也。爲藝事卒不成，或亦非戰之罪歟？

尋常說部，皆有全局在胸，然後藉材料以實其中。如建屋焉，磚瓦木石俱備，皆從圖底間架而成。  
若此書則全從實事上撥演得來，蓋先留下許多事實，以成是書者，故能俯拾卽是，皆成文章。

是書有詳敘法：如賸揚秀清起義，當時許多委曲，自然我許多筆墨若賸石達開舉義，則一弄卽成  
，毫不費力。蓋石達開人格高出秀清之上，自然開聲相應。

是書有欲合仍離法：爲卷首卽寫錢江；然必待洪王起後始與同軍。此十數回中，應令讀者想望錢

先生不置。及其一出，又令讀者另換一副精神。

是書上半截寫洪仁發却好，後半截却不好何也？蓋仁發爲受和受采之人，初時何等天真爛漫，其後始不知矣。得世親楊秀清之舉動，有以變其心志耶？

觀此書如讀三國演義，錢江馮雲山李秀成三人，猶徐庶武侯姜維也。雲山早來先死，則如徐庶早來先去也。錢江中來先去，如武侯中來中死。若以一身支危局，則秀成與姜維同也。觀金陵之失，觀綿竹之降，當同一般盛情者矣。

讀是書似讀史記史記以文運事，是書以事成文。蓋以文運事，卽史公高才，仍有苦處。今以事成文，到處落花流水，無不自然。

或曰：錢江與范增同乎？答曰：不同。范增不知其主。又仕非其國；復不知機，其運則同。若錢江之智之才之志，皆非范增所及也。

或曰：李秀成王彥章姜維皆能以一身生死，爲一國存亡，其英雄中之同道歟？答曰：不同。蓋亦有得君之專，得人之深，與其權謀，其忠量，秀成之爲秀成，亦非姜維王彥章之所及也。

或曰：史稱坐而論，起而行者，僅得三人，曰武侯，曰王猛，曰許衡；今得錢江其四人矣。然主憂輔胡待，許衡輸蒙古，其見地又在武侯錢江之下。

革命史  
洪秀全漢譯目錄

上册

新序

序

例言

|      |          |          |    |
|------|----------|----------|----|
| 第一回  | 穆彰阿感主嘗青宮 | 錢東平訪暨遊幕府 | 一  |
| 第二回  | 會深山羣英結大義 | 遊督幕智士釋豪商 | 六  |
| 第三回  | 發伊犁錢東平充軍 | 入廣西洪秀全傳道 | 一三 |
| 第四回  | 鬧教堂巧遇胡以晃 | 論嘉禾計賺楊秀清 | 二〇 |
| 第五回  | 楊秀清初進團練局 | 洪秀全失陷桂平牢 | 二七 |
| 第六回  | 羅大綱飯依拜上帝 | 韋昌輝乘醉殺婆娘 | 三二 |
| 第七回  | 韋昌輝義釋洪秀全 | 馮雲山聯合保良會 | 四一 |
| 第八回  | 馮雲山夜走貴縣  | 洪秀全起義金田  | 四八 |
| 第九回  | 劫知縣智窮石達開 | 波斜口計斬烏蘭泰 | 五五 |
| 第十回  | 洪仁發誤走張嘉祥 | 錢東平重會胡元燦 | 六一 |
| 第十一回 | 翊朝貴計劫梧州關 | 馮雲山盡節全州道 | 七〇 |
| 第十二回 | 洪秀全議棄桂林郡 | 錢東平智敗向提台 | 八〇 |

洪秀全演說上册 目錄

|       |          |
|-------|----------|
| 第十三回  | 張國梁背誡加官  |
| 第十四回  | 李秀成百騎下柳郡 |
| 第十五回  | 胡林翼冷笑擲兵書 |
| 第十六回  | 洪宣嬌痛哭斬朝貴 |
| 第十七回  | 彭玉麟憤情斬軍帥 |
| 第十八回  | 左宗棠驍勇入撫衙 |
| 第十九回  | 封王位洪秀全拒諫 |
| 第二十回  | 向榮大戰武昌城  |
| 第二十一回 | 洪天王開科彰制度 |
| 第二十二回 | 向榮怒斥陸建勳  |
| 第二十三回 | 勇將趙燭救江忠源 |
| 第二十四回 | 蕭玉妃奪旂鎮江城 |
| 第二十五回 | 李秀成平定南康城 |
| 第二十六回 | 攻岳州智劫胡林翼 |
| 第二十七回 | 李秀成兩奪襄陽城 |
| 第二十八回 | 林鳳翔夜奪揚州府 |
| 第二十九回 | 錢東平揮淚送霸王 |

|          |    |
|----------|----|
| 賽尚阿單騎逃命  | 八九 |
| 右連揚傳檄震湖廣 | 九五 |
| 會圍蕪湖旨與圍蘇 | 〇三 |
| 饒東平大破曾國藩 | 〇九 |
| 郭嵩燾嚴築劍水關 | 一七 |
| 洪天王改元稱漢統 | 二五 |
| 火漢揚會天發鹿兵 | 三一 |
| 錢江揚進與王策  | 三八 |
| 馮德兵絕命賦詩詞 | 四七 |
| 錢江許斬蔣文慶  | 五六 |
| 智錢江夜賺吳觀察 | 六三 |
| 洪秀全定鼎金陵郡 | 七〇 |
| 楊秀清敗走武昌府 | 八〇 |
| 入唐郡賺斬江忠源 | 九〇 |
| 林鳳翔大破揚州府 | 九六 |
| 韋昌輝怒殺楊秀清 | 〇四 |
| 林鳳翔定計取淮郡 | 二二 |

下冊

|       |          |          |    |
|-------|----------|----------|----|
| 第三十回  | 石達開許退會國藩 | 李秀成計破胡林翼 | 一  |
| 第三十一回 | 韋昌輝列頸答錢江 | 李鴻章單騎謁曾帥 | 八  |
| 第三十二回 | 諷紹旄敗走武昌城 | 錢京平遁跡峨嵋嶺 | 一六 |
| 第三十三回 | 李秀成一計下江蘇 | 林鳳翔十日平九郡 | 二二 |
| 第三十四回 | 林鳳翔大破訥丞相 | 李開芳再奪衛輝城 | 三〇 |
| 第三十五回 | 李秀成出師鎮淮郡 | 林鳳翔敗走陷天津 | 三六 |
| 第三十六回 | 完大節三將歸神  | 拔九江天王用武  | 四四 |
| 第三十七回 | 陳英王平定九江地 | 劉麗川智取上海城 | 五三 |
| 第三十八回 | 取銅城陳其芒應兵 | 奉朝旨左宗棠拜將 | 五八 |
| 第三十九回 | 向軍門敗死丹陽城 | 胡林翼窺復武昌城 | 六六 |
| 第四十回  | 羅澤南走死真州  | 羅大綱夜奪揚州府 | 七五 |
| 第四十一回 | 李忠王定計復武昌 | 陳玉成棄財破勝保 | 八三 |
| 第四十二回 | 守六合溫紹原盡忠 | 戰許潛鮑春靈奏捷 | 九〇 |
| 第四十三回 | 金陵城大開男女科 | 李秀成義葬王巡撫 | 〇三 |
| 第四十四回 | 張園梁投效丹陽河 | 周天受戰死甯國府 | 一四 |
| 第四十五回 | 陳玉成六戰斬水河 | 楊制台敗走黃梅縣 | 二五 |
| 第四十六回 | 李秀成義釋趙景賢 | 林啟榮大破塔齊布 | 三四 |

洪秀全演義下冊 目錄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曾國藩會興五路兵  
龍虎戰大破陳玉成  
救九江曾國荃出身  
戰桐城忠王却炮起  
何信義獻江蘇城  
李孟羣戰死處州城  
雷正瑄密扎訪錢江  
破會軍魏超成甯廣信

林啓榮盡節九江府  
官胡兵會收武昌府  
戰三河李續賓殞命  
下浦口玉成破勝保  
石達開大戰衡州府  
左宗棠報捷浮梁縣  
楊輔清匪兵破慶瑞  
降勝保李昭壽獻潯州

四

一四二  
一五七  
一七二  
一八五  
一九五  
二〇三  
二一二  
二一九

新式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一回

穆彰阿惑主書青宮 錢東平詭贊遊幕府

詩曰：漢家正統自英雄，百戰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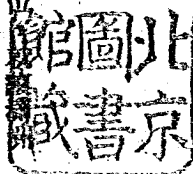
轉眼空？憑弔金陵天子氣，

啼痕猶洒杜鵑紅！

話說天下治亂之機，自三代而後，異族憑陵中國，已非一日。漢高斬蛇起義，六年間摧倒嬴秦，奠定基業。四百年後，魏晉十六國，蹂躪西北一帶。傳至六朝，始得唐高掃除梟獍，漢家種族，重見光明。及五代年間，異族互相割據，把中原土地，瓜分魚爛；雖得宋太祖洗淨蠻氛，不料百年來金人入寇，僅得南渡半壁偏安。未幾蒙古乘宋室頹弱，入主鄴州，禮義冠裳，從此毀滅。猶幸胡虜無百年之運，果然明太祖崛起草莽，光復中國。傳至二百餘年，那些賣國之徒，如吳三桂洪承疇等輩，或開門揖盜，或迎降新主，便把奸惡搢的二萬里河山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一回

，奉送他人手裏去；這皇漢的帝位，人爭做起來了。自從順治入關，歷至道光時代，這百年來五傳皇帝，倒知得繼承祖宗基業，把專制漢族同胞的法度，却布得鐵桶相似。那時雖有熱心志士，謀復祖國，却無從下手。不料道光晚年，上下溺于晏安，外國紛紛侵伐，以至朝政日非，滿人家事，遂不可問矣。話休煩絮，且說道光登位，至二十年來，外患漸吃緊起來；這時寵任一位丞相，姓穆名彰阿，這人本是個宗室人氏，專一攬權結黨，把門生故吏布滿朝廷，性又嗜殺。常說道：「古人說的『辟以止辟』，是很有道理的；不是這樣，怎能發威挾下民？」以故他管理刑部時，殺人倒不下萬數。當時童謠說：「生不見穆相彰阿，死不見五殿閻羅。」這兩句話，京中倒傳作



一般佳訪了。大小官吏，那個不曉得他的兇狠？只是一般趨炎附勢的，那個敢道他長短的一物話來？單說那道光皇帝駕下一個太子，單諱一個璽字，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品落純良，性情聰敏。看見穆彰阿的舉動，草有七分不快，只假父稟臉上，也不敢認真發作！那日合當有事，太子竟却在宮門散步，正見穆彰阿，獨自踏宮來，太子便立在宮門，要看看穆相怎生區處？穆彰阿見了太子，本不敢再進宮門，欲退步又恐像個怪僻的行徑。只得越行幾步，向太子屈着半膝兒，請個大安。太子說道：「不勞丞相這般禮數；但身居宰輔，掌執鈞衡，苟能顧念國家，是萬幸了！」穆相本是個乖覺的人，聽太子說到這話，已猜着幾分用意；只是怎能發作：忙的改顏謝罪。那太子也沒得可說，忙讓開幾步，穆彰阿便進宮裏來；肚子裏懷着鬼胎。被太子搶白幾句，如何忍得？恨不得沖傷太子，好拔了眼前釘刺。當下見了道光皇帝，請了一個安，故意露出滿臉愁容。道光皇帝看了這樣，便問道：「看卿家臉上，似十

分納悶了，可不是軍機裏面有了意外事情嗎？」穆相答道：「仗陛下神聖，四海安寧，那有意外？只心裏橫着一下下情，臣昧死不敢奏知陛下。道光皇帝笑道：「這又奇了，朕與卿乃是魚水君臣，那話說不出，有話只管說便是！」穆相相識了，忙跪下，假意哭着奏道：「臣驕萬死，自從那日見太子在宮外游蕩，老臣已迴避不敢說別的話；只後來又見着了數次，試想太子正位青宮，常常出外游蕩，成個什麼體統？老臣念陛下恩眷隆重，願不得嫌疑，曾勸諫了幾句，怎想太子便懷恨着，竟說道：『不除了老臣，誓不甘休！』方才在宮門見了老臣。早把老臣罵了一頓。陛下試想，老臣何敢和天子作對？就請劍還冠履，容老臣解職回旗罷了。」那道光皇帝聽罷，正是無明火起三千丈，大罵道：「逆子如此無禮，朕倒有主意了！卿家且起來坐地。」穆相連連便謝恩，站起來，道光皇帝又說道：「卿的委曲，朕已知道；今且放心，休作辭職的話了！」穆相又再謝恩，便說些閑話，便辭出宮來。道光皇帝立刻



傳太子瑋入宮問話，那太子開得父皇寶笈，急忙進來。只見道光皇帝怒猶未息，臉上帶了二分紅，三分青，五分黑。太爺摸不着頭腦，戰兢兢的，前行數步，俯安幾句，正欲有聲。只見道光帝喝了一聲罵道：「你却幹得好事！」太子急謝道：「兒幹了什麼事？望父皇明白教訓！」道光帝道：「你可省得帶常私出宮門外游蕩，被穆和勸諫了幾會，你便銜恨起來；爲着一己私意，倒要誣害一個大臣，是什麼原故？」太子聽到這話，早猜着九分，便奏道：「略略有此事？只是兒見穆相欺君罔上，擅國專權，方才在宮門責他幾句，是真的。」說罷未了，道光帝越加忿怒，因平時把穆相作個柱石良臣，十分寵幸的。今見太子說他欺君罔上，擅國專權八個字，如何忍得住？登時憤火中燒，立起來飛起一脚，那脚不高不低，恰踢在膀胱上下。那太子「嗷」一聲，眼兒反了，面兒白了，氣兒喘了，喉兒響了，身兒浮了，脚兒軟了，仰身倒在地下，眼兒是沒了！原來道光帝平時在宮裏，終日練習拳棒的這回飛脚，等閒

的也近他不符！那太子本是個青春年少，體格未堅，怎捱得住？以故登時一命嗚呼。道光皇帝急用手托太子胸前一按，覺得冰似的，沒點氣息，心上倒有點慘意；奈已死不能復生，只暗地裏流幾點淚。又忖道：「好端端的一個太子，把家驕死，怕天下臣民知道，也不好看了。」急急命宮人埋斂，不能聲張！只道太子暴病死去的，好友拉住臣民耳目。這虧那太子生身皇后，早經亡過，再沒有人說別的話。越日頒降了一道諭旨，說出無數哀痛的話。賜太子一個廟諱，喚做端慧兩個字。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京中大小官員，都知道太子死得無端，紛紛議論。加之軍機衙門，緊禁內廷，宮監常常穿插，你言我語，便把踢死太子的原故洩出來。那些軍機衙裏知道，獨自顯著釋相，也不敢說出；只是退值之後，對着家人，少不免拿着新聞一般來談論；一傳十，十傳百，果然幾數日間，那踢死太子的一點消息，京中上上下下，倒傳遍了。都說道：「好端端的太子，把來踢死，這還了得！」況且京城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 四 回

端慧名永建乃乾隆子嘉慶長兄道光大伯所寫書批

人，沒一個不怨恨穆相的，那裏禁得民間口舌？還不免多加幾句。初時猶是京裏紛紛傳說，爾漸十八省內，都知道這一點事了。這時便僑出一位英雄。這人姓錢名江，字東平，本貫浙江省，歸安人氏。少失怙恃，依其叔父錢閱閩作生活。錢江五歲，叔父教他上學，聰穎非常；九歲下筆成文，聲有舌辯，賓客滿座；無有能難他者；叔父常說道：「此正是吾家千里駒，他日兆宗耀祖，定不難也。」錢江急應道：「大丈夫作非常事業，成的救國安民，敗的滅門絕戶，也不能計得許多；若單靠光宗耀祖，是小兒姪兒了。」以故衆人聽他一番議論，莫不稱奇。錢江諸子百家，六韜三略，彙及兵刑錢穀，天文地理諸書，無所不讀。時揚州魏平任歸安令，聞江名，以書召之。江得書大笑道：「江豈是爲鼠輩作牛馬的人嗎？」遂以書絕之。及道光帝賜死太子的消息，傳到歸安，這時錢江年已二十四歲，聞之慨然歎道：「君臣父子，倫常紊亂，豈是胸精圖治的人？天下將有大變了。」自此遂沉機觀變，苦心向學。又數年，

正是道光二十九年的時候，兩廣一帶賊盜四起，如羅大綱、大鯉、魚陳、金剛等，紛紛起事；至少亦聚衆數千。小則打劫村舍，大則割據城池；那些官僚，都畏罪不敢奏報。錢江看到這機會，便道：「今天下大勢，趨于東南，珠江流域，必有興者，此吾脫穎時矣！」可巧這時錢閱已經棄世，錢江遂捨家游學，寓于旅邸。適故人張尚舉署花縣知縣，聞江至大喜道：「東平不世才，本官當以禮聘他，何愁縣裏不治？」說罷，便揮函聘江。江暗忖道：「花縣區區百里，怎能施展？只是憑這一處栖身，徐徐訪求豪傑，也是不錯。」想了一會，便回書應允。還虧這花縣離省不遠，越日隨至花縣投謁張令，張令降階相迎，即執着錢江手說道：「故人不遠千里，枉顧敝縣，增光不少。惜足下非百里之才，還恐荆棘叢中，非栖鳳凰之所；只是憑這一席之地，徐待事機罷了。」江聽罷答道：「小可錢江，有甚大志？煩故人遣般過譽，慚愧難當！但既不爽，願竭微勞足矣。」張令大喜，錢江遂留縣署中，一應公事，張令都聽

他決隊。真是對無留腹，獄無冤刑，民心大快。錢江每日閉眼，或研習兵書，或玩遊山水，已非一日。那日正遊至附近一個小山上，正當七月時，天氣尚在炎熱，錢江獨行無伴，便小憩林下。正一書生迎此而來，頭上束着白巾，身穿一袍襖白麻布衣，腳穿一條元青亮紗套褲，脚登一對皮底皮鞋，年約三十來歲，眉清目秀，俊容俊美，扣錢江俯輩一番，便揖說道：「看先生不像本處人氏，却獨自游到這裏，可不是堪與犬塚，講青鳥尋龍穴的麼？」錢江道：「果志不在此，自古遊地靈人自傑，一講甚甚，此謂正穴。是下達人，何物一般迷信呢？」那人答道：「小弟不及此，擬聞高論，大驚於心，請問足下貴姓？」那裏人氏道：「錢江答道：「某姓某名，姓某東平，浙江人。」那人又問道：「可見縣裏張老爺的喜慶麼？」錢江道：「喜。」那人納頭便拜，歡喜說道：「聞名不虛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仰慕已久，幸會幸會。」錢江卻道：「小弟可饒迂，却勞老兄如此敬愛，請問先生上尊姓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一回

名？」那人答道：「小弟姓馮單名一樞，字別號雲山，向在山中念書，近聞先生不求仕進，即到敝縣管理刻名，人民悅服，此實敝邑之幸，一河階無門，今日相遇，良非偶然。請假一席，少談衷曲，開為愚昧，為萬幸！」錢江聽罷，暗付這人氣宇非凡，談吐風雅，倒把人裏名字記在心頭，料不學尋常的，正要乘機打聽他。便答道：「幸甚之譽，君子羞之，老兄休得過獎，袖壞壞都願，就此坐地，心亦何妨？」馮鶴遠大喜，便與草坐地。錢江看着問道：「方今天下多故，正豪傑出頭的時節，堪克高才，却不善個，曾出身這是什麼原故呢？」馮遠答道：「先姓說的雖是，巨計難難，遠中原，夫夫昂昂老矣，怎忍親親北御，臣與放臣居于此，願先生有以教之。」錢江見他說出此話，正要試他，便道：「足下志盡，令人敬佩，只是難難中原，二百餘矣，君臣與有榮分，是下反肉，難仇視，豈不夫認？」馮遠聽了這話，不覺無道：「種族之界不辨，非夷美也，真以先生為漢子，聊以直言相告，何

五

反作一般忘國事仇的見識？倒說出無恥的這話來！先生休矣！」言罷，棉衣便去。錢江仰面哈哈大笑。馮遠回首道：「先生笑怎的？」錢江道：「非笑是下！還笑何人？」馮遠道：「某有何可笑？任先生是縣裏府裏，拏某作個不道理人；市場裏首，牢獄沉冤，誓不悔也。」錢江越笑道：「試問足下有幾個頭顱，能夠死得幾次？縱有此志，倒不宜輕易說此話！弟若忘國事仇，今日當不到此地了。方才片言相試，何便憤怒起來呢？」馮遠急謝道：「原來先生倒是同情，不過以言相試；某一時愚昧，冒犯鈞威；望乞恕罪！」錢江聽了，便再請馮遠坐下，隨說道：「足下志氣則有餘，還欠些修養！俗語說得好，『逢人只說三分話，路上須防人不仁！』足下方才這話，幸撞着小弟的耳

## 第二回

會深山羣英結大義 遊督幕智士釋豪商

話說當時錢江說出胡虜氣數將盡，馮遠不勝之喜；便問錢江怎的見得？錢江答道：「自古國家將興，必有諛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架裏，若遇了別人，是大不了的！須知此舉，非同小可！成則定國安民，敗則滅門絕戶。舉機不密，徒害其身。死也不打緊，只恐人心從此害怕；那錢鞭盤踞中原，又不知更歷幾百年了！」馮遠道：「先生之言甚善！但某見莽族類，却要來踏我河山，不免心胆俱裂；勦不盡力，欲為祖國圖個光復，只恐國有心，濟時無術；若得先生指示前途，願隨左右，以供驅策！但恐難親根深蒂固，不易搖動，餘外并無他慮；不知先生以為何如？」錢江答道：「足下休驚！胡虜數窮盡矣。」馮遠大喜問道：「先生何以見之？」錢江聽罷，便不慌不忙的說出來，管教：坐地談心，定下驚天事業；深山訪主，遭逢命世英雄。要知錢江說出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方今滿帝無道，踢死青宮，信任嬖臣，烟塵日起；潘似覆亡國椽子。且說年來，黃河決潰，長安城門無敵自崩，水旱瘟疫，屬于奇地；魯

不祥之兆，謀復祖國，此其時矣！兩年前，浙江童話說道：「三十刀兵動八方，天降地變沒處藏，安排白馬接紅羊，十二英雄勢莫當。」童話者，第一句三十刀兵動八方，明年正是道光三十年，當時定然刀兵大起的了。第二句見得這次干戈聲勢，非同小可，末二句，便是有英雄崛起的意思了。某前者夜觀乾象，見南方旺氣正盛。將星聚于桂林，他日廣西一帶豪傑不少；足下既有這等大志，自今以後，物色英雄，密圖大事，若徒把這一般話，掛在口頭，雖日日憤激，怎能濟事？某此行不遠千里，來到貴省，正爲此意；若不是這樣，彼區區一縣令，窮幕府怎能籠絡鄙人呢？馮達聽那一席話，便道：「先生天人，今馮某佩服不暇，自今以後是願不勝教誨。」幸此一江道：「休說小話，誇獎者有幾會成？就這一件事不過如探囊取物，不知足下在廣東督得有可以同事的人否？馮達道：「向同志中人，本不易得，所見洪榜盜者，真英雄也，此人就是本縣人氏，器量寬洪，確有龍鳳之姿，天目之象，且能懷大志，

腹有良謀；少年曾進洪門秀士，只不屑爲人。今已三十，正和小弟同觀念書，若得與人共事，何愁大事不成？改日便當和他拜謁先生，共談心曲，你道如何？」錢江道：「小弟竊裏談話不便，倒不必客氣了；不勞足下來見。就請以明天午刻爲期，足下到這地時候，同往謁見洪先生罷了！」馮達喜道：「如此又勞先生枉駕，何以克當！」錢江讓讓一回，看看夕陽西下，二人便說幾句珍重的話，各自攬手而別。不說馮達回去，且說錢江回寓幕裏，暗付馮達這人，到有一副熱心；只是性情太急，若不加以陶養，將來或誤大事！但所說洪某，又不知怎的好處？待明天會他一回，再作計較；果有機會，自然不好錯過。想了一宵，便把公舉草草發落去後，胡混睡了一夜；巴不得等到天明，梳洗已畢，期過早飯，可巧這日又沒甚麼公幹，恐誤了與馮達相約的期限；便獨自一人，走出縣衙，按舊路而來。到了昨天談話處，已見一人在那等候，錢江仔細一望，正是馮達。錢江喜道：「雲翁如何先期早到，想勞久

錢江？洪達急急迎道：「蒙先生約諾，誰敢失信呢？」說罷，便攜着同行。一路上但見山勢崇峻，樹林幽雅，流泉有韻，百鳥飛鳴。錢江二人，正在賞玩，忽林樛轉出一人大喝道：「你兩人幹得好事？連日在山谷中，圖謀不軌，要背反朝廷，我今便要往縣裏去出首，看你怎的逃去？」洪達聽說大驚，急問道：「其人乃大笑道：「差翁要來作劇，好嚇煞人也！」錢江意問那人是誰？洪達答道：「此人就是某所說洪君的次兄，號名仁達，別號孝庵的便是。到是圖志的人，方才說那話，不啻相戲耳。」洪達便向錢江聲謝，便問姓字。錢江回過，洪仁達就在林下擲筊過了。仁達道：「昨雲翁對某的兄弟說着先生的大名，不勝仰望，已不得急到縣裏走一遭，拜謁先生；今天又勞枉駕到來，很過意不去，故在此迎接。」錢江道：「若家兄弟如此熱心，雲翁的不差，某真相見恨晚也。」洪達和洪仁達一路談話，一路上又說些閒話，忽洞遠指着前面二人說道：「洪大哥却親自來接也。」錢江舉頭一望，但見那人

坐得天庭廣闊，地閣盤隆，眉雙入髭，眼似流星，唇長寬闊，體軀高埠，五尺以上身材，三十來歲年紀，頭戴濟南尊冠，身穿一個道裝長服，脚盤一雙，蒲鞋兒，手執一把羽毛扇子。錢江看着那人，暗地裏早喝一聲彩。約莫遠三四丈，那人見錢江拱手道：「勞先生遠行至此，折殺洪某。」說罷，納頭便拜。錢江愈問過禮說道：「刀筆小吏，何勞遠接？足下不是雲翁說的洪秀全哥哥麼？」那人答道：「小河名是姓洪原名仁恬字秀泉，後隱居于此，改名秀全，昨天聽得雲翁，說起先生大名；祇以貨幕裏話不與，未敢造次進謁，今蒙枉顧，足慰生平。」錢江聽大喜，四人一齊前來，不多時，早到一個山寺，這寺雖不甚寬廣，倒却幽靜。錢江在門外賞看一番，才將手同進寺裏來。轉過走角，正是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幾個和尚在。秀全便領至密室，分賓主坐，秀全却去齋南草笠，露出頭上烏髮蓬鬆，錢江大歡道：「原來洪君是個道者，某真失敬了。」秀全道：「那裏說，小弟不忍徇異，故藉藉削

度，削髮父母的毛血，故喬扮道裝，免暴官汗  
裏的插風捉影，這是真的。若中原未復，反甘  
心作方外人，弟所最鄙，先生你再思疑！但恐  
此事非同小可，縱有熱誠，無從著手，也是枉  
然。若得先生曲賜教誨，實為萬幸！」錢江便  
答道：「自甲午遭變以來，清初屢起革命，亦  
足見人心，未忘祖國也。吳三桂誤于前，而後  
于後，本不足以服人心。且日暮途窮，卒以致  
敗，自是滿洲勢力鞏固，雖呂留良曾靜戴名世  
之徒，鼓吹風潮，終難下手，亦勢為之也。嘉  
慶間川湖以邪教起事，尚縱橫數省，震動八方  
，况足下以命世之傑，具復國之忱，而僅大論  
于天下，名正言順，誰不望風而歸？方今朝廷  
失道，盜賊紛起，足下若因其勢用之，縱橫中  
才，拯邦飢溺，此千載一時之機也，惟足下圖  
之！」秀全聽罷大喜道：「先生之言洞機要，  
在今廣東人民，風氣未開，沉生迷不醒，若要舉  
義，計將安出？」錢江又道：「廣東濱臨大海  
，足下舟師未備，糧糧寡乏，非用武之地也。  
廣西地險阻，峯傑衆多，又無糧食不敷之患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回

；今大鱷魚羅大綱等，縹緲林之輩，然者聚衆  
數千，勢不為弱。足下若樹同志士，間道入廣  
西，撫其衆，勉以大義，旌旗所指，譬如破竹  
！然後取長沙，下武昌，據金陵之險要，以出幽  
燕，天下不難定也。」說罷，秀全避席謝道：  
「先生名論，頓開茅塞，但廣西一路，不知何  
時可行？」錢江道：「且勿造次，方今中外通  
商之始，外教流行又盛，足下當潛心教會，就  
借傳道為名，直入廣西行動；一來可以勸導人  
心，二來足下起事，和外國同一護宗教，准免  
外人干預，實為兩便。成事之後，制度由我，  
滿取順守，足下以為何如？」這三席話，說得  
洪秀全歎服不置。便請錢江齊入廣西，共圖大  
事。錢江道：「這又去不得如此容易，足下先  
宜道身教會裏，就借傳道為名，直入廣西，才  
好行動。若是不然，足下到了廣西，使眾個別  
省的入氏，稍有舉動，慮令大疑心，不免謀却  
大事也。足下且寬心，目前縣令，前赴省會謀  
，見總督林公，那林公還贊本縣的事務，辦得  
妥當；後來縣主說出某的名字，林公不廢之喜

九

，正想請某到督衙裏去。某若得這個機會，結納三五豪商，憑三寸不韜之舌，說他們協助軍需有何不可？如此却不發大事不成。」說罷，秀全見錢江議論縱橫，確有見地便道：「先生此來，洪某受益不少，自今以後常常賜教可也。」正說話間，見一人岸然直進房裏，錢江見那人直赤着兩足，頭戴篋笠，手挽犁鋤，氣象粗豪，像個農夫模樣；心裏倒覺詫異，只得起迎。秀全道：「先生不必拘禮，還是長兄仁發，別號道生，隱居寺裏，已有數年，方才在後園種菜消遣。雖生得性情簡直，却懷著一副熱腸，彼此均是同志，就此同坐談心，但有失禮，先生幸勿見怪！」錢江道：「英雄韜晦，今古一般，那有見怪？君家兄弟如此志氣，怎不令人見愛？」洪仁發聽罷，便向錢江通問姓名，錢江答道：「原來昨天雲山兄說的，就是先生！想煞我了，今日幸會。」錢江謙讓一回，各人又談了一會，看着天色漸晚。馮達說道：「天時晚了，先生不便回衙，就請在這裏用過晚飯，再作竟夕之談也好。」錢江道

：「不必客氣！小可回衙，還有公事，改日再談的便是。」說罷，便要辭退。只洪家兄弟那裏肯依？錢江被強不過，只得復行坐下。仁發道：「只是留一晚飯，又沒有什麼菜，還要留來留去做甚麼？」仁達勸一聲退下。仁達便退轉出來，秀全道：「家兄性直，出語傷人，好過意不去！」錢江道：「那等正是任事之人，休小覷他也。」馮達隨轉出來，囑咐仁發打點晚膳，都是雞鴨蔬菜之類。不一時端上來，仁發開了一罈酒，齊肅錢江入席。錢江本欲讓，又恐仁發搶白過來，只得坐了客位，各人一齊坐下。秀全道：「今日此會，良非偶然；某當與諸君痛飲一醉！」說罷，舉杯相勸，仁發見各人要勸來勸去，忍耐不得，一頭斟一頭吃；各人見他素性如此，且不理他。便飲了一會，又談些心曲。正說得入港，仁發見酒尚未完，肴已將盡，便再到廚裏又宰了一頭雞煮得熟噴噴的上來。馮達道：「我們只顧說，還是仁發兄弟省事呢！」仁發道：「這是飲吃的時候，談了好半天，還要說什麼？」各人聽了，



一齊笑起了。直飲至三更時分，錢江道：「酒太多了，請撤席罷！」秀全自覺有八分酒意，便說一聲簡慢，各自離席。仁發却將杯盤端下去，幾人再談一會，已是五更天氣了。秀全道：「某有一言，不知先生願聞否？」錢江道：「既已知已，還怕怎的？有話只管說便是！」秀全便道：「先生明天准要回衙去，某不敢強留，致誤先生公事；但恐別時再會，比不得今夕齊全，不如我幾人，當天結義，共行大志，你道如何？」錢江道：「此舉正合弟意，准可行之！」秀全大喜，馮達仁達仁發自沒有不願。當下五人焚香，裏告天地：誓戮力同志，謀復祖國；若背此盟，天誅地滅！各人焚告已畢，仁發道：「如有一個背了盟誓的，休教他攔着我手裏！」說罷，連錢江都忍笑不住。幾人便重復坐下來，再談了一個更次而罷。是夜錢江宿於寺中，翌早一齊起來，梳洗已畢，錢江便要辭回。秀全不勝相強，恐礙了衙門公事，便齊送錢江下山；到了山下，錢江道：「此次回縣衙不整，不勞君等遠送，就此辭別罷！」秀全便

珍重了幾頓，各人握手而別。當下錢江，逕至縣署，才發付了公事；忽由上房裏轉遞到一函，却是林總督的聘書。那林總督本是福建人氏，雙名則徐，別號少穆，是個翰林出身。這時正任兩廣總督，雖說不得民族大義，倒是一片愛民的熱心，乃清國當時很有名的人物。錢江把來書看罷，覺書中有一種求賢若渴的語氣，俯付這機會，倒不容易；大則打動林公，圖個自立；小則結識豪商巨賈，接濟軍需，還勝過在這荒僻小路，想罷，便攜着林公這封書入內謁縣令，張尙舉具道稟就督幕的意思。張尙舉道：「先生非百里之才，本縣怎敢屈留先生？先生請自便，若有要事，還請照函惠我，便是萬幸了！」錢江謙讓過，便辭了出來。一面報知洪秀全，一面打發行程，別了張尙舉，與密城進發。才半天，早到了省城，尋着督衙，把名刺投將進去。林則徐見了不勝之喜，立即迎接入內。林則徐道：「先生不棄，辱臨敝署，不特本部堂之幸，亦兩廣人民之幸也！」錢江道：「小可酸缸，有什麼才力，辱勞大人翰墨

？但得侍教左右，敢不盡心竭力，圖報萬一！  
一林則徐聽罷，却喜個不住。又談些時務，只見錢江不暇思索，口若懸河，十分慷慨，不多時，見侍教倒上兩盞清茶。二人茶罷，則徐便令侍教送錢江到書房裏去。看官記着，自此錢江便在總督衙門裏辦事了。且說當時海禁初開，洋貨運進內地，已日多一日；因此以洋務起家的，還自不少。就中單說一家字號，名喚怡和，這怡和行三個字，遠婦孺皆知得，却算得嶺南天字第一家的字號。那行裏店主，本姓伍氏，別號紫垣，生得機警不過，本是個市廛與首，所有外商運來的貨物，大半由他估和居奇；且外商初到，驟不得內地情形，一切價時，皆由該商所定。因此年年獲利，積蓄至一千萬有餘。西中貨物，本以鴉片為大宗，都是通商條約裏，裁得很明白。巨額林則徐雖知得愛民，還不懂得通商條例。道鴉片是害人的，便把那鴉片當作仇人一般。這時不免遷怒洋商去了。果然這本窟源；查鴉片進口，却由華商發售，以為養辦；一二家發售鴉片的大行店，盡法修

辦，那怕華商不忌懼好歹，沒人代售鴉片，豈不是不替自絕，這些假和外人交涉？想罷，便把這一戲班子發發在茶，先托個怡和行裏主任商辦起來了。一可巧那茶館裏錢江手裏，錢江暗忖道：「林公憲必定要托位廣東商辦，但按通商條約，本來辦不得伍商；况伍商千萬家財，若由錢某手裏出脫了這一個人，他便感恩無地；那時要他同謀大事，那怕不從？求他欺些櫃草，有何不得？想了一會，早定了主意，故意把案情延緩了幾天。這時伍商那些家人，正在日自奔走官衙，其餘一般走衙門拍馬屁，又紛紛到怡和行裏，尋着管事的人，你也說有甚麼門路，我也說有甚麼門路；便有把錢江的名字說將出來。試想錢江是個總督衙門聘用的人員，那個不信他好情面？那伍商的家人，自然要上天鑽地，找他門徑。無奈結交錢江。那一夜，初更時分，錢江遠靠着案上觀書，忍一人排扉而入，却是曾在花縣縣令幕裏同事的朱少農。背後隨着一人，年近五旬，面貌却不認得。錢江急忙起迎，朱少農指着那人說道：

：「此敝友是營商伍紫垣的管家潘亮巨也；伍氏以鴉片案情，見懇于大府，非先生不能援手。故託弟爲介紹，投謁先生。先生若能起死人而肉白骨，實爲萬幸！」錢江道：「伍君罪不至死，死且貽外人口實！但恐林帥盛怒之下，無從下手耳。」潘亮巨道：「先生既知敝府得罪不至死，先生寧久坐視？倘能使出生天，願出黃金萬兩以爲壽。」錢江聽罷怒道：「某豈爲

## 第二回

發伊登錢東平充軍 入廣西洪秀全傳道

誣說朱少傑和潘亮巨見錢江應允，把伍紫垣一併案情，盡力袒脫，當即拜謝而出。潘亮巨一路上想著錢江的豪氣，決不計錢金錢，更自贊歎不已。越早到怡和行寓，先致謝朱少傑能遣這一條門徑；一面報知伍紫垣。一面安慰伍氏家人，爭候好音，不在話下。且說錢江自朱少傑潘亮巨去後，一發定了主意，專要解脫伍紫垣。那一日因事謁見林則徐，則徐便問伍氏的案情怎的辦法？錢江答道：「以大人如此勢力，單殺一個商人，有甚麼難處？但恐條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三回

金錢之故，要作人牛馬？足下乃以此傲人耶！」朱少傑急謝道：「愚夫不識好歹，冒犯先生，好過意不去！」錢江道：「某平生好救人之急，不好殺人；待數日後，林帥怒少平，但有可以效力之處，當爲伍君出脫，不勞懸念也。」二人大喜，即拜謝而別。這會管教義樓并計，枉教青眼綠豪商；官吏交謔，竟被寶號陷志士，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約王既不去，反動了兩國干戈，却又怎好了因此小可上正在懷疑未決。一則徐道：「先生差矣！萬乘之國，不爲匹夫與矣；那有因殺一個商人，却要勞動干戈的道理？便是外人與兵到來，我豈不知抵敵耶！」錢江道：「大人見的很量！但外人最重商務，只怕外人爲保護商務起見，倒不能不帶這一點氣！且外人近來新式器具甚多，籌防也非易事，這時恐朝廷降一諭旨，責大人擅開邊衅，又將奈何？」一則徐道：「鴉片之患，害人不淺，若能把奸商除去，雖死

何博士：「錢江道：『如此大人之誤有三。』則徐道：『先生紛某三誤，其說安在？』錢江道：『大人貴任制使，却與一個商人拚生死，是猶以美玉碰頑石；且大人既死，股國家有事再求大人出力，而不可得，此其誤一也。大人辦了一個商人，却因外國責言，被朝廷降罪，落得奸商藉口，後來販運鴉片的，更無忌憚，此其誤二也。除了一個奸商，而鴉片不能杜絕，恐後來督撫皆以大人作殷鑑，是鴉片再無擬禁之人，其誤三也。小可與伍商素昧生平，只礙着這等曲折，因此不避嫌疑，為大人陳之，望大人參酌而行。』這一席話，說得則徐悚然，便改容問道：『先生說來，很是道理，某深佩服。』但不知先生主見若何？」錢江道：『擅拿不能擅放，不如以奸商圖利害，放流三千里，然後把鴉片息，如經官民的，曉諭人民，免人民受累，豈不兩全其美？』林則徐聽了，點頭稱善。當下錢江退出，把這宗案情辦法，先報知朱少農去；并說道改殺為流，本不得已，聞伍商有老母在，可以稟請留養，不過花費些少

一四  
繳出軍流費用，准可沒事了。朱少農聞此，忙報告潘亮臣，准備去了。不一日，果然發批這一件案備批出，要把伍商流三千里去。伍氏家人知是錢江安排已定，倒不慌忙，急具了一狀子，呈到總督轅裏，都是依着錢江攝備；狀子裏說的是老母在堂，乞請留養，并願繳贖銀，這却是律上所載，不由得不准，只得依例批發出來。便把一個總督盛怒，詆說死罪的人，脫得乾乾淨淨了，當時伍商見這番驚駭，倒晏然無事，統共都是錢江之力，自然十分感激。忙把三五千兩銀子，酬謝朱少農。只是錢江一人，偏是不受錢的；正是無可回報。那日忙備了酒筵，着潘亮臣來請錢江赴宴，錢江贈器道：『機會到了，我能救他一命，還沒有要他一文，那怕他不來親我？到這時那怕說他不來。』想罷，假向潘亮臣謙辭一會，亮臣忽肯依？錢江無奈，便修整過來，隨着潘亮臣，兩頂轎子，離了督衙，望城內而來，一路無話。到了怡和行內，但見夥伴奔走，客商往來，確是一個大行的模樣。才下了轎子，潘亮臣帶錢江

戲臺樓上，早有伍紫垣上殿迎候。錢江遠遠望名，已認他就是伍紫垣了，忙把眼偷瞧了一瞧，心上大吃一驚！看官，你道錢江怎的吃驚起來？因錢江滿意要游說富商，借助軍需，好圖大事！偏有千萬家財的伍氏，遭了極大的災情，恐錢江手上開脫了。錢江只望他感恩知己，怕那話說不出。誰想把伍商瞧了一眼，見他對着自己一團嬉笑，盧文鑑注，過於謙恭，錢江看了，心中便暗驚道：「這人端的是阿諛諂媚，只合在名利場中圖富貴，那還有實心同謀大事？縱使一時應允，不過假惺惺博虛名；且眼雖清，而好橫眉，真心多疑，疑財生忌；準雖隆而帶曲折，其性必狡，實則爲奸；務來還怕敗我大事，爲當初却未和他謀面，要代他解脫罪情，這都是一時之錯，只合自悔而已。想了一會，仍應與伍商周旋；少頃，便接夜後進棧不便，意欲托故而回。只伍商一力周旋，那裏依得？沒奈何錢江只得領了，草草終席。托故不使久談，要回城裏去。紫垣強留不得，只得送至門外面回。錢江依舊上了轎子，跑回衙裏坐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三回

憲，心上懊悔不已。又暗忖道：這會到督衙裏，滿望要交結一二豪商，奈第一着便錯了，却誤了那斷；況且身爲內幕，實在森嚴，若要結交外人，倒不容易；恐難再逢第二個機會。不如另設法兒才是。過了幾天，便在城裏尋一個所在，租作公館，日間在衙裏辦事，夜來回公館去。那一夜，正在書房悶坐，忽門上報道：「門外有人要求拜會。」說罷，遞上一個片子。錢江拿過一看，却是齋朝貴三字。錢江自念，向不與此人相識，今夤夜來訪，必有事故便令門上請來相見。門上轉身出去，便領了那人入內。錢江即忙起身迎接，但見那人邊纏不修，偏身相貌魁梧，舉止大方。錢江暗暗稱異，便讓那人坐下，那人便兩言道：「鄙人齋朝貴仰慕先生大名，不揣唐突，特來叩見！」錢江道：「刀筆小吏，却蒙老兄枉顧，慚愧萬分！不知老兄那裏人氏？深夜到此，必有見教，乞賜明言！」齋朝貴道：「小弟廣西武宣人氏，榜名桂平，現任廣州劉潯，是小弟舍親。弟到廣東兩月有餘，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

一五

若蒙不棄，願托門下，先生肯傳教誨否？」錢江道：「小弟有何本領，敢爲人師？且既屬知己，朋友可也，何必作師生？但不識老兄此來，究有些怎麼意見？」蕭朝貴道：「弟爲區區作官親，不過物色英雄耳！」錢江道：「物色英雄，究竟何意？」蕭朝貴便笑面不言；錢江又以言搖道：「貴親現任廣州，閣下爲身，自然不難，可爲老兄致賀！」蕭朝貴道：「古人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若輩甘爲奴隸，非弟之志，先生此言，輕弟甚矣！」錢江聽罷，即忙改容謝過。蕭朝貴又道：「先生前解釋伍商，究竟甚麼用意？小弟實在不明。」錢江道：「這是按律拈去，并非特地解釋伍商，老兄何出此言？」蕭朝貴道：「初不談心腹事，先生悵恨談此言，弟實不怪；但這般重大案情，先生並沒收受金錢，數日間便行了結，若無別的用意，終不信。」錢江聽到這話，不覺拍案驚道：「老兄料事如神，某愧不及！若是早遇老兄，必無此失。」蕭朝貴道：「弟才疏不及先生，祇是旁觀者清；」弟正爲此

事，要來叩見，願先生以心腹相告，幸勿懷疑！」錢江聽了，見蕭朝貴十分誠實，便把來遊廣西與釋放伍商的意思，一一說明。蕭朝貴道：「弟親先生行事，已料得七分，只弟亦久懷此志，倘有機宜，願教敘勞，禍福死生，誓不計也。」錢江大喜，蕭朝貴便移坐，錢江附耳道：「弟更有心腹之言相告，只恐空談言談，先生不信耳。」錢江道：「既爲同志，有話但說不妨！」蕭朝貴道：「先生在此，不宜久居，迅行爲是！」錢江便問何故？蕭朝貴道：「前充督幕的李雲龍，與前任廣西貴同鄉的余蔣淳是個郎舅之親，藉李雲龍之力，余蔣淳得任廣府；自從先生進督裏去，李雲龍失了席位；那余蔣淳又因府裏被劫的事情，林總督將他撤任；嘗謂先生不念同鄉之情，不爲援手，因此余李二人，皆悵恨於心。李雲龍常對弟說道：『他當浙江歸縣幕時，縣令魏平曾以書召先生，先生反不遜之言，早知先生是要謀作亂。』因此時常悵恨於先生，先生不可不防！」錢江道：「這話說來，某都看符，自張少年，頭角太

露，至小人疑惑，怎好不防？但某此來，所謀未就，如何便去？縱使暗驚難防，某儘有隱隱脫身之計，不勞多慮！惟某所謀起事之始，正在廣西，老兄何不早回貴省？數日後，弟當揮函寄人來投，老兄自有主意。但事關緊要，切宜謹密才好。蕭朝貴道：「既如此，弟當便回，那有洩漏之理！先生請自作准備可也。」錢江見蕭朝貴一表人物，又如此心細，便十分恭仰，又傍談了一會，已是三更天氣，錢江恐夜深了，蕭朝貴回衙不便，遂留宿了一夜。越早起來，錢江正留飯。蕭朝貴恐別處見疑，不敢久留，定要辭去。錢江不便相強，只得送出門外；兩人甫到頭門，只見一人迎面而來，却是個道長模樣。錢江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洪秀全。錢江一面招接秀全，一面再挽朝貴手請回復坐，三人齊圍裏面，錢江代蕭朝貴二人通過姓名，徐向朝貴說道：「某方才說惹往廣西投吳下者，正是此人，今日相會，實天機其便也。」說罷，又向秀全把昨夜和朝貴相談的事，說了一遍。秀全不勝之喜，徐說道：

洪秀全演義平冊 第三回

「弟雖在山中，聞得先生，爲那件鴉片案情，設了一個絕大富商，料有好意，因此特地到來探問。」錢江道：「明公原來不知，正爲此事，懊悔不已！」秀全急問何故，錢江把上項事說出來，並說道：「本欲與明公共圖大事，耐這些小事，猶自失誤，何以見人？」秀全道：「昔嘗仲前則所行軌阻後則有謀皆中，蓋時爲之耳。先生何便灰心？」錢江答道：「明公此言，足使錢某發奮，但日前議入廣西一事，明公還有疑心否？」秀全道：「所慮者糧械不敷，人才不足耳，餘外更無他疑。」錢江道：「羅大綱血性過人，可以因勢利用，何患不卒？不過起事後，因糧子敵，隨機應變，錢某自有法子，何消多慮！若人才一事，勉以大義，結以恩膏，何患不來？見諸兄久在廣西，交遊甚廣，弟等都在蕭兄身中。」蕭朝貴便插口道：「時勢造人，目前說不得許多；只所見敬省舉人石達開者，真英雄也！當爲明公羅致之。」秀全大喜，便問入廣西之計。錢江道：「日前說借名外教一事，明公何便忘之？」秀全正欲

答言，見蕭朝貴先說道：「此事更妙，弟有故人郭士立，現爲天主教士，向在香港，現正來至羊城，今天便同明公往謁。未審意下如何？」秀全道：「若此是天助我也！事不宜緩，就請速行。」錢江便令速進早飯，三人草草用過，洪秀全和蕭朝貴，便辭了錢江，一齊望城外而來。蕭朝貴因此事着急，竟把同見劉澤的心事早撇開了。二人一路上說些閑話，不覺到了城外，尋着郭士立，所寓禮拜堂；向守門的動問一聲，知郭士立在堂裏，二人徑進內面。郭士立慌忙迎接，又向秀全通過姓名，分賓主坐下，寒暄了幾句，朝貴具道：「仰慕已久，要服從貴教，乞教洗禮的。」原來大凡服從外教的人，必由教士洗禮，方算得是教中人。奈洗禮倒不容易，必要那人聽個道理，由教士驗過人品何如，方能進得；只朝貴和秀全是初到教堂的，如何急切做得來？郭士立便把這節對朝貴說個透亮，朝貴低頭一想道：「秀全兄是本處人氏，無論何時洗禮，倒不打緊。只是小弟乃廣西人氏，目下正要回鄉，又不知何處尋

遇老兄了？統求老兄設法方便！」郭士立聽罷，暗付他兩個是讀書人，却要來奉道，實在難得；且憑他去廣西又傳道，也是不錯。想罷，只得從權允了。洪蕭二人大喜。果然到了十天，郭士立便與洪蕭二人洗禮，入了教堂，已非一日。可巧，郭士立又因要事，須回香港，便着洪蕭二人，入廣西傳道。立刻給了文憑，交洪蕭二人領了，各自分別而去，這且不表。郭士立回港。且說洪蕭二人領了文憑，先回城內，尋着錢江，把前項事情說了一遍。錢江不勝之喜，再留在公館裏住了兩天，囑咐些機密事情，便請洪秀全，帶同蕭朝貴，先回花縣等候；自己却待辭安了督幕府的席位；才好動身。秀全便不敢久留，即着蕭朝貴覆過劉澤，便假說回鄉，二人同到花縣去了。這裏錢江不敢停當，忙回衙裏辦事，不提防數日間，那雅片案情發作，不知何人唆弄朝廷，把一張諭旨降將下來，將林則徐撤任，立即回京問話；却把一個徐廣縉陞任了總督，那林則徐在任，憑着錢江，却是案無留積的，自然沒有什麼首尾



未完的事件，早已交卸停妥，立回去京。只這徐廣籍做了總督，本是個務虛名，沒器量的人；錢江暗忖這個時候，正好辭退了那幕府的席位，不料統通辭了幾次，徐廣籍猶自不從。錢江摸不着頭腦，忽然那一日，廣籍復聘前任督幕的李雲龍，到幕裏；錢江到此時，才探得廣籍，和前任廣政的余溥淳李雲龍兩個，又與錢江是個對頭，錢江一發知機，要打點去路。不想小人便有一般眼明手快，李雲龍早把錢江私縱伍商，圖謀不軌的詳了一稟，在督衙發作起來。徐廣籍又因林則徐在任時，萬事由錢江主持，總奪了自己權勢，正好乘這個機會，洩却心頭之恨，竟把錢江拏押起來，交廣府衙門審訊去。錢江這時已料着是余溥淳李雲龍兩人，暗裏徐總督，要圖陷害，連訊了幾堂，還虧錢江口供尚存，且所控各事，又沒有什麼證據，以故仍羈押中。這時禁押錢江的事，早傳動遍了。那一點風聲，傳到花縣，飛入洪秀全耳際裏，一驚非小；正要親送省城問候，只見馮遠說道：「哥哥曾到省城多時，未知李雲龍裏內

，還牽涉哥哥沒有？你便起程！不如小弟替走一遭，倘有緩急，飛報前來，哥哥便知。衆人隨着朝貴兄弟先入廣西，免同陷虎口爲是！衆人大喜，馮遠便辭了秀全等，立刻望省城進發。好半日到了廣府衙門，尋着該卒，正要打通門徑，來見錢江，因清國監房積弊，多由獄卒把弄，大凡探問人犯的，到要賄通獄卒，這便可作通門頭，若沒有通過門頭，任是至親人等，決不能探監犯一面。馮遠早知得這個原故，正待向獄卒關說；原來這獄卒，姓陳名開，生平單好結交豪傑，倘是江湖上有名色的人物，他倒敬愛，到了不得，當時見了錢江，聞他是被控犯着謀亂的人。便忖道：此人有這般思想，料有過人的本領？因此反要巴結錢江起來，每日酒着供奉，因此一連數天，錢江沒有受苦。那一日陳開，正見馮遠到來探問，便不待打通門頭，早領馮達到錢江面前相見。錢江見了馮遠，大驚道：「雲翁來此却做甚？若是洩漏風聲，株連起來，各兄弟還有不安，就此回去，速進廣西爲是！」馮遠道：「正爲先生案

將放必不下，特將哥羅來走一遭！先生自評這案如何？這案本沒憑，料不能殺帝。且徐廣那麻，內懷刻毒，而外好聲名，必不殺我。紫死弟准可放心；又將如何？不如求託伍商，先生無人照料，又將如何？那有不從？一假抽抽免。想伍氏受恩于先生，那有不知？他假江笑：「某今時被囚監守，那人不知，他還沒有到來問候，豈是感恩圖報的人？雲翁休如此夢語。」說罷，馮遂再欲開言，只見陳開搖

第四回 開教堂巧馮胡以晃 論嘉禾計賺楊秀清

話說這錢江發得要充發伊軍，便哈哈大笑；馮遂初陳開都不解其意。錢江反說有脫身之計，立備馮遂等速寫廣西，馮遂便不敢久留，正欲行時，只心裏尚疑惑不定，獻着陳開離間了幾步，再向錢江說：「原做。錢江附道：『某充發伊軍，必然路經韶州，那裏便是某脫身之計，不消多說。公帶本廣西，當依前說，和角羅大綱，當這一枝人馬稱符手，便當進

往進來說道：「不好了！嘉禾傳警消息，先生這樓案情，更充發伊軍去了。」馮遂一聽，嚇得面無人色，忽見錢江哈哈大笑，馮遂就問道：「何先生臨充軍，如何好笑起來？」錢江道：「不消多問，後來便知！某却有脫身之計，雲翁不宜久留，就請回花縣，進入廣西，連則謀事，係在此作兒女態也！」馮遂聽了，便不敢久留，這管管教！充發邊將，豪壯款風塵波涉；潛來西省，英雄奮雷南經給。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論嘉禾計賺楊秀清

向湖南錢某此後相會，計期嘗在湖南也。馮遂道：「某所擬路大綱耳；這一枝人馬，恐難籌得廣西全省官軍自。」錢江道：「紹賢納士，附裝雲外，何必多慮？某視官軍，直如兒戲，獨有提台向榮勇于爭戰，而知于機謀。只宜獨取，不啻力敵，凡事宜鎮靜不宜躁急，切勿記着！」馮遂聽罷，便不敢多言，辭了錢江，又向陳開致謝一番，離了監房，即回花縣去了。

陳際和錢江談了一會，果發了兩天，餘錢纔記  
發下來，竟把錢江定了罪案，發配去。那  
時正是正月初旬，道月還是清太后高壽，花衣  
期內，便把錢江充發的事，暫緩一程，按下不  
表。說錢江回花縣，把上項事情，對衆人  
說知，衆人還疑江有失，空惹疑不完。只  
有洪秀全說道：「先生再如何神，休要誤他  
玄機！我們起程是，一衆一隊，不去了。」  
衆中，只有洪仁發、家等，都不肯攜帶。餘  
外秀全還有一個胞妹，喚做洪宜嬌，這宜嬌雖  
女流，畢竟有丈夫志氣，常勸道：「今生不  
伴女子，趁着國家多事，怎多在粉黛中耐生  
活？傳要個假名，流傳後世，方不負大  
志。」以故自幼不纏足，不事女工，偏得一  
副好骨棒，饒有胆路，活是個女英雄。這會  
聽得諸兄要入廣西，發要隨去。于是洪  
秀全洪仁發洪仁壽馮雲山蕭朝等，男女六  
人，打發了款，上了花縣，廣西而去。不數日  
間，已抵梧州。道兩州府，廣東離東的第一  
重門戶，當時政務還不甚繁，洪秀全等到

洪秀全起義上朝 第四回

了這裏，便找着一間客房歇下。仁發道：「錢  
先生帶我們到廣西，說道自有機會，今這身便  
是廣西了，機會還在那裏？若果是要騙我們，  
他日要他受我四州之藥。」蕭朝道：「聽罷，忍笑  
不住，雲山急搶道：「仁發兄，你休高聲洩  
漏，將來怎生是？」仁發不勝多言。秀全便  
朝道：「我們幸而，還未定行；  
以兄見，究何地爲先？」蕭朝道：「桂  
平地方殷富，家僕衆多；且弟久住該處，聲氣靈  
通，不如自桂爲最。」洪秀全道：「頭兩善：一  
夜無話。次日支發了店，攜了行李，便往桂平  
推發，正是心中有事，一路上青可綠小，野草  
開花，無心玩賞；繞行夜宿，早到了桂平。果  
然好一座城池，但見熙熙攘攘，不步廣州繁  
盛，廣西究竟是有名的地面，畢竟不步。蕭朝  
竟便帶了衆人先回家裏去；不料雙門緊閉，一  
陣陣了幾聲。總沒有應。蕭朝正在躊躇  
，早一陣的，來觀看，朝忙打恭，勸問了  
一聲，知道家已回武吉去；朝一本府武  
宜戶氏，與父叔熟識，就不往桂平去，自

前年父親蕭偉成死後，朝貴東遊數月，那鍾家見家中沒個男子主持，這時風聲鶴唳，盜賊又多，便飛函報知朝貴，現選回武宣實去。不料那鍾家寄書往廣東時，朝貴已起程西返，因此兩不相遇，朝貴到了這個時候，正沒有主意，只見馮雲山說道：「今朝貴兄家婿不在此間，幸秀全哥哥，尚有傳教文憑，不如我們就找一個教堂住下，較為適當。」秀全道：「此計甚妙。但朝貴兄弟離家已久，不若要回武宣走一遭，不如我們先至教堂，待朝貴兄弟回時，再為相奪。」朝貴道：「如此又費時日，自古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況小弟家裏，尚能過活，今幸敵寇回籍，小弟正撇得乾淨，那肯再回武宣？便同往教堂罷！」洪秀全聽罷，不覺歎道：「真英雄也！」六人便一齊舉步，轉過縣署前街，尋了一間禮拜堂，謁見那教士，其道傳教的來意。那教士驗過文憑，通過姓名，不勝之喜。看官你道那教士是誰？就是姓秦名日綱，別號鐸石；當下把各人招進裏面，又把行李安置停當，談了一會，秀全見秦教士，

雖沒甚聰明智慧，却是個志誠珍重的人，倒覺可靠，教人一發安心住下。或出外觀看些風土人情，這都是旅行的景況，不消說得。過了一天，秦教士見秀全等各人到了，便把教堂事務，暫行交託洪秀全看管，自己却回家一轉，秀全自然不敢推托，交代過後，秦教士一面回家；那時這一所禮拜堂，唱詩聽講，十分熱鬧，那一日正值禮拜，是個西人安息的時候；凡是教育中人，無論男男女女，都到堂拜堂唱詩聽講；秀全正要乘這個時候，演說道理，打動人心。只是當時風氣未開，廣西內地，更自閉塞；除了教會中人之外，儘有些無賴子弟，或裸衣跣足，或假名聽講的，到堂打睡；那裏道說得盡？因此上這教堂內，雖教會中人不甚多，也不免擠了教堂。當下秀全正登壇傳道，堂上聽講的見秀全是個新來的教士，又生得一表人材，莫不傾耳聽他，怎禁議論？這洪秀全的意見，與秦日綱不同；日綱不過知得演說上帝的道理，若是洪秀全則志不在此，草草說幾句，都是崇拜上帝的，日後還登天堂；不崇拜

上帝的，生就要受虎咬蛇傷，死就要落歸都地獄。講了這幾句正經說話，就將國家大事上說道：「凡屬平隸人民，皆黃帝子孫，都是同胞兄弟姊妹，各有主權，那裏好受他人虐待？既耐滿清盤踞我們中國，我同胞還不知恥，既失人民資格，又負上帝栽培，況且朝廷無道，官吏貪庸，草率抽制，待我同胞全無人理，豈不可恨？」說罷不禁大哭起來！那些聽講的人，有說這教士是瘋狂的，或有些明白事理的人，倒覺教士很有大志，只有那班失去了心肝的蠢，不免罵道：「這教士專講邪說，專勸人作亂，如何使得？」以故一時間將教堂喧鬧起來。那些教士中人，見如此情景，都一溜溜的跑去。秀金正待下來，只見洪仁發領着商民出來，方欲一拳一脚，把衆無算打過；這虧馮遠趕出來勸阻。秀全即拉仁發轉進內裏。無奈人聲鬧做一團，馮遠勸解不得；秀全急讓出事來，一面攔住洪仁發。宣祭是個女流，更不出。蕭朝貴和洪仁達急跑出來，見着馮雲山勸解。無奈那些無賴子弟，一發喧鬧起來，聲勢洶洶。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四回

有說要拿那教士來砍打的，有說要把教堂拆毀的；你一言我一語，由不得分說。蕭爾便有些把堂內什物來拋擲。正在倉皇之際，只見一人攔開衆人，直登壇上，對了衆人，喝一聲道：「你們休得無禮！這裏是個教堂地方，不過勸人為善，便是官府所知，也要點兵保護。則捨燒了鴉片，還要動起干戈，若是打死教士，這還了得？你們聽我說，好好散去，若是不然，我可不依！」幾句話說完，衆人一齊住手，竟點聲，都把頭風貫的散去了。馮雲山勸那個人，見他頭戴烏帽，踏似的頂子帽，身穿綠綢的長面袍，腰束青綳帶，外面帶着一件玄青的綳綳褂；生得身體雄偉，氣象魁梧，暗呼聲；便扶了那人一臂，帶那人打話，那人下了幾家，把蕭朝貴肩上一拍，道：「蕭兄認不得小弟麼？」朝貴仔細一望，方才省得，不覺道：「原來是胡先生，某真失禮了！」便勸入內廳坐定。原來那人姓胡名以晃，湖南人村人民；本是個有名的縉紳，向與蕭朝貴的父親蕭偉成有交，現仍保長攻匪的領袖。家

內總有資財，只顧下沒得兒子，却他家財，  
 看得不若鄭重，生平最好貨濟，凡遇家財，  
 贈棺拾藥，無所不為；人人到敬服他，莫  
 不曉他作義士。故這幾年話，便把眾人解散  
 了。當下同至面，秀慌忙讓坐，通過姓石  
 ；胡以晃與朝貴道：「仁王許不見，却在  
 這裏來相會。」朝貴道：「這來也長，自  
 從先父沒後，往多廣東做甘才與洪君來  
 ；只留在此學道；想這幾年無事，到  
 提，若不是先到來，不知鬧到怎的了。」以  
 晃道：「小事，只小聽得洪君論，早知  
 來意，但想國大事，何當及此運，若到這  
 時，靠打動人心，還恐不及了。」這幾年，  
 居，那班頑皮，疑一時解散，發保日久不來，  
 列位還愛早打算為是！」秀在道：「才之  
 甚善，但弟等初到縣，人家眷不在此  
 間，還找得那幾身？一發望老兄指示，實為  
 萬幸。」以晃道：「做鄉此不遠，不難了  
 桂平，先到做鄉，小弟門戶，聽不甚廣大，儘  
 可觀，未知列位意見如何。」秀全道：「才

勢相效，又去打擾，惹得過意？」以晃道：「  
 年是可也，自是一家人，明公休要客氣！」秀  
 全道：「大名，立刻了一函，着守門的轉交  
 ；胡，便帶些少款，用過了晚飯，趁夜隨  
 着胡以晃，入村而來。那村內約有數百人  
 家；，務為發，秀全着胡以晃這一所宅  
 子，見門一度，靠着一個廂房，屏門後  
 一間倒廳；過了台階；却是一間正廳，階前廊  
 ，便是胡以晃正廳背後，便是家眷所住；從耳  
 廳轉過，却有一個小園，園內幾間房子，頗  
 為幽靜。胡以晃領眾人到這裏，早有婢僕等  
 ，倒茶打水伺候，茶罷，秀全道：「上上的  
 地方，好在鄉間，少見得。」只小弟們  
 到來打擾，在過堂，去，見道：「不消  
 門公過疑，自家祖父遺下家財，是少，只  
 小，年，家財，去了八九，只有這一所  
 宅子，儘可屈和親，即再時，斷無人知  
 覺，足下實可放心。」秀全道：「義不長  
 財，古人說的不錯，弟等志在謀事，那能久  
 留。不過三五天，便當行矣。」以晃道：「



道裝打扮，把田秀看個不住，倒見奇異，便向秀全問道：「看道長不是此處人氏，把田秀看了多時，究竟何意呢？」秀全故作騰訝道：「某見道田生得一禾四穗，正是吉祥之兆，因在主人；不知那田是何人產業？其福不淺！」那長夫道：「這一帶，都是本村楊紳秀清管業。」秀全便縱眼一望，何止十數頃？一發求農夫引路，四圍看了一遍，都是豐熟的了不得，且行且贊，不覺西山日落，天色昏了。秀全故作驚訝道：「某此地無親眷，正要趕路。回棧裏，奈食看田禾，天色已晚，如何是好？」農夫還未曾答言，秀全又道：「可不在老伯處借宿一宵？明天納還房租，或望方便！」那農夫道：「老拙三椽之屋，焉能容得大駕？」先到做鄰，再行打算便了。」秀全便隨農夫到，裏來；那些鄉人，見農夫引了一個道士回村，紛紛來問怎麼緣故？才知是食着田禾，誤了回棧的時候了。這時一傳十，十傳百，這風聲早已驚動楊秀清了，當下秀清聽了，便急急那農

夫到來，那個詳細：農夫把秀全說的一說來，秀清暗裏早已歡喜，即着人請道士到府上談話，秀全暗忖道：「今番正中吾計。」便隨來人望秀清府上來；趨近門外，秀清早出來迎接，直進廳上坐定，才道姓名；秀全以手加額道：「貧道自離深山，道途艱阻。至此已經數載；原來大英雄，大福澤的人，就在這裏！」說罷，又納頭再拜；把個楊秀清弄得手舞足蹈，立命下人奉茶奉烟，紛紛不絕。又命廚子準備晚膳，招待秀全。略談一會，不一時，酒菜上；秀清先請秀全入席，秀清就了三個相陪。秀全故作說道：「貧道酒多，今日大幸，遇着足下，生平之願是矣；嘗與足下相飲一醉。說罷一連飲了數杯。秀清又與相陪，二人都有些酒意，秀全將草用些飯，是夜就宿在秀清府上，宿竟夕之計。這會分教：瀟灑獨立，造就豪傑出風塵；千載一時，其作英雄與草

草。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楊秀清在揚秀清府上，因胡以晃早上說

洪秀全失陷桂中軍

話說秀全在揚秀清府上，因胡以晃早上說過，楊秀清是個最好奉承的人，因此把秀清竭力恭維一會。及用過晚飯之後，秀清便引秀全入書房裏談話。秀清道：「老兄此來，使小弟得識仙顏，良非偶然也；萬望老兄一發指示前途，實爲萬幸！」秀全聽罷，暗暗對秀清說這話，正好乘機打動他了。又假道：「小弟向在羅浮修道，已十餘年矣；這會特來到廣西，正要尋訪英雄共事。不想遇着老兄，龍眉鳳目，雙耳垂珠，富貴實不可言；今老兄之田畝，又生得一禾四穗，正應其兆矣。」秀清笑道：「不勞老兄過獎，小弟藉先人產業，薄有家資；也會報捐一個候補同知，老兄富貴之言驗矣。但不知一禾四穗，後來又有怎麼好處？」秀全不覺大笑道：「老兄富貴，豈區區一個同知而已耶？」秀全才說了這兩句話，復移座近秀清低聲說道：「老兄自待休得太薄，弟拚命之恐王公宰相，不足以及足下之貴！」秀清答道：「

清朝規例，非翰林不能拜相，非宗室不能封王；弟既非宗室，又非翰林，乃僅區區一同知，如何敢有王公宰相之望？兄言此猶不足驚弟之貴，毋乃太過？」秀全道：「貴人！此話只言得一半；自古有言：胡虜無百年之運；今滿人據主中國，已二百餘年，將來天道好還，復歸故主。今朝廷無道，庶孽紛起，天下會當變矣。小弟自離山雲游各省，又經數年，所見王氣鍾靈，莫如廣西，瑞氣祥符，將應在足下！昔嘉禾合穎識者卜成周之將興；何如老兄一禾四穗，實古來所未有！此則足下所知，不勞鄙人多述矣。」秀清本是熱心富貴的人，聽得洪秀全說這話，早有幾分心動。便笑道：「老兄之言，洞悉理數；但小弟無權無勇，如何行軍？」洪秀全道：「足下休慌，今天下英雄已環集，而聽候足下矣。昔劉邦以亭長而定漢基，朱元璋以布衣而建明！薛、郡縣世界，天命所屬，多在草澤英雄。弟初到廣西時，聽得黃鶴脫

道：「二百年前有一清，二百年餘又一清。此一  
個英雄定太平，掃除妖孽算中興！」此言既  
在正下也。頃一團清字是。現時滿清，第一句  
一個清字，是明遺有足下矣！一秀清聽了，  
心上一發大喜，仍假讓道：「老兄此言，小  
弟何以克當？但老兄方才說天下英雄，環集相  
候，究從那處見得來？小弟愚昧，望老兄教誨  
！」一秀全見秀清有九分意思，便把錢江馮雲山  
蕭朝貴一班人物，及要遊說團練的事，情說  
出來。秀清聽得滿面笑容說道：「如此行爲，  
足見老兄志氣；但不知要楊某怎樣行事，還請  
明言！」一秀全道：「今老兄有資財，又是個  
在清靜紳，趁此時廣西盜賊紛起，不如引入撫  
台，以爲一辦。練名一萬二千人馬，稟領  
軍械，即練一軍；侍小弟義旗一舉，有老兄及  
羅大綱兩枝馬接應，取廣西反掌耳！既有  
根本，然後招賢納士，長驅北上，以圖大事，  
有何不可？」一秀清答道：「老兄此計妙不可言  
！但恐到那時，團練軍心裏不從，却又如何是  
好？」一秀全道：「此易事耳！自來練大事者，

多講義之遺，方能使軍心相合。馮雲山近時  
賓傳道，正要借此，以一人之心，常說道：「崇  
信上天的，永無災難，死後升入天堂；不崇信  
上天的，生前虎咬鯨傷，死後沉埋地獄！」如  
此那怕人心不服？足下准可行之，若人心飯依  
上時，又那怕他敢違號令？說法不然，待洪  
某講義之後，足下團練軍已成，可以稟  
官府，請將團練出境討賊，官府那有不准？這  
時就借此爲名，謂官府逼團練軍出外打仗，這  
才人心自然憤激；足下到那時又當臨稟督府，  
謂團練軍不願出境，官府自然要詰責團練軍；  
團練軍，又不免與官府爲難；既與官府  
爲難，則人勢已成，那時軍心若不隨我行事，  
還逃往那裏去？」一秀清聽罷，拍案贊道：「洪  
君如此足智多謀，楊某不得不佩服。願遵訓便是  
！」一秀全至此，才把話說道：「若得足下如  
此，是漢族之幸；但事以速爲妙，遲則生變矣  
！」一楊秀清便留秀全于府中，越日先到縣城，  
以盜賊起爲名，稟請自軍仗，飭將團練，  
當時駐紮縣令張官修，早知秀清是個精神，令

響地爲舉。費亦不已。一百餘戰連勝，其充代  
秀清陳廣西巡撫周大爵，好在靈壽縣，去後  
，秀清便回鄉來，秀全說知此事。秀全一  
指點停妥，就日在楊氏祠前，掛起一張告示，  
招人充當團練軍。果不兩三天，已得精壯二  
千有餘，但二千人之中，只有一個，楊秀清却  
不解團練，又說不什麼軍隊，一免尋人幫  
助；秀全道：「只都，難，洪某救日，令  
爾朝貴來助足下可也！」正在商量間，只見家  
報道：「有兩個大漢，帶無數人來到莊口，  
得與楊紳，我們不敢自主，轉來報知。」楊  
秀清聽了，正不知此人是誰，却來見祝？裏  
疑思不定，便向秀全問計。秀全道：「容洪某  
暫避廳後，下就喚爲首的進來，見機行的  
便是。」說罷，轉向內面去。秀清便分家，把餘人  
留在門外，單喚爲首的進來，家人領過，一  
時，只見一高長大漢，生得威風凜凜，氣宇堂堂  
，大步跨至廳上見了秀清，一揖便坐。秀清忙  
向那人請道姓名，那 答道：「小弟姓李名喚  
開芳；本武緣人氏，曾與平回寨內，保舉都司

洪秀全領上

第五回

；旋在江西楊梅官寨內，督帶營官，因薛慶  
切好賭輸錢，摸摸過邊了；奈營道不明，責我失  
子打點，立把一個都司革去了。小弟自思因沒  
有人情許多汗馬功勞，備得一個都司，又小  
事革職，回來苦不得志，却與結兄弟林鳳，  
來遊貴境，渴着貴部數人聽得足下招辦團練，  
以，桑梓，故不揣冒昧，特來叩見，願獻犬馬  
之勞。得足，不棄，收作小卒，定當竭力  
報！」秀清喜道：「難得足，如此仗義，弟直  
外佩！」遂請貴昆仲，話好，說罷，請林鳳  
翔來，餘外數人，都到廳上待茶去。少頃  
，見 鳳翔進到廳上，是生得一表人物，秀  
清好不歡喜。正讓坐間，秀全却從廳後轉出，  
便齊過過姓名，分賓坐下。秀清與秀全，李  
林二人道：「此洪君是廣東有志之士，與弟  
莫逆交，都不 客居了！」說了，又向秀全記  
本開芳方才的話說了一遍。秀 便向李開芳道  
：「兩位懷抱大才，何故輕於去職？方今朝廷  
無道，官吏奸庸，有帶面的執掌大權，沒情面  
的一官半職，也不能保！如李兄從前境遇，豈

二

不是埋沒英雄？實在令人可愛！」李林二人聽了，不勝傷感。秀清又道：「英雄遇合自有其時，二位仁兄：休便灰心，再圖機會罷了！」林鳳翔答道：「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弟等常年逾五旬，豈尚能留老眼看清時耶？」秀全道：「老兄休如此說！今天下多故，機會尚無盡也，願少待之。」李林二人，見秀全議論風生，十分佩服。再談了一會，秀清便命家人，打點房榻，留李林二人。秀全道：「足下既有此二人補助，明日就當編定隊伍，用那兩人帶幫，訓練團練軍，差可行了；但弟終志氣，現時未便對林李二位明言，到那時官府相逼；不由他不從也。」秀清道：「這都省得；但不知足下此行，往那裏去？」秀全道：「弟行蹤無定；但聽得起義之時，即依前議，來相應便是。」秀清便不再多言，秀全即再辭與李開芳林鳳翔，又囑咐幾句辦團練的話而行。幾人一齊送至門外，握手而別。某日秀清即同李開芳林鳳翔等幾人，把招齊的練勇，製了旗幟，置了槍械，共二千四百餘人，分爲四營，日日訓練

，以待應用不提。且說秀全別了楊秀清，仍盤桂平縣城而去；將近城外，但見一男一女，馳步而來，却是個農家模樣；尚離數百步，向秀全叫道：「哥哥往那裏去？」秀全一望，却是朝貴，秀全道：「兄弟不由縣城徑往胡兄弟府上，却這縣路來，又扮這副裝束，騎着一個女子，驚慌忙忙，究竟怎麼原故？」朝貴見問，便引秀全到樹林僻靜的所在，才答道：「兄弟與哥哥之命回武宜，誰想屋內已經亡過，隨行的便是小妹蕭三娘；因見武宜親難保，故將他到桂平尋親安頓；不料舍親李炳良，是先母的胞弟，理爲桂平縣文案，見了兄弟，反吃一驚，逃開回原故，他說道：『有個張秀才，名喚上賓，自從兄弟到在教堂鬧事之後，竟具一張狀子，告發我們妖言惑衆，他還說到小弟引誘妖人到縣裏，要圖謀不軌。』因此不敢再到縣裏；後聞楊秀清與倡亂團練，又不知哥哥在秀清莊上，專說如何？故喬裝，同着舍妹，特來探問，再商行止，恐哥哥不可進城也。」秀全道：「爲我一人，

譏及兄弟，心上實在不安。但畏首畏尾，必不足圖事，我今必要進城，會秦教士一面，然後回胡兄弟處，聽雲山消息。兄弟和令妹不如先到秀清莊上，安歇幾時，就同幫辦團練；只方才說被人控告的事，不宜說出口。因秀清只是個闊富貴的人，恐聞有這宗禍患，必然即悔也。

「把與楊秀清相見的與勳，及辦團練的履歷，說了一遍，朝賞道：『原來如此；但彼此同心一德，共謀大事，哥哥說誤及兄弟，何以克當？唯哥哥苦要進城，不肯久住，只見了秦教士一面，便當回胡兄弟處，前途各自珍重罷了。』說罷，拱手而別；蕭三娘又向秀全道個萬福，便跟隨朝賞望平陰山的路上行去，按下慢表。只見秀全進得城裏不久，城門已閉，急跑到衙門裏，尋着秦日綱，日綱見了秀全，便大驚道：『老兄，何還到這裏？自從日前鬧事，不知誰到這衙門告發，說這裏收聚萬人，妖言惑衆；今天方有差役到來，查獲一箇，乃是小兒怕事，還恐累及老兄；自今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老兄請自打算才好！』秀全聽了，已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五回

如朝賞的話，這的不錯；自料深夜城門已閉，還逃得那裏去？因見日綱是誠實的人，便說：『自古道：『一人幹事一人當，』因事累人，弟不爲也。弟正爲此事，到來待老兄出首，倘有意外，決不牽涉他人。』秦日綱道：『不是如此說，弟怎肯出首？以危足下？但深夜不便逃走，須等明天商酌罷了。』是夜秀全便宿五禮堂內，自忖難得秦教士如此相待，只傷有這宗意外，便是逃得去，也恐百戰百捷辦事還不容易；想到這裏，又不免傷感起來，足足想了一夜，都不曾合眼。越早天色漸明，正要起來梳洗，忽門外聲勢洶洶，秀全在床上一驚，急急登樓上，偷從窗外一看，只見十數人，如狼似虎，把教堂門前後守定。秀全料知不是頭路，正在籌計，只見秦日綱跑上樓來報道：『不好了，老兄昨夜到這裏，不知被誰人窺破，報知衙門差役，今却來向教堂捉我們也。』謂老兄速從窗而逃走，休要自累。』秀全道：『弟是別省人，初到這里，路途不熟，逃將焉往？且若既被獲，此情即不可辯矣。請老兄移

三

門任歸去，沒些憑證，那怕神請不來，若小弟  
務捉獲，就足下往平陸山楊秀清莊上，對蕭  
朝說知可也。一日網羅罷，又開門，秀全  
嚴逼進等，日網只得下樓，把門關，數十數  
名差役，竄進來，圍一搜過，上樓上；一見  
秀全不說一話，即行抓去，一併捉住奏日網同

第六回 羅大綱假拜皇帝 韋昌輝暗殺婆娘

話竟與秀全和日網，被桂平縣差役捉將  
去；帶些虎，差役像個滾江江大一般，  
登時上了枷鎖，解至桂平縣衙裏，裏過縣主張  
儀法，那縣令登即升堂，略問了一句口供，  
跪命押了羅綱而去，裏過上台再行審辦。這  
時洪案二人到了新橋，一見縣房高不容身，  
地方如鐵，臭氣逼人，暗中却沒一錢，明氣  
象，只有轉臉人，呻吟號哭，好不淒楚；一  
連三天，秀全尚覺坦然，惟奈日網以牽牽累  
，不暗中下淚，秀全便道：「為弟一人累  
及弟兄，不足因報！但來到如今，徒哭無益  
，還那想個切兒報效才是。」日網道：「足

行。日網大叫無罪，秀全到日網大聲道：「福  
來艱受，何用多言，即到公堂，小弟必不吝恩  
足也。」日網便隨着秀全任差役拘去。這實  
分教英雄失節，暫從枯井尋金龜；俠士遇逢，  
打破樊籠散彩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解：

下非有心累小弟，小弟何受理足下？只是同  
路牢中，解救也不容，誰夜避李人唱與弟至  
矣，則此如之奈何？」秀道：「蕭朝貴現時  
正在楊秀清莊上；秀清個地方上有名望的縉  
紳，均在又奉公但辦團練矣；得此人設法，准  
可無事！但此大好官費，而後患難，除一以勢  
換制之，方能濟也。」日網道：「他原是一  
個清口縉紳，怎能一勢挾得？足下此言，  
小弟不敢信。」秀全道：「他原與小弟同一  
伴黨事同謀，他弟書一封，交給蕭朝貴轉求  
秀清設法，他若不從解救，必然要牽累到他的

身上，他平生最畏鬼魅，當時嚇得跪下，那怕他不從，一方商議，寫書，無銀墨。忽見一人轉道驚裏來，年世來談，生得粗眉大耳，秀一估量一番，秀全生一計，向那人喚一聲大哥，唱一個。那人點頭點秀，便與問姓名那人道：「某姓章名，個俊字，別字昌輝，是本縣一個差役，特來一驚，問我做甚？」秀趁勢答道：「弟寫一封信與親友，欲乞老兄借筆墨一用，若能方便，倘有出頭之日，願以死報。」章昌輝道：「你是何人，犯何罪過，要通何那裏去？你且說來。」秀全道：「在下洪秀全，被犬誣控圖謀不軌，今欲求人取救，要飛信到楊秀清府上也。」章昌輝一聽，立即點頭道：「原由足下，就是洪大哥，幸會幸會！」秀全道：「小弟可不識荆，却如何見？」章昌輝道：「原由？」章昌輝道：「官不相識，某處役中人，向愛結交豪傑，弟有一個朋友，胡某，兄嘗說過足下大名，正恨無門會，今足下既被囚禁，再不野寫書，若有怎樣機關，弟願替走一照便是。」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六回

秀全聽了，不覺口天嘆道：「饒狗盜，愚有甚難，也可善處之中，却查考兄快氣，某朝，轉求楊秀清內一語專情，至囑昌輝一見，并囑他看洪秦二人，自便離了監可，往平陰山而去，且說楊秀清，自蕭朝寶兒妹到了，即命其妻何大娘子，招蕭一娘，自却蕭朝寶李開芳林鳳翔，商安了團練的辦，先招定二千餘人，汰除老弱，挑足二千八百，就中分作四營，秀清自行管帶營，兼統團練全軍；前營管帶蕭朝寶，左營管帶李開芳，右營管帶林鳳翔，并將李開芳帶去的舊部十數人，分作長，其餘強壯的選作什長；所有長夫伙夫，一概編定團練，軍中文件，自有聘定的文案主持，都足營的法度，軍中全用紅旗，都是先製的，每營大旗一面，旗上寫着「團練」三大字，每在村，數營，泉溢，旗齊，伍分明；一切揭，除諸戶幫勸之外，都由秀清供給，刀牌劍戟，都是全

鄉和附近各村原有鄉勇得團防禦盜，那處不來供應？再具了一張狀子到縣裏，領得洋槍數百根。朝貴一發立定營規，一不准騷亂村間搶劫財物；二要開拜上帝，虔生前離災難，死後超陞天堂；三不准淫掠婦女；四不准擾商務；五不准仇殺外人；這令一下，那敢不從？專候秀全雲川消息。那一日，數人正在村上議事，忽聽守門的報道：「有桂平縣里差役，要見蕭大哥；」這時朝貴聽得，只道被人控告之事發作，一驚非小，便問守門的：「那差役有幾人同來？」守門的答道：「只有一人，他說道：『傳名喚韋昌輝。』」秀清道：「此人我也認得，他是一個俠士；但性質卻因暴耳！就請來相見不妨。」守門的答應一聲，即引韋昌輝進來；當下昌輝見了各人，唱一個大諾，不暇請問姓名，略與秀清寒暄幾句，便問那一位是蕭朝貴兄弟？朝貴道：「只小弟便是；未審仁兄有什麼見教？」昌輝不便直言，急引朝貴至靜處，把秀全被拘囑咐的話，說了一遍。朝貴聽罷大驚，急同昌輝轉進裏面來，秀清見朝貴額上流

着一把汗，忙問有甚事故？朝貴道：「不好了，秀全哥哥陷在桂平縣牢了。」各人聽到這話，皆吃了一驚。秀清面如土色，朝貴道：「今日之事，少不得秀清哥哥設個法兒，若不是急行打點，恐一發株累起來，各人都有不安，恐傷之無及矣！」秀清到此時，更沒主意；忽然守門的又進來報道：「外面胡胡翁同着一位大漢，已來到莊上了。」話猶未了，胡以晃已統進來，後面隨着的，却是洪仁發。論起胡以晃本與楊秀清，魚氣不投，久無來往；只因自從與洪秀全一別，絕無消息，故特到來探問一遭。這時秀清和朝貴見以晃到來，急到讓坐。以晃便與仁發一同坐下，與各人通過姓名，單不見有秀全在坐，心上正在疑惑以晃問：「朝貴，兄弟那裏去？」朝貴道：「胡兄原來不知，秀全哥哥，已陷在桂平牢中了；方才貴友韋昌輝到來傳報，正為此裏要商議救法，恰可老兄自己進來。」胡以晃聽了，穩去答話，只見仁發跳起焦躁道：「到了廣西許多時，今日往這方，明日往那方，來來去去，總不拿得！」



點事來，先陪了俺的秀全兄弟！若有些風吹草動，你們好對待住！今有固練軍三千，不如飛擒殺進城中去，殺了昏官，救出兄弟也罷了。」以晃急向仁發攔阻道：「兄弟休得如此躁急！且從緩計較爲是。」仁發更怒道：「緩甚麼？緩得一肚氣了。」各人又來相勸，仁發只得隱忍坐。各人自從仁發鬧了這幾句，更沒主張；還虧朝貴有些見識，單向章昌輝問計，昌輝道：「此時若要保領，恐待官府發下來，已是不及；但各位吩咐辦法。某儘可作內應，若其不能，韋某見各位義氣深重，就由韋某手上撥他便是。」以晃道：「大丈夫出言如金石，兄弟休言之太易也！」韋昌輝向以晃大聲道：「與足下相交許久，那有說謊的韋昌輝耶？」朝貴道：「韋兄高義，斷不食言！匡耐兄弟不便進城，目今就煩韋兄回衙，安撫秀全哥哥，胡兄便遠往江口，趁着雲山兄弟，看看幾大綱事情如何？不知就用樁大綱這一枝人馬，割斷監牢，有韋兄作內應，儘可救出哥哥，更可乘機起事也。」胡以晃道：「此計大妙，不

鐵秀全演義上冊 第六回

勞多賜，只今便行矣。」朝貴大喜，不提防胡韋二人正欲行時，洪仁發道：「我也要走一遭。」朝貴道：「此行實要秘密，人多恐不便行動，仁發兄不如勿往！」仁發道：「爲着自家兄弟事情，我親自走走，無論何人攔住，我却不依！」各人聽了，都不敢相勸。胡以晃道：「去也容易，只從某行事好。」仁發道：「既爲着兄弟之事，件件可能依命，你只管說來。」以晃道：「第一不能使恣任性！」仁發道：「這也依得！」以晃道：「第二件行止由某分發，到江口時，或留老兄在姑里，我須獨自前行，却不得盪擻！」仁發道：「你若留某在姑裏，獨自回來，某又諒不得路途，如何是好？」各人聽了，都大笑起來，以晃道：「那有此理，老兄請自放心！」仁發道：「如此即可依得，不知第三件又如何？」以晃道：「無論如何，我二人若有說話，不宜高聲；倘多遇着一個人，你依要說一句話。」仁發道：「這却使不得，天生某這一個口，這一副舌，是要來說話的，老兄難道要某做個啞子不成？」

三五

朝貴道：「不怕你說，說時惹了大事。」仁發聽了，紅漲了面大怒道：「朝貴兄弟你也此說，試問某道一個口，這一副舌，會弄誤了你們一點事來？你那小賊我也。」所以先勸道：「不必生氣！蕭兄，過防兇氣。」說：「大手，反前哥哥，惹他意。」總求老兄諷言語也就罷了。」仁發方才說。于是胡、洪、仁、章、高、輝、別了衆人，出了楊家莊，讓軍昌輝跑回城裏去後；胡、晃便、仁、章、望江口而來，不在話下。且說馮雲山、白、別了洪秀全、江口；這時盜賊起點，網大頭、大、魚幾個人馬，都紮在江口附近，以及江口附近，駐紮兵不少。凡往來人等，都要搜尋一遍，稍、形迹可疑，便捉將一裏去。雲山到這個時候，時自己一個道長，不免令官吏思疑。若稍有疑，必被捉去，却要個法兒才好過去。不料正着慶間，離不幾百步，有一、武、了白不頂子，帶着數十名勇丁，在路、把、雲山他心上一計，拚着胆子，向那員、并、朝貴道：「貧道由梧州到此，要往清池去，不、

路遠，敢向總巡借一、。那員武弁聽、把、山告慰一番，以為雲山獨自一人，要、湖，料是一條安分修、的人，并無一點、親自答道：「山這里到、湖不、願着大路、只是路、頗、盜賊太多，你孤單一人，、河去得？」山道：「、道孤身，、路上、非沒來雨、料然不、但、道、方之、一、路官兵、疑，、他、衛地方，、護良、又、謀、去若分、與、道、實令人、敢乞一名、勇，引、道、境，不知、能、准否？」那、武、雲山領他、處，只有幾分、，答道：「、使、得；、中一名勇丁、帶、雲山出境，雲山謝了、，、那、勇丁而行。路上、兵見雲山有、了、送、，不、，并、阻、，了江口。他費了那勇丁一塊洋、，打發回去，却、自往大路而行，行不十、里，見是、，、雲山、，早有、，下人等，見了雲山，要上前、問，雲山、道：「某、東人也，特來求見羅大王，、通、，那手下人、聽了，看雲山是一個道士，要來見大王、

得式使過聲

便解一隊，入報羅大綱去，羅大綱聽說暗村，此人遇許多官兵住紮地方，却能到此，莫非是官兵奸細，其他一人到來懼他則甚？遂令引雲山進來。雲山到了帳裏，一揖還未坐下，只見羅大綱色道：「羅某與足下無一面交，獨來求見，若爲官作奸細的，休待羅某動手。」雲山故作笑道：「休問馮某細細，只問王叔道：『豪傑耶？』」

第六回

山道：「公此言正合燕巢危幕，惟不知大厦將傾，今明公據守此地，自謂英雄，須知驕虎之勢，不進而勇圍大難，必至坐待危亡，此自臨之理也。故綠林豪客，不從無再奪之廢，羅如宋江，不過一降卒耳。夫爲王爲寇，終日天命，實是人謀，以明公衆寡數千，縱橫百里，若不弄機，圖大事，還待何時？」某向開朗公大名，故不認于里冒險，以投謁繁下，奈何遽以奸細相視耶？」

三三

只既拜上帝，不宜另拜別神；若拜別神，上帝不佑。明公性有大志，當帶我下一概歸依上帝，待我請學傳安，即約期一同舉事可也。大綱大喜，忙催馮馮雲山爲誓，要該勇同謀大事，雲山暫住帳中，不在話下。且說胡以晃洪仁發，望江口而來，離江口將千餘里，早知前途兵馬紛紜，以晃深恐仁發性質粗豪，防路被紮，實在不濟。猛見附近有一個墟落，遠有一人家，不極不擾的店房，便向仁發道：「前面官兵盤察甚嚴，兩人同行，都防不便；不如足下權在這里歇歇，待弟單行前去，如何？」仁發道：「便是小弟去不得不成？」以晃道：「不是如此說，前教堂鬧事，老兄可能無口？弟雖不才，却有微名，可以掩蔽。此時說這行再，須某處哨，何便忘却？」以晃道：「行書在先，無須只在應。」以晃大喜，便將一箇布片，安置仁發，將單身行來。還虧是某，是本省人氏，識人頗多，因此并無阻礙，已出五江口，只尋思怎得見雲山？心上正在躊躇，將近船大網紮營地方，突見營內十數騎，內中一人，

正是雲山，以晃呼道：「雲山兄弟，往那裏？」雲山回頭一望，見是胡以晃，肚子裏不免爲疑；便用手招以晃前去問道：「方才借各位巡視地方，偏過着是某，足下何獨自到此？」以晃見即附其道：「不好了！秀全哥哥却陷入桂平總監裏也。」雲山聽得叫「秀全」，却不附體；見自前不便說話，便引回大營，再作計較。到次營後，先見過羅大綱，然後回王處談話。雲山先問來歷，以晃把王項事說了在道；并把有韋昌輝爲內應，要求羅大綱調人劫獄的事，都說過了。雲山道：「劫獄一策，實是何人主意？」以晃道：「是蕭兄弟，現在秀清莊上。」依洪哥哥吩咐，與秀清辦了一枝御練軍，好待築樓接應。還有李開芳、林鳳翔和楊希神，可以無慮。只蕭兄弟在後控之內，故不使前來。雲山道：「蕭兄弟只見得三寸草，何意思？」一則因洪哥哥被控，圖謀不軌，不欲使秀清稟保者，蓋懼官府猜疑，致牽累團練軍。二則因練軍初成，恐軍心未必用命，肯同進則監牢，故舍老兄來此；三則劫獄一策，決行不得也！這裏羅桂平還

遠，用人太少，自然却來；若用人太多，一  
 路上官兵，星羅棋布，却不易行動也。以是  
 道：「然則奈何？」崇山道：「章昌輝如此熱  
 血，實不難釋放哥哥，但釋放後，頗難安置，  
 因哥哥住了貴府多時，多有認得地的，自然再  
 難前往。即到秀清莊上，恐風聲一揚，不特連  
 累秀清，且恐訓練從此解散，反至前功盡廢了。  
 若若投奔這裏，又路途較遠，官兵廝聚，似  
 此特費躊躇。」以是道：「下兩縣有個金田地  
 方，由桂平轉昭平而去，該處官兵實少，且金  
 田還有一個大會，倘若路途又遠，如之奈何？」  
 崇山道：「金田甚麼機？不妨照說。」  
 以是道：「弟有故友黃金田，原是箇世襲的續  
 紳，聚有天志，不求仕進，素恨滿人，盤踞中原，  
 連世襲的頂子，却都不要，只辦一個保良收  
 贖黃白地，每日頗獲。若是在該處，他更是不  
 難。」崇山道：「如此甚妙。」若自金田起，  
 再金楊，皆循制桂林，整廳之節，這裏羅大綱便  
 可收永安爲點綴，有此三路，何憂大難不成？  
 但事不宜遲，就請速行爲是。」以是便囑家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六回

山，代向羅大綱道款，卽送出，依舊路回來。先  
 聚着洪仁發，發了店錢而去。洪仁發見忽來忽  
 往，早含着一肚氣，只事到其間，也沒得可說  
 。當下一路無話，忙跑回桂平，見了章昌輝，  
 告知前事。昌輝慨然道：「既是如此，某願舍  
 家與之，但昨天已將洪秦兩兄分押，欲劫之，  
 頗費躊躇。」辭罷，便帶了胡洪二人，先回家  
 里安歇。不隄防到了門外，只見鄰宅王舉人的  
 兒子，王艾東正從自家屋裏出來，與章昌輝打  
 個照面，見了昌輝，滿面通紅，昌輝喝一聲道：  
 「弟不在家裏，過來則真？」王艾東道：「正  
 尋老兄談話，聽說老兄不在府上，方欲回去，  
 老兄既有貴友到來，弟不便打擾，改日過來拜  
 候罷了。」昌輝見有事在身，只得把王艾東打  
 跪一聲怠慢，便領胡洪二人進去，先別到倒廳  
 上坐下，隨令家人，請原來昌輝前，自從自過  
 來，娶得繼室王氏，生得面似新桃，腰柔柳  
 ，并有一婢，名喚秋蘭，同在妙齡。昌輝這個男  
 好交朋，不願女色的人，因此回家的時日較少，  
 那王氏婆娘，便不能安居，看王艾東生得無少

三九

風流，遂不顧同姓嫌疑，竟與私通，那婆娘心腸既辣，手段又高，只道艾東，是個縉紳門戶，可以娶個昌輝，初時猶瞞着秋蘭，回來暗去，漸漸連秋蘭也同走一夥了，已非一日。人言噴噴，只瞞了昌輝一人，那愚民又最畏劣紳，見王艾東的父親，是個舉人，自不敢說些別話了。只這日，那婆娘見艾東攬着昌輝，心裏仍不自在，因付昌輝帶了兩人回家，談話料然有別的事，故轉奔秋蘭到治膳，却擇足路蹤，密聽昌輝幾人說話，聽得昌輝說道：「小爺自從昨晚帶兩位到了獄中，自稱探監，那獄卒是弟抬舉他的，弟便順着開獄卒，開鎖練鎖，盤梯梯子，君發到衙門約齊同走，以留大事可也。」胡洪三人答應。那婆娘聽得早記在心頭，少時把膳呈上，三人痛飲會，昌輝有些醉意，便安插胡洪三人打聽，自己却回房去，那婆娘早知昌輝進來，却不理會，先到床上睡下，昌輝道：「你也不理我，因我數天不理家事，因此惱了？」那婆娘笑說道：「你幹得好事！」昌輝道：「我

沒有尋花問柳，幹過那事來？却如此生氣。」婆娘道：「請交歹人，要別獄謀反，我明天便要出去。」昌輝聽了大驚道：「那有此事，你休聽別人言語！」婆娘拍着胸脯，笑瞇瞇說道：「你瞞得別個，如何瞞得老娘？方才才倒壓，說什麼話，我記在心頭，你如何賴得！」昌輝此時，語可答，只得哀求道：「無論此事，縱有此舉，豈不念夫妻情分，休要洩漏；待我多把金錢與你使用就是了。」婆娘道：「我不見小兒，任你欺騙的；我明天要出首去，好教你看。」昌輝道：「你得知此，你要如何，便如何罷了！」那婆娘道：「這却使不得，還怕你幹不來。」昌輝道：「一件件依你，只說便是。」那婆娘道：「我耐得這般醜夫，你要把一紙休書，讓改嫁王艾東，再把秋蘭也隨我去，便萬事休！若有一個不字，老娘只是不依！」說罷，翻身向內而去。昌輝聽了這話，已知那婆娘，與王艾東有了私情，要陷害丈夫，不覺乘些酒氣，憤火中燒，再不多言，立時拔出小刀，窺定那婆娘上一刀，分為兩段。這

會分教：閨房淫血，殺淫婦于當堂；豪傑毀廟

## 第七回

章昌輝義釋洪秀全

馮雲山聯合保良會

，脫與人于陷阱。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謂說章昌輝，因那婆娘王氏拿了自己要劫獄謀亂的馬脚，逼寫離書，要改嫁王艾東去；才知王氏有了私情，不願一拜再拜，棄着醉意，把王氏衝着兩段上河村秋蘭，是回走一路時，如何穿得過？便把刀拭淨，帶着餘氣，不勸聲息，來尋秋蘭，誰料秋蘭聽王氏話裏有些預備，恰從潛來探聽，突然撞着昌輝，見他滿面殺氣，心上可吃了一驚，方欲避讓；不聽得昌輝一把揪住，突然盤問王氏與王艾東這姦情事。秋蘭見昌輝如狼似虎，料知抵擋不過，只得從實招認；把如何通姦的實原原本本說來。昌輝不待他說話，已是無明之火高千丈，用左手依舊揪住秋蘭，右手拔出短刀，秋蘭知不敵路，迫得跪下求饒；昌輝怒氣直聽？秋蘭正待喊叫時，昌輝手起刀落，一顆頭顱已滾下地去了。昌輝這時才洩了一口氣，乘夜跑上大廳上，把上

洪秀全續上冊

第七回

項事情對胡以冕兩人說知，以冕大驚道：「兄弟差矣！却誤了大事也。」昌輝愕然道：「這該死的淫婦，難道老兄還可惜他不放？」以冕道：「這等淫婦，原是惜他不放；只嫌兄弟來得造次，兄弟久居衙門，難道不知命案事情緊急？也兄弟急急逃走，方能保得性命，匡計放下刑教洪哥哥大難！若兄弟去了，是罪行不得的，似此如之奈何？」昌輝聽罷，覺得有道理，但此等已是悔海莫及，便向以冕問計。以冕低頭一想道：「單到如今，實在難說，只此事最要的是瞞着王艾東一人，不如將尸首直閉房裏，洗淨痕跡，明天兄弟便同仁發先道獄中打點一切，約定四刻行奉，弟權在府上勾留半天，若王艾東見弟在此，自然不敢進來，待至酉刻弟却跑至西門，會同兄弟幾人逃走便是。」昌輝與仁發連稱妙計，商議已定，把兩個尸首，

四一

放後停妥，三次胡混睡了一夜。越早起來，早飯後，只留以冕一人，守着門戶。昌輝即同仁發先過牢中，見了秀全，特地告知此事。總辦稱位是親，要設筵招待。將五申律條候，即邀請獄卒司飲，互相斟酒，獄卒三人，早有二人吃酒大醉，已該睡去了；只有一人，名喚李成，尚坐着酒酒不絕，言三語四。看看已近西牌，昌輝急得無法，却因步向秀全問計。附耳囑咐如此，昌輝急轉身出來，又意仁發，即假做要與李成，昌輝便向李成道：「舍親至此，弟不便不開，敢煩足下代往購買洋膏，袋中之事，弟代看，儘可放心也。」李成見昌輝是同事中人，自然沒有嫌疑，即應允而去。昌輝就在房中取匙，開了秀全的鎖，一面移過梯來，仁發即扶秀全登梯，到了牆上，昌輝上梯，再移梯塔在牆，三人一齊下來；內中還有餘犯看見，祇見昌輝在此，却不敢多言。秀全猛想趨奏日綱，尚在獄裏，另禁別處，欲一併救出，奈獄犯因秀全逃出，紛紛喧譁，昌輝恐誤了事，便向秀全道：「欲并救日綱，

實是不易，且請商教士未必真殺，且却哥哥，而且細向在獄中，弟必疑日綱不是海談，可以緩緩時日，再作打算，今唯有急逃耳。秀全感之，還幸這獄獄的司獄非，却是二館辭巷，沒火來往，三人逃了性命，如虎的望西門跑來，已見胡才冕，恰來到來，看見人，不叫打話，趁著城門未閉，便一齊跑出，乘夜帶暗平而行。隨後李成買了洋膏回來，却不見了昌輝，發，連發幾聲，那有一個影兒？肚子裏正疑惑，急點視獄獄，却不見了秀全，只留鎖鎖在牆，慌得魂飛天下，魄散雲中。忙向各監犯問了一聲，始知章昌輝帶秀全逃獄，方悟昌輝設筵其飲，不是好意；逾喚醒同事二人，告知此事，只事到其間，實在無可設法，只見三面相對，口呆目定；料知此事，遮掩不符，急的稟過司獄官，轉詳縣令去。縣令聽得一驚非小，轉念夜間，或逃不住別處，立刻傳令城中守備，調齊兵勇，沿城圍緝；一面發差役兩名，到昌輝家裏偵察，只見雙門緊閉，內裏沒個人聲，那差役暗付道：「是昌輝逃走難



道帶着家眷逃走不成？急撥開前門進去一望，見家真均尚在，惟人影兒却沒有一個。再進裏面，又見房門鎖住，吏自疑疑不已。一發打開房門觀看，這時不看猶自可，看了反把兩人嚇得面如土色，只見兩個人頭，一對屍漆在地。下。那差役不知來歷，還疑是昌輝房防洩漏，覆殺妻滅口而逃；沒奈何向鄰舍動問一聲，都答道：「本知原故。」只有王艾東，心中明白幾分，尚且不致說出。那差役沒頭沒腦，只得回衙稟報情形。張縣令沒法，把獄卒三人押候治罪。再懸賞賄緝逃犯，計開章昌輝洪秀二名，及不知姓名通同劫獄的一名，或一千成五百元，只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誰想一連數天，都不知逃到天涯，還是地角去了，只得依舊官場循例，請獎，請獎，交揭過秦日，細試問，所供劫獄一事，一竊不知情，只得將他另押一處，隨候緝回逃犯，再作處發。且說洪秀全劫以晃章昌輝洪仁黨國人，進了桂平縣城，正是披星帶月，不分晝夜奔程。有話則長，無話即短，不到一日到了金田。這金田地方，據不

洪秀全傳卷上冊 第七回

甚廣，只是民淳俗厚，水秀山清，却十分可愛。秀全等四人，觀看了一會，奈心中有事，忙即尋到黃文金府上，先把胡以晃一個名刺傳進去，少時見裏面請出一個請字，即由胡以晃先行，一向進到裏面，已見黃文金在廳上迎著。秀全偕着黃文金，果是生得長眉秀目，廣額豐頤，四尺以上身材，三十來歲年紀，秀全已暗暗贊美。急同黃文金唱一個，黃文金唱過了，便把四人接進廳裏，各自通過姓名。文金又向以晃寒暄過幾句，然後分賓讓坐。文金先向以晃說道：「一年來隔別足下，渴想欲死，今同幾位跋涉到來，料有見地，不嫌茅舍陰陋，多住幾時也好。」以晃道：「某因路途相隔，俗務又繁，未及到門拜候，今因秀全兄弟，從廣東到來，代上帝傳講道理，勸人為善，適聞足下，創辦保良攻匪會，保衛桑梓，因此洪哥哥十分仰慕，故托某為介紹，特來拜謁，別無他意。」文金聽罷，忙向秀全議讓道：「如弟不才，辱蒙注，何以當之？」秀全見文金如此豪俠，便乘機進道：「一向聞大兄說出大名，如雷貫耳，

幸得拜謁，足堪生平！只足下所辦保良攻匪會，雄心曠舉，兩者兼優；臣耐朝廷失道，外侮頻仍，官場為濁澤之魚，百姓有倒懸之慘，民迫飢寒，偏而為盜，恐今日攻匪保良，明日盜風猖獗，徒負足下一團美意耳。黃文金答道：「足下金石之言，頓開茅塞；某亦知朝廷失道，未足與謀；奈有志未遂，無法安良，只分屬縉紳，不得不竭其心力，保衛閭閻；若謂精納官場，非其所願也。」秀全聽了這話，覺黃文金的是可兒，便可乘間而入，遂又說道：「足下之言甚是！某亦素其安良之志，獨惜心長方短耳；倘不嫌鄙陋，願附驥尾，以助足下一臂之力，未審符意若何？」文金大喜道：「俱得明公如此，實為萬幸！休說相勸，小弟但聽揮足矣。」秀全聽罷，又接讓一回，幾人復談了一會，秀全遂漸漸把上帝的道理，說將出來，探探黃文金意向。那黃文金見秀全議論激昂，已是九分拜服，今聽上帝的道理，愛人如己，凡屬同種人，都是同胞兄弟，如何不信？越日便告他同會中人，一概崇拜上帝，以免

異難了那同會中人，又向來敬服黃文金是個聰明磊落，疏財仗義的人，且是本地的縉紳，有聲有望，那還有一個不遵從的？以故金田附近一帶，崇信上帝的，都居十之八九，家家戶戶有見着洪秀全的，都稱呼洪先生，從不敢喚他的名字。秀全見着別人又一概稱呼兄弟，從沒有一分高傲之氣，因此人人敬服，就是三尺小兒，都知道有個洪先生了。秀全更把保良會改定章程，凡縉紳協理及書記與一切會員，都是投票公舉，皆有次序。這時洪秀全的聲名，反在黃文金之上，所以投票時，只推秀全做一個會中總理，秀全見着如此，即當眾人說道：「強賓不壓主，總理一席，小弟如何敢當？」說罷，仍復讓過黃文金，贊文金那裏肯依？眾人紛紛說道：「公舉的章程，是洪先生所定，如何光自推却，反要推辭？不是冷了眾人之心麼？」秀全見眾人如此說來，無奈只得應允；自此保良會，日盛一日了。秀全一發把運動楊秀清的手段，教黃文金稟領槍械，請示與華團練，以保維鄉民，是以金田又添了一技訓練軍，雖不

及楊秀清的前種人馬繁多；却幸這數百團練軍，都是崇信上帝的人，更易調動；秀全幾人，見了這一個局面，好不歡喜。不提防那桂平縣，自從失了一個逃犯洪秀全，和三個劫獄的，張縣令竟此行文各縣，四圍緝拿，那一日正煩到金田地方，所有村落，都掛了張告示，要捉拿洪秀全幾人。早有把這一點消息，到黃文金府上報知，各人聽了，心中不免疑懼，秀全故作說道：「某此次來到廣西，本欲勸人向善，設法去民，誰想遭了官場之忌，以得小弟而止心。小弟誠懼以一己之故，累及諸君，不如往某親自投案，自生自受，以免株累別人也罷了。」說罷，淚下如雨。章昌輝道：「明公若要如此，枉某出生入死，赴義毀家，相從至此矣！」那時仁發切喉嚨道：「兄弟休慌！若有官差到來，教他一個來死一個，十來死五隻，怕官差的，不是好漢了。」胡以冕正欲勸時，只見黃文金說道：「明公不要如此！幸這裏附近，都慕崇拜上帝，敬重明公的同胞兄弟；且弟雖不才，却有微名，便沒在這里，料沒有一個敢來

洪秀全前義士册 第七回

出首。即或不然，甘與同罪，弟亦何怨？誠以洪君尚豪傑士也。今若去，某罪大矣。」胡以冕道：「難得文金兄弟如此仗義，我們怎好負他盛意？權在此間暫避一時罷了。」各人都齊答道：「以冕兄弟，說得甚善。我們再不用拘執了。」正說話間，忽家人報道：「門外有一位道上，自稱是馮雲山，要來相訪。」小的不敢擅自請進來，特此報知。」秀全聽得馮雲山到了，便向黃文金說出與雲山是同志中人；文金急令請進來敘話。少時雲山到裏面，各人齊迎。雲山先見章昌輝黃文金，謂馮姓若不然，與洪秀全在發劫以冕寒暄過，各自湖說別後形狀。秀全欲問羅大綱如何情形，只見黃文金在坐，尚未把自己的來意說明，恐不便談及。只得問一聲：「因何到此？」雲山本是乖覺的人，見秀全如此問法，便道：「聞得哥哥離了桂平牢獄，逃難到此，因見今日官軍以網羅黨獄爲計，恐窮迫極捕，此地不宜久居，目今至十六着，走爲上着，宋齊哥哥意下如何？」秀全道：「正爲此事，方欲起程；惟文金兄弟十

四五

升座，黃文金道：「實不忍過却也。」雲山便向黃文金道謝，而說道：「黃兄盛意却好。只怕今日官場，究竟難靠，如久後洩了風聲，恐不免累及足下。這時如何過意得？」黃文金道：「實不情願，諸兄來意，難未明言，弟却省得，官場不來進，猶自可，如必為己甚，弟當效率，與真會中人，及現下之團練軍，乘機拏捕官兵，以圖大事，有何不可？」雲山急答道：「誰足下如此，則中國之幸也。」附保良攻匪會，究有若干人，不能盡用其？」文金道：「一帶村落，皆設有保良攻匪會，或三五百人，一二百不等，都是由本鄉一人提倡，統遣不下二三千人，勢亦不弱，但恐驟然與官軍為難，人心或有不從耳。」雲山道：「此甚易事，由民心輸之則緩，逼之則興，請趁此時機，將附近一帶，保良會聯合為一，互相效應，想足下胆胆大明，本處保良會又如此響應，別處那有不聚附響應？請至藉藉才氣，由足下和洪哥哥為主持領袖，若有官軍請得洪哥哥在處里，勢必起兵到茶園捕，我即回表揚，請諸君早籌備團練。

良會，即率保良會以拒官軍，誰敢不從，此實起事之大機會也。足下以為然否？」如金聽罷，躊躇少頃，雲山道：「足下究有什麼疑慮？還請明言。」文金道：「先生高見，弟佩服服；只小的是本處人氏，田園皆係，廟墓斯存，設有不利，何以自容？願先生明有以教之。」雲山笑道：「足下固英雄士也，乃作此孩子語，出某之意耳。方今朝廷失道，等吏昏庸，盜賊頻仍，捐抽日重，欲救民于水火之中，此其時矣！事成則舉國皆安，今事不行，長此昏沈世界，即高堂大廈，能享幾時？時足下豈不欲保官場保身身耶？文金聽了這話，額上流着汗，即避席說道：「徵先生之言，小弟見不及此，乍聆高論，頓開茅塞，自余以往，願聽指揮，即破產毀家誓不悔也。」各人聞言大喜，就立刺敵血為誓。文金復推洪秀全為領袖，宣讀誓書，大家要戮力同心，共挽出山河，救民水火，各人唯唯聽命。於是，便商議聯合保良會之計，文金道：「各處保良會首領，不呈小弟願答，即是良朋，都易說也，真有對村一位試

秀士自無別處人氏。且爾他附從，怕是不易，與小弟向有素見。一秀全道：「爲一國謀，個光復，自應開誠布公，斷不可以芥蒂微嫌，違失和睦，但不知足下與譚紹洵有何意見？都要商量解釋爲要。」黃文金道：「并無他故？論起譚紹洵，本與小弟是個姨表兄弟，因年前兩村鬧，弟見勸解不來，賢之不理，後敵鄉姪子，爲焚譚紹洵所房屋，今兩村已歸和好，只譚紹洵，似小弟不理此事，致遭火劫，弟故年來趨無往來，就是這個原故。」雲山道：「如此有何難處？弟當爲足下解之。」文金稱謝，令家人導雲山到對村來，尋着譚紹洵的宅子，自辭有家事特來相諒。譚紹洵忙接進裏面，見譚雲山素未謀面，如何來見我，心中不免疑惑，只得讓雲山坐下，各道姓名，紹洵道：「先生可是本處人氏？」雲山答言不是。紹洵又問道：「不是本處人氏，新遠處有什麼貴幹？」雲山答道：「也無事。」紹洵聽得詫異，已得幾分不悅。又道：「既不是本處人氏，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七回

說本處又無貴幹，緣何見我如此？」雲山道：「某生原應請各處，最好排解紛紛，不平者，某代伸之，不和者代解之。緣與黃文金有舊，聽得年前貴村械鬥，他因此與足下不和，某是以來見。若謂不然，豈以弟鍾門行乞，求衣食於足下耶？」紹洵道：「某與黃文金不和，干卿甚事，來干涉究竟何事？」雲山道：「若非鄉間之禮，爲紹洵者，方且宜捐棄前嫌，重修舊好，以爲子姪姪伯，今兩村已歸和睦，而足下與黃文金負一鄉間之物，乃吝懷見，若此何以爲式鄉人？賢子姪稍疑，復行生計，將盜矣，弟，焚劫鄰閭，實是上與文金之罪矣，願足下思之！」這一席話，不由譚紹洵心上不感動；便改容道：「先生之言，乃金石之言也，某聞命矣；但此事原屬黃文金不是，他不向我求助，我反要求他，如何講得去？」雲山又笑道：「足下何始終不悟也？某是黃文金之友，某來爲黃文金來耳，且同是姨表的弟兄，以長幼之序，足下方當前往負荆，今文金反

四七

替弟先容，而足下仍爾執如此，倘日後兩村再復失和，是罪在足下矣；足下亦何忍作鄉中罪人！一譚紹洗聽罷，恍然大悟，急向雲山謝道：「非先生教誨，弟自罪不少，今就同先生往謁黃文金何如？」雲山慨然領諾道：「足下若

第八回 馮雲山夜走貴縣 洪秀全起義金田

話說譚紹洗勸馮雲山這番議論，已幡然醒悟改悔，便隨着馮雲山與黃文金府上來，却幸相隔不遠，不多時早已到了。即有家人報知黃文金，文金便整潔衣冠，迎譚紹洗座裏面坐。並與洪秀全等相見之後，黃文金即謙謝勸過。說一聲得罪！譚紹洗自然喜之不盡。秀全從旁解說幾句，黃諱二次，又各謙讓了一回，然後重新談話。馮雲山先贊頌紹洗一番，然後把聯合保良會之意，對譚紹洗一一說個亮透。譚紹洗聽了，自念若能聯合各地保良會互相救助，原屬共保鄉閭之妙策；况新與黃文金捐釋前嫌，實敢舊好自然沒有不從，因此慨然允諾，馮

往，黃文金竟降階相迎也。一譚紹洗聞言大喜，便立即穿過衣服，隨着雲山而來。這會分敘：聯杯酒，再敘殷勤交情；結合英雄，成就洪楊事業。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雲山等不勝之喜，便道：「譚兄果是講義中人，深悉大體也。不勝多說，目下一言為定。務求聯合保良會，以共衛桑梓。想黃諱兩君素負名望，自當竭力提倡，在各地一律相從，實貴省之幸也。」說罷，又談了一會，漸漸說到官吏昏庸，人民塗炭的光景，譚紹洗雖非文墨中人，只聽得如此，心上不免感動；又見各人都意發激昂，知是異常之舉，遂答道：「諸君皆豪傑之士，固耐小弟僻處鄉閭，絕無聞見，今聽名言，令某佩服；弟雖不才，或可執鞭隨鐙，以從諸君子之後也。」各人聽罷，一齊謙讓，秀全正欲言，只說紹洗看着天時傍晚，方纔

再辭去；誰想黃金已打點晚飯，準備一切酒席，請紹洗雖欲辭去，衆人那里肯依！紹洗被強不過，只得仍復坐下。不一時間，已見家人紛紛搬上酒菜，因廣西一地，却少水中鮮魚，除了外埠販來，海味之物，都是雞鴨豬羊等肉，當時已算十分豐美。譚紹洗見黃金如此盛設，好生過意不去。黃金一發命家人開了三提紹興酒，自己端了十盞，先請譚紹洗，其餘馮雲山洪秀全章昌輝胡以晃洪仁發幾人，都依次坐下。內入席中，只有洪仁發，見那新開的紹興酒，香氣撲鼻，恨不得急吹幾大碗，究竟礙着譚紹洗是個新來的佳客，也不敢過於無理，急得黃金舉杯勸客之後，自己却不管各人談話，推有一頭飲一頭吃而已。各人知他索性率直，都不甚覺得詫異。黃金命各人知他素性率直，都不甚覺得詫異。黃金命各人知他素性率直，都不甚覺得詫異。黃金命各人知他素性率直，都不甚覺得詫異。

洪秀全新編上冊 第八回

洪仁發正欲對答，雲山恐他衝撞譚紹洗不好意思，只得暗中使個眼色，仁發就不敢說話。只見紹洗對洪秀全說道：「君等以廣東人氏，到來敵省，且志在遺顧吾省民生，令某等愧死矣。今遇英雄，願得稍助微力，以贖前過。」洪秀全一面遜謝，又再把聯合保良會之利，痛說一番，黃金見秀全議論不凡，從行的又皆有勇有謀的人物，更自佩服，不覺一連飲了數大杯，又向各人勸一會酒；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攜各人都有些酒意，黃金便乘醉歌道：錦繡河山荆棘路，縱橫萬里狂氛佈；天荒地老幾時休？腥風吹醉愁天惱。長安迷漫禁中煙，宮中歌舞爭妍；白是芙蓉紅是血，君王相對笑無言。同胞未敢嘆塗炭，中有英雄慨歎然，何日烽煙震地飛，一聲長嘯蘇秦策？

黃文金歌罷，各人都不覺感歎。洪秀全又歌道：舊時滿地紛披，民如隸官如狼，攜幼扶老避道，相逢但說今時亡。君王宮裏猶歡宴，二臣俯首拜金殿；何似同胞冰火

四九

中，聞如不聞見不見。哀哉大陸昏沉二百秋，不作人民作馬牛，英雄一慟氣將絕，何時劍戮何奴血？

歌罷各人和之。馮雲山進道：「哥哥何情心如此？自古英雄豪傑，屠狗英雄，後來習足定邦安國，今日長歌當哭之人，安知非他日救國安民之主。願哥哥少待之。」秀長歎一聲說道：「難得諸君如此慷慨，毀家相救，獨惜秀全庸生天地間，年逾三十，一事無成，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說罷潸然淚下。各人看着秀全這般光景，都未免觸起胸懷，感歎不已。黃文金見秀全有些酒意，又恐譚紹洗發後，不便往來，便向各人恭一杯，說一聲簡慢，就令撤席。早有家人將杯盤端下去，各人盥洗後，用道：「茶。」譚紹洗即便辭行，秀全要留譚紹洗作幾夕之談，紹洗道：「小弟來時未曾致謝家人，恐勞盼候，改日再來報談禮。」秀全不敢相強，齊送譚紹洗出門後，各人都有些酒意，不便久談，只胡混睡去。自此譚紹洗不時過來敘話，那些附近保良會，隱得譚紹洗與黃文金相合，

不欣然相合，有遲疑未決的，譚紹洗即責道：「我與黃文金前有仇隙，爾且為大局起見，要互聯絡，何況你們乎？」因此各村保良會，都爭先恐後，皈依上帝的道理，各地保良會，都護洪秀全作首領，馮雲山等相助為理，所以金田一帶良會，聲勢日大，秀全已隱有縱橫全軍之勢。馮雲山見此情狀，便暗向秀全說道：「方今保良會已甚可用，且又勞楊秀清羅大綱久候，若再候時日，恐官府捕哥哥在此，又來騷擾，不可不慮。」秀全道：「此言甚善，某料黃文金，是爾志中人，已知了我們的用意，只語紹洗尚在有意無意之間耳。某有一計，正待翼弟為某一決也。」雲山便問計將安出。秀全道：「今華保良會中人，都皈依上帝，爾某如神聖，若突然起事，恐令人反生疑心，不如將某的名字，在保良會中，使官吏知之，必來捉，這不但會中人不敢對我，我欲乘機聚眾，以拒官兵，則大事從此行矣，未審翼弟意見如何？」雲山道：「如此甚妙，但官兵一日不來，却一日不起義，仍非良策。弟意精於八月初一



爲期一齊集義，弟等則衝入貴縣，欲宣檢過江口，齊從天網依期進攻永安州，哥哥若遇官兵到處，即依時而行。若是不然，哥哥亦當待其變，網起義之時，以越境救助人民爲名，率保良會之衆，直趨永安州會合；官吏聞得哥哥有此舉動，必調官相拒，此時欲求一戰，實不難矣。勝則直往桂平；若失利，羅天網即由永安入桂平，以殺官兵之後，哥哥即奮擊官兵，求通桂平一省，以應湯秀情，然後合三路以趨桂林可也。一秀全聽罷，即依計而行。雲山一面辭過衆人；扮作一個雲遊道士，望貴縣而去，那日到了貴縣城中，却因變足連日跑路疲倦得狠，正要尋個店在歇過一夜，才是桂平正在街上來來往往，忽聽背後一大聲道：「雲山兄弟，往那裏去？」雲山回頭一望，原來是秦日綱，倒吃了一驚，急趕上前來，接首秦日綱問道：「兄弟自從一別，知得老道被洪哥哥拖累，禁在監中，到後來兩天，即把洪哥哥另禁別處，因此家兄弟刻察時，不曾敢老兄，因何到此？」秦日綱道：「哥所囑因禍得福也。當初

被監時，是同在舊廟，後洪兄弟改押新羈，正惟兄弟刻察時，不曾敢言，故縣令疑我不是同盟知情，訊了一堂，便此處探探，今來此地，探親友，不知兄弟何來？洪兄弟現在那裏？」雲山道：「這里不是說話之所，可有認識的僻靜地方，暢談一會較好。」秦日綱道：「只有一所教堂，離此不遠，是弟居留之地，就請同往坐談如何？」雲山大喜，二人便同教堂而來。甫進了教堂，只見一人，衣裳楚楚，教堂裏打坐，似行路到此歇足的，一見他兩人進來，那雙眼早抓定馮雲山，雲山不知何故，偷眼回看秦日綱，見日綱已是面如土色，雲山模不着頭腦，即向那人請問姓名，那人才答得一個張字，即出門去。雲山覺得奇怪，便問日綱：「此人何人，日綱道：「不好說了，此次即前在林平縣時發洪哥哥的張秀才也；他本貴縣人民，曾充桂平縣幕，生性奸險；今見此人，大非吉利。似此如之奈何？」雲山一想道：「任他如何搗布，料不能如此神速，弟十分疲倦，權坐片時，再作計較罷了。」秦日綱便帶到後



，稱說有聚眾事情，要立刻出城趕路，願信英見是黃廣紹到來說項，自然沒有不從，登即開了城門，讓馮秦二人出去。正是：聞雞已過函關容，走馬難消博浪人。

馮秦二人，出了城，辭別黃紹，揀手後，即回縣而去，苦廣紹，獨自一人回家，暗却家人不消了。這馮秦二人行跡不表，且說洪秀全，自馮雲山去後，江保良會事務越加用心，因此印感一百百六道：「一、各名洋盜，無遠不屆；二、那洪秀全的蹤跡，便到平南縣令，馬兆周的那案裏，因以前桂平張縣令行文各縣，早知洪秀全私個逸後，登時帶了二十名差勇，直過金田捉洪秀全，才到了金田，送到黃文金府上，口稱與洪秀全要相會，黃文金已知縣令的來意，便容納洪秀全不在道里，馬縣令不信，要捉黃文金帶上進縣，黃文金那肯肯從？便和縣令口角，馬縣令向不知死活，還仗個官勢，口稱要捉黃文金，那差勇更是狐假虎威，聽得縣令一聲喝叱，舉把黃文金拿下，那保良會中人，都是聚眾

洪秀全新義上冊 第八回

上帝的，不日就將黃文金和洪秀全二人，還番見把黃文金拿住，便一齊上前問個原故，黃文金心上一道：「一、前賊官到來索賄，黃某不從，今反要拿捉，你們前來解救才是。」那時一隊保良會中人，只知有上帝，那知得有官府？聯同二百人之多，立將黃文金搶回，並把二十名差勇，一個一個打個落花流水，把縣令見不其頭路，撞了差勇，獨自逃命，急急歸城而去。餘外二十名差勇，帶打五名單，留十五名，都是他頭開頭，頭領奔回。馬縣令看見，又驚又惱，急急知會鄰近桂州府，及附近縣，請金田保良會，窩藏逸犯，拒殺官兵，聚眾鬧亂，請給獎及勳等情。依着官場慣例，便不單把保良會請得十分凶悍，這會潯州知府白炳文，聽得這消息，非同小可；又聽得洪秀全是有意謀亂的人，一面對稟上台，一面調人馬會攻金田保良會，真當時潯州一帶，盜賊雖多，究竟未幾，其馬無多，三路合齊，計得兵勇一千名，其中前兩路就統制二百人為前隊，餘外其馬領三百人，白炳文合統

五三



一幢大廳，讓軍進來；並命各家關閉門戶，  
以劫匪強劫，不准張燈放火，以驚敵軍，  
在黃文金府，在黃文金府

第九回

判知縣計殺石遠開 渡斜口計斬烏蘭泰

話說洪秀全計畫已定，專候官軍到來接戰，  
等了三會，已見夕陽西墜，天色晚了，忽報  
稱官軍在羅桂外田中紮了大營，不知何意？秀  
全疑在沅春土堡見一寨進來，口稱奉官軍之命，  
到來要過兩書來踏路，把兩縣上，秀全就  
派拆開，着派却是向頗文費黃金把傳已交出，  
却道不然，十大兵得到，玉石俱焚的話，秀全  
都罷，紅臉臉來，幾批了幾句說道：「此處保  
衛，原與爾等良民，並無歹意，雖有洪秀全  
誘誘交出，若能殺回，固是感激，若是不能，  
請爾等自回，一覆了，竟發派人回去。白炳  
原，請不之，不發罵道：「這幾句話分明  
是要弄我，誰敢與我，吾大兵，令大兵  
進進，及到村來，已是初更而後，只時正是比

上等候，以盼佳音。這會分教：設謀定計，安  
排香餌釣鯨魚；伐罪救民，大舉義旗驅烏虜。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月將盡，月色無光，村中又無動靜，前軍都司田  
成勛，恐防中計，不敢續進，忙叫白炳文報稟  
情形，兼請號令。白炳文道：「若輩有何計策，  
不過聞我們大兵到來，預先逃遁了；急宜軍  
前進，勿被他們走逃。」田成勛道：「心中不  
慍，惟是台號令，怎敢違抗？便回軍中傳令，  
直進林果來，只見各門關閉，又無燈火，並無  
人往來，心中好生疑惑。少時馬兆周中軍已  
到，田成勛急會合商量計策，馬兆周便欲點火  
焚村，成勛道：「為惡的只是黃金與洪秀全，  
何忍禍及百姓？老兄前曾到過黃金府上，  
料知路徑，不如前往拿住黃金，然後殺龍村  
民，較為上策。」馬兆周聽罷深謀其計，遂合  
兵同進，忽然前村響聲震動，火光中搖旗吶喊，



變，究屬不合。除馬光周已死，姑免發議，白炳文未領稟報，擅自興兵，越境圍功，以致誤事，一待革職，另委新官赴平南之任，兼辦圍線。又以洪秀全如此聲勢，竟能大破官軍，自料度前兵力單薄，盜賊又多，尚不發調遣，如何是好？想了一回，即請提督向英入桂商議。應敵之計，一面申奏朝廷，一面寫文寄到廣東總督徐廣椿處，布告亂事，兼請兵助戰，不在話下。且說洪秀全等收兵回到村裏，計點軍士傷亡不過數十名，當即籌款撫卹外，急忙召集同志相議；覃紹洸進道：「哥哥用兵如神，十分敵服，只白炳文雖然敗去，大兵否復再來，弟等身家性命所關，如何是好？」說猶未了，早有洪仁發、韋昌輝一齊說道：「水來土掩，鼠輩何足介意，願兄弟何沒志氣耶？」洪秀全尚未答言，只見黃文金又進道：「今日局勢已成，願兄弟這話都不必多說！目下便要招兵買馬，以圖大事，但自去道的無糧不聚兵，獨惜小弟兄家資綿薄，不能支持多時耳。秀全聽了沈時答道：「實弟此論甚是，可惜此間離桂平路遠

，不然秀清兄弟，實不難接濟也。」胡以晃冷笑道：「哥哥此言，所謂遠水不能救近火，眼前便有郭氏、劉山，哥哥何故言之？秀全道：「莫非朝貴兄弟所說的石達開？」以晃曰：「正是此。」秀全道：「某次見此人矣，此人不過是個富戶，是個英雄，且不知此人現在何處？」以晃道：「此人本挂白沙人氏，現在潯州一帶，辦理鹽埠，事等至重，最得人心；自他承辦潯州鹽埠，所以鹽稅皆歸敬服，不敢私販事情。論他本是個舉人出身，不求仕進，偏好結交江湖上有名豪傑，文能安邦，武能定國，此誠得沈機之士，恐不易難致之；哥哥欲得此人，也要設個善法才好。」秀全道：「朝貴兄弟不在此間，更將他人與他相認論，必待有了機會，方好尋說罷。」又向黃文金說道：「黃兄弟自開能支軍餉之時？不妨直說！」黃文金聽罷，偷以目視覃紹洸，紹洸道：「今日事已如此，不由不做，黃仁傑做仗義，弟雖力薄，亦可少助也。」文金便答道：「如此甚善，合領家之力，若以一萬之衆

，可支持四十天若二萬之衆，可支持二十天，久則不敢開命矣。」秀全大喜道：「只消支持十天足矣，旬日內某必存計，可以賺石透關也。現時便要出榜招兵，較要緊着。」胡以晃道：「大凡起義，必須布告天下，聲動大義，方足以號召天心，哥哥以為然否？」秀全道：「何消說得雜囉之事，某自主之，筆墨之才，兄弟當之可也，但起事伊始，不宜急說，滿漢界限，因二百年習染相忘，爾民已不知有主奴之辨，故當從緩言之，不如先斥朝廷之無道，與官府之苛民，較易激人猛省，兄弟以為如何？」以晃道：「此言正合某意。」便立就案上，援筆寫來，忽又想道：「凡散文中必有個主名，座中究以何人出名纔好？」黃文金先道：「洪哥素爭人望除了他，還有何人？」秀全道：「強賓不壓主，就由黃兄弟主名可也。」文金謙不致當，各人又推讓秀全，秀全只得領諾。以晃便書那散文道：

承天道，弔民伐罪，保良軍大元帥洪。藉以大義布告天下：繼以朝上奸臣，甚於盜賊。

衙門胥吏，無異豺狼，皆由利己殃民。窮閭以充餽，賈官鬻爵，進階按以抑賢才；以致上下交征，生命塗炭，富貴者絲惡不究，貧窮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即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稅，免而徵，重則失信；加以官吏如虎之張，衙役憑官作勢，羅雀掘鼠挖肉敲脂，民之財盡矣。強盜四起，賊鴻走鹿，假若罔聞；外敵交攻，內地賠錢，視為閒事；民之苦極矣。朝廷被難，歌紛亂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殘良害善，諱塗炭而陳人壽之誓。苞符布滿江湖，荆棘遍於行路。火熱水深，而捐抽不住；天呼地顛，而充耳不聞。我等志士仁人，傷心刺目，用是勸人為善，立保良會。乃復指為莠民，誣為歹類，欲殲殘民之勢，遞幾同室之戈；我以同胞性命所關，黎民身家所繫，因之共勸勸防，維持桑梓。願下奸官散去，呈閱少安，不得不再募良民，共維大局，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惶，商賈農工，各安生業，富貴助餉備糧，多少數目，親自報明，給回價券，以憑後稽。如有再



方智謀，自宜協力同心，共濟艱舉。僕太平之日，各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顯吾者生，逆吾者死；其餘虎狼差役，概行勦滅，以快人心。上恐有流賊土匪，竊滋事，淮南等指名搜稟，俾加懲治。倘有愚民，助桀爲虐，及破壞故堂滋擾商務，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微到知律命。

自從這道檄文一出，不數日間，遠近紛紛應募，共得精壯六千人；秀全便製旂幟，取炎漢以火德旺天下之意義，全用紅色，上書「保良軍」三個大字；就將軍編爲隊伍，日日訓練，以饒徵伐。一面派探子偵查清官行事。那日正在府堂商議大事，忽有專人報道：「今有新任平南縣楊寶善，從永淳調任平南，將從只裏附近經過，特來報的。」秀全道：「有此機會，豈不遠聞不難矣。」便喚韋昌輝道：「兄弟可領五千人，扮做民裝，到西江等候，楊寶善必從這條路過，到時便攔截之，口稱是石達開部下，要稟出石某，方敢放行，他若開石某在河邊，但容船現在保良軍裏，與洪某隨軍

秀全前裝上野 第九回

，只不宜將楊寶善殺害。如此如此，不要石達開不來也。」昌輝領命而去。且說寶善到了周巡撫札令，改調平南，又因平南一帶，方有亂事，自然趕緊赴任。那日三號官船，恰至潯江，正在順流而下，忽慮其中出廿數人，攔住去路；那楊寶善手下人等，忙到楊寶善跟前稟報此事，楊寶善聽得，吃了一驚，便拼着胆到船前喝道：「老爺是新任平南知縣；你們好不識法令，攔截官船，意欲何爲？」昌輝答道：「我是石達開哥哥號令到此，尋官污吏，却認不得的，非有石哥哥的號令，不敢放行。」楊寶善道：「石達開是鹽商何以有此不法土地現在那裏？」本縣與他何話。」昌輝道：「石哥哥現在保良軍裏，和洪先生商議大事；你要會他，請自前去，我却不能曉來。」楊寶善聽得這付，石達開原是和洪秀全一路，如何是好？一面問何，令差役恐嚇他們，一面駛船而下。誰想韋昌輝那數十人一進進路，楊寶善知不足頭，急急舟登陸，帶了十數名親隨，保良軍竟而逃。昌輝却不肯追趕，只

五九

推得這三號官帽，便回去了。秀全大喜道：「將來楊官善必追寬石達開，不愁石某不來矣。」說猶未了，只見守門的來報，說石達開要來叩見；秀全不勝詫異，吩咐道方裁令章昌楓幹了這些事，如何石達開已趕隨後進來，難道只機謀沒了不成？心上正狐疑不定，只得請進來，隨機應變罷了。和罷，便傳出一個請字。那守門的，便請石達開進來。秀全一望，見石達開生得面大如斗，口闊如拳，隆準豐頤，兩目閃閃如電，四尺以上的身材，三十來歲的年紀，邊幅不修，精神活潑，大步路進來。秀全急的起迎，其餘各人都上前見禮，坐，茶罷。秀全道：「素聞大名，今日得相見，足慰生平！」石達開笑道：「足下的妙計，獨惜不甚完全，小弟正日日打探你們舉動，不過待看如何，纔敢行止耳。試思潯江一帶，何處無小弟的人物？足下這條計只可弄得別人，如何弄得石某？倘石某亦召百人，御章兄，親見縣令，自行解釋，又將奈何？」只幾句話，說得秀全目瞪口呆，半晌便轉口道：「班門弄斧，

豈不羞之？因紫仰足下智勇足備，不過以班門弄斧，出鈍下第若得足下，同眾大談，不特勇開茅塞，實生靈之幸也！」說罷，又向石達開再拜，達開見秀全之意甚誠，更自傾倒，便答道：「某何足道哉？敝友李秀成，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正議之習侯，蜀之武侯也。若以此人，何愁大事不成！」秀全道：「何廣西豪傑之多也？此事徐圖之；但目前之計，遠望老兄指示為要！」石達開道：「金田壤地褊小，非用武之地，明公久屯於此，非長策也。以君愚見，不如分兵兩路。路出永安州，一路繞梧州上游，會合於桂林以窺桂林省郡。如此取廣西，直如反掌耳。」秀全笑道：「豪傑之士，所見略同，昔雲山兄弟曾言及此，某以糧食之，急未能發，今得足下，復何慮哉？」遂定計分為東西兩路，東路以石達開統領三千人，洪仁發為前鋒，譚紹洸合後；西路自領三千人，以韋昌輝為前鋒，黃文金合後；所有糧食，都是石達開預行籌畫，就令胡以晃率領保良軍，仍駐金田，專司轉運糧草。秀全顯行

趨，素與陸，向洪仁發遣：「盧莽性德，右人所戒，曷能善言，是爲丈夫，兄長今後見右遠隔，如見不可也。」仁發遂應諾了，便立刻起程。真一搖旗春鼓，號令嚴明，所過秋毫無犯，鄉民紛紛助餉，聲勢愈大。這時風聲鶴唳，早到桂林省巡撫周壽爵，布政使勞光，雪片似的文書，到廣東省急，惟兩廣總督徐廣縉，專撫葉銘琛，各負虛名，毫無節略；接到廣西文告，只有互相推諉。便激動了副都統烏爾泰，付知廣西亂事，奔等聞可比，那日即離督衙，奮勇請行，徐廣縉大喜，便令烏爾泰，領本部旗兵一千名，並撥廣兩協勁卒二千名，統共三千人馬，晝夜兼程，望廣西進發。對日周壽爵，得了稟報，便召參軍光議道：「烏爾泰雖是台灣案內保舉軍功，究竟有勇而無謀，恐朱尼恃強，情勢已急，若轉折往還，更是親善，又將如何？」勞重道：「今日正是急不能待，不知烏軍到時，亦命來省，就奔速赴永安駐劄，以應洪秀全，再令催督向榮總兵張敬修接應後，如此較爲穩便。」周大爵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九回

深信其言，登即馳令烏軍轉赴永安，一面召向榮張敬修，告知此事，裝發令箭。向榮道：「前軍若得一勝，亂世自迎刃而解；但不知烏軍能否一戰？」周天爵道：「戰則有餘，勝敗却未敢必，公自有權，相機而動，便是。」向榮不敢再辨，俟候而行。又有軍情緊急，便立師打點軍備，與張敬修望江口而去。且說烏爾泰，專在速戰，起程後不消四天，已抵梧州，探得石達開一軍，正在上流，擄桂平便要等候石軍到來，攔路截擊；忽見周巡撫號令要速赴永安，烏爾泰心上無不服，自以爲失此機會；只上台號令，不得不從，遂星夜望永安去。不料洪仁發早探得烏軍行程，又欲截擊之，忙到中軍，向石達開請命，達開道：「烏軍初來，銳氣正盛，我軍新舉，倘有失利，人心翕散矣。某料廣西勢急，烏軍必迫緊前進，不如權紮大營，他若來攻，只管接戰，他若不來，我從後將桂平，截其後路，有何不可？」仁發聽了，因前有秀全吩咐，便不敢辯，話分兩頭；且說烏軍到江口時，洪秀全大隊已到，約離永安二

十里，紮下大營，越裏羅羅大綱駐處，却是不  
意，秀全要差人暗行知會馮雲山，請來相議軍  
務，偏是差人未發，雲山已是來到，秀全慌忙  
接入。便道：「方纔正要差人邀請兄弟，不料  
兄弟先自到來了。雲山道：「弟何日不打擾哥  
哥舉動，早知我軍行程到此，必要相見，何勞  
再請？」秀全大喜，便問進攻之計？雲山道：  
「為軍現在江口，徐廣縉委用此人，好誤大事  
，弟向知此人性急好事，必要圖功，自然急攻  
哥哥。周天爵乃無謀之輩，若為軍到時，令他  
直取金田截吾後路，則我等危矣，今來此，此  
最下策也。待兩軍會戰時，哥哥可故作退敗，

### 第十回

洪仁發誤走張嘉祥 錢東平重會胡元煒

話說馮雲山已定下計策，要賺漸為蘭泰，  
洪秀全便依計而行。雲山即辭回羅大綱營裏，  
勸調人馬，策應洪軍；秀全遂雲山去後，隨喚  
拿昌輝，賜令如此如此，又喚黃金賜令如此  
如此，兩人得令去後；秀全便親領中隊為前部

弟便令羅大綱，乘勢襲取永安，烏蘭泰一聞此  
消息，必無心戀戰，再由羅大綱這裏，去虛攻  
江口，烏蘭泰必定不敢回江口，當從小路奔逃  
，此處近來有一小路，山勢甚高，只樹木  
叢雜，名曰斜谷，只弟所料，烏蘭泰必從只錄  
路去，弟親領騎二百人，埋伏此路，斬烏蘭  
泰必矣，烏軍一敗，向榮定營即落，軍無鬥志  
，我以乘勝攻之，廣西不難定也！「秀全聽  
大喜。便依計而行。這回再教，韓輻運籌，大  
展龍韜斬都讎；驅馬決勝，再施虎略取城池。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專恃為軍。且說烏蘭泰已到了一天，發覺已  
定，却不見洪秀全勸辭，便向參謀張奮揚同計  
，張奮揚道：「彼軍起旗，本宜速進，今却不  
動，其中或者詐，大人恐不宜輕舉。」烏蘭  
泰笑道：「小醜跳梁，有何妙計？」以某提軍多

年，百萬之衆，某且不懼，何況一洪秀全？某當親自擒之。」張奮揚道：「某所慮者：永安州城耳；永安絕無險要，且東隣象州，西界桂平，又是四戰之地，恐賊軍必垂涎此地，以趨柱平，又將如何？」烏蘭泰道：「公言甚是；但本軍僅三千人，只足當洪秀全之數，若再分兵以守永安，實非良策。今向軍門隨後出矣，永安料必無虞。現秀全尚在前敵，豈能遽至永安耶？某若以全軍迎之，秀全一敗，即廣西皆安矣，何必多慮？」張奮揚聽罷，暗忖自己所言，志在全軍遠守永安，今見主將不從，更不敢再說，只得辭出帳來。烏蘭泰便令都司陳國棟，協領國恩爲前部，望洪軍殺來。誰想兩軍對圍，秀全深溝高壘，只選精銳三百人，壓住陣腳，全軍却伏在營裏，屹然不動。陳國棟見其箭彈，悉不中要害，又見秀全絕無動靜，便向國恩道：「張奮揚久懸單幕，料事多才，今敵軍如此動靜，不可不防！」國恩聽罷，便令陳國棟領營前面，却自帶見烏蘭泰，稟報情形。烏蘭泰怒道：「凡攻營拔寨，一鼓作氣，運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回

則軍心懈矣，速回去盡力攻營，如有退後者，立依軍法。」國恩無奈，便跑回前軍，陳國棟竭力攻營，當下洪秀全見敵軍來勢漸猛，便令軍士還槍接戰，胡混戰了一會，只見秀全領軍望西面逃陣，陳國棟便回國恩兩人領軍隨後追趕，只時烏蘭泰聽得前軍得勝，便號令一聲，率大隊前進，正到陣前，只見洪軍紛紛變換，忽改爲軍爲前軍，繞東面來，却打着黃文金的旗號；烏蘭泰急令分軍，以陳國棟領軍追洪秀全，然後單領黃文金接戰。不料黃文金這枝軍，如生龍活虎，望烏蘭泰本軍，如兩下，烏蘭泰正在酣戰，忽流星馬飛報稱：「早探子聞至前面報，向提督六軍未到江口，今有流賊羅大綱，用馮雲山之計，舉大賊營取永安州去了，錢池驚恐，特來報知。」那烏蘭泰聽了，嚇得幾乎墜馬，回顧張奮揚道：「提不出是下所料，永安若失，何處可歸？不如退兵。」便傳令陳國棟陳國恩先走，自己先自斷後。不提防洪秀全黃文金分頭趕來，軍士皆無心戀戰，各自逃命，中將下馬者，不計其數。

六三

烏蘭泰便死命奔逃，忽然背後一聲大震，曾呼天叫地；原道一軍走，橫貫而來，為首的却是章昌輝，陳國棟陳國恩隨後接應，一領四恩，措手不及，高坡上早中一滾彈，翻身落馬而死；陳國棟吃了一驚，單騎便逃此時欲回永安，已被章昌輝截住，不能前進，後面黃雨枝人馬，又擁地追來，殺得烏軍全無隊伍，逃的逃的，烏蘭泰立殺數人，却阻止不住。此時洪章貴三路逼住，烏蘭泰料然回不得永安，便令向西而逃陳國棟顧不得軍士，急令親信百人，保護烏蘭泰透出重圍，張善揚卻與陳國棟道：「我一頭走，他一頭追，究非常策，望足下保烏帥先行，後兵我自當之。」罷，就率敗殘的百人，死力抵禦洪秀全，烏蘭泰已自走去，可憐張善揚一個謀士，自兼寡不敵，竟力盡自刎而亡。後人有詩歎道：

十年征戰費車營，轉助強河拒漢兵，回首孤鴻荒草裏，幽魂空繞永安城。  
自跟濟揚及後，五百軍人，紛紛逃散，秀全一招降，皆用甜言蜜語。見烏蘭泰逃走已遠，

便移兵望永安州而逃，後下慢表。先說烏蘭泰自帶張善揚抵禦，陳國棟逃得性命，計得軍士三千軍士，靈賊二百餘人，或是手寸鐵，或焦口爛額，烏蘭泰心中十分忿恨。時已夕陽西下，行至一處，見樹木叢生，却分不出路徑。便問左右：「此處是何所在？左右有路得路徑的，答道：「此處地名斜谷，過了這所山林，便有小路通出江口。」烏蘭泰道：「賊軍殘羽處甚多，我正好從小路奔走，便令斜口行來，約行十里許，見山路狹隘；原來烏蘭泰正自心慌，忽一聲砲轟，轟得呼道：「官兵賊快來送死！」說猶未了，槍彈紛紛飛來了。馮雲山親領三百人埋伏斜口，截住去路烏蘭泰料胸中計，急傳令退後，不料槍聲響處；紛紛從森林裏鑽來，烏軍只餘二三百，手下敗殘軍士，已是十藥一盡，并不能還放一槍，只有束手待斃；更不知雲山人馬多少，正是心慌，又見山影閃閃。行走不便，只見槍聲又漸漸逼近，烏蘭泰不覺仰天嘆道：「可憐帶兵數十年，今日却落在此路狹。」說猶未了，腦袋上正中一

流彈大呀聲，倒在地下。陳國棟急下馬，相救烏蘭泰道：「受傷已重，料難再生，救亦無益，足下速速回去，再請救兵罷了！」陳國棟猶不忍行，忽然烏蘭泰大叫一聲，口吐鮮血而死。陳國棟便欲奪回戶首，不料馮雲山所領數百人，已自迫至，陳國棟急得策馬落荒而走。馮雲山殺散餘衆，便令收軍，於路上得了烏蘭泰戶首，後來命軍士以禮厚葬之。并題墓曰：「清故都統烏蘭泰之墓。」後人有詩嘆曰：

奮勇馳驅去，貔貅出粵東；將軍空自戰，斜口嘆孤窮。  
枉擬兵符重，其如漢祚隆？至今泮水上，夜夜泣西風！

當下雲山自全前得勝之後，乘夜照回永安，可巧洪秀全大兵已到，便到營中謁見洪秀全。行謁忽見永安城上，旌旗鼎盛，秀全正自驚疑，謂雲山道：「此羅大綱兵也。」預早安排定的，想豈得永安城矣。秀全大喜，便令進城，見雲山先令人報知羅大綱，預備迎接秀全，即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回

令雲山先行，韋昌輝統二千人，城外駐紮，分布犄角，自己却與黃汝金同行，行不數里，早見羅大綱列隊相迎，秀全立即下馬相迎，同進永安城去。但見城內人民，俱備酒食迎接，原來居民，久苦苛苛，洪秀全一起伐罪救民旅說，歡喜，秀全一一都撫慰畢，隨到羅大綱營裏，一面犒勞民，一面安插功勳。輪功廣賀，雲山進道：「城池已得，惟官逃遁，必到向榮那裏，催救兵。我據孤城以待戰，非長計也。宜乘此由口窺桂平，以應接不遑，圍困楊秀清，深為上策！」秀全甚然其計，即令羅大綱部下賴世英，領本部二千人，坐守永安，發運糧草；隨令韋昌輝為先鋒，却令羅大綱原部不下萬人，申明號令，嚴整旌旗，大戰湘江口渡發。且自督督向榮自領了羅撫周天爵之命，要與羅為軍，兼救洪秀全，便令總兵張敬修為前鋒，記名提督張必祿為合後，正督兵擊下，不料中途探報，報到鳥軍全軍已沒，都統烏蘭泰領領恩已陣亡，都司陳國棟不知下落，現永安城池失守，洪軍大隊，

六五

匪徒江口來也。已向某部罷了半响，張敬修  
 遣守一萬軍既勝，銳氣百倍，又象羅大綱會衆  
 未可輕侮。不知何見周撫，再商行止。一  
 向來道：「廣西精銳，僅在本軍，若大戰而回  
 軍人心益亂，不如先圖復永安，以鎮民心，  
 若果不效，洪氏大勢甚危，廣西危矣！」便不  
 從張敬修之言，勸下令遣永安。忽又流馬  
 報稱：右逢廣一軍已從聯州游，蜂擁而來。  
 向來大驚道：「此時若趨永安，恐腹背受敵矣  
 ；不知向桂林待敵軍。」遂改令俱回桂林去  
 ；原來石達開在廣西，最得人心，所過望風投  
 順；那軍大軍正到昭林境界，忽聽得富川一帶  
 有流賊張嘉祥為亂，現在向榮正分兵勦捕。  
 不達開爲了這個消息，便與洪仁發議說：「洗相議  
 ，智洗道：「自命若若分軍，何不先攻桂林？」  
 一廣開道：「對洪哥說頭項勝由山口道兵，何愛  
 桂不願不，難報其難，廣東高要人也。何愛  
 叔文蘇而廣西固守以待，無須被叔叔父逐出  
 溪遂殺綠林黨結草爲盞，後殺盜首而取其女，  
 雖因手束不服，逃至富州，今復前來，將離鄉

民，此人與弟曾有一面交情，素知他驍勇善戰  
 ，雖是熱心附，其體反視，若遇向來，彼必  
 投降，實爲心腹之患。我不如先羅致之，可用  
 則用，不可用則殺之，以絕後患；但昭平正當  
 所要之地，弟却不便離營而去，不知賢人斷營  
 某一行？」洪仁發道：「弟願當此任。」詔紹  
 泥急止道：「仁發兄弟性急，恐不宜獨當一面  
 ，汝何人，敢小觀我耶？若不叫我當此一任  
 ，我便要逃回廣東去矣。」紹泥道：「汝回廣  
 東去，于人事事？」二以正相爭，遂問急勸  
 解道：「彼此皆爲公事，何苦爭氣？究竟仁發  
 兄弟說，就令仁發前，便是。」說罷，便令仁  
 發領本部一千人，往取富川，其囑咐道：「一軍  
 行須戒戒，若遇張嘉祥，當留之使降，否則  
 擒他回來，石某自有主意；不然，殺之，休令  
 他逃去；我在此做候接音，倘有後急，飛報前  
 來可也。」仁發領命，便歡喜而行。且說張嘉  
 祥，自從逃至富川，竟聚集三千五百人，打家劫舍  
 ，向來向來，真英勇，而向軍未到，洪仁發



「如何有這開，亦有只發得？」一個聚手下商議道：「我輩庸衆，非長策，如要此，殺取洪仁發，殺取功，官軍後顧，國朝衣服分身，豈不其好？」人齊道：「大哥言之有理，就這個主意便是一張嘉祥大喜，便督率手下，專候洪仁發，不料洪仁發，雖然性急，還自有些分寸，竟向軍中便道：「我兄弟，你可知洪秀全兄弟，和章昌，羅黃文金那裏殺收烏爾泰，奪了永安城，殺聲大震，早得了頭功。我們這，如不能氣併賊黨，倒算失了體面，怎好見人？」只發務要齊心協力，和他急的，寸草不留，纔斷得我們本領。」一軍齊聲道：「不發說得，我們觀在。」洪一發喜得手舞足蹈，果然領了那千人馬，早與嘉祥相次殺來；張嘉祥見一發來勢凶，便先迎，不堤初一發一千人，嘉祥一發，便先迎，不堤初一發一發下的刀黨，一發不敵，二發又當不得這般發勢，一發先逃，洪一發直追，直追軍心，又把張嘉祥困住；嘉祥不能脫身，急生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回

一計，下馬向仁發投降，連左右護衛統通三十人，都被洪一發留住；正是得意，不覺哈哈大笑道：「可笑石達開兄弟，把姓張的一番誇獎，今日却是束手受縛也。」嘉祥道：「仁發我的父，那裏得功，照某這起一路兵，正欲接應你們，由富川取平樂府城，投順洪軍，共圖大事，故此不戰收擒耳。」仁發聽了這話，心內一想，暗付道：「秀全兄弟戒我鹵莽，石兄弟又說得張姓的如此能戰，只回又擒得如此容易，成有有點蹊蹊，也未可知？便回噴作喜道：「我聽得石兄弟說這，和你有一點交情，要招你回去，同謀大事；只是我心上還怕你不過，恐你反投清軍，却又怎好？」嘉祥反笑道：「怪得人人說你鹵莽的，端的不錯。」仁發道：「我如何鹵莽？你且說來？」嘉祥道：「張君若要投順清兵，不與富川相亂了；想某不過要立的身分，總見你們兄弟，倘若不信，今清兵將到富川，待我招齊各部，殺退清兵，斬將旌旗，以表真心，倒甚容易，只怕沒有這等度量。」仁發聽罷，心內本加憤怒，只回

六七

怎好被只人小親我！」便向嘉祥道：「你若是有這般真心，我自然有這般大計，你留下你的兄弟作質。當你日夫來。」嘉祥一聽，忙謝一聲，急急的知嘉祥去。嘉祥弟洪容海在後進道：「嘉祥那際，遂開說他日請又覆，今他神道不同，去定不回矣。」仁發道：「怎好以不肯之不得人？想那天內必有消息也。」不料過了兩天，不知逃到那裏，總不見嘉祥有消息。洪發大怒，便厚遣兵重拿張嘉祥。洪容海急止道：「賊未必可拿，將軍又是將至，百恐誤了石兄弟兵的時期，不如回去，再行設法。」仁發無奈，只得理了留下二三十人，將全退兵，路上痛恨張嘉祥，咬牙切齒的罵道：「此後，見了張嘉祥，必以死命博取，某與他，誓不干也。」當下自行日恨，急回桂平繳金。石達開急的出營迎接，仁發把留下的二三十人獻上；遂開急問道：「曾有拿得張嘉祥回來沒有？」仁發初猶面通紅，不忍說出；遂開再問一聲，仁發道：「一人是拿得的，只是呀！某不慎，被他留下這些兄弟，說投附我們，要

先殺將軍。其後真心，因此被他逃去了。」遂開聽了，頓足歎道：「石某當初，怎麼說來？素知那際，雖是聰明，實毫無信義，今他寧負氣，遂二三十名兄弟，要單身逃去，今後我們又多一散手矣。」時譚紹洸冷笑，止仁發又善又善，遂開恐仁發不好意思，急急慰道：「好兄弟休要激憤，侍且有轉身，石某，竟能捨他不過稍待時日耳。」仁發道：「何消說得，我若再遇時，怎肯干休？」遂拿此人，以擊今日之殺仁發說罷，石達開便向那張嘉祥留下的三十人說道：「張賊知義，陷了你們却逃去，你們今又逃否？」那三十人一齊答道：「倘使大義，留得殘生，誓殺張賊以報，斷不失負也。」遂開大喜，便招降那二三十人，仍令與仁發領一軍，留桂平進發。果然與秀全兩軍會合於桂平，向茶保桂林，又被楊秀清會殺一陣，西趨加緊急；此是後話，按下慢表。再說石達開安發江，自被圍，照牢定罪，充發窮區，因花衣劫，未能起解；當時廣州城外，有一個世家子弟喚做稽鏡泉，為人無心仕

神氣，所以那流人等，又被他一箇官廳的  
尊號。只因當時兩廣總督，子爵徐廣籍，廣東  
巡撫，男爵葉銘瑞，各負虛名，不理政事，累  
得內患外攻，竟無寧日。潘鏡泉大憤，便寫了  
數百張，不肯子，不肯男六個字，寫貼城廂內  
外。因該官府聞知，便要把潘鏡泉拿捕。潘鏡  
泉得了只個消息，急急逃走，正待計脫腹人  
商酌。因念前日和錢江有了交情，自差心腹人  
諷服他的，正好和他商量行止。那日，令親到獄  
裏，找着錢江，把上項事情說了一遍。錢江道：  
「黑階官吏擅威作福，爲足下計，到是走爲上  
着！只目下天荆地棘，廣東那難得住，計不如  
先入廣西較妥。」潘鏡泉道：「先生得毋欲某  
從附洪秀全路？」錢江笑道：「足下乃隱逸之狂  
士，非戎馬之英雄，去亦何益？且足下家人婦  
子，全在羊城行止亦不宜遭殃！但到廣西，找  
尋親眷，暫且安身可矣。」鏡泉道：「如此正  
合弟意，此行吉凶，更望先生爲弟卜之！」錢  
江道：「不勞多說，弟已爲足下卜得一課，乃  
泰之三爻，無平不復，無往不復，艱貞无咎，足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回

下位可無事，請放行。」錢泉聽了，急謝了錢  
江，忙出了獄門，開關望廣西而去。當時自潘鏡  
泉去後，官府拿他不着，仍恐他的黨羽，從中  
又來唾罵官長，自當絕其根株。猛然想起錢江  
，尚在獄中，久經定了罪案，這時便當起解；那  
賓州知府余溥淳，請過督憲發下批文，就令差  
役陳開梁懷鏡泉兩人，把錢江押解起程，要到韶  
州府裏，領得回文，然後交代返省。還虧錢江  
這人在獄裏，頗得人心，就是陳梁兩差役，都  
當他是神鬼一樣，以故曉行夜宿，從沒分毫苦  
楚；那陳開又是沒幾沒朋友，是以於過地方  
官衙，稟明查照之後，一切衙中差人，都看陳  
開面上，竭力照應。錢江看見陳開如此豪俠，  
已有九分看上了；獨惜陳開這人，雖有義氣，  
只胸中沒一點筆墨，如何辦得事？心裏正是歎  
息。忽然第三天，早已到三水縣城，即到縣衙  
裏投報；本來押解軍犯，凡所過地方官衙，該  
要受些刑棒，只有陳開竭力周旋，因此錢江不  
特沒受些苦，反得沿途供應。這日正在府衙裏  
差館歇足，錢江窺着左衙人，便向陳開說：「

六九

大丈夫志氣得志，本不宜說報恩的話；只錢某這番苦難，得足下厚恩不淺了，某知足下乃是風塵裏不可多得的人，却可惜屈在胥役裏，豈不是誤了前程？」陳開道：「某雖不才，自以失身，致污清白，亦深自悔；可惜公事在身，不能隨侍執鞭耳。今番待回省做過回文之處，倘得先生去處，當萬里相尋，死亦無憾。」錢江道：「大丈夫貴自立，當今亂世，以廣東之險，粵民之衆，大有可爲；余洪氏在廣西起義，正自得手，若能以一軍牽製廣東兵力，以助洪氏之成，其功不少，足下何不圖之？」陳開道：「佛山一帶，弟一呼而集者，可得萬人，先生之誓，弟可以行之。」錢江道：「廣東形陣衙獄之輩，而非決謀定計之才也。廣東形勢，起事必當要害；以弟愚見，當由狗城以趨佛山，不宜佛山以趨省城也。」陳開道：「先生此言，弟實不解，若起事必當要害，那洪氏

### 第十一回

蕭朝貴計規梧州關 馮雲山盡節全州道

話說蕭朝貴，恐到了韶州之後，自己領

了回文，便與回省，說錢江派人打聽，因此

何以偏在金留？望先生一發開弟愚昧。實爲萬幸！」錢江道：「此形勢不同也。廣東自經外患，兵力充斥，若是荒隅告警，官軍朝發夕至，至容易解散；且以徒步之衆，先據荒僻之地，而後攻兵精糧足之堅固城池，斷乎不可；足下休得思疑。」陳開聽了，方纔拜服。錢江又道：「足下左右，尚未得人，某此行將在湖南，足下切宜秘密布置，弟當遣人來助；若未得錢某主意，休得妄行，是爲要着！」陳開一一拜領。陳開又道：「此行若到韶州，弟當便回，此時無人伏侍先生。又將如何？」錢江道：「韶州知府，是胡元煒，某見此人，則災星脫矣，何必多慮？兩人說罷，梁懷銳恰自外回來，胡混過了一夜，越日即起程，望韶州進發。這會分數：數載陰逸，倏忽重逢舊雨；頻年險難，頓教驟脫災星。要知錢江死去若何，習看下文分解。」

弄憂慮。錢江竟答稱：「到韶州府時，見了吳府胡元煒，自有脫身之計；目前却不便說明。」陳開便不敢再問，過了一天，即同梁懷銳依舊護送錢江，起望韶州進發。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果然數日間，由四會過英德縣，直抵韶州府，陳開即稟見知府胡元煒，因過了韶州，便是湖南地界，另要由地方官，派差護押犯人出境，陳開正要請給回文，返省繳令，便了得公事。當下胡元煒把文書看過，心裏自己打算，即把錢江另押一處，不由衙裏差役看管，派令親信人看守，立刻批發了，令陳開兩人回去。陳開得了回文，即來見錢江敘話，說明公事已妥，不久便要回省，只心裏還有許多要說的話，礙着梁懷銳在旁，雖然他沒有怎樣不妥，究竟不宜多說。便心生一計，急拿這銀子，着梁懷銳買些酒菜回來，和錢江饒別。待遣開梁懷銳之後，即潛對錢江說道：「此行終須一別，未知先生前途怎樣，又不知何時再得相會？弟實放心不下，還請先生明言！」錢江嘆道：「足下真情至深，某已知之；某過此便出生

天矣。但目前不能說出，倘有洩漏時，不特累及胡知府，且於某行動，弊甚不便也。」陳開雖然是個差役，還是個乖覺的人，暗持錢江此言，甚是怪異；又是胡知府，把他另押，料然有些來歷。便說道：「只却難怪，但某所欲知者，後會之期耳。」錢江道：「青山不老，明月常圓，後會有期，究難預說；但前途各自珍重罷了！」陳開聽得此言，心上鬱悶不樂。錢江還詐作不知，只再把廣東起事宜在省城，不宜在佛山的話，然後囑咐一遍。陳開方欲再說，只見梁懷銳已自回來，忙把酒菜擺上，三人對酌，談了一會，然後睡去。越日錢江便催促陳梁二人回去，陳開無奈，只得起程，臨行時，又苦索錢江一言為贈，錢江說：「昔日宰羊，拜佛上西天。」在錢江這句話，分明叫他由羊城起事，過佛山入廣西去了。只陳開却不得懺，似得個悶葫蘆一般；又因多人在旁，不敢多問，便珍重了幾句，各自洒淚而別。不說陳開兩人回去，且說胡元煒自從批發回文之後，越日到了夜分，即令親信人等，請錢江到後堂去；

原來胡元燁本與錢江是個同學中人，少年各抱大志，爲莫逆交，兩人平日言志，元燁常說道：「弟才萬不如兄，苟能幹一舉，以報國民，亦足矣。」錢江道：「一事流芳，亦足千古，但某志不在此也。」元燁便問錢江何如，錢江道：「願復國安民，爲漢之張良明之徐達耳。」

一年縣長，錢江忽請元燁納粟入官，元燁大驚道：「方今烟塵四起，天下正將有變，弟方欲附驥成名，且奴隸官階，小弟尚無此志，足下這話，得毋以戲言相試耶？」錢江道：「辦大事不在區區外面張皇，某殆欲足下，將來復內應也。」元燁深然之，錢江便竭力資助，元燁遂報捐道府，發廣東補用，恰值錢江任林則徐幕府之時，遂委他署福州府去。到這時再復見了錢江，急的降階相迎，讓入上廳裏坐定，茶罷，各訴別後之事。胡元燁先開口道：「天幸小弟得任斯缺，故人這段案情，偏經過弟的手裏，弟另押足下，以親信人守之，蓋不欲足下着邊人認識也。世間可憐小弟，斷不可無足下一人。足下同天德當逃去，後來禍患，弟願當之

。」錢江道：「何必如此？某用足下，豈僅爲救第一人計耶？祇願一獄中囚犯，替某充軍足矣。」元燁道：「弟犯頂替，恐有洩漏，衙裏義僕徐福梁儀，受某厚恩，且徐福相貌年紀，與足下還差不多，不如用他兩人，押足下出門，到中途把足下釋放，即以徐福冒充足下，而以梁儀爲解差，較沒痕跡，此計你道何如？」

錢江道：「如此甚妙；但恐替災推難，實非易事耳。」元燁道：「此事容弟探之。」說罷，便引錢江至廳上自己在上房閑坐；少頃徐福進來，見元燁託腮粘悶，徐福便問元燁怎的憂愁？元燁初只搖手不答，徐福問了再三，元燁纔把與錢江厚交，今他有難，不能相救的話，說了一遍。徐福沉吟道：「小的受恩主的厚恩，本該回報，但有用着小人之處，雖死不辭。」元燁說道：「如此必須推苦，錢江乃某之故人，某實死何忍累及你們？」徐福跪罷，一發堅請要行；元燁乃大喜道：「你能幹此事，令胡某生死不忘矣！」便把和錢江商議的細說出來，徐福無不推辭，便喚梁義進上房裏，告知此

事。元煒見二人都已應允，卽通知錢江立卽親自押了文書，着徐福兩人，乘夜打聽，趁越早起程而去。徐福梁義二人聽了，一面打點行裝。胡元煒潛向錢江道：「學妥了，明日便行，但不知足下此行往何處？」錢江道：「弟與洪秀全相約，原定在湖南相見，今洪氏戀攻廣西，月前料不能急進湖南，恐這回又須折入廣西矣。」元煒道：「從此入廣西，約有兩路。若由乳源過陽山，繞連山而入富川，此路較近，但風頭太近，恐徐福不便更換耳。不如由樂昌過宜章，便是湖南境界，只特任由徐福督冒足下。足下卽可入桂陽，繞寧遠出道江，便是廣西全州的地方了。路途雖遠，較爲穩便，未審尊意若何？」錢江道：「此弟本意也。弟去後，足下當設法改調別省，廣東非洪氏用武之地，若在浙江湘鄂之地，弟所賴於足下者不少，願足下留意，勿負此言。」胡元煒領過此言之後，隨取了三百兩銀子，交錢江作路費。少時徐福回來道：「行裝已打點停當了。胡元煒便令各人睡去，這一宿無話，越早天未大明，元煒

起來，再把盤費給足徐福二人，卽催促各人起程。錢江便與胡元煒，洒淚而別，此後到了宜章，錢江卽入廣西而去，後來徐福由新疆逃回，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洪秀全，只一枝軍已逼近桂平地。恰好石達開已到，兩軍會合，卽成犄角之勢，一面差人從間道報知楊秀清，令他乘勢起兵。馮雲山進道：「此間有哥哥和石達開在此，不憂桂平不下，不知秀清兄弟如何擺布，弟願親往走一遭。」秀全道：「某甚不願兄弟，離去左右，且兄弟孤身獨行，某亦不放心，不如勿往。」雲山道：「弟意以爲各軍俱聚於廣西，甚非常策，弟聽得清廷以林則徐辦廣西軍務，此人好生了得，猶憶錢先生囑咐弟時，看在廣西起事，後速進湖南，弟故欲以楊秀清一軍，由全州進湖南，使林則徐首尾不能相顧也。全州既定，向榮必退，哥哥卽由桂平過全州，共趨湖南，有何不可？」秀全道：「桂平未下，廣西根本未成，某實不以此計爲然。」雲山道：「哥哥豈欲廣西爲某業耶？大局若定，何憂一桂平；錢先生之言，必不妄矣。」

秀全聽罷，正是默然不答。雲山遂請髮行，秀全聽他主意已定，遂不相強。雲山便扮作一個逃難的鄉民一般。從小路望平隘山去。那一日楊秀清蕭朝貴幾人，正商議起兵，接應秀全，忽報雲山已到，秀清立即讓進裏面，各人分坐，秀清便問他的軍情如何？雲山說了一遍，各人好不歡喜。蕭朝貴昨得廣東潘鏡泉暗他通來消息，說錢先生已自起解了，未知兄弟那裏，還聽得沒有？雲山道：「此事却沒聽得，弟料錢先生起解之役，必有脫身之計，弟意欲正由此起兵，取全州入湖南也。」秀清道：「此間各事齊備，只彈子太不敷用，槍械亦自欠些，如何是好？」雲山道：「某聽得廣西軍伙，潛官向由廣東接應，現在轉運局設在梧州關裏，正是屯積糧重之地，苟得此關，軍械何憂不足？但無人可行，那是枉然。」蕭朝貴奮然道：「兄弟何欺人之甚也！儉營規察，尚不能行，遑論安邦定國？此事蕭某可營之。」雲山便問以規開之法？朝貴道：「更得一人為助，餘外只消四下足矣。」說罷，便向雲山附耳說得

如此如此，雲山大喜。朝貴請洪仁達同行，仁達更不推辭。朝貴就在圍練軍中，揀了慣熟水性，身軀強壯的，統共四十人，攜定乾糧，離平隘山而去。這時廣西紛亂，商民來往，教部結隊而行，朝貴仁達，便將四十人，扮作商民模樣，前後分兩隊，望梧州進發，所過關卡，都當他們是個商民，概不盤究，因此朝貴安然到了梧州。約過梧州十里，原來朝貴有一族弟蕭仰承，徵時向交朝貴賬濟，當時正在梧州搗米艇業為生，朝貴與蕭仰承他求他，代雇米艇十艘，蕭仰承自不敢不從；朝貴顧定米艇之先，即揚帆望梧州開來，此時因桂平告警，所有梧州軍隊，俱發往桂平去，梧州關裏，只有護勇三四十防守，餘外約離二三里紮一營，清兵却不滿三百人。當下關吏見十艘米艇齊至，便令杆子手十人分往各艇查驗，不幾，朝貴艇內，每艇四人。見杆手下來，即舉槍相向，杆子手那裏敢動一聲，隨用物塞其口，使不得喊，那關吏見杆子手許久不回關，只道有了私貨，再派護勇十名巡視，被樁人如前法發縛，統通三次



朝貴看那關裏存人八九，即先帶數人登岸，故作是趁過關軍情狀，朝貴一到關裏，又詐作遺失之票，再呼艇內人拿藥來，旋又見艇內數人，登時已夕陽西下，蕭朝貴即領了各人，一齊擁進關裏，關裏措手不及，所存數人，即被蕭朝貴各人拿下各以性命交關，那裏敢做聲？蕭朝貴即在關搜得洋槍數千枝，彈子十萬顆，或箱或袋，細網停妥，都運下各艇去，關庫所存的銀子，搜掠無遺。朝貴一發揚臂道：「煩蕭關役，刻剝商民，已非一日，留他也是無用，不如替民除害，更快人心。」說罷，一刀一個，把關吏和杆子手，殺個乾淨，然後回艇，揚帆望桂平而去。加以艇內各人，又慣識水性的，正是帆開如滿月，艇去似流星，到了越早，已是桂平境界，早有馮雲山派了數十人，扮作船夫一般，在上流迎接。朝貴大喜，一齊護送到平陸山營寨。計點增了無數軍械，好不歡喜。只這梧州關，那日被劫，越早即有梧州知府朱元浩，到關稟轉運局處拜會，囑嚴執事，方到關前。先令跟人把一個片子傳進，忽見門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一回

房裏沒有一個人影，急進後房一看，嚇吃了一驚，只見幾個兵首，橫滾在地上，都是血淋淋糊的；跟人急的三步跑回，到朱元浩報前稟報。朱元浩聽得，料知轉運局中有了事變，只得拚着胆到局裏察驗，命手下八等，紛紛均查。但見庫倉空空軍械無存，被殺的自關吏以至上下人等，統共九名，朱元浩不勝驚駭，立即回衙，一面稟報上省去，一面暗派差人偵探此事。過了一天，即有探子回報道：「命梧州上流有無主米艇十數艘，想是強盜行劫軍械時用的；查此米艇，是梧州下流的一艘裝盤，看拿得艇主，自知道強盜下落了。」朱元浩道：「這話有道理，只劫去庫倉銀軍裝，已是緊要事情；況且殺了許多人命，非同小可，如何關前還有防軍駐紮，竟至沒人知覺？本官實在不明，你們速去查確，回覆便是。」各探子自得了朱元浩的號令，再不敢怠慢，又忙到梧州下流，密地查探。此時那紛紛傳說梧州關被劫的事情，惟有蕭仰承聽得這個消息，想起僱艇一事，料知是蕭朝貴所為，已自先逃走去，不提防

自蕭仰承逃後，各艇主尋他不着，便當蕭仰承是一班同謀暗殺的，深恐禍及自己，且防將來艇請沒歸官，如何是好？便急的幫同各艇主，具了一張稟詞，訴到梧州知府去，那朱元浩接稟後，族父見探子回報，都與稟詞內所說的還差不多，朱元浩即命探子退下，自己暗恃道：「願艇的是蕭朝貴，代僱艇的自是蕭仰承，若是蕭仰承同謀，只由仰承僱艇足矣，何必另出朝貴的名目？想此事自蕭朝貴所爲，是因不識艇主，故累及仰承耳。此事只追蕭朝貴一人，便可了事，若牽連多人，不免打草驚蛇，反令朝貴得以走避，實爲失着；細思桂平團練局內，聽得有個蕭朝貴的名字，不如移文桂平縣令，着楊秀清交出此人，有何不可？」想罷，便回衙裏秘密風聲，立即移文桂平縣去。那日桂平報令，接到這道移文，自念此事，關係團練局，若擅自拿人，恐不免激動人心；便發下一函，請楊秀清到衙裏敘話。秀清看了那一函，心裏本不敢去，猶自沈吟半響，馮雲山在旁，窺了一會，問秀清是什麼事情？秀清隨把那函給

雲山一看，雲山笑道：「此我們起事的機會也。」秀清便問何故？雲山道：「此必是蕭朝貴的事情發作了，移文到縣裏，要捉拿朝貴兄弟，可無疑了。」秀清道：「這樣小弟身上不便，如何去得？」雲山道：「也不妨，某扮作跟人一般，隨足下同去；縣令但有怎麼話，看某眼色一概應允，便是！」秀清聽罷，見雲山猶愿同去，自己怎好推辭，便強允諾，兩人立即更衣。秀清乘了一頂轎子，雲山拿了個帖子，在後跟隨，直奔桂平縣衙來。到時，雲山先把帖子向門上投進，少時門上傳出一個請字，秀清即帶了雲山，直進內而去。已見張令具袍服出迎，到廳上分坐後；茶罷，張令先問團練局的情形，秀清酬應了幾句，張令隨把梧州移文看了一遍，雲山以目視秀清道：「既有此事，實在敗壞團練聲名，如何忍得？」張令道：「此事全在貴紳身上了，望即把蕭朝貴送繳衙，免得本官發差拿人，致上台疑慮團練局，實爲兩便！」秀清道：「此易事耳，待小弟回去，假設一筵於席上拿之，毫不費力；這時送到父台這

裏，任由處治便是，不勞父自羞意也。」張令大喜，又略談了一會，秀清看那雲山的景色，便起身辭行。張令又叮囑了幾番，秀清一概應允。張令送秀清去後，自回內堂去。秀清與雲山仍望平陸山而別，雲山向秀清附耳囑咐如此如此，秀清聽罷，雲山自回秀清府上，秀清便獨進圍城局，來假作面色，清黃不等，垂頭喪氣的情狀，左右急問何故？秀清歎道：「不消說了，今日乃知官場擺的弄不得的。」左右再問何故？秀清緣道：「今因本省有亂，要我們團練局出征去也。想我團練軍要保桑梓，今不發槍械，不給軍餉，我們充當前敵，如何使得？楊某甯待罪而死，豈肯送諸君子死地耶？」說罷，放聲大哭。蕭朝貴早已會意，遂奮意答道：「我們不往，彼將奈何？」秀清道：「今若不往，縣令明天將發差拿人矣。」只兩句說完，只見洪仁發率開芳林風翔等，都暴跳如雷罵昏淫的官吏不絕口，各營頭目見此情形，却紛紛上前問訊，已知道這桂平縣令，要團練軍出境開戰了。少時傳徠了各營，正是人人憤激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一回

；個個動怒，喧嚷一團，楊秀清和蕭朝貴也來罵道：「你們不用如此，我們自有主意了。」衆人一齊喧道：「我們團練，只要保衛桑梓，那裏肯當無械無糧兵，受那種昏官的調遣？我們甯死，都不願去了！」朝貴道：「正爲此事，有個謠言，因只等軍令，是斷不能去的；只因桂平縣令說過，若不允去，明天定要拿人，因此要想個法了，你們休得怪性急才是。」衆人聽了，更怒道：「他若拿人，我們和那班狼差，決個雌雄，那有斂手待斃的道理？」說罷，都摸拳擦掌。秀清二人，又故作安慰了，然後回局，一面通知雲山，雲山便自作秀清名字，修了一稟，僞稱正在捉拿蕭朝貴，發團練不服，恐防釀出大事，特趕起兵，前來彈壓等語。桂平張令得了只一張稟子，立即調守營馬兆熊，帶兵一營，往平陸山彈壓；不料這一營兵，將到平陸山地面，雲山便揚言道：「不好了，桂平縣起兵來拿人！」團練軍得字，只個探子，紛紛領糧，向秀清面前請戰；秀清便說道：「衆人如此奮勇，楊某願與諸君誓同生死

七七

，便是，現在宜不勝慮息，俟彼軍到時，出其不意，以攻之。林無不勝也！」各人得令歡喜而行，只時馬兆熊聽令覆壓，原不知楊秀清馮雲山的弄計，只繞了那一營兵，直奔平陸山來；到時只見圍牆軍絕無動靜，便令安營，不想話猶未完，圍牆軍已紛紛擁進來，那時個個奮恨官軍，無不力戰，馬兆熊忽見圍牆軍來前，尚不知是何故，及見圍牆似開仗的樣子，即令軍士禦敵。一來措手不及，二奈寡不敵衆。三來圍牆軍由怨生奮，馬兆熊如何抵敵得住？圍牆軍裏，左有蕭朝貴，右有馮雲山，中央楊秀清，各分隊擁來，殺得尸橫遍野，馬兆熊大敗而逃。楊秀清傳令收軍，計點軍士，幸無多損傷，回至圍牆局，正欲頒款賞給有功之人，忽見馮雲山當衆大哭。軍中各營長，皆不知其故紛紛問道：「現已攻敗官軍，正該色喜先生因何哭起來？」雲山道：「列位有所不知，今番馬兆熊雖然敗去，料官場必以我們抗戰，再起大兵前來，在弟等本不難逃去。可惜列位皆本處人，日後奸官，必然加害，如何

是好？」楊秀清會意，即奮然道：「方今黑界，縱得暫安，亦屬無常，今事已弄出，不如索性以圖大事，有何不可？」馮雲山道：「某寶願官兵如草芥耳，若得同心協力，何事不成？就此起義，與洪哥哥相應便是，不知諸君肯願否？」各人齊聲道：「無有不願。」雲山大喜，即傳檄各營，先由裴鴻過全州，直出湖南而去。計議已定，便擇日起程，望全州進發。軍行時暗令心腹人，把平陸山，分頭燒火，燒個淨盡；秀清急問何故？雲山道：「足下有所不知，這圍牆軍是用計逼成，非有心起義，與洪哥哥的人馬不同；若被清官知出我們用計，恐一張告示，從此解散矣！今使彼無家可歸，彼不從我，又將安往了？」秀清道：「此計甚是，但恐人懷怨，又將何如？」雲山道：「我只說恐清官把民房發賣，以充軍餉，不如焚之，免官兵器以爲利，豈不甚妙？」秀清聽了，方才拜服。便一面申軍令，依次而行，所過秋毫無犯；還喜裴城縣縣令無兵把守，不一日已取了裴城。只時巡撫周天爵，先接

了桂平縣詳文，已知桂平縣團練軍反了，一驚非小，即令向榮分軍救護去後，又接得恭城令失城文報，一發催向榮趕緊分兵，向榮一連接兩條令箭，便向張敬修道：「本軍正與洪秀全相持，忽有分兵之令，恐桂平不能守矣。請將軍以本軍堅守，不能守則退，保桂林；我却從後追擊楊秀清，得失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張敬修領諾，向榮便交割軍符，再囑咐道：「將軍非洪某敵手，守則可保，戰必無功，不可不慎！」張敬修聽得此言，只道向榮小覷自己，快快不樂。向榮無話，即領本部大兵，望全州而行。且說馮雲山一路取恭城過灌陽，入新寧，勢如破竹，沿途招募壯丁，軍聲大震，直叩全州下寨；忽然聽流馬探報，知道向榮大隊追來，雲山聽得謂秀清道：「向榮此次來攻，必得周巡撫之令，故以分兵；但彼以軍情緊急，必借道而行，不如回駐灌陽以待之，勞逸殊勢，向榮雖勇，必爲所敗；向軍一敗，則洪哥哥得手，吾勞成矣。」秀清以爲然，遂駐於灌陽新寧之間，先以千人成列，餘外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一回

俱埋伏，專聽號與，分頭殺出。且說向軍馳到恭城，已知秀清領北而走，以軍士過勞，欲暫息士馬；提督張必祿道：「迤北一帶州縣，知救兵已到，秀清將無人可敵，而州縣紛紛降附矣；不如趕至灌陽以鎮人心。」向榮亦覺有理，復督兵追來；時雲山計算向軍將傳令。因謂諸將道：「向軍到時，必帶入灌陽閉城休息；惟我軍休令他人入城，待其到時，喘息未定，急攻之，可獲全勝。」分撥已定，忽見南路塵頭大起，向軍星馳電掣趕來，向榮先望見秀清軍少，心中大疑，因圍練軍已有二千餘；又多降附，今所見僅千人，料有理伏，便欲先爭灌陽，忽見秀清軍中，號炮一響，已分頭殺出。向榮見趨勢失了便宜，急令人馬退後，惱秀清軍養蓄蓄銳，向軍如何抵敵？圍得一個清字，已各自逃竄。雲山令前營洪仁達先出，左有李開方，右有蕭朝貴，分三路趕殺，向軍大敗，馮雲山知前軍有利，急與林鳳禪引中軍親自來迎，不提防追去舉手之際，忽然一顆流彈，正中雲山左臂，翻身落馬。只會分救；遺勢方摧

，但見清兵填血海；天心莫問，頓教皇漢墮長

髮。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洪秀全議聚桂林郡 錢東平智敗向提台

話說馮雲山領中軍親自追趕向榮，正是三軍得手的時節，不覺防平空飛下一顆流彈，正中雲山左臂上，幾乎墜馬；幸得有衛隊使林鳳翔策馬上前放鎗，保定雲山先退。這時雲山傷勢本甚沉重，只得勉強撐持，向秀清道：「兄弟遑遑發兵，休爲我一人，瞞了大事！這回若能挫動向榮的銳氣，廣西全省，唾手可得；若因此退兵，不特失了銳氣，沮喪軍心，反使向榮軍聲復振，又費一番手足了。」秀清聽罷，由得林鳳翔保護雲山先退，依然統領大軍趕來；當時中軍內裏兵士，早知雲山受傷，不免雲山有些畏懼，幸虧前軍洪仁達，尚未知覺，一面追趕向榮此時立脚不定，約須廿餘里，却可好一片戰場，向榮急令前軍紮營待戰，自己却自死力支撐一陣。不料楊秀清壓住中軍，却令李開芳接應洪仁達，分兩路攻擊向榮。向榮便

令左三營統將，提督張必祿抵禦李開芳，自領中軍抵禦洪仁達，兩軍正在混戰之時，傷是關練軍後營蕭朝貴，已自趕到，急從右路轉出，單擊向榮前軍，向榮那一軍，正在安營未定，如何抵禦？向榮知不是頭路，恐全軍俱敗，立再分兵兩營，陽攻蕭朝貴，便乘勢退兵，竟令張必祿領一營先進，自己親自斷後而去。蕭朝貴便領只一枝生力軍，橫貫邊截張必祿，張必祿此時已腹背受敵，李開芳又漸漸逼近來了，張必祿險猶望向榮救應，不想向榮本軍已被洪仁達牽掣，移動不得，張必祿心慌，早失了隊伍，軍士紛紛亂竄，朝貴親領百人衝入中軍，來捉必祿，朝貴大呼道：「捉得張必祿的受上賞！三軍一聲得令，冒死單攻張必祿一軍；張必祿知不能免，急提槍自擊而亡，時軍士見統領已死，那裏有心戀戰？只有各自逃命。朝貴一一招降

，便令李開芳監住降軍，却自己來會進向榮；時向榮已緩緩退去，恰值黃昏時分，天有微雨，秀清只得傳令收軍，只一場惡戰，好不利害。還虧向榮一員老將，竭力支持，除了張必祿，三營之外，軍士還死傷不多，只折了提督張必祿，挫動銳氣，料不能進戰，便詳文申報周巡撫，催取救兵，不在話下。且說楊秀清收軍回後，以蕭朝貴折了張必祿，便錄爲頭功；餘外都誌了功勞，一面犒慰三軍，然後同蕭朝貴來見雲山。只見雲山躺在床上，受傷已重，朝貴便親至床前開疾，雲山道：「大丈夫提三尺劍，憑三寸舌，縱橫天下，事之成敗，不必計也。某本欲與諸君共飲胡虜之血，以復國安民，今夙志未遂，已是如此，亦復何說！今天幸有了時機，望此後諸君努力前途，共成大事，某死亦瞑目矣！」朝貴垂淚答道：「兄弟之言金石也，敢不盡心，望兄弟善自將息，保全玉體，以天下爲念！」雲山聽了，沒有話答。秀清便說道：「先生倘有不幸，某與秀全將倚靠無人矣，似此將若之何？」平向雲山才說道：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二回

蕭朝本庸庸，辱承洪哥重寄，不幸中途睜離，負洪哥哥多矣；東平先生文經武緯，勝弟十倍，不久必到廣西；何夢輔佐無人？只一件是緊要的：「說到這裏，不覺雙目復閉，往下就不說了。秀清再問時，雲山又停了半晌，才再答道：「某亦有所思也。」秀清徐問所思何事？雲山又道：「思吳三桂耳；不知國家大義，能以南面稱尊，傷殘同類，自取滅亡，可爲殷鑒！」秀清聽罷，把頭一點，只是不答。適林鳳翔至，請秀清點發軍糧，秀清旋與林鳳翔轉出，雲山私向蕭朝貴道：「將來謀大事者，楊秀清也！此語兄弟初宜秘密，仍望錢先生至時，煩兄弟代數一聲，將來大事成就，當即處置此人，想錢先生必有同情也？」朝貴便密記此言。少頃秀清入，再問雲山身後之事，雲山道：「今日大勢，不憂不成；只和衷共濟，各勿猜疑，兩言足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望諸君休忘此言！」又長嘆一聲，執蕭朝貴之手，說道：「再不能與兄弟共事戰場矣，所志未遂，能不痛哉？但誓死後，切勿舉哀，恐向榮以我

「無軍慌亂，乘機圖我也。」朝賀頓首謹諾，雲山言訖而卒，時年僅三十八歲。時人有詩贊道：

山川英秀自鍾靈，  
辜負雄才應運生，  
大廈甫營樑已折，  
將軍欲去樹先崩。  
破懷落風悲廟統，  
谷逸盤蛇弔孔明，  
回首當年屈隕處，  
東南隱隱有哀聲。  
當時又有五律詩一首，  
單詠馮雲山殞兵如神，  
詩道：

花縣誇英傑，  
金田劍係良，  
宗聲承大樹，  
師筆禮錢江，  
斜谷謀先定，  
全州勢莫當，  
臨終憂後事，  
遺恨失東王。

自從馮雲山卒後，楊秀清一面噴地殺人報知洪秀全，  
這時秀全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正是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叫一聲，痛哉痛哉！  
登時昏倒在場。  
左右急的扶起灌救，半晌才漸漸醒轉來，  
不覺長嘆道：「某自與雲山論交於鱗角之時，  
奔走於患難之間，共死生，同榮辱，決謀定計，  
某方倚著長城；今一旦棄某而去，使某

如失左右手，此後吾軍損一棟樑矣。某與向榮誓不兩立也！」  
說罷，捶胸頓足，眾人無不下淚。  
石達開進道：「某舉一人，可代雲山者，明公果願聞之否？」  
秀全道：「某首物色英雄以來，師事者錢江，兄弟者便是雲山；恐天下英才，應無出此二人之右。今兄弟反斃，有可以代雲山之人，某真不憐。」  
石達開當下聽了此言，頗不滿意，便向秀全道：「蛟龍不遇雲雨，美玉混於塵埃，為世所欺，固亦難怪。不意神武如明公，乃作此一般愚見也。自古道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明公轄天下士耶？」  
秀全聽罷，自知失言；急向達開謝過，隨所問舉者，  
誰是何人？  
達開道：「即藤縣李秀成也。此人躬耕闢畝，不求仕進，生平又不拾經術，只研究復國安民之策，今年已廿八歲矣。其父李世高每欲為之婚娶，秀成答道：『古人有言：道何叔未滿，何以家為？』終不娶。其父聞而嘆道：『是兒非常人也！』自此遂聽其所為。今其父已經去世，秀成正在家居，明公何不訪之？」  
秀全道：「某亦幾忘此人矣！現在兩軍相



時，某不便行動，且以雲山新故，正自傷感，可否兄弟代某一行？一達聞語，允諾而退。越日達聞便帶親隨十數人等，喬裝望藤縣而來。且說李秀成本名守成，本藤縣新旺村人氏，年十三歲，便穎悟非常，以守成二字不佳，請父親另改別名，其父笑道：「守成二字，有何不美？吾兒何以欲改之？」一秀成道：「兒願爲開創英雄，原不願爲守成人物也。」其父大異之，遂改名秀成。那日正耕出苗新作，只見千數人迎面而來，爲首的正纓纓是石達開；秀成料知有故，便回轉門首，時達開已到，秀成迎進內面讓坐後，秀成先說道：「久別足下，忽經數載，近知足下從洪氏創起義兵，救民水火，圍復山河，不勝厚幸；但不知戎馬倉皇，遂親自到此，究竟怎麼好意？」一達開道：「秀全哥哥敬慕賢弟大名，意欲親自來訪，只以軍務緊急，未能抽身，着某到此；望賢弟以救民爲念！」一秀成道：「秀全何如人也？」一達開道：「此命世英雄，又何待言？」一秀成道：「方今人心昏濁，除了秀全，確無第二人；足下稱他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二回

，原是不錯；只他還是有一病，足下已知之。」一達開道：「秀全哥哥天資英敏，窮有何病，某固不知，賢弟試且說來。」一秀成道：「苟安爲敗事之本，洪公恐不免此病。」一達開道：「然則賢弟何以知之？」一秀成道：「某久駐桂平城外，蓋欲揚秀清撫勸向榮，免致擄取極款，以爲基業也。以此遲延不進，使清兵各營，得徐爲之備，豈是善策耶？且留胡以晃於金田，嚴羅大綱於江口，明是屯軍守，欲廣西以爲苟安之證，足下以爲然否？」一達開道：「賢弟之言，如見肺腑。弟願與賢弟同行，而用洪哥哥諫之！」一秀成道：「且住，他今日非用武之時也。倘是能幹的人，且左右皆是英雄之士，弟乃爾敵之夫，豈能動彼物色？足下休矣。」一達開道：「此却不然，他師軍營江，見雲山，識羅大綱於綠林之中，拔其營於江湖之上，愛才如命，賢弟何必思疑？」一秀成道：「鏡江雲山等，皆調盟起義之人，用羅大綱則費其兵力，用足下則藉以觀召人必勝。某却比不上，足下若用小弟，確是在村伍間，先立大功勞

八三

，方足以動彼而堅後來之信任耳。石達開深然之，秀成遂願起程，即喚胸弟毓成至關託家，并說道：「某與石君，義如兄弟，且亡國已久，異族盤踞中原，幾無天日；今得洪氏奮起義師，某不得不盡微力，以遂生平之志。此後賢弟，謹守田園可也。」毓成一拜領。秀成與石達開，便與毓成作別，依舊路回來；一路上說些閒話。不一日早到洪秀全軍前，洪秀全正在帳中理事，聽得秀成已到，立即出來迎接，看看秀成一表人物，心中自是歡喜，只見他邊幅不修，像個鄉愚的樣子，又不免見的奇異，當時立即出來，迎至帳裏坐定。秀全道：「素聞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得相見。」秀成道：「農家子有甚麼學識？深辱明公過愛，倘不嫌鄙陋，得隨鞭鐙，以稍盡愚衷，願亦足矣。秀全聽罷，略露一點喜色，便令左右送李秀成到館驛安置。秀成辭出，石達開心上頗不自在，秀全隨問石開道：「我不信此人，果有多大的才幹。」達開道：「明公差矣！天下越大本領的人，越不輕露頭角，若徒作驚人之

論，只要利於自己，如何本領，此器小易盈，願明公勿信之！」說罷，又拍秀成懇極苟安，及到桂林林殊非善策的議論，從頭至尾，說了一通。秀全大驚，彼真知我肺腑也，英雄之士，所見略同，從前我休取桂林時有錢東平與衛雲山，及今李秀成便是三人矣。此之見識，不在錢東平與馮雲山之下，我當用之。衛雲石達開急尋李秀成謝絕，再請入帳內相見。達開領了出來，才到館驛門首，只見秀成匆匆欲行，達開驚道：「賢弟將何往？」秀成說道：「我固知秀全之不能用我也，今舉然矣，留此何益？」達開急的安慰秀成，隨把秀全反悔，及令自己新來請的說出來。秀成道：「雖然如此，某料此人多疑，某視東平雲山兩先生，與他同盟結義的，却自不同，某斷不敢驟居參贊一席，寧隨足下，先立功勳，庶足盡其信任耳。」達開點頭稱是。便請秀成同往，再見秀全；秀成道：「彼求我則急，我求彼必緩，某今不願再往，實足下為我善言復之。」達開無奈，只得親自回見秀全，說得秀成自誓先立功勳

，纔復來見明公。自古語：「士各有志，不可相強。」明公由他罷。」秀全心上，此時甚是不悅。沒奈何只得聽之。便令遠關與秀成共贊軍務。看官記者：此秀成便在石達開軍中，日日講求方略，訓練軍人，專候征伐，不在話下。且說錢江自從在湖南宜章地面，與徐福梁毅三人分別，便扮作一個商人模樣，沿江道而下。這時廣西地面，紛紛議論，洪秀全的亂事。錢江因此聽得濁雲山凶耗，到吃了一驚，暗忖雲山這人，雖欠些尋養，只是決謀定計，臨機應變，實不可多得的人物。這會發了，中軍如折一心；這到此時，不覺陪地洒了幾點淚。那一日已到恭城，胡混尋一間旅店歇下，旌探得洪秀全已分遣石達開一軍，攻下桂平，現大隊正圍平樂府，此至全州地方，已有楊秀清大軍屯紮，向榮蕙在靈江下流，張敬修已退往陽湖，其餘各路，都是些少人馬，早知得廣西清軍，全不濟事，錢江便立刻望平樂府而來，要與洪秀全會面。那日秀全正在軍中，商議軍務，只見守營軍士，直到軍前稟稱，有自稱錢某的到

來，要見哥哥，小的不敢自主，特來稟報！秀全聽罷，料是錢江，巴不得三步跑到營前接見。當下見了，果是錢江，好不歡喜，便攜手同進帳裏來，讓坐後各訴別後之事。秀全道：「爲第一人，累先生多矣！」錢江道：「此非明公一人事也，乃國家事耳。且英雄難覓，是古所常有，又何足爲？」說罷，隨即現在軍情。秀全把始末說了一番，錢江聽罷，沈吟少頃，便答道：「明公太失算，軍行因糧於敵，方爲妙策！今尚留胡以晃一軍，久駐金田以廣糧食，究竟何意？爲今之計，速召胡以晃回來，然後令楊秀清權討全州，休使妄動，却使從事者，從柳州上流進攻桂林，以分彼軍勢，却會合於全州直進湖南也。還慮廣西則甚？」秀全深然其計，便令石達開領本軍三萬人，同洪仁發譚紹洸李秀成分攻柳州。石達開正打點登程時，李秀成弟李世賢投到軍中，遂開令他與洪仁發爲前部，與柳州進發，按下慢表。此時洪秀全便依着錢江之計，先後召胡以晃賴漢英回來；不一日，賴漢英自永安至，胡以晃自金田至，

一面會合軍中，一面拿韋昌輝以本部取平樂府，作駐紮，然後大隊發北清兵。忽說長馬飛報軍情，說稱林則徐在潮州身故，清廷現派大學士賽尚阿，都督辦西諸軍事，現已到了。且向榮自從全州一敗，飛文告急，故周天爵又派勞崇光新軍萬人，堵截上流，抵禦楊秀清；今向榮又與張敬修合軍，專候賽尚阿調令，與我軍交戰。各人聽了，都見清軍復振，面有懼色；錢江轉仰面大笑，洪秀全便問笑的怎麼原故？錢江道：「若是林則徐到來，此人老成謹慎，可稱敵手。今委賽尚阿來，那庸懶得指導？却好斷送廣西軍人的性命。今向榮既領賽尚阿號令，非言天後不能出，我們趁此時候，就先取平樂府，作個老營可也。」說罷便帶領十名小校，親自往觀平樂府城形勢。行不二三里，忽前途一騎馬飛來，錢江看奇異，急命小校截住去路，把那人挖下來，問他去處，還是不答。盤他身上，只得一函，却是平樂府知府差往張敬修軍裏，催改救兵的。因付平樂府城裏早已空虛，若以兵力急救，彼付向榮會合之衆，必死

守以待救兵，如此反我時間，急急便拿韋昌輝退兵，隨隨耳囑咐如此如此，又喚賴漢英囑咐如此如此。兩人去後，錢江自與胡以晃領軍一千，預備接應。此時平樂知府周應鴻聽得韋昌輝兵退，只道向榮張敬修兩人，大兵已到，故韋昌輝收兵禦敵，且以城門久閉，阻礙行人，便率兵到城樓上守護，將西門開放，以便行人來往。只來往人等，盤詰甚嚴。奈城門閉了數天，一旦儘將西門開放，因此來往擁塞道路，挑瓜賣菜，趕柴打草的不絕；賴漢英就趁這個時候，約帶百數十精健的人，扮作挑買賣菜，混入城中夕陽既下，城門復閉，推到初更時分，行人漸息，時因兵戈告警，各家都關門早寢。忽然飛報知府衙門火起，周應鴻在各城門巡查聽得了一驚，奔回衙去；不一時，東南兩門，又一連發處報告火起，周應鴻料知有奸細在內，只道時居民紛紛出門看火，亂做一推，那裏分得是亂黨，還是居民？賴漢英乘勢奔到南門，還喜守城軍士，都跑往衙衙，及東南兩門放火，當留下幾十個殘兵，賴漢英便

率數十人，遂散軍士，斬開城門。原來章昌輝先時已得錢江號令，帶二百人在南門附近埋伏，這時便一擁進城，大呼降者免死，居民呼天叫地，周應鴻聽得革命軍進了城來，黑夜裏不知人馬多少？軍主又無心戀戰，但聽得革命軍，由西南角竄進，只得領軍向東南冒火而進，才走至北門，只見賴漢英已親領百人趕到，斬開城門，早放錢江胡以晃兩人引一千人馬擁進；周應鴻急的回馬逃走，望東門而來，忽火光中喊聲大震，章昌輝所領數百人截住去路。周應鴻見前後受敵，料不敵逃脫，遂下馬投降。錢江便令安撫餘軍，一面使人救火，三更以後，方才撲滅，越日便出榜安民。此時洪秀全得了捷音，即令羅大綱黃金，謹守大營，獨自過城，與錢江商計策。錢江道：「今若彼軍失了平樂，向榮必親自到來，被軍本無事善之人，向榮雖勇，却沒有七頭八臂，已如強弩之末，不足懼也。若敢向榮一軍，餘皆不足慮矣。」正議論間，忽報楊秀清遣秦日綱至，聚眾請前途軍令。錢江便喚入應道：「此間甚是順手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一回

，就請足下殺殺楊兄弟，休要妄動！若秦尚阿向榮大軍擁下，即可出戰，或戰或不戰，以牽制之——某自有破敵之計。」秦日綱拜領去後。錢江又道：「某向聞李秀成，此人好生了得，恨某遲來一步，未及與彼相見，今有一個緊要處去，恐非他不了了事，如之奈何？」說罷，只見章昌輝道：「還籐籐，自在先生；若是衝鋒陷陣，弟等亦未嘗落後；先生何輕視人耶？」錢江道：「非是某輕視兄弟，但此任甚是緊要，倘有差失，實非同小可！」昌輝道：「若得先生明示，倘有差失，願按軍法就是。」錢江大喜，便囑咐道：「彼軍趨台，現駐陽湖，兄弟可領三千人，於明日黃昏時后，直入陽湖，放火為號，彼軍必即回兵相救，兄弟却移兵轉攻南軍大營，某自有計接應。」章昌輝得令去了。錢江又附耳，向秀全授計，令與黃金羅大綱如此如此，隨令胡以晃駐守平樂，遙為聲勢；分撥已定，自與賴漢英來贊洪秀全鎮守大營。且說秦尚阿自提了廚師，便會命各路人馬，且得勞崇光只一枝生力軍，因此聲勢

八七

棋振，遂大舉南下，來攻秀全。惟向榮心上，只欲堅守以徯廣東援兵，願與賽尚阿會見不合，只得把一切情形，詳稟巡撫周天爵；奈周巡撫見洪氏羽翼已成，早懷了主意，又因柳州一帶告警，所以移動不得，惟有勒向榮謹願大局而已。那一日賽尚阿便令張敬修爲前部，勞崇光爲後應，自與向榮親攻秀全。此時兩軍對峙，羅大綱自爲先鋒，安營已定；洪軍却不出戰。張敬修便自帶軍進來，羅大綱略戰一會，望後而退，張敬修却不來追趕，正向中軍賽尚阿稟請行止，賽尚阿便令向榮親統本部前來，會同張敬修擊洪軍，不料向榮未到！洪秀全却親自出營討賊，張敬修只道羅大綱敗去，秀全親自過來，暗付拿得洪秀全一人便是大事停妥。還恐失此機會，急的引兵趕來；秀全略戰一會，又望後而退，張敬修見速戰得手，遂揮軍直下，那張敬修正在追趕之時，忽向榮趕到，傳令退軍。張敬修憶起全州之役，向榮分兵時，謂他非洪秀全敵手，便疑向榮忌他成功，因此推托不願退兵，向榮道：「洪軍退得齊整，恐

是誘敵，非真敗也。將軍不信，後悔無極矣！」正自爭論間，忽見陽朔城內火光冲天，軍心正自慌亂，隨見飛馬報道：「韋昌輝已直取陽朔去了！」張敬修乃大驚道：「果不出將軍所料！陽朔爲三軍糧食所在，不可不救！」說罷，便令軍望陽朔趕來救應，時已夕陽西下；秀全探得彼軍移動，急回羅大綱，引兵殺回，向榮情知中計，只有死力共戰，不提防張敬修將到陽朔，韋昌輝已自退去，及乘勢攻向榮後路，向榮大驚，急欲退時，被秀全一擁而進，向榮隊伍錯亂，軍士被殺的，不計其數。這時賽尚阿聽得前軍大敗，正要提兵救應，忽然正東一帶，鼓聲震地。火光中現出無數旗幟，立即使人探聽，却是黃文金一路，賽尚阿便不敢妄動。向榮看看救兵不到，便奮力殺退韋昌輝，只與賽尚阿合兵。誰想羅大綱併力趕來，槍彈如雨點一般，黃文金又從東殺至，韋昌輝見向榮左右受敵，復奮力趕來，三路

把向榮圍在垓心。向榮正自危急；忽然西路上  
一校軍殺入，衝斷羅大綱一軍，直入重圍，力  
擋韋昌輝，救護向榮，却是張敬修。此時向榮  
心中稍定，張敬修道：「四周圍皆是敵軍，不  
宜再戰，即退爲妙！」向榮與張敬修會同，帶  
領殘敗軍士只顧在槍林內奔走。秀全大呼道：「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諸軍宜速趕！——三軍  
一時得令，都奮勇趕來，黃文金一馬當先，不

## 第十三回

張綱梁背義加官 袁尚阿單騎逃命

話說向榮正自奔走，不料一顆彈子，正中  
坐下馬，掀倒地上來，正在危急之際，忽然一  
騎飛馬入場，救起向榮，急取從人馬換與向榮騎  
坐，衆視之：乃中軍副中營幫帶郭定猶也。向  
榮得命，急向後而逃。忽然正西一路，紛紛衝  
入，原來羅大綱領人馬奮力殺過來，張敬修支  
撐不住，前面又遇韋昌輝截住，張敬修只得盤  
東面走，因此衝動中軍；此時清軍已如八陣七  
落，羅大綱一枝人馬，本是綠林豪客，個個能  
尋慣戰，比別軍更自利害，死命直望張軍趕來

高軍兵微進，齊與中營軍蓋紅頂花翎的樣子，  
放槍發來；向榮見許多彈子，都落在身邊，嚇  
得心胆俱裂，急令從人撤去認記。箭猶未了，  
一顆彈子，正中向榮坐下馬，把向榮掀倒在地  
上，只會分教：赤胆將軍，險在場中拋老命；  
綠林強盜，翻從馬上拜乾兒。畢竟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張軍中紛紛逃竄。那張敬修正在狼狽，又聽  
得前途賊聲大震，嚇得張敬修幾乎墜馬。正欲  
令人打聽，忽前途響聲是袁尚阿前來接應。張  
敬修心稍稍定，急與袁尚阿會合奔回；不多時  
漫山遍野，都是軍，正南洪秀全，西南羅大綱  
，正東黃文金，正西韋昌輝，分四路追來。洪  
秀全傳令道：「一時不可失，這會不到桂林不休  
！」三軍聽罷，人人爭進，個個前驅，槍地殺  
來，袁尚阿那裏敢戀戰？惟有策馬而逃。正逃  
走間，忽一人擲入軍中，口稱奉向榮將令到此

，賽尙阿急令傳他進去面稟。那入便上前稟道：「向提督以三軍大敗，若是各軍會合一處而逃，必被敵人追趕不了，且又去撻懸之力；望中堂速行打算！」賽尙阿聽了，暗忖此言甚是有理；傳令張敬修、入永福，向榮窮灌湯而去，自己却回桂林。洪秀全恐夜深不便追趕，只得暫且收軍。這一場大戰，清軍死的三千有餘，都送以下將校，不下喪了十餘名，殺得個個魂落，聽得洪秀全名字，胆也寒了。一路上收兵，但見屍橫遍野，血水成河，好不悽慘。秀全嘆道：「均是漢族同胞，卻今塗炭至此，某實不得已也！」洪軍中見清官有戴着翎頂，死在路旁的；或以足踐之，秀全急止道：「彼亦死節忠臣也，各爲其主，何必如此？」三軍聽得此言，無不歎服；時人有詩贊道：

大度恢宏處，英雄自有真，敬懷忠烈士，嗟憾不須分。

當時又有詩贊錢江用兵的道：

平樂虜邊殺氣沖，先生帷幄運籌工；中興從此成基礎，旆旂南陽起臥龍。

秀全行不及數里，只見錢江領了數十人，到中途迎接，秀全一見，即下馬相迎，歡喜說道：「先生神算人所不及，想從此胡人胆落矣！」錢江道：「此非弟一人之力，乃諸兄弟之功也。」秀全便與錢江並馬而回，及到大營，早有賴漢英接着，立即大開筵席，慶賀功勞，不在話下。這時錢江便對秀全說道：「趁此得勝之時，休教向榮再發銳氣。」便一面傳令石達開及楊秀清，分路進兵；這裏按下石達開一路慢表。且說楊秀清得了錢江號令，却是要先攻向榮，待拿得向榮，絕了後患，才進得湖南去的。楊秀清即對蕭朝貴說道：「向榮每戰必敗，看來是個沒用處的人，錢先生偏注意在他身上，其實不解！」蕭朝貴說道：「弟遊廣東時，向開錢先生說此人雖無甚計策，只是勇敢耐戰，且經戰事已久，軍令肅肅，甚得人心；若有數萬訓練之衆，糧械足備，使他獨掌全權，實未可輕敵。今他以賽尙阿反居其上，是天使之敗矣，望兄弟你便輕視！」秀清聽罷，頗有不悅之色，便道：「足下向說雲山和錢先生，同有



一般本領，想雲山在時，勸某直趨湖南，今錢先生反令回聲清軍，某實不解；由他怎麼說，我們自迴湖南是也。」蕭朝貴聽道這裏，心中大怒，只因目前發作起來，反恐有礙大局；想了一會，卽和顏說道：「兄弟休要如此！錢先生主意不是趨湖南，不過日前恐勞崇光乘我們之後耳，兵機前後不同兄弟何苦生氣？」楊秀清聽得只一席話，才回嗔作喜，便會合諸將，商議遣兵之計。且說賽尙阿，至桂林地面，計點殘敗軍士，不滿三千，欲待進桂林省城去，又羞見滿朝文武；況且自己奉命，却督廣西諸軍，是斷不能不出的，聽得勞崇光一軍，正紮靈川，不如移兵那裏，待與勞崇光合兵，較有把握。想罷便先令軍士埋鍋煮飯，然後起程望靈川進發，將趕至十餘里，只見勞崇光，早引一枝軍迎接，遠遠見了賽尙阿，卽下馬在道旁等候。賽尙阿想起他身擁重兵，聽得兵敗，却自不來接應，心中甚是不悅，奈道會正靠他一路兵，怎好發作？只得隱忍說道：「敗軍之將，何勞兄弟遠接？」崇光道：「卑職聽得前軍有失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三回

，奈此處正當衝要，恐楊秀清乘機掩襲，故不敢遠離，只在附近打聽耳；今幸中堂無恙，待重整軍威，再圖恢復可也。」賽尙阿聽罷，才知勞崇光不發兵的原故，兩人遂並馬同進城裏來。勞崇光一面置酒與賽尙阿解悶，酒至半酣，賽尙阿歎道：「某當初奉命督軍，只道小醜跳梁，容易漸滅，今日遇之，方知洪秀全名不虛傳也，朝廷自此，成一心腹大患矣。」勞崇光道：「廣西兵微將寡，實難爲力，奈屢至廣東催取救兵，那徐廣縉和巡撫葉銘榮，今天說要防外攻，明天說要防內患，互相推諉，自烏蘭泰死後，已再無搭應，卑職料廣西實無能爲矣。」兩人正談論間，忽報向榮親至，賽尙阿急與勞崇光出迎，向阿入內坐定，賽尙阿道：「將軍寅夜趕至，必有事故。」向榮道：「某先到此，三軍隨後至，某軍中統領有江忠源者，此人謀勇足備，分發廣西知府，現到某軍中，他料楊秀清必襲取靈川也。賽尙阿道：「若靈川有失，彼必取桂林，靈川城河難守，如之奈何？」願再一見江忠源，以決大計，但不知此

九一

人何在？」向榮道：「現在門外，弟不敢造次引見。」賽尚阿便令誘江忠源入內。相見已畢，賽尚阿便把靈川難守，恐楊秀清去攻桂林，一一圖計。江忠源道：「彼軍不攻桂林也，洪氏必不以廣西爲基業，石達開一軍，不過虛張聲勢耳。彼蓋欲盡破吾軍，使無後顧，然後大隊入湖南也。」賽尚阿幾人聽罷，深服其論；便議禦敵之計。江忠源道：「天幸偶雲山已死，楊秀清若來，吾必破之！」便向賽尚阿說如此如此，便可以破楊秀清也。賽尚阿大喜，便令依計而行。此時楊秀清自從與蕭朝貴戰事之後，立即通函知會，洪秀全密應，隨留秦日綱守營，令蕭朝貴洪宣嬌爲前部，引大隊望靈川而去。忽離靈川十餘里，蕭朝貴駐兵不進，秀清不知何事，正要差人問個底數，忽蕭朝貴已自進來，向秀清說道：「靈川亦有秀崇光重兵把守，今遠地不見城中動靜，只西北小山上紮一營，人馬却不多，其中恐有埋伏，未可輕進。」秀清道：「清軍屢敗，或者驚弓之鳥，望風逃遁耳，何必多疑？」蕭朝貴道：「向榮非畏事

之人也。」秀清道：「向榮已退潯陽，如何知聯攻靈川且兄弟曾向榮有勇無謀，何以這會又懼他有埋伏？吾計已決，限今晚即下靈川，休再多言！」秀清說罷，洪仁達又道：「如朝貴兄弟畏懼他人，我願日爲前部。」秀清道：「如此甚妙。」遂改令洪仁達爲前部；轉令蕭朝貴洪宣嬌隨後接應，以備緩急。一面催兵進行，將要離靈川城不遠，忽見城東山林內，現出些少旗幟，楊秀清道：「想此軍就是埋伏軍矣？朝貴兄弟料的不錯，倘如此埋伏，何足懼哉？」便令李開方引二千人，往攻西北小山上的營盤，令林鳳翔引三千人，抵禦東山林內的埋伏軍，自與洪仁達親攻城去。蕭朝貴道：「既是兄弟前兵攻城，我就在這裏扎營，若有緩急亦可救應。」楊秀清從之。蕭朝貴扎營甫定，秀清即令洪仁達直攻北門，不料城上並無人馬把守，洪仁達絕不費力，已攻進北門，但見城內亦無一兵只有些少居民，在街上來往，見了洪軍都紛紛逃避，其餘各家都是開門閉戶，真像個頂逃兵火的樣子。洪仁達只道秀崇光先期逃去

，因此不疑，並無阻擋，直進城內，即令軍士四下扎營去。先說李開芳引兵至西北山，那零星人馬，見了李開芳來，却已一閃而散，李開芳，草草紮下，還虧楊秀清因慮蕭朝貴之言，求敢避這城裏，只在城外安營，忽到了黃昏而後，城中一個砲聲震地，這砲便是饒砲，蕭朝貴便知中了敵人之計，急令洪宣嬌引一軍，往西北小山上接應李開芳，却自領軍往東門外山林接應林鳳翔，一面請楊秀清款縫洪仁達。分發甫定，即聽得城中喊聲動地，原來城裏作開門閉戶的，都是伏兵，江忠源督令分頭放火，洪仁達見軍心搖亂，急的傳令逃去。江忠源冒烟穿坎，來捉洪仁達，那洪仁達無心戀戰，細得楊秀清一軍向在北門，末進城裏，即殺條火路，望北門而來，楊秀清欲進城去，又不知伏兵多鈔，正自踌躇，旋見洪仁達，速帶領敗殘軍士狼狽奔至，楊秀清只得把住北門，接應洪仁達，阻住追兵。這時江忠源望東北兩路伏軍殺入，圍困洪軍。不料勞崇光埋伏西北小山下，已被李開芳洪宣嬌死力抵禦，因此不能得手。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三回

，洪軍又不曾盡數入城，向榮伏在東門外山林內，又被蕭朝貴和林鳳翔絆住；江忠源便請令察尚阿引大隊，從北門直趕出來，楊秀清見軍心已亂，忙傳令各路分退。只時江忠源向榮勞崇光奮力趕來，蕭朝貴親身斷後，且戰且走，不提防清軍後面，塵頭大起，旌旗蔽日，鏖鏖而來，三路清軍一齊望後而退，原來洪秀全因秀清起兵時，函請接應，因恐有失，特令饒江統領黃文金，羅大綱兩路，向靈川殺來，將到靈川地面，猛見殺氣冲天，砲聲不絕，饒江知道兩軍交戰，便令軍士楷道而行，正見楊秀清兵敗，急令羅大綱要截向榮後路，蕭朝貴認得救兵已到，便揮軍殺回，反把向榮圍在壕心，且疲戰之後，當不得羅大綱的生力軍，向軍被殺的，不計其數。向榮正在危急之際，忽北路一枝人馬殺入，力擋羅大綱，救護向榮，乃是江忠源。忠源道：「敵軍勢大，速退為是。」於是江軍在前，向軍在後，望西北而退；不一時，聞楊秀清洪仁達李開芳林鳳翔洪宣嬌五路之兵，分三路殺來，江忠源不能解脫，不禁歎道：

九三

：「吾計不成，反遭此敗，有何面目見人？」便欲自刎，左右急的來救，早有個弟候補同知江忠賢保護出重圍。忽當頭一軍，迎面殺來，却是洪宜嬌引一隊軍截住去路，江忠賢奮力把洪宜嬌殺退，會合向榮，乘勢殺出。幸得勞崇光接應，齊望靈川奔回。看看離城不遠，不提防鼓角喧天，喊聲震地，黃文金便死命引軍殺出，把隋軍冲為兩段，江忠源見首尾不能相顧，自與勞崇光江寶忠，先回靈川，黃文金便死命追趕向榮；此時向榮手下軍士，紛紛逃竄，只剩數十騎望西而逃，黃文金看離不得一二里，俱見樹木叢雜，向榮正自心驚，忽然林裏一枝軍標出救，讓向榮，黃文金見敵人有了救應，遂恐再見埋伏，只得收兵而回。原來救向榮的不是別人，就是張嘉祥，他自從富川敗後，逃到這裏，再集五七百人，阻截山林，勒收行旅，只會聽得向榮兵敗，欲從此處圍個出身，因此帶了手下人等，特來救應，當下向榮得他救護，便問壯士何名？這張嘉祥具以實對。向榮道：「此地非棲身之所，方今四方多事，何忠賢出

頭之日，不如隨某回去，尋個一官半職，也不枉為人在世。」張嘉祥大喜，就帶了賊衆，跟隨向榮去；後來向榮認爲鴛子，帶他與勞崇光相見，商量個保舉，又恐因敗得賊人救護，於面上不好看，遂與他改一個名字，喚做張國樑，反稱他勦平張嘉祥一路張陸爲都司，在向某軍中效力，此後話不提。且說勞崇光幾人，逃回靈川，尋着養向阿，各訴兵敗時原故，養向阿道：「江兄弟自是妙計，可惜敵人勢大，象有救應，以至於此；今孤城難守，又無救兵，如之奈何？」江忠源道：「守則堅守，逃則即逃，遷延不斷，必誤大事。」正談論着，忽北門飛報洪軍紛紛圍了。忠源道：「此時硬不可逃矣，速籌守禦纔是！」養向阿便令分兵守禦四門，江忠源更申明軍令，撫卸殘兵，竭力死守，洪軍一連攻打二日不下，錢江道：「靈川城池甚固，却如此難攻，想城內必有能者。」遂令各分截靈川河道，一連三日，又依然如故。錢江道：「兵不在衆，城不在堅，觀夫人力耳，徒攻何益？不如撤開一路，讓他逃去。」

說罷，便令羅大綱撤去西門一路。這時早有報入賽尚阿軍裏，賽尚阿道：「我方就困，彼忽退兵，必有埋伏，不如勿逃！」江忠源道：「丞相之言非也，彼見我軍死守，被軍赤地日苦戰，姑不欲疲其兵力耳，請勞方伯和丞相先逃，其兄弟兩人斷後可也。」賽尚阿從之，即令勞崇光先行，自己居中，江忠源斷後，定於五鼓撤帳，乘天色未明，引領敗殘軍士，逃出西門而去。錢江探得清軍已敗，對諸將道：「古云窮寇莫追，但不令他休養銳氣；」便令各路追城，留蕭朝貴洪仁遠在城外紮營，分佈犄角之勢，當命羅大綱引軍追趕，并囑羅大綱道：「今番不必再求大勝，即殺他餘軍，孤彼軍勢。」

## 第十四回

李秀成百騎下柳郡

石達開傳檄震湖南

話說賽尚阿自從逃出鹽川，困羅大綱引道兵至，黃文金又前鋒攔截；這時腹背受敵，料不能支持，便喬裝雜在亂軍中，帶領左右心腹的，獨自逃走。正是一時無主，軍各投散，勞崇光江忠源又首尾不能相顧，只得各自殺出重圍，直望桂林奔回。羅大綱又因得了錢江的說令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三回

足矣！他能計敗秀清，堅守鹽川，軍中必有能事之人，便休輕敵。」羅大綱領命而去，追至十餘里，只見黃文金正欲這條路回來，文金却不知錢江怎樣意見，急的救應。羅大綱迎頭攻擊，賽尚阿那裏還有心戀戰？只道是洪軍預先埋伏的軍士，又各自逃命，只有江忠源奮力抵禦羅大綱，勞崇光又支撐不住，賽尚阿正如驚弓之鳥，恨不得爹娘多生兩條腿，早逃性命；引左右心腹的人，藏在亂軍中，落荒而走。這回分救：堂堂宰相，微服幾罹性命之憂；矯矯英雄，傳檄足壯山河之氣。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不敢窮追，便與黃文金會合殺了一陣，即聚勝收兵而回，賽尚阿見洪軍已退；勞崇光江忠源又先後奔竄，方始心安；計點收殘軍士，自經這兩場惡戰，僅留下四五千人，餘外降的死的，都不計其數，好不傷感！隨後那探軍的回報道：「自鹽川逃出之後，一路上洪軍並無選

九五

伏，那黃文金一賭只是追趕向提督，回時中途相遇的羅大綱的追兵，又是虛張聲勢，今敵軍已全數退至靈川，附近駐扎了。一賽尚阿聽說，讚道：「江兄弟好謀，原是不錯，靈川一役，不過敵軍人馬衆多，故有此敗，非戰之罪也。」一更令厚賞江忠源，並親自到桂林去。且說錢江見全軍得勝，一面飛報洪秀全，大驚三軍；自此由全州至靈川，下至平樂桂平一帶，都是洪軍的勢力，把清軍兩廣交通時要道流通斷絕了。那一日洪秀全正到靈川，和錢江商議進兵之計，錢江道：「軍士連月疾戰，今趁濟軍大敗，料不敷出，正宜休養幾時，然後直趨湖南可也，洪秀全從之，錢江便令置酒，對洪秀全慶賀，所有將士，都陸續到了，只有楊秀清託病不至。秀全私問錢江道：「某料秀清，未必有病，這會不到，究竟何意？」錢江道：「哥哥原來不知此人，眼光不定，而肉橫生，久後必不懷好意；自今起事之際，自不宜同室操戈，只日後自有處置，哥哥不消疑！」洪秀全聽罷，心上半信半疑；旋喚滿朝貴人內

問以秀清的行動，朝貴道：「私會對晤，哥哥勸他起事之時，曾許他日後有九五之尊，只有此句，餘外却沒有怎麼說來。」秀全答道：「此我當日要露着他的財力，實一時權宜之計也，不想他就從只裏懷着歹心，便得大事已成，讓坐登其大位，某有何怨？」一錢江道：「蕭朝貴又把馮雲山強奪之言，對錢江說了一遍。錢江歎道：「雲山真非常人也，天不假之年，可不痛哉！」秀全聽得，亦爲之下淚。少頃，三人齊齊出來，蕭各將士入席，只見洪秀全面有淚容，倒見奇異，只不敢造次多問；各人俱先後就坐，酒至半酣，黃文金起身向秀全問道：「自軍興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今天勢已成，三軍歡樂，哥哥却面帶憂色，究竟何故？小弟實在不明。」秀全猶索答言，錢江即代答道：「方才某在內面，和哥哥談話，正惟見今日大勢已成，各兄弟戮力同心，依得如此，奈憶起雲山兄弟，中道歸天，由不得心上不傷感；自今以後，望各兄弟，一發奮勇，以繼雲山兄弟的志，挽回江山，實爲萬幸！」各人

聽罷，都指連聲的應允；然後舉杯把盞，痛飲了一會。錢江向秀全道：「某有一言，不知哥願聞否？」洪秀全道：「某與先生，原是個心腹交，有話便說，何用猜疑？」錢江道：「某知哥哥有一命妹，年已長成，却是個女豪傑，今朝貴兄弟，中年喪妻，正合匹配，可否讓小弟做這個媒，使兩家結爲婚姻，是一件好事，未審哥哥意下何如？」秀全聽罷，不勝之喜，隨說道：「先生之言，正合某意；但得朝貴兄弟不棄就是萬幸了！」朝貴道：「那有嫌棄？只怕小弟庸材，配合妹不上，如何是好？」錢江道：「此同心起義的人，休說這話，明日正是黃道吉日，就從明晚定婚，一切虛文，都不用備辦了。」朝貴聽了，自不敢推辭，秀全更自歡喜。此時洪宜嬌在席上，聽得錢江說起他的親事來，早已面色紅漲似的，掩面逃席去了，各人聽得自然沒有不鼓掌贊成，一連又飲了幾盃，然後散席。錢江便令人分頭打點親事，俗語說的「人多好做伴。」不多時，早把各事辦妥，做媒的就是錢江，并請洪秀全兼主兩家婚事。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三回

到了明日，楊秀清知道蕭朝貴，和洪宜嬌結親，秀清真道朝貴是自己病士，防他做了洪秀全的羽翼，只這事斷不能解散的，不如乘機把結蕭朝貴爲是。便故作歡喜的進來，向秀全說道：「某病中聽得朝貴兄弟，和令妹結親，是一好事！但只周公制禮，沒有一人兼主兩家婚事的道理，這女家主婚的，自然是哥哥，男家主婚的，讓小弟一人。成此美事！」錢江在旁聽了，急說道：「如是甚好，難得楊兄弟，這般說得大禮。」秀全見說，自然沒有不應承。那日蕭朝貴便與洪宜嬌成親，換過吉服，交拜天地，然後送入洞房，說不盡新婚的樂趣，一連兩天，又是大排筵席，好不熱鬧。事後朝貴向錢江問道：「先生聽秀清娶與兄弟主婚事，先生却如此喜色，究是何故？」錢江道：「此人心懷叵測，誠如雲山之言，後必有患；但大事未定，苟使自相殘殺，敵人反得乘間而入，不可不慎。他要主婚事之意，蓋欲籠絡賢弟爲羽翼也，某見昨天楊賞軍士，他竟推病不至，故乘這個機緣，消其嫌隙耳。此專賢弟切宜秘密，久

九七

後吾當圖之。」朝貴聽罷，方明此意，只有秘密不教言。自此洪秀全和錢江，日日訓練軍人，休養士氣，專候征伐，不在話下。且說石達開自領了錢江之令，猷統一軍，由柳州進發。論起這個路途本攻不得，廣西要害，且從這裏沿下遊進湖南，又路上繞迂。實則錢江之意，欲分情軍兵力而已。向榮亦知其意，故柳州沒有重兵把守，只令副將劉金城，領二千人馬，鎮守府城。那一日劉金城，聽得石達開兵至，料敵不過已，雪片文書到桂林告急；奈這時桂林無兵可調，賽何阿只令張國樞江濟忠同進三千人到柳州助戰，早有緞作報石軍中。時石軍已到雒容，離城十里下寨，石達開便附李秀成商議進兵之計。秀成道：「行軍之道，上將在謀，其次在勇；清軍那裏副將劉金城，原不懂事，只聞江忠濟救兵將到此人却有點本領，趁他未到，自當先發制人，某願得精兵百人，取柳州城池，雙手奉獻。」石達開道：「軍中無戲言，恐賢弟未可輕敵。」秀成道：「那敢戲哥哥？探得到金城部下，雖有二千人，已分兵一平，把

守雒容交通之路，餘外重兵聚於東門，某素知柳城外南路，有一小山，離城不遠，某今夜就從這裏偷過，直挖西門，如此如此，卻可破劉金城也；柳州是殷富地面，得時有益軍糧不少。」石達開聽得大喜道：「如此請賢弟領百人先行，某再令章昌輝領精銳一千人，乘夜進發，為賢弟接應，某大軍卻隨後來也。」秀成便領命而退。回至下處，選了精銳善戰的百人，打聽起程，只各人都懷莽不敵衆的意見，面有畏色。秀成喬然道：「某非輕舉妄動者，以力戰不如計取，故百人已有餘，諸君若計死生，懷疑懼，某獨往！」那百人見秀成如此說，各皆奮勇前行。秀成置酒與百人痛飲一回，已近夜分，便令百人預備縱火之物，聽令而行，兼取利刃，攜了長槍，預遣下的軟梯，都已帶了；那時正是二月下旬，滿天星斗，月色無光，秀成引路先行，百人隨着而進，悄悄地偷過小山，直抵柳州西城外，已是三更天氣。軍士見東門一帶，刁斗森嚴，西門却悄無人聲，疑有埋伏，秀成道：「那有埋伏，正准如此，



某故敢以百人來也；他只道東軍是我軍來路，故以重兵守之。唐入見譎，何必多怪？一說罷，軍士各自鑄箭，秀成便令把軟梯搭過城牆上，還喜城不甚高，軍士一齊擁上，適有城內兩人行至，見了那百人，正待逃走，秀成眼快，一把揪住一人，餘一人已被軍拿住，又不敢作聲。隨把兩人分做兩段，秀成先分五十人下城去，奔開西門，上自領五十人擁至城樓，那城樓裏只有二三十人守，見守成五十人進來，却逃不得一個，都教他魂魂往謁閻羅殿上去。秀成領一百人，直殺奔城裏，分關在各要道縱火。柳州知州王兆祺聞警，急的跑出衙來，不提防被秀成人馬沖過來，中頸落馬。秀成令軍士一發哨賊助威，只時多傳說洪軍攻破西門，知府戰死了，屠民擒兒抱女，呼弟喚兄，要逃兵火，那一百人，個個奮勇，這時劉金城聽得敵軍已攻進城裏，嚇得三魂去二，七魄留三，那清軍黑甲裏，又不知敵人多少，但是火光冲天，軍聲震地，劉金城已沒有主裁，只見守備李應元，奔至東門，請兵禦敵，劉金城分三百人，分

洪秀金前義上冊 第十四回

頭放火，令五百人擊敵軍營，餘外都守東門，分撥甫定，忽城外喊聲大震，原來韋昌輝已得石達開將令引二千人接應。將來清軍反紛紛，一石達開大隊來了！劉金城急返城樓一望，見分駐營容要道的一千人，已自潰散，這時清軍已無心戀戰，李秀成領那百人，直殺過東門而奔，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營。還虧守備李應元，有些主見，恐秀成擊破東門，裏應外合，急的再到東門報警，恰值李秀成已到，只見洪軍僅有百人，黑夜裏又不甚分得清楚，惟是李秀成軍士，早看破李應元明白，便把個擒王的手段，槍聲響處，李應元早已落馬，李秀成乘勢殺了一陣，李應元部下都一閃而散，李秀成却不追趕，先自搶開東門，引韋昌輝大隊進來。軍士有逃竄的，有投降的，劉金城不是頭路，急上馬殺出北門而逃，李秀成却不來追趕。一面出榜安民，次日石達開大隊俱到，韋昌輝率秀成率軍士迎入城裏，石達開於路上對秀成道：「昔日甘寧以百騎劫營，傳諸千古，今賢弟以百人下府城，更非甘寧所館及，洪

九九

哥哥聞之，常令心折矣！」秀成道：「小小伎倆，何足掛齒？某料刻金城無謀。故冒險行之，實不足爲訓也！」正說着，不覺到了城內，就進府衙裏駐下。秀成隨令厚葬王兆祺李騰元屍首，一面再議進兵之計。秀成道：「我軍已下柳城，士氣尚未疲餒，就當乘勢進兵。」石達開依計而行，遂撥一千人馬，暫守柳州，却率大隊進發。且說江忠濟張國梁領令，引兵援救柳州，自右道的：救兵如救火；又一路上倍道而行，諡想才過永福縣，不止五六里，只見劉金城，僅同數十人，狼狽奔至，哭訴柳州失守之事。江忠濟見柳州已失，祇得率兵回駐永福，預備石軍來攻。却使人通知賽尚阿。當下賽尚阿聞柳州已失，驚慌無措；江忠濟道某料石軍必不攻桂林，我軍可派兵禦守永福，勿使有失！」勞崇光道：「桂林爲省命脈，彼軍勢所必取，彼軍若乘勝攻取桂林，全省休矣！以弟愚見，寧失十永福，不可失一桂林，望丞相思之！」賽尚阿道：「勞方伯之言正合某意。」遂不從江忠濟之言，闕江忠濟張國梁，引軍回

桂林，江忠源又道：「雖是如此，恐江忠濟張國梁中途有失，亦不可不準備！」賽尚阿聽罷，從之，便令向榮江忠源各領二千人接應。當下江忠濟聽得回軍之令，不覺歎道：「自撤藩籬而聚於孤城之中，大爲失算，只將令不可違也。」即傳令退軍，約行十餘里，只見路途崎嶇。樹木叢雜，江忠濟傳令，暫緩行程，忽探馬報：道「前面山林中，隱隱現出旗幟，此行恐要謹慎！」江忠濟聽罷，便欲急回永福，忽然後探軍馬趕至，報稱我軍才離了縣城，李秀成不費一力。已領軍襲了永福，今來不知人馬多少，望大人從速計較。」江忠濟此時，見前後皆是敵軍，呆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張國梁道：「事已至此，只管前進便是！」江忠濟沒奈何，只得奮勇向前。不一時間，喊聲大進，左有譚紹洸右有洪仁達，兩路殺出，江張兩人，急得分頭接戰，不提防石達開李世賢，大隊追至，江忠濟無心戀戰，那洪仁達見了張國梁，正仇人見面，分外眼明，恨不得生擒到馬上；張國梁急殺條血路，望桂林而走，只有忠濟

，自隱在懷心欲隨着張國梁而去，幸洪仁發既命追趕，急的望南而下。不料刺刺裏來了一枝軍，截住去路，却是章昌輝、石達開又隨後而趕到。此時軍士已多逃散，江忠濟料不能脫身，又恐受敵軍所辱，遂憑槍自斃而亡。石達開乘勢殺了一陣，於亂軍中，尋得江忠濟尸首，命帶回營中，以禮葬之。然後引兵來趕張國梁。追殺數里，見向榮、江忠濟已有接應，石達開遂傳令收軍，自回與李秀成相議。便撤去永福之兵，并離開桂林，領全軍直奔靈川，與洪秀全會合。秀全聽得石達開已到，自與楊秀清、錢江出來迎接；石達開急下馬見禮畢，秀全道：「柳州永福之戰，賊軍胆落矣！藉兄弟之力，成就事功不少。」石達開道：「此非第一人之功，乃秀成之謀，與諸兄之功也。」錢江道：「名下無虛士，秀成智勇足備，吾不如之。」秀成聽罷，急的謙讓一回，洪秀全便令重賞李秀成，隨大會諸將，會議進湖南之計。錢江道：「今宜先定官制，便各有次序，然後統屬軍人較易，主公以為然否？」秀全道：「先生之言是

也！但愚意更欲預定國民，使各兄弟得所瞻仰。」錢江道：「中國原是漢族，就名大漢的便是。」秀全道：「雖是如是，但我們以宗教起義，意欲從這裏取個國名，你道何如？」錢江道：「現在宜號召人心，故宜取一個漢字，若事成之後，與外中交通，却別作商議。」秀全從其計，便先取國名大漢。隨說道：「今若選定官名，除了軍務，仍未有事可辦，不如暫定營中官制便是。」各人聽罷，都無異言，便令錢江定議。一面定議守之人，然後進兵湖南，各人都以第一天將楊秀清，聲望素著，即留着與譚以冕、秦大綱、并將校數十員，共統軍駐扎全州要道，一來應付韞草，二來鎮定已克的各郡城池，伺隙以窺桂林，不在話下。且說議定營中官制，然後點齊人馬，統通大兵馬步各營，不下十萬人，擇日出師，湘省都督前部。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達開，虎威將軍，第三天將蕭朝貴，安漢將軍，第四天將章昌輝，各路接應。使靖虜將軍，第五天將黃文金；中軍左統領。虎威將軍第六天將洪仁發、中軍右統領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四回

定議將軍第七天將洪仁達，第八天將軍行可馬諱紹洪，第九天將軍魏德林彩新，第十天將後路都督李世賢，第十一天將前副將都督羅大綱，第十二天將後副將都督賴漢英，左文學掾周勝坤，右文學掾陳仕章，中營掌旗官吳汝孝，掌令官魏得樹各務稽查，李昭壽，裨將劉官芳，顏文鴻，古隆賢，揚輔清張玉良，李文炳，何信義，帳前左護衛，第十三天將李開芳，帳前右護衛第十四天將林鳳翔，錢師說通方略兼大司馬饒江，參謀襄理方略，第十五天將李秀成，齊奉千歲洪秀全，擇日興師伐清。又令陳坤書吳定彩蘇招生陸順德四人，監造舟船，沿湘江而進，水陸策應。分撥已定，申明軍法，整齊隊伍，前部石達開羅大綱，引將校二十員，馬步人馬，先行起程時。先把檄文布告道：

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謹奉大漢千歲洪意以大義布告天下：蓋開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原，萬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昔皇漢不幸，胡虜氛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

之號，南面稱尊；陽借靖亂之名，陰魯併吞之計，而乃擅與大長，既竊帝號以自詡，種族相仇，復奪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屬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匪腥血於穢壑。甬王入粵，三將封藩；屈萬姓於溝壑之中，屈武臣於宮闈之下；若宋波款敵於南浙，故秦泥不封於西函。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寧不哀乎？遞其守成之世，籌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佞棍之輩，雍乾以還，入仕途而銳氣消，願恩澤而仇心泯，罹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見殺？非我族類，視爲仇讎，稍開燧燄之端，即召死亡之禍；若夫獄與文字，以嚴刑慘殺盡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商賈，圖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洪公垂漢威靈，憫民水火，踏獨梟之滿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圍起草莽，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胆，爰設筵以沉舟，忍令上國衣冠，溢於夷狄？相率中原

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不變。英雄電逝，若風之拂北林，土庶星離，甚涓流之赴東海，一舉而烏蘭恭死，再舉而賽尙阿奔；爾知爾歸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今廣西已定，士氣方揚，記兵則鐵騎千羣，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順，中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及庶民，受天命者爲其人，當思歸漢，證時務者爲俊傑。

## 第十五回

胡林翼冷笑擲兵書

曾國藩遵旨與圍練

胡可遠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背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成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

自此檄文布告之後，遠近震驚，赴軍投降者，不計其數。遺留分教，造成天國，先安大局下長江；直據中原，又令三湘成戰地。要知洪秀全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石達開，自得令帶領前部先行，而行時把檄文遠近布告，這時已震動湖南一省，早有了這個消息，報到湖南巡撫那裏，當時湖南巡撫正是張亮基，乃桐城人氏，爲人本是秀才，有些實心辦事。他自從打聽得廣西起亂，不時奏到北京裏面；此時道光帝已經死了，太子連又早已被踢身亡，各大臣便擁立道光帝的次子，喚做晏寧的登位，改元咸豐。那咸豐帝又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五回

較道光帝，還強些，辦事却有些決斷；聽得張亮基頻頻奏報廣西亂情，料知洪氏大勢已成，已不易和他敵手了，却又廣東逼近廣西，兩者原有關係，惟勞崇光統通擾之不理，不覺憤怒！就降了一道諭旨，圍剿尙阿回京，另調勞崇光辦理，廣西軍務，就把一個葉錦深隱任兩廣總督去；這面令張亮基募兵密禦湖南，并飭他令省內在藉大紳，與辦團練去後。隨後那勞崇光

1011

知道洪氏勢大；料不能勝，他許多時纔是遷延不遂，賽尚阿恨不得早日回京，卸了責任。惟有張亮基得了這道諭旨，卻好生主意，立刻出榜招軍，說令屬下文武官員，分關訓練人馬；又勸令在籍諸紳，倡辦鄉團不在話下，自從榜文一出，就引出湖南省內許多喜功名，樂戰事人物來，就中先表一人：只人姓胡喚做林翼，別號詠之，本是一個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因見鄰省已有戰務，料知這場干戈不易了事；暗忖這時，正要開個軍功，陞官就不難了。便不及散館，急急的捐了一個貴州候補道員，志在早些謀個出身之路，他生時因宅子裏，有一個小園，却有些樹木不等。那日不知何故，似百鳥歸巢一般，在宅子瓦面上互相飛鳴，無數雀鳥，築在屋上，然後陸續下來，那胡太公疑當他是一個祥瑞的氣，因此就把兒子。收了一個林翼的名字。及年漸長，果然讀書穎悟，早已游了泮水，折了桂枝，步南宮入詞館，從世俗眼上看來，好不歡喜；可惜這人有這般聰明，獨因這時風氣未開，國民的思想，還不會發達，因此上

那胡某，就祇知取功名做高官，却沒有一點復國安民的見地；閒話休題，且說他自從由翰林改捐道員，因此時事日非，將有亂象，便立憲議求兵法，與同省會國藩左宗棠郭意誠三人為密友，嘗謂諸葛孔明為古亮，左宗棠為今亮，郭意誠為老亮，自己却自認為新亮。曾國藩見他如此說，便問他視自己何如？林翼却是答而不答。其自負如此。及至洪秀全大軍進伐湖南，時胡太公已去世了，胡林翼正在家居。那一日往訪故人羅澤南，道羅澤南亦是湖南人氏，號羅山為人勇敢，且饒有胆略，那時聽得林翼到訪，便迎進裏面坐定，寒暄幾句。林翼見案上羅列書籍，隨手取來一看，却是兵法七冊，草廬經略等書，林翼笑道：「羅公業此則甚？」澤南答道：「今天下紛亂，正吾人奮身之時，雖一知半解，從這裏博一個功名，也未可知。」林翼笑道：「羅公乃高明之士，何所見不廣耶？還等甚麼；只可在一千年前，欺弄無知之徒，今時却是用不着了？」澤南便道：「昨曾過賜弟一函，勸弟多讀兵書，將來有個用

處，今老兄反說用不着，小弟實在不明。」林翼道：「曾老懂得甚事，若是臨法帖，說詩律，他還有點能耐；若兄試想那來鎗炮何等利害，不是古老成法，可能取勝，其中或不無一二可行，究不足爲訓，但得將校勇敢，軍人用命，便是節制之帥，器械精良，準頭命中，即是戰勝之品。爲將的隨機應變，身先士卒，賞罰無私自是將才，何苦區區研究古法？且談兵法的，勳說先賢諸葛亮，試問諸葛亮，又讀那的兵書，豈不是混鬧的？」說罷，隨把那兵書擲回案上。羅澤南道：「足下說的自是名論，令小弟佩服，只近來聽說曾老欲謁撫軍張公，與辦團練，以衛梓里，曾致意小弟，將來到他那裏，好助他一臂，足下以爲何如？」胡林翼道：「此足下之事，某本不宜說；及只辦大事的人，須精明強幹，才足以服人。曾公外局，還是一個拘拘一個儒者，惟心地上怎的？」胡林翼說到那裏，往下就不說了。急得羅澤南，摸不着以腦，便問他究竟他心地上却是怎的？林翼道：「自悔失言，現承明問，是不得不說。他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五回

對人本有一個謙非的氣象，籠絡人才，他自然有點本領，奈心地裏沒一點才幹，且好用才，而又好忌才，若在他的手裏，果是能征慣戰的人，他却可以認爲生死交，若要謀個出身，恐上不過三司，下不過府縣，始終要受他的節制，他纔得安樂；倘要求到督撫的地位，除罷了他手下。總之不愿他人的聲價，出他頭上是個確的了。」羅澤南聽得這裏，心上覺有些不快，便答道：「只樣看來，曾老是個忌才害賢人物了。」胡林翼道：「怎樣說來，又有些奇處；他是一個好名矯飾的人，害賢的事，他却斷斷幹不出。他拿一個老前輩氣象待人，是謙虛不過的人，却不敢把他來怠慢；只他遇着才幹人，纔不願聲價出他之右，自然要籠絡他的手裏，學生要聽他的使用；倘或籠絡不來，他就有點不安，這是方纔說過的了。」澤南聽罷，點頭答兩聲是，究竟心上，還不以爲然。林翼又說道：「他現時要辦通省團練，又恐有志之士，不能招來，曾老撫軍那裏設法，求朝上降一諭旨，使他辦理，好拿着諭旨要來壓服司人，

只是大丈夫貴自立，若不是遇着大本領的人，胡某斷不願甘居人下的！」說罷，羅澤南默然不答，胡林翼早知他的意思，不甚贊成自己的議論，便說些閒話，辭了出來，望宅子裏回去。到半路上，忽前途一人呼道：「詠翁往裏去？」胡林翼舉頭一望不是別人，却是那意誠，急上前答道：「連日無事，因往到羅山處坐了片時，誰想回到這裏，却遇老兄老兄今欲何往？」意誠道：「無事出外游玩，正要回家去；看那一旁有一座亭子，我們可到亭裏坐定。」說罷，便攜手到亭子裏左右磴上分坐已定，意誠道：「足下到羅山那裏，究有怎麼好處？」胡林翼道：「別無他故，坐談閒說，及會老辦練的事情，因此攔了時刻。」林翼說了這幾句，又把和羅山談論曾氏的話，說了一遍。意誠道：「足下差矣，曾老雖沒甚才幹，只是庸庸厚福，將來必至蓋關將相的地位；且有這般外局，籠絡的人才，到是不難辦事，彼此都爲大事，足下休要中傷他極好！」胡林翼道：「小弟那有不知。只這些人，胡某習不同事也

。意誠道：「誠如足下之言，曾老亦曾有書召弟，他恐權柄不專，曾面謁撫軍，要請代奏給發諭旨，然後舉行，弟亦願不以爲鑄；况弟乃山野之人，不樂仕進，願諸君各自爲之，曾老才不及足下之才，足下福不及曾老之福，請記此言；後來當必有驗？」林翼聽罷，沈吟半晌，隨又說道：「公言是也，只我輩但求事功，何論福命？」說罷，便握手而別，各自回去，不在話下。且說張亮基自從領得諭旨，要勸諭各紳倡辦團練，這時石達開正沿道江而上，洪軍又遣兵分攻新寧寧遠新田等處，石達開又已過道江，下水州直取祁陽，勢如破竹，湖南省內，迤南一帶，已雪片文書告急。湖南本屬內地，兵力向來單薄，此時張亮基好生着急，幾番勸諭曾國藩辦團，奈曾國藩苦衷得了聖上諭旨，然後興辦。原來曾國藩乃湘潭人氏，號漱生，素性拘迂，不論怎麼事情他遇着時，他倒要顯出自己道學的氣象，常把忠臣孝子四個字；挂在口頭裏。他同父的兄弟五人，國藩居長，其次國瑛，又次國華，又次國葆，又次國



本領，因藩早年得志，是從三甲進士翰林院檢  
耐出身，他恐各弟出他頭上，常說道：「鑾觀  
年邁，諸弟倒要齊家奉養，休要出身仕進，勿  
離了父母膝下纔好！」說到這裏時，又恐各弟  
見他說這話，自己反要出身做官，覺不好意思，  
便又說道：「我不幸列了仕途，苦不能似  
諸弟常奉侍父母，心上還自抱歉，惟有每天寄  
書一通，回鄉問問父母安好便罷了。」內中各  
弟，惟國荃最知他的心思，只礙着一個兄長，  
却不好多言，只得由他而已。那曾國藩雖然外  
局有只般道學，憊心性裏却實在風流少年，嘗  
嘗戀一土妓，喚做春燕，暮去朝來，已非一日，  
早有個白首之盟。曾有一聯贈春燕聯道：

報遣一聲春去也，似曾相識燕歸來。

只一般早已膾炙人口。後來因不知從那處染一個  
癩癩之疾，就嫌春燕身子有些不潔，只道從身  
上沾染傳來的，因此就和春燕絕交。春燕心中  
忿甚，遂至自盡。自此之後，那辭來得好生利  
害，在隆冬時猶自可，若在春夏之交，就渾身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五回

發作起來了，那時自村身爲官宦，有這惡疾，  
狠不好看，就託稱只齊自幼生來的，因他老娘  
產他時，夢一條巨蟒入室，因此弄得渾身似鱗  
的一般。世人聽說，因他後來做大官，也有信  
他的，說是鱗的原是鱗，鱗的原是鱗，鱗是沒  
有發作的，若諱避爲鱗，這樣說來，豈不可笑  
？只是這一個風流子弟，在京上當翰林差使時  
像這時却有多少名聲，酒食戲游上，倒巴結得  
幾個王公大臣。所以那年大考，就得一個第二等  
，升了翰林院侍講不上數年，竟升了一個侍郎  
地位。當洪秀全進兵湖南的時候，正在了憂，居  
鄉守制，他把個謙恭的容貌，鄉籍間倒博一個  
名譽，況且又是個大紳辦理團練，這點事不用  
他，更用誰人？其後張亮基因他要領得諭旨，  
然後開辦，只得奏到北京那裏求成豐帝，頒發  
諭旨下來，果然六百里加緊，十來天上下，就  
降了一道諭旨，着湖南巡撫張亮基，轉到在籍  
侍郎曾國藩，倡辦團練，以衛桑梓。那張亮基  
接諭之後，便即行知曾國藩去；國藩這時，因  
諭旨已經到了，洪軍又壓境，自不能不辦。只

自恃茲事體大，自己本身又沒有怎麼才幹，正要靠他人扶助，方自辭度間，忽守門的拿一個門刺傳進來，却是郭意誠姻家到來相見。原來那個意誠，與會國藩本是一個姻親平日又是意氣相投的，國藩見他素有才略，這會正合靠著他，他先自到來，正中其意。忙的即進裏面分坐後，國藩道：「姻丈駕到舍下，必有見教。」意誠道：「怎麼說？姻翁這會有個爲國建功與立業的機會，特地到來賀喜。」國藩道：「姻翁這話想是爲奪官辦團事？只姻翁如何早已知道？」意誠道：「今兒正在撫轅裏出來，是撫軍張公說來的；現在軍臨境上，就宜早些策籌才是！」國藩道：「現在正要尋姻翁，商議尋個相助之人。」意誠道：「君宗兄弟，皆卓犖不凡，正合用着！尋人實在不難。」國藩道：「某實不願兄弟離家，使高堂缺人奉養也。」意誠聽了點頭，說一聲是，隨又說道：「羅公澤南，是姻兄向來賞識的，怎地却忘記了？」國藩道：「一羅澤南，恐不足事，意欲商請胡詠芝，姻翁以爲何如？」意誠道：「詠芝自待甚

高，不爲足下用也。」國藩道：「是亦難怪，但上爲朝廷，下爲桑梓，何故芥蒂？然則就煩姻翁指示一切，意下何如？」意誠道：「弟素性疎懶，不能任事，除羅山而外，所見驍勇可恃者，莫如塔齊布楊載福兩人，姻兄若得此兩人爲輔，自不難成功也。」國藩聽得大喜，說道：「姻翁此來，益弟不少。日後有事，再當奉教。」意誠謙遜一番而別。國藩自郭意誠去後，一面修書致羅澤南，楊載福塔齊布三人，說明奉旨與辦團練求他助力的意思。那三個原是一勇之夫，自接得會國藩的書信，那分得國民的大道理？只當有一個侍郎，肯抬舉他，好不歡喜，都不約而同，先後到會國藩宅子裏，聽候差使，國藩一一安息，就借公局作團練辦公的地方，募集鄉勇五千人，分爲五隊，即令羅澤南塔齊布楊載福三人，各統一路，自己卻統中隊，只有一隊，遺欠管帶之人，次弟會國璜進道：「各胞弟皆具進身之志，饒有膽略，且相隨兄長左右，一來可以相助，二來又得兄長隨時指點，原是不錯，却肯棄而不用何也。」

國藩道：「愚兄忝在仕途，自以受朝上深恩，故不得不竭力圖存，別家庭而缺定省，非我志也！今又使各弟同去，高堂垂暮，還有靠何人？反使愚兄益滋罪矣。」國瑛道：「弟不才，不能宜力國家，若得侍奉高堂，准可勉力；其餘三弟擇一而用，未嘗不可且移孝作忠，究何礙於天倫？願兄長思之？」國藩聽得此話，實覺無言可答，沈吟少頃，只得勉強答道：「弟言亦是，但兵凶戰危，有何佳境？不知三弟中誰有人願去，一說猶未了，只聽得國華國葆國荃齊應道：「弟等皆願往不辭。」國藩道：「我

## 第十六回

洪宣嬌哭痛蕭朝貴

錢東平大破曾國藩

話說曾國藩自奉旨與辦團練，已次第軍成，由塔齊布羅澤南楊載福曾國葆，又名貞幹自分統各軍，那撫巡張亮基得詳文，據情奏報北京。那裏一面打聽洪軍消息，準備迎敵，不在話下。且說石達開前部，已到祁陽，張亮基早知衡州緊急，立即撤回省內，屬下各營，又復增募新軍，又把衙裏公事囑託蕭臬兩司代拆代行，隨用胡林翼爲參謀，親自引軍來救衡州，又轉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六回

曾三弟皆願同去，不知處置那一個才好？又想一會說道：「九弟沉甫，尚須讀書，事恆有沈毅之氣，可隨余往，餘外就煩兩弟侍高堂晨昏無缺，以贖愚兄離家不孝之罪可也。」說罷，各弟皆默然不語，國藩便帶國荃同去，使他自己就一路。不上數天，團練已經成事，所有器械，都由官家給發陸續打點糧台。先把成軍情形詳報張亮基。日日訓練，以候戰爭。這候分教：其振軍聲，翻倒湘江成血海；誓來驅耗，竟摧天將隕長城，要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致曾國藩，引團練軍策應兩路，直奔衡州而來。石達開早聽得分曉，忙到中軍，與洪秀全錢江商議進戰。忽報胡以晃遣書荐一人來歸，洪秀全急喚入內相見，那人到時，秀全舉目一望，見生得威風凜凜，氣象堂堂，約卅上下年紀，見了秀全一揖就坐。你道那人是誰？原來就是陳玉成，本是湖北麻城人，自幼父母亡過，學得渾身武藝，且練習槍法，能於百步內，百發

一〇九

百中。向流落湘桂之間，散放布稟，遠近皆聞其名。秀全到廣西時，早聽得他的名字，這回相見，自然歡喜。便道：「素仰兄弟大名，如雷貫耳。今得相遇，足慰平生！」陳玉成道：「莽夫不識大禮，倘蒙不棄，早晚執鞭隨鐙，稍盡犬馬之勞，實爲萬幸！」秀全道：「雄才不願終老庸下，何況亡國已久，正該圖個光復。某不自量力，爲天下倡，但得兄弟們同心協力，此不特某一人之幸也。」陳玉成聽罷，謙讓一回，正論間，忽又聽得報稱石達開已到。秀全暫令陳玉成退下，讓石達開進來。秀全道：「石弟獨自到此，必有事故。」達開便把張亮基會國藩兩路兵來援衛州的專情，說了一遍。錢江先答道：「會國藩不打緊，只他手下一人，名喚羅澤南；張亮基軍裏一人，喚做胡林翼；都是文武足備的。賢弟們不可輕敵。今且前進，某當另派勇將來助兄弟也。」說罷，急喚李秀成道：「素知兄弟能謀能戰，且向在石軍營裏，今可到石兄弟軍前，以圖策應，某隨後自有計也。」李秀成領命而行，秀全又向石

達開道：「兄弟多謝此間豪傑。今胡以晃荐陳玉成到此，兄弟曾識此人否？」達開道：「某聞之久矣，只未識其面。此人向在廣西瀕海一帶，散放布稟，人人畏服，實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既然到此，某願與他相見。」說罷，秀全便邀陳玉成進來，告以達開願見之意。陳玉成聽說，即上前向石達開聲諾，達開回道：「開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素仰大名，幸會幸會！」陳玉成急急答道：「小弟有何本領，要勞將軍過獎？」達開謙遜了一回，隨對秀全道：「弟視陳兄弟氣概，勝弟十倍，今日正需用人，願請陳兄弟到營裏相助，倘蒙允許，弟所願者不淺也。」洪秀全聽之，便令陳玉成與李秀成隨石達開，往前軍去。三人別過秀全，錢江而行，一面申明親令直取衛州。這時會國藩副練軍已到，錢江又恐初進湘省，防失銳氣，便再令蕭朝貴、楊輔清，引五千人接應，將來隨後，錢江又率大隊續進。早有細作報知張亮基，便和會國藩商議道：「洪軍全到此，聲勢甚大，此行恐先挫銳氣，則必至兩湖震動，計不如堅守爲上！」國藩道：「某亦爾然。但朝

廷付任於三等諸人，若夫不能一戰，恐難單更分掠各郡，旁入江口，兩路緊急，將不能收拾，却又如何是好？」胡林翼道：「某所慮者，秦豨不敵耳；今番爲湖南第一大戰事，不可不慎！某聞楊秀清以不得主之故，有懷怨憤，不如遣人問道，入廣西散布謠言，稱洪秀全，不與楊秀清共進湖南，使之孤軍留守；竇修怨，而欲陷秀清於死地；秀清必開滿生疑，然後我堅守衡州，以待其變。一面增募軍兵，并加嚴飛調湖北各軍，以資調遣，截爲上策。」羅澤南道：「胡公之言甚善；但廣西可以致敗，全在將不知兵，洪軍烏合之衆，不足爲慮，以我訓練之師，權可一戰，以弟愚見，不如兩策俱行，一面遣人入廣西，行詠芝之計，一面與他開戰，何必多慮？」胡林翼爭道：「以江忠源之謀，向榮之勇，先後損兵，將望風披靡，洪軍中料多能事之人，不得謂烏合之衆。兵法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某不才，願公等思之！」張亮基聽罷，便請會圖藩決議。那會圖藩又素信羅澤南的，便道羅山之計甚高，且洪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十六回

氏大勢已成，不宜專令將成銳氣，速戰爲是！遂決依羅澤南之計而行。先遣入廣西行事，隨會圖藩引軍勒守衡州，餘外都候石達開接戰。且說石達開已湘撫攻取衡州，忽報蕭朝貴、楊輔清領軍已到，便大會諸將商議，李秀成道：「鑑先生力贊胡林翼，與羅澤南，糾不是等閑之輩，本不宜輕敵；但清軍如先調合湖北各路，以厚軍力，再令江西分兵策應，復令向榮、江忠源等，冒險攻楊秀清，以牽洪哥哥大軍，這樣實費籌畫。今彼見不及此，而恃才輕於一戰，其心驕矣，吾却因其驕而用之，如此如此，可以破會圖藩也。」石達開便轉令各軍，退十里下寨。洪秀全聽得這個消息，不知因什麼原故？要退起兵來？一驚非小。忙召錢江問個細底，那錢江道：「有李秀成在，料能付度軍情，故爲此計；且今番戰事，張亮基等，與雲尙阿不同，最宜謹慎！但恐向榮等復養軍氣，乘機擾楊秀清之後，於我大礙的。」一發與李秀成相慮大軍，暫緩前進，另派韋昌輝李世賢總軍在後，以照應楊秀清可也。」洪秀全一一從

之。這時會國藩聽得邊關已到，洪軍又不遠，不知何故？正自躊躇，胡林翼道：「彼軍人數三倍於我，如何忽然過去？其中恐有計也！」會國藩道：「只怕未必，大約因胡兄弟這錢計。廣西散布流言，或者因楊秀清之變，故洪軍急於打回耳；若然自當退之，不宜失此機會！」

一帳裏諸將，還覺得此言有理，只有胡翼林不信。入廣西的人，有這般神速？唯邊關岌岌堪兵，誘致，洪秀全又何以中途不遠，是好生詭異，因此沉吟不釋。獨圍軍各統領皆主宜速追趕，會國藩便令楊啟瀾，張亮基便令副將王興圍，各引帶前隊先追，隨後張亮基會國藩各引前軍趕來。軍行間，只見前面的山林之內，都是洪軍旗幟，胡翼林急止道：「洪軍人馬，既離此不遠，會國藩圍練軍又不知勝負，不如暫緩進兵，以觀動靜可也！」

張亮基亦以為然，便飛令王興圍勿進！忽然探馬報道：「洪軍已分遣水軍，令蘇招生陸顯德兩將，沿湘江直攻衡州府去也。」張亮基聽得，便欲回救衡州，胡林翼諫道：「若此反受牽制矣，府城尚有會國藩一

軍助守未必遽行失陷，不如調兵斷彼水軍來路，較為上策。」張亮基聽罷，覺言得有理，隨差人報知會國藩去。原來會國藩望見洪軍旗幟，只道是虛着寶之，不過洪秀全疑兵之計，死命追去。不提防忽聽得衡州之府城，被洪軍之水軍攻陷，便撥搭齊有回救府城。此時邊關知會軍移動，一面令羅大綱陳玉成直攻會國藩，留李秀成督朝貴牽制張亮基，自己親統舟師前進。分撥已定，陳玉成先圍，羅大綱繼進，分兩路直攻會營。那時會軍正在移動，陳羅二將已捲地擁來，逼虧羅澤南有些主意，號令三軍堅持不動，無奈洪軍中陳羅二將，來勢太猛，羅澤南支撐不住，反困在城心，又因寡衆不敵，右衛左突，不能得脫。正在危急之際，忽然北路上一枝軍殺入。羅大綱前營紛紛退後，直透重圍，救出羅澤南，衆視之，乃楊載福軍也。澤南道：「會公現在那裏？」楊載福道：「會公已退出後路，敵兵勢大，不宜戀戰！」便會合殺將出來，猶望張亮基一軍救應，誰想張亮基撥陳坤修一軍，往截洪氏水兵，卻被石遠

張亮基各路俱敗，早忙了手脚。胡林翼道：「現在四面皆驚，這裏又受牽制，不如將計就計，請公假作移營，往援會軍之狀；彼令一軍埋伏，見我動兵必銳意趕來，某却如此如此，可以止洪軍也。」張亮基從之，急領各營與會軍接應前來，胡林翼便先自己仍作退狀。那蕭朝貴聽得，即調遠兵，李秀成道：「彼去得整暇，恐非真退，勿誤追！」蕭朝貴大呼道：「各人皆立大功，豈道湖南後，我輩遂爲木偶耶？」便不聽李秀成之諫。秀成止道：「石哥哥在此，請事尚多從我，你何故違令？」蕭朝貴道：「我從洪哥哥出入患難之中，那有你不來？你今日立過多少功勞，却來做我，我却不做。」說罷便領本部奮勇趕來，李秀成無奈，只得隨後照應，以防伏兵。當下蕭朝貴，正見張亮基和胡林翼，走得不甚遠，越加馳軍疾進，不覺林內一校伏兵殺出，槍聲響處，彈如雨下，李秀成早已覺得，正要殺散伏兵，奈離得太遠，救之不及。嗚呼，不幸一顆彈子飛下來，正中蕭朝貴腦袋上，登時跌落馬下殺了。李秀成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十六回

大怒。直擲兵截過來，把數百伏兵，殺個寸草不剩，胡林翼欲回救時，已是無及，秀成即把那蕭朝貴屍首扛回軍中，便統本部，及蕭朝貴，部兵大隊，殺得進去。那洪宣嬌在營裏，聽得丈夫已歿，不覺眼中流淚，心中大憤，隨引一隊女兵，跟隨李秀成而進，部將鄧雲官聞秀成道：「哥哥前不欲朝貴退，今番却自來追，何也？」秀成道：「前不欲追者，懼伏軍耳，今伏兵已過，吾何懼哉？」便會命各隊，與蕭大綱陳玉成洪宣嬌分頭趕來，張會兩軍，那裏有心戀戰，只顧死命而逃。李秀成追殺二十餘里，看看天時將晚，始傳令收軍。洪宣嬌獨進，追至胡林翼後路立殺數十人而回。這一場惡戰，殺得張會兩軍，人人胆落，遺下屍首，及護保輜重器船數。隨與石達開會合，秀成便令舟師退後，石達開道：「舟師正自得手，何故便退？」秀成道：「舟師先進，所以誘敵，且孤軍不行險地，况在夜裏乎，」達開聽服其論，即傳令收兵，達開道：「今日仗兄弟之謀，全軍大勝，可惜蕭朝貴不聽號令，以至於此，」

令後矣！棟樑矣！」洪宜嬌聽得，更感觸起來，放聲大哭，各人安慰了一回，回到營裏。遠開便把勝仗情形，及驚朝貴因何致死，報到洪秀全軍裏。秀全初時聽得大勝，正在歡喜，後來又聽得蕭朝貴不聽李秀成之勸諫，以至陣亡，遂放聲大哭道：「朝貴兄弟，與某等論交於患難之中，正欲同心戮力，共謀光復，不意朝貴竟先我而亡也，今後吾折一臂矣，哀哉朝貴，痛哉朝貴！」哭了一會，各人都爲勸慰，秀全方纔收淚。便與錢江商議進兵，錢江道：「前軍一勝，湘人胆落矣，乘此進兵正合時矣。」便督大隊人馬前進，到時已見石達開，李秀成出來迎接。秀全先贊秀成戰勝之功，隨問起蕭朝貴死事。石達開將朝貴不聽號令，以致中計的原故說明。秀全爲之搖首歎惜。李秀成即進道：「大王與諸將，皆出生入死之兄弟，既著聲望，又負勳勞，秀成以隴敵匹夫，驟持軍令，宜乎衆人之不復也；今至損拆國家棟樑，實由於此，自此願退居士卒之列，以聽編策，再不敢居上位，以誤軍情也。」洪秀全急執秀成之

手說道：「皆是吾不明之故，因愛惜兄弟，故爲歎息，願勿以芥蒂生嫌。」秀成道：「弟以庸才，荷蒙不棄，久欲同心協力，上雪人民之恨，下報兄弟之仇，那有芥蒂生嫌的道理？」各人聽得，無不感馮，隨議厚恤蕭朝貴。錢江道：「現在只以厚禮葬之，以待國基既立，然後追贈封官便是。」洪秀全從之。錢江道：「今彼軍既敗，必飛調長沙各路接應，而分道求救於江西；我宜先發制人。」便令林彩先領五千人，及部將十員，從間道先取醴陵，隨令賴文龍古隆賢各領三千人，分取攸縣，及來陽兩縣。並囑咐道：「這三路是江西來路，奈彼軍無兵把守，諸君此行，一舉可即下得此，不特可以驚嚇會國藩，亦足以屏障江西，事不宜遲，就請便行！」那三人領命去後，錢江便與李秀成乘馬，領了數十騎，親往湘江，巡視一週，並沿路觀看衡州府城。西南兩路而回，隨大集諸將聽令，先對李秀成說道：「今張亮基全軍退入衡州，而會國藩又分佈城外，以爲犄角。吾巡視湘江，及西清兩路門者，欲彼知吾從



這條路進兵也。今彼塔浮橋，通過右岸，另屯兵隊，志在防我水道耳。一卽喚吳定彩蔭招生張順德囑咐道：「三位可帶舟師先進，各船篷面，都用白鐵包着棉花，遮蔽內外，以避彈子，冒危前進，先燒浮橋，斷彼接應；看東門火光爲號，乘機殺入城中。」那三人得令自去准備。錢江又喚陳坤霄囑道：「兄弟可帶舟師獲住陸軍，但看浮橋燒斷，卽渡陸軍登過右岸，殺敗敵兵。」各人去後，隨令李秀成領一萬人，帶同陳玉成李世賢賴漢英，直取會圍藩。又令石達開羅大綱囑咐如此如此。又喚章昌輝譚紹洸囑咐如此如此。分撥已定，傳令午刻造飯，申刻起兵，洪秀全自領李開芳林鳳翔統中軍，爲各路救應。且說張亮基探得蕭朝貴已死，便對胡林翼道：「蕭朝貴乃洪秀全妹丈，親愛逾於常人，恐連日治喪，洪軍不能退出矣。」胡林翼道：「洪軍隨後來也！彼軍本利在急戰，况加以蕭朝貴之恨，那有不來？只城孤兵寡，不可不慮！」正說着，早聽得洪秀全大隊擁至，胡林翼便督率軍士守城，晝夜親自巡閱。

。那日正見錢江李秀成兩人巡視湘江，及城外西南兩路，林翼道：「彼蓋欲從此路進兵也。」便令加兵守護西北兩門，少時與張亮基登城樓遠看，只見漫山遍野，都是洪軍，林翼大驚道：「彼軍如此之衆，而我調長沙各軍，至今未到，如之奈何？此城料不易守，不如退兵爲上。」曾國葆道：「戰旣不勝，守又不能，有何面目回見湘江中父老，某寧死不退！」張亮基聽罷，不能主裁，忽攸縣醴陵來陽三處文書，雪片飛到，都是催兵救應的，胡林翼道：「彼分掠之路，蓋欲斷我江西兵命之救也！奈他臨告急，只此處自顧不暇。何能分兵？張亮基道：「請兵不救，是棄三郡，恐朝廷見罪，如何是好？」林翼道：「某寧呼罪名，以求實際，此處正當長沙翼衝，非那三郡可比，望忠丞思之！」正議論間，只見曾國葆策馬而至，見了張亮基便問行止。張亮基故作問道：「洪氏軍勢甚盛，某欲退而避之，尊意如何？」國葆道：「退兵誠是，但我退後，不特衡州失守，且彼將隨我而進，恐兩湖皆震動矣！不如堅持一

陣，以待長沙救兵，發爲上策。張亮基聽了，更無思慮，便請國藩回營，準備應敵，一面飭兵守城。果然到了次日，見洪軍紛紛調動，將近黃昏時刻，水師已潛何而進。張亮基急令軍士，環岸以待，奈督不中利害，吳定新聚着南風，督船先進，直泊浮橋，縱火燒之。張亮基策兵救應時，陳坤書已渡陸軍過了右岸，水陸並進，清軍在右岸的，僅千餘人，見了洪軍，又見浮橋被毀，不戰自亂。張亮基急調軍，防洪氏水軍登岸，不想石達開羅大綱大隊接到，直攻西南兩門；張亮基正手忙脚亂，急要撥兵助守，不料東門守將飛報禍事，說稱韋昌輝調百人直抵京門，依錢江密計，各攜藥一包，放在城脚，轟發起來，那東門城脚，轟發了數丈；韋昌輝乘機擁進，陳坤書等見東門火起，清軍慌亂，急領水陸各營，登到岸上，殺進西門而來。一面繞過南門，接應石達開進去，張亮基見三路俱失，急急領敗殘軍士逃去，此時猶望會國藩一軍救應，不提防會國藩各營，早發李秀成之制，不能衝突進城，及到東

門火起，軍民大亂，李秀成乘勢殺進去，會軍各自逃走，羅澤南立殺數人，不能阻止。那陳玉成一馬當先，撥開殺路，直入軍中，來捉會國藩。虧塔齊布楊載福擋住一陣，攔阻會國藩向北而逃。李秀成李世賢賴漢英分頭趕上，又虧羅澤南親自斷後，隨戰隨走。不提防石達開自進衡州之後，就令羅大綱領軍會合，韋昌輝從斜裏領會軍殺來，塔齊布楊載福戰不利，只望西北而逃，忽然李秀成趕至，大呼道：「城池已失，全軍皆敗，去將安逃？降者免死！」於是會國藩之兵，聞說紛紛投降。羅澤南大怒，方欲阻擋，奈李秀成軍海湧，急急會合會國藩而逃。不料正東又一枝殺入，唬得會軍呼天叫地，原來洪秀全親領李開芳林鳳翔帶軍到此，反把會國藩困在城心，軍士各自逃去；正在圍困緊急，忽西北方一彪人馬殺入，力擋羅大綱，直透圍圍，衆視之，乃胡林翼會國藩也。會國藩道：「詠芝到此，吾無憂矣！但不知張公何在？」林翼答道：「衡州已失，關公已退軍上流，目下敵軍勢大，速退爲上！」便傳令

各路一齊逃走，林翼便與澤南親自斷後。不料說罷去了，後面嘍囉又起，李秀成陳玉成章昌輝依舊趕來。曾國藩正奔走間，忽被彈子擊中坐下馬，那馬把後蹄一掀，把曾國藩，掀倒在地；此時左右皆因慌亂，不能救應，好不焦急。忽見胡林翼軍內，一員馬上小將校，早已跳在地上，一手挾起曾國藩，復飛身上馬，殺出重圍，會軍便乘勢退兵。洪秀全見敵去遠，始傳令收軍回衡州。那曾國藩被救之後，便問那將是誰？那將大聲答道：「屈居下僚張玉良也！」國藩驚道：「如此可謂埋沒英雄，獨惜足

## 第十七回

彭玉麟情贈軍餉

郭嵩燾獻策創水師

話說曾國藩退兵之後，見了張亮基，各訴敗兵之事，張亮基道：「早聽胡詠翁之言，不至有今日之敗矣。」曾國藩道：「某此時亦在無可如何，只以朝廷寄湘省責任於中丞與某人，若並不能一戰，反使長成敵軍銳氣，而致撤油失守，恐至人心震動耳。」說罷不覺淚下，隨又道：「此行若不得張玉良，則某亦不能

洪秀全消義上冊

第十六回

下驍勇如此，何不早言？」張玉良道：「用非其時，言亦何益；且懷一才，而急欲自見，某不爲也；今番亦聊以小試耳。」原來張玉良亦湖南人氏，素有勇力，且又善戰，曾國藩聽得嘆息不已。少時見敗殘將士陸續俱到，僅留下千把人，再行十餘里，已見張亮基，亦只剩下一千餘人，紮在小山之上。國藩行前相見，各訴敗軍之舉。只回分教：烏漢天兵，直似雄風吹敗寨；風塵假士，轉從絕處助糧台。要知後吹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與中丞相見。張亮基急問何故？國藩便把被救情形，一一說知，張亮基聽得有如此戰將，急命張玉良相見。少時左右引張玉良至，只見張玉良，威風凜凜，到時作揖不拜，張亮基即急起迎讓坐，隨道：「豪傑屈不見用，某之罪也！」遂令厚賞之，一面飛奏朝廷，報知兵敗情形，並保舉張玉良以爲營官去後正聚商議

行止，忽然來陽攸縣各處官吏，都紛紛奔至，說稱城池失守去了。曾國藩大怒，欲治各官之罪。張亮基道：「衆寡不敵，非各官之罪也！且我們擁兵不下二萬，而不能保守一衛州，又何責彼耶？」曾國藩聽了此言，滿面羞愧，隨說道：「現今各城失守，報到朝裏，恐不免見罪，如之奈何？」張亮基道：「兵敗致罪，國法也，某又何辭，豈敢粉飾以欺朝廷哉？」隨向胡林翼道：「現今軍勢已衰，此地不宜久居，恐敵軍掩至，吾等皆爲殄粉矣！足下有何高見？」胡林翼道：「此處離衡陽不遠；不如退到那裏，招集流亡，隨調武昌長沙各軍，並募新營，再請江西援應，養氣待時，或可再戰，否則非吾所敢知也。」張亮基從之，便傳令各營，齊望衡陽而退。且說洪秀全大軍既定了衡州，立即出榜安民，一面賞恤各軍士，此時湘省人民，皆知洪氏大勢已成，且又知得光復山河的道理，都恭迎王師，助糧餉的，不計其數。於是洪秀全聲威大震，移敕各郡，遠近多來歸附，不多時糧餉放積來陽三縣，糧草已足。

便欲加封各人官爵。錢江道：「近來豪傑紛紛來歸，亦以亡國之痛，思展長才，助明公之力，以報答國家耳；果其志在官階，則將願爲武臣，以從張亮基等之後，豈復能用我？即今若勝一仗，加一官，若至天下大定之時，恐封不勝封，將何以自處，竊爲明公不取也。」秀全聽畢，恍然大悟，便止加官之令，傳令大宴將士，這時大小將官，都已齊到；正在飲宴之際，秀全欲議收取長沙之際，李秀成道：「長沙一局，無異桂林，克之饒費兵力，我不如攻其易者，以振軍威，然後沿湘江，克武昌，以撫臨江浙，蠶族之理既明，待布告新國之後，則東南各省，傳檄而定，何慮一長沙？此時長驅北上，自無後患，豈徒礙目前根據，既懈軍心，又費時日，使滿清得徐爲之備，實非良策，願明公思之！」錢江聽罷鼓掌道：「李秀成之言是也，今彼軍既敗，必圍湖北各軍，以保長沙，我國留軍於此，由衡陽以攻長沙爲名，即足以牽制兩湖各軍，就乘湖北空虛，以攻武昌，自易如破竹矣。」秀全亦贊其言之。

秀清差人送禮，來犒軍，發賀大勝，秀全急令那人入內相見。那人原來是胡以晃的親弟，喚做胡以祀。錢江先問秀清在軍中作何舉動，胡以祀道：「現在聽得清廷，調向榮、譚國梁及江忠源三人，回守湖北，惟廣西布散謠言，說主公獨進兩湖，恐不利於秀清，因此秀清深懷疑慮，幸家兄胡以晃力爲解勸，方始無事。因前兩天秀清妻室破了，現在卻沒有什麼動靜，只來日太難，望先生何以處之！」錢江道：「此必敵人反間之言也。」說罷，令胡以祀暫行退出。秀全便復問錢江以處置楊秀清之計？錢江道：「我有一間之微，敵人欲乘機動煽，是不可不慎之！故目下切忌生嫌，當以調和爲上策。某思想一計在此，望主公決之！」隨附耳向秀全稱說如此如此，秀全大喜。錢江隨轉出來，秀全急移身入內，見了洪宣嬌，即把秀清的舉動，一一說知。洪宣嬌道：「如此看來，不知哥哥什麼處置纔好？」秀全便把錢江囑咐的話細說出來，宣嬌聽了，早已會意，那一日見了蕭朝貴的妹子，名喚蕭三娘的，宣嬌本與三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七回

娘有假姑嫂情分，便察問說出楊秀清的舉動，三娘道：「大事未成，若先相矛盾，反使敵人得利，恐不宜以猛手段出之，須於兩處調停妥當，實爲利便。」宣嬌道：「正是如此，現錢先生有一妹，欲與秀清續婚，使大家和好，示無嫌隙，此計甚善。惟錢先生的妹子，尚在年幼，恐不能久待，是以未決。」蕭三娘本是個整覺不過的人，聽了此話，暗付許久，不聽得錢先生有個妹子，這回說來，覺得可異。想不過打動自己而已。只身爲女子，橫豈嫁人，且兄長朝貴，生時爲大局之計，與他周旋，自己怎好拂主公之慮，以誤大事？想罷便答道：「尊嫂這話，我不相信，因何不聽得錢先生有個妹子？你如何這樣說？若別有謀，還當實說纔是！」宣嬌聽罷，便附耳說幾句，蕭三娘登時兩臉羞紅了。原來錢江素知楊秀清長婦人，故以蕭三娘嫁了楊秀清，以使調停其間。這會蕭三娘聽得，心上本不甚願嫁秀清，只重以秀全之命，只是國家大事，實不好推辭，只得應允，宣嬌大喜，在報知秀全，秀全又轉告錢江；

一一九

大家計畫已定，秀全即差胡以昶回去，並備些禮物，弔唁楊秀清之妻。隨對以昶說道：「秀清中年喪妻大不幸也，洪某實在傷感，今有一願好親事，即與秀清兄弟爲媒，以成其美事；即以朝貴兄弟的妹子，蕭三娘却實不錯，望對秀清兄弟言之。」胡以昶領命而去，回至全州，覆過楊秀清，說稱：「秀全哥哥聽得兄弟失偶，甚爲感傷，現有弔唁禮物，及又有頒賞諸軍士的。」都教楊秀清收過了。隨又把秀全主張他與蕭三娘結婚的事說知。楊秀清素知蕭三娘有幾分姿色，且有才略，心裏自然歡喜，隨點頭稱善。胡以昶在旁，又加以一力贊成，秀清便向書至秀全，謝其作合這頭親事。秀全忙與錢江商議，錢江道：「他既應允，自事不宜遲，立刻成親可也。」秀全從之，即致書楊秀清，請他擇個成親日子，送將過來，忙即打點親事，先令洪仁達，帶了蕭三娘，送到全州就親。錢江又囑咐蕭三娘一番而罷。果然那日楊秀清，准備迎親，大吹大擂的宴賀，好不熱鬧。洪秀全又令軍中各將士，紛紛致賀。自楊蕭成

親之後，夫妻自然親愛，蕭三娘又聽錢江所囑，在秀清面前，盛稱洪秀全之德，並說他無時不記挂秀清。秀清聽得，暗付自己，方自風疑，奈究竟日前聽得謠言，又不免記在心上，便把這來歷對三娘說知。三娘道：「此是敵人反間之計，你反信以爲真，何其愚也？」秀清恍然大悟，三娘又道：「妾前聽洪哥哥說道：『但得大事已成，無論何人登位，却是心安。』這麼看來豈不是錯怪了人？」秀清道：「我一時愚昧，見不到此。」便立刻修書到洪秀全那裏說明，自己猜疑的原因，並道謝前過，秀全好不安樂，即同錢江商議進兵之計。早有細作報到衡州，張亮某聽得蕭楊結親之事，便向胡林翼問這個是甚麼意思？林翼道：「此必是因我們布散流言，有了嫌隙，故爲此計；且他們手段很好，只我們都要防備。」曾國藩道：「某雖在此，甚慮長沙，恐彼從間道，乘我不備也。」胡林翼道：「此事可以不必多慮，彼不取桂林；即是不取長沙之意，必將上攻武昌，斷我

南北交通之路，則東南各省，皆在彼掌握之中，彼何憂一長沙耶？但根本之地，亦不宜不固，此處雖長沙不遠，不如先催取長沙各軍，再行打算便是。」張亮基道：「現在軍中糧食短少，運糧的又不接續，番甚憂之。林翼道：「正惟如此，今彼兵四出分掠，若聞道絕我糧道，實爲大患，今衡陽地面離長沙較近，尙易接應；若目前不濟，不如募捐於民，以應目前，中丞以爲然否？」張亮基聽罷從之。遂傳令商民，勸示捐助。巨耐衡陽是個瘦地，募捐總是無效，是時黃文金聽張會兩軍俱退，又是糧乏，便入見洪秀全，欲請兵追之。秀全求決與錢江，錢江道：「歸師莫掩，窮寇莫追；且我所慮者，他會合湖北，江西各軍，以阻我耳。今乘此機會，以視師衡陽爲名，到時另使能事者引勁旅，率耒陽攸縣醴陵之衆，以入江西可也。先水師望湖北進發，吾因沿陸路以趨武昌也。」洪秀全深然其計，遂令陳坤書吳定來蘇可生陸順德四將，統水師，沿江而進；隨令石達開先引前部，望衡陽緩緩而來。且說會國藩報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七回

亮基回至衡陽，早有縣令迎候，就將縣衙門，作了行台，駐下，一面撫卹收殮軍士，奈聽候武昌長沙兩路救軍，總是不至。原來清軍自從衡陽大敗，長沙一夜十室九罄，只道洪軍攻到長沙的了，故糧道亦爲之阻窒，募捐又是不足用的。會國藩看得如此，正在無可計較，忽糧務委員到來，請發軍糧，并說道：「糧期已逾十數天，軍士已有怨言，恐不能再緩矣！」會國藩聽得，此時實在慌忙，忽又探馬報稱：「洪秀全已遣石達開前部，望衡陽而來矣。」這時兩面急報，嚇得會國藩魂不附體，急得令糧務委員暫退，隨與羅澤南相議道：「軍糧缺乏，洪軍又至，恐必至人心瓦解，長沙亦必震動，如之奈何？」羅澤南道：「以兄弟燈見，石達開行程甚緩，未必志在攻取衡陽；但衆寡不敵，亦不得不避之。惟自下軍糧緊要，嚴催長沙運糧不至，不如就在城裏富商謀借五六千，較爲穩便。」會國藩道：「城內並無知己，借款二字，如何說得容易？」羅澤南道：「以老兄乃是一個本籍大神，憑個名目借貸，

一一一

成龜如願，也未可定。」會國藩乃點頭稱善。是時打進待城內，一箇當舖，素稱殷富，是個有名當舖的當字號；會國藩便穿過袍服，盤膝俯的當而來。到時把一個名刺，差人投進去說稱，稟與司事人會面；那夥計見有會國藩三個字，自不戒怠慢，忙代轉遞去了。原來那司事人，姓彭名玉麟，別字雪琴，乃本籍一個諸生，爲人外貌却甚剛嚴，只心裏上却是姦名不過的；自因功名不得上進，因此悶悶不樂，又因家道困難，還是平日有個剛正的虛名，就挽親朋荐到這間居子裏司事。只會聽得會國藩要到來相見，道不知有甚麼事故？只得整接他進來。當這干戈浩亂之時，好歹口上說兵，說個天花模樣，或憑這個機會，有個好處，也未可知。想罷覺得不錯，便朝會國藩趨至裏面，坐定通個姓名之後，會國藩把彭玉麟估量一番，果然生得一表人物，心理已自喜極。便說道：「素聞足下慷慨之名，未敢會晤，今日一見，足慰生平！」玉麟道：「小可微名，何足掛齒，請過？」只明公此來，必有見教，便乞明言。

「會國藩道：「因在衡州，以衆寡不敵，被洪軍擊敗，逃走至此，現因軍糧缺乏，恐軍心生變，欲在貴號挪借五七千銀子，暫濟目前，且足下向有俠名，幸勿見却！」彭雪琴聽得，暗忖店裏的款項，本不是自己的，自己本無權挪借；惟他是一個侍郎，且奉命帶兵，還會借款，也是借與朝廷，是個大大耳目，縱然是老板賣債，也是沒奈何；況且我拿款來借他過，他自是感激我，是虧款在老板，居功祇在我一人，看來實是不錯想罷，便開口道：「一些小輩，有何不得？就是借了之後，東主有什麼責言；晚生願以一身當之；只明公在衡州，如兵臨險地，似非善策？即衛公亦不是久住之地，望明公思之！」會國藩聽罷，以此人如此仗義，又能暢談兵法，早看上了他。便答道：「原來足下不特一個慷慨之人，還是個高名之士，倘願出山，付某願爲力保。」玉麟道：「出身有何不願，當今四方多事，正欲路展徵伐，只怕朽樸庸材，不足應明公之賞耳。」會國藩



窮罷，糧費不已。彭玉麟就開了櫃子，取了白金五千兩，交與曾國藩，國藩領過之後，隨稱謝道：「此行得足下之力不小，他日軍事得手，永不相忘也。」說罷，即搥手而別，帶領從人，一路回來，感激彭玉麟不已。回營後，即對張亮基說知，就把軍糧分撥已定，忽流星馬報稱石達開前軍，已離衡陽不遠，胡林翼即對張亮基說道：「此地不能守矣，速退爲是！」張亮基立即知會曾國藩傳令各營拔寨退兵，齊望長沙而去。石達開已到，聽得張曾兩軍俱退，仍恐有詐，使人打聽，果然是一座空城，遂唾手以得衡州，一面飛報洪秀全，齊到衡州駐紮，再定行止。且說彭玉麟尚在衡州城裏，單恐洪軍知道借款，與曾國藩的事情發作起來，有些不便，欲單身逃走，往尋曾國藩，耐個好處；只還有一件事，心上還不安；原來彭玉麟，前年已經喪偶，只留下二子，未進當典以前，曾在鄰鄉設帳授徒，適館鄰一個孀婦徐氏，差不多二十多歲的年紀，姿首頗佳，徐氏常見彭玉麟外貌端莊，心裏早自屬意，只難以啓口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十七回

，探得彭玉麟生平好畫梅花；筆法却有一種勁氣，便遣丫環遞上一扇，求玉麟代畫梅花，故意露其芳名示意，那彭玉麟內性本是個風流跌宕的人，便慨然應允。果然不上兩刻，早把那扇兒畫停妥，隨就畫上題詩道：「俊俏天香笑亦愁，芳姿原是幾生修，知音料有林和靖，無限深情在裏頭。題罷，即把那扇子交過了環，當即回報徐氏。徐氏看了，不禁情感於中，暗忖這人不特是個莊重儒生，究竟是個風流才子，這個姻緣自不好錯過！想罷，便回一書道：

薄命人徐氏，書奉雪琴先生文席：自觀芝顏，早驚魂夢；願不敢以造次出之者；誠以君本讀書，宜敦士品，妾方守節，尤貴莊嚴；名譽所關，即人言可畏，故以慎密行之耳。然心雖如此，情自難禁，聊遣丫環乞書示意，叨蒙不棄，惠書并詩，捧讀之餘，神魂不知何往？自念妾以蒲柳之姿，何敢以梅花自比；然而和靖自命，多情如君，妾銘感多矣！妾聞之：「君子不以戲人，」言出於君，而聽於妾，神明共鑒；

生死以之！此後令媒通躉，一惟君命。若始挑之，而終棄之，妾固敗名，君亦喪德，如此妾亦無顏生於天地矣。書不盡言，死待尊命，敬依原詔和成一章，自知殊玉在前，不免大方見笑，亦聊以示意耳。（末注）薄命人徐氏檢衽書後又復題詩道：

獨倚粧台眺晚愁，敢因薄命怨前修？爭得秀才半張紙，好香吹到下風頭。

書罷，再命侍婢送劉彭玉麟。那裏玉麟得了不勝之喜，自此吟詩往還，殆無虛日，徐氏送饋飲食各等，已非一次，便成了白頭之約。只是徐氏守得頗正，因待玉麟妻滿服之後，始行合卺，玉麟得聽之。不料好事未成，已漸漸洩了出來，鄉人就互相傳說。都道這個教學先生，是狠不正派的了。這是連徐氏也沒有面目見人，只得勸玉麟力圖改業，奮志前程而已。彭玉麟因此就托親朋薦到這間當裏，此時見人言噴噴，又當初在當店，外局少不免要慎些，故此圍梁徐氏的事，就暫時按下不表了。不想到店

未久，就遇會國藩借款一事，及至秀全遣兵衡陽，彭玉麟恐洪軍查出見罪急的要收拾逃走，往尋會國藩。好歹念着借款之情，有個好處；惟心中本放不下徐氏，只念會國藩是個最講道德的人，若然帶了個小婦同行，反令會國藩小觀自己，自然帶不得徐氏同去。但恐此行不通，知徐氏，本對他不住，若要通知時，又怕徐氏苦苦纏住，實在難以打算。只古人說得好：「寧教我負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負我！」不如自行逃去，待至發達之時，再迎徐氏也未爲遲。想罷自以有理，即攜些細軟，對店伴詭稱出外些時，竟望長沙而去；後來徐氏聽得，竟信彭玉麟有意負他，遂投江而死，此是後話不提。且說彭玉麟直奔長沙而去，探得會軍已屯紮長沙對面，名喚岳洲的地方；玉麟便投刺入內謁見，會國藩聽得玉麟已到，念起當時借款之情，自感激不盡，忙請進裏面，述起衡州失守的情形，會國藩不覺泫然淚下，隨說道：「雪琴到此，現軍中正少文案一員，可權在此間，倘有機會，自當竭力保舉！」彭玉麟稱謝不已。

正統論間，忽報翰林院庶吉士郭崇燾到來拜會。原來郭崇燾別字子美，與曾國藩本屬姻親，又最莫逆。國藩接進裏面坐定後，國藩道：「子美別來錫恙，到此必有見教！」崇燾道：「聞親翁回軍到此，特來拜謁。」國藩道：「敗軍之將，有何面目見故人耶？」崇燾道：「衆寡不敵，勝敗亦軍家之常事；只有個緊要去處，故晚生不忖冒昧，聊進一言，不知姻翁願聞否？」國藩道：「就請明示罷。」崇燾道：「我

## 第十八回

左宗棠應聘入撫院

洪天王改元續漢統

軍祇靠陸路爲應敵，今洪軍分道水師，出瓊於湘江，霞或進或不進，我已防不勝防，將來長江一帶，形勢反折入於敵人之手矣！今宜創建舟師，做廣東拖罟形於製造，訓練水師，以固海防，實爲上策！」曾國藩稱然其計。時湖北各軍已陸續趕到，因此長沙清營，軍聲復振，曾國藩便商議創建水師一事。這會分教：軸轅千里，長江各振軍威；戎馬兩年，天國黨光漢祚。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郭崇燾自獻策創練水軍之後，曾國藩深信其言，便與張亮基商議，依廣東拖罟之法，製造舟師，不在話下。這時張亮基，因軍務煩勞，已經染了一病，故軍事反決於曾國藩之手，胡林翼對張亮基說道：「某昨探洪軍，雖握主謀之人，上者是錢江，次則李秀成，此兩人好生利害。」張亮基道：「此兩人從那裏出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七回

身？願聞其詳。」林翼道：「昨據廣西知縣李孟羣馳書來報，說稱李秀成向來隱居不仕，躬耕隴畝，研究兵法，善於隨機應變，且取藥有方，人樂爲用，不可輕視也。錢江向參粵督林則徐幕府，因專充發新疆，不知怎麼便歸脫回，此人天文地理，無所不通，諸子百家，無所不曉；且政治軍旅，更其所長，活是王佐之才也！」

吾軍中實無其有者。明公當謀以對待之。」亮基道：「賢士歸洪秀全，羽翼成矣。不知錢江是否發軍台的，何以擅自回來？亦不可不查究。」林翼道：「由廣東至新縣，路經百數州縣，應有押送犯人文憑，只不知是在那州縣逃脫，抑有頂替，此人狡計極多，無從查悉；或者從新縣逃回，亦未可知；目前查究事小，慮敵軍大，明公以為然否？」亮基道：「人謂濞生能好虛名，今果然矣，誠不如足下知彼知己也；為今之計，申奏朝廷，令江浙湖北各省，准備戒嚴，奈目下軍糧支缺，難募新軍，某不特恐湖南難保，粵沙亦屬可危，非臨舉者，不足以定大計；今湖北撫藩尚在待入而用，某欲破格保足下為湖北布政，兼署巡撫，俾握軍事，以壯上流聲勢，足下意下如何？」林翼道：「某若湖北安身，則為湖北之事，不復為明公效力矣；此間軍事需人，又將奈何？」張亮基道：「可擇賢士以代之。」林翼道：「賢士不可多得，某荐一人，可以敵錢江者，明公欲聞之否？」亮基道：「那有不願？足下速為我對之。」

「林翼道：「此人性質豪邁，說略冠時，若得此人，軍務必有起色！但他素性最鄙濞生，恐不願與同事耳。」亮基道：「究竟此人是誰？」若與濞生有些意見，某可從中調停之。」林翼道：「此人湘陰人氏，現居長沙省城，壬辰科登賢書，姓左名崇棠，別字子高；即意謂先生，所謂今亮的便是。」亮基道：「吾聞此人久矣，但此人學問雖高，只性質甚傲，將來何以取之？」林翼道：「明公欲用其人乎，抑欲取其人乎？如欲用其人，便則求於國家有濟可也；若徒若取之，則某亦從此去矣。」張亮基聽罷，恍然大悟；先向林翼謝過，遂托林翼往訪左宗棠。林翼不敢怠慢，便親往左宗棠的宅子來，先把個名刺傳進裏面，左宗棠見胡林翼到此，料然為着軍務而來，本不欲相見，只礙故人情面，又不好意思，便請進裏面來，分坐後，宗棠道：「詠芝軍營旁午，今據冗到此，有何見教？」林翼道：「弟趨撫台張公之聘，以公事所繁，未能拜謁，今長沙各軍，迎戰營敵，驟然乘襲不敵，亦是人謀不及，使然，倘漢氏

大勢一成，因勢不可爲矣！今幸張公之命到此，願足下出其餘緒，以救國家，實爲萬幸！」宗棠道：「疎懶之人，本不足以談軍事；洪氏以復讎爲名，其言甚正，吾輩拒之，皆爲不顧，足下以爲何如？」林翼鵬特大驚道：「如此，則足下反欲助洪矣！奈清朝二百年統緒何？」宗棠道：「此中亦有個斟酌，待看洪氏法度如何，如其大勢可成，吾必聽之，若其不能，則丈夫不甘老弱下，我當有以處之也。」林翼鵬道：「步王猛因晉以輔前秦，彼豈不知漢耶？隗以天意不可違；且豪傑處世，不宜泯沒而終也。願足下思之！」宗棠聽罷，默然不答。林翼又道：「足下果有意出山耶？」宗棠答道：「是又不然，張公欲委以軍機之任，則目前不敢與聞，若是衙中大事，則某願任之。雖然，子吾密友也，故以心腹相告，足下幸無洩漏，壞我張公之計。」宗棠善言復之。林翼聽得，快快而歸，回見張翁甚過別備，祇許左宗棠不願參與軍事，只願辦理衙中事務而已。亮基道：「目下軍務緊急，某欲用宗棠者，祇此而已；若衙中各事，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八回

自有他人代勞也。」林翼道：「明公差矣！彼能任衙中幕府，豈見各事緊急，返能坐視不救嗎？」張亮基道：「公言是也。」遂領令林翼致意左宗棠，宗棠道：「既承張公厚意，義不容辭；但張公在，一日，某當任一日，若張公不在時，某當告退。」胡林翼道：「兄言甚當，人生出處，誰能強之，吾兄誰可放心！」左宗棠便慨然領諾。胡林翼大喜，立即回報張亮基，就請宗棠到衙中辦事，自此長沙軍務，就由左宗棠辦理，不在話下。且說洪軍既搗斷閩，那日洪秀全大集兄弟會講，適汝之計，費文金進道：「今大軍俱屯於此，俱非良策，不如依錢先生說遣能將，分大兵分道進攻江西，而以全軍下長沙，以爲基本。哥哥以爲然否？」李秀成道：「遣兵江西，豈非其時；不如先由長沙，直出武昌，能從長沙上流，以斷彼南北交通之路，則江西閩浙浙江皆吾掌中物矣，以莫敵之勢，長趨直進，誰能阻之？若一旦分兵，慌江西一軍，未能得手，則大局進動，不可不審也！」秀全聽罷，以目視錢江，錢江道：

一二七

「江西不可不趨，武昌不可不攻，誠如秀成之言；若進江西，今非其時也；不如先進長沙，如其不克，則直進武昌可也。」秀全道：「以百勝之師，豈一長沙不能下乎？」錢江道：「彼軍氣已復，湖北救軍又至，銳氣聚於長沙，未可轉戰；縱能克之，而大費兵力，又延時日，則不如不取爲愈矣。」正議論間，忽報水師統帶官陳坤齋到此，洪秀全接進裏面，問以何故到此？陳坤齋道：「清軍今在洞庭湖大造舟師，欲與我水軍爲敵，今湖北能戰，軍營大半已調到長沙，不如乘虛攻之，苟進克湖北，則湖南氣奪矣，主公以爲然否？」錢江道：「如此則天助與我也！宜先令水師，由洞庭湖取岳州，以窺漢陽，則武昌唾手可得；今乘他水師未備，宜速進兵爲是！」洪秀全深然其計。便再撥精兵五千人，令陳坤齋帶領由水路先去；一面起大隊人馬，來攻長沙。早有奸細作報到曾國藩那裏，國藩便親來與張亮基商議，胡林翼道：「我精軍以累敗之餘，且乘寡不敵，戰亦無益，不如發行退入長沙，較爲穩便！」曾國

藩爭道：「全軍聚於一城，恐非善策，且我處處讓之，恐彼乘機直進湖北，則事不可爲。」張亮基不能決，胡林翼再說道：「既是如此，不如我軍先入長沙以厚根本，留曾軍在長沙，以爲犄角，你道如何？」曾國藩以爲然，只向張亮基請以多隆阿相助，張亮基許之，便令多隆阿統三千人，附於曾國藩，以壯其威。隨把本軍退入長沙而去。不料正在移動，探馬飛報禍事，說稱洪氏水軍，已克洞庭湖，直取岳州去，一路當者披靡，洪軍人馬不知多少，岳州甚是急危，特來報知。張亮基聽得大驚道：「如此則此間危矣！」便請曾國藩一並退入長沙。說猶未了，洪軍前軍已到，只見鄉村附近人民，拖男帶女，紛紛逃走，呼聲震地，軍心盡皆惶恐。羅澤南歎道：「止如山立，進如潮湧，彼軍中真能事人也！此時移退長沙，亦不及矣。」便請下令堅壁以待之。且說洪軍到時秀全便欲撥攻曾軍，錢江急止道：「敗曾軍如折枝耳，彼若以長沙精兵衝出，則我腹背受敵，不如分兵禦之。」便令李秀成同譚紹洸黃文金

李世賢賴漢英洪仁發洪仁達直逼會圍藩，而以全軍攻取長沙。當分軍時，李秀成道：「某本後進，資望較淺，二洪皆主公長兄，從事已久，某恐不能令之也，願主公別擇賢者，免誤大事！」錢江先答道：「善哉李秀成之言，此鑒於蕭朝貴之所以失事也。」秀全答道：「彼此均屬兄弟，任統帥者，便有特殊權，倘有令當以軍法從事。」又謂仁發仁達道：「三軍將令，在於統帥，願爾兄弟毋得輕玩！」兩人唯唯領諾，惟心中却不免惡忌李秀成，有些不服。這秀成保了秀全之命，便慷慨起行。可巧湖南提督余萬清，一路領了張亮基號令，以本軍六千人，附入會圍藩麾下，會圍藩見軍事復振，只道余萬清一路是一枝生力軍，就令他作前部。不提防尚未成軍，李秀成已到，把余萬清慌得魂不附體，領軍望後而逃。因此會軍大亂，秀成乘勢攻之，直取中軍，把會余軍分兩段，少時那李世賢譚紹洸黃文金洪仁發洪仁達俱到，會圍藩見不是頭路，急命塔齊布羅澤南多隆阿一齊禦敵，還虧他三人支持一陣，便退三十里下扎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八回

。李秀成見大軍攻圍長沙，尚未得手，即傳令收軍，紮下營寨，再候行止。且說秀全親統大軍攻取長沙，恰楊秀清由全州趕到，秀全問廣西近情如何？秀清道：「現聞江忠源調署湖北臬司，不日起程；向榮前因兵敗免官，今已開復，將調來兩湖，與我軍對敵；張國樑亦陞之副將，都隨向榮去了。」秀全道：「如此是廣西似無內顧，此間軍糧亦足，奈食鹽欠少；因我軍連營陸路，鹽運艱難，不可不慮也！」錢江道：「若非通過湖南，食鹽是無把握，為今之計：宜四處發人徵鹽，用小包裝運，以濟目前；一面用法圍攻長沙，但求奪滿人之氣而後直趨湖北，庶無後顧也。」秀全聽得，便令發人四處徵鹽；那一日胡林翼正登城樓，望見洪軍漫山遍野，把長沙圍得水泄不通，心甚憂慮；忽見洪軍皆用小包運物回營，乃喜道：「此必食鹽無疑矣；因彼軍久屯陸路，食鹽實其所苦，不如四處阻索鹽引，彼斷難久居，是乃解危之一策也。」張亮基從之，打發去後，果然洪軍徵鹽，越發棘手，正圍了四十餘天，長沙未

下，秀全心慌，便欲棄長沙而去。錢江道：「長沙宜棄，但今非其時也！彼軍氣未敗，我若退時必爲所乘；宜一面設法攻城，再行打算。」便募集探煤的，不下千人，仿救翻之法，先鑿土簣，鑿開了地穴，就透城垣，埋下火藥。時長沙南城裏，有金雞冠星二樓，樓下正是火藥埋處，俱用綫索用通引，以待轟發。不料胡林翼登城，用遠鏡窺觀洪軍，只見洪軍鑿就土營負鋤擔筐，往來不絕，大驚道：「此必從地道攻城也，宜阻截之！」乃命將張協中在城中攔開壕道，讓想協中去猶未久，轟天響的霹靂一聲，南路城垣陷去五六丈，張協中登時殞命。洪軍正欲進城，胡林翼急調各軍到南門守之，早有副將林紹良領一千人，先出力阻洪軍。這時洪軍萬餘齊發，林紹良死於亂軍之中。不多時清兵各營，大半奔至南門，林翼又命軍士一處，急切不欲進入，便與秀全道：「我此行本志不在得取長沙，今乘彼軍士亂，可以偷過長沙，直趨岳州矣。」洪秀全領之。便令李秀

成，一併拔營，望岳州進發。那時曾國藩張高基皆疑洪秀全誘敵，不敢來追。秀全便領大軍向前緩緩而行。於岳州途中，忽石達開部下將校，名喚曾天養的，獻上一顆玉石，精瑩可愛，並說道當長沙城陷時，小將先撲城垣，故得之，想是地道發出者，小將不敢隱匿，因此來獻主公。秀全聽罷，與錢江楊秀清李秀成石達開互相傳看，覺此玉面而通靈，禮非常之寶，玉中隱隱現出「太平」二字。錢江首先贊道：「此天所以貽主公也！」是時傳遍各營，齊呼萬歲，秀全大喜。就陞曾天養爲都指揮使。不覺行近寧鄉，錢江領城內，旌旂齊整，忽探馬來報道：「此清之副將紀冠軍兵，是縱橫長沙者。」錢江道：「既有糧草，必有食鹽，當以計取之！」便令譚紹洸黃金領軍在後埋伏，餘外各軍詐作奔走之狀。紀冠軍果然領軍五千人來追，不及二十里，將欲退時，左有譚紹洸，右有黃金，兩路殺來，秀全引軍殺回，冠軍大驚；正欲退時，恰遇黃金措手不及，隨上中着彈子，墜馬而死。秀全盡降兵衆，隨



入軍鄉，所得餉糧器械無數，纔望岳州而來，到時只見陳坤密各人，早領兵接應岳州城裏。原來陳坤密等。到岳州時，清總督卽勸恭武棄城而走，故陳坤密等不費一戰之力，已得了岳州，秀全好不歡喜。當下大宴功臣。時各人都有推請洪秀全改元正位之心，先有石達開韋昌輝二人入見錢江，告知此意。錢江道：「天賜玉璽，時不可失矣！」便入見洪秀全，說明將士推戴之意。秀全初猶推却，錢江道：「今萬衆一心，如主公固却，不特冷衆兄弟之心，且

## 第十九回

封王位洪秀全拒諫 火瀆陽會天養罷兵

話說錢江引石達開等十餘人，入見洪秀全，皆俯伏稱萬歲。洪秀全便對錢江道：「爾君以大義實孤，孤不敢不從，只今宜先定國號，佈告中外，然後勸飭制度才是。」錢江道：「主公以宗教起義，崇尚天父天兄；今主公既爲天子，可稱天王，國名就喚名天國的便是。」衆人聽了，皆鼓掌稱善。秀全道：「年號又將若何？」錢江道：「長沙城外已有玉璽出現，

楊氏自念羽翼未成，亦不得遽懷二心，何必憂慮？」秀全道：「衆人之意皆同否？」錢江道：「那有不同？」隨出門外引一班人進來，却是石達開李秀成賈文金陳玉成韋昌輝譚紹洪仁達洪仁發李世寶李爾芳林鳳翔羅澤南羅大綱曾天養陳坤密等，錢江並呼道：「昨日之謀主公已允矣！」於是衆人一齊俯伏，皆呼萬歲。只會分教：兩年力戰軍開漢室威儀；萬歲歡呼，又是新朝氣象。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早獻太平二字，此皆天王上應天命所致；就依作國號，何必多疑？」洪秀全一一從之，便改爲天國太平元年，頒行天下，時滿清咸豐元年也。隨後卽商議改正制度，李秀成道：「滿清入關時，下薙髮之令，屠殺漢人不計其數，實漢人莫大之恥也；今我國自宜返本還原，一律蓄髮易服，以復我皇漢威儀，則華夷之界辨矣。」秀全點頭稱善，卽錢江改定剃髮服色也。

隨奉洪天王，冠天冠，服黃龍袍，祭告天父天兄，各事停妥，便議封賞有功的兄弟。錢江進道：「光復漢家，戰功不可不封，名爵亦不可太濫！宜仿漢朝制度，定爲侯爵三等以解等差；其餘就依着指揮；使名目下的就是都尉，檢點都監等名目，文官設總丞相府掌樞密事，以外六部皆作丞相，各有專司；今大事草定，實難完備，待天下一統光復時，因時制宜，逐漸修改可也。」秀全道：「孤自與衆兄弟起義以來，奔走患難，皆如手足，各以兄弟相稱，原是平等道理，若以孤一人，徒居大位，使衆兄弟不能共享榮名，孤不忍也！孤意欲擇封加王位，以壯國家聲勢事成之後，各使就土歸藩，故姬周封建之法，俾兄弟功臣累世，擁護王位，先生以爲何如？」錢江諫道：「大王差矣！天賦雖是平等，只名位原有高下；且所以能令衆者，以號令所出耳。大王若親賢愛士，則君臣如師友耳，何必名位相同，而始謂之親愛耶？上觀往古，旁觀各國，未聞有君臣同尊者。卽周室稱王，而諸侯封建，上者亦不過稱公

一三二

縱大王不忍專權，在百官亦宜分次序；若是  
不然，恐久後必難令衆！願大王思之！」李秀  
成道：「錢先生之言是也；方今軍事方殷，必有  
主持軍政者，而後諸將可以奉行，若各自爲主  
，恐名位相當卽權勢等，亦誰肯奉令而遵調遣  
者？初則互爭柄權，繼則抗違軍令，皆所不免  
，如此則國家未定，而水火內興，禍將不遠。  
昔漢封七國，晉封八王，亂禍相屬；行諸承平  
之日，猶且不可，況在今日乎？大王高明，何  
以見不及此？」秀全聽罷，終不釋然。便問石  
達開意見如何？達開道：「料事深遠，臣不如  
錢江，多謀能事，臣不如秀成，何必多問？臣  
等非不欲居高位，享榮名，想亦時勢不可耳，  
大王當自審也！」當下各人議論紛紛。且說楊  
秀清聽得各人，推戴洪秀全有勸進之事，便和  
蕭三娘商議，三娘道：「此乃大事亦是公事，  
君侯何以不與聞？宜速趨進朝，贊成此舉，當  
不失爲開國元勳。當人心歸一之時，君若稍懷  
志異，不待國家難救，抑且禍患難知，不可不  
察！」秀清以爲然，便趨上謁見洪秀全，並呼

萬歲，隨跪：「臣弟秀清適有微恙，是以未能於各兄弟同來，今病漸愈，特來進謁。」天王道：「勢實多矣！」說罷，即把擬封諸兄弟王位之事，問秀清意見如何？秀清道：「大王自廣東起義以來，即與兄弟同赴廣西，臣第等，毀家赴義，正是生死與共，禍福相同；且雲山已死，朝貴又亡，臣弟每一念及，常爲傷感，今大王已有今日，若不使各兄弟得享同等榮華，竊爲大王不取也。」洪秀全意愈決。錢江又道：「誠如李秀成之言若此，恐諸王相爭各不用命，大事即去矣，臣何忍見此？」說時不覺泣下。黃文金洪仁達洪仁發便挾錢江出去。少頃石達開李秀成亦辭出。錢江於路與李秀成道：「某等追隨患難以來，言聽從計，誠不料有今日也。」石達開道：「國家隱患，即伏於此，身不特吾等的不幸，亦漢統的不幸。吾等何不以其爭之？」錢江道：「大王畏忌楊秀清，方欲以王位買結其心，若秀清未到，處境可憫及此，今秀清一方主張，是大王意決矣，爭亦無益！」說罷復嘆道：「雲山若在，斷能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九回

使大王不行此事也。」石李二人聽得均爲嘆息。不說三人回去。且說秀全自錢江等出後，心內原有些悔意，只秀清在前既已主張，自己又早已說出來，自然不符不行。便即封楊秀清爲東王，追封馮士達爲南王，蕭朝貴爲西王，封韋昌輝爲北王，四王封後，秀清昌輝一齊謝恩。又洪仁發爲安王，洪仁達爲福王，石達開封翼王，錢江封靖國王，領丞相事，以秦日綱爲天官丞相，胡以晃爲地官丞相，李開芳爲春官丞相，林鳳翔爲夏官丞相，黃文金爲秋官丞相，羅大綱爲冬官丞相皆封公爵；又以李秀成陳玉成曾天養李世賢譚紹洸賴漢英皆爲副丞相，俱爲侯爵，兼指揮使。其餘李昭壽陳坤甯楊甫清蘇瑞生吳定采陸顯德洪容海羅亞旺范越德萬大洪林彩新邵雲官林啟榮皆任元帥，衆都檢使。以上各員，俱以天將名之。餘外進秩有差，定議後，即令製造官服，分頒各兄弟功臣。楊秀清又奏道：「大王既正位天王，繼承漢統，兄弟皆受殊恩，只專六宮內政主持不可無人，臣弟有一女年已十八，甚有賢德，欲進侍大王

取因內政，未審大王意下如何？洪天王聽得，見秀清如此，一旦公願，心甚歡喜，便准奏而行。自此楊秀清既與天王稱兄稱弟，又爲副主，位東王，掌軍機。且李開芳林鳳翔楊輔清一門羽翼皆任丞相，貴甚無比。那錢江聽得天王封自己爲靖國王，意欲上表力辭，卽往商之李秀成。秀成道：「天王既定主意，各官受封，料不能更改；且先生若退居下位，恐更不能令衆矣。」錢江覺得有理，便罷力辭之意。李秀成便示意石達開，使言於洪天王，更以錢江爲軍師，兼軍中大司馬之職，天王一一允從。又令各王妻室，皆稱王娘，丞相以下妻室皆稱夫人，各專定安之後，休兵數日，然後大集羣臣，共議起兵，爲窺取湖北之計。楊秀清石達開韋昌輝等，及丞相以下，數十人在一堂會議，只有錢江稱病不至，洪天王心知因昨日諫止封王之事，不聽其言，心中有些不遂，故此不到。因此洪天王心裏到不自在，且當時既定下爵位，李秀成以反居下僚，亦不敢違行進策。只有東王楊秀清，自討糧兵湘省，以求，未

有寸功，卽欲領軍獨取漢陽，爲立功固權之計，便擬八路攻城之策。石達開道：「漢陽爲數省通衢，四至八通，實是咽喉之地，看來是個重鎮，今據清湖北巡撫常大淳，此乃無謀之輩，並未增兵助守，臣弟願得精兵千人，會合水師各軍，親取漢陽，雙手捧獻。」天王聽罷，猶未答言，各將已紛紛進計，有言開攻的，有言暗襲的，天王以錢江未到，未敢決行，終不能定議。只對衆人說道：「諸兄弟奇謀之略，想皆可行；孤當親造錢軍師寓裏，再決此事。」衆人聽了，各自退出。洪天王獨留李秀成未去，卽一同來見錢江。一路上韻秀成道：「今日議取漢陽，賢弟獨不發一言者何也？孤不敢決行也，正以賢弟未嘗說及耳。」秀成道：「臣弟尚在下，只合聽諸王號令，何敢越俎事？古人說得好：一位卑言高，罪也。」臣弟是以不敢。天王嘆道：「孤不聽錢先生，及賢弟阻止封王之諫，實誤大事；今已如此，益更可慮，只是悔之無及矣。」秀成道：「東王之意，不爲軍權，怎肯干休，諸將未必盡肯爲彼用命，

，則國事殆矣。」「天王聽罷，不覺爲之長嘆。正說話間，已到了錢江的寓處，早有左右傳到裏面，錢江只得裝着病狀，迎見天王。只見天王背後李秀成亦已隨到，一齊到了堂上，錢江道：「臣弟有小恙，未能造謁，今勞大王屈駕到此，何以克當？」天王聽罷，把眼看看錢江，見他沒有什麼病狀，心中更不安樂。卽說道：「正明先生身體不快，特來探視！」錢江答道：「但覺胸中結鬱，有些滯氣，餘外別無他病，不勞天王費心。」天王道：「方纔會稽窺取漢陽，有議明攻的，有議暗襲的，孤不能決，因此來就決於先生。」錢江沉吟少頃，卽答道：「兩策皆是。但求得其人耳；若用明攻，非大兵不可，巡撫常大淳，驕然無謀，然江思源已到湖北，按察使本任，他知漢陽重要，漢陽一失，武昌亦絕，現擬以大兵親自守之。向榮亦自廣西奔到，必會合江思源，死守此地，我若以大兵攻之，必費時日，而彼得徐爲備矣。不如先發制人，趁錦未至，以精兵數千人，先行奪之，錦上策！」天王道：「此任非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十九回

謀勇足備者，不足以當之；孤欲以李秀成重當此任，先生以爲然否？」錢江道：「秀成才自可用，只愁一區區副丞相，終不能令衆，如之奈何？」天王聽了，默然不語，徐徐說道：「石達開何如？」錢江道：「可矣。」就以李秀成副之，並令水軍由鷓鴣洲沿江而進，限三日內須下漢陽，緩則滿軍救兵一至，反費手是矣。天王點頭稱善。此時纔把昨日遠諫封王之事，道款一番而罷。天王回後，卽令石達開李秀成帶三千人，渡江攻取漢陽，並領李世賢陳玉成曾天養賴漢英等將士卽起行。趙開一面傳令陳坤書預備水師接應，不在話下。且說江思源自從在廣西經過數載，原有些本領，還虧廣西巡撫周天爵看上他，便行奏保，蒙恩破格錄用，因此得調湖北按察使，兼署藩司，領襄辦湖北軍務的差使。那思源到任後，料知湖北並無戰將，可巧清廷又因向榮久懸戰陣，併令一併馳赴湖北，並授他欽差大臣，故此向榮及屋改元即位，不久必爭漢陽，正選調兵助守，只

怕眼前趕不及，即傳令副將朱翰領兵五千先行，與漢陽知府董振鐸併力守禦，越腹聲勢，以爲疑兵，自己却隨後進發。原來那朱翰只是一勇之夫，毫無計策，纔到了漢陽，即與董振鐸商議；董知府領兵守城，朱翰自領本部在城外扎營，才布犄角之勢，專候天國兵乘來交戰。早有細作報到石達開那裏，達開已知漢陽職守未備，急令人脚杖馬勒口，倍道而行，到時只見漢陽城內，旛旗大搖，城外另又屯兵，約三五百人，李秀成進道：「城內征塵不起，必無大兵，彼速懸旂旌，另屯城外，不爲虛者實之耳，今先調水軍，由水道先行攻城，城內必然荒亂，吾因以實力攻其城內屯營，二者若敗其一，則人心益懼，而漢陽下矣。」石達開以爲然，即令陳坤香，以大船四艘小船十艘先進，隨後大隊水軍，皆隨江上下，以攻西南門。果然董振鐸恐城中有失，不暇與朱翰聯絡，都移兵往守南門沿岸，兼顧西門。李秀成看得城內頗有移動，即調兵進攻朱翰。時已西山日落，這時正是十一月中旬的時候，將至夜分，

恰見陰雲佈合，達開恐天將降雨，不欲乘兩用兵；秀成道：「北風甚急，雲隨風捲，必無大雨，最好得一驍勇者，乘着黑夜，直抵城壕，用藥焚之，彼軍必然惶亂，則朱翰一鼓可破矣。」說猶未了，只見曾天養攘臂進道：「小弟願往。」秀成道：「兄弟既自要去，須領百人各攜火藥一包，到壕邊擲下，縱起火來，吾自有計捉朱翰。」曾天養得令，即點飛捷的百人；准備停當，入夜寒風凜然，百人結束而行，不動聲息；擁至城壕，把火藥放下，放起火來，霹靂的一聲，火勢驟發，城垣已卸下一幅。是夜火乘風勢，直奔城內，延燒民房；一來因隆冬時候，各物遇火即着，又因風勢太猛，不多時，只見一派通紅，貫徹內外。董振鐸只道是城內有了奸細，暗作洪軍的內應。故一時手足無措，那朱翰又道恐是天國水師攻進了城，因此無心戀戰。都即時奔逃，忽然鼓聲大振，石達開已領諸將帶兵掩至，正如疾雷不及掩耳。朱翰即命部將分頭抵禦，只那裏還不敢敵手？朱翰領五千人，一聞號令，都不戰自退。

朱翰立殺數人，猶且不住。時石軍已直壓軍前，李秀成親自擂鼓催進，朱翰大怒，急自率兵接戰，夜裏又不辨石軍多少，朱翰即令本軍放槍轟擊。時李秀成正在擂鼓催進，黑夜看不真，忽被一顆彈子飛來，從左臂飛過，臂上已着微傷。秀成恐鼓聲一歇，軍士胆沮，只得忍痛搗鼓愈猛，前後左右各營，只道中營得勝，一齊蜂擁進，左有李世賢，右有陳玉成，如排山倒海一般。朱翰身中數彈子，猶自死力支持，不提防，石軍四面衝至，已圍得鐵桶相似，各圍入朱翰營中，拔出短刀，如斬瓜切菜，殺得人人胆落，一團心慌，有逃命的？有投降的？不計其數。朱翰料不能挽回，殺條血路逃走，便抖起精神，馬頭到處，紛紛避退，正在殺出重圍，只見後面鼓聲又起，一將趕來，大呼道：「竊奴逃走那裏去。李秀成在此！」朱翰聽得李秀成，更自心慌，只願前走，不敢回馬交戰。不料當頭又有一軍攔住去路，却是石達開。朱翰知不能脫，急得拔劍自刎而亡。石李二人，乘勢殺了一陣。自朱翰死後，清軍編主，各

自投降，秀成一安撫。正要移兵來取漢陽。原來會天養自從城圍火之後，城垣盡陷了數丈，天養乘勢攻入，進了漢陽，便分頭縱火，燒一個漢陽城，像火城一般，比及石達開兵到時，已是烈焰空騰，漫天徹地。知府董振鐸，已死於亂軍之中。會天養殺至南門，先接陳坤書等登岸後，又復縱火，正燒得得意，又越過北門來，意欲一併焚燒，恰遇李秀成大喝道：「城池已下，與居民何辜？兄弟休再縱火！」會天養聽得，看着是李秀成，方纔住手。秀成急令軍士分頭撲滅，直至兩日後，方纔息火；及至江忠源領兵到時，只見漢陽已失，隨即收兵回武昌去。石達開立即出示安民，分恤被災之民，又責會天養：「自後不能如此！」天養道：「我們到時，他却不要開城門，憐他則甚？不如縱火都燒盡他，到覺干净。」李秀成聽得，是可笑可憐，只得以大義解釋之，宜有愛民之隱。會天養始無話說。這回分教：一炬飛揚，漢陽郡真成瓦礫；萬軍齊下，武昌城又起干戈。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向榮大破武昌城 錢江獨與王軍

話說那石達開，既激蕩洩湧火勢，又怕過被火之象，然後寬備會天養，那會天養，猶以不能盡燬漢陽為憾。猶虧李秀成以大義相責，方始無事，石達開李秀成把捷音報到洪天王那裏，天王即同楊秀清錢江等，領人馬齊到漢陽駐扎，天王看見漢鎮為數省通衢，百貨山積，果然好一個巨鎮；令官吏等，就住在會館裏，各看見漢陽被火之後，民舍凋殘，百姓許多失所。錢江遂令搭數十棚廠，就把難民安置，一面發給賑濟飢民，不在話下。且說向榮自從得了消息，廣西巡撫周天爵題奏，因此復得重用；旋又拜欽差大臣之命，張國梁亦得記名提督；先補用總兵。向榮既得重權，又統帶湘桂各軍，兵勢復振。就行知江忠源為協守武昌之計，時天國太平元年，諸清咸豐元年。洪天王既定漢陽，便陸續攻取武昌，楊秀清道：「武昌居長江上流，得之直可以控江南，俯俯江西，我

軍數千之衆，已下漢鎮，全軍銳氣尚盛；且漢陽與武昌，只是一水相隔，克之實如反掌矣。」錢江道：「東王之言有理，但武昌雖然易取，只向榮新授欽差，今湖省精銳不下三萬人，又得張國梁相助，若與江忠源裏應外合，敵之亦殊不易也！」洪天王道：「先生屢稱向榮本領，惟自與軍以來，向軍未嘗一勝，其本領何在？」錢江道：「此人英悍耐戰，往日之敗，不過以無謀之輩，肘制其上耳；今既為欽差，又撥重兵，實為勁敵。須得一文武兼備之者禦之，使不能與江忠源接應，然後專取武昌，方有把握。」楊秀清道：「臣弟欲以本部兵，獨當向榮，俾眾人得專力武昌，萬無一失。」錢江道：「東王若要，須要謹慎，休得輕視向榮，倘有差誤，關係非小。」秀清怒道：「據先生說來，教諸君齊合立功，偏楊某是偏用。」天王向秀清說道：「賢弟不必生氣！就請以



部兵，抵禦向榮。孤更撥一員上將助你。」  
儒，即呼李秀成道：「孤素知賢弟謀勇皆優，今撥汝五千人，爲後路，倘有緩急，便可接應王。」李秀成不敢推辭，只得領命去後。  
大綱道：「方今隆冬時候，河水已涸，江上漲巨沙，水師難進內港，不如以兵船作浮梁，貫以鐵索，由漢鎮直進武昌省城，則達兵自。」錢江道：「此計甚妙；但恐我作浮梁，忠源即引軍阻吾工事，實費時日；隨暗中准兵船鐵索，各等工事，待過數天，一月將盡，夜色無光，然後乘夜砌造浮梁，分爲六道，渡大軍，便可直搗武昌城。今探得向軍已抵出，我宜把水師先渡過武昌東岸，彼軍船隻備，防兵已駐守城裏，槍攻則遠不能及，炮則有礙向軍，亦不能施放；既可隔絕江向二相通，亦可以壯楊秀清聲援，我即可相繼而，豈不甚妙？」洪天王鼓掌稱善，即下令依而行。這時向榮已抵洪山下寨，那洪山正在昌城東路，向榮因見漢陽已失，不欲越守孤，便舟布犄角，以便進戰。錢江打聽得清楚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回

，督緩攻進，奈楊秀清自領本部萬人有餘，並健將李開芳林鳳翔並將校邵雲官萬大洪李昭壽范進德等，正欲渡江來攻向榮，李秀成急趕上止道：「天王以十餘萬之衆，且不敢遽渡武昌；今東王若急要進兵，一渡過彼岸之時，勝則大攻，敗則不可收拾矣，願東王思之！」秀清道：「天王以爾爲後援者，謂我不能勝向榮也；且大丈夫不可爲人所料，吾必渡江，請予觀其勝負可矣！」遂不聽李秀成之言，秀成無奈，只得報知洪天王，隨即令陳坤書陸順德各備水師策應。及錢江聞之，急對天王道：「三軍之所以能用命者，以將令所出也；東王如此，何以服人？吾必止之！」使兼令阻止楊秀清渡江。不料軍令到時，楊軍已渡過南岸矣。石達開道：「不如大軍俱填浮梁而進，猶可以偪向榮也。」天王以爲然，遂依錢江前策，准備一切，那時向榮已探得楊秀清之兵已經渡江，只看洪軍的大隊動靜，然後發令，因見同時洪軍水師，布滿江面，乃嘆道：「洪軍此舉，將以水師爲聲援，而後進攻武昌；某聞東王素不聽

一三九

令，今如輕進，吾先破之，彼全軍自隨落矣！  
一卽傳令軍中，幸勿妄動，待彼中軍大舉時，  
一齊進發，又令張國梁引五千兵，緣江安營，  
截斷洪軍水師；並令總兵楊貽汾陳勝元分左右  
右翼，以待張敬修往來接應。當下楊秀清安營  
既定，卽令部雲官萬大洪分兩路先進，見向榮  
絕無動靜，只得收軍；及至黃昏時候，復令部  
雲官搗戰，向榮依然不動，幾回衝突，奈向榮  
依然不動，楊秀清又只得收軍而回，心上十分  
憤怒，只無可如何。誰想過了一夜，天色尚未  
大明，忽然窺外人馬喧天，鼓聲震地，楊秀清  
從床上驚起，正欲問時，原來向榮人馬已殺至  
營前，秀清軍裏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個個如  
夢如魘；向榮軍士蓄銳已久。到此時無不耀武  
揚威，楊軍不能抵當，各自逃走。向榮先令楊  
貽汾陳勝元兩路先進。秀清望後而奔。卽欲令  
三軍渡江回來，惟時向榮隨後已到，時因天色  
初曉，餘霧未散，不辨向兵多少，但聞向榮軍  
士呼道：「捉得楊秀清的受上賞！」秀清心慌  
，又欲靠着陳坤壽的水師渡回。奈又被張國梁

阻截。此時覺四至八道，却是向軍，張敬修  
後營裏，知到全軍到勝，因憤從前事，此時正  
烈爭功，又催軍進來，聲勢更自凶猛。楊軍裏  
的將士，部雲官萬大洪鑿戰張敬修不住，軍士  
折傷甚衆。陳坤壽陸順德欲遣水師登岸援應，  
都被張國梁阻壓，楊軍因此大敗。張敬修正追  
得得意，忽聽鼓角喧天，兩路人馬殺到，奮力  
殺退張敬修，救出楊軍大半，衆視之，乃老  
將林鳳翔及部將李昭壽也。秀清大喜，使欲會  
合一同渡江，林鳳翔厲聲諫道：「某正爲聞得  
東王要退兵渡江，故率軍趕來，彼來我走，向  
軍豈能殺盡我耶？若嬰渡江，則彼乘半渡擊  
我，我兵不死於刀槍，必死於波濤，恐無應類  
矣！」楊秀清大悟，便令軍士齊望後路奔來。  
不多時，向軍大隊都至，向榮張敬修楊貽汾陳  
勝元分道殺來；老將林鳳翔軍令部雲官萬大洪  
保護秀清先行，己自與范連德李昭壽親自斷後  
，且礮且走。少時李開芳亦調兵趕到，合力抵  
禦向軍。奈向軍乘勝之餘，一股銳氣，全無懼  
怯，猶自死命來追。這時楊軍兵敗，幸秀成早

已急進，奈隔江相向，不能馳救，急於黑洪天  
王軍裏，錢江大驚，即請令石達開韋昌輝黃文  
金洪仁韓陳玉成羅大淵沙軍沿浮橋六道，直取  
武昌城，以挾制向軍，謂武昌可下，而向軍亦  
堪矣。天王從之，六將得令，一齊舉兵；錢江  
又囑咐：各人帶兵不在多，只求快捷！吾隨後  
即以大軍接應。因此石達開等，各領一、二千人  
立刻起程，星馳電掣，沿浮梁而過，錢江又隨  
令陳坤雷陸順德不須接應楊秀清，速移各船駛  
攻武昌城去。天王道：「如此恐東王勢反孤矣。」  
錢江道：「楊軍尚欲望勝耶？水師既不能登  
岸相救，望亦何用？」天王方且無話去後，錢  
江又令李秀成假作渡江之勢，以備向榮之後，  
那時向榮正趕楊秀清與李昭壽李開芳林鳳翔馮  
戰，忽聽後軍報稱錢江已令六將軍沿浮梁直攻  
武昌去，向榮大驚道：「武昌人馬不多，必難  
守禦；若失了武昌，是失去湖北也，我不可不退。」  
便令以後將爲前軍，乘勝退回，李開芳李  
昭壽林鳳翔却不能追趕。就計這場惡戰，楊軍  
被燬去營壘數十座，失去槍砲二千有餘。楊秀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回

清竊逃兵退入炒河，計點兵士，整齊而死或傷  
的，失了四五千人，悔恨不已。且說向榮收兵  
，退至洪山，總兵張開梁道：「武昌城裏，  
有這江忠源，斷不是當洪之衆，撫軍木偶耳，  
不如分兵一半入城，而以一半紮城外禦敵，較  
爲上策。」向榮以爲然，先把此意報知城內，  
那巡撫常大淳，恐開城不便，一恐洪軍乘勢掩  
入，二恐人民出降，猶豫不決。差人問計於江忠  
源，時江忠源自巡城，聞得這番消息，即來  
見常大淳說道：「人民倘有出降，彼軍由西席  
兩路而進，向軍若進以資守助，亦是一策；但  
宜繞過南門而進，使彼不能掩入，另發兵陽作接  
戰，洪軍亦未必遽能偷過南門也。」常大淳道  
：「人民倘有出降，又將如何？」江忠源道：  
「降否視乎人心，果其有變，即當在城內，亦  
未足濟事也。」常大淳方悟，即時回覆向榮，  
向榮正擬分軍，不提防雷轟動，霹靂的響一聲，  
傾盆的大雨降下來，火藥不燃，槍砲無功，  
因此不能分軍。這邊洪軍都由錢江預作準備，  
便令冒雨而進，一面募死士鑿開城濠，便令水

一四一

師潛進，陳坤書冒險，先入南濠，都由小艇進城，濠內陸顯德又選了勇士數十人，由城濠先自登陸，出其不意，殺倒守城軍士，大呼道：「天國兵已攻進武昌城了，降者免死！」城裏兵士聽得大驚，各自慌亂。這時石達開等六人攻城正急，西門一帶，正在兩軍死力相持，忽撫衙差官舉了常大淳令箭馳報道：「敵軍已進南門了！」江忠源早已吃驚，猶故作鎮靜的說道：「武昌城池高深，洪軍豈易進來耶？休得搖亂軍心！」只是軍士聽得，已不戰自亂。知府明善只道真個失城了，急的自刎而死，軍士見了各自逃去，江忠源立殺數人，猶止不住。石達開韋昌輝乘着忙亂，併力攻城，紛紛把火藥擲下城邊去，西門城樓一角，早炸作粉碎；未幾城樓亦傾墜，那逃不盡軍士壓死千人有餘。城中呼天叫地，韋昌輝羅大綱兩軍，先搶進城，上城裏清兵，那裏還敢阻擋？江忠源不能挽回，急飛奔撫衙而來，要與常大淳一齊棄城而去。不提防常大淳聽得洪軍先後把西兩兩門放下，如驚弓之鳥，自忖若要逃時，倒不免

有失地之罪，若要逃，又怕被洪軍拿住，只得暗下流了幾點淚，背着家人，到後花園裏，在一株古松樹下，自縊而亡。時人有詩嘆道：天兵齊下捲荆襄，八路英雄撼武昌；偏有不知亡國恨，尚留一死報君王！自常大淳死後，城中益亂，前按察使梁星浩，及道員傅炳吉倒時同殉難。江忠源知得常大淳消息，不復再遊撫署，急的奔至南門，可巧向榮大隊亦到，便會合而逃。那時石達開諸將，聽得江向已經合軍，亦不來追趕；只分頭搶了各道城門。不多時，洪天王錢江全軍已到，只道武昌全城俱定，便要躍馬先進，錢江諫道：「元帥係三軍之命，猶不輕臨險地，況天王爲萬民之主耶？今武昌雖下，仍在人心惶亂之際，天王恩威未布於此地，須防不測！今宜點步隊一隊先行，天王繼進可也。」天王從之，便令裨將鄧勝領步兵一隊先行。繼進到西門城裏，忽城濠內伏兵齊起，鄧勝措手不及，死於馬下，軍士叫將起來，錢江大驚，急督率兵士接應。原來江夏知縣夏鳴盛，因憤恨武昌城失守

了，志在刺殺天王，以圖恢復，遠地早見洪天王真錢江並馬先行，只道天王乘勝得意，自爲前驅，故埋伏數十人，在城邊裏，當其進城時，卽行發作。不料到了城邊，因錢江一諫，改換鄧勝先行，故殺了鄧勝，却曾不傷及天王，亦云幸矣！若無錢江一諫，天王生死仍未可知也。當時有詩贊錢江道：

武昌城外戰雲飛，運籌帷幄仗軍師，  
謹儆直同諸葛亮，片言救主脫危機。

又有詩贊洪天王道：

草茅崛起承天命，鼠竄聲靈有主張，  
縱使賊臣扶逆滿，豈能梭計害眞王？

當下洪天王，因聽錢江之諫，不知爲夏鳴盛伏兵所害，錢江知道鄧勝已死，急的督兵進戰！那夏鳴盛猶自手執綉旂，大呼殺敵，錢江卽令賴漢英相與卷戰。那夏鳴盛雖奮勇，奈寡不敵衆，怎能抵住？那時黃金在城池裏，又聞得城內有變，進驅兵來到衙門，把夏鳴盛手下數十人，不留一個，斬爲肉泥一般。然後迎天王急去。就借鄧撫衙門，作了行宮，一面出榜

洪秀全新編上冊 第二十四回

安民，不在話下。楊秀清自從兵敗之後，退入妙河，因聽得天王旣定武昌，卽收兵回至城裏，先告訴敗兵原因，誓下有憤恨李秀成擁兵不救的意思。洪天王安慰了一會，未幾李秀成一到，天王道：「東王兵敗，若得賢弟進兵援應，恐向榮未必遵行得志也！」李秀成道：「隔江相向卽馳救已不及；且起程之時，弟稟諫東王不可渡江，東王不從，故遭此敗，臣弟勉強渡江相救！恐半途被擊，則兩軍俱散矣；弟非惜，誠以同敗無益也，弟蒙天王賞識，屢委重任，自愧資望較淺，不足服人。故前失於蕭朝貴，今又再失於東王，自今以往，弟願爲偏裨，以從諸王之後，否則有令不行；勝敗非敢知也！」洪天王聽罷，默然不答。時錢江在旁，亦隨口答應：「弟屢言向榮雖短於謀，惟久經戰耳，臨事謹慎，且饒勇耐戰，未可輕視；東王自恃其勇，不聽吾言，故至於此，非李秀成之咎也！」天王點頭稱是！一面分賞有功諸將，並賞李秀成以爲進諫者勸。東王心上不服，惟素知李秀成智勇過人，不欲與他失歡，外面還

一四三

與他巴結，秀成心知其意，亦不計較。那一日，天主請諸將商議進兵何處，時聽得江忠源與向榮各軍，已分屯黃州與國大治等州縣，江南援軍亦至，因此清軍聲勢復振了，又聽得清廷因常大瀆已死，已調胡林翼為湖北布政使，兼署巡撫。故洪天王之意，不欲遠趨武昌，以下江南，楊秀清便乘勢進道：「長安為古帝王建都之地，重關險險，可以久守，不如遣兵由河南直取長安，以為基業。然後分兵四川，據險要而圍之，亦一策也。」黃文金道：「四川天府之雄，漢高因之以成帝業。武昌四戰之地，斷難久守，東王之言，顧天王從之！」錢江道：「江南乃菁華之地，總可以直趨北京，退亦可以自持，此用武之地也；而我大王若舍此不圖，改兵而西，使滿清徐復元氣，誠為天王不取也。」洪天王聽罷未答時，已議論紛紛，大半謂取長安，及西川為善策，未取金陵者，只錢江李秀成石達開三人。洪天王不能取決，各臣告退後，錢江對李秀成說道：「東王得志，吾輩難瞻顧矣。吾欲兵西向，則天下事從此定矣，

天王初語言聽計從，近來反偏於東王之勢，如何是好？」李秀成道：「同盟操戈，豈不可為，何不將大勢詳奏天王，看他有何意否？」錢江以為是，便同府乘夜擬定與王策一書，越日進請洪天王，天王把來一看，說道：「臣弟江言：伏維天王起事之初，鋒髮易服，創業非常，知不以武昌為止足之地也，而突；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殲其不亡？不乘此時長驅北上，徒苟安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起兵之時，不數月而南省皆陷，地廣人眾，自謂稱雄，然遣將四出，不出湖南一步，擾攘十餘年，終底滅亡，前車其可鑒也。或謂武昌襟帶長江，控汴梁而引湘鄂，據險自固，然後問道出奇，以一軍出秦川，定長安，擾破關外者；或以一軍趨慶慶，取成都，定四川以為基業者；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賤，糧食艱難，

且宜割險，縱我攻必克，必大費兵力，勢爾無功，固貽後悔，得不償失！亦非前功。視創其支爪，究不若動其腹心之爲愈也。至於四川一局，今昔異形，其在蜀流之時，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志，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賴吳懿長江之險，以爲唇齒，尙難得志，況今日哉？方今天下財產，大半聚於東南，當此逐鹿於寧謐之時，欲以四川一隅敵天下，江知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如舍西而東，金陵建業，皆帝王建都之所，淮泗林梁，實真人龍起之方，宜先取金陵，以爲基本，次取開封以爲犄角，終出濟南，以圖攻取，盪齊魯之運河，亦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傳，可以牽制吳族勤王之師，然後神我軍士，以攻梁廈，撤我丹山，以江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結納賢良，而民有不寤髮，易服箠食靈漿以迎者，江不之信也。南京不下，則遼東不能糧，豈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定，則燕

京不譙張，縱爾困於內，溷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頹滑，傳致蹉跎，成敗之機，固不容疑；我輩遠隔鄰井，志切從龍，開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開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袁兩截，捨舍衝陷，渡河而後，然後復作南遷之策者，皆欲立功名，復漢祚，誓九死以垂勳，不顧一生而伏莽也。饑困時而歸之，竊策舉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預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亡，秣厲兵馬，扼雲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當敵，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掘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江寧發一軍以突其西，路攻河內州縣，秦勝入魏，直抵燕冀，無返旆抗嘉金衛，別以一軍沖冀東，無慮我沿河舟師，相繼定浙，候開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先

固江南之根本，徐定新造之人心，俯後設  
翅，宏我規模，外和諸戎，內撫百姓，則  
西而秦蜀，東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  
載一時之機會也。溯自漢迄明，天下之變  
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  
，宋亡於元，類皆恃彼強橫，贖盟中夏；  
纒纒類變異，好惡相同，亦不數十年奔還  
遼部，從未嘗毀謗禮義之禮裳，削棄父母  
之毛血。我朝甚匪，官人劉畜，中土何辜  
？入遺遠辱，至如是之甚者也！帝王自有  
異，天意果誰屬？大任密與，能不踴躍？  
更有期者：旌旂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說  
君，是魏即從，使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  
師，仍知中國之仍為華，不肯終變於戎狄  
。王者發軔，彭明較著，陣堂旌，不必  
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則歸，彼縱有苗  
蒙古頑精竭慮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  
之將，豈欲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  
？方今天下以利為治，上下交征，風俗之  
壞，斯以極矣；亡國為奴，慘受桎梏，入

之心憤亦已久矣！納賄捐民，視然民上結  
紳之途，亦已污矣！磅礴鬱積之氣，久而  
必伸，有王者起，孰不去其舊染之污，拭  
目而觀其新命之鼎哉？佈置條度，此其大  
略也，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  
，締起艱難，必先有包括之心寓乎宇宙，  
而後有旋轉乾坤之力；知民之為貴，得民  
則興，知賢之為寶，求賢則治；如漢高祖  
之依宏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  
天人應會，類時而動，事機之來，莫可嘗  
喻。否則分兵而西，武昌固不能久守，且  
我之勢力一渙，即彼之勢力復充，久而久  
之，大勢一去，不能復振墮躋之悔，誠非  
吾屬所忍言者矣！江自論交於寒賤之中，  
奔馳於患難之際，外托君臣之義，內聯兄  
弟之情，義重恩深，方粉身不及圖報，况  
乎誤國之深，何忍坐視？茲透大勢，力審  
機宜，謹就管見所及，擬定興王之策十有  
二條，伏乞採擇施行！

洪天王看罷，乃嘆道：「壽國王不世才也，朕



如何不聽？」便拿定取金陵主意。想罷又把十二條與王策，約細看下去，道：「這分教，萬齊趙

## 第二十一回

洪天王開科修制度

湯總兵絕命賦詩詞

策，卽回天意定漢基；並遣與衛，又把長江成戰地。要知錢江與王策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洪天王看罷錢江奏議，早已回心轉意，決計要取金陵。隨又把與王策十二條細看下去道是：

一 方今中國大勢，燕京如首，江浙如心腹，川陝閩粵如手足；斷其手足，則人尙有活，若取江南，而隨摧其腹心，則垂危矣。故以先取金陵，使彼南北隔截，然後分道，一由湖北進河南，一由江淮進山東，會趨北京，以斷其首；待北京既定，何憂川陝不服？是當先其急而後其緩。

二 我國新造，患在財政不充，而關稅未能遽設，嘗於已定之初，在商場略議加抽，而任其保護於商業，每兩徵抽一釐，名曰厘金；取之甚微，商民又得其保護，何樂不從？而我積少成多，卽集巨款，但宜制節，不宜動濫苛民。

洪秀全演講上冊

第二十一回

三 自開科道光以來，各國交通，商務大進，商務盛卽爲富國之本，能富卽能強，宜與各國更始，立約通商，互懷施臣保護其本國商場，以中國增大物博，如能逐漸推廣，三十年內，可以富甲天下矣！

四 我軍既以財政爲患，當於國法講求；今我國當求與各國通商，可以自給賑濟，各銀元入口，卽所定之地，可以不以清軍清匯銀元通用，如此商民，必以爲不便，然後我可鑄銀與商民易之，易彼銀而鑄我銀，我何權宜，以五六成銀色鼓鑄，凡銀不論高低，祇求上下流通，一律准用！富戶以我不用清銀，必來交換，卽可由一千萬鑄至二千萬；由是來佩紙幣，卽可由一萬五，可立就矣！

一國七

魯與自備與，大王既加封各王，已不能更改。當於官位分開權限，以重軍政，使王公以下之謀臣勇將，免抑制而能施展。誠以凡學論才不論貴，即各國親王，亦不能盡居高位，擊大樞密也。

六 將來天下大勢，必趨置海槽；今後若中國大寇，仍當趨都江南，沿江河之險，盛飾舟師，即可以浮吸各行省，四面接應，自不致有干格之虞。

七 滿清遠戡皆敗，將來恐借外人之力，以戕其漢人，為自保大位之計；前既於各國更始立約通商，則自當優待旅華外人，以示天下一家，以杜彼奸謀。

八 我國起事以來，戰爭未已，不暇脩理制度；今宜開科取士，增選文才，使各獻所長，因時制宜，以定國制，而待探行。

九 我軍連戰屢勝，恐亦不免憊疲；今雖兵近二百萬，宜加以訓練，分為五班，待定江府之役，以南班北伐，以一班下閩浙

，留兩班駐守三江，輪流替換，免疲兵力，以為久戰之策！

十 中國膏腴土地，荒蕪自多，宜墾荒地為公產；做上古寓兵於農，或為屯田之制，按時割約，則兵力固充，即餉源亦不竭矣。

十一 中國人較聰多，而女子全然無用，宜增開女學，或為女科女官，以示鼓勵。盡去纏足之風，而進以鬚眉之氣，男女一律有用，則國欲不強不得也。

十二 礦源出於地利，惟中國最勝焉。滿洲除洲濱礦之外，未有開採；我宜殫心國中，一律探掘。以收地利，國際既增，民財日進，若欲興礦務，當做各開創行鐵路，以便轉運；且為商計，利莫大焉！

以上管見，概其大略，餘外相權而定。請清以殘酷，與以仁慈，尚清專用宗室私人，我以大同平等，力反其弊，與王之道，盡於是矣。願天王留意焉！

洪天王看罷大說，越日就請饒江劉殿上齋醮，

錢江道：「今湖北已定，宜開科取士，當定入心。再隨即派員佈告各屬，申明我漢復國的意旨，免各屬來干預，然後再議取安徽，願下江南可也。」洪秀全從之，即令先行開科，以錢江石達開爲主試官。因從前尚未舉行鄉試，令士子報冊赴致的費賜盤生，一體進場。這時李秀成正用鄉師收與壽州而回，所以附近武昌一帶州縣，聽得與國開科取士，都望風投順，因此到來報效的不下五六千人。就中一位姓劉的，喚叫繼登，別字贊成，乃與壽州人氏，生平博覽羣書，素有大志，不樂滿清功名。有勸之赴科試者，常對人說道：「我明之劉基也，豈爲胡元所用哉？」愚者皆笑其非。及洪天王定湖北之時，年已三十，聽得天國開科取士，乃向其鄉人說道：「我今將爲狀元，不久便作開國元勳矣，何以賀我！」鄉人益非之，劉贊成嘆道：「此所謂燕雀不知鴻鵠志也！」遂別其父母，赴武昌應試。這時天國取士與滿清不同。第一場是時務策，第二場是制藝，第三場是詩賦，不限添注塗改，不用拾遺，不拘字學，以故人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一回

才美不勝收；劉贊成三場試滿，皆中首要，遂拔作狀元。其中更有洪家兵力未到的地方，其士人潛到武昌應試的，不可勝數。故榜眼是安徽，宿松李文彬，探花是湖北黃州王文清，自此五人以下，俱賜及第。皆做唐宋制度，故得第的凡二百八十餘人。洪天王一召見，俱在行宮賜宴。劉狀元應對如流，洞識時務，洪天王大悅，命以彩輿文馬錦衣侍衛，從遊遊街三天，士女看者，填街塞衢。事後劉狀元還謁各王公，並投拜錢江門下，便乘間對錢江說道：「各大臣皆與先生同事已久，某豈敢以疏間觀；只旣屬師生，聊貢一言；某觀各大官類皆氣宇軒昂，英雄士也！但福王洪仁達，東王楊秀清，如曹孟德謂司馬懿，所謂鷹視狼顧者；先生當有以防之！」錢江嘆道：「豪傑之士，所見略同，今信然也。但仁達一愚夫耳，不足以爲害；若秀清則其志不小，某豈不知，特以天下未定，不忍同室操戈，且其罪狀未明，遽然除之，其黨羽亦多不服也，予姑待之！」劉狀元聽了，嘆息而罷。自此錢江益贊劉狀元，常在洪

一四九

天王跟前頌他。洪天王亦深知其能。不時召他議大事，忽一日正相與談論，天王向劉狀元問道：「中國亡於胡虜，已二百年，孤以大義起兵，而所到城池尙多抗拒，豈以復國之事爲非耶？抑朕之恩德未布耶？願卿細言其故。」劉狀元道：「二者皆非也；習慣相忘，此理之自然。無足怪者。自滿清乾嘉以來，吾民已不知有亡國之痛矣，天王奮然舉義，智者稱伏罪弔民，愚者卽指爲作亂犯上，豈識得中國爲誰人土地？自今而往，當派人到處演說，使知我國起兵的原因，互相觀感，則人心自然歸順。」洪天王深然其計，又付新科及第二百零餘人，未有位置，不如給以俸祿，使當演說之職，豈不甚喜！因此派人到各府州縣，分頭演說，果然人心日進，皆知天王師出有名，多爲從服。天王更在武昌府內，小別山高塔巨台，高五丈，方三丈，以劉狀元登台演說，稱天國驅逐滿人，重興漢祚，今後人民，不得垂辮髮衣胡裝，聽者多爲泣下。以致互相傳語，有當時因亂避起別處者皆回武昌，亦有天國未定的地方，其人

民寄寓武昌者，致是知得此等道理，參同舉義，所以蘄州二處，遂起有義勇軍，與清官爲難。這點消息傳到洪天王那裏，天王便將議道：「今蘄水蘄州二處；既有亂事，自當乘勢取之。意問諸將誰敢往取？」林鳳翔躍躍欲往，洪仁發亦應聲願往。二人正在爭，洪仁發道：「我只願二千人包取此兩郡城，雙手奉獻。」林鳳翔道：「我不消用二千人之多，只五百人足矣。」仁發大怒道：「是我先應的，你如何爭功？」方欲發作，天王急止曰：「爾二人不必相爭，朕今令卿二人，各領二千人馬，分取一郡，先得者便爲頭功！」便令二人拈鬮，拈着取那處者，便往取那處，二人唯唯領諾。其後林鳳翔拈着往取蘄州，洪仁發拈着往取蘄水，二人各領人馬，皆歡喜而行。天王便各撥部將二員，相助而去，接下一頭。先說林鳳翔領兵到了圻州，先在城外，六里紮營，即使人下書於清國知州伍文元，勸其投誠。伍文元見書大怒道：「吾乃清國臣子，豈降法邪？」立即發付回書，督兵登城守禦。林鳳翔聽

得，便寫幾道檄文，射入城中，說稱天國的大兵，無戰不勝，無攻不取，今伍文元助滿拒漢，如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實非天國救民水火本意，不過伍文元不顧民命，以至於此，天國實非得已也。爾衆人先自思維，後來爾得抱恨！

「這時人民一來知漢滿界限的，二來見了這道檄文，都歸咎伍文元，這時就有一位英雄，喚做汪得勝大呼道：『這時不歸順天國，更待何時？』便率領百數人，號爲義勇軍，殺入州衙，欲結果伍文元，乘勢殺散清軍。林鳳翔知城中大亂，奮力攻城，裏應外合，不消一日，便得了新州。林鳳翔進兵城裏，那伍文元急欲逃走，正在逃至南門，却與林鳳翔部將范連德相遇，范連德連總眼快，一槍擊中伍文元左腿上，伍文元翻身落馬，衆軍士即上前把他拿住，伍文元猶罵不絕口，及解至林鳳翔軍前，鳳翔頗有憐惜之意，便把滿漢的界限，及天王與兵的原故，說了一番，有勸他投順之意。伍文元聽得低頭不語，林鳳翔在復問他，伍文元垂淚答道：『公言甚是，我豈不知？只是丈夫從一而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一回

終，斷不能改事二主，奈家中上有嚴親，下妻子，倘蒙矜愛，乞放歸田里，以終老林下，侍母餘年；若其不能，就請行刑，若貪官位，以損臣節，某不爲也。」林鳳翔聽罷，又歎道：『忠不忘君，孝不忘母，此忠孝士也，殺之不祥！』便命左右釋之。范連德諫道：『今日釋之，明日必再爲敵矣，豈不虛勞兵力耶？』

林鳳翔道：『彼不忘君父，斷非負義人也！』竟縱之而去。伍文元亦不拜謝，毅然出營。范連德又道：『元帥施恩於彼而彼絕無感激，無禮太過，可遂擒回，免後患！』

鳳翔道：『此正是漢子，吾甚敬之；且言出吾口，何可反悔？』說罷，便把伍文元置之不理，却自來安撫居民，留范連德鎮守新州，自班師而回。洪天王親自出來迎接，林鳳翔述起釋放伍文元之事，天王道：『將軍義勇，若此可以魏然胡虜矣！』一面厚賞林鳳翔，不在話下，却饒洪仁發領兵到了新水，願謂部將羅亞旺道：『某不經戰陣，已經數月，自覺心癢，這回到了新水，他若不行投順。當把城池掃爲平地，纔顯得我

一五一

們的手段！」羅亞旺一聲得令，把斬水縣圍得鐵桶相似，縣令徐汝成，聽得有警，急點齊城中人馬，不過千把士兵，死力守禦。並告衆軍道：「洪仁發性情悍暴，若被他破了城池，性命財產，斷難保守！」因此軍士聞言，各都盡力守城。洪軍整頓攻了兩天，不能得下。仁發大怒道：「俺在天王跟前，誇了大口，與林鳳翔賭賽先特者便爲頭功。今城池又非十分堅固，那有攻不下道理？」便親自督率槍隊，猛力來攻，奈城上矢石交下，軍士不敢逼近城邊，總攻不着要害，激得洪仁發暴跳如雷；正在設法，忽城裏紛紛亂，竄一隊義勇隊從城裏叫殺起來，徐汝成軍中大亂，只道是洪軍預伏城內，作了內應，故各頭逃命。徐汝成大驚，急要開城逃走，洪仁發乘勢攻入，正遇徐汝成出城，仁發大怒，指着大罵道：「匹夫負固不降，今亦要逃走耶？」槍聲一聲響處，汝成早已落馬，仁發進到裏面，不管三七二十一，當先殺，說得居民呼天叫地。洪仁發正殺得性起，忽一人趕上來，扯住說道：「城已下矣，多殺何益

？」洪仁發方纔住了手，回視那人，乃羅亞旺也。少時義勇軍首領李侍仁亦到，便一齊入到縣衙點視倉庫，計得白銀十餘萬，一面封好，解送武昌大營，留李侍仁留守斬水，卽班師回武昌。一路上對羅亞旺說道：「前後不過五天，已攻下斬水，恐此時林鳳翔，尚在交戰中也。」說時不覺喜形於色。及回至武昌，到天王御前交令，已見林鳳翔在座，洪仁發面有慚色，洪天王早知此意，安慰一番而罷。是時湖北郡縣，征的弊的，多皆平定，於是大修國制，改定行章，盡去滿清的殘酷死罪，又大辟而上，行刑只可打藤，罪輕者免刑，訊定後都罷作軍營役，又禁止拜跪，人民大悅。官制各有專司，不能缺，文官乘輿，武官乘馬，禁除執事僕從，諸王皆衣黃袍，侯相衣紅，以下皆衣藍色譜服；文的分鳳鶴兩等；武的分麒麟兩等，制度井然。總統自入湖北以後，男女來歸的幾百萬，得滿清的庫銀，亦百餘萬，輻輳器械，不計其數；便大會諸將，議取江南。這正是天國太平三年，滿清咸豐三年。清主以秦尚阿

所久需的責令歸旗，以宗室琦善代其職，並令琦善與向榮同率欽差大臣，琦善總領五省及東三省馬步軍，三十餘萬，出鎮河南，以窺湖北，向榮亦紮江皖湖鄂之衆，不下十萬人，駐守安徽，以常備敵。清主又令曾國藩統率湘勇會江湖北，洪天王聽得三路人馬，聲勢大，與錢江計議，錢江道：「近更聽得朝廷以雲貴總督，吳文鎔移督兩湖，兼令胡林翼爲湖北巡撫，親與我們對敵，亦不可輕視。總之，不遑不尼以一隅當四面之敵，猶如何清軍立爲齟齬，大王若始終聽臣，也莫說我錢江誇口，遠則一年，近則按月，管教大王穩坐南京金殿矣。」

洪天王便問：計將安出？錢江道：「琦善以親見用，亦錢尙阿等耳，非將才也；此行必須以兵汴梁，以觀會胡勝負，此一略不足憂也。只有會胡兩路，以功名心重，必銳趨湖北，營以上將領軍，駐於漢陽以俟之，愚慮以九江爲數省咽喉之地，不如以上將先行據之，固斷彼數省交通，亦可順入江西，以分其兵力；然後或錢統大軍，以下九江可也。」洪天王深然其計。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二十一回

。次日即傳旨東征，留秦自領胡以易守武昌，又暗付錢江，每以楊秀清欲擒軍命，此次不復同行，便令劉永陸各軍六萬人駐鎮漢陽。文命李秀成取九江，秀成荐偏將林得榮劉才可大用，天王即令秀成，與得榮領大兵二萬，領九江而去。天王自率了諸將，起大軍二十萬，分作兩路，一路由蕪水取漢太湖，沿潛山趨三橋直攻安慶；一路由宿松過荊橋過徐家橋入石牌會攻安慶，以石達開陳玉成爲前部，以李開芳林鳳翔爲左右護衛，錢江爲軍師。大軍分作五路，第一路是章昌輝譚紹洵，第二路是李世賢黃文金，第三路是羅大綱曾天養，第四路是洪仁發洪仁達，洪天王自與諸將爲第五路，萬大洪林彩新爲運糧官，賴漢英爲合後，護釋正月壬寅日，初十出師。又因安徽省城，貼近長江河岸，先令蔣紹生吳定彩以船泊二十艘助守漢口，餘外船和八十餘萬，都由陸陸續陳坤營帶領，沿水道分進。然後統率各路，以第一路第三路爲左軍，漢宿松，以第二路第四路爲右軍，違太湖，洪天王自統諸將爲兩路救應，浩浩蕩

蕩，直望安徽進發。大軍將到蕪水，義軍首領任得勝李侍仁先後來迎，洪天王安慰已畢，即就令二人作嚮導官，引軍前進。早有細作報到向榮軍裏。時江忠源正授安徽布政使，他自向榮由武昌兵敗，退至黃州，又恐守黃州不住，已退入安徽屯駐。聽得洪軍大隊前來，一面飛報兩江總督陸建瀛，與安徽巡撫蔣文慶，准備接應；却自向榮商議應敵之事，向榮道：「敵軍分水陸而來，水師我所未備，實自吃虧，現安徽以太湖宿松兩縣爲第一重門戶，與其待敵入境，不如先出迎之，較爲上策。」江忠源道：「琦善以十萬之衆，駐守湖南，若乘虛下湖北，以邀洪軍之後，而我堅壁以待之，彼將亂矣；但不知琦善意下向如何耳？」向榮道：「琦善以宗親得膺重權，斷不能靠他出力，觀於峇尚阿可以見矣！」江忠源點頭稱是。旋得安徽文報馳到，說稱兩江總督陸建瀛領兵五萬。親自來助皖戰，向榮得了這個消息，更覺心安，便立即發令，督兵前進，以楊貽汾爲先鋒，領兵萬人，先到宿松堵守，以張梁領兵一萬，

糧守太湖。忽流星馬飛報，圍大兵已出鄂境，分取太湖宿松，五路入馬，聲勢甚大。向榮聽得大驚道：「彼軍來何速也？」便催令楊貽汾張國梁火速起程，到宿松太湖駐守。自與江忠源各統大軍，陸續進發，時天國大兵已倍道而行，探得向榮江忠源分兩路助禦，洪天王向鍾江問道：「今分兵兩路，究取何路爲先？」鍾江道：「今宜兩路並舉，而當着重宿松，因從此陸路進兵較易，待宿松太湖俱下，即會合以取安慶可也。」便令石達開陳玉成，會同韋昌輝譚紹洸羅大綱會天養齊望宿松而來。清將楊貽汾聽得洪軍勢大，料敵不過，便與部將彭定基計議，謹守城池。不敢出戰，更在城外築成長濠以禦之，一面飛報向榮，催兵前來，向榮知洪軍改分兩路而進，便使江忠源說道：「宿松太湖，皆屬要地，今敵人既分兩路，我亦當以兩路禦之。」便使江忠源領兵五萬，往守太湖，自己却來助守宿松，傳令軍士，不分晝夜的前進。誰想洪軍精銳，全在右軍，更有前鋒老萬營，個個如狼似虎，已先到了離宿松約十里下



寨。清軍圍得石達開名字，那裏不怕？陳玉成即進道：「宿松小池城耳，何勞大軍？大王以我兩人爲先鋒，若並不能取宿松，豈不令人失笑？某願以本軍乘夜劫進城去，倘有差失，甘當軍令。」石達開道：「楊貽汾在向榮部下，已久慣經戰爭，豈有彼不知夜裏防劫？稍有不妥，反挫全軍銳氣，不可爲也，今向榮大軍計期未飽遠到，若急攻宿松，必置多傷人命，不如權且扎下大營，只須如此如此，即宿松可下矣！」便令陳玉成一面攻城，兜營內的軍士，故作荷鋤負簍，往來搬運。楊貽汾在城上一看，暗忖：「洪軍憤開地道，焚炸城池，這會情形，一定又用此計，便一刻令軍士，增挖長壕，以阻截之。好一會只見洪軍却無動靜，也不來攻城，楊貽汾不解其意。忽至夜分鼓聲大震，金角亂鳴，陳玉成領軍親自攻取，楊貽汾急督軍守禦，那時陳玉成已自退去；纔歇一個更次，陳玉成又復來攻，楊貽汾依舊守禦，一連數次，不勝其擾，及至四更時分，忽城後轟天響一聲，却是地雷發作起來，後路城垣，整路陷了。

洪秀全演義上卷

第二十一回

三四丈，楊貽汾急分兵守禦，還虧楊貽汾本部一萬人，皆是精兵，久經戰，因此城垣雖陷，一頭迎戰，一頭修築，石達開也未敢攻取。城內只是時陳玉成牽制其前，石達開又已偷過宿松後，早把宿松圍困。當下楊貽汾腹背受敵，目盼向軍，却還未至，糧草又已困絕，只是勉勵三軍，竭力防守而已。這時石達開亦因攻宿松不下，恐向軍趕到，更難下手；便心生一計，令撤去東門之圍，讓他逃走，只楊貽汾見石達開忽然撤兵，已知他是因攻城不下，放開一路之意；惟心中究不願放棄宿松，奈糧草既絕，軍心多有怨言，十分可懼，急揚言向軍將至，以安人心，奈杳無消息，軍士度時如度歲，愈加怨望。楊貽汾無法可奈，料守宿松不住，正在納悶，忽東門守城將士，報稱天國大將石達開飭人奉書到，楊貽汾暗忖：「兩國交兵，來書果有何意？便令帶帶書人在城外，取來書遞進，打開一看，書道：

天國翼王石達開，書達清將軍楊公麾下；以將軍勇冠三軍，才不世出；徒以功名心

一五五

重，轉瞬時，遂至願速不分，沈迷至此，奮仰望之餘，不禁嘆惜之矣，衛人踞我中原，二百餘年，此皆我漢人所痛心疾首者也。天王奮起義師，誅時務者方冀光復舊物還我神州。故凡我人民，罔不歸命。將軍乃以悍鷲之性，以驕驍就命於他人，仰亦惑矣，今爾湖既定，舉兵東征，望風披靡，區區宿松，何憂不下？爾思將軍威以治兵，仁以愛民，宿松生靈十萬，其性命方係於將軍之手，本王亦何忍極其兵力，以資將軍愛民之盛德？即將軍神勇萬戰，寧不知所以自處？舍民命以成名，吾知將軍之不為也，伏為思之。

第二十二回

向英怒斥陸建瀛 錢江計斬蔣文慶

話說那楊貽汾自得石達開來書，料守宿松不住，便回至帳裏，寫下遺書，兼寫詩示意，遂拔劍自刎而亡。左右見他在帳裏，久不出來

失其身仕途，實無以對同輩；只丈夫不事二主，斷無投降的道理。便回告石達開，不說稱爾盡攻城之軍政，我勸我守城之兵力，各為其主，倘有不濟，請以臣命為重，幸毋多殺可也。石達開見了回書，早知楊貽汾以死自誓，不覺嘆道：「真忠臣也！」便提兵再復攻城。那時城內軍民，多有偷出投降者，楊貽汾見救兵未至，人心已變，料不能支持，便回到帳裏，做左右拿個篋覓來，寫了一封遺書，仍是留進與石達開，再復勸他不可多殺。未幾以題下詩詞示意，寫罷便拔劍自刎而亡。這會分教：失身胡虜，空將死命答中原；大衛天兵，先令偏安存正統。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急的進內一看，只見喉際血跡模糊，手上攔攔住一口手劍，不覺大驚；再仔細一望：雙額喉已斷；不知該時自殺？案上還留下許多文牘

料知他因守城不住，又不忍投降，故至自盡。當時鑑主，即飛報劉將彭定基，及彭定基來看時，見他雙眼未閉，面目如生，忙把他文稿一閱：內有一道，交與自己的，是勸他竭力守城，若不能則當設法保全性命，這個意思，分明是勸他投降的投降則了。看罷不覺眼中吊淚。再看第二道：是交與石達開的，彭定基欲看時，已見將士守門着，飛報道：「洪軍已分兩路攻城，洪天王大隊，又已將到，伏乞酌奪。」彭定基一聽，早沒了主意。只是時城中內已絕糧，外無救兵，又聽得楊貽汾身死，都紛紛亂逃，呼天叫地的聲不絕。彭定基料不能挽回，急拿楊貽汾與石達開的遺書，用箭送到石達開營裏，然後舉起白旗。石達開聞知城中已允投降，遂欲督兵進城，忽部下軍士，拾得遺書呈上，石達開急取來一看，書道：

書復翼王麾下：昨得來書，殷殷以民命爲重，仁人之言，其利甚溥。自惟不敏，既不能爲後國安民，又不能爲前君戡亂，疚心自問，愧慙萬分。只爲君臣大義，從一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二回

而終，弟雖愚昧，不敢不勉；若屈膝以求全性命，誓不爲也。今宿松危在旦夕，幸以將軍之降威，何憂不下！特再仕清多年，無以對漢族，守城不力，無以對吾君，曾某一人之咎，非百姓之罪也！城中生靈十萬，亦惟將軍憐之！

石達開看罷，不覺將首道：「楊貽汾死矣。」爲之嘆息者，再看下又有詩道：

半壁東南夕照危，烟盧萬里掩王師；  
惜遺故老歸無日，隱定斯人死有時。  
百戰餘風悲馬革，滿山陽雨哭龍旂；  
蜀裏古是招魂劍，習遠吳門答主知！  
失足自成千古恨，衣冠回首已堪悲！  
許衛未算汚文廟，王猛何曾誤晉基？  
事去英雄心煥劍，時來豪傑口留碑；  
淚洒孤臣遺一曲，蒼茫風雨送旌旗！

石達開把詩讀罷，更爲惋惜。便令三軍整隊進城，自與陳玉成並馬同行，一路上百姓都出來迎接，石達開一一安慰。百姓見洪軍秋毫無犯，無不喜悅。石陳二將，已到了衙，早有縣令徐

家相迎進衙裏，在衙裏點個倉庫封妥之後，卽差人到中軍捷報。這時自縣令以下，如縣丞主簿，及守備千總，都來親身相見，單不見了彭定基，後知其負節不來，石達開卽往見之，問以不出之故？彭定基道：「手縮兵符，不能守一城池，深自愧矣！以民命關係，故迎將軍進城裏，復何忍軍前屈膝以求榮耶？」達開聽罷，難以心安，嘆道：「大匠之門無拙工，君不愧爲楊公都將也！」遂謂之出，相與點過迎順軍士，共存七十餘人，惟糧草已絕。達開顧謂陳玉成道：「行軍以糧爲先，宿松城池雖小，惟以楊公守禦之能，使兵士不至萬人之多，以三五千入，糧草充裕堅持，以待救兵未易下矣！蓋兵多則食繁故耳；今宿松卽下，吾軍直趨安慶，必勢如破竹，可無憂矣。未幾洪軍大隊俱到，石達開卽出城迎接，對洪天王說起楊貽汾的豪氣，天王亦爲贊歎，便令厚葬其尸，優恤其妻子，並任彭定基爲都檢使，着他領降卒一半，回武昌助守。再以降卒一半，歸石達開部下，俟休兵數天，然後商議進戰。說向榮

領大兵五萬，正與宿松而來，已過徐家橋，聽得宿松已經失守，向榮急問其故？探子密道：「宿松糧食不敷，人心多變，故楊貽汾自刎，彭定基幾已投降，令洪軍大隊正住宿松也。」向榮歎道：「吾恐衆寡不敵，故候陸建燾兵到安慶，有了後援，始行進發，今因陸建燾多延兩天，使宿松失守，非楊貽汾負吾，吾實負楊貽汾矣！今敵軍銳氣正盛，恐不可輕進，不如權紮此間，看太湖消息如何，再行計較！」誰想話猶未了，一騎馬，飛入軍中，飛報禍事。稱說：「張國梁守太湖不住，被洪軍殺了一陣，柁傷四千餘人，已退至潛山，十分危急；今江忠源亦在潛山專候欽差定奪。」向榮聽得兩路俱敗，憤氣填胸，大呼一聲，幾乎墮馬，得左右扶定。急傳令在徐家橋紮下大營，相連又紮下數十小營，以總兵陳勝元，臬司張宇熙，分爲左右翼；以張敬修爲前軍。一面着人打探洪軍行止，再令江忠源自守潛山，以固安慶西北江戶，着張國梁領本軍一萬，撥來助戰。並飛咨江督陸建燾領兵來赴前敵。是時陸建燾

已抵安慶，聞報即令巡撫蔣文蔚固守安慶，領兵五千前來。不多時，張國梁領兵亦到，統領清國大兵十餘萬，連營回環，一望旌旗蔽日，鑿壘連營，十分聲勢。陸建瀛又請以張國梁爲前部，與向營兩邊大營東西相持，專候洪軍。早有細作飛報天國軍中來，錢江道：「吾向知江督陸建瀛，有寵妾張氏，最有權勢，建瀛深畏之；其妾弟張彥良，現在安慶，充當裏差，吾若攻安慶，當拘留張彥良，即可挾制陸建瀛，以金陵相讓矣。」正在議論間，忽捷報飛到李秀成林啓榮已攻下九江，現望南康進發。錢江恐孤軍不宜深入，即傳令以林啓賢紮守九江，又以九江爲數省咽喉，乃令秀成爲游擊之師，阻清兵各路援應；更令第二路統帥黃文金李世賢留太湖牽制江忠源，即調洪仁發本軍二萬，到宿松助戰，各路取齊，仍恐琦善由汴梁南下，即以洪仁發領軍二萬，護運糧草，兼照應武昌，安排既定，改以石達開羅大綱爲先鋒，離宿松進發。只留洪天王與十餘員部將，駐守宿松，餘外都赴前敵去，大軍緩緩，行了一日一

夜，正與向軍相遇，相隔二十餘里；錢江探得附近一座小山，亦是咽喉用兵之地，得此亦足以分向榮軍勢。便令韋昌輝以五千人先據其山，陸建瀛聽得洪軍已據山上，即欲分兵來爭，向榮即止道：「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若軍移勳大營，反中錢江狡計矣！」陸建瀛道：「我爲總督，令由我發。如何相阻？」向榮聽得，即向陸建瀛斥道：「弟雖是一個提督，只爲參辦軍務的欽差大臣，彼此皆爲公事，但求有濟耳；足下乃欲以官位相壓耶？」陸建瀛不能對。向榮即傳令軍中，如未得欽差號令，遽行擅動者斬！陸建瀛聽得此令，益加深恨。這時正月下旬，天氣晴和，正好用兵，錢江遣韋昌輝奪了小山之後，不見向榮動靜，心中疑惑。便引數十騎自此附近山林，窺測向榮舉動；早有報知向榮，諸將便請向榮來追。向榮道：「恐是誘敵之計，不宜輒動。違令者斬！」諸將皆肅然不敢說，都說是主將畏怯太過。少時錢江已自回去，諸將皆怨向榮，以爲被錢江窺探虛實。向榮却置之不理，但傳令各營謹守，若待洪

軍糧疲，然後以逸待勞，相與會戰，未爲晚也，諸將雖不敢違令，然心已非之。諸將有到帳前討戰者，向榮道：「本帥身經百戰，未嘗退後，吾豈畏彼耶？不過彼以十萬餘衆乘勝而下，銳氣正盛，故暫避其鋒，若陸帥那裏，依吾主見，則江南尚可支持，否則吾與諸君將不知死所矣！」衆將聽得方穩心服。且說錢江自看過向榮虛實，即回營大集諸將聽令道：「向榮老將，其不出戰者；欲以堅壁老我師也。某見向軍所結連營，四至入道，皆有門戶，回環鑿齋，甚爲可畏；只右軍殊欠整齊，必是陸建瀛之兵無疑矣，我軍師營從此下乎。」便傳令章昌輝，以本軍直下據山林深處，遍插旌旗，以爲疑兵；又傳令陳坤壽，以舟師直駛下流，攻襲安慶，以擾向軍陷軍後路；這兩路先行發付去了。隨喚石達開羅大綱囑咐道：「兩位既爲先鋒，合宜早出，石軍先到向榮討戰，羅軍繼來，却待到了向榮時，羅兄弟就移軍從斜裏轉襲張國梁，是明攻向榮，而實攻陸建瀛也。」二人得令，又喚洪仁發李開芳道：「爾兩人各

帶本軍准備火箭，接應羅大綱，又用火箭直射陸營，待黃旗倒時，即會合殺進去。」二人得令。又喚譚紹忱領軍五千，隨石達開直攻向榮；又令陳玉成領兵一萬，打着黃旗直抵陸營合。分撥既定，又附耳令曾天養如此如此；去後，又着令林鳳翔如此如此，留賴漢英謹守大營；自己却督率諸將，爲各路救應約定五更造飯，平明起兵，不得違令！單說向榮那裏，因恐陸建瀛一旦圍以意見誤事，甚爲憂慮！且亦料錢江之意，必先取陸建瀛一軍。那日正見錢江軍中，頗有移動，乃驚道：「彼發令矣，我不宜妄動，亦不可不防。」便一面咨照陸建瀛准備守禦，一面令張修敬增築長堤禦敵，待敵軍懈怠時，然後乘勢掩殺；再令陳勝元，張熙宇分左右接戰，倘陸軍有失，不宜令彼攔入，可直取錢江大營，以進爲退，此孫臏魏救趙法也。各人得令。到了次日平明，向榮聞得寨外鼓聲大震，石達開已壓至軍前，向榮一面督兵守禦，却自登高以望洪軍，只見石軍攻營，不甚着力，向榮驚道：「彼軍虛攻我營，實攻陸

軍營去也。正要害請陸師防備，不想說猶未了，大綱已隨石達開逼至陣前，已出其不意，轉擊張國梁前軍而去；張國梁因得向榮告誡，不敢輕出；忽然北路上，一彪人馬，衝入右路，中軍打着滿清兵營旗號，說稱李江忠源之令，因潛山危急，來請救兵。陸建瀛正在疑惑，突見軍中喧亂起來，原來北路那一軍爲首的不是別人，却是林鳳翔領錢江密計，打着清兵旗號，僞催救兵，乘勢殺人，右路中軍去，弄得陸建瀛手足無措。只傳令三軍混戰。張國梁猶支持不動，不提防洪仁發李開芳各領本兵，殺奔前來，俱用火箭射入張國梁的軍中，軍心大亂，少時漫山遍野，都是洪軍；張國梁料敵不過，還恐沖動向營，却領兵望北路殺出來。忽又一枝人馬，攔住去路，軍士紛紛退後，清參將關兆祺，忽中槍落馬，爲首官打着黃旗爲號，當頭大將，却是天國陳玉成也。不多時羅大綱陳玉成洪仁發李開芳林鳳翔一齊殺進來；向榮知道陸軍大敗，本欲改轉旗號，移軍接應，奈被石達開軍牽制，便欲撥兵直取錢江大營。忽見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二十二回

東西齊上，樹林一帶，旌旗飄颻，向榮疑有伏兵；正在躊躇：忽又見後路相隔十餘里，森林一帶，火光冲天而起，軍心大亂，原來會天養得了錢江密計，從小路偷過向營後，在村林裏放起火來，好擾亂向榮軍心。向榮知不是頭路，下令三軍退後，且戰且走。那陸建瀛且不知先逃到那裏，張國梁因在軍不能得脫，向榮便奮力殺進右營來救，正遇洪仁發死命殺了一陣，救出張國梁又救出軍士大半。急令張國梁張敬修分兩路且戰且退；自晨時開仗到這時，已是日暮。約行十餘里，忽一聲梆子響，左有章昌輝，右有會天養，都從林內殺出，向榮大呼道：「這時若不奮戰，全軍皆死矣！諸君不可不死裏求生。」軍士得令，一齊上前力戰。那張國梁親得親切，槍聲響處，天國猛將會天養不及提防，竟中槍落馬而死。章昌輝不敢戀戰，率軍士搶回大營，尸首而逃。向榮直透重圍，回營後軍，喊聲又起，却是洪軍大隊，復行趕到。向榮即傳令望東北而逃，並教陳勝示張國梁斷後。誰想石達開陳玉成章昌輝羅大綱四會

合，如風驟雨驟，追兵漸近，彈如雨發，向軍不絕抵敵，陳勝元已斃於亂軍之中。向軍大亂，及向榮聽得陳勝元已死，急令後軍先逃，自己力敵洪軍；無奈大敗之後，軍無鬥志，洪軍又來得勢迫，向榮且戰且走。時已日暮，再走上數里，將近石碑，猶望陸建瀛將文星引兵救援，突見前頭旌旗整齊，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向榮正自驚疑，只見前軍報道：「此錢江兵也！早之我們由此路逃走，故預先埋伏於此。」向榮嘆道：「吾中狡夫之計耳，一着而差，乃軍於此；彼志在吾先，安慶亦恐不能守矣。」既得傳令三軍，望集賢關而奔。以爲安慶聲援。洪軍趕了一日，知離安慶不遠，即令紮下大營，韋昌輝進道：「今向榮業已大敗，正宜乘勢奪取安慶，軍師却紮營不進何也？」錢江道：「不勞將軍虎威，三日內，安慶下而將文慶首級至矣。」衆將猶未深信。單表陸建瀛奔回安慶，巡撫蔣文慶已知前軍大敗，便與陸建瀛商議固守安慶。陸建瀛道：「安慶不緊。若南京有失，關係甚大，我爲兩江總督，不得不先

灑根本！中丞保守此城，我今要先回南京去矣！」說罷，領軍自行。蔣文慶留之不住，清軍將士，亦因險隘瀛不戰自逃，莫不憤怒。蔣文慶只得將安慶省城四門緊閉，終日納悶，一籌不展。是時城內紛紛警耗，有說錢江將來攻城，有說洪軍大隊水師，已排江而下。不久說到安慶的，蔣文慶已沒了主意，壽春鎮總兵李乘鸞進道：「某願領軍三千，防守江口，以當洪兵水師去路；中丞却督率諸將守城，一面八百里加緊飛報京裏，催取救兵爲是！安慶離南京上流，倘有差失，南京便不能保矣，不可不慮！」蔣文慶從之，乘鸞去後，有左右報稱潛出江藩台行營差人奉書文到此，蔣文慶急令引帶齊人進來。那人到了撫署自稱江忠源部下前軍左營營官，都司王興國，奉了江帥之命，帶書到此蔣文慶忙索文看了，却是江忠源，因潛山緊急，張國梁已去，兵單將寡，不能抵敵，故乞兵求救的意思。蔣文慶暗忖安慶危在旦夕，如何能顧得潛山？正躊躇未決；王興國只長催速，蔣文慶把文書細看了一會，覺那一



照關防備極周至。正計算發付來書，突聽得城裏喊聲大震，蔣文慶正在派人打聽，旋見李將軍李時中，飛報衛裏報稱洪軍水師，已由城濠殺進了。蔣文慶一驚非小。李時中道：「洪軍大際已離城不遠，水師又已攻進來，恐不能守矣，不如逃去！現向榮駐兵池州，東北爲金陵聲應，到那裏與向軍會合，再圖恢復之策可也！」

王與國爭道：「向榮爲欽差有軍事之權，無地方之責，今安慶失守，責在大人，不如到潛山與江忠源會合，逕奔銅城！蓋廬州之險，亦足以窺安慶；且與向榮分峙兩路，究足以救應援！」

若同奔池州，則反嫌勢孤矣。望中丞思之！」

蔣文慶深以王與國之言有理，便洪機放棄安慶，來奔銅城。蔣文欽即令提督福蔭隆，河總兵李乘鰲，壽將李時中，一齊殺出北門，直望潛山而去。因恐大兵誤了時日，纔出了集賢關，即望轉小路而行；行不上十餘里，只見路途僻

## 第二十三回

勇鮑超獨救江忠源

話說蔣文慶由安慶殺了出來。望北門意欲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二十三回

小，樹木叢雜，心甚孤疑。王與國道：「待某先行探路，大人等隨後進發可也！」蔣文慶從之。時王與國去了，却許多時不見有回報，蔣文慶一發疑懼，李乘鰲道：「卑職在兩湖已久，不聞有都司王與國其人，也此神經恍惚，力勸大人不可奔池州，恐有詐僞，不可不防！」蔣文慶道：「他文書裏所用的關防，觀本帥從前與江忠源來往的一樣，人可假冒，這顆關防又從那裏得來？」李乘鰲道：「中丞差矣，江忠源與各鎮常有文書來往，錢江降了宿松，拿住楊貽汾的文件，那有模倣不得？恨不留王與國以作接當，實爲失算！」蔣文慶聽了，不覺目定口呆。還未說一句話，只聽得一聲梆子响，樹林裏出現洪軍旗幟，左有李世寶，右有黃文金，大呼蔣文慶快來納命。這會分教：收復安徽，妙計獨推錢江策；安排埋伏，奇謀又賺蔣中丞。畢竟蔣文慶性命如何？且看一回分解。

智錢江夜賺吳觀察

直奔銅城，好與江軍相應。誰想出了集賢關，

一六三

正到八龍山，那林木深處，聽得紛叫蔣文慶快命來納！一原來是黃文金、李世賢，因得了錢江將令，教部將打着自己將令，虛攻潛山恰先到來這裏埋伏。此時嚇了蔣文慶，幾乎墜馬，急令李乘鸞李時中分頭禦敵；無奈軍心忙亂，那裏還敢接戰？都呼天喚地逃竄，黃文金李世賢，趁趁勢殺了一陣，又閃道途僻狹，清軍都不能逃脫，蔣文慶連中數彈；早死於亂軍之中，李乘鸞拔劍自刎而死。李時中無奈，只得請降。清兵計除了死的，降的，不會走落一個。忽然見林中轉出錢江，隨後却有數名軍士攔腰，李時中先向錢江叩首，錢江便令清兵脫去盔甲號衣，交太平軍穿了。仍令李時中，引李世賢先行，選軍中面貌相似的，扮作蔣文慶，使黃文金以本軍領降兵在後，錢江自領中隊，故道碎石嶺沿三橋直望潛山來捉江忠源。時已夜分，將抵潛山城下，先使人報稱安慶失守，蔣巡撫殺出重圍，要與江軍相合，同保廬州，然後收復安慶。江忠源聞報，急登城樓一望，火光中已看的清軍旂號，又認得前部將軍李時中

，兀自從向榮兵敗，早料得安慶難守，此時如何不預？便令開了城門，令爲首的進城，餘外三軍，都在城外屯營。時洪軍已分隊埋伏城外，及守備劉國康方開了城門，李世賢眼快，槍聲響處，劉國康早已落馬。那李世賢揮軍，趁勢殺人，清軍不能抵當，探夜又不知洪軍多少，人心大亂。江忠源聞變，已知中計，急上馬率領本部兵，直出北門而去。錢江進了城內，已知江忠源逃走，急喚黃文金喚道：「江忠源虎也，窮則易殺，莫教他復究勢力！他此行由北路，投奔廬州擾銅城關，以爲復攻安慶之計，趁機逃得不遠，可速行追之！」黃文金一聲得令，直出北門。追來才過了北門，只聽的守城軍士說道：「江藩台已先行去了。」黃文金道：「錢先生真神算也！」令騎兵先進，火速趕來。且說江忠源，發出潛山，自計所存軍士，不及一萬，一路上且行且恨，將近天明，已到青草橋忽聽的後面的喊聲大震，金鼓亂鳴，知是追兵已到。軍士无心戀戰，自己也不敵不過，只得死命奔逃。回望喊聲漸近，再

逃散里，已是人困馬乏，忽見一條長河，攔住去路，那河寬廣，約有數丈，又無舟楫可渡，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好不心焦；回望天關，已見出黃文金旂號，急相去不遠。欲調兵回戰，又恐不敵，那時軍中，已紛紛叫苦。江忠源只得鎮住軍心，大呼道：「一戰將死地而後生，何必多懼！」奈驍如此說，三軍已個個魂魄不靈，全無隊伍。江忠源心裏只覺得叫苦不遑，清兵又各自逃命，赴水而逃者，不計其數。江忠源止之不住，守備頭本元，大呼道：「敵兵至矣！中丞請速渡河。」江忠源早沒了主意，便騎撥馬頭，退回數十步，再盡力捋馬一鞭，意欲飛渡過河而去；奈那馬到了河邊，把隻蹄高擡，不敢飛渡，江忠源長歎一聲，急下了馬來。已見天關軍中槍聲亂鳴，彈如雨點，江關中已有渡河的，有正在泗水的，有在岸上的，都喊聲動地，江忠源料不能脫，急的拔劍自刎。只見後軍步隊，飛出一將，生的虎頭燕頤，豹體猿腰，身長五尺有餘，年約三十來歲，

手裏長槍，從隊裏飛出，奈江忠源短劍，擲於地下，一手把忠源挾扶起來，如履平地，不消半刻，已過對岸，向隊中取出一匹良馬，扶江忠源坐定，親自保護。而江忠源如夢方覺，回觀未渡將士大半，已有投降而去，餘死在河中的，都不能勝數，三停人馬，已折了兩停有餘。即收拾敗殘軍士，到了個小山上紮下。原來救江忠源的，不是別人，却是鮑超字春亭，後號春筵，本係四川人氏，曾在向榮部下步兵；後因清還湖南，落魄不偶，復應募綠楊載福麾下為哨官，從戰岳州金口有功，陞守備，再從戰武昌漢陽，升都司，改隸胡林翼軍中，其後江忠源，由湖北轉戰安徽，知趙饒勇，請於林翼，以為營官，屢戰有功，得升游擊。至都到救護胡林翼一命。忠源道：「微子則江某死無葬身之地矣！恩不可不報，才不可不拔，自當妻知朝廷，破格錄用！」鮑超稱謝而退。江忠源即傳令造飯，然後望銅城而來。忠源遂入寨自慰，悉爾驍超起，那驍超由此得升參將，此後後節，按下卷表。且說黃文金，追至河

邊，志在捉住江忠源，忽遠地見一人，手執江忠源渡河，如履平地，半響已登對岸，不覺大驚道：「此人真虎將也！」急問左右，此是何人？左右無有知者，遂捕一降卒問之，那降卒答道：「此游擊鮑超也，不特勇力過人，且有一宗絕技，跨山為嶺，矢捷如猿，確如巨雷，百步之外，呼喝一聲，軍士多為驚倒，故皆以鮑虎呼之，又多呼為豹子；此人殺効軍營，已經兩載，立功已甚不少，現在只未破採用，因此屈為人下！」黃文金道：「如此可謂沒埋英雄矣！」為之歎息一番，便令安撫降卒，收軍回至潯州，自回軍安慶，向錢江道：「險些拿了江忠源，因被鮑超挾負而去，實為可惜！」錢江道：「彼未敢絕耳，此後吾必設法擒之！」說罷，即令黃文金駐守潯山，自安慶回軍。李世賢在路上問錢江道：「先生何以知蔣文慶之必由小路逃走也？」錢江笑道：「文慶一書生耳，向未經臨敵陣，故以小計弄之！」某自到宿松，已見江忠源同向榮往來文札摹刻其圖防，又並萬大洪扮作求文札，冒潯都司王恩烈

，謗其勇戰，也見安慶已危，自然要逃走，故他易於中計也；獨惜卒不到江忠源，未免大計小用耳！」說罷大笑不止。又不覺行到了安慶，已見石達開等，已進了塘池，聽向錢江既到，即出來迎接，發給兵軍駐紮城外，並巧入城。石達開已拿了總差良錢江即致函陸建瀛云：「如欲張良得生，須以轄地相讓！」此是錢江挾制陸建瀛處，按下慢表。當下計點倉庫，得白銀八十餘萬兩，糧米百十餘萬石，洋槍共六千桿，餘外零星器械，都不知其數；即把總晉報奏洪天王那裏。誰想捷音未發，洪天王已來到了。錢江問說，即率眾將出城十里迎接，天正下馬，與眾將相見，即慰勞道：「孤住在宿松，恐勞勞諸兄弟汗馬，故趕進來；及至徐家橋，已知攻下安慶，此諸兄弟之力也！」眾將答道：「此皆天王之恩威所及耳。」天王謙讓一番，一今進了省城。各省朝賀已畢，天王傳令，大統三軍，分賞各有功諸臣，又因曾天養陣亡，甚為惋惜，即行賜祭予諡發武，並收發其子，其名會習文，次名會習武的待年長

時有功，然後賞授官勛；各人見天王恩重，都十分感激。自經這場大戰之後，又恐軍士過於勞苦，再令休兵十天，然後進戰。這個令一下，軍心愈加悅服。那一日正在帳中議事，忽報駐紮漢陽東王楊秀清，有緊要公文，飛報到了。天王聽的，急傳令，令把文書遞進來，大衆一看，衆皆失色，原來那東王楊秀清報稱荆州將軍官文，已改授湖廣總督，與新授湖北巡撫胡林翼一全駐兵鄂州，因清廷前命粵督，徐廣縉爲欽差督兵進戰，那廣縉在鄂州，逗留不敢前進，所以清廷，把一個欽差大臣奪去了，就命官文代領其衆。便與胡林翼督要恢復湖北，那東王又報說到這裏進下，又說道：「前在湖北巡撫，又換了駱秉章赴任，那姓駱的，是廣東花縣人氏，與天王是個全鄉，由翰林出身，他只圖博得好官，誓要與我們對敵，又令會國藩調鄉團出境助戰，各路人馬，聲勢甚大，故此先行舉知，這作準備爲是！」洪天王看了，心甚大慮，心欲調兵，回守武昌，錢江道：「安慶已下，金陵已在手中矣；趁此向榮，奮迫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三回

之時，一鼓可以定江南，若再回兵，日後難尋此好機會也；以江恩見，寧失十武昌，不可失一金陵，東王數萬之衆，亦不弱，未必速敗也！」天王道：「以諸將百戰之勞，而得一武昌，若一旦棄之，若武昌八民，復陷黑暗，於心何忍？」錢江道：「不如令黃文金，以本部由潛山回駐漢陽，再增兵令李秀成，由九江進兵擾江西，以邀其後路，待江南既定，再行計議便是！」洪天王從之。便令黃文金回軍，再調譚紹洸，領軍萬人，帶歸將萬大洪范德運等，往助李秀成，一路去訖。一面議伐金陵，此令一下，忽獲清國布政使李本仁，接察使張熙宇，起兵由六安來擾安慶，錢江急喚石達開道：「六安來路，必往公公嶺，此處樹木叢雜，可以埋伏軍馬，石兄弟就領一軍在那裏埋伏，通插旌旗，以爲疑兵；吾自有計退之矣！」又令「韋昌輝以本軍在公公嶺後，打了五色旗號，左右出入，槍聲再換，以軍容之威，彼必退矣！」洪天王道：「彼必退兵，於彼無損，不如與戰而觀之爲是！」錢江道：「向榮以十餘萬

一六七

之衆，吾猶不懼，恐區區一李本仁張翼字耶？誠以曠日持久而圖此小功，使金陵待其完備，必不可也！」天王方才省悟。即令石達開合章昌輝去了，果然李本仁領熙宇領兵行至中途，只見公公嶺一帶旌旗齊正，恐甚狐疑，又見附近五色旂幟，軍容甚正，不但不敢進兵。張熙宇，即謂李本仁道：「我們只道安慶，緊急持來救耳；今安慶業已失守，料不能濟事；且以陸向大帥領二十萬之衆，尚不抵敵洪軍之勢，何況我軍？倒不如退兵爲上！」李本仁以爲然，遂傳令退兵。怎想說猶未了，忽一聲炮响，石達開洪軍從林殺出，李本仁聽得石達開名字，早魂飛魄散，那敢戀戰？石達開追殺出數里而回，自到安慶城裏纒令。錢江奉令上了功勞簿，即再傳令與兵，進取金陵地面。先令陳坤審，以水師會集先進。時清廷正以江忠源，補授安徽巡撫，那江忠源並令鮑超武勇起羣，且會相救，遂奏保爲副將江忠源並令鮑超爲前部，以既拜安徽巡撫之命，便銳意謀復安慶，即由銅城直下天寧莊，飛函與向榮知會，分路進兵

；這時兩江總督陸建瀛向委員嚴蔭良被捉，洪軍以該地相索，正自傍徨，又如驚弓之鳥，畏洪軍勢大，已先自托故逃回金陵而去。向榮料他無用，便與江忠源約會，分南北兩路進兵，時向榮因安慶已失，由池州東下，接得江忠源文報，恢復安慶，以雪前恥，忠源又咨照欽差大臣，琦善由汴梁下攻湖北，以截洪軍後路。奈琦善遠巡不得前進，忠源無可如何，早有細作報入錢江軍裏。錢江道：「彼欲伐我，我不如先伐之，先發制人，此其時矣！」先調兵分拒江向二軍，仍令石達開李世賢爲先鋒，大軍陸續起程，望金陵進發。忽報上海道吳來招集閩粵拖船數千艘，又借得西洋大砲數百尊，由吳淞直駛上流，由海道來攻安慶。錢江聽前清楚，先令陸軍，紮下大營，要先設法破吳來水師，斷彼水路斷絕，然後進兵。即對洪天玉道：「清軍屢敗，自知勢弱，乃借西洋大砲，藉外方以殺害我漢，實不可忍，此行當令他片甲不留，使他不敢正視我軍！」洪天王便問計勝安出？錢江道：「今當仲春，天氣陰雲密布，

將有微雨；且今夜必有大霧，我計准可行，彼所借西洋大砲，早晚必爲我用也！」便附耳說，如此如此；洪天王聽得大喜。急召陳坤告，授以密計。時吳來水師已將抵安慶，那夜初更以後，大霧迷江，對面不見人；陳坤當即令錢江密計，先將水師各船掩滅燈火，暗在兩軍暗伏，並購定無數瓦礫，一排一排，相連配塔而下；堤口上下繫纜，相合中線火光，順着流水，直望下流駛來；那吳來在船上一望，但見江心一派火光，順流而下，只道洪軍水師大至；黑夜裏霧色迷漫，又不辨真偽，却不敢擅進，卽與管砲的洋人相議：洋人再隨吳來，立在船頭一看，反大笑不止。吳來便問洋人怎地大笑起來？洋人道：「洪軍只能在陸路稱雄，却不懂在水上行軍渡河的法度！」吳問何故？洋人道：「看他乘霧進軍，正兵家所大忌也，此一戰可以毀數年屢敗之恥矣！」吳來又問計將安出？洋人道：「彼船多炮少，只能近地攻我，我軍既多，大砲可從遠，以砲擊之！」吳來深然其計，以爲洪軍水師必敗無疑矣。便下令

軍中一全發砲轟打，那砲聲何止數千響，其聲隆隆，震動天地，只望堤排上火光攻來，一連數個更次，砲響不絕。陳坤當即督水師船，挨岸邊灣灣，各放火乘風勢。如箭激發，那洋人所發大砲，但望火光攻擊，故陳坤當各水師，毫無損害，比至四更以後，吳來所用大砲子藥俱盡，但見火光依然順流，洋人仔細看了一會，乃大驚道：「吾中計矣，火光中必無洪軍在也！」吳來聽了此語，猶驚疑不定，將近天明時候，聽的兩岸鼓聲大震，吳來軍士，個個畏懼；少時東方現出一輪紅日。烟消霧散，洪軍水師各船，鼓浪掀濤。遮蔽水面，已相隔不遠，鎗砲砲彈，紛紛望船擊來，陳坤書坐在中央大艦，督令各船同放鎗彈，吳來急的登岸逃命。陳坤書見清兵各船絕不遺砲，只放空彈，料然子藥俱盡，更不必畏懼。便令將各船移調，直駛進來，又恐清兵各船退後，急令一隊水師，先塗下流，靠他退路。因此清國兵船逃不出一艘；况自吳來逃去之後，軍中無主益自亂，西洋人沒奈何，又見吳來已去，只得舉白旗

投降，要保三軍性命。陳坤寶也知得西國向有舉旗投降的例，遂令軍士，即止攻擊，一面使人報知錢江，然後這船與洋人相約，將西洋大砲，點得自己軍中，並定洋人不得協助清軍，

第二十四回 蕭王妃春燕鐵江城

話說那兩洋人，因洪軍水師遠近，迫得舉白旗迎降，陳坤寶即過船，與西洋人定約，所有西洋大砲及船隻槍械，都撥入洪軍，訂盟之後，更不能再助清國，兩洋人一概應允。錢江見水師營勢，隨即要從後縱開仗，洪天王隨向錢江道：「吾等自下宿松以來，所向披靡，今水師又經大捷，而先退兵，恐三軍因此疑懼！」錢江道：「退兵，恐三軍因此疑懼！」此心有通船退，又何以多疑？設以用兵，依非一道，今日實不能明言，日後當自知之！」洪天王終不能釋，然只不敢多問，是時軍中，多不以退兵為然，紛紛議論，錢江只詐作不知，及退十餘里下寨，即傳令造飯，也不發一軍令。當下這船消息，報到向榮那裏，便向領兵來

不在話下。這會分教：利兵大船，轉眼已成天國物；奇兵妙算，唾手先成漢統基。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洪秀全定鼎金陵都

追。忽又討道：「錢江這人善計極多，恐是誘敵之舉，仍傳令謹守，再派人打探錢江舉動，次日又聞洪軍，又起程退了；向榮怒氣不解其故，忽見總兵張國梁入帳，急禁道：「張兒獨自到此，得毋欲請令退洪軍耶？」張國梁道：「是也！吾軍屢敗，今有此機會，自不可錯過，宜速進之；若得一決勝，猶可以固金陵也。」向榮道：「洪軍自進武昌，以至今日，未嘗少挫；且聞得聲震，軍糧亦足；乘勝之餘，必無退兵之理，此是誘敵無疑，進之必中其計！」張國梁道：「不然，今官文與胡林翼兩軍，會合於岳州，琦善既駐扎沅梁，亦有窺武昌之勢，洪秀全或者以武昌為根本地，將退而自保耳！」向榮沉吟未決，張國梁又道：「彼目前



不追者，以兩軍相持，恐元帥之慮其後也；今乘水師一敗，彼遂無疑矣！」正說語間，忽報江忠源派人到，向榮忙請進裏面，乃忠源之弟江忠淑，向榮未開言，江忠淑先說道：「元帥曾知錢江兵退否耶？」向榮道：「那有不知？只恐彼以退兵爲誘敵也！」說罷，遂以兩圍梁之意告之。江忠淑道：「六兄在壽陽的楊秀清以武昌緊急乃假洪秀全，只假此來進兵，其用意究不敢決。」向榮道：「樓下之見若何？」江忠淑道：「彼偽退，我必追之，必中其計；彼真退，而我追之，則坐失此機會矣；以某愚見，當分兵兩停，若元帥追之，則將軍當駐守不動，以爲後援，庶不至有誤也，元帥以爲何如？」向榮亦覺有理。方自議決，忽探子又來報道：「洪軍又起程而退矣！」環圍梁道：「他從緩退兵，防我追之也，今當速進矣！」向榮便發令，起大軍趕來，令江忠淑回報江忠源，沿途打聽，以爲後應，忠淑領令自回。環圍梁亦火速回營調兵，自爲前部，以追洪軍。且說錢江一連兩天，都緩緩而退，或行或止。

洪秀全演義少冊 第二十三回

那一日忽大集衆將令，說道：「吾之忽然退兵者，料向榮必以武昌爲急，趕自回去，必領兵來追，吾好於中用計，使他墮我之術；彼若不出，堅守舊壘，以我老軍攻破之亦非易事，今彼中計矣！」隨喚石達開道：「兄弟以精兵二千，離此約二十里，揀樹木深處埋伏，向榮到時，卽出而截之，或戰或不戰，望彼而退，彼必以爲伏兵已退，必來追，却好中計也。」又喚王成章道：「汝兩人各引軍五千，從後擊而出，夜行盡伏，直趨向軍後路攻之，吾斜向榮謹慎，必留兵一半駐守大營也。」又喚洪仁發洪仁達李熙壽李世賢李開芳徐鳳翔道：「爾等汝六人各領兵三千，爲游擊之師，待石達開殺回時，向軍自知中計，必然退兵，然後沿途擊之，不得有誤！」各人得令而去。錢江自領部雲羅亞旺等員健將，自來接應石達開；分撥既定，專候捷音。且說向榮自從發令與趕洪軍，必裏面中計，密令張國瑞留心沿途偵探有無埋伏，方好追趕？又令沿途打聽大營消息。當下張國瑞在前，向榮在後，並

下數十員部將領軍數萬，火速趕來，軍勢馬疾，加風飛電捲，約行有三十里，只見中央一望，都是山勢不平，直如平地，只兩邊林木叢雜；向榮急傳令，告誡前軍道：「此地正好戰場，兩旁又好伏兵，錢江必算定此地，須令人探視，方好前進！」話猶未了，聽的林內一聲炮響，現出石達開旂號，向榮道：「不出吾所料也。」便欲駐兵不進；張國梁急前來道：「雖有伏兵，不滿三千人，不足懼也，元帥休再思疑！」向榮一望果然，石達開那支人馬，不過二三千人上下，便從張國梁之請，奮勇直前。石達開即着與張國梁接戰。不多時，已敗走而去，張國梁趕來，石達開又復接戰，不多時又敗走而去，張國梁又趕來，向榮聽得前軍得勝，心中暗喜，只是放心不下，即策馬前來一看。那張國梁只是追趕，向榮看大驚道：「石達開退得齊正，非真敗也，我中計矣！」急止張國梁勿追，即傳令回軍。不提防左右連珠炮響，左有洪仁發，右有洪仁達，兩軍殺出，向榮聽的，心胆俱裂，顛謂左右道：「某素知錢江狡

計極多，不欲出兵，今勉強趕來，竟中他人之計矣！」即令諸將混戰，分頭而退。誰想後路喊聲大作，石達開會同錢江引大隊人馬趕來，向榮道：「彼衆我寡，必不敢也，速退為是！」於是戰而且走，逃不出十里，又聽砲聲喧天，鼓角震地，天國大將李世賢李昭壽兩軍捲地而來。向榮不敢戀戰，令張國梁在前，自己隨後，與諸將奪路而逃，洪軍不捨，依舊分路追趕，向榮再跑十里，已見兩支軍攔住去路，現出李開芳林鳳翔旂號向軍一同喊叫起來。向軍心中無主，惟有竭力殺出重圍，少時洪軍前後皆到，反把向軍困在垓心，向軍那裏當得洪軍數路之兵？但見烟筒如霧，彈子如雨，槍聲如雷，向榮與諸將左衝右突，不能得脫。向榮不覺仰天歎曰：「吾死於此矣！」當下洪軍人馬漸漸逼近，猶尤幸向榮平日馭軍有方，軍心不至急變，惟望江忠源領兵救應而已。誰料江軍總不見到。是時洪軍追到，皆大呼拏住向榮者受上賞，因此洪軍人人磨勇個個逞強，向榮正束手無策，忽東山上鼓聲大震，一彪人馬飛入，乃

清藩司李本仁也。向榮大呼道：「此吾一線之生路，可急從此軍殺出矣！」遂一馬當先，諸軍繼後，要努力殺出重圍。誰想洪軍槍彈，都望向榮軍打來，一顆彈子正中向榮坐下馬，把向榮掀倒在地，時洪軍如銅牆鐵壁，藩司李本仁人馬終不能直透進裏面，倒望後而退，各軍又七斷八落。向榮此時已知救軍不能得力，正在危急，守備譚應元急扶起向榮，那馬受傷已重，不能復用，諸應元即讓自己之馬，與向榮騎坐。向榮道：「我已屢敗之將，其死宜矣；足下不可無馬，宜速走，勿戀我也！」諸應元大聲道：「今日爲國大舉可死十應元，不可失一向公也；公如不允，吾將自刎矣！」向榮聞言，即向諸應元致謝！翻身上馬，竭力殺去。奈軍士不敢前進，少時石達開已自退到，向榮欲走無路，忽一支軍殺人，獨救向榮，乃張國梁也。向榮心稍定。軍士亦爲之大振，遂復一同殺出。不及數百步，不料陳玉成李世寶，兩軍又從前面殺來，向榮歎道：「人蹶不困，馬亦疲矣，我尚望偷生耶？」說猶未了，只見東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三十四回

路洪軍忽然自亂，紛紛走避，鼓角響處，一彪人馬分開洪軍，直透重圍，向榮驚喜，已認得江軍旂號，但見那爲首的大將，一馬飛到身前，不是別人，正是江忠源的副將鮑超也。向榮大喜，便令鮑超在前，張國梁斷後，自居中，一同殺出。鮑超馬頭到處，洪軍皆不敢當，遂出了重圍。向榮問鮑超道：「江軍現在那裏？」鮑超道：「被洪軍小路殺出，大帥潰敗，江帥料知中計，故差某到此；現江帥已敗走廬州去。」向榮聽了只兩聲長嘆，急令三軍，同望廬州奔走。行數十里，只見洪軍已遠，便令人馬旋且紮住，人造飯馬加料，稍停片時，然後奔去，與江軍會合，酌斟共保金陵，不在話下。且說錢江，全軍大捷，傳令軍士，以窮寇勿追，暫且紮下營寨。隨集諸將會議，衆見洪天王面有憂色；不勝詫異，譚紹洸問道：「令我軍方捷自起義以來，未有如此大勝者，三軍皆喜，而大王獨憂何也？」天王獨未答言，錢江道：「天王之意，吾已知之，不過以武昌爲憂耳！」洪天王道：「誠如先生之言，朕雖在此，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四回

甚憂湖北。」錢江道：「洪天王差矣；中圍已被滿人統一，今日我之所得，即彼明日之所攻，若處處為虛，則款不勝款，反自行制肘矣；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先得建都之堅固地，然後北伐，以復我北京，則豈特一湖北為我有耶？」  
「天王聽罷，意稍釋。錢江即喚諸將道：「吾軍最要者，莫如糧糧此水運於水上，得西洋大砲六百餘尊，今又得洋槍不下二萬桿，器械可謂發達；只糧糈一道，最宜有打算。」查東南各省，穀米之饒富，莫如鎮江蘇湖，若得此兩處，則糧械可無憂，不知誰人願往取之？」  
「說罷石達開李玉成一齊應聲道：「某等願往！」  
「錢江道：「晉大軍滿直抵江寧矣！汝二人是軍中不可少者，都去不得。」石達開李玉成二人聽罷而退，只見林彩新進道：「某願往。」  
李世賢亦稱願往。錢江大喜，即令李世賢取蘇湖，林彩新取鎮江。正在分排，忽洪宣校亦上前道：「妾父昔販茶於鎮江遂娶焉，妾母鎮江產也自少隨從歸寧，願讓歸途，且妾數月不上戰場，今日見各兄立功，實心願養，願以一軍

一七四

隨林將軍之後，特來請命！」錢江亦許之，遂命林李二將，各帶精兵五千，分道起程；洪宣校亦領本部五千女兵而去。話分兩頭，且說林彩新，領兵來到鎮江，便擬欲埋伏火藥，為轟城之計，洪宣校道：「如此則曠日持久矣；清軍精銳，一歸琦善，一歸向榮，故鎮江雖膏華之地，必無重兵把守，妾不才願為前部攻城，如其不克，再行尊策未晚也。」  
林彩新欲知洪宣校習槍術，能在馬上轉槍為左右擊，且有一宗絕技，躍山上嶺，矯捷異常；部下所領女兵一千名，皆平時所訓練，指揮如意；且嫌與蕭朝貴之後，人皆呼為蕭王妃，較呼為蕭王娘；雖在王府中，猶常與部下練習槍術，並不稍懈，故陣未嘗一挫。當下林彩新遂令洪宣校進攻頭陣，只是時鎮江城裏僅有參將鄧萬松，領兵二千把守。聽的洪軍已到，不覺驚道：「我只道洪軍直進金陵，不想分兵來取鎮江。前者未有報盞上台，誰增兵助守，實為失算也！」  
便令部下人馬，登城守禦。文登王良道：「臣等以二十萬之衆，尚不足取敵洪軍，况兵

微聲少之鎮江乎？以妾愚見，不如投降方為上策。上鄧高松聽得大怒道：「汝亂黨軍心耶？山合左右推出斬之。王良罵道：「我死何足惜，汝不度我益刀，眼見鎮江人民性命，斷難於汝手矣。」說了罵不絕口，鄧高松聽之不覺，須臾獻圍帳上。鄧高松悔道：「愚然殺了王良，究於軍事何補？只學到如此，惟有勦力而已！」奈自殺了王良之後，軍心甚憤，因各人皆知鎮江不為與洪軍對敵，又多以鄧高松任殺人之性，故成出怨言，鄧高松心慌，急飛報上府，催請救兵，自己頗為一時支絀之計，謬想洪軍又如排山倒海攻來，清軍本領心抵敵，只逼於萬松之命，勉強在城上施放槍砲，故皆禦不着洪軍的要害。蕭王妃看不得親切，又見本軍攻城，甚未得手，踰牆左右道：「你看我軍城上幾頂子掛軍士的人。」左右道未深信，果然槍聲響處，城上一將墮落而倒，乃都司李守讓也。清軍大呼道：「彼軍有如此能將，吾安能抵敵耶？」都一聲潰散，蕭王妃就令快奪了司旂，即縱馬上關馬，早登上城頂之上。城上清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四回

兵，俯視一隊，那時清軍心裏一來參恨鄧高松，二來蕭王妃死李守讓，已呼他伴神槍手女將軍。當下見蕭王妃登城，那有不驚。蕭王妃就勢手刃敵人，並大呼道：「我已登城，三軍邁進！」洪軍道時一聲得令，都搶階登城。清軍不敢阻當，一齊開城門，林影紛紛去，城內一時慌亂，都歸咎鄧高松，不識王良之計。清軍的真有呼道：「不殺鄧高松，無功歸罪軍！」一齊撲入營裏，裏來尋殺鄧高松。那高松初見城絕失守，正要逃遁，今又見軍心大亂，便易賊疑帳後逃出，清軍道賊裏時，不見鄧高松，亦從帳後趕出來，萬松見追得緊急，急躲入一處民家，那民家是姓李的，名喚化龍，見了萬松，方自怒從心起。不料鄧高松先日說道：「我本城知府也，汝能救我，我能保汝！」李化龍道：「汝即鄧高松耶？汝之舉甚拙大，爾未知耶？汝膺良長，不識時勢，將全城百姓者汝也，汝不能自保，尚能顧人耶？」急拔了一張明晃晃的利刃出來，鄧高松已知不是回路，方欲退時，已為追兵趕到，不由分說，遂把鄧高

一七五

松琢成肉泥。那人掣了人頭。來謁林彩新道：「抗拒洪軍者，祇鄧萬松一人之意，今人民已代將軍行討矣！」林彩新聞報大喜，一一安慰軍民，並重賞李化龍，餘者皆招降之。卽查點倉庫，得糧食無算，乃出榜安民，把蕭王妃如何攻城，如何斬將，隨把捷音報知洪天王那裏。休兵三日，然後請令會兵，由鎮江直趨金陵。當下洪天王接得林彩新捷報，錢江道：「彼請令由鎮江會捷金陵，亦是一策，但兵力太弱，恐無濟矣！」便令范連德羅亞旺領兵五千人，往助林彩新去後；又報李世賢已平定蕪湖，而原來李世賢帶兵到蕪湖，並不用交戰，城內自己獻出城池了，實是官民投降的本心。清軍見兩處俱被平定，卽商量：「洪軍勢大，將如之何？」向榮道：「金陵根本重地。便令大軍要取金陵。」清統撫江忠源聽的這點消息，便與向榮商議道：「廬州城池失守，豈爲善策？今雖籌辦防務，亦有名無實也；陸建瀛無用之輩，斷不能濟事，吾兩人一同保守金陵，未審尊意若何？」江忠源道：「此言甚善；但弟

爲安徽巡撫，今安慶失陷久矣，弟有失地之罪，應爲恢復之謀，弟意欲引兵駐守鎮州，若洪軍大舉入金陵，則弟當由鎮城窺安慶，以擾其後，亦得以補助元帥也！」向榮道：「此計甚妙，昔日洪軍，得以長趨直進者，以無後顧之憂耳；若得足下從後躡之，彼亦不能盡策力也，趁今洪軍未至，就請速行爲是！」江忠源聽罷，便請領兵兩行，望鎮城而去。向榮自領本軍，望金陵進發，不在話下。且說錢江既定計，進窺金陵，就令大軍，以三之二起程，以三之一爲駐守，並請洪天王，與韋昌輝李昭壽及大小將校三十餘員，領兵駐守，錢江自與諸將起行。溯行時，天王謂錢江道：「今吾軍新舊二十餘萬，而留守之兵，乃至七萬有餘，究竟是何意？」錢江道：「天王未細思事耳，吾料江向二人，必有一人留駐安徽境外，擾我後路，以爲復安慶之計，若得安慶前復失，則吾軍消息隔絕，不特金陵一路不能成功，恐武昌之危更急矣！一着之差，則全局俱敗，故不能不固守安慶一帶；如是則非重兵不能爲力矣！」天

王精幹太活。便又說道：「如此則彼亦願將前住，以屬將士，不願徒草安閑，以徒勞諸將士。」錢江道：「如此亦好，但萬乘之君，不墮險地，以其爲全國所繫命故耳；今天王要先去，請即隨糧糧進可也。」天王從之。便以北主章昌輝代領兵駐紮守，察探馬回報道：「江忠源已領兵復入銅城去了。」洪天王歎道：「果不出錢先生之料也，彼直欲取銅城窺安慶以擾吾後路矣！」即囑附章昌輝小心防守。錢江道：「今日局面，又頗不同了，非以戰爲守不可！」便一面飛報黃文金如江忠源攻商山，則章昌輝助之，始其南下，則黃文金攝之，互相環應。分撥已定，即以陳玉成爲先鋒，李汝賢副之，共大軍十五萬，直取金陵，並令陳坤壽，以水師新州，直而下七里洲水陸並進。大軍起程時，忽一人直到軍前，要見洪天王。再開之，乃南王馮雲山之子，馮兆炳也。天王聽得，忙令喚入相見，天王見之，即憶起雲山，不禁淚下。徐道：「自南王斃後，其家屬渺無音耗，今得世子相見，亦云幸矣！」馮兆炳道：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四回

「自從家父入廣西起事，余卽應召不出，奈爲仇人所值，致暴官不時尋探，故逃至此，今坟墓已被清兵發掘去了。」說罷大哭，洪天王道：「吾兵所到之處，一草一木，不敢毀傷，今彼乃如此殘忍耶？」各人聽了，亦爲之憤恨。錢江道：「廣東現在景綵，究竟如何？」馮兆炳道：「有陳開其人者，在佛山起事，用經堂寺能禪師爲軍師，聚衆數十萬，惜無紀律，又好殺戮，故鄉閩均與爲難，恐亦不能久持也。」錢江開而歎道：「陳開固人傑，惜違僕會，乃至於此。」天王便問何故？錢江便把從前，在廣東起程充發時，一路上與陳開問答說話，一一說知天王。天王道：「迄今派人相助他們何如？」錢江道：「用兵如弈棋，一着之差，則全局亂矣，必不能藥救也！然陳開非背某賢者，必聚衆過多，不能久待耳，今失一大機會，甚可惜也！」天王聽罷，亦爲歎息，令馮兆炳回安慶助章昌輝駐守，立令大軍迅速起程，一路行來，秋毫無犯，直抵金陵。錢江大喜道：「一路並無守禦，陸建瀛真木偶，朝廷用此

一七七

大總督兩江，安得不敗乎？吾此次緩緩行者，懼後以逸待勞，爲喜不淺，今若此，真出我意料之外矣！乃令押張彥良來，繞之回金陵，行時囑道：「吾念陸建瀛一路不設守備，故放汝回去，汝歸語建瀛，我於金陵已伏十萬大兵，若不以金陵相送，城破兵隨之時，必不相饒矣！」彥良相謝而去。天王便欲立攻金陵，錢江道：「金陵堅固與別處不同，務宜謹慎，蓋大專成敗，在此一舉矣！」便在儀鳳門外，築柵壘三十六座，就築起所得之西洋大砲，灌備攻城，另築各營，都用土牆遮蔽，又預通水道，以防斷水，又令大張聲勢，遍樹旌旗，以驚動城裏人心，連營數十里，夜裏火光照耀，如開白日。錢江復對天王奏道：「向榮莊軍上流，須遣一能事者歷之，吾方好專事於金陵也！」即令李世賢以一軍阻絕向榮來路。錢江又道：「太平府爲金陵屏障，此城守兵不多，吾得之，則金陵更易矣！」便令石達開往取太平府，石達開道：「太平府在我黨中，但兵多則指日可下，兵少則稍費時日耳！」天王便問兵數

需多少？達開道：「五千不多，二千不少。」天王聽之，心中猶疑。錢江道：「當以五千與之，翼王必有主甚，兩日內，必有捷音報到矣！」天王從之。衆將以取一太平府，用兵五千，皆以爲非，達開詐作不聞，即令軍士，皆加一倍旗旂，立刻起程速趨太平府。那時太平府清知府李思齊，不意石達開又至，一驚非可，金陵又無救兵，又聽得洪軍勢大，一時手足無措；計點城內殘勇兵士，祇二三千人。急登城樓一望，見石軍雲屯風聚，計其旌旂足，有十萬兵之數，登時唬得胆破，面色青黃，大叫一聲，倒在城上而死。城內清兵，一時慌亂，達開早知城中有變，乘勢攻之，城內清兵皆不能抵敵，只得開城投降。達開取了太平府，一時捷音報到天王帳裏，前後不過二十四個時辰，衆人聽了，皆爲失色。少時達開部署已定，回見天王，天王以多兵易取之故，石達開道：「我軍行時在巴鶴的李翰習思齊，還稟請開缺去位，吾先知其胆怯也。陸建瀛不能去位了，又不添兵，彼已在儀鳳之中，吾因翼王勢之



故易取也！一天王道：「衆人皆疑賢弟，惟先生獨信之耳！」錢江道：「太平府已定，吾有一計，可以助攻金陵也！」便附耳向石達開說稱如此如此，達開會意。卽同轉太平府，立下一令，詭稱寺僧洩漏軍情，要盡把僧人驅逐，如三天之內，不逃出城外者，當治以死罪，於是僧人紛紛逃走。達開大喜，當以本軍一千人，亦扮作僧人逃走。是時僧人無處可逃，只有金陵最近，皆望金陵而來。石軍所扮的僧人，亦望金陵而來，因清軍原重佛教，故最重僧人，那陸建瀛又最好佛的，聽的僧人逃來，皆開門納入。奈僧人的源源不絕，陸建瀛深恐僧人被害，卽令開門，一概接進，因此石達開所扮的軍士，已全聚藏在城裏。次日天未明，忽報石達開全軍已到了，陸建瀛卽令閉門守禦。一時警報四到，東路林彩新進來，南路石達開來攻，陸建瀛手足無措，急差人到向榮處來求救。城內人心惶亂，那石軍所扮的和尙，又在城內，大呼叫地的搖動人心，忽然轟天响的一聲，西城崩陷數十丈，却是錢江預挖地道，埋

藥發炸起來。守城清兵一齊逃竄，都望第二重城奔來。林彩新石達開兩路一併奮力齊攻，已攻進第二重城裏去。那金陵城池堅固，自第一重城，隔第二重城，相去十餘里，石達開下令奮力追趕，休教清兵在第二重城，得完守備。第一重城裏沿途各衙戶，皆着花恭迎石軍，那時署將軍都與阿見人心已失，陸建瀛又不濟事，只得率旂兵登城駐守。韋德林石兩軍，已直趨內城，軍士打着洪軍的旂號，由西路而至，把城池圍得水泄不通。陸建瀛只在衙裏念佛，日望向榮救兵不至。誰想向榮接得求救文書，恐代兵造城，其勢則愈孤且使洪軍毫無後顧之愁，實非良策，故先犯此意，復知陸建瀛卽領兵往大營攻去。不料數番衝突，都被李世賢阻去，不能得進。李世賢，又因得了錢江的將令，只圖把守險要，並不出戰。向榮無法，乃仰天歎道：「後智在吾先也！」只差人報知陸建瀛，要預防地道而已。那時向榮營裏，凡急求救的文書，雪片相似，向榮進退兩難，錢江仍恐李世賢有失，再撥精兵五千，前來防守；

向榮知不能濟事。是時金陵城裏，家家惶恐，閉門不出，已有十餘日；那日挨到夜分，只見一班和尚，千數百名，披髮袈裟度牒。在南門城裏作驚惶逃竄之狀，都越富明阿，方用奸賄勸慰，不提防石達開攻城，緩急之時，看看城已近陷，城內和尚，忽然拔出短槍，出其不意。殺散守城兵士，放開城門，引石軍進來。富明阿大驚，領敗殘兵士，策馬而逃，石達開急

## 第二十五回 李秀成平定南康城

話說石達開乘富明阿退時，卽後攻瀕金陵城內，裏城關閉不及，洪軍已大隊擁進，都統富明阿，倉皇奔到督衙，只見陸建瀛，環跪在大堂對佛像焚香念佛，富明阿大怒道：「作賊裏好細的，乃和尚也，大人還欲求助於無知之像像耶？」陸建瀛聽罷，吃了一驚，急問道：「軍情現在何地？」富明阿道：「軍情已爲敵有矣，罪在執政，或降或死，惟公自擇！」說了欲走，陸建瀛卽牽富明阿之衣問道：「今尚可逃乎？」子必救我。」正說得間，忽聽軍聲漸近，城內人民，欲隨天叫地，陸建瀛早已心慌，卽帶了愛

令道：「宜躡後追之，若殺他再進第三重城，則更費時日矣！」果然軍士一聲得令，奮勇來追，富明阿奔返第三重城時，閉門已不及了，竟被石軍乘勢猛撲進去，陸建瀛知不能挽救，急棄城而逃，百官一同逃走。洪軍遂進了金陵，這會分數劇戰三年，先定偏安之局，戡定半壁，復回正統之基。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楊秀清敗走武昌府

姜張氏，隨富明阿逃出衙門之外，正遇張彥良逃回，乃並同走。只見無數居民，紛紛逃走，有認得陸建瀛的，就指罵道：「斷送南江土地者，卽此人也！」富明阿問陸建瀛道：「公開之否？」陸建瀛滿面羞慚，隨答道：「某亦知死難者，人臣之分也；子能責吾，何不自責，乃相逼何甚耶？」富明阿道：「軍糧在誰，卽誰罪辭首，今江南已失，大勢已去盡矣！」說罷痛哭不止。陸建瀛不能答，只亂雜在軍中，覓北門而逃。是時洪軍已大半入金陵，向榮已被李世賢奪住，不爲相救，又恐全軍俱敗，只望丹陽

魏。不多時，糜鹿奔逐，向曩幾盡大哭道：「誠不意在此處，與樞公相見也！」乃陸建瀛聽了，仍發於軍士守城不力。向榮道：「三軍之令，乃繫於元帥，其發譴廢敗，實不敢諉於軍士也；但情金陵城池堅固，守不及兩旬，遂至於此，吾輩復有何面目見人哉？」陸建瀛自知不能諍，惟有俯首而哭。少時將軍都統富明阿提督，余萬清藩司李本仁先後奔至，各訴兵敗之舉。向榮道：「爲今之計，目下料不能恢復城池，不如暫退，丹陽駐屯一面發假朝廷，請飭湖南河南一齊進戰，使彼首尾不能相顧，則河東或可恢復耳！」李本仁道：「今之敗皆由以一路孤軍對敵，而別路統兵大員，又觀望不進，如琦善徐廣縉之徒，能以一帥之兵，繞攻湖北，敵軍未必安然直下江南也！」向榮道：「此論甚是，但金陵城池堅固，實爲十八省之冠，竟使洪軍得手而得，其罪大矣！」說罷痛哭，將將無不下淚，陸建瀛只是低頭不語。向榮就立刻稟奏朝廷，傳令退入丹陽而去。且說洪軍自進了金陵城後，計發洋槍二百餘桿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二十五回

，白銀六十兩，糧食無數，投降軍士，三萬有餘，威聲大震，附近州縣，皆來賓服，時天國太平三年，即清咸豐三年，洪天王即傳敕四處，告以光復大義，並安民心，一面加封官爵，以相國軍師，靖國王錢江，爲大司馬，以劉凱元爲秘書總監，令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假節鉞得專征伐；又徵集賢良，凡不爲滿清所用，有一才一藝者，皆聘爲從事。以鑒於蕭玉妃下鎮江之事，知才女不可輕棄，遂設立女官，以洪宣嬌蕭三娘爲指揮使。更定制度。因江南連年書於征役，傳旨發帑賑濟；人民並減免兩年糧稅，國內大悅。名事甫定，忽接武昌駐守官奏報知地官丞相胡以晃病故。天王哭道：「胡丞相與朕奔馳於患難之中，今中道先殞，豈不哀哉！」即傳旨賜棺甚厚。遷李秀成爲地官丞相，陳玉成李世賢皆爲副丞相。餘外遺秩有差，於是修明故宮殿，爲王宮，首闢明太祖寢陵，而祭之曰：

不肯子孫洪秀全，率領皇漢天國百官，恭獻於吾皇之靈曰：昔以漢族不幸，皇朝覆

亂臣賊子，皆已迎刃，只恐中國，  
猶使大地陸沉，中原板蕩，則有之生，行  
省之間，非復昔有。異族傳言，以全洪秀  
之目，難以復，濟亡二百年矣。不肖秀  
全，自維涼薄，不及早除異樹，慰我光靈  
；今藉吾皇在天之靈，默為呵護，羣臣用  
命，百姓歸心，東南各省，次第收復；謹  
依吾皇遺訓！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  
功。自以滄吾皇之用心與天下附托之重，  
東南既定，指日北征，驅除異族，還我神  
州，上慰吾皇在天之靈，下解百姓倒懸之  
急，秀全等不敢不勉！敢告。

祭罷，再布告中外，宣明復國之故。時外人有  
旅居上海者，見洪秀全政治，并非有條，甚為  
嘆服；有英國人到南京，謁見洪秀全，亦見其  
政治，與西國暗合，乃嘆道：「此自有中國以  
來，第一人也。」遂請秀全遣使入美國，其通  
和好之全道：「此事甚合朕意，如貴國官民  
到此，吾當優禮相待；惟吾國旅居貴國者，亦  
請貴國一視同仁可也！」美人聽得此語，為之

大驚，急隨應命。秀全使遣其弟洪仁玕，  
出使美國大臣，並携檄書呈遞，美總統觀看，  
那箇書內云：

大哉天國洪秀全天王，敬聞大美國民至安  
好；敝國亡於滿人二百年矣，今我國民  
與，貴國獨立之義，謀復宗社；幸得人民  
響應，東南各省，次第既定，建立太平天  
國。特派朕弟仁玕出使貴國，此後貴國與  
敝國，其敦和好，其保僑民，互相與商；  
造世界和平之福，朕有厚望焉。

下書天國太平三年，並蓋印。美民主見了洪  
秀全的舉動，深合文明政體，不勝驚異。亦遣  
使來報聘，自此兩國共通和好。月後宮殿落成  
，行升御禮，天王勤求政治；每天清晨午兩次  
，君臣共議大事，議事時，諸臣皆有坐位，掃  
去一人獨尊的習氣。其有請見請事者，一體官  
民皆免拜跪，內中左殿求賞殿，右殿名勳改  
殿。右殿有聯文題云：

虎賁二千，直掃幽燕之燭；龍飛九五，  
重開堯舜之花。

左殿有聯文題云。

撥妖霧而見青天，重轂大明新氣象；掃  
撥氛以光祖國，挽回漢室舊江山！

規模既定，即商議各路進兵，即日大集羣臣會議。獨是錢江未至，天王深以爲異，即使人往請錢江。原來錢江不欲東王執掌重權，每欲除之；奈東王羽翼日盛，一旦除之，誠恐有變；且東王雖有異心，但反狀未明，即除之，亦不足以服人心。況當日天下，尚未全定，若內亂自興，關係甚重，故隱忍不發。今見定了南京之後，天王又子東王，得專征伐，是時東王權柄愈重，錢江心中益增愁慮，因此托病不出。當下天王，使人往請錢江，所使的不是別人，正是北王章昌輝，那章昌輝領了天王的命，正欲起行，石達開道：「某亦願與北王同往！」天王許之。石韋兩人，一路行來，至石達開知錢江的用意，欲於路上探章昌輝的意見，特用言詞之，說道：「公知錢江先生出之意否？」章昌輝道：「未知也，想無別故，前日岳州改元時，亦幾知點，料不是故意棄君，或恐遺患有病

洪秀全演說上冊

第二十五回

耳！」石達開道：「莽也，他懼我英權過重也，見天王子弟已揚專征伐，彼因不滿意，或者有之。」章昌輝道：「公休戲我，先生與足下最爲知心，豈有相疑者，疑公等兵權過重，恐所疑必在東王，而不在足下也！」達開仍詐作不知，復說道：「東王乃是一體同事之人，軍師疑他則甚？」昌輝道：「東王素性跋扈，懼難制耳！」達開道：「若然，將奈何？」章昌輝道：「軍師非愚者，東王一日不去，後患一日不能免，既是如此，自當除之，免貽後患！」達開道：「自鴻雲山蕭朝貴沒後，天王所同事最早者，就是東王；近以兄弟之情，更有翁婿之分，雖欲殺之，而天王不從，想亦難行也。」昌輝道：「公好多心！爲國家計，即不能爲情面計，此專吾能任之；若機局已定，不由天王不從。」石達開聽罷，默然不答。不覺到了軍師府，先令守府的，傳進裏面去，軍師在府堂早知石達開章昌輝二人的來意，令請兩人至府裏，茶罷，錢江見章昌輝的面色，代些憤怒，便說道：「兩位蒞臨，有何見諒？」昌輝道：

一八三

「承天王意，請軍師入朝議事。」錢江道：「吾已知之，適有小恙，未暇至此耳！」達開聽得，尤恐章昌輝說起路上所談之事，以目止之，奈昌輝不顯，即撲臂說道：「軍師有何病？想爲區區楊豎子耳，彼何足道，如有不善，當即圖之，毋使贖隣也。」錢江大驚道：「我無此心，將軍何以有此言。」章昌輝復憤然道：「彼才略有限，而妄自尊大，楊豎子誠不足與謀，今若不圖，後悔何及矣。」錢江道：「耳目甚廣，請將軍低聲！」章昌輝道：「除一豎子，一夫力耳，公何怯耶？某當請命，助守漢陽以謀之，將來必有以報命！」說罷悻悻而出。錢江留之不住，頓足謂石達開道：「東王誠可殺，但尚非其時，誰以吾意告他者，此人必誤我大事！」石達開道：「弟以言相試，則有之，以情實告則未也。」錢江道：「吾當與公急趨進朝，以定大計；將軍爲我曉以大勢，暫止北王可乎？」石達開道：「此事斷不辱命，願軍師放心！」錢江遂急正整衣冠，與石達開或驅入朝。當下洪天王見錢江同石達開齊至，即騰坐

起迎。錢江上前免冠奏道：「大王怒如此相迎，恐千載下，臣以弟邀君矣。」洪天王方才坐下。天王道：「一日不見先生，如失了左右手，今金陵已定，朕縱有不德，亦望以天下爲重！」石達開道：「先生無怨望之心，大王不可作過情之語，恐宵小之離間，從此生矣。」劉狀元道：「翼王之言，深悉大體，願大王聽之！」天王道：「朕言過矣，誠愛先生甚切，故不自覺也。」錢江流淚道：「臣以部陋，得蒙聽計從，外結君臣，內聯兄弟，方願始終一徹，生死以之，無日不以國家之念，適因小恙，故未趨朝耳，大王萬勿思疑。」天王道：「朕並無疑心，正以金陵方定，共圖大事，願先生有以教之耳。」錢江道：「臣計已定，恐大王不能行耳；臣固注重北京，而緩視南部。昔日之留重兵，以守漢陽者，不過懼清兵之繞吾後也！今當派人另守武昌，先撤漢陽之衆，使東王直趨汴梁，再撤回李秀成，以固金陵根本，而吾當傾國之衆，以趨山東，與東王會合，以攻北京，趁向榮霄壁之時，勢如破竹，北京一

疑；不覺各行者不附也。大王若用此言，則中國之與國在今日；若遲疑不決，則噬臍之患，亦在今日，惟天王決之！」大王沉吟未決。蓋其意實不願輕舍武昌也。錢江亦知天王之意，故鄭重說出，以見天王之答，便又問道：「臣弟此言，大王究有疑心否？」天王道：「朕料琦善無用之輩，未必便下武昌，若東王止當湘軍一面，武昌未必便危，先生何爲棄之？」錢江道：「大王料琦善不進，豈能料清廷必不去琦善，另易他人乎？且琦善之不進，懼不敵耳，若見湘軍，稍爲得手，彼將乘勢爭功，小人行事，往往如此；武昌四戰之地，必不能當四面之衝也。若江西一省，今不爲吾有，久必亦爲吾有，李秀成世之虎將，豈宜置之閑散之地。昔之使李秀成下九江者，不過以九江爲敗省通衢，拒之可免清兵接應，我方好專事於金陵耳。」天王又道：「舍此之外，還有他策否？」錢江道：「臣固知大王不能行也；大王以爲舍去已定之城池，而攻未得之地，以爲不可；不知行軍之道，全在攻其不備；臣知北京守衛尚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五回

空，故力持此意。過此以往，則非臣所敢知也！天王若問別計，則方才所陳，自是良策；若增兵助漢陽之守，另分兵入汴梁，派一能事者，以趨山東，則爲中策；撫定江蘇閩浙，由江蘇再出湖南，以牽制圍剿胡林翼之後，以固吾根本，此固下策；若遲疑不決，亡無疑矣！」天王道：「先生上計太速，下計又緩，不如依中計而行；朕令有主意矣。」於是各人一同退朝。石達開密謂錢江道：「先生使東王進汴梁者何意？」錢江道：「東王久後必懷異志，他亦守漢陽不住，不如使攻琦善，究易得手；若北京既定，彼亦難反，亦無能爲矣；彼若回金陵，實養虎貽患！」石達開亦以爲然。次日天王，即令譚紹洸移兵助守武昌，以代胡以晃；又令李開芳領兵二萬，前往漢陽以助楊秀清；一面令韋昌輝安撫江蘇都督，復拜林鳳翔老將，爲北平大都統，訓練人馬，以專候征伐。錢江劉狀元，兩人整理內政，並馳令李秀成進兵。錢江聞而嘆曰：「林鳳翔雖一時名將，然臨時應變，萬不及李秀成；且北伐之責任，其重

夫百倍於南征，何天王用人，一旦如此顛倒耶？一不憐為之嘆息。自此錢江已漸漸灰心，頗為抑鬱。話分兩頭，且說李秀成接到進征之令，時正值用飯，恰吃一大驚，不覺投箸於地。左右見此情形，急問道：「將軍於千軍萬馬之中，決會驚恐，今聞進兵之令，如此失意何也？」李秀成道：「我料錢江軍師，我攻九江否？」不過據此數省過衝，一來隔絕清人消息，二來免被精兵繞我後也；今金陵既定，只望速召回京，會同北伐，則天下不難定也，今忽然令本軍南下，實在某意料之外矣，不知軍師何以如此失算？」左右聽得，都點頭稱是。秀成忽又轉念道：「難道軍師自有妙算，欲自行北伐，故使某力攻南郡以牽清兵耶？」想了猶豫不決，只得傳令大小三軍，留林榮守九江，自拔隊起程，將近南康下寨。時南府李續宜，字希庵，乃湖南湘鄉人氏，係李續賓之弟，同為羅澤南弟子，禁胡林翼軍中，曾立戰功，林翼奏保，親督一軍。適因事起湖南，李秀成兵到南康，以九江警告，乃馳守南康，聞李秀成兵到

，即與提督公萬清出戰。余萬清道：「秀成一旅之師，何足畏懼？若當親自取之！」李續宜道：「秀成驍雄也，彼入注九江不進，今忽驚至此，不動聲息，已一城下，進如電，駐如山，此將才不可輕視！不如固守南康要道，然後使人赴瑞州，報知曾營，合兵應敵，庶乎有濟，不然南康一失，則東至贛州，西至武漢，非復國家所有；彼將下長陽湖，屯水師，以臨峽會，即南昌亦危矣，請軍門思之！」余萬清笑道：「吾軍當屢敗之後，正要收功，若偏師不能抵敵，安望敵被全軍焉？」遂不聽李續宜之諫，自領兵出城而去。李續宜道：「公既要去，某願守城，倘有緩急，可為後應。」余萬清道：「如此則我軍兵力轉單矣，君懷三心耶？何故如此？」李續宜無奈，亦領兵隨後出城。李秀成見清兵已到，即傳令十里下寨，左右不解其意，及兩軍對陣，秀成即揮手使人馳報余萬清道：「今不用再戰，汝軍已敗，安有孤城出屯之法乎！」余萬清看見大怒，以為李秀成之戲已也，即傳令進兵；忽流星馬飛報驛事，



黔驢南康後路城地，已截散人攻陷去丁。原來李秀成未出陣以前，先令散手軍士，扮作土民，偵探小路，預伏一小隊於城後，值清兵殺出時，乘機用炮炸塌城垣，因此攻入南康。當下余萬清，聽得這路消息，已魂不附體，方欲退時，李秀成督兵擁至，清兵無心戀戰，李秀成如入無人之境，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清兵直望南昌而逃。李秀成毫不費力，已佔了南康城。那余萬清李續宜，即不能奔入南康，李秀成並不追趕，先出官民告示，次第收復汝寧、澆州、各郡縣，飛報金陵，請撥水師入鄱陽湖，準備水陸並進，爲攻南昌省城之計。忽接鄂途文報，因漢陽緊急，且南康之兵一去，要擄出岳州，以截會胡兩軍之援。秀成聞言，暗囑漢陽兵力不弱，何以如此緊急，且一去南康之兵，豈不是漢陽藉葉？一面令部將伍員文，領兵五千入岳州，以壯漢陽聲勢，自領本軍爲窺取南昌之計。不在話下，且說楊秀清，自領本軍駐守漢陽之命，奈心懷叵測，既恐錢江爲天王所用，自己不能獨行大志，故諂事多極錢江之

洪秀全續義上冊 第二十五回

蕭，關係違誤，每多不從。是以請以吳在武昌時，因略血病故。那日東王，聽得譚紹洵領守武昌，不覺大怒，又以天王祇顧金陵，不顧漢陽，將陷自己於險地也。憤怒間每形於色，因思可以對敵錢江者，只有李秀成一人，遂欲藉廢之，乃力保爲地官丞相，蓋欲藉李秀成之心也。秀成亦知其意，並不向楊秀清致謝，因此秀清亦怒李秀成，但不敢明責之，殆亦恐秀成補天王之意。楊秀清是時只顧經營一身大事，即於漢陽軍情，不甚留心。當時清帝咸豐以先後所用之滿大臣，如蘇尚阿琦善等，皆不能得力，立遣常用漢臣，故日前以江忠源巡撫安徽，以胡林翼爲湖北布政，兼署督撫；又恐漢臣或有異志，因復以文官調任鄂督，名爲助守，實是監督一般。此時清國軍，多以光復武昌爲急務，內中曾國藩，以湘圍出境，欲先截江要道，暫駐瑞州又兼援漢陽，官文駐軍荊州，胡林翼亦已到鄂州嚴防。這三路入馬，至少亦有一萬八千。秀清此時，始有幾分害怕。迫得把爭位之事，暫且按下，要商量應敵。故

一八七

每日文書，如雪片飛到金陵，日盼救兵，只令  
得譚紹洸到武昌防守，而漢陽急迫之際，尚無增  
兵消息，楊秀清大以爲慮。是時清兵已四面紮抵  
漢陽，部將汪有爲進道：「漢陽守兵，有五六萬  
之衆，可以一戰，何必多懼！」秀清道：「我  
軍之一，不能當敵而之衆耳，豈欲武昌駐守兵  
前來助戰，豈爲何如？」汪有爲道：「儲琦  
善乘機而襲武昌，則兩地俱爲危矣！不如固守  
爲上！」楊輔清奮然道：「擁五萬之衆，而不  
能一戰，且示人以弱也，不如你們固守城池，我  
領兵獨當胡林翼之後，戰如不勝，當退未晚？」  
楊秀清從之。遂使輔清領兵二萬出南門駐守  
，專候清兵。楊秀清即固守自己城池，不在話  
下。且說胡林翼，領清兵到漢陽城外，約二十  
里扎下大營，一面打聽官文何時進兵，志在合  
會進行。誰想官文部下，皆是旂丁，疲弱無用，  
雖有四五千之衆，不能濟事，故一打聽胡林翼  
何如舉動，再行定止。胡林翼方知會官文進兵  
，自却與楊輔清開戰，忽聽的楊輔清人馬二萬  
有據，必是攔吃一驚，遂督發軍馬參戰之議。

清兵屢屢久敗之象，深恐軍心有性，因而不敢  
，不免憂決不下。隨即得官文回復，約定起兵  
時限，胡林翼卻又知照會國藩，將救江西之兵  
折回，遂爲欲攻武昌之勢，以爲聲援，遂拔寨  
來攻楊輔清。當下楊輔清，知清軍已到，忙令  
准備接戰，忽楊秀清差飛報道：「清將官文軍  
已直攻漢陽，會國藩現欲攻武昌，李續賓亦有  
回武昌之說，因此已調譚紹洸新軍堵禦會國藩  
矣。」並囑楊輔清，勿得輕出，那楊輔清自付  
道：「會國藩一路，有譚紹洸抵禦，可以無憂  
，若官文些小人馬，何足以下漢陽？我軍若能  
退得胡林翼，則清軍三路皆爲粉碎矣！」遂決  
意開仗。不提防軍未成列，胡軍已直壓陣前，先  
令部將李孟羣，張運蘭先進，楊輔清急令人已  
壓住陣前，一面調撥三軍成列，胡林翼望見楊  
輔清軍中，烟塵紛起，乃大笑道：「不料吾軍  
猝至，今始移兵成列也，彼真猓子，吾破之必  
矣！」說罷，即令軍士再進，皆大呼道：「汝  
武昌已被會軍襲破矣，無家可歸，尚欲何爲？  
分群潛逃。」當時各軍兵，聽得此言，遂如

是真是假，一時慌亂。李孟羣張運關乘勢猛攻，彈如雨下。楊輔清大驚，急令軍還槍混戰。奈全無隊伍，各軍士又聽得謠傳武昌失守之說，皆無心戀戰。楊輔清欲鼓勵三軍，便馳馬當先督戰，冒烟突火，反撲胡林翼軍中，胡軍紛紛退後，部將曾國葆大怒，立殺數十人，並呼道：「前軍已得勝矣，中軍有退者候斬！」中軍聽得皆回頭奮戰，反把楊輔清困在垓心；那楊輔清，全無懼怕，竟領清兵殺入重圍，望後路而走；部將春魁汪有為，皆受重傷，及回至大營，原來已被胡林翼破攻了。後路曾國葆張運關正追得緊急，胡林翼一支軍，從斜刺裏又殺入，把楊軍截做兩段。楊輔清不暇兼顧，又恐為清軍趁勢殺入，不敢奔回漢陽，只望武昌而逃。忽前路一載人馬，截住去路，乃曾國藩部將羅澤南奉將令把守漢陽，武昌往來要路，楊輔清欲奪路而走，羅澤南把人馬兒一字排開，楊輔清不能脫，兩軍混戰。少時李孟羣亦到，楊輔清大敗。正在危急之際，忽李孟羣後軍自亂，人馬紛紛亂竄，原來天國大將伍文員，

奉李秀成之命，正領軍由南旋趕到，出其不意，殺敗李秀成一陣。楊輔清乘勢殺出，幸得水師將官蘇招生，吳定彬，接過武昌去了，此時楊秀清已知輔清大敗，奈被吳文翰牽制，漢陽不能相救，不多時，胡林翼亦追到，下炮火墮天，喊聲震地，都望漢陽攻來。楊秀清亦奮然督率諸將，死力相持，奈清軍自屢敗之後，得此一勝，大為奮勇，秀清料不能固守，即飛調武昌守兵來救，秦日綱在武昌，即令馮雲山子馮兆炳，領兵六千，來援漢陽。惟隔於羅澤南駐守之路，不能過要道，楊秀清望救兵不至，捱到第三天，人馬困乏，清兵復分三路來攻，看看西城角將陷，秀清即令大將李開芳，裨將洪容海，蕭羽，蕭羽，一頭修理，一頭抵抗，誰想槍聲響處，蕭羽已中彈倒上城上，血肉相薄，胡林翼與曾國藩，即督兵踏肉林而進。洪容海早退下來，胡軍直入，皆不能抵當。楊秀清聽得東南角陷，忙令人將倉庫器械，盡行焚燒，一連又燒了幾個火頭，然後領兵棄去漢陽，望武昌而退。這會分教，光復城池，轉瞬再變，

之地。莊嚴土地，皆眼都成瓦礫之場。更知後

## 第二十六回

攻岳州 韓翔商林翼

入廬都 賸新江忠源

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那楊秀清，先將糧草器械，縱火焚燒，隨領衆軍棄城而遁。胡林翼遂進了漢陽，可憐領座，莊嚴華美城池，成了一片焦土，那些居民，死的死，逃的逃，胡林翼到時，只是一座空城。先令軍士，將各代勢撲滅，整整三日，方才教息。立即出示，招回居民安住復業，一面飛報各處，說請克復漢陽。是二湖督官文，俱已進兵城裏，各自商議，需賞三軍，再行商議。進攻武昌，那清廷又因琦善身攬重兵，駐紮津梁，眼望不見，遂把琦善撤兵回去，另用勝保，繼其後任。更添上吉林清兵五千人，那勝保亦是潑人，為人謀甚機謀，却是勇敢殺戰，在吉林一帶，截定內亂，也立過多少戰功。故此特爾來替琦善之任。當時聽胡林翼復了漢陽，遂大逞雄心，以博功名，有南下武昌之勢。這時清國咸豐帝，又因洪天王，以漢人謀復江山，故不敢廢漢人統率大權；今日會

胡各人，竟能盡方死戰，乃慨然道：「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後而知漢臣其可用也。」遂諭功行賞，以胡林翼補授湖南巡撫，部將李續賓，陸受缺察，李孟羣亦補授道員，會同謀又及知府用，各大厚恩款喜，遂立意謀攻武昌。這路消息，飛報李秀成耳朵裏，秀成即欲親攻岳州，以截胡林翼之後路，兼絕清軍糧道，遂大集諸將聽令。問譚顯守南康，部將賴文鴻道：「某願守此城，但當定一期限，自必死力精持，如久期不能承命矣！」李秀成道：「準備十天，開仗三天，休兵兩天，不過十天足矣。」賴文鴻道：「如此某不敢逃也。」李秀成大喜。即交割三千人馬。令賴文鴻打着自已旗號，並令軍中每日更換旗號，以示兵多。又略道：「倘有清兵來攻，宜守本軍戰。公但盡力，如十五天之外，失了城池，不干你事；若是十五天之內，使南康失守，恐軍法所在

休得多怨，一縱文曉暗催領諾，李秀成硬打點人馬，漸行時，請諸將道：「某之責任全在江西，今移兵入岳州，實一時權宜之計，因金陵既定，如大舉北伐，則乘武昌亦可也；若大兵未輸北行，則武昌一失，必致江南震動，故非必有以保之。諸將聽了，無不拜服。秀成遂傳令趙祥，果然夜行夜伏，人叻救，馬勒口，不隊日，不動聲色，已抵岳州。時會胡二軍，俱駐漢陽上流，時會圍藩亦遣塔齊布，及參謀官李沅度，回援湖南，正抵岳境，曾不料李秀成，故至不以爲意，且是時岳州地方，自清與之竟復讓陽商後，直當太平無事，人民來往自如，那李秀成到時，早打聽得清楚，先派兵馬在山林，四處埋伏。守到天明時分，傳令分三路，圍襲岳州。時城門正當開放時候，城裏忽聞洪軍大至，如從天而下，還不知秀成從那條路到水？清兵如夢初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假個頭目失散，不暇自亂，李秀成先分兵一半，在城外四門把守，另分一半入城，大呼降者免死，故清軍不肯走漏一個，副將張元龍開聲，方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六回

欲擊賊，已死於陣軍之中。李秀成盡降清軍，急把四門關閉，城上仍舊留下清兵兵輪，俾令休得聲張，搜獲文報，不許走漏消息，一面撥慰三軍，守到夜分，留下部將吉云龍守岳州城，領大隊人馬起程，用木軍穿了清國降軍號衣在前，另以本軍一半，夾降軍一半在後，乘夜望漢陽進發。正是逢山開路，遇水成橋，到了漢陽，詭稱岳州，已被李秀成擊破，軍士逃出，特奔來漢陽。胡林翼聽的，急傳令，將爲首者引入，除外軍士，都留在城外，一面再傳令緊守城門。不提防正當開關，東南城垣一帶，震天响的一聲，城垣陷了數十丈。胡林翼大驚，趕令分頭抵禦。誰想李秀成人馬，已乘着一股銳氣殺入，勢不能阻擋，時漢陽城裏的人心，都因大國政治寬大，思念洪家不已，今日秀成軍到，皆吶喊助威反非自衛。胡林翼得知人心有變，無法可施，假秀成軍馬已到，先將會圍寨及李續賓兩枝人馬圍住，然後直搶胡林翼軍中，都將清總兵吳坤隆，中彈受傷，望後先遁，清軍不暇自亂。李秀成乘勢猛攻，官文一軍

一九一

已先倒退在城外，胡軍混亂一會，不能得勝。只得棄城而逃。秀成再殺了一會，清軍向南向北兩門逃走。李秀成進了城內，人民見有秀成的，皆呼萬歲，甚至有用香花恭迎者。李秀成一一安慰，若見年邁的人，反下馬握手為禮，因此人心大服，秀成出榜安民之條，立即飛報楊秀清，並囑咐竭力注意北防，以免勝保南下。隨又將克復漢陽的情形，奏報洪天王，並告以規漢陽為保全武昌，以免金陵震動之意。又謝擅離江西之罪。洪天王聽得，以為李秀成勝錢江十倍也。實則錢江之意，全在即行北伐，故不甚注意武昌，在李秀成亦主張即行北伐，惟未經北伐之時，不願使武昌俱危，以致江西震動。總而言之：錢江則坐而策萬全，李秀成則見急而治標，觀錢江與王策，有內固根本一語，即同此意。使錢江處李秀成地面，亦必開道來復漢陽也。話休煩敘，且說官文與胡林翼已棄了漢陽，官文已退至荊州，胡林翼軍紮荊口，與彭玉麟水師為犄角，會同商酌。胡林翼道：「彼乘我不備，從後襲攻，若堵齊李

元度能謹慎將事，扼住直防一帶，秀成便未必能得志也。」李鴻章道：「事至此矣，已屬難說；今漢陽復失。秀成軍勢方盛，此次非可以久居之地。不如請會軍攻南康九江，以牽制秀成，而吾軍再增湘勇，會合勝保江忠源，先爭武昌，秀成雖勇，豈有七頭六臂，以應敵各路耶？」胡林翼深以為然。一面照知曾國游，督兵進南康九江。並會合各路，議爭武昌去。話分兩頭，且說李秀成，既克漢陽，部署既定。隨報告楊秀清道：「今雖克復漢陽，然武昌此後亦危矣，因清軍不先得回武昌，實無下手之地。彼將會合以謀我，不可不慎。」秀清聽得，自覺無主，惟心中忿怒洪天王，不以武昌為意，只得把秀成之議，轉報天王去了。秀成自報書東王之後，因想他領文鴻是十五日之內，到此已是期限。就移請諒紹澆。領本軍駐紮黃岡。自己却要回南康去。至欲起程時，忽飛馬加緊，傳到洪天王號令，已派陳玉成征伐江西，却令楊秀清回金陵，而以李秀成坐鎮武昌。兼保安慶。秀成得令，即渡江來見秀清，秀清道

：「以將軍駐此，可以待入矣。」便將兵符印信交割，秀成拜領之寶，秀清也不得早回金陵。要窺朝報舉動。顏行時秀成進道：「今日偏安之局，不可長恃，爲我致語大王，早定北伐之計可也。」秀清道：「觀如足下之言，豈子不足與謀乎？某此行必有主意。」秀成聽了默然不答，蓋深知秀清欲離格自己，言下已露出篡位之意矣。俄表秀清回金陵去。且說李秀成駐守武昌，另選五百機警靈敏的軍士，爲窺軍之計，卽對秦日綱說道：「官胡兩人敗走，元氣未易恢復。若能破廣州，先斬江忠源，則彼計敗矣！」便問現任廣州清遠知府現是何人？秦日綱道：「聞是前任廣東韶州知州胡元燁，自改省以來，已調任到此，不知將軍問他何故？」秀成道：「若是此人，吾計成矣，不消廿日，管取江忠源首級也。」秦日綱道：「江忠源久經戰陣，錢軍師以十萬之衆，僅能破之，恐未可輕敵！」秀成道：「一時不同也，錢軍師若在今日，用軍安徵已不知取了江忠源首級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六回

錢勝矣！」秦日綱不解其意，秀成亦未明說。次日秀成先檢出錢江文札，摹其字跡，卽用錢江的名字，寫了一書，遣人密地遞與胡元燁那裏，胡元燁看個綱綱。只道錢江權住武昌，忽起昔日交情，又在韶州相約，三日有令，如何不行？先把來書發付去了，隨與從事，徐彥昌陰專，元燁向徐彥昌道：「大丈夫生於亂世，爲末世之下僚，與爲開國之元勳執勝？」徐彥昌道：「自然是爲開國元勳執勝的！」胡元燁又問道：「大丈夫貴於名留竹帛，若盡去投異族，與致身於本國執勝？」徐彥昌道：「自然是致身於本國勝的！」胡元燁拍案道：「子胡那？試問足下，能作此言。何以屈留於此？」彥嘆道：「某不過委身於大人耳，並無官守，非盡忠於異族也，何獨責我耶？」元燁聽道：大笑不止。徐彥昌已知其意，隨又說道：「某在此間，實非本志？今洪氏已得天下之半，吾等如居危難終非良策，不如乘此時機，爲洪氏効一點微勞，忠於明君，離了暗主，尚不失爲好男兒？」其荷錢大人相待以心腹，倘有用處願以死報。

一九三

元燁道：「我聞人多矣，惟是下士直能人，且爲心腹交，故以言相試，權實不遠矣。」說完了，劉徐齊說，如此如此，徐差大喜。元燁又道：「是下冊入此間，會見其人，可以同謀否？」徐差道：「此事非同小可，且明大義者，實不多見，若因私情而利用之，亦無不可，所見有守節陳樹忠者，與弟莫逆，常對弟說：『他將軍部下。』百戰未曾落後，而無一次停舉，故口出怨言，容某探之，且看如何？」

胡元燁點頭稱是。遣人密召陳樹忠到來，詭說江忠源有密令來到此，將攻安慶，要我們盡心廣州之衆爲前部，我想廣州將少兵微，自保不暇，安能出征，是直驅於死地耳。某素知足下執纜營伍，故特請來商議。」陳樹忠道：「孺子豈足與共事耶？」元燁又故意問道：「足下果以爲不足共事，弟深願受教，幸勿過看也。」陳樹忠即奮然道：「某所謂不能共事者，敢非冒犯太守，實爲江氏耳。輕出生入死，又經百戰，未蒙優保，你今反使廣州兵出戰，敗則廣州人民受苦，勝則彼安坐，受享其成，天下那有

此理？吾將挂冠而去，決不爲鄙夫計也！」元燁聽罷，心裏暗喜，故作道：「某知足下，是個謀勇足備之人，若肯官而去，仍未能專刃於敵子之胸，雖死不恨。」元燁又道：「檢足下之言，甚是欲投洪軍矣，如何使得？雖豪傑士也，吾必成子之志，子但放心！」陳樹忠便問計將安出？胡元燁道：「吾之留作於此，亦所爲謀耳，豈爲屈膝他人下哉？恨抱亡國之恨，而甘爲滿人牛馬。非丈夫也。」說罷，便把與錢江相約，及從前掙放錢江的事。一說知。陳樹忠納頭拜道：「太守所言是實，願以死相助，誓不悔也！」元燁道：「貴敢相謝，將軍若能回頭歸漢，其功不淺。」說到此處，才將李秀成募錢江筆跡的文書，教陳樹忠一看，陳樹忠看了，以手加額道：「吾今日才脫出迷途耳！此事准可行之！」遂歛血爲誓，共圖忠源。胡元燁立即發信同信，李秀成得了回音，不勝之喜。一面令委白綱督率廣將鎮守武昌，再令譚紹光鎮守漢陽，都不令出戰。自己即親自馳赴安慶。傳令起兵，進攻廣州。謝將



軍急報知府胡元煒。元煒即與陳樹忠計議停妥，立期飛報江忠源。說與廣州赴急，更親來救護。江忠源前報之後，即請諸將計議，鮑超道：「廣州忽然告急，其情可疑，元帥不宜遽動，別遣部將，先到廣州察看情形，然後報知元帥定奪，殊爲妥當。」江忠源說：「廣州官守，受朝廷厚恩，豈有他慮？况洪軍逼迫，征東伐附，行師颯烈，故廣州有此警信，亦未可定，似此不用思疑；且廣州居安慶上流，附敵人所必爭，若有差失，關涉甚重，其當親走，足下可預發滄發，待廣州既定，即乘勢亦下安慶，亦是一策。」說罷，鮑超不能多言，江忠源便決計起程，令族弟江忠義統兵三千先行，自領本軍直趨廣州而來。早得報知洪軍駐紮南門之外二十五里，江忠源道：「幸我早來一步，果然軍至矣，不然則廣州已危矣！」一途先報知廣州官守，說賊兵將至。然後將各砲超趕來禦。時胡元煒統樹忠，得知江忠源已到，即着人遠迎，報稱城內人心惶恐，速請進城，以資救護。原李秀成正在攻城之際，江忠源聞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六回

報，乃火速進城，總兵傅本仁道：「古來有救兵，並何進城者，不特軍勢反孤，且恐事情多變，待某勢進城裏，元帥自當後繼何如？」江忠源乃道：「此言雖是，但城當危急之際，若不親冒矢石，恐軍心墮矣，此不可不戒也。」傅本仁不敢再話，江忠源遂督兵進城。胡元煒先令陳樹忠，領大隊把守城門外，元煒亦故作守城之勢，忠源進城後，胡元煒即迎到府衙坐定，先報告守禦情形，江忠源即領兵親自到城巡閱却回，連日疲勞，不覺在城樓內伏几假寐，適胡元煒巡至，見江忠源睡着，即假作掩袖而泣，左右問何故，元煒搖首嘆道：「此何時耶？」三軍方奮師，非爲將者盡寢廢也。」左右聽得，皆爲憤恨。胡元煒回衙之後，隨有肅弁多名到來求見，告稱：「我等親冒矢石，偏是江中丞如此安逸，吾等心實不甘。」元煒問：「各弁屬於何軍？」原來俱是陳樹忠部下者。元煒會意，隨德惠各肅弁說，「稱那江帥如斯殘暴，如斯好殺。」一軍心更憤，皆欲刺刃於江忠源之首，爾時江忠源仍不自知，睡醒時，只見

一九五

守城兵士，交頭接耳，忠源大憤，責於違律，立擊兵士十餘名，各鞭數十，軍心忿憤。陳樹忠探得軍心大變，即與元煒商議，元煒密遣人回視李秀成，即受計陳樹忠，如此如此，陳樹忠聽罷，即回營對軍士說道：「江忠源今將要我們出戰，許勝不許敗，敗者斬！試想洪軍數十萬，如何能敵，吾等不知死所矣！」軍士聽得，登時亂哄哄來。胡元煒知奔至城樓，面謁江忠源，說稱軍心怨恨，陳樹忠恐累及元帥，請到府衙，然後議防。江忠源聽得，深恐有他故，即與總兵傅本仁，布政司劉豫珍，同下城樓。誰想陳樹忠引本營兵來到，只見軍士紛叫道：「不殺江忠源，不足以服人心，且城破之日，性命難保，不如投洪軍去也！」說了軍士擁上進來，江忠源大駭，陳樹忠已自知到，忠源大罵道：「吾何負於汝，却背我而從敵耶！」

## 第二十七回 李秀成兩奪漢陽城

話說陳樹忠，領了密計，賺殺江忠源之後，胡元煒即開城給李秀成進去。秀成下馬，盤

？一陳樹忠亦罵道：「汝徒好做疑士卒，如某大小數十戰，未嘗得一槩，今汝死期至矣，休復多言！」一時槍聲齊响，江忠源已中一槍，欲自刎，左右皆持之，一僕負忠源而足，行至水關橋，追兵已到，忠源知不能脫，乃嗚呼之耳及肩，僕痛甚，委忠源於地，又中數彈，忠源不能行動，乃投於古塘之橋而死。樹忠即割江忠源首級呼道：「有不降者皆以此爲例！」於是軍士無敢異言。計同時爲洪軍所殺者，藩司劉豫珍，李木仁，總兵傅本仁，池州知府陳源衰，同知鄧漢勳，副將松安，參將戴瀾馮良芬皆忠源部將也。江忠源扮作軍士，奮力搶回忠源尸首而逃。元煒盡降其衆，即令開城，迎李秀成進去。這會分殺：百戰將軍，死命難扶清社稷；五城重地，從頭再擺漢官儀，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林鳳翔大戰揚州府

元煒手道：「非子則此城不身進也。」徐到府衙坐定，立即出榜安民，寬貸胡陳二將。胡元煒

某說書：江師到此，原來是季丞相那...

用錢先... 所以處尼下... 信... 陳

樹樹上... 江... 考成... 不可... 洪

多爲其主... 忠臣也... 若... 洪

以... 人之... 以... 洪

此... 殺... 忠... 洪

道... 元... 道... 洪

各... 營... 洪

無... 山... 洪

秀... 下... 洪

山... 洪

用... 洪

呼... 洪

我... 洪

洪秀全... 洪

第一十七回

解... 渡... 入... 已... 馬... 那... 人... 不... 緊... 追... 報... 忠... 陳... 子... 握... 持... 秀... 陳... 被... 不... 知... 因... 仇... 手... 是... 難... 官... 并... 百... 餘... 人... 自... 此... 役... 後... 清... 兵... 大... 爲... 震... 動... 清

... 渡... 入... 已... 馬... 那... 人... 不... 緊... 追... 報... 忠... 陳... 子... 握... 持... 秀... 陳... 被... 不... 知... 因... 仇... 手... 是... 難... 官... 并... 百... 餘... 人... 自... 此... 役... 後... 清... 兵... 大... 爲... 震... 動... 清

一九七

鄂撫胡林翼便欲請督鮑超與總兵鄧紹良往救廣州，會同藩文敏忠源密部，廣面臬司劉長帶湖北鎮江忠潛司赴廣州，援救各路入馬，聲勢頗大。秀成聽了消息，忙令城中內外，俱候旂息。鮑超休得說動；左右不解其意，只得自去準備。秀成即令道胡元焯與諸將守城，並囑元焯道：「廣州要進清兵所必爭，然衆寡不足慮也；鮑超由此池州來，計當先至；江劉二軍，由湖北南下，必取道宿松而進，爲期尚遲。若破鮑軍，則劉長佑江忠潛俱退矣。」便引三千人馬，繞城十餘里，揀林深處埋伏。果然見鮑軍如風馳電掣，望廣州而來，秀成在高處，看的親切，先教軍士，休要聲張。任鮑軍過去，看他如何舉動。然後纔出不得遠令，是時鮑超一隊行來，與鄧總兵商議攻城之計，鄧紹良道：「江帥遣人在人，且洪軍初得廣州，人心未定，急行攻城，克復誠不難也。」鮑超深以爲然，直抵廣州。忽然見四面旂息鼓，絕無助聲。鮑超心疑，傳令不可遠動。候至夜分，絕無消息。鮑超心下愈疑，忽到三更時分，城樓上喊聲喧天，鼓

聲動地。鮑超心疑，傳令不可有吶喊助威。鮑超在營中夢覺，只道洪軍殺至，少時亦無動靜。及交四更，復聞吶喊之聲，鮑軍心疑，如是者數次，擾得超軍整夜不眠。次晨鄧良力主攻城，鮑軍糧秀成有計，不敢造次。只得傳令先退十里，再行計較。正退時，前面喊聲又起，鮑軍大驚，見兩旁樹木叢雜，愈加心驚；忽然樹林裏天國兵，紛紛殺出，現出李秀成旗號。鮑超驚道：「我中計矣！」急令軍士，分頭混戰。誰想李秀成軍士，養精蓄銳，進時如排山倒海，清兵不能抵禦，忽被洪兵圍住，鮑超督率軍士，奮力冲出，洪軍反不能抵當，轉行却退。鮑超沖出時回頭見鄧紹良尚被圍住，復大喝一聲，督兵攻回，救出鄧兵大半；於是鮑軍在前，鄧兵在後，與東北陸殺出來，忽一支人馬攔住去路，正是李秀成。鮑軍竭力大戰，無奈鄧軍不能得脫，鮑軍只得復回。要與鄧軍會合，然後殺出。不一時李秀成兵大至，把清兵四面圍住，鮑超大怒，手挺洋槍，覘定秀成軍中，拿旂官發放擊去，那旂官管彈彈而倒，李秀成

軍大驚，鮑超乘勢，復又衝出，鄂兵亦出。時  
鄂補兵部將戴文英周天勝備致窮俱死於軍中，  
死者大半。洪軍大獲勝仗，左右欲追趕鮑超，  
李秀成道：「彼實虎將也，追之未必全勝，且  
窮寇莫追，今既大獲，不如收兵。」當即移師以  
防劉長裕江忠濟可也。一時劉長裕江忠濟將  
至廬州，聽的鮑超鄂紹良大敗，長佑道：「敵人  
有備矣。」乃與忠濟一同退兵，秀成聽得，即道：  
「不出我所料也！」急令元煒緊守廬州城池，並  
遣密賈一封，並囑道：「我去之後，鮑超必來，  
爭取廬州，黃州爲安慶上流，咽喉之地，請  
兵欲取安慶，以截我金甌湖北交通要路，  
則必先取黃州，然後沿銅城關以下安慶也。若  
是鮑超對來攻城之時，即拆開窰窗一看，自有  
計可以退鮑軍矣！」胡元煒一一領諾。隨又說  
道：「今江忠源已死，鮑超雖終有勇，惟兵糧  
不及忠源，自難令衆，安慶可以無憂矣。」李  
秀成又道：「公驍此必廬州危矣，廬州若亡，  
安慶亦失，且鮑超行將重用，以清廷無人可用  
故也，凡事不可託人，子時防之！」胡元煒唯

洪秀全演稿上冊 第二十七回

唯拜服。秀成隨即交割兵符，只留三千精兵，  
十名健將共守廬州。李秀成正欲行時，忽警報  
馳到，說稱胡林翼，又大攻漢陽，勢甚危急，  
特來請兵回救。李秀成聽的大駭，即先令部將  
洪容海，從間道馳回漢陽，轉致譚紹洸緊守城  
池，不許出戰。自己却沿江安慶，望漢陽進發，  
不在話下。且說胡林翼自前次挫敗退兵，逐日  
夜謀復漢陽，以爲窺取武昌之計，分頭派人打  
探李秀成舉動。忽聽的秀成已征廬州，乃大喜  
道：「秀成不在，吾復漢陽必矣！」乃增募兵，  
先令副將王國才出攻紙坊，又令  
德麟水攻察店，謂左右道：「紙坊察店二處  
，敵人守兵不多，克復自易；若得此二處，吾  
遣兵亦易矣！」果然旬日之間，王國才攻破紙  
坊，捉天國大將陳大爲，彭玉麟亦攻破察店，  
竄還點軍士三千人，沿唐角大別山，親攻漢陽  
圍定。譚紹洸聞警，一面飛報武昌，請兵援救  
，一面竭力守禦，以待李秀成救兵。時會圍漢  
，領湘軍進攻九江，不能得手，便回軍，以羅  
澤南塔齊布會攻武昌，以爲胡軍聲勢，並聽洪

家數應之節，故此黃尉十分危急。譚紹洸不分晝夜，督將守禦，以得李秀成救兵，惟武昌被清國塔羅二將牽制，不能援應。且自彭玉麟攻破蔡店之後，黃斯沿江變奉浮橋，故天圍英武昌聲勢，反已隔絕。譚紹洸見蕩陽危急，料不能守，村知清兵用意，必由東北而進，即集東北裏面埋伏火藥，待清兵進時發炸。胡林翼遂成了東北之計，誰想被林翼見了，以為如此緊急時候，得緩守兵，其中必有緣故，但不料其埋伏炸藥也；果然到了夜分，早將東北城攻陷，譚紹洸故作逃走之狀，領洪兵望西而去；胡林翼道：「譚紹洸引退兵，遂欲入城。」忽念道：「譚紹洸一勇勇將，何以此次守城，忽然乏力，誠恐有詐！」便令前軍亦進，及至進軍一半時，不想譚紹洸先伏在一處，並未出城。今見胡軍已進，乃大罵道：「吾計後矣！」急將線線蘇炮起來，振天响的一聲，胡林翼軍千人，早有二千人在城道內外。胡林翼大隊，急欲再進時，只見譚紹洸軍殺回，胡林翼得軍番力，擲礮等奈死殘人馬，棄奔不敵。那譚紹洸正在

得手，忽然南路城門告警，原來乘勝軍，王開化督率一軍，從岳州進逼，以應胡軍。譚紹洸首尾不鉅相顧，乃嘆道：「我力盡矣，現陽若失，如何！」正在逃散之際，忽見胡林翼反退城外，譚紹洸不知何故，急與黃向城外望去。只見上流一彪大馬，如風馳電閃，從北而下，截胡林翼，正打的李秀成放號。原來李秀成料知清兵進路，必鎮攻東南兩門，故沿武昌上流，直趨蕩陽之後，急擊清軍。胡林翼聽得，只道李秀成人馬，是得先埋伏的，心上猶恐中計，急傳令退兵，時各路也一同退却，譚紹洸看得清楚，即回軍殺出，清兵大敗，三停人馬，折了兩停，都望岳州而退。李秀成到了，即同譚紹洸會合，一面譚紹洸駐守岳州城外，協作圍取岳州之勢，以阻會圍藩，李秀成一面駐頓漢陽城裏，修葺城垣。徐朝譚紹洸說道：「非將軍，則漢陽失之久矣！其在廬州，多延下二天放至，如此，此李某之罪也！」一奏報洪天王，甚得譚紹洸歡心，並請補重賞之。胡林翼在岳州城裏，只見剩了一二千敗殘軍士，已不償

再進，惟有飛請長沙撫衙駱秉章，增發救兵前已。那曾國藩又見胡軍已敗，恐防有失，只得令羅澤南塔齊布救武昌之圍，傳令收軍而去。當下秀成克復了漢陽城，即移駐武昌，以爲抵禦曾國藩之計。今見曾軍亦退，已亦不來追趕，只恐把應及漢陽兩次戰狀，報到洪天王那裏，自己卽往來漢陽武昌二郡，聽候天王號令，再定行止。偏是那時，亦以金陵旣定，天國各大臣，多以連年用兵，故爲權應些時，以養軍氣，故未曾北伐。今見武昌連勝，各將都有雄心，紛紛請出兵進城攻取。那洪天王卽日大集諸臣計議。是時自東王楊秀清，馮金陵之後，一切大權，都由楊秀清一人執掌，故錢江不能一人獨斷，遂會見天王計議北伐，都一同到了殿上。楊秀清道：「方今清軍之精銳已聚於北，各省地面，全屬空虛，不過提一旅之師征之足矣！」錢江卽奏道：「東王之言非也，兵以時聚，北方清軍，雖然少缺，但軍何難招募，亦不難改調，今爲北伐計，非傾國之兵不可。若徒以一旅之師，恐一旦有失，誰從援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七回

救，豈不可爲也。」秀清又道：「今南方戰事方殷，湖北地面，常被清軍覬覦，而江自一亦被曾國藩牽制，我若以大軍北行，恐根本未固，先已動搖。如何是好？」錢江道：「以一李秀成，卽足以支持湖北安徽兩省，則江有地面，非清軍所容易搖動也，又何必多慮？」洪天王道：「北京未定，中原一日不安，非以大兵臨之，未易制敵。錢先生之言是也！」楊秀清又爭道：「金陵有失，如之奈何？」以數年兵力得之，一旦失之，何以爲家？願大王參詳爲是。」天王答道：「北伐事關重大，非朕親征不可，將軍雖勇，恐與寡不敵，殊非萬全之策。」時你一言，我一語，互相爭論，只惟石達開，低首不語。錢江王獨問之，達開道：「臣力不能獨取北京，故不敢多言；如天王親征時，臣弟隨駕而往，否則非臣所敢知矣！」天王聽罷，點首稱善，只是紛紛議論，終未能決，均是如此。錢江回後暗付：今日所議的事體，好生重大，倘有差失，軍氣墮了，如何是好？只是天王，雖然見得到，奈被楊秀清把持，必不能獨

1101

行其志。正在躊躇之際，忽聞報道：「石達開來謁。」錢江迎入坐定。達開先說道：「先生看林鳳翔之才若何呢？」錢江道：「此勇將也，爲不可少之人；惟其喜功好勝，若以全軍任之，使領軍北伐，恐或誤事。」石達開沉吟未答，忽報章昌輝又至。錢江纔命石達開暫避廂房裏，隨請章昌輝進來問道：「將軍乘夜至此，必有事故？」章昌輝道：「先生見今天講事，情形若何？」錢江故緩道：「大王恐慮未決也。」昌輝道：「東王之意欲身操北伐之權，若得燕京，彼將以爲之計，又不敢獨離金陵，故委之林鳳翔，是以私意而誤國家大事也！」林鳳翔若領大兵北行，必不能操勝算，先生將何以處後？」錢江道：「待明日再議，再看何如，務彼定奪未晚。」昌輝忿然道：「今日之事，非殺東王不能了也！」錢江道：「事未必齊，彼罪情未露，殺之無名；且其黨羽甚盛，將何以善後，將軍請勿造次！」兩人正說間，石達開在廂房裏，早忍耐不住，即跳出廳前笑道：「你兩人謀殺東王，吾當出矣。」昌輝怒道：

「達開你如何說起，豈亦助他爲虐耶？」錢江道：「達開戲言耳，將軍休怪！」說罷，大家仍舊坐下。石達開道：「此事既如此重大，先生豈速行定奪？」錢江道：「明日到殿上。如東王必欲以林鳳翔當北伐之任，當以死力爭之，不濟則惟有以大軍爲林鳳翔後繼耳，某看林鳳翔爲人，非偏助楊秀清者，但見識不及，甚爲可惜。」章昌輝道：「既言如此，先生可隨兵北伐，策畫機宜，即用林鳳翔爲前驅，未爲不可，先生以爲然否？」錢江道：「林鳳翔果資望不足，不能力爭，我當親率大兵隨進也！」石韋二人，稱善。是日二人談論，直至更深。石韋二人，並宿於錢江府中，越早起茶梳洗畢，忽報狀元劉統監到。錢江忙請入裏面，只見劉狀元面色倉皇，錢江必知有異，忙問有何事故？統監道：「先生不知，東王已令林鳳翔，統兵十萬北伐去也。」錢江聽的大驚，便問天王之見若何？劉狀元道：「天王亦大以此舉爲不然，但奈其意，似無奈東王者何。」錢江嘆道：「興廢者我也，若初見河南時聽蕭蕭黃瓦，



海雲山之書，先除此人，必無今日之舉，只令  
他羽翼既盛，如何是好？劉狀元道：彼之黨  
羽，多亦無用，卽林鳳翔李開芳二將，亦不難  
制之，但不知李秀成意見如何？錢江道：一  
秀成豪杰，豈助彼哉？不過東王徒以儻格之耳  
，今林鳳翔既已起兵，待其先行，我等卽請大  
王進兵繼進，各人議論一會，章昌輝不發一  
言，先辭出，少時劉狀元亦退。錢江密謂石達  
開道：「吾觀章昌輝臉色，亦有所舉動，足下  
當默伺之，毋令成大變也。」計議既定，各自  
回去，不在話下。且說天國太平四年，林鳳翔  
率了東王之命，引軍北行。時鳳翔年六十三，  
生得精神矍鑠，志氣恢宏，雖是東王黨羽，爲  
人却頗識大體；漸行時，獨自來見錢江問計。  
錢江道：「將軍此行，責任甚重，江雖無用之  
驢，究願得將軍成其事，以竟餘志也。」鳳翔  
道：「先生何出此言？某此來欲問計耳。」錢  
江道：「將軍之計若何？」鳳翔道：「某欲沿  
揚州渡淮，直趨山東，兵行神速，出其不意，  
略取天津，先生以爲何如？」錢江道：「知此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三十七回

得之矣，將軍持重，不務多調，但謀宜爾本  
膽，此則將軍所知也。然孤軍深入，雖勝可  
慮，怕天王不棄，我將以天王爲將軍援矣。  
林鳳翔大喜，卽謝別錢江。共領大兵十萬，  
分爲卅六軍，每軍二千五百人，餘統歸將軍  
部下，以曾立昌朱錫嘏爲左右先鋒，部將汪  
安均周文佳姜仲武等，浩浩蕩蕩，殺奔揚州而  
來。是時清軍亦慮洪軍北上，故調大將軍勝保  
，以黑龍江馬隊駐淮南防守，直隸總督陳金綬  
，亦會總兵錢勇，領步兵一萬，會合琦善以保  
揚州。那日正聽的林鳳翔北上的消息，琦善  
與計議，有主戰的，有主守的，紛紛其說，忽  
聽勝保自淮南趨揚州，力主善戰，琦善遂從勝保  
之議，分兵圍城城外，以待洪軍。原來林鳳翔  
大軍，晝夜飛馳，早抵揚州城外，離城數里，  
在紫雲廟下寨。另分軍一半，先紮廿四橋，及  
洪海寺地方，准備圍困揚州。旋下各道，一  
軍獲敗，竊我軍威久矣，因其意而用之，吾當  
示之以威，彼軍加寨，我自勢而破竹也。一統  
命三軍，營旌爲旂，夜分軍中燈火，相連十餘

單，鼓角之聲不絕。清軍心裏，看見天國軍容甚盛，皆甚驚惶，逃匿者不計其數。這會分敘：

第二十八回 林鳳翔、率揚州府

話說林鳳翔，兵至揚州城外，先將營壘，佈得十分嚴整，旛幟遮天，戈矛蔽日，清兵大懼。琦善恐軍心散亂，欲先立戰功，以鎮人心。時交四月初夏，天時酷熱，林鳳翔亦恐攻城不利，將各軍依山傍水為營，以避暑氣，再統內河橋通水道，以備不虞，一面聽候清軍來戰。忽聽的朝廷再調漕督楊殿邦，領兵萬人，前來助戰，林鳳翔大喜，先錄朱錫崐問道：「今聞漕人加兵，元帥喜形於色者何也？」林鳳翔道：「揚州城內兵官，不是欽差，就是勳賞，必各不用命；且兵符握於勝保，而琦善以湘者統兵，必不甘受命令，不久自生意見矣。善此時却好用兵也。」三軍聽了，皆為鼓舞。實則清國兵符，本在琦善，林鳳翔作為此言，不過恐清國增兵，致生疑慮，故為此言耳。話休煩絮，到次日黎明，林鳳翔早見清兵多動，即對衆將道：「清軍以時方酷熱，不使用兵，故清晨來戰，」

大旆高殿，又見揚軍飛軍氣，雄兵直搗，頓教老將建奇功。欲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章昌輝怒殺楊秀清。彼先攻擊徒廟懸疑矣。少時又見清軍旗幟不甚多，林鳳翔對衆將道：「清兵此來，必非大隊入馬，不過欲立小功，以定軍心耳。吾可讓之，待其小小得志，再與大隊前來，吾却可以一鼓殲盡也。」雲龍傳令假旗息鼓，不令出戰。說猶未了，只見清軍望雲徒廟懸疑，約是三五千犬馬，軍中打着健來大馬，直攻洪軍，一隊正是朱錫崐營盤。那清兵幾次衝突不能前進，林鳳翔見了，果令朱營退二三里下寨，營寨見不能得志，又見洪軍衆盛，恐防有失，即乘勢收帳，說營盤退回。琦善聽得勝仗，喜勝之喜，次日續遣各軍出城，先令勝保，以本部馬隊先攻廿四橋，以楊殿邦率營來，仍攻紫徒廟，方爾動陣，適向某令張國榮，以本部兵五千人到來會戰，琦善即令隨勝保而去。兩路入馬，以五更造飯，平明起兵，安排既定，早有細作報到林鳳翔軍裏。惠翰道：「吾國御敵以驚詐，」

日小勝，必與全軍來一戰也！一經令旨，以大白兵伏於廿四橋之西，待勝保過橋時，先拆橋以斷彼歸路，隨令朱錫珪，以大白兵從林惠橋東深山，乘夜開掘穴埋伏，待勝保過橋後，留軍一半截線清兵，却以一半直趨勝保大營，再以周文佳為前部，迎勝保接戰，分撥既定，自與諸將來報楊殿邦。風際又下令道：「清兵如攻紫徒廟大營，且勿理他，待我軍在廿四橋得勝，則彼全軍潰亂矣；吾因而攻之，可獲全勝！」三軍得令，都於四更進飯，以待清軍。且說勝保，以本部八馬，令張國梁為先鋒，直望廿四橋殺來，時天色初明，遠望見洪軍不多，却與廿四橋橋柱扎，勝保以為洪軍情銳，必在紫徒廟大聲，故不以廿四橋一軍為意。到時勝保拔隊攻進，洪軍隊裏周文佳帶一隊，都望橋西而退，張國梁不舍，直趨過橋來。勝保見洪軍收得容易，且退時，旗幟端正，乃驚道：「彼非真敗也，吾中計矣！」急令前軍休進。奈軍士趨如蜂擁，傳到令時，過了大半，勝保道：「此時便不可退矣；不知齊進，或可併力支持也！」

洪秀全商義士册 第二十八回

一經張國梁渡過橋來。只見周文佳的兵馬，在草上亂走，張國梁憤恨起來，不上馬，只見伏兵四面齊起，金鼓喧天，喊聲動地，勝保大驚，回頭望時，又見東角上伏兵皆從林裏地道而出，勝保欲傳令收兵，軍大至，朱錫珪一支人馬，如自天而降，勝保與張國梁，只得合力抵敵。無奈洪軍人馬多，勝保高看，勢不能抵敵，清兵折傷大半。勝保知不是頭路，急傳令退過橋來，奈橋斷不能得過，軍心益亂，不救回觀，會立昌人馬倍加銳氣，逢着便殺。張國梁馬汗早落，急向左右掉了一匹馬，奮力望北方殺來。並道：「吾不盡力，是死地矣；當於死裏求生！」騎兵聽得胆氣一振，就殺個血路，直透軍圍，張國梁在前，勝保在後，且殺且走。是時洪軍大圍，盡把清軍圍住，勝保欲令軍士一頓混戰，一頓越過浮橋過河，無奈對岸的洪軍，把槍彈亂行放過來，軍行愈慌，紛紛逃走。勝保道：「吾死於此矣！」張國梁聽的大驚，立切欲入，軍士畏伯張國梁，此時方敢逃走。於是奮力相出。

二〇五

圍，迤北而遁，洪軍隨後趕來，蜂者死者，不計其數。勝保奔到上流，見逃兵無數，即令軍士緊追淨掃，奔回大營，誰領營中，已換了旗幟，早被朱錫崑分軍奪了勝保仰天長嘆，欲拔劍自刎，張國梁即奪其劍抱救。隨勸道：「勝保敗兵家之常耳，何必舉小丈夫為哉？」勝保道：「吾以精銳軍陳，一旦中奸計，喪於敵人之手，還有何面目見人？」一說罷放聲大哭，左右皆來相勸，方始收淚。張國梁便收拾殘兵，不過二三千人，自與勝保欲回揚州城，方欲行時，忽見前途喊聲大震，原來楊殿邦，往攻紫茱廟之兵，圍隨的廿四橋清兵大敗，並相傳勝保不知下落，故人心惶恐，不戰自亂。林鳳翔統率各路入馬，如排山倒海趕過來，勢不可當，楊殿邦正在危急，張國梁欲領殘兵相救，怎奈會立昌，失錫崑已逃到了，只得望後而逃。會立昌一箭就分軍，以會立昌追擊勝保，以朱錫崑截擊楊殿邦，不能得脫，勢來已死於亂軍之中，楊殿邦死命殺出重圍，軍士亦大半逃走。林鳳翔大發一陣，正昇戶橫道時，血流成河。清兵固不敢揚州

而去，林鳳翔追殺數里，即傳令收軍。是夜燒清軍營壘，六十九里，擄大旗十餘面，部將死者廿名，餘外清軍，死傷及所獲輜重，不計其數，這一場大戰，三尺小兒，也識得林鳳翔名聲了。鳳翔遣大營三軍，會聚攻取揚州城，有說朋友攻的，有說暗攻的，不能勝計。林鳳翔雖然道：「用兵憑着這一股銳氣耳；今方乘勝，何慮不得？」一說罷，點精壯軍士百餘人，會孫林橋帶着，令隨着自己而行。約定朱錫崑三鼓時分，帶兵到揚州城附近時，吶喊助戰，朱錫崑領諸林鳳翔又令軍士，各代緊圍圍一箇，長約二丈，繩上各束鐵線一根，二更時分，悄悄到了城外。其時揚州城裏，人心惶惶，不敢出窺，故鳳翔百人，得直抵城外，用繩場過城垣，那鐵條一頭墜在城裏，即借力援而上。那百人隨鳳翔登了城垣，大喊城樓上，快出短槍，城樓上所駐清軍，已聞風胆落，皆一閃而逃。朱錫崑又領大隊人馬趕到，奔揚州城外，金鼓亂响，吶喊助戰，琦善隨的洪軍已進了城，急欲調兵，時有林鳳翔百人，已緊圍城門，朱錫崑大隊

撥入。原來琦善因勝保楊殿邦兩軍俱敗，已如驚弓之鳥，只把重兵擁護衙之內外，圍城守衛。前處，竟洪軍襲進去了。是時聽得揚州失守，琦善全投了主意，又不知洪軍人馬多少，只得棄城而遁。林鳳翔就得了揚州，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傳檄各州縣紛紛來附，聲威大震。簡軍皆望海內奔逃，風信報到北京裏面，清軍大懼。因聽的洪軍北上，都憂慮不知所為。林鳳翔傳令休兵數天，然後大進，先把捷音報到金陵，天莊聽的，正要恭請臣慶賀，忽東王楊秀清上殿，面有喜色。天王尚未開言，秀清即說道：「某俯知林鳳翔驍老，乃能事之人也，故以重要付之；今揚州既定，滿清胆落乘此北上，天下不難定也。」天王未答，石達開先說：「勝不必喜，敗不必憂，但求努力謹慎，若得一勝，便沾沾自足，恐非國家之福也。」秀清道：「汝等多恃老臣，與大王出勢，其國患難，往後自無餘子；今觀林鳳翔幹如許大功，實不羞也。」石達開聽道，心中大怒，以在殿上，不宜爭辯，只得隱忍。東王並不請諸天王直言。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三十八回

今奉開芳以大軍出河南，章昌輝道：「征伐乃國家之大權，自有主者，未經衆議，又未奉大王之命，誰敢擅動干戈，故河南雖未出征，號令不宜出東王手也。」說罷，悻悻而退。天莊此時，默默不語，錢江亦不答，各促退出。及東王楊秀清回到府裏，東王妃趙三娘道：「日來見王爺心事焦勞，精神彷彿，究有何事？」東王道：「老將林鳳翔，克揚州軍聲大振，持檄降者數十餘郡縣，指日北上，吾明天即遣能將，沿徐州入開封，與鳳翔兵合破北京如反掌矣。」趙三娘道：「王爺耶？妾問王有甚焦勞，非問王軍務也。」東王道：「某所憂勞者在此，除此外，實無所懼。」趙三娘道：「然則王遣將調兵，天王知否？諸將更有何言？」東王道：「洪輔揚即洪耳，固無分別，亦將尊卑，今能員猛攻，聚於楊氏，天與人歸，行見天王之讓位矣。」趙三娘聽見大哭道：「如此是滅族禍也，天下豈有大事未定，而行行禪讓者乎？王爺自謂多得能將，請自問：什錢江若何？」東王聽了不答。趙三娘又問道：「王爺再自問，比秀成

願王：「東王道：『秀成已爲吾用矣！』」蕭妃道：「此恐未必，願王自愛，毋爲人算！且請諸將，勿勿有復言者乎？」東王道：「石達開與吾論，且寒微，是吾至交也，必不涉我事；餘只一，章昌輝耳！」蕭妃道：「方今軍事得手，休生，兩變，願王遠故前念，否則妾當隨首，必不以，夫妻情，而誤國家事也！」東王聽了，甚不以，王妃之意爲然，又不敵勸氣，糊塗答應，請王，妃得辟張而已。次日即擬遣將入河南，又欲，留查開芳爲離衛，遂令丞相吉文元，以次軍六，萬，先自起程；留李開芳隨後遣發；及吉軍起，程之後，即獨自謁見天王，適天王有請，東王，會入宮中。向天王說道：「現已令吉丞相起兵，矣。」天王道：「此事先曾有報告丞相軍府否？」東王道：「此洪楊二家之事，何與他人？」天王道：「非也，兵符在軍師府，不可不告。」東王道：「若以爲我得當征伐者何也？」天王不能對。隨又道：「然則賢弟之若何？」東王道：「吾欲得程萬章，非有他也！」天王道：「如此，何以稱我？且何以報告天下？此事成

若後，任爲好自爲之，眼前請勿復爾！一楊秀，清不歡而退。隨即辭出，回轉府裏，心中甚怪天，王，不如其志。遂令自己部下，皆稱自己爲九，千歲，因此互相怨讎，都稱東王爲九千歲矣。且說章昌輝，在桂平殺妻，救出洪秀全之後，及至梧州，遂娶了吉文元之妹，爲北王妃。即吉文元，是楊秀清之部將，故此北王吉妃，與東王蕭妃常相往來；馮那吉文元雖爲東王，羽儀惟正中，不信東王，心懷非望，故反以章昌，擬爲仇。東王爲不然而，是東王蕭妃，以章昌，服，必有伺其後者。事當法年九月十六日，東，王千秋壽誕，大宴將僚，有許多歡頌東王者，章昌輝聽得，面代怒容，更當衆劾道：「方今，天下未定，爲臣子當各負勉勵，不宜互相阿諛，若如此，恐非國家之福也！」說到此處，蕭妃，早已聽着，便知北王大不滿意於東王，遂與北，王吉妃，於二更時分，方自上朝回府，吉妃恐同，昌輝，於二更時分，方自上朝回府，吉妃恐同，北王，因軍事如此回題，北王亦知吉妃常與東

王妃來侍，故從不以機密相告。那日北王見吉妃如此動靜，疑心最緊。一此劇象大章，前婦人向郭多問。一吉妃道：「妾與北王性異，此時亦不敢多言，但恐日合。」北王有警，遂到北王府，北王看罷，因信內抄寫有九千歲字樣，北王怒道：「此東王前奏書也，阿！北王更怒道：『東王者，夫王之所封，凡有東王之人所贈，此輩子皆欲為王也。』」北王向在何干說罷，猶帶精案，轉為活妃所騙，意托故歸，前是時請文筆，巨額兵出，只有其養吉夫人，乃都督官之姪女，現在府內，以此其母乃第四十七表弟伍文貴之姑，是時欲在府中，吉妃先認其母，伍氏見吉妃面熟，再女之興，自不免談及機密事，那伍氏本察讀得大觀，始見吉妃言語間，忽惹問道：「交與與丈夫孰親？」伍氏道：「未嫁時父母以為親，既嫁之後，當以丈夫為主。」吉妃聽得默然，遂即辭出。伍氏見問得好奇，遂又見他往見吉文元之妻夫人，那吉夫人，迎吉妃坐坐，清婉。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八回

卒機問道：「兄妹與夫妻孰親？」吉夫人聽得此言，料知是有來歷，故意答道：「兄妹是同姓否？夫妻是不同姓的，又何勞多說？」吉妃道：「我兄弟以五九千歲為生活者，吉夫人曰：『雖然小吉妃道：『若京王不在，吾兄弟可自去。』吉夫人曰：『恐不能也。』吉妃道：『果然則吾兄弟危矣。』」說罷越階而出。吉夫人到這處，心裏十分疑惑，奈青承相出征，無人商酌，正在船間，忽見東王遣妃至，吉夫人忙衝進裏面，就將吉妃所說的話，對東王妃細說出來。東王妃道：「此何必疑？蓋北王欲殺東王久矣，同東王有何親之道？」吉夫人道：「細細如此，當令九千歲謹慎防備。」東王妃道：「吾已屢說不從矣，請夫人早曉諒探吉妃，為我直道北王架動，吾自有計對之；但不宜洩漏，否則吉妃且不免矣。」吉夫人領諾，東王妃意回。自此吉夫人領到吉妃處，或一天，住一次，或天住二次不離。吉昌輝就知有些原故，因吉妃與吉夫人平日最小來往，今

二〇九

且來往甚密，早動了嫌疑，故吉夫人到時，北王竊聽了多矣，也常有談及東西兩王交惡之事。昌輝聽的大懼，賄村舉換不審，險些喪在此兩夫人之手，此事若不速行，反自爲禍耳。那一夜寧昌輝進房，故意向吉妃搔首嘆息，吉妃急問何故？昌輝道：「東王將殺我矣！」吉妃驚道：「此事妾不知，既有這點兒風聲，妾明日卽往東王府，託名探候蕭妃，就偵探何如？」然後報知王爺便是。昌輝道：「奸多心婦，孰不愛其丈夫？誰似你這般愚拙，要把丈夫毒洩出來，惹東王妃，決不肯露出。」吉妃不覺哭道：「王爺耶？誰曾把王爺毒機敗露？休說枉妾也！」昌輝怒道：「章某是願願不願家下，蕭公義薄私情的人，殺一婆娘，祇如兒戲，爾不聞桂平逃獄之事耶？你休瞞我，試問吉夫人，連天到王府裏，究因何事？」吉妃聽了，料知前事敗露了，卽作色說道：「姑娘往來，亦人情耳；况家兄與王爺，尚屬同族乎？」章昌輝沉吟，少頃爾笑說道：「日前不往來，近日乃如此密交，究有何為？」吉妃又說道：「

二一〇

適因母病，妾不便多行，故往來問訊耳。」章昌輝又怒道：「爾猶可嘗，今乃如此直相欺耶？既是爾母有病，自可多使府役往來，何勞吉夫人跋涉？且爾之母，卽吾之岳母也，有病胡不說及？也豈明你在這裏，待本藩親造吉府，謁見令堂回來再說。」吉妃聽了渾身抖戰，祇哀求恕罪，昌輝不答。一宿無話，次早卽將吉妃閉在一房，並囑守門的，府裏人不准出進，如有來請的，一概擋駕。先將各門鎖，再令其弟章昌祚守四門，昌輝自往吉府。到時伍太君接進裏面，問以來意。昌輝道：「特來問候耳！」伍太君聽罷，亦不以爲意。章昌輝見伍氏並無病容，料知有詐。少頃，卽自辭出。昌輝回府而後，卽見吉妃說道：「本藩已往謁令堂回矣，令堂病得十分危殆，爾言果不謬也！」吉妃聽了，明知是詐，面無人色。昌輝仍閉鎖閉房，隨後傳出符籙得東王，正進朝去，先令刀斧抬手，埋伏正廳裏，隨出府門，約已已牌時分，東王正自朝裏回，恰章昌輝相遇，兩王卽前來握手相見，秀清道：「貴弟何來？」



昌輝道：「適才聽說老將軍林鳳翔在淮南兵敗，已潰走徐州府，兄那裏還勸得否？」東王秀清道：「某全然不知；且朝中還未有驛報，賢弟的消息，究從那裏得來？」昌輝道：「說的是江北官兵，現在敵府，至兄欲見其人否？」東王道：「甚願見之，可否請此人到敵府一會？」昌輝道：「此人必不肯出門，因在金陵有仇家，防被偵息也。」東王道：「然則如何？」昌輝道：「不妨屈駕到敵府裏，問個底細也；因北伐之軍，關繫甚大，小弟欲上朝見王爺者，正爲此耳。」東王聽罷，點頭稱是。隨將數十餘人，都跟了東王，與昌輝同往北王府來。將進門時，東王見守衛甚嚴，心頗疑忌。北王知其意，即說道：「四門諸壯士，皆江北來者。」東王遂坦然不疑，直至大堂上。東王坐定，即問江北來人安在？北王道：「尚在密裏，待轉機出來。」一面令人設酒，又令家人引東王到後園，到外廂招待；時方暮，北王即請東王更衣，東王就卸去外套，把自衛的短槍，放在桌子上。少頃只見一人，自後堂出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八回

北王道：「此即江北來人。」原來那人姓溫名大賀，乃廣東勇士也，精於拳槍，與昌輝交甚厚，昌輝預使認江北兵官，待相見時，好近秀清左右，便易下手，這都是預備擺佈的。東王那裏知道？見了溫大賀，即奉手令坐。北王也就坐，一同舉杯飲酒，章昌輝先向秀清問道：「果如老將軍兵敗，王兄有動心否？」秀清道：「大軍北伐，誰不鎮勝？賢弟，此言究是何意？」章昌輝：「即離座道：『汝欲變天，實爲操莽事耶？奈何章昌輝未死？』秀清聽了，登時變色。隨曰：『我無此心，賢弟何有此言？』昌輝道：『九千歲之稱，是誰贈封？你將置天王於何地耶？今大事未定，秀清遠懷異心，多結黨羽，擅發號令，以危國家，並阻天王親征，以圖功高篡位，又硬軍師號令，使不得其志，汝罪大矣！某與汝分屬兄弟，決不饒與國家大事，而徇私情也！』秀清道：『汝言及此，汝欲何爲？』天王命汝殺東王耶？」昌輝道：「我非奉天王之命，乃奉金國人民之意。」說了，舉手一揮，屏後壯士齊出，東王

二二一



那？「說罷嘆息不已，轉以目視錢江，錢江還是低頭不語。昌輝又道：「古人說得好，『小不忍則亂大謀。』若養癰成患，亦非計之得也。臣弟故先殺之；寧一死以謝擅殺大臣之罪，請就殺臣弟，以明國法可也。」天王道：「賢弟無多疑，朕非無用人也；但恐東王黨羽一變，無以制之耳！」說了復目視錢江。錢江乃言道：「東王有可殺之罪，北王無擅殺之權，兩言盡之矣；大王若慮楊黨黨患，則殊不足慮，蓋李秀成乃河漢廣識之英雄，非黨於東王者也。即林鳳翔李開芳，老成持重，明於大體，亦不可多得，餘則吉文元楊輔清耳！今吉文元統兵在外，趁殺東王之事；尚未傳播；先令一將統兵往助吉文元，名爲助戰，實作監軍，以防其變。此事最不可緩，以速行爲是！」天王燭了，即傳令羅大綱前來，領兵三萬起程，以防吉文元之變。羅大綱領兵統行，錢江又附耳囑咐羅大綱如此如此，羅大綱一一領諾而出。錢江道：「東王既死，彼之王黨必挾天王以處治章昌輝，天王將何以處之？」天王道：「孤決不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九回

忍以同室自傷大難；倘不獲已，惟有披髮入山，擇賢而讓，多戮功臣，朕不爲也！」錢江道：「此係婦人之言耳，爲北王計，不如權且避之，待權黨鎮定，然後退朝未晚也。」昌輝道：「某殺東王之日，已早存一誓死之心，軍師從來說得是，東王有應殺之罪，北王無擅殺之權，章某知所以自處矣！」說罷欲退。忽見翼王石達開，飛奔進朝，而形式倉皇，汗流滿面，到時氣喘，閉言說道：「殺東王者，天王之命耶？若然當暴東王罪案，佈告天下。無令民衆疑心也。」天王將未答言，昌輝答道：「此非天王之意，殺東王者，祇章某也！」達開怒道：「東王有罪，其家人何罪，而乃盡行殺之耶？」章昌輝道：「那有此事，殺東王者，尙奈敵府裏，事竣則趨朝聽罪，那有殺他全家之事？兄究從何處聽得來？」達開道：「城中傳運矣，吾等皆聞之，豈有聽得，但焉有殺及全家者乎？」昌輝力辨其誣，天王急令兵打聽。原來章昌輝進朝之後，其弟章昌祚：深恐楊黨要謀報復，只道斬草除根，免貽後禍，就代了十

二一三

錄名壯士，說稱北王有命，一齊擁到東王府裏，不問三七二十一，將秀清全家人口，五十餘人，盡行殺戮，不留一個。天王派人打聽之後，回報虛實。且言城內人心洶洶，怒揚蒸藥，煽煽動，致成大變。天王聽了，長嘆一聲，登時淚下，翼王石達開即向天王問道：「此事何如？某何曾說慌？江北請自打聽毋誤國家也；」韋昌輝聽了大叫一聲，暈倒在地，天王令左右挾他回府，石達開亦出。晷時楊秀清死後，楊燾又乘，都紛紛傳說，以石達開向與韋昌輝知己，都道翼王與北王同謀，金陵城內喧傳一團，天王愛之，召錢江問計。錢江道：「爲今之計，先下諭數東王之罪，並稱翼王不與北江同謀，而歸其罪與昌輝，責以擅殺大臣之罪，昌輝雖主謀擅殺，必有動人之手。不如先殺其動手者，並殺害東王全家之韋昌輝，然後奪北王官爵，以安衆心，庶乎可矣；不然則當殺昌輝以徇衆，否則人心激變，悔之亦晚矣。」天王猶豫不決，蓋不欲暴先王之罪，亦不欲殺北王之首也。沉吟少頃，又向錢江問道：「莫求其次

可也！」錢江道：「寧有進於此者，斷無其次，願天王思之！」時洪仁達在旁，原來仁達最惡石達開，竟從旁大呼道：「此舉必翼王主謀，不殺之，不足以謝天下，若北王罪不可赦，已不待言矣！」錢江道：「觀翼王之責昌輝，則罪何謀可知矣！烏可以私意，益奪功臣！」仁達道：「彼責北王之殺東王全家，非責其殺東王也，軍師豈亦以其爲功臣，而以私意護之耶？他人能殺東王，吾何不可殺翼王！吾必不吝東王全家含冤泉下也。」是時錢江已知仁達必要嫁害石達開，不免長嘆。天王向洪仁達道：「翼王精明忠憤，我兄休得胡會！」仁達道：「大王亦作此言乎？雖然吾必以東王雪仇！說到這裏，又顧謂錢江道：「爲某致語翼北兩王，毋令人無尺寸之功也！」錢江不答，向天王拱手而出。天王亦離坐，執錢江手道：「國事如此，奈何？先生爲朕謀之！」時錢江淚如雨下，直攜手出堂堦，才歛曰：「大王所誤者，全在不忍之心過步耳！人心服於大王，使布告東王之罪，以安人心，猶可爲也；令尊兄尚

作何說；其他可知矣！不禁恐翼北兩王，亦不能安枕也。願大王思之！」天王道：「請先安假翼王，朕今聽先生矣！」錢江聽了，拜謝而出。回至府後，忽報右達開來見，錢江請至裏面，坐定，即以洪仁達之言告知。達開道：「如此，某亦不能安於金陵矣。」說了又徐徐嘆道：「本欲竭忠盡誠，與天王同謀大事，今胥小不能見容，復何為哉？」錢江道：「足下且安心聽候消息，我料天王決不任福王作此謬妄之舉也！」石達開道：「天王仁慈有餘，而決斷不足，某亦徑行直道，豈能容防小人之謀害我耶？先往勿多言，吾志決矣。」錢江道：「足下之志，將若之何？」石達開道：「大丈夫當謀若立，豈能屈於人下，以何小人之顏色乎？吾將大舉入川，據天府之地，出入漢中；幸而事成，即與大王犄角相應，有何不可？」錢江道：「如此則大夫算矣，足下如入西川，少代兵，則不足為用，若奮起精銳之老萬營，則金鼓本反弱矣，與其西行不如北伐，願將軍毋進一時之氣，而贖某一言也！」達開此時，甚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九回

不以錢江之言為然，旋即辭去。次日即聞石達開奏秦王，請兵入蜀。天王看了，一本疑此專為錢江之意，二來亦以翼王與仁達不和，就此離開亦好，三來如達開平定川省，可以進親陝晉，亦可以壯湖北聲援，遂允。達開領兵而行。達開得了號令，召集老萬各營，共大軍六萬，越日就程。這點消息，報的錢江那裏，錢江吃了一驚，拍案嘆道：「大事去矣，誠不料翼王深識大體，以一時之憤，乃至於此也！」急具衣冠，馳馬來見達開。達開料錢江到有攔阻之意，只托故不見，錢江無奈，即奔上朝來，求見天王。天王問以本意，錢江道：「天王其允翼王西征乎？」天王愕然道：「有之，朕以為早知其意也！」錢江道：「大王誤矣！天下大勢北京如首，江浙如心腹，川黔滇粵如四肢，斷其肢爪，其人尚存，若決其首，則人其斃矣；臣每欲以翼王統大兵，為林鳳翔後，繼惜東王屢梗此議，竟致石果行，今東王已故，臣方欲大王再行其志，今若去一百戰百勝之老萬營勇，而又去一識時蓋世之翼王，天下胡可

二一五

爲乎？願大王速止之，勿自誤大事，」天王急傳令阻止石達開。誰知石達開成隊伍，將次開城，接了天王號令，即稟奏天王，謂軍令已出，不可更改，且表覆過天王之後，天王知達開意決，再問錢江計將安出？錢江道：「可再傳命着翼王到湖北時，繞道入河北渡黃河，與林鳳翔會合，亦一策也。」天王從之。遂再傳令石達開，接了之後，亦不回奏天王，天王只說他必然遵令，惟錢江此時仍慮達開不從，因見洪仁達如此，他早已灰心矣。錢江沒奈何，急回府裏寫了一封書，即遣人投到石達開營裏，達開接了一看，書道：

弟錢江敬候翼王麾下：弟聽足下大舉入川，欲圖不世之業，雄才偉志，威佩何如？然嘗武昌卽定，弟屢以入川之舉爲不可者，誠以天下大勢，削其肢爪，誠不如動其心腹也！川省道途遙遠，欲算行糧機，誰足以善其後？且定一川省，不足以制滿人之死命。而徒以自分其兵力，此中利害，足下寧不知之！當日前會議於敵府，方欲

以將軍大舉爲北征之繼，今餘唾未乾，足下遽以一時之憤，不念國家大計，弟誠爲足下不取也！自金陵定後，東王歸竄兵符，弟與足下寥落南京，似不能若昔日之得行其志；然鬱焚寧居於此者，亦爲大局計，故久而有待耳。今東王已故，雖以人心洶洶，亦不難唾談鎮定；蓋弟雖愚昧亦深知北王乃血性男子，其殺東王者，非出於私意，當必知所以自處，而求息人心也；則將軍之冤，不難大白於天下，當此之時，弟與將軍不難號令三軍，掃平燕趙，使定湖平皖之志，重行於今後矣。天王神武，謙恭持已，忠厚待人，向以厄於東藩故，非爲是疏將軍也。士生今日，大之以報人民之仰望，小之以報朝廷之知遇，大局如此，何忍遽棄？得君如此，何忍相違？以足下深明大義，胡弗一回首？且以數萬乘勝之師，而入千里崎嶇之境，成敗之數，固不可知；倘出人意外，萬一差池，震盪大局，後悔何追？將軍若知難而返，繞道武

且，以入汴梁，固國家之幸也。不然，則非弟所敢言矣！方今北王以死自誓，將軍又去國而西，此間誰與爲力者？倘不諱命，弟亦何事於國事？覽茲時局，岌岌可搖；一木難支，恐諸葛復生，亦不能勉支持於今日也？况以國家不幸，而致遭內變，爲大臣者，正當努力調停；若以國家禍亂方興，卽圖引身避禍，此豪傑不爲矣。奈今方寸俱亂，一日三泣，皆爲將軍，故將軍之去留，卽弟之去留；區區之意，伏望軍捐除私情，而顧全大局，非惟弟一人之幸也。惟將軍念之！

石遂開得了錢江那封書之後，心上卽有些悔意，只是手下將官，大半要另行自製基業，都說道：「自古未有仇家在朝內把持，而大將能在外立功者，亦福王爲大王的親兄王爺，既不能除他，他却是謀害王爺，如何是好？天王爲人雖然愛將，只是仁慈太過，往往思念兄弟情分，是王爺終無如福王何也！」石遂開聽得諸將如此議論，其志已決，發誓分。忽然部將黃典英，

自武昌到，力陳川省空虛，宜乘機取之，不可失此機會。石遂開志念決，遂不從錢江之言，先復奏天王，自言此次入川，亦爲國家大事，並非離天國而獨行也。並請奏調李秀成回駐南京，及專用錢江。又攔過錢江，真道已意，並非私憤，並言且覆奏天王，以李秀成回駐金陵，又勸錢江獨立任事，遂拔隊起程，望四川而去，按下慢表。且說石遂開去後，天王悶悶不安，錢江又如失去左右手，不覺大叫一聲，口吐鮮血不止，因此染一病，天王也天天到丞相府問候。錢江整整病了一月有餘；方且平安。且東王被殺之事，已傳遍遠近，清兵各以爲有隙可乘，攻取愈急。武昌一方，蕭李秀成設計禦敵。清兵不能得志。惟安徽省內，清國總超舒與阿李續賓彭玉麟楊載福，屢次開仗，志在恢復城池，互有勝敗。適楊輔清正調回安徽鎮江，忽聽得東王被殺，大怒道：「不殺北王，無以對先兄也！」又因在鎮江，久不開天王處治北王之罪，遂欲舉旂由鎮江，反攻南京，幸部將溫大八頗識大體，力陳非計。並進言道：「

將軍以反叛之名，名既不正且南京兵力既勝，將軍非其敵手，徒取滅亡耳；况今人心正爲東王稱冤，而將軍反自行背叛，是北王之殺東王全家，盡無名矣，不如待之！楊輔清聽了，心上躊躇不決。猛然想起林鳳翔是東王心腹，今統大兵在外，須與聯絡，方爲有用；若得林鳳翔允肯，則彼由揚州一帶殺回，我即從鎮江應之，何愁不勝？若林鳳翔不允，我亦不動，然後請諸天王，求雪東王之冤，有何不可？想罷，卽謂溫十八道：「我今欲與林鳳翔合兵相應，奈眼前無代弟之人，致意致煩足下，親往北走一遭，尊意以爲何如？」溫十八允了，楊輔清大喜。立卽揮了一箇，都是說東王受冤，求林鳳翔念昔日知遇之恩，與兵問北王之罪等語。溫十八領命，就辭了楊輔清，星夜往江北進發。且說林鳳翔自平定揚州之後，附近一帶州縣，都望風投順，因他軍聲大振，傳檄淮南地面，正待起兵北進。忽軍中紛紛傳說，東王楊秀清的凶信，心中早已吃了一驚，暗忖軍事，方自得手，如何一旦有這禍變故，究竟不知真假

，先後派打聽，都回復是實。均稱東王楊秀清被害於北府中，料想此言不錯，只軍中紛紛議論，都以東王全家被害，恐東王羽翼都翦去了，所以林鳳翔雖然定推各部將心中，不免疑懼，林鳳翔深以爲愁。卽大集諸將，告以「殺東王者，非天王之意，不過北王，竟自行之耳，東王全家受害，在朝廷必有國法伸張，諸君皆無庸憂慮！且天王以大權委吾輩，正推諸君是顯，諸君幸勿搖惑，想旬日必見分曉矣！」諸將皆唯唯聽命，原來林鳳翔素以恩信待人，故軍士聞林鳳翔之言，皆呼道：「老將軍非欺人者，我等可以安心矣！」於是軍士一時肅靜。林鳳翔遂傳令在淮陽交界，扎下大營，將三十六軍，分班防守，聽候南京消息。又恐清軍尚搖動，乘勢攻擊，遂每日親自巡營，撫慰軍士，是以清兵雖聞南京內變，仍不敢攻擊，那日鳳翔正在帳裏辦事，忽溫十八到營，呈遞楊輔清信書，林鳳翔卽謂溫十八進帳，寒暄後，當時屏退左右，問楊輔清意見。溫十八欲探林鳳翔之意，卽說道：「東王死於無辜，國人無



不稱冤者，輔清丞相欲爲兄報仇，其心甚切，屢欲以鎮江軍，反攻金陵，吾以勢力不敵諫阻之。今輔清丞相，帶候將軍主見，然後定奪。」

林鳳翔道：「君之諫阻，乃國家之福耳；若不然，以同室相鬥，萬一清軍乘之，恐天國之君臣，無葬身之地矣。輔清賢子，不知大事，天下豈可以私情，而爲亂國者乎？足下高義，令老夫拜服；然吾料輔清之心未已也，足下將何以處之？」溫十八道：「無他，將軍若不爲之主持，彼即絕望矣！」林鳳翔道：「非也。吉文元爲人念小恩而忘大義，若與輔清聯結，不可不防！」溫十八道：「樞得天王以羅大綱，領精兵三萬，往助吉文元，未知是何意見？」林鳳翔道：「此必錢江軍師之計，藉爲監軍，以防吉文元之詐耳，彼以預謀至此，設揚輔清無端舉事，得不爲錢江所擒乎？」溫十八道：「老將軍之言是也，然則今日計將安出？」林鳳翔道：「東王氣傲過重，某屢諫之不從；但東王知遇，祇私恩耳，國家大計，乃公事也，某豈能以私廢公？煩足下致覆揚輔清，毋以私情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二十九回

壞公事！至於東王之冤，不慮無昭雪之日；蓋北王之罪，軍師必有以處之也。今不見發跡者，不過視東王羽翼舉動何如；倘有變故，則留北王爲用是了。」溫十八道：「老將料事如見，令人心服，待某復過輔清，想亦必聞老將軍之言，而自知斂抑也！」林鳳翔即留溫十八過了一夜。次日溫十八即遣回鎮江，見了揚輔清，具道老將軍之言，輔清道：「老將軍之言，吾安能不聽？但先兄何罪，乃至全蒙受戮？此憤如何能消！」說罷，垂胸大慟。溫十八以好言慰之而了。林鳳翔自送溫十八去後，即致函錢江，力言東王有罪，不宜全家受害，錢江亦知林鳳翔之意，立即回書林鳳翔，極力撫慰，以爲事宜緩辦，不可操切，以激內讎。林鳳翔既得錢江之回書，分頭又派人函達李開芳，吉文元，須勉以顧全公義。那林鳳翔素爲諸生信服，自然無不聽從。是時設立北進之志，總督大軍，由揚州起程，緣高郵湖窺清河，直窺淮安，早有細作報入清軍裏。當日聯保早知天斷，有東北兩王，互相殺戮之事，屢請琦善進兵

復攻揚州，奈自廿四橋之敗，清兵已如驚弓之鳥，不能遽動，故琦善不從。今聽林鳳翔大軍，過了高郵湖直取清江，所以淮安人心，城裏內外，甚爲驚動。琦善卽請勝保商議應敵之計，勝保道：「當使揚秀潛被殺之時，人心洶湧，金陵之內，十室九驚，某屢勸中堂乘此時機，直攻揚州，然後齊照向榮，會師金陵；不料中堂不聽，已失其機會，今彼大軍擁至，而吾人心反爲震動，恐不易敵也！」琦善道：「清河乃咽喉之路，彼若先據之，淮安必受敵矣；不如分兵攻守爲上！」勝保聽了，亦以此計爲然。正在傳令分軍，忽探馬飛報道：「清河縣已被林鳳翔攻破去了。」勝保跌足嘆道：「調兵如何這般神速？彼自東王死後，至今部署已定，林鳳翔老將，老謀深算，恐淮安不能守也。」琦善已大驚失色，此時便欲棄去淮安。勝保道：「揚州戰後，吾軍未嘗預籌應敵，實是失着；今若棄去淮安，恐不特淮北一帶，非爲國家所有，卽山東亦不免動搖，實非勝策也！」琦善道：「然則足下不如閉城固守，吾以全軍

兵守淮北，彼必未能得志；吾待其軍力疲玩，分軍爲二，一則以出其不意，以攻林鳳翔，二則繞道復攻揚州，以繞彼軍之後，或者可以復前失！」琦善自鑒於揚州之域，此時深懼勝保，遂言聽計從。一而令諸將守城池。這時林鳳翔見清兵不出，暗忖道：「他若然固守淮北，如以兵力攻之，必曠日持久，實非良策，便必生一計，囑令朱錫嘏如此如此。傳令調兵直出河南，聲言與李開芳會合，略攻城一會，卽退兵望西而行。琦善道：「彼果然以久圍無功，退兵而去，竟不出勝帥所料也！」遂欲起兵追之。勝保急諫道：「林鳳翔軍力未衰，如何便退，深恐誘敵之計耳！」琦善半信半疑。忽探子回報道：「林軍不過廿里，行了卽扎下大營。」勝保道：「我固知鳳翔非異退也！」次日又聽得林軍拔營而去。琦善道：「林軍老將，必料着勝帥之謀，恐吾軍乘其後，故緩緩而行耳。」勝保道：「若然，則彼不退揚州，而轉望河南退也。」琦善道：「彼或與李開芳吉文元合兵改道，由河南入直隸，亦未可知。」

「勝保道：『此說由彼揚言出來，吾料林鳳翔若爲此計，未必如此疏虞。』琦善乃言：『鳳翔善能用兵，實實虛虛，亦未可知，公何用兵如此多疑？』勝保遂不復言。此時自林鳳翔退後，琦善雖未起兵追趕，然四門守嚴，已不如昔日之嚴密矣。且自前數天以來，淮北人心，正望風驚恐，今一林軍退了，人人反覺安心不以爲意。林鳳翔聽得淮北守衛漸寬，卽傳令各軍夜行查伏，一路上，偃旂息鼓，營中並不舉火，人啣枚，馬勒口，直望淮北而來。是時琦善尙在城中，只見天國大兵已退，正要商量追趕，自不料再復回軍。那一夜到三更時分，林鳳翔先用精兵三千，先抵淮北城外，自統大兵源續繼進，在西南兩琦門外，先開地道，暗藏藥線預備發彈；恰可是一月將盡，夜月無光，周文佳在左，汪安均在右，林鳳翔自統諸將居中；方到四更時分，先把藥線發炸起來，振天響的霹靂一聲，如天崩地陷一般，淮北城垣西南一帶，正正崩塌幾十丈。琦善與諸將如夢初覺，在床上驚起，知道有了意外，急欲與勝保商議

時已不及。急調兵接戰，誰想天國兵已蜂擁而起，清兵個個皆沒準備，真是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如何戰得？那天國人馬，個個如生龍活虎，當者披靡，淮北清軍，呼天叫地，引動居民，驚慌號哭之聲，震動內外。投降者不計其數，有稱降不及者，都死於刀槍之下，琦善知道不是頭路，只得扮了小卒，乘夜越城而走。時勝保在西北城垣，正候琦善將令，奈終不見到，已在自疑。正欲派人打聽，忽林鳳翔已領兵親自追到，勝保卽領殘兵混戰一場。只那裏是林鳳翔的敵手？少時會昌朱錫崐先後殺到，勝保更不能支持。忽探了又報報道：『全城皆失，琦中堂已逃出城外去也。』勝保聽了，登時咯血，大呼道：『豎子不足與共事，如此先願性命，竟置全城人民於不顧也，吾亦不龍爲力矣！』遂傳令退兵，望北而逃，好一座淮北城池，已被天國克復去了。這回分教：老將鏖戰，直壁幽燕形勝；賢玉却敵，共驚儒將風流，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洪秀全清獻上冊

第二十九回

三三三

#X2

341121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免審證免字第一五七號

識

會  
書  
誌  
審  
查  
委  
員  
會



2

革命  
歷史

# 洪秀全演義



下冊

川漢出版研究社刊印

不堪回首憶憶

當年——不堪回首多憶當

福照街疇

年——年年年

福照街疇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回

石達開計退曾國藩

李秀成計破胡林翼

話說林鳳翔進及淮北，清將琦善既逃，勝保亦退，便進竄淮北。一面出榜安民，報捷南京，便令將士休息。然後再議濟兵。朱錫珮道：「吾軍并未疲憊，已殺兩淮，正當乘勝進兵，老將軍何故頓兵於此？」林鳳翔道：「孫子有云：『日行百里者，五十里。』吾不欲中曾保以逸待勞之計也！」朱錫珮默然。退向曾立昌道：「何老將軍一旦畏勝保如是耶？」曾立昌笑道：「非畏之也，彼以東王有罪，惟全家不願受戮，久懷不滿。故欲藉兵以待北王之傳首耳。」朱錫珮歎道：「以老將軍之英雄，猶不勇重私仇，而忘公事，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然吾甚惜其未嘗諷查也，倘諸君亦爾，漢事危矣！」說罷歎息一番，即密將此事，函告錢江而去。再說翼王石達開，既被險起程本意由安徽過荆襄，望蕪廬而去；時清將曾國藩，正駐浦口，經歷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回

次發兵往攻九江；惟天王大將徐能得志，故屯駐浦口，分顧南北岸。忽聽得石達開入川，道經皖鄂，即與諸將商議，對待石達開之計。向諸將道：「吾甚愛達開為人，若能降之，則諸將不足道矣！」羅澤道：「達開世之虎將，善能服衆，甚得人心；則錢江倚之爲命，若能羅而致之，固是吾長策，然吾料彼不來也！彼以百萬家財之縉紳，棄之如遺，一旦從秀全起義，其志可知矣！」塔齊布道：「彼一時此一時也，當初洪秀全，君臣一德，故遂開藥與開事；今互相殺戮，達開因謀高舉遠引，則其志亦灰矣！我因所用之，彼得回性命，又加之以官爵，何息其不來？」曾國藩道：「二君之言，皆有至理，招降納順，固是軍中要着，彼若不來，而大志又灰，恐軍無國志，不如求與一戰，有何不可？」曾國藩道：「





三君之言如此，吾乃執中而行之；先之以禮，如其不從，即出其不意而截擊之，有何不可？

「各人聽罷，皆鼓掌稱善。正在議論間，忽報胡林翼遣會國傑至，曾國藩忙請至裏面，問以

來意。國傑道：「撫軍胡公，聞石達開將經此地，請問以何法待之？」曾國藩聽罷，心內躊躇

未答。原來國藩生平最忌胡林翼，誠恐以報告之，彼反先行一着也。國傑道：「兄長有何疑慮而不言乎？」國藩道：「非也，因際尚未決

，有主招之者，有斗擊之者，未審胡公有何主意。國傑道：「胡公言達開必不能為我用，若

招之則宜先準備，以防其變；若兄長這裏欲截而攻之，則胡公必以全軍為公援也！」國藩

道：「胡公之軍，當武昌就勝之衝，何能遠助，想識言耳！」國傑道：「此說不然，胡公為

人慮深謀遠，且現以軍牽制李秀成，而以本

之半收回，現附近各郡縣，聲勢甚銳，未

視。國藩道：「既是如此，吾當招降石

，若不獲命，必出於一戰，請胡公相助一

！會國傑遂拜辭而退。國藩笑道：「

胡詠芝其有意於石達開乎？然曾某斷不放過也

！吾聞石達開，為桂省有名文士，昔嘗為書以

勸之。便令左右取過筆硯來，揮筆一函，早

見前報的探子回報道：「達開人馬不下五萬，

旌旗齊整，隊伍甚嚴，已離此不遠矣。」國藩

聽得面色一變，顧左右道：「石會擁兵萬之眾

，驟隊而來，其意殆求戰也，此函恐不能為力

矣。羅雲翰道：「事已如此，仍當招之，招

如不來，戰亦未晚也！」曾國藩從之。遂一面

令三軍準備應敵，另派一人往迎石達開軍，投

遞書函，不在話下。且說石達開自離了金陵，

盡統老萬營大軍，合共五萬，浩浩蕩蕩，本擬

直取武昌，與李秀成合兵下荊州，望四川而去

，忽軍行之間，前軍探子報道：「有清將曾國

藩，飭人帶書到此！」石達開聽罷，便問多少

人同來？探子道：「只一人耳，若無軍馬。」

達開便令引帶營人進帳裏，那人把書遞與

呈上，石達開就在案前拆閱，書道：

大清禮部侍郎制湖廣江西軍務，會國藩

書候天驕翼王麾下：某節識時務者為之俊

傑，令將軍以蓋世之雄，舉兵湘桂，爲天下倡，奇略雄才，縱橫萬里，寧不偉歟？然時勢不可不審也！當洪秀全奮發之初，廣西一舉，湖南震動，進躡武昌，下臨吳會，聲勢之雄，亙古未嘗有也；然以區區長沙且不能下，使南北隔截，聲氣難通，故馮遠頓分據全州，蕭王亡身於湘郡，會天奄失事於漢口，揚秀清受困於武昌，以至盛之時，而不免於險難，則天意亦可知矣。歷朝湖創，皆君臣一德，以圖大事功未竟，殺戮相仍，君王以苟安延旦夕，責責以私憤急功臣；以遠大德行大志知將軍者且不安其身，此則將軍所知矣。夫范增先窺鴻門，姜維殉身於蜀道，此非智勇之缺乏，則以其所遇者非人也；尋將軍去就之故，則以恃才智而昧時機，遂至沉迷猖獗，而有今日耳。國朝七葉相傳，號爲正統，深仁厚澤，士皆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冀北，而羣馬皆空，英雄盡用，只求蒼白，將軍寧不知作退一步想

耶？彼秀全以草莽下士，挺而走險，窮蹙一隅，行將焉往？將軍窮而他徙，倘再不得志，甚非吾所敢言也！弟忝主軍戎，實專征伐，將軍或失志迷途，或回頭覺岸，盍在今日，惟將軍圖之！

石達開看罷，顧左右道：「彼深知我也，然以天王爲草莽下士，而輕之，曾亦知漢高祖亦草澤英雄，是他種族不辨，非丈夫也；吾知所以却之矣！」乃立回一書，令來人回覆曾國藩，圍藩拆閱之，書道：

潞生大帥足下：僕與足下，各從事於疆場，已成敵國；忽於戎馬倉皇之際，得大君子賜以教言，得無羶羊祜之風，不以僕爲不肖，故以陸抗相待耶？今謹以區區之意，用陳左右：夫僕一庸材耳，漢族英雄，雲龍風虎，如僕者，烏足以當大君子之過盼，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卽爲天意則謬矣！漢高履險被危，方成大業，劉備艱難奔走，始定偏安；苟其初亦讓以爲天意，誰與造後來之事業？又試問兩年之間，洪

土收復天下之半，軍軍北上，淮陽底定，此則天宮又何在乎？發表開國元勳，皆捨此致力西商，二王之死，亦常矣！且足下之查，有為侯所不解者：豈草莽下士，遂不足以圖大事哉？秦楚雖雄，而天命所歸，乃在湖上屠狗之輩。蒙古一弱，而大業所就，即在皇覺寺之僧徒，此足下所知也。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春秋夷夏之辨，當亦熟聞之；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明寇晉，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諡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所懼；而足下慕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為；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頗為正統，此則僕所深為詫異者。讀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屢承錦注，欲以名器相假，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軍抵三湘，直趨鄂岳，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數過門，未敢留刺；今幸賜教言，且斷且戒！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事不成，若他日星下零過敵區，官營為動今日之愛情否也？既裝錯

愛，豈以爾謝；今當西征，庶不暇暖，無從相贈。附罷詞五首，以展情緒，足下觀之，當笑曰：楊子其自負哉？

會摘片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聲價敢云超冀北？  
臨跡飄零雪裏鴻。文章昔已遍江東；  
儒林異代應知我！  
不策天人入廟堂，清時將相無傳例，  
魂復仕途皆幻境，何如著作千秋業，  
投鞭慷慨蔽中原，  
祗覺蒼天方賸賸，  
三年禮聘歸羈馬，  
我志未成人亦苦，  
若爾將才同衛霍，  
男兒欲畫麒麟閣，  
滿眼河山罹異劫，  
遙知一代風雲會，  
濟濟從龍畢竟高！  
祗合名山一卷中。  
生慚名位掩文章；  
未造乾坤有主張；  
幾多苦海少歡場！  
宇宙尚留一瓣香？  
不為仇讎不為恩；  
莫憑赤手拯元元！  
萬衆梯山似病猿；  
東南到處有啼痕。  
幾人佐命籌瀛海？  
夙夜常懷虎豹心！  
到頭功業屬英豪；  
濟濟從龍畢竟高！

展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滄溟；  
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  
起自布衣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  
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  
曾國藩看罷，不覺詫異道：「遠開有文華，而  
儻有武備，其志不凡，吾甚敬之！以大敵當前，  
而雍容語暇，其殆風流儒將乎？」遂傳令退  
軍廿里，讓石達開過去。塔齊布道：「遠開窮而  
他竄，我復讓之，朝廷其爲我何？」曾國藩道：  
「彼衆而我寡，且遠開虎將也，其部下皆能  
征慣戰，實不易勝之；戰如不勝，貽天下笑矣  
；况彼去金陵而入西川，使洪秀全而失其羽翼  
，因而縱之，不亦可乎？」羅澤南亦以爲然，  
遂拔寨退軍而去，早有細作報到石達開軍裏，  
左右皆喜道：「清軍避我矣，長驅而進可也！」  
石達開道：「不然，彼料勢不如我；故示之以  
謙讓；但吾軍若到荆襄，則胡林翼諸君，必合  
而謀我，此時會軍將繞吾後矣，蓋彼懼清廷之  
實調也！我軍若三面受敵，勝負之數，固不可  
知，我不如亦示之以禮，轉讓江西貫湖南清道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回

入川，有何不可？」遂令大小三軍，改遣入九  
江而去也，按下不表。且說洪天王，自石達開  
去後，心中旁皇無措。因思石達開上表時，力  
言李秀成可用，便降詔以李秀成入南京辦事。  
秀成得了大王之旨，願謂譚紹光道：「弟自替  
守武昌以來，大小數十戰，得使武昌漢陽無恙  
者，以計守之，非以力受之也；方今胡林翼曾  
國藩龍蟠虎視，以窺武昌，此四戰之地，誠不  
易守；現天王詔弟入南京，以東王已死，翼王  
又去，大局關係，弟不得不住，但天王未言及  
以何人替守此處，想亦量才而用耳；足下意中  
，究有何人是當此任？」譚紹光道：「再請由南  
京調到此如何？」李秀成道：「黃文金在安慶，  
陳玉成入江西，林鳳翔李開芳羅大綱各統兵北  
伐，眼見南京無人矣；若安福兩王，短於才略  
，而桀驁不馴，此無用之輩，不足以當大任也  
！」譚紹光道：「然則足下將委何人？」李秀成  
道：「胡以晃老成持重，深識大體，不幸去年  
身故，吾甚惜之！若以武昌人才，恐弟去而足  
下不能卸責矣！足下將以何人守之？」譚紹光

五

道：「以漢陽之衆，攻吳胡二軍，而以武昌精銳，截擊會國藩可乎？」李秀成道：「如此則危矣。」譚紹洸道：「然則足下之意若何？」李秀成道：「弟昔日在此，彼三路齊舉，吾則守以禦之；彼一路來攻，吾則戰而破之，足下謹記斯言可也！弟去後，必不能再到武昌，今而後，金陵大局將在弟身上矣，且吾一去，則清軍必來攻擊，吾有一密計遣下，可以破胡林翼而退會國藩者，待清兵來攻之時，足下即依計而行，切記切記！」說罷，以密函交付譚紹洸，并囑道：「破敵之策，將軍善藏之，全在於此！」譚紹洸拜受，並答道：「受國家重任，而又荷將軍重托，敢不自勉？請將軍放心！」李秀成道：「足下審慎有餘，而機變不足，祇此可慮耳，願將軍自愛！」說了，又以兵符印信，交付譚紹洸。隨布告各營，以應詔入金陵，譚紹洸道：「將軍四處布告，恐敵人知將軍已去，來攻益速矣。」李秀成附耳謂譚紹洸道：「正唯如此，而後所遣之計，乃可用也！」譚紹洸乃不言。次日李秀成起程。紹洸又設席祖

餞，秀成珍重一番而別。慢表秀成入金陵，且說譚紹洸守武昌之後，所有法度，皆依秀成舊制，傳令不許更易。只點消息，傳到胡林翼軍中，林翼大喜，即謂諸將道：「向者以三路之兵，不能得志於漢陽者，以李秀成在也。今秀成去矣，吾等窺漢陽，正在此時，不可失此機會。」部將諸玖躬道：「秀成詭計極多，但恐非真去耳！」林翼道：「不然，金陵空虛，即秀成不往，洪秀全猶當召之，吾決其必行矣！」遂一面知照會國藩，請攻武昌，而自以大軍攻漢陽，兩路會合，殺奔前來。譚紹洸聽得，忙取李秀成遺計拆閱，不勝之喜。便令軍中嚴整旌旗，一面令義勇軍晏仲武，副將洪春魁，領五千人馬出城埋伏洪山要道，又令陸順德，蘇招生，以水師屯守沙河，以武昌與漢陽大江相隔，又用破舟縛索爲浮橋相通，互相接應，自與諸將護守漢陽，以待清兵。安排既定，只見胡軍先出，蜂擁而來少時又接得會國藩攻武昌之耗，譚紹洸顧左右道：「果不出秀成所料也。」當下胡林翼大軍到漢陽，以李樹賓李

孟羣分攻西南兩路，以曾國藩爲前軍，自爲各路接應。到時只見漢陽城上，旌旗嚴整，不敢遽進，回稟林翼道：「漢陽守衛嚴密，李秀成尙在軍中也。」胡林翼不信，遂微服雜在軍中，前來觀看。果見守衛甚嚴，幾於無隙可乘。看罷，悶悶不樂，回至營中，沉思一會，時日已傍晚，傳令軍中安扎，准待明日攻城。軍士得令，各自安排。忽然到了三更時分，三軍正在夢寐驚起，只道洪軍來攻，倉卒準備應敵。久之寂然，夜裏又不敢前進，只得各自安息。纔到四更，又球聲動地，漢陽城上復吶喊助威，聲得胡軍亂竄，久之仍無聲息，不幾將近五鼓，鼓聲大起，自漢陽城望洪山一帶，箭千軍萬馬之聲，攪得胡軍一夜不曾安息。胡林翼此時已料洪山地方，必有天國人馬埋伏，欲分兵攻之，又恐漢陽洪軍衝出，必在受虞。忽報羅澤南已至。原來羅澤南已得曾國藩之命，會攻武昌，時正與搭齊市駐東路。林翼接見之下，正欲問旨，不料羅澤南早說：「昨夜漢陽軍接應。」

「原來羅軍亦是如此，一夜不曾安睡。少頃又報曾國藩至，所說皆同。曾國藩道：「沙河一帶，已有天國水軍埋伏，自漢陽至武昌，又用鐵索橫浮橋，互相聯絡，守禦極嚴，無從下手。」胡林翼道：「三軍在此，不能遽退，拚與一戰，不亦可乎？」就發令先請曾國藩以本軍分爲兩隊，以前先燒浮橋，直抵武昌，以後隊阻截沙河，使彼首尾不能應。林翼以本軍直圍洪山，兼接應曾軍。李續賓曾國藩李孟羣，各統大軍，分攻漢陽，各人回去，得令准備。時劉紹光見清軍各營，隱隱移動，料不久即來攻城，亦傳令各營嚴計行事。當下會胡名軍，以部署方定，天色已晚，恐夜裏不便交戰，姑待天明，只恐仍如昨夜一般，軍士驚被其擾，便略息數里，分兩班輪換巡邏。無奈天國軍中，是夜鼓角之聲，較前益甚。清軍仍不能安心寢息。及到天明，胡林翼自引一軍，會合各軍進攻漢陽。改令曾國藩阻截洪山要道，以防伏兵，一面打聽曾國藩消息。原來曾軍令搭齊布引軍冒險來燒浮橋，誰想漢陽一枝軍衝出，

敵堵塔軍後路，塔軍阻厄河濱，不能成列，中  
鎗落水者，不計其數；塔軍正在倉皇，忽沙河  
一帶伏兵齊起，水師船俯如雨下，船中所載  
鎗，皆渡過右岸夾擊，會軍大營，賴羅澤南死  
力支持，怎奈前軍既敗，後軍無心戀戰，各自  
逃竄。胡軍圍攻漢陽尚未得手，因林翼本意欲  
用藥線炸陷城垣，難想李秀成道計，都在城垣  
外預通濠溝，以故不能施其計。正在納悶，忽

第三十一回 章昌輝列頸答錢江

話說胡林翼因聽得會國藩兵敗，會國葆又  
進攻洪山，不能得手，正在濼退兩難之際；退  
界又恐濼陽城之內，洪軍冲出。想了一會，即照  
請國葆免退東路之兵，自己好緩而退。不想  
信國葆自圍洪山，自辰至申，軍心漸漸懈怠，  
忽然洪山裏面，鼓聲大振，把會國葆軍士嚇得  
手足無措，不戰自亂。胡林翼就乘勢退兵，這  
時譚紹洸與雲山之子馮文炳，由漢陽分兩路冲  
出，義勇隊，統領晏仲武，副將洪春魁，又由  
漢山發將下來；胡軍細心機戰，譚紹洸率兵路

探馬馳報道：「會軍二路水陸皆敗，會國葆圍  
阻洪山，未敢遽進，又不知洪山天國人馬多少  
，更不知此外更有多少埋伏；現在會軍正將冲  
進來也。」胡林翼聽得又見軍士一連兩夜受驚  
，皆疲倦無鬥志，不覺歎道：「吾今番危矣，  
又成畫餅矣。」只會分教：智勇能施，巧投錦  
，摧大敵；聲威所播，頓收金甲退雄師。畢竟  
胡林翼進退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李鴻章單騎謁會帥

人馬，奮力追殺，如入無人之境。賴胡林翼死  
力支持一陣，拆了些八馬，領餘軍奔回岳州城  
而去。會國藩亦以兵敗，奔回九江，譚紹洸太  
發勝捷，收兵回漢陽，大勝三軍。令洪春魁  
仲武，仍守漢陽，令馮文炳回守武昌，大旌戰  
備，以為戰守之計，一面寫表申奏天王，不在  
話下。且說李秀成自離了武昌城來，星夜往南  
京進發，一路沿途安慶而下，繞道先入廬州；聽  
得炮聲響，一躍潛安慶而下，繞道先入廬州；聽  
起如許仲廉，所習虎虎，勇而好鬥，其功名而

輕於所就，今清廷糜以好爵，彼更爲清廷效死力矣。當慎防之！」胡元椿領諾。李秀成便巡視水陸各營而去。到了金陵先報知洪天王，天王聽得李秀成已到，便請到廷上相見。秀成見天王面有憂色，然後爲東王被殺，及翼王已去之舉，不覺流涕道：「臣弟在武昌聽得東王之變，本欲趨朝，祇以任重，未敢擅離；今奉詔諭，現離朝聽候差委。」洪王道：「自得賢弟鎮守武昌，朕弟西顧之慮，皆賢弟力也；儲軍師近卒，因稱病不出任事。翼王又去，使朕如失左右手，眼見金陵無人任事，故促賢弟回朝。近來林鳳翔北伐之軍，雖露得勝仗，然李開芳一軍，久無消息，朕甚憂之，是以欲與賢弟一決！」李秀成道：「臣弟行時，曾授計於譚紹洸，必能依計破敵，然此後武昌亦危矣。至於北伐之師雖勝，然勢孤而力單，不可恃也！宜詔令李開芳羅大綱吉文元與林翔鳳合軍再起，錢軍師爲西路都督，以臨北京，庶乎有濟；至於江南大局，臣弟當勉力，以報國家！傳檄江蘇，另選良將，擬定浙豫，則天下不難定也！」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一回

「洪天王深然其計，正談次間，忽內宮傳進午膳。天王與秀成飲宴，洪天王道：「適賢弟言武昌亦危，究有何法以維持之？」秀成道：「以今日大勢，進則圍攻，退則坐敗。臣弟守武昌之日，以吳晉胡三路清軍牽制，不能長驅入汴梁，此吾之受虧也！武昌四面受敵，譚紹洸必守之不住，但武昌得失，無關大局，所重者，北伐之軍耳！爲今之計，不如盛屯安慶之守，再調大兵出河南，則滿人之氣奪矣！」天王猶未答言，忽報武昌捷報到，洪天王投筋而起，李秀成亦起，得接捷書，知譚紹洸武昌大捷，天王大喜道：「此譚紹洸之力，而賢弟之功也！」秀成謙讓一回重復入席。再飲一會，忽又報李開芳遞表到，天王令人將書呈上看罷，面色一變，李秀成不知其意，徐徐問道：「李將軍其稟報軍情耶？」天王搖首歎道：「非也！」隨把原表教李秀成一看，秀成看其奏道：「征北大將軍第十二天將，夏宜丞相李開芳言：竊以東王毀家舉義，自桂平奮起以來，轉戰各省，皆竭忠盡誠，以紓國難；卒



賴上帝之靈，與國家之福，英雄響應，士庶歸仁，東南各省，次第光復。前能繼承漢統，正位金陵，東王固與有力也。朝廷論功行賞，晉爵開藩，外結對臣，內聯兄弟，復假旄節，得將征伐，稽之往古，漢如蕭曹，明如劉徐，當無以加之。今以宵小懷私，發難誅戮元勳，全家被害，朝廷不加之罪責，將何服人心？臣聞變之下，不知所措；誠以元兇尚在，先臣難瞑，軍士離心，流首遂起，此臣所夙夜不安者也。臣統兵在外，非欲妄參內政；人心一離，大勢即解，恐創業未半，而中道動搖；臣誠不忍坐視，謹拜表以聞！

秀成看罷，向洪天王道：「發軍師之意若何？」天王道：「軍師言東王有可殺之罪，北王却非殺東王之人，在北王誠不免於罪矣。然朕以勳臣汗馬功勞，不忍加罪也。」秀成道：「天王之言甚是，誠如錢軍師之言，北王罪固不免，惟天王既不佈告東王之罪狀於前，又不欲正北王之擅殺於後，豈非良策！在忠厚待人，雖不

可少，轉如人心何？且離亂之世，治國固非一道：願天王思之！」洪天王聽罷，點首而哭，秀成亦哭。天王隨轉入內宮，秀成乃辭出。次日天王以李秀成任水陸軍務都督，知內外事，專征伐晉衛忠王。李秀成謝恩後，先往謁錢江。錢江道：「吾知足下到金陵，得封王位，正欲前往道賀，不期足下先到。」李秀成道：「欲來謁先生久矣！」遂以進朝與天王相見，故延至今日。錢江便問洪天王有何宰相議否？李秀成即以勸天王注重北伐之說告之，并告以李開芳越摺一事。錢江道：「李開芳之責誠有詞矣！天王爲人過於忠厚，不明大計，前既予楊秀清以大權，後又不宣布其罪狀，故有今日；然吾知北王必死，今後國家又失一良將矣！」言罷而哭。錢江又道：「當東王之死，人皆以足下爲東王黨羽，勢將擁兵爲亂，吾獨不信，蓋以足下探明大體，必不昧於去就也！」秀成道：「東王之擅非望，弟早知之，昔林鳳翔嘗對弟說，謂「東王收羅羽翼，其志不小，然才短而志疎，必自取其敗！」今果然矣！東王又嘗

以言試弟，謂「天王將以重爵予子，子將若何？」弟道：「弟爲國家出力，非爲天王効力也。」東王始無言。想惟先生知弟心耳！今東王之敗，誠不足憐，所惜者，殺非其時，亦非其人耳，先生以終然否？」錢江道：「豪傑所見略同，足下勉之！」江此後始無志於天下事矣。」李秀成大驚道：「先生何出此言？」錢江搖首歎息，餘附耳對秀成說：「懷同志者不止東王，如顧子洪仁遺者其防之！天王以婦孺之仁，斷不能爲大義激。願王忌戎甚，忌則蓋面謀我矣！今後天下作大責重，若大事未完，當周旋於安福兩王之間？居上高明，不旁多利！」錢次道天王令人送李開芳奏摺到。錢江看罷，不得款道：「哀哉，韋昌輝！今後國家，損一良將也。」李秀成聽了，看錢江有不捨之意，便答道：「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倘有計策，請留此虎將，以備緩急！」錢江道：「此言蓋是，除將軍親出汴梁，撫定李開芳吉文元，告以朝廷之意，并告以東王自稱九千歲，擅權謀篡之罪，然後奪韋昌輝爵位，殺韋昌輝以謝楊黨。」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一回

。誰可矣，然恐不及也；吾料昌輝非畏死者，彼延至今日，蓋得朝廷之正其罪，否則彼亦謂生也！」秀成道：「此事何不早行之？」錢江道：「非足下誰與撫定吉李二人？且安福兩王，日在天王左右，方以弟與北王同黨，此吾所不敢妄動也。」秀成道：「事已遲矣，然吾姑試之！」方欲辭出，忽報北王至。錢江忙令引入，北王見錢江有泪容，秀成亦有哀色，心知有異，遂向錢江行禮。隨向秀成問道：「將軍回金陵，弟已知之，惜以負罪國家，心先慚愧有何面目，以見將軍耶？」秀成道：「尊兄何出此言？」北王聽罷低頭不語。李秀成即以欲爲他解脫之事告之，並請以國家爲重，無效匹夫所爲。北王歎道：「誤我者吾弟昌輝也，東王有罪，其全家何罪而並戮之？翼王責我有詞矣，吾其罪苟免乎！」一說罷直出。秀成與錢江相對歎息。未幾秀成辭去，即發函分付李開芳吉文元二人，告以東王被殺之原因，及東王罪狀，另揮一函，安撫北王。且說北王回府之後，自思殺東王全家之事，誠爲太過，天王不忍加罪。

一一

然毫無以自明，且現在李開芳吉文元，領軍在汴梁，窺窺不進，雖有羅大綱督軍，亦祇防其他攪耳。似此實誤國家大事，豈不以東王被殺之事？已若不死，無以拔彼輩之心，則罪滋重大！正愁歎間，忽府裏書記李文龍進來，北王問他有何事故？李文龍道：「竊聞李開芳有奏遞到天王，以東王被殺一事，責重將軍，將軍何不為翼王故事，高舉遠引，另圖大舉乎？」北王道：「吾與翼王不同，我去則東王故黨益增變矣，全一身而增國家之亂，吾不為也！」說罷，令李文龍退出。轉身入內，見北妃吉氏，北王故作言道：「近日令兄舉兵在鳳陽叛，汝知之乎？」吉妃道：「恐無此事，王爺何以知之？」北王道：「令兄固有東王，而不知有天王也。」吉妃大驚，不能措一語。北王道：「卿勿驚，令兄之意，猶卿之意耳！」吉妃道：「妾意如何，王爺胡作此語？」北王道：「知有東王，而不知有天王，猶知有兄，而不知有夫也。」吉妃道：「王爺那？無枉屈好人！」北王道：「吾若痴，早死於卿之手矣！吾捨命為國

殺東王，事未行而先洩之於汝母，將置於何地也？」說罷而出。故遺一劍於案上，吉妃不知其意，告以遺劍，使之取回，北王道：「吾將死矣，生苟吾不能殺，死後請以劍殉我，而免卿本意可也！」吉妃不覺下淚。自悔從前之誤，以母兄之情，為周旋東王計，幾害夫命，想至此不覺歎道：「吾死晚矣！」時有一子，年方四歲，名韋元成，正在身傍，吉妃給之房外，遂閉上房門，先執韋昌輝遺之劍，意欲自刎。忽回想道：「吾夫所遺之劍，而將吾自刎，是吾夫殺吾也，為婦而見殺於其夫，益增羞矣！且一死亦求全尸，何必身首異處？便解下羅帶，以巾覆面，復歎道：「吾無面目見吾夫於泉下也。」遂自縊而亡。當時有詩歎道：

綉閣妝餘尚畫眉，紅綾三尺也增悲！  
芳魂渺渺悲泉下，為哭牀頭四散屍！

吉妃縊後，侍婢英荷久見房門緊閉，心知有異，潛聽之，渺無聲息，連敲了房門幾次，亦無應聲，心上早慌了。急的撥開房門一看，嚇的一跳，只見吉妃直挺挺掛在一旁。急解羅帶，

共吉妃而下，撫之已如冰似雪，沒點氣，致是死了！英荷大哭起來，隨奔告北王，北王答道：「人生終有一死，死也罷了。」徐又歎道：「大丈夫不能乘正朝綱，早定大事，徒怨及婦人，吾何忍耶？」英荷見北王如此情景，直奔入房裏。原奈吉妃平生待英荷如此，此時英荷想起吉妃貴為王妃，尚如此結局，何況自己？且北王以數年夫妻，絕無哀感，眼見吉妃死得如此冷落，心內十分憤激；又想起吉妃平生，待自己之恩厚，已無從答！想到此，已淚如雨下，憤不欲生。徐亦閉上房門，自縊於吉妃之旁。少頃北王韋昌輝入內觀看，見房門仍閉，只得盡力把房門推開，但見吉妃尸首已在床上，惟英荷尚掛在一旁，昌輝此時，不辨對景生情，亦為傷感。便嚮出令家人，打點喪事，隨轉進內室，自思一已死生，關係國家大計，北伐各軍，既以東王楊秀清一案，以怨恨互相觀望；又念東王可殺，然徐全家何罪，翼王之言。實亦不錯，看來非一死，不能服人心，即天王不加罪，其罪苟免乎？想罷，立就案上，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一回

擲了一函，將人曉與錢江，然後圖自盡。錢江折書一看，書道：

弟自追隨左右，得聆玉訓，每囑以謹慎，毋釀大變，言猶在耳，弟豈忘心？祇以賦性愚昧，不學無術，經舉妄動，悔無及耳！天王恩愛，不忍以斧鉞加諸勳臣，然弟知罪矣！今北伐之師，徘徊不進，一若以東王受冤，必當洩發者。先生視弟，豈畏濁火，而懼刀劍者哉？誠以東王之事未明，而徒加弟以殺戮之咎，弟不任受也！今不獲已，當謀自處，而有報於先生。而後，可以見志。惟切惟罪後必有知者；願先生努力，以國家為念！

錢江看罷，拍案驚道：「北王果死矣！」正嗟訝間，適狀元劉統監至。錢江以北王之書示之，劉統監道：「北王虎將也，當得以為國用，盡往止之。」錢江道：「恐無及矣，吾尚待更衣，子盡先往乎？」劉統監忙領命，馳往北王府而來。滿望救北王一命，誰想韋昌輝自發書後，早已伏劍而斃，時年僅三十六歲。可憐天國一員

大將，以其弟韋昌輝，誤殺東王全家，遂不得其死，惜哉！後人有詩贊道：

金陵月落衆星孤，太息西林舊酒徒；

誰是狼鼻應勦賊？人非牛馬不爲奴！

殺妻志已殊吳起，輔王心惟掃逆胡；

風塵自己多奇傑，樊噲當年一屠狗。

後人多以東王被殺後，天王詔殺韋昌輝，以償

東王之冤，殊屬附會，天國探花及第王與國，

有詩單弔韋北王自刎詩道：

英雄末路古來悲，慷慨南京盡節時！

五載烟塵餘馬革，滿城風雨哭龍旗。

彌留尺劍貽妃子，珍重瑤函答帝師；

大義豈眞輕一死？英魂猶自繞丹墀！

及劉狀元既已知道韋昌輝已薨，遂伏尸而哭。

少頃錢江亦至，亦撫尸放聲大哭道：「君不死

，而國家不安，君亦死，而國家亦危，嗚呼痛

哉！」劉狀元哭畢，謂錢江道：「軍師不宜多

哭，且起來商議大事。」錢江遂拭淚，一面令劉

狀元，將北王死事，奏知天王，一面令北王府

家人打點喪事，並爲韋元成穿孝舉哀。劉狀

元臨行時，錢江囑道：「天王念北王前者殺妻相救，於數年來汗馬功勞，必優加以修飾令與，然如此，則貽東王黨口實矣，當爲天王言之。」劉狀元唯唯而去。當下天王聽得北王自刎，甚爲傷感，便欲撥給庫款五千，與北王府治喪，及劉狀元至告以錢江之言，便不再撥款。劉狀元又請以北王死事，布告各路天將，以了結東王之案，天王亦從之。自此楊黨傷部，頗無異言，天王又親造北王府祭奠，喪禮既畢，以其子韋元成，承襲北王，俟其長時，命官授任。過了數天，徐議大舉北伐，李秀成道：「江蘇肘腋之患宜早爲平定；且上海爲西人居留地，吾當乘機克上海，先與西員立約，免留後患，亦是要着！若我大舉而全勝，清人將借力外人圍我，我豈能當各國之兵？且我不忍爲者，而彼爲之，我如彼何？自當先發制人，願天王思之！」天王深以爲然。遂令天將古隆賢，領大軍三萬，由鎮江而下，再令黃文金，撫定安徽餘郡，復令賴文隆領軍二萬，與陳玉成軍會合江西，兼臨湖北。李秀成疑自就金陵精銳，大

舉北上，會同林鳳，大舉進剿。芳吉文元，以攻北京。自此消息一出，情滿翠園大振。這時就僑出一位爲清廷效忠盡力的大臣，姓李名鴻章，號少荃，本貫安徽省合肥縣人氏，由兩榜翰林檢討出身，他弟兄四人，長名翰章，號小荃，是由徐姓宗的。鴻章歷次，此外尚有兩弟，一名鶴章，號幼荃，一名煥章，號季荃；兄弟幾人，皆有些才幹。惟鴻章尤有智慧。自幼讀書，卽穎悟非常，塾師大奇之，謂爲將來非常人也；又有善相者，曾至其家，徧相諸人，謂鴻章道：「君家兄弟皆貴不可言。惟子斗頭方面，福澤尤遠出諸昆仲之上。」後登清道光帝進士入翰林，密居賢良寺。時曾國藩方任侍郎，鴻章師事之。國藩每謂人曰：「鴻章相輔器也。」旋外放福建延邵道，時年已三十矣，時正告假在籍，與同鄉劉銘傳程學啓爲密友，嘗謂兩人道：「公等出仕，可至督撫提鎮。」二人還叩之，鴻章以笑而不言。及賀皖撫呂賢基幕府，所謀多不能用，及詢得曾國藩以湘團出境

，環圍九江，回憶在京當翰林差使時，曾抄拜曾國藩門下，屢蒙贊賞，不如到他營裏，團儘差使，從軍營裏較易陞官。自立了這個念頭，先與衆兄弟商酌，皆云曾軍屢敗，恐難圍功，不如勿往。鴻章道：「此吾如毛遂。所謂錐處囊中，將脫穎時矣！」遂決意前往九江。適前之相士至，鴻章告以將往從軍，相士道：「公若往得其時矣；然公能立蓋世功名，不能作驚人事業也，但庸庸福厚，急流勇退，不可不慎，子其勉之！」鴻章叩謝相士，遂打點行李，帶了僕從，騎上牲口，向兄弟辭別，離了合肥，直望九江而來。那合肥與九江雖然不同省分，只究竟相隔不遠，一路上曉行夜宿，早到了九江。探得曾國藩大營，正駐府城附近，便策馬前來，要與曾國藩相見。只會分教：虜運未終，清風雲與俊傑；矯情相折，頓教月夜走梟雄。未知李鴻章與曾國藩相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譚紹洸敗走武昌城

錢東平遁迹峨嵋嶺

話說李鴻章到了九江地面，知會國藩大營所在，便策馬前往。先令關人投刺入內，時會國藩正欲沐浴，忽關人傳報李鴻章名刺，乃顧左右道：「少荃固今之國士也，然頭角太露，觀天下如無物，吾當有以折之，而後可用也！」說罷，把鴻章名刺放下，待沐浴畢，好半晌，又要濯足；鴻章在外候了多時，聽不見傳出，一個請字，莫明其故；又半晌見，關人自內出，以為會國藩必見無疑矣。關人絕不道及，肚子忍不住氣，向關人問道：「會帥得毋出乎？」關人道：「非也。」鴻章又問道：「得毋有客在平？」關人答道：「無也。」鴻章道：「如此是輕傲我也。」關人在京爲師生時，何嘗投契，今一旦兵權在手，遂忘故舊耶？意欲逃去，忽轉念他有什麼原故，尙且未明，便要逃去？且遠道而來，縱彼以輕傲相加，儘不妨罵他。一頓便再令關人再傳第二個名刺，關人無奈，姑與傳遞。少頃復出，關人亦無言語，李鴻章怒

甚，已不能耐，又半晌，方見內面傳出一個請字，李鴻章便盛氣而進。然此時仍以初進營中，料國藩必其冠服恭禮相迎，故鴻章此時雖怒，仍以敬意相持，不敢怠慢，少時轉灣抹角，直進帳內，見堂上并無會國藩其人，不過三五人在堂上談天說地拍手畫脚而已。鴻章忙駐足觀看，忽聞一旁人喚問道：「少荃你幾時來的？」李鴻章急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會國藩，尙在洗盤濯足。顏色甚是輕傲。李鴻章這時不看猶自可，看了不覺頂門上怒火高千丈，以國藩如此驕傲，心甚不甘。乃厲聲答道：「弟在營外候見已久，何至今猶滯足耶？」國藩弱體，仍未起身，復笑着答道：「少荃相處已久，胡尙不知吾性耶？吾在京時，每面致鄉中諸弟，使勤於滌足，蓋於滌足，可以斂戢，故吾生平最留心此事，少荃如以此相責，可不痴人惰！」國藩這時說了又說，絮絮不休。鴻章氣憤不過，立在廳中。只見堂上諸人，皆往觀自己，

莫不目笑耳語。鴻章如何忍得？便向國藩說道：「濬以此笑濬鴻章耶？」國藩道：「只怕未必，吾接軍餉，時方在沐浴間，及請二次接得，辱刺，而又不能不洗足；待洗足以行，將與子相見矣？」鴻章聽罷，一言不發，從拂袖而去。行了十餘步，略駐足，只聞國藩笑聲不已，却說道：「少年盛氣哉，非大人物也！」鴻章此際聽了，直如萬箭攢心，竟掉頭不顧，出營而去，亦無人出來挽留，營裏燒弁，祇各以目相視。鴻章出了營外，騎回帳口，且行且憤。自付在京時，與國藩何等相契？且蒙他以國士相許，今如此冷淡，薄待故人，試問你國藩，有何本領，敢如此相傲？枉自己從前錯識了他。想罷，仰天長歎不禁又奮然道：「豈俺李鴻章，你國藩一席地，逐無出頭處耶？」說罷，約行了數里，意奔回合肥上，忽又轉念道：「自己當初來時，諸兄弟曾以言相諫，阻我之行；奈自己功名心急，又看得國藩那廝太重，致遭此奚落；就令回去，何以見諸兄弟？」想到此情，不覺勒住了馬。看看西山日落，暮烟四起。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二回

，又不知往那裏才好？正自着悶，忽見一個農夫迎面而來，鴻章便向農夫問投棲止。農夫道：「先生非落翼中人，何棲身至此？」鴻章本待不言，惟見農夫立足不語，沒奈何，只得實情告之。農夫道：「求人者當如是，子千里求人，又負氣而去，行將安歸？且此間曾帥有示，懼人偵探軍情，故生面之人，不准留宿，某不敢開教！」說罷飄然而去。李鴻章又氣又惱，躊躇了一會，忽見幾潭南策馬而來，向鴻章大笑道：「曾帥請兄才具有餘，而發氣不足，今果然矣！」鴻章一聽，心內怒上加怒。忽回頭自想，暗忖曾國藩如此相待，難道故意相弄，以挫折自己不成？果爾，則自己如夢中也。便向羅澤南問道：「德山此來，有何用意？」羅澤南道：「奉濬公之命，專隨足下回去；曾公向曾足下領角夫露，故為此計，倘足下竟墮其術中耶？」鴻章聽罷不覺搖首自歎道：「何濬生反能戲吾耶？」澤南道：「天上盛氣之人，皆可以戲；何必多怪？」鴻章無語，便與羅澤南策馬而同。及到營外，早見曾國藩盛



服相接，鴻章卽下馬見禮。國藩道：「少荃得毋以曾某爲前倨後恭乎？」說了同攜手進到堂上，分賓主坐下，先後與搭齊布楊載福彭玉麟相見。鴻章先道：「方纔以盛氣辱及先生，望先生休怪！」國藩道：「吾方待才而用，豈知足下反加白眼耶？只是大丈夫以器量爲重，才識次之，故聊以相試耳！」鴻章聽了，忙自謝過。國藩道：「近來開足下贊皖撫呂賢基軍寡，欲邀足下來此，因安徽軍務緊急，是以不敢，究竟現在安徽軍情若何？」鴻章道：「呂中丞好謀寡斷，當公與吳胡兩帥，會攻漢陽，此時天國在皖省兵少，守衛尙虛，弟獻議請於此時大舉攻安慶，奈呂中丞不從，失此機會；今皖省雖有鮑超這一枝人馬，坐鎮幾郡，然此外已無良將；現敵將胡元燾，方守廬州，坐鎮桐城，黃文金以重兵兼守安慶，甚爲完密，恐難下手。今不如趁李秀成已去，以全力先復漢陽武昌，實爲上策！」國藩道：「公言甚是，但金陵爲洪氏根本，若克金陵，則諸省不難恢復矣。」鴻章道：「此事實不容易，因金陵

爲彼精銳所聚，加以李秀成智勇足備，吾軍中實無出其右者；若不收復各郡，以先孤金陵之勢，恐收效亦殊不易也！」國藩聽了，點頭稱是。又問道：「人才歸於洪氏，爲吾之大患，以足下所知；究有何人足當大任者？」鴻章道：「向榮勝保治軍雖嚴，然謀不濟勇，此所以敗也；若知人善任，莫如明公！銜鋒陷陣，莫如鮑超！料敵而進，莫如林翼！其餘明公帳下人物，如羅德山楊厚菴搭齊布皆一時之英傑，皆足以當一面者，此則明公所知矣。此外湘中二李，明公還知之否？」曾國藩道：「豈非續賓兄弟乎？」鴻章道：「是也；他兄弟皆稟不羣之士，續宜謹慎深慮，續賓尤機勇非常，若得此人而用之，亦足以獨當一面，明公以爲然否？」國藩道：「足下可謂知人矣！續賓兄弟，向從學於羅山門下，其才識沉毅，吾識之久矣，當爲力保，使重任之，以收得人之效；現聞李孟羣由知縣超擢道員，有穩安徵布歐消息，此人若在皖，未嘗無濟於軍事也！」李鴻章點頭稱是，談罷而退。楊厚菴私問李鴻章

道：「尾下歷舉有名人物，而獨不及左宗棠者何也？」李鴻章道：「左公固自有才，然弟只不敢言於滋生之前耳！」楊厚庵乃默然不答。是時國藩，自李鴻章到了之後，便有意規復武昌，但以胡林翼現爲鄂撫，此議本該由他發起，便與李鴻章計議，以書示意胡林翼，使取漢陽，時胡林翼正憤前次之敗，已聽得李秀成人金陵，久已要來攻取漢陽，忽得會國藩書，其議遂決。其時鄂督吳文鎔，已回雲貴到任，署鄂督宮文，仍回任荊州將軍先與吳文鎔計議，欲即進兵。吳胡二人即知會宮文，以旗兵六營，兼助文鎔前軍，一面請會國藩助力，大舉圍漢陽。適湖南巡撫張乘章，令李續賓帶湘軍五營，前來助戰。原來湘撫張亮基，因捻黨起事，調辦河南軍務，特令駱秉章繼任湘撫。那駱秉章亦廣東花縣人氏，與洪天王鄉，相隔不遠，少貧爲佛山鎮張家西席，張氏恤其貧，以婢妻之，後舉鴻士入翰林屢與試差，歷任藩臬，游陞至湖南巡撫。爲人雖然智謀，然惟心地謙抑，頗能用人；自見胡林翼敗於李秀成之手，

駱秉章意胡軍單弱，故遣李續賓來助戰。那李續賓，本貫湖南人氏，時以道員統領湘軍，轉戰湖南各郡，頗爲驍勇，性復耐戰。當下奉駱撫之命，領兵到了荊州，胡林翼便用爲前軍，各路人馬取齊，會同進發。這時天國副將洪春魁，早聽得這點消息，忙與晏仲武商議應敵之計。仲武道：「天王自下江南以來，武昌漢陽兩路，有守無攻，此諸葛所謂不發賊，漢亦亡也；其料漢陽難以固守，且責任自在主帥，不如飛報武昌，隨候行止。」洪春魁道：「公言甚是。」便差人報告譚紹洸去。時天國太平四年，即清國咸豐四年春。譚紹洸正在武昌城外，沙河一帶，增練水軍；當下聽得漢陽告急，便欲移兵親救漢陽。馮文炳進道：「吳胡兩人，兵力既重，又增添荊州旗兵，與長沙湘軍，其勢正盛，漢陽戰守，皆不易也。即明公親往，恐亦無濟；且會國藩必會兵以攻吾武昌，此時更無歸路矣。兵法在攻其所必救，不如遣人星夜入安慶，使黃文金分兵江西，一以壯陳玉成軍勢，二以牽制會國藩，或武昌可以鉅率

。譚紹洸道：「現陳玉成方由南康下建昌，已克蕪陽湖，正圍南昌省城，聲勢大震，恐曾國藩未必便離江西也，然亦不可不備也。」遂使人馳報黃文金。那黃文金聞報，即令部將王永慶會合伍文貴之兵，直進贛境，以邀國藩後路。譚紹洸再調吳定彩以水軍助贛聲勢，令武昌人馬打着自己旗號堅守，自己却陪入漢陽。是時吳文鎔胡林翼大兵，已抵漢陽城外，令前軍李續賓先取洪山要道，自却築營壘，以壓漢陽。林翼更彌曾國葆道：「漢口為咽喉重地，得此已分洪家軍勢。」便令曾國葆以五千人馬取漢口，譚紹洸潛到了漢陽之後，正欲依李秀成舊法，先奪洪山，誰想已被李續賓先據。譚紹洸道：「清軍此來，已鑒於前日之敗，而先進洪山也。」正自備兵固守，忽東門守將飛報道：「漢口已被清兵奪去矣，現在吾軍正奔逃前來也。」譚紹洸大驚，急傳令漢口敗兵，依衝入漢陽，都奔回武昌去。譚紹洸急聚諸將議道：「洪山與漢口兩路俱失，漢陽勢益孤矣；漢陽有失，武昌重地，如唇亡齒寒，究以何

後保之？」各人皆有難色，正議論間，忽報馮文炳自武昌傷人送醫至，譚紹洸拆開一看，不覺點頭稱善。原謂諸將道：「文炳不滅乃父雲山之智，此實准可行之。」原來文炳亦知漢口與洪山已失敗，漢陽難守，故獻議請調兵圍襲荊州。譚紹洸就依計，令洪春魁與部將汪有鳴以五千人馬，圍襲荊州去。那日正傍午時分，已見清軍大至，把漢陽東西南三面圍得鐵桶相似，譚紹洸竭力守禦，亦虞胡林翼從地道發炸，急令人一面守禦，又一面挖長壕。不料清兵憤於前次之敗，人人奮勇，那胡林翼身先士卒，首扑南門，槍彈如雨而下。譚紹洸所開發長壕的軍士，皆不敢向前，誰料胡林翼到時，安營後，已從營中先通地道，埋伏藥旗，到時一聲轟炸，猶如天崩地陷一般，南垣已陷。餘丈。胡軍猛撲而進，譚紹洸將不支，忽幾勇隊首領晏仲武，從東南飛奔前來，奮力殺退胡林翼。仍令人冒火突烟，密築城垣。胡軍再復猛攻時，天圍義勇隊，全用抬槍向胡營亂發，清副將陸文瑞已斃於陣上，胡軍稍現，譚紹

洗心亦稍安。時胡林翼酣戰之時，未得吳軍消息，心甚焦燥，正望曾阿藩前來應援。怎想曾阿藩起兵來，被伍文貴王永勝兩軍牽制，故不敢遠離，只令塔齊布領二千人馬來助，被天國武昌守將馮文炳，伏兵半路截之。塔重傷不戰，因此退避，故不能助攻武昌。胡林翼聞得，不覺啞血於地，都督吳坤修奮然道：「一區區漢陽，尚不能下，何以生擒？一寇以本部再復猛攻南門。李續賓道：『吳坤修真勇將也！吾賞助之！』便亦帶兵前來。聽譚紹洸以清軍未退，已令晏仲武專守南門，自却引兵圍面巡視。忽報西門緊急，正飛奔前來。原來蒙古人多隆阿，向蘇僧格林沁部下，恰奉命往援湖北。舒與阿軍中，即荆州所撥大兵統領，見攻西門不下，心甚憤怒，便調砲隊向城垣猛擊。天國部將汪得勝，已漸漸守西門不住，那多隆阿督檣林直搗。譚紹洸到時，已是城垣將陷，多隆阿見譚軍已到，恐洪軍守力復強，更奮勇薄城垣而走，軍士亦隨進，加以砲勢猛烈，西門遂陷。槍聲响處，汪得勝左臂上早中一彈，幾

第三十三回

乎墮馬。軍士一奔退後，多隆阿乘勢進了城垣，吳文鎔領軍續進，譚紹洸望後而退。時城中知西門已陷，皆無鬥志，洪軍呼天喚地，故南門亦相繼而陷。譚紹洸知漢陽不穩再保，急與晏仲武汪得勝會合，焚了寶庫，殺出北門，直望武昌奔來。幸得武克彰早預備船隻，添作浮橋，從水師上備，以砲擊清兵，保護敗兵，陸續回武昌去。吳文鎔與胡林翼，便率大軍，趨了漢陽城，一面撲救寶庫餘火。城中人因懼洪氏已久，素知清官好殺，因此人人驚懼，逃往武昌者衆。胡林翼深慮，只得出榜安撫居民，一概免罪。然自居民逃竄之後，約束不免過嚴；無奈那些居民，年年沐洪氏和平政體，且又遭如此專制，自多怨言。越日竟有些人民，思念洪家的，相聚數百人，奔東門裏放起火來，欲乘火往武昌請譚紹洸爲外援。偏是外懸未來，內事先發，被胡林翼以兵力鎮定，自是人心雖有怨言，究不敢亂動。吳營文亦不追究，只與胡林翼計議進襲武昌。忽流星馬飛報關事，說稱大國大將洪春魁汪有爲，引兵圍襲荆

州，現荆州兵微將寡，恐不能拒禦。胡林翼大驚道：「漢陽新下，人心尚慎，荆州豈有此巨變，何以測之？」李續賓道：「某願以偏師截洪軍之後，可以保荆州也。」胡林翼道：「吾欲攻武昌，正須用子爲前軍，未可離去；此外更有何人可以代之？」說猶未了，曾國葆應聲願往。林翼便分會國葆，以本軍馳救荆州，林翼自爲後繼。待同時，然後議定武昌。不想風馳電掣，胡曾二人，到了荆州，洪春魁汪有爲兩軍，已自回去。林翼不得求其一戰，空走一場；只得留會國葆一軍，暫守荆州，以防洪軍再至。自己却引兵回漢陽。不隄防回到中途，忽見兩邊林木，一聲梆子響，空有洪春魁，右有汪有爲，兩路殺出。在胡林翼住荆州時，本一股銳氣，志在截殺洪兵，及同時，只道洪軍已退，不甚留意；被洪汪兩人，截殺一陣，折了些人馬。胡林翼不敢戀戰，恐漢陽有失，先奪路奔回漢陽；洪汪二將，却自回武昌去。自此胡林翼也知洪軍能兵，只得修繕城垣，訓練士卒，再圖大舉；暫把進攻武昌之事，按下不

表。且說譚紹洸收回武昌，計點軍士，拆了三千餘人，心甚不安，急的具一表飛報金陵。是時天王聽得漢陽失守，深恐武昌亦危，遂大集羣臣會議。各人皆主增兵固守武昌，兼復漢陽，獨李秀成奮然道：「漢陽得失，無關大局，何用增兵？臣以欲定天下，祇注意北伐，欲問長江根本，不如注意江西；以江西一省，西界兩湖，東界閩省，可以爲各省聲勢也。」天王深然其計。便令福王洪仁達，領兵二萬人江西，助陳玉成。時陳玉成已克南昌省城，聲勢大震，福王頻行時，李秀成密囑道：「若由江西以一枝出岳州，可以牽制胡林翼；而又可爲石達開入川聲援也。」福王謹記其言。當日羣臣會議，獨錢江未到，李秀成退朝之後，獨造訪之，只見劉統監已在，李秀成先問道：「軍師今天安在？」劉統監道：「某昨夜蒙軍師召至府內，告某以歸隱，某大驚！爲之挽留，力勸當以國家爲念。軍師道：『方今大局之成敗，繫於北伐之勝負，然而北伐軍糧，操於楊黨，非吾所能號令之，此錢大樞，當在秀成，吾當退

而讓之，以成其名也。」軍師言至此，某復苦勸，軍師又謂某道：「秀成臨事有智，深識大體，和於上下，勝吾十倍，他必繼江之志，不勞多囑。」至於成敗則天也。早晚見秀成，爲江致謝。努力圖家，勿學江之有始無終也！」某於此時，見軍師之意已決，某遂問以何往？軍師道：「江自起兵以來，相持者莫如魏王，將與相會於鐵關山上矣。」說罷大哭，此時某亦哭不成聲。軍師又徐徐歎：「江昔日讀書，深恨范增之無終始，不圖今日爲之矣。」劉統監說罷，李秀成揮淚不止。劉統監道：「某昨夜三更回府，方今纔來探軍師消息，與將軍相遇。」少頃，只見一老翁出道：「昨夜五鼓軍師將府內，歷年所存的金銀器件，分賜我們，隻身出門而去，我們又不敢動問。只有一函，

###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計下江蘇

話說李秀成，因接得錢江遺書，嘅大哭起來，及聞劉統監之語，方才收淚。劉統監道：「軍師言十二英雄，此言五年前童話相似，得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三回

著老漢若見李忠王，好轉致與他。」說罷，遂將原函呈上，李秀成接了，忙折開一看，書道：

北伐之軍，驍勝亦敗。金陵之業，雖安亦危。

未又有隱語數句道：

黃河水決未幾啼，山林鼠竄各東西，孤兒寡婦各提攜，十二英雄撒手歸。

李秀成看罷，不解其意，不覺放聲大哭。劉統監道：「此非將軍哭時也！軍師一去，將軍責任愈重矣！且進朝商議大事。」李秀成方纔收淚。這候分教。見機而作，頓教豪傑遁山林；大舉與征，又見英雄雄平蘇省。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林鳳翔十日平九郡

毋應在副十二不相乎？」秀成道：「此怕未必，愚意此言當應在天王也。」劉統監道：「天王何以言十二？某實不解。」秀成沉吟道：「

此或就年份上言之，亦未可定；但世界茫茫，不可預知，吾輩惟以國家爲重，設其不濟則天也！」劉統監聽罷，爲之歎息。李秀成道：「軍師掌大權，居大位；其去也，濯然以清，吾甚敬之！」說罷，欲與劉統監相約入朝。把軍師已去情形，奏知天王，遂一同來望朝上。時天王每日必在廳前設座，此時正在談論各路軍情，忽見秀成與劉統監至，皆面有淚容，不勝詫異。天王正欲問時，只見忠王李秀成早把錢軍師歸隱的事情，奏個明白，就中隱語不提，隱過幾句，餘外遺書之意，及那老蒼頭所言，都說了一遍。天王聽罷，就在座上大哭起來，廷臣亦皆爲之墮淚。劉統監又將前後錢江遺囑之語，說了出來。洪天王歎道：「吾自得錢軍師以奉，謀無不中，計無不成，真入金陵以後，屢染有病，吾正憂割養就痊，夫與北伐。今一旦捨我而去，是天喪我長城也！」說時，胸衣哭，羣臣皆爲勸止。天王又道：「昔年聚義兄弟，如幫朝貴楊秀清，如馮雲山，如韋昌輝，皆已去矣；其餘石達開與錢軍師，又合我

而去，人非草木，能不哀乎！」時丞相楊輔清在旁奏道：「劉統監既知錢軍師欲去，本該告知天王，好爲之挽，却隱而不言何也？」劉統監道：「其勸之再三，以爲軍師有回意，實不料其竟去也！且軍師召某時，夜已深矣，次早軍師已去，雖言亦不及矣。」洪天王道：「軍師機智過人，若有去志，焉能阻之？吾自起義以來，待軍師無失禮，惟日來軍師抱病，吾前往伺候略少，或因此爲禮貌之衰，亦未可定。」李秀成道：「軍師之去，劉統監已言之矣，豈爲此區區耶！自今大局又緊，望天王與各兄弟以軍師之去爲鑒。各督戮力同心，俟復中原，以繼軍師之志。」各人齊道：「忠王之言是也！」天王即收淚，向秀成道：「方今林鳳翔等，北伐之軍，未知勝負；吾意欲賢弟，以大軍繼進，你道何如？」李秀成道：「大王言之甚善；但以江蘇未平，諸人竊肘腋之勢，以爲吾患，亦殊可慮。臣弟意欲令林鳳翔暫緩進兵，待臣弟領一旅之師，平定蘇州，即以乘勝之兵，大舉北上，大王以爲如何？」洪天王道：

：「此計甚佳！未知下蘇州之兵，何日可能起行？」秀成道：「臣敢每日不以定蘇州爲念，故預備多時，一二月之內，就可以統領人馬動身矣。」洪天王道：「關以外將軍主之，丞相以下，任由賢弟調勸，便是。」說了，各人稱萬歲而退。次日，秀成即領人馬十萬，以安王洪仁發爲先鋒，以楊輔清爲副將，故部將十餘員隨行，浩浩蕩蕩，直望蘇州進發。軍行時，洪天王親送秀成至城外而回。一路旗幟蔽野，戈戟如林，先到了鎮江，駐紮一夜，次日取道進常州。當下常州知府李瑞，聽得洪軍已到，即與常鎮道徐豐玉商議，一面飛報蘇州省城。這時清國浙江總督何桂清，以金陵旣失，駐紮蘇城，忙與巡撫吉爾杭，藩司郝立宿計議應敵。即令郝立宿領副將虎嵩恩及參將杜文瀾，領人馬一萬，去到常州防守。去後又知照駐畿徵欽差大臣琦善，與駐丹徒欽差大臣向榮，請兵援應，不在話下。却說天國太平五年春，大將軍忠王李秀成，統領大軍十萬，將近常州，大會諸將商議攻城之計。先謂諸將道：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三回

常州居蘇城上流，是個緊要的去處。非得此地，不足以定蘇州，若延時日，彼將結連上海西人，及徵調淮揚大兵，則我勢難力矣！諸將究有何妙策？先下常州，一說罷。只見都將許宗揚進道：「現聞藩司郝立宿調守常州，這個人好斷送蘇州人民性命。」李秀成道：「足下何以知之？」許宗揚道：「某幼隨先父客北京，素聞郝立宿十六歲不知踐秤，活是一個齷齪，素不經事，祇以資緣位至藩司，若以軍容示之，彼將胆落，然後以兵攻之，常州可下矣！」李秀成從之。時大兵約離常州七八里下寨。那夜郝立宿登城望秀成軍，只見燈火燭天相連如長蛇，計數不下十餘里，早已心胆俱裂，驚得呆若木偶，目定舌橋，不能說一言。知府李瑞道：「以忠王人馬如此之衆，不如堅守城池，以待救兵。」郝立宿面色黃白如紙，不辭對答，少時竟倒在城上，徐豐玉上前撫之，全體已冰。一時軍中傳道：「忠王兵未到常，嚇死藩司郝立宿。」自此清軍甚爲利害。虎嵩恩道：「郝藩司自是無用之物，然早死教天，尚不至

二五



調調常州，今却搖動軍心。如何是好？」李琨道：「常州爲蘇州屏蔽，常州若失，蘇州難保，不如把個消息，通告何制軍，一面堅守此城，可也！」各人皆以爲然。虎嵩恩便分發軍士，把四門緊守。時李秀成把常州城池，四面圍定，那日正疑常州絕無動靜，清軍忽前軍解送一人到來，搜查身上，却是持文書往蘇州的。秀成一看，知郝立宿已死，大喜道：「不出許宗揚所料也。」便率軍士奮然攻城，是時清軍雖然死守，奈軍心已怯，又畏李秀成之名，見秀成攻城已急，互相譁潰，清將止之不住，秀成越不戮力，已破了常州，李琨徐豐玉俱自刎而亡，虎嵩恩杜文瀾各領兵單蘇州而逃。秀成進了常州，即傳令兵不卸甲，造飯後，直趨蘇州許宗揚道：「兵力乏矣，不如休息，以待明天，以免中敵人以逸待勞之計！」秀成道：「此非將軍所知也，若兩軍相對，自不宜疲其兵力，以中彼以逸待勞之計；今蘇州清兵，以衆寡不敵，必有守無戰，且郝立宿何桂清吉爾杭皆木偶耳，吾出其不意，以勢示之，必得其志

！」宗揚深服其論。李秀成又令許宗揚，撫安常州之後，移兵江陰堵塞清國上流救兵，分關已定，却移大軍直趨蘇州，將各軍一字兒擺開，直壓東南兩路，勢若長蛇。及暮軍中燈火綿連不絕。江督何桂清，在樓上盼望，嚇得魂不附體，將城中精銳，盡移守西南兩路，候向榮救急。時向榮兵駐丹陽，與天國兵大小數十戰，多有不利，已退駐儀徵。當時聽得蘇州緊急，欲令張國梁領兵往救，聽得天國許宗揚已撥江陰。向榮大驚道：「彼領軍者，莫非李秀成乎？何其神速也！」欲以大軍往救，又恐淮揚一帶空虛，天國大兵乘機而至，因此猶豫不決。是時何桂清日望救兵不至，一籌莫展，巡撫吉爾杭，又是個向不經事的，萬事只候何桂清裁決。只有提督余萬清，參將杜文瀾，先後到何督行轅請令，并請分兵出城，以爲犄角之勢。何桂清道：「城內軍兵不足，當彼軍之衆，又分其兵勢，非良策也！」便不準行。當下李秀成聽得清兵不出，即願帶楊輔清道：「果不出吾之所料也！」說罷出營，親閱形勢，但

見蘇州城上，西南兩路鼓角聲鳴，東門驟覺冷落，卽回營謂洪仁發道：「何桂清無謀匹夫，以我大軍自西而下，必將說攻西南兩門，故堅守此地，以待救兵，却好中吾計也。」便附耳屬附如此如此，洪仁發得令去後。楊朝清道：「恐彼慮着實之，以爲誘敵之計，又將奈何？」李秀成道：「桂清自帶兵以來，未嘗一戰，故知其無謀胆怯也。若遇胡羅，吾已防之矣。」隨又屬附賴文鴻如此如此。分撥已定，卽撥兵往攻西門，又令楊輔清攻西門，三軍一齊奮勇，鼓噪而進，何桂清見李秀成以重兵趨西門，急令提督余萬清，副將虎嵩恩，同守西路，却令參將杜文瀾，引兵守南路，以拒楊輔清。時近黃昏時分，忽東門守將游擊李定邦，飛報緊急。有天國安王洪仁發攻城。原來洪仁發已得令，搶過東門攻城，何桂清嚇得大驚。便調虎嵩恩回守東門，以助李定邦，余萬清爭道：「本軍已不能當李秀成之衆，又轉調虎副將東去。西門奈何？」何桂清只是不聽。及到夜分，守力漸懈，在蘇省城垣堅固，本不易破，况又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三回

無地可逃，故何桂清只得竭力死守，日望救兵趕到，庶解重圍。忽報向榮救兵已至，已經恢復江陰，先令張國梁領兵趕來，入城助守，現到北門聽候大帥號令。那時何桂清日坐愁城，忽然聽有救兵，正是喜出望外；急登城一望，見賴文鴻一軍，紛紛望西而退，來的果是清兵旅號，便令開門放入。不想城門甫開，三軍一齊亂嚷起來，潰總兵李元浩中槍落馬，天國人馬，一齊擁進。原來李秀成早預備賺城之計，打着清軍旗號，軍士都穿清國號衣，却令盧打自己旗號，在西門攻城，暗令賴文鴻盡攻北門，轉難在前軍，賺開城門，乘勢把李元浩擡於城下，因此進了北門。當下何桂清聽得北門有失，仍同諸將力戰，却令提督余萬清，保護自己與吉爾杭，殺出東門先遁。洪仁發讓過何桂清窮竄走，先進了東門。是時城中清國將官，聽得何桂清已遁，莫不憤怒，有降的，有逃走的，紛紛擾亂。副將虎嵩恩，參將杜文瀾，都棄城微服而逃，李秀成急令軍士止殺，但大營旗上降者免死，清軍降者大半。李秀成立卽出

榜安民，以冠服罪李元浩尸首，大發倉庫，賑濟難民，莫不悅服。蘇州既定，楊清便欲進兵取上海縣，擒捉何桂清。秀成道：「上海多西人居留，稍一誤殺，即開外人交涉，我不宜大兵臨之也；然吾已計定矣，不稍一月，不愁上海不爲我有也！何桂清一無知子，縱之何害，得之何益？此土木偶人，吾所以令安王縱之也！」說罷，各人皆服。秀成以平定蘇省，由先奪北門，因表錄賴文鴻爲顯功。捷報到金陵，天王大悅，秀成以北伐緊要，留許崇揚、洪容海安撫蘇州各郡縣，一面回金陵商議北征。天王聽得忠王回到，親自出城迎接，秀成卽下馬道：「何勞大王相接？」天王道：「往返十餘日，卽定江蘇省，軍威之速，古未嘗有也。」遂與秀成並馬入城，謂秀成道：「賢弟這回出師，何功成如是之速也？」秀成道：「只一條計，祇弄何桂清，實不可爲調；且以北征緊要，不得不從速發事耳！」天王然之。便在殿上擺酒慶功，錄賴文鴻爲丞相，餘外各入皆有賞賚；議休兵一月，便行北伐。且說老將林鳳翔，自從

領三十六軍，大捷於揚州，清軍琦善勝保退回保山東，林鳳翔便直進淮南。因前者聽得東王楊秀清被殺。因此緩兵不進，及聽得北王已死，忠王用事，正待進兵，忽又聽得忠王李秀成，有文報到，願謂左右曰：「忠王想催吾進兵而已，果爾則英雄所見略同也！」及左右呈書上拆閱，後乃大驚道：「忠王故緩吾進兵，果是何意？」左右道：「得毋王隨後進兵，故留老將軍少待乎？」林鳳翔道：「言雖如是，然恐非忠王之本意也！」部將汪大業進道：「弟與忠王，向在老萬營同事，其人忠厚而多智，待人以禮，斷非誑老將軍者，願老將軍少待之！」林鳳翔道：「吾以卅六軍，由揚州到此，攻城破壘，如摧枯折朽，勇如勝保，迄今窮蹙山東，更有何顧慮，而多待忠王後繼乎？」副將溫賀道：「忠王自用兵以來，算無遺策；老將軍雖勇，不如待之，較爲穩着？」林鳳翔奮然道：「諸兄弟何以便輕吾耶？某此行將獨進幽燕，雙手取回北京，然後單騎迎天王於都下，方稱本心！」說罷，便移文李開芳、王文耀、大綱

，徑督兵北上，相商會於大名府，又以進山東。恐黃河難渡，便移大軍而西，將由汴梁北進。下令軍中，明日五更造飯，黎明起程，先取興化。瀕行時，溫大賀復叩馬諫阻，林鳳翔道：「忠王待克江蘇，然後進兵，以江蘇城池堅固，恐忠王定歸州時，某已在北京矣；且軍令既下，不可以兒戲止也。」諸將遂不復言。時清兵以林鳳翔日久不進，軍中多懈怠，忽鳳翔軍掩至，猝不及防，守營棄城而遁，遂唾手拔了興化縣。傳檄鹽城安東，次第降附，林鳳翔下令道：「清官諱言兵敗，十不報五，某料清軍不意南下，今軍士依便解甲，宜裹糧先趨安徵上游，即可與李開芳合軍矣。」大軍便沿洪澤湖而進，直抵盱眙城。忽流星馬飛報：「清提督鮑超會同江忠源，攻廬州甚急，羅大綱已回兵南下矣。」林鳳翔道：「大綱抵軍恐不能營其衆，黃文金駐安慶，又不易離城，廣州有失，安慶震動，我不如先取鳳陽，以奪清軍之氣，則廬州安慶安矣。」諸將皆以爲然。立即令軍士陶枚疾走，倍道徑趨鳳陽時。清國守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三回

將總兵葛良幹，參將揚虎臣，知府曹文舉，鳳翔兵大至，急飛報勝保，求請救兵。林鳳翔離城十里下寨，與諸將計議道：「鳳陽被圍，必然求救於琦善勝保三人，彼救兵者先守彰德衛輝，以壓吾上流，我將大費籌畫，彼善勝吾之後，吾兵恒願前進，不必慮也。」左右皆壯之。時鳳陽城外，清兵建築木柵，以爲固守，鳳翔道：「彼如孩子戲，若把他木柵焚去，軍心胆落矣。」立即分兵爲五道，先遣五百人分頭，搶到木柵前縱火，木柵房柵，一燬皆着，木柵守兵，不戰自亂，城上又恐自擊其兵，不敢發砲。鳳翔督五路大兵，乘火勢而進，直迫城下清軍大亂，皆棄槍而逃。清總兵葛良幹，立殺數人，槍不能止，反乘譁變。鳳翔今在城下發炸起來，城垣陷了數十丈，易良幹早棄城逃走，清知府李文望，竟死於亂軍之中。鳳翔既定，林鳳翔安撫居民之後，便傳令諸將道：「某此行將直抵燕京，與諸兄弟作太平宴，自應疾行北趨；但恐軍士連戰疲乏，且廬州勝負未

二九

知，不得不留兵以壯聲援；今故將三十六軍，分爲兩班，輪流更替，頭班休兵兩天，便要起程。這令一下，諸將皆請先行。此時濟軍因鳳陽失守，恐林鳳翔大軍南下，飽超已解圍而去。林鳳翔聽得大喜道：「鼠輩果不出吾所料也。」便留溫大賀領兵撫定附近州縣，然後繼進，果然數日間，鳳陽府屬各縣，已次第降附。

### 第三十四回

林鳳翔大破訥丞相

李開芳再奪衛輝城

話說林鳳翔進了鳳府，旬日間屬下各州縣，多已降附，便進兵北行。以朱錫珪爲十八軍前部先鋒，兵次南平，清縣令朱祖祥。聽得林鳳翔大軍已到。早知不能抵敵，便出城迎降。林鳳翔即督兵進南平縣，秋毫無犯。留兵五百，仍令朱祖祥守南平，次日即進兵，望永城進發。時清廷聽得天國兵大舉北上，又聽得林鳳翔所向無敵，心甚憂慮。雖聽胡林翼及曾向各人，時有勝敗。究未敢把重權委付漢人，又見袁尚阿琦善等，先後無功，那得不懼？便調直隸總督大學士。訥爾經額，領兵三萬人，吉

統計旬日之間，平定十餘郡縣。林鳳翔即傳令領兵北行，行時又下令道：「吾當先取彰德府，遲則勝保至矣。」即傳令督軍大進。這會分敵：義若武侯，炎漢風雲摧北魏；勇如宗澤，渡河聲勢震東湖。要知林鳳翔此去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林馬隊八千人，並蒙古旗兵七千人，共統四萬五千人馬，來拒林鳳翔，早有細作報入林軍那裏。林鳳翔即令軍隊倍道而行，先取歸德府，以爲駐兵之地，時知府王襄治，副都統托明阿，聽得訥相已經起程，便欲堅守城池，以待救兵。誰相訥相，大軍方至保定，又畏懼林軍，故緩行程，逡巡不進。歸德守將，正在遣水間，忽報林鳳翔大軍已離城不及二十里，清軍莫不惶懼。忽又報林軍已將壓城下。托明阿登城一望，但見旌旗蔽野，連營三十餘里，皆天國軍兵，托明阿大懼。時城中居民亦紛紛亂遁，

托明阿卽令閉上城門，不准軍民離城去，因此人心大憤，卽與清軍交鬪起來。有欲逃走的，被捉回數人，托明阿立時殺却，人心愈憤，城中大亂，林鳳翔乘勢攻城，旗上大書招降二字，人民遂擁至南門，殺散守門軍士，要開門迎敵。朱錫珮乘勢殺進去，托明阿正欲援救，時已是無及，急奮裝雜在亂軍中，落荒而走。時天國副丞相曾立昌，進城後先領百騎繞過北門來捉托明阿，及知托明阿已離城而去，始調兵回轉來，正遇清知府王襄治，襄治自料逃不去，卽下馬向曾立昌請降，林鳳翔就借府衙作行營，安撫居民已畢，探得清軍勝保由徐州入河南，來爭歸德府城，林鳳翔笑道：「勝保此行，已爲吾所料，惜彼來得太遲耳！」便令曾立昌朱錫珮兩軍，休便解甲，立刻領軍離城，分兩翼以待勝保。並傳令道：「軍士已疲，領兵出屯，誠不得已也！勝保若來，休便與戰，吾自有計破之。」隨喚溫大賀道：「兄弟可從間道速回風陽，領二班軍士，趨臨勝保之後，彼腹背受敵。必然退矣！且頭班軍士已經苦戰，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四回

亦當輸替，但風陽要地，現吉文元駐軍陳州，吾當請其暫屯風陽，亦可以分開封清軍之勢也！」溫大賀得令去後，果然勝保領軍萬人，越日已離了歸德府城二十里。忽聽林鳳翔調動兩軍，分屯城外，心內沉吟道：「林鳳翔十戰十捷，未嘗少挫，今忽然緩兵不進，而以軍候我，其中恐有計也！」便以此意與左右商議。誰知左右皆懼林鳳翔威勇，不敢進兵，遂是以勝保所慮爲是。且以大軍遠來援乏，一若中伏，吃虧不淺；勝保便轉令暫扎大營，且派人查探有無伏兵，一面以小隊向曾立昌挑戰。惟天國會朱兩軍，只緊守不出，勝保不得一戰，心甚狐疑。次日偵探回營稟報，並無伏兵，勝保便立意進戰，傳令明日五鼓造飯，平明起兵，來爭歸德城。當下林鳳翔見勝保未退，卽誠會朱兩將道：「勝保來必然大進，仍宜堅壁，以待陽鳳之兵，則事半功倍；若不得已。吾亦統全城大軍，以爲兩賢弟後繼也。」一時勝保已督率人馬，分列而進，會朱兩將，先陣相待。林鳳翔隨督大軍，却從西門分隊而出。勝保正在分

三一

軍時，忽發報天國大兵，已從鳳陽大進。勝保聽得大驚道：「如此，則前後受敵矣！」清軍聽得鳳陽兵至，這到中了林鳳翔之計，一齊嘩嘩起來。林鳳翔知道勝保軍心已亂，轉督直搗勝保大營，少時駐鳳陽的天國人馬亦到，勝保不欲戀戰，只傳令退軍；不料天國兵已掩地殺來，會立昌朱錫珥亦一齊殺出相應，清兵大敗，只顧竄命，那裏還敢移戰？勝保領着敗軍，仍望徐州而逃，被天國人馬，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可憐勝保一員驍將，欲來爭取歸德府，遷延幾日，不能一戰，反弄成不大敗不止；雖是鳳翔能軍，亦是勝保失着也！閑話不表。統計這場惡戰，清軍死傷的，不下萬人，降者二千有餘，林鳳翔大獲全勝，傳令收軍。到歸德府城安撫居民，便令朱錫珥會立昌先移兵往取衛輝府，並囑道：「衛輝爲我軍必爭之地，若僧格林沁與訥爾經額先擄，以與我相抗，實爲阻礙，故宜先取之，老夫將引軍爲汝後援也！」朱會二人領兵便行。路上朱錫珥謂會立昌道：「旬後日下下鄆縣，預不負此行矣。」

會立昌道：「兵有稱銳，戰無常勝，其所慮者，長勝則驕耳！」朱錫珥深以爲然，那日將抵衛輝，令人打聽城中消息。原來城內有總兵趙鎮元把守，獨與知府奇齡意見不合。奇齡立出城迎敵，趙鎮元道：「勝保琦善以十萬之衆，不能當林鳳翔，况我們兵微將寡？宜守爲上！」奇齡道：「我軍大敗之後，正宜一戰以安人心，若仍示之以弱，人心益震動矣！」趙鎮元不聽，奇齡不服，他所統旗兵，又向與趙軍久生意見，加以主將不和，益生衝突。會立昌把趙點消息，告知林鳳翔，鳳翔大喜道：「果爾，則衛輝城在吾掌中矣！」發疾趨前軍。忽聽得城內，塵頭大起，居民呼天叫地，原來奇齡的旗兵，與趙軍爭戰起來，居民各自逃避，趙鎮元見此情形，將來不免見罪，不如投降天國，遂將西南門大開。林鳳翔道：「城內情景，必有內變，今若不進，失此機會矣。」說罷，即領軍進城，林鳳翔繼之。果然城內旗兵與趙軍互相毆鬥，林鳳翔乘勢殺了一陣，奇齡知不是頭路，已逃出城外。林鳳翔知得奇齡，便准趙鎮元殺

降。劉毅欲募兵，欲擒者故釋兵，不血刃。已得  
了衛輝城。林鳳翔見糧糧元，心來附，即命仍守  
衛輝。忽報李秀成奪，具言汪蘇已絕，不  
不日北上。林鳳翔笑謂：「忠王李鴻章亦可為  
棘德矣。」然此處無須兩也。出奔錫瑪道，以  
老將趙毅督，聲威已著，不如候忠王到時，  
與同夫進，較爲上策。林鳳翔道：「免况弟  
何過慮也。吾以千軍人橫行數省，勇如勝保，  
祇求得一敗，豈難調轉經緯。瑞乎？」遂  
命大軍先進，由西取諒安城，然後轉進直隸。  
軍令一，無敢諫阻。命朱錫珪爲前部先鋒，  
領第一軍，由山西進發。軍行時，溫大賀  
暗謂：「曾立昌道，老將軍由勝生，吾誠慮之，  
奈何不也。言也。」曾立昌道，諫之於大勝，  
大勝時，勢將不從，實無益也。不如密檄惟忠王，  
速進爲是。溫大賀道：「忠王自江蘇回，必  
集兵而後進戰，其往返之期，即兩月，亦恐不及  
也。」曾立昌道，只得把戰，詳報  
忠王，促其北上。不在話下。且說高麗額領  
大軍，並吉林馬隊，共三萬餘人，駐紮正定時

清廷亦慮林鳳翔一軍，勢如破竹，恐訥丞相亦非  
敵手，急令刑部尚書桂良，領御林軍萬人爲後  
援。那桂良兵到保定，見訥相遂巡不進，心甚  
憂慮。先把情勢奏知清廷。清廷認得這點消息，  
深懼北京振動。急調蒙古郡王僧格林沁，領  
二萬兵回鎮順天。一面備訥爾經額進戰，訥  
相聽得，便欲趨駐順德府。將永良進道，與卑  
職紳商城黎城之阻。有一小路循太行山竄出，  
可由河南之武安，直趨直隸，隔名關。往來甚捷，  
且中多險要，若以兵六百人守之，雖有六兵  
千萬，不能過也。再以奇兵截其後路，破林鳳  
翔必矣。遂以訥相道：「吾亦聞之矣。矣。今聞林  
鳳翔轉城進山西，此任在山西巡撫。吾令其依  
計而行可也。」永良道：「轉折而待他人，  
不如先自守之，較爲得力。」訥相猶豫不從，  
便檄令山西巡撫，扼要駐守，傳令進兵臨名關，  
以迎林鳳翔。誰想訥相軍令未發，林鳳翔已破  
藹黎三城，聽得清國的，將進臨名關。見訥  
便轉令大軍速行，喚曾立昌附如此如此。又  
傳朱錫珪，囑咐如此如此，二人得令去了。便



合温大賀爲先鋒，望臨名關前掛。見說訥相向  
來到臨名，附近州縣早見訥相旗號，貴州縣供  
張，那州縣見訥相旗號，自不敢不從，都應  
付糧草而去。到了次日，忽報訥軍已到，州縣  
督大驚，訥軍方纔過了，如何這會子又有訥軍  
到來，急急令人打聽，方知確是訥軍，州縣皆到  
營前問訊，訥相不覺遜遁，一本帥大軍，並無  
遣派精騎，已懸著得毋敵大假冒逐，說罷進  
口呆鼠睜。遂遷黎州驛山一齊擄去頂戴，初傳命  
到臨名，把太營拖到，不認說猶未了，左右鼓角  
喧天，喊聲震地，西左有會立昌右有朱錫，兩分  
兩路殺出，訥相不知移軍，至，並不做准備，  
會來阻軍，如生龍活虎，冲入訥軍，把訥軍分做  
兩段，同精軍皆勉勵志，臨名途路崎嶇，又非用  
武之地，訥軍正在危急，忽然林鳳翔將大軍親  
自殺到，突訥軍皆自逃命。訥相急領首騎，望廣  
平府而逃。忽一枝人馬攔阻去路，上來時正是天  
國溫大賀，訥相不敢接戰，望後逃回。少時温  
大賀直圍軍，來提訥相，訥相自策馬而逃，  
道盤四至八道，當是洪軍，加以臨名四面皆小

路崎嶇，清兵被困，苦難逃脫。須臾保定有救  
兵來援，誰想林鳳翔兵已先至埋伏，故清將桂  
良在保定，並不知臨名關已經交戰，那裏還有  
救兵？當下林鳳翔，乘勝再發一陣，知訥爾經  
額已經逃去，降軍軍中，降者免殺，於是軍士  
降者大半，餘外俱四散逃生。統運三萬人馬，  
訥爾經額僅存百餘人逃入廣平府而去。林鳳翔  
大獲捷，三面調二班人馬，將更替，欲乘機北  
上，忽報蒙古都督僧格林沁，領大軍三萬，會  
合桂良，由保定而下，左右皆向林鳳翔說道：  
「北京爲滿會根據之地，必以全軍力臨我，我  
孤軍深攻，非兵法所宜，且老將軍自淮上進兵，  
綿橫五省，威名已震，華夏倘有疎虞，非所以  
重國家之寄也，不如握要自守，以待忠王兵到，  
可矣。」林鳳翔道：「若待忠王兵到，恐日月  
蹉跎，老將至矣。」諸兄弟果以孤軍爲慮，姑待  
李開芳軍至可也。正左右聽了，皆揚聲言：林鳳翔  
便分兵，權要駐紮，分小隊收復各州縣。幸  
僧格林沁，亦以林鳳翔軍勢甚銳，不敢遽進，  
因此南面擺其罷兵。且說李開芳自發得林鳳翔

文報，自合吉文元出兵北上。忽剌、清廷拜  
 鄂督吉文元在燕京大臣督德斌，及旗兵趨懷慶  
 府。李開芳密遣一使，彼忽剌兵北上，志在隔  
 林軍之後，即善戰如死，敵為上策。二使  
 領兵趨懷慶進發。將到懷慶城上，吉文元亦  
 到，李開芳謂吉文元道入官交與往河南府，  
 此行必與我爭懷慶矣。我直趨相香，其方雖壯  
 ，而其勢極孤。某素知河南府，以相林懷小  
 路，直通延津。吉文元必欲以懷慶先取德，則  
 小路然為孟以扼之，則懷慶先取德，則  
 文知懷慶已失，必然相香先取德，則  
 獲全勝也。吉文元欲嘗解善，遂領軍趨  
 先取孟縣。果然官文仰軍已到，前部先  
 中路來爭孟縣。若文元分要孟縣，全不出  
 武中略悉報知官文，官文道：敵大將在我  
 ，攻城必無後。余知是必將陷孟縣地。  
 一左右得諜道：相林特小路恐有埋伏，在敵  
 既已遣軍趨孟縣，我若備而進之，反在敵軍之前  
 矣，腹背受敵，則解矣。何官文了，派兵  
 半路阻截，軍士掘地為營，一面以待，便如何

取衛輝城，李開芳道：復為精銳，進飲名，道

三五

攻懷慶，時清國守將提督韓以副都統西林何  
 ，李開芳銳出城攻，分軍趨北，將陣亡二名  
 領軍趨來，然懷慶西門，忽火大起，善戰軍  
 心驚，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先，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從北門，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亂軍奔竄，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早落，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立卸，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款道：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後，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令退，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一，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進兵，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留趙鎮，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取衛輝城，李開芳以原隊回，原隊未進，城之

，得此可以舉鳳翔軍令。某如此如此，可以取  
衛輝也。一便分軍去，每旅疾走，由元村直抵  
新鄉。時衛輝將領兵半集，聽得天國兵將  
再至，各紛紛回守衛輝。李雲龍見陝邑告警，  
居民紛紛向衛輝逃竄。李雲龍見陝邑告警，  
人民逃竄，便令開城收納。初，衛輝居民亦爭  
來奔，漸漸來看者愈衆，或城包裏，又漸漸箱篋  
裝載，騰騰隊開，李雲龍遂令城內開行李，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師鎮淮郡

話說李開芳領兵深入衛輝城，知得清國守  
將李雲龍已死，即安撫居民，一面報與南京。  
再與吉文元計議，知會林鳳翔，共議進兵之計。  
當時林鳳翔與李開芳吉文元已拔衛輝城，便  
分進攻廣平府，并請李雲龍，會攻大名，然  
後乘機會合，以趨天津。却從天津全三路直上  
燕京。李雲龍既定，便欲舉行，大將溫大駕進道  
，又清將如儀王桂良，請駐軍正定，今我軍  
自進戰大捷以來，聲威大震，且休息已近十天  
，軍勢正銳，恰如直趨正定府。若能收桂良一

雖是李開芳點軍三千人，直臨其後，所帶箱  
篋甚多，似假城，特要殺殺，李雲龍起來。  
李雲龍得知有變，急領關上城，李開芳開  
芳龍已到，進城的，乘勢殺了城，李開芳開  
兵一撥，解入，李雲龍阻擋不住，先死於敵軍之  
中。這有分教：妙計成功，不費分毫之力，名  
城克復，大張捷伐之風。要知後話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林鳳翔敗走滄州

軍則萬人，我乘勢以攻北京，却與李吉二  
軍，分攻各郡，阻截清人救應之兵，我帶專事  
於京城，大勢不難危也；若共趨天津，則勢反  
孤矣。且傅王與桂良在前，而為我在後，我居  
其中，則腹背受敵，倘有差失，干係非輕，願  
將軍防之。朱劍鵬亦道：「若能固守，以待  
忠王兵至，固是上策；即不然，則老將軍之威  
，縱橫五六省，所向無敵，豈懼桂良一孺子乎  
？兵法在攻，不在守，若守正定而下廣平，恐僧  
王桂良反歸吾後矣。」胡軍胡德察也。林鳳翔

道：「吾嘗懼桂良一孺子乎？不過吾軍一壯其  
爲寡，若趨天津，則轉運較易耳，是非諸君所  
知也。」一語大驚又道：「逆賊以衆一，一隊因糧  
於敵，以仁義之師，所至供應，何忽以糧食爲  
憂？吾自先軍，亦向與賊軍師，所到盡行  
指教，今不求解人是絕路也，而反求受制於人  
，豈復能戰乎？」一語下紛紛議論，林鳳翔陰有  
悔着。忽忽奉天王有使命至，鳳翔急命引入，  
則天王以鳳翔每立大功，加封鳳翔爲威王，又  
封李開芳爲毅王，並封王文元爲顯王，其餘各  
將皆有陞賞。鳳翔既得封王位，進兵之急益急  
，顯前在奉州，一大丈夫得過精壯，乘以重糧  
，降以大位，即爲華裏戶，亦分內專耳。仁首  
罷，後同來使以忠王在金樓作何舉動？來使道  
：「忠王克江蘇，於三月內，現在蕪湖督統  
各軍，大舉北上，遂以老將軍之勇，濟以忠王  
之能，北京不難奪也。」時督立昌張大賀在旁  
，聽忠王北上，若無形於色。惟鳳翔見此情  
景，疑忠王其已之能，不若忠王，且以爲若  
非忠王，卽不能定北京也。心中已自不平，遂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五回

遣來使回南京，並囑道：「煩足下爲某說語天  
王，不消一月，權延天王至北京商議也。」來  
使聽罷，惶惶盛稱林鳳翔大功，鳳翔益自滿。來  
使去後，便奉命進攻廣平府，會立昌張大賀一  
齊黃旗，鳳翔只苦不樂。謂曾溫兩人道：「以  
吾道兵多集，然軍不少，諸君何多慮也？」一  
方爭論，朱錫珣疾趨而入諫道：「昔世至下江  
蘇，竟取竹陰，以阻向榮統兵，今將軍親用何  
法，而阻應保之丞要吾善也？」林鳳翔聽罷，  
作色道：「相兵之道，各有不同，吾君在新  
疆行伍，久饑陣戰，此時李秀成尚在，雖中耳，  
請君何遠避吾不如秀成也？」一語來鳳翔平日見  
李秀成年少，頗不服李秀成，故欲爭功，轉  
出秀成之口。今聞朱錫珣之言，如何？怒？便  
令大軍圍廣平府進發。道行時督立昌道：  
「以老將軍之威，何攻不克？但願將軍權，計  
不如能以黃金，請勇一軍，弟當力趨正定，以  
牽制會格林也，亦可以備緩急。」來審老將軍  
下何如？林鳳翔道：「足下多慮，然亦可也  
不必，我若由廣平沿大名趨天津，彼必將挾全

軍與敵迎敵，猶恐不足，彼亦能考行分軍耶？一會立昌仍復國書，林鳳翽不得已，便使會軍昌領軍三千人，駐守魏名，餘外朱錫爵湯大寶，皆隨林鳳翽取廣平而去，披下不表。且說李秀成自克江蘇回金陵，其本意與林鳳翽會合，然後北上，反休兵以及三月，正擬調集各軍起程，忽見三月之間，林鳳翽亦係來報捷，以為他離不從命，頗懷才，係由安徽入河南，攻山西，宋必便攻北京，大後來見他已克壽城臨名關，大驚道：「林鳳翽竟入直隸矣，其志必得北京為榮。奈北京為滿人根據之地，皆必以重兵把守。」

一風翽勇，若清入堅守，以疲我兵力，則風翽坐而矣，焉有不敗乎？一說罷，海晏室朝謁見天王，告以風翽直隸，吾憂之。天王聽罷，因見林鳳翽連戰皆捷，勢如破竹，亦為未必便敗。李秀成爭道：「一兵往營，萬軍深入，而能長勝者乎？必敗無疑矣。」風翽敗，銳氣盡，南方必多事，恐大局從此去也。一海晏室說罷，梳拂不止。天王道：「然則何如是？」李秀成道：「臣而使林鳳翽暫緩北行，自是萬幸，蓋非全

力，是以城北京也。且兵未有久戰不疲者。今林鳳翽領行五省，大小數十戰，譬如強弩之末，勢必能穿魯縞，况北京耶？吾自江蘇回，必令休兵者，蓋以此耳。一某本意由河南北趨，則黃河易渡，然恐不及矣。一合惟有出師由淮塘直走山東，或者勝保以有降願，而不盡其兵力耳。一山東黃河難渡，若被勝保繞破，則彼將全軍長驅北進，以邀截風翽之後，而我師無用矣。一天王道：「此事已至此，賢弟姑為之。」

一宋王雖如此說，心下究不信林鳳翽便敗也。當下李秀成辭出，次日贈神各軍，取齊共五萬，並帶軍中倍增糜糧，以壯聲勢，分爲二十五軍，每軍二千人，仍以洪仁發為先鋒，召回羅大綱為副將，大將許宗揚賴文鴻同行，餘各將三十餘員，一路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由州望淮進發。軍行時先出檄文一連：

大漢天國太平六年，大將軍忠王李秀成，天下自昔，昆陽縹緲，漢室因以重光；靈武興，唐祚因茲不墜。蓋撥亂方能反治，伐罪所以弔民也。今清濁當滅，皇族當

與，各入必分，亂極思治，此其時矣！自  
滿人踞我神京，唐我黎庶，朝中文武，權  
重者皆歸旗滿之人，外省職員，戶位者無  
非貪殘之輩。逞其狐狸之性，害及生民，  
肆其虎狼之威。毒胎閭里，散捕強剝，害  
善欺良，我民靡此，聊生何賴？是以我朝  
聖神文武天子陛下，心懷惻惻，志切焦勞，  
求復宗祖之山河，力拯瀾民於水火。自  
義旗一舉，四海歸心，一人不准妄傷，一  
物不容妄搶，故天下響應，東海底平，革  
其左衽之非，復其衣冠之舊。本節深體天  
王陛下之意，沐舉北伐，恢復中原，保護  
人民，掃除妖孽，問其累世積戾之罪，成  
大漢一統之麻。發敢施仁賞劫伐罪，凡爾  
村鄉市鎮，不用整槍，士農工商，各安本  
業；効力者論功行賞，國家自有常規；助  
敵者厥罪當誅，軍律斯無輕恕。此檄。

洪秀全演說下冊 第三十五回

忽有李文祥、領義勇數百人來歸，秀成嘉之，  
使爲後軍。許宗揚道：「李文祥忽領兵來降，  
宋知其心若何，元帥何以還信之？」秀成道：  
「亦必問其心之若何，然附順除逆，人之恆情  
也；且吾宗之以威結之以恩，彼亦爲我用矣。  
」左右聽罷，皆爲歎服。當下秀成，既至淮  
上，勝保聞之，謂其左右道：「秀成此行，無  
能爲矣！」左右問其何故，勝保道：「彼若出  
師，以爲林鳳翔聲援也。若轉入河南，則曠日持  
久；若直趨山東，彼豈能飛渡黃河耶？」即全  
軍北還，亦疑憂也！」說罷，便令人打聽林鳳  
翔消息，以起兵截之。且說林鳳翔自起兵攻廣  
平府，那訥經額聽得，村廣平不能久留，便棄  
城而遁。林鳳翔既進廣平府，左右皆賀功。林  
鳳翔年撰白旗，願謂左右道：「此未足賀也，  
諸君若以某不如秀成，當吾行將入燕京，獲虜酋  
怒首藜街，與去王作太平，方洗諸君小視老  
夫之恥！」說罷洋洋自得，左右皆不敢復言。林  
鳳翔急傳令攻大名府。時清守將領軍侍衛內大  
臣默特，及貝子德勒克，領旗軍二萬守大名，

聽得林鳳翔兵至，正籌畫防守。誰想清軍皆畏林  
 鳳翔威名，面面相覷，默特深以為慮。忽經  
 保和文督至，默特拆開一看，知道是天津一府  
 ，能守則守之，不能則待吾軍至，吾當與偕王  
 三督會合，以剿之可也。那默特看罷，知勝保  
 大軍將到，欲欲分軍一萬屯城外以爲聲援。那林  
 鳳翔亦慮默特分軍，內外相援，難於攻擊，先  
 把大名圍定，次日李開芳吉文元兩軍俱至，清  
 軍愈懼，往往越出城外逃竄。林鳳翔知其軍無印  
 志，與李開芳吉文元乘勢攻城。吉元先攻下南  
 門，默特具手摺勸克。黃軍望北而逃。林鳳翔  
 既進大名府，傳彰州縣紛紛來附，聲勢大振。李  
 開芳道：「吾軍雖至，山知迅雷不及掩耳，結聚  
 勢逼清軍，無使徐爲完備也。」林鳳翔以爲然  
 。便與李開芳分兩路而進，定議林鳳翔由鹿  
 趙冀州，入河間府；李開芳由寺莊趨景州，過  
 新橋，沿海流鎮而進，會攻天津。其以吉文元  
 爲李軍前導。林鳳翔又以已軍久處，李開芳實  
 如生力軍，故令李軍先發。時李開芳一軍，以  
 久蓄精銳，又爲吉文元先導，故敢行，所過

清國官弁，無不降附。李開芳會同應用之，爲  
 鄉導，故所至披靡；十餘日內，已抵滄海。又  
 與吉文元互相犄角，安撫攻下天津。復與吉  
 文元圍截北路，以防清軍救應之計。時  
 已由鉅鹿，過了冀州，將抵河間府。各州縣  
 林鳳翔名字，小兒不敢發啼，清國官軍，紛紛  
 投順。林鳳翔既進河間府城，得白銀三十餘萬  
 ，糧食無數，軍心大慰。鳳翔訂左右道：「吾  
 若聽會立昌之言，直趨保定，勝負固不敢知，  
 且安得士馬飽騰如今日耶？」遂定議次日遣兵  
 。是夜宿於河間府衙，忽驚醒間，見營火一點  
 紅日，墜落營中，投而復起，忽然紅日不見，  
 但見水勢滔滔，淹沒城池，所有山林城市，盡  
 成澤國；入其淹沒，不知其數。猛然驚醒，却  
 是南河一夢。忙出城外一看，只見營中明月，  
 別無聲息，心甚詫異！次早許宗揚溫大賀皆入  
 帳請命，鳳翔告以夢兆，並使參測是何吉凶。  
 許宗揚道：「紅日當天，自是吉兆，然洪水爲  
 患，淹沒城池，其凶甚矣，恐將軍當防之。」  
 林鳳翔道：「大丈夫當明主，豈以紙符，封正

相慶應遷轉矣；今夢兆先吉後凶。或著京城破後，而吾身不免耳！然亡一身，而有功於國家，使千秋軍竹帛流芳，願亦足與知吾何懼哉？  
一即發令瀋許三將，與李吉兩軍會合，共進攻天津。許三、李吉、李天賀，謂許宗揚遊：「此夢不應，刻已成，則其凶實甚！」許宗揚聞其故，謂大黃道：「日雖有象，然墜於地，隱非佳兆；現有洪水，災患豈能宗揚導之？吾一見不及此，則當為將軍復置之！」此說罷，遂同至帳裏。鳳翔見龍雨大，便問以何意。許宗揚以瀋大瀆之首，與許請曹毅進兵。滿都將李交祥在旁，遂遣馬洪木，沒於城南山林，誠應孫老將軍之數，猶格林沁道。也各人紛紛爭辯。鳳翔道：「此天仗夫樓橋大下，委荷因一夢，難斷其意。類乎覆有意，其後下，遂身進兵事。」各人不敢違令，遂身進前攻天津。精固守將陳大林，劉邦盛，先求於歐陽。隨時募敢兵宋到，宋林鳳翔已來，料敵不難，遂乘城備。隨林鳳翔遂進，天津州安民區，便命許交元領軍，由柳海進三角池，由豐善攻北京。以李開芳由和

洪秀委演戲游册報 第廿五回

合而進，林鳳翔自由河軍而進，遂州以會家北京。分兵圍定，大軍起程，是時病勢愈見，天頭兵已克天津，得自北去，京城大震，便欲遁歸熱河。又因京城官兵，遂進一交，人心驚加震動，急調傅玉塔守京城東南兩路。時見子儀勒克及歐陽兩人，已領兵入馬回京，傅玉塔軍聲傳振，遂復命桂良出保定，既而新城，為左右聲援。時成豐帝已率請兩額，回京遂聞。再調德泰統九圍，求甯，歷守通州。安排即差。許文元，與許海進兵，打聽桂良，已出新城，恐被桂良逃後，後殿不發，遂進，林鳳翔得這消息，遂轉命吉文，預備密桂良，自己先攻僱王，而改攻秦開芳，遂通州，遂發，忽流星馬來，飛報軍，說道：「中勝保領本軍，交翁琦，著傷部，共五萬人，馬大，已渡黃河，望北而來。」林鳳翔聽得，如馬前，後受困，遂上區，怯子，半，仍是鎮軍，只顧軍進，前，討勝保，北上之說，傳軍中，查頭，海軍，前，討勝保，北上之說，傳軍為憂，宋將朱錫珥，入帳，貨道，而軍心已斷，恐

四冊二



不能戰矣。道不向回軍大名府，較為穩便。林鳳翔道：「陣地最穩，作氣最銳，氣而來，一旦退後，軍心必搖，且誘兵紛紛，吾後矣。」朱蘭道：「北伐之難，關極甚重，倘有差失，乃南方根本，亦恐動搖也。」天林鳳翔勸罷，說臨陣未決。忽又報清將德玉督大隊由雲台而下。鳳翔道：「此勢更不可逃的。」便張兩翼而待，以張大翼在左，朱錫現在右，分撥甫定。正欲使李開芳北進，誰想勝保林素趨而來。時李秀成方下充州，直趨濟南，蘭儀望勝保回敵，不料勝保深知秀成不戰而退，河東左右皆勸勝保回軍。勝保道：「北京地勢重於山東，山東未可為意，北京若失，大局去矣。」乘林鳳翔被圍之時，林冷縱法也。賊遂疾趨天津，其當面李開芳和勝保已到，便欲出敵，忽聽得僧王先念德德領萬人入天津，所以穩勝保。李開芳道：「為坐觀天津，徒待困拜。」中途將兵出城外，恰值勝保兵至，李開芳罵才既知賊趨南下，又見勝保北來，軍心大亂。李開芳大驚，先念德與勝保接戰，因軍心既搖，遂不免失利。李開芳

料敵不過，遂領兵望黃磨而走。只見林鳳翔吉文元兩路軍與清軍對敵。林鳳翔勸吉文元勝保，自領軍與僧王會戰。喪勇附吉文元道：「我兩次至此，惟有死戰，若先能破其軍，則大勢尚可為也。」吉文元揮淚而別。吉林軍人分軍甫定，吉文元直望天津而下。正遇勝保保兵至。吉文元不能成陣，急傳命泥壇，忽爾軍懷怯志，清將桂良見吉文元動矣，又奈趨下來。吉文元只顧前進，力衝勝保陣前。這時勝保軍見吉文元來勢太猛，急軍出陣，在陣脚，暫不出戰。只用礮轟擊。吉文元身上早着了三顆彈子，翻身落馬。軍士益亂。勝保乘勢進兵，吉軍殺殺者，不計其數。精騎又憤恨屢次大敗，皆以殺英國為甘心，因與當者便死。又被桂良趕到，前後受敵，不館得脫。有欲伏地請降的，都被身首分離。屍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尸首堆積，慘不忍睹。清軍踐踏尸身而進，數日之間，臭聞數里。清軍亦厭之不願。勝保只願與桂良合軍，來截林鳳翔。時林鳳翔開得種與南軍，被被僧王牽住，不能腰截軍。早

虛吉軍敗。此時已無可如何，欲退兵時，不  
能。本來未曾過敵手，奈是軍心搖動，皆無門  
志。聽釋音，賤。言文死已死，軍出知不能  
復勝。皆欲過去，林鳳翔不能阻止。單長溫大  
賀平日尚謙者方，軍心釋疑為用，故溫軍絕少  
動。是時溫大賀見林鳳翔方寸已亂，遂進道：  
「今之計，只有分軍之法。各當一面，對勵  
三軍，或者死裏求生，不然恐有變耳。」  
大賀道：「吾亦及此。三軍分軍，不耳。」  
林鳳翔道：「温大賀出私謀，我則今日局面  
分軍，當不於此。」温大賀則曰：「足下甯未  
知耶？林威臣百戰百勝，胸中已無猜人矣，故  
全不以爲意。至有今日耳！」言罷，相與太息  
。當下林鳳翔決意分軍，令采麟曉諭勝保，令  
李文祥敵桂良，令温大賀敵德麟，自與諸將來  
戰。僧王分撥已定，温大賀先進，正迎默德一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五回

軍，温大賀在軍中，一戰而死。前後生，  
成敗在此一舉！聚願與軍士同生，死亦負諸  
兄弟功！軍士向之，俱皆飲泣，鼓舞而進，  
皆一以當百；默德軍不能抵禦，温大賀上馬當先  
。舉槍向亮，默德盡去，默德中槍落馬。清軍不  
能相顧，大軍而逃。温大賀乘勝殺了一陣，忽  
東北至鼓有大震，一枝人馬殺到，乃法清將貝子  
德勤克也。搖手温大賀一陣，救用默軍無數，  
温大賀不敢窮追，收軍回。自此勝與惡陣  
，僧王不知風翔乘一點銳氣，反收僧王  
，雖勇時已乘寡不敵，况情國不時增兵，四面  
密佈。僧王又或戰或不戰，以疲鳳翔軍力。林  
鳳翔已知是計，便令温大賀復攻天津，以爲駐  
地。當時温大賀與士卒同甘苦，有功必賞，凡  
有賞財，皆以獎賞軍士，受傷的必親自慰問，  
指點醫藥，軍士皆爲感激，部下六千人，莫不  
視温大賀如父兄，開帶取天津之令，皆踴躍而  
從。時勝保與那采錫錫相持，不料天國兵再下  
。故密開差去後，清兵只得回天津，亦無守何

四三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六回

溫大賀得天津消息，急領軍士，即拔隊走，傍道直攻天津。時天津城清兵已少，不敢守拒，即棄城逃。大賀且鼓而下，因此復得了天津。一面遣使報知林鳳翔，鳳翔大喜，立即節

第二十六回

完大節三將降，拔九江天王用武

語說威耳林鳳翔，因溫大賀復拔天津，趁拔軍遙奔天津城駐紮。其餘外半軍都陸續回退天津附近。只有朱錫珪所領人馬，與膠保相持，鳳翔知外圍已絕，李開芳所退，恐朱錫珪不能與膠保持久，遂特遣王桂興與魏德三軍，相繼南下，同守天津，孤城亦非易守。便令溫大賀守天津，自領本軍在城外駐紮，以爲犄角之勢。溫大賀遂以軍心已亂，他處孤城，必難久守，不如老將帶兵守內城，待某魏魏商唐先向李開芳借取救兵，殺爲止策；若島不然，恐大局去矣。鳳翔道：「吾匹馬橫行天下，豈懼僧格林沁？且李開芳已退兵，是彼心已怯矣，安能望他救？溫大賀道：「彼見老將軍不退，故先與吾唐，不甘與同敵，非心

四回

軍一半在後，自領一半在前，先回天津而去。這回分曉：虎將雄心，徒欺渡河未果；蛟龍失勢，頓教濤水難飛。要知魏王能否脫出天套，且看下回分解。

法戰！今以休戰相調，斷無不救之理；況大河南北相隔，除此之外，更無外援矣。林鳳翔道：「吾乘夜往刺清寨如何？」溫大賀道：「一看僧王面目不嚴，不過欲疲吾兵，以乘我之敵耳，如此自歸步隊陽防，者往刺寨，必中其計。且清軍連營數十點，號炮一動，各軍齊至，恐此時須仍復在，亦難以爲力也。」林鳳翔道：「兄弟如此多疑，如何可別兵？」溫大賀道：「某非疑賊，亦非畏死，誠以勢事不可爲耳。且今天有此天津一城，若能救兵，更令會立昌，由正定調兵，以臨桂良之後，則勝負未可，知也。否則吾輩亦不知死所矣。」林鳳翔歎道：「吾輩不知，只恐行之不及，豈復敢取敗？」隨隨行於李開芳一儒夫，殊不忍也！吾刻營

之計，亦甚孤注之一擲！一鞭不響，忽大賀之言，  
准備前往封寨。不知將信格林沁，先已准  
備，約到三更時分，林鳳翔遣了兵士千人，開  
殺疾走，以天軍倒懸，直衝至借天嶺，道地  
見借營，亦無燈火，心中甚疑，但念此役為死  
裏求生，只要斃無二賊，便穩任軍心。派督  
進，忽聞一聲響，各營兵齊出，擄擊  
亂響，都向林鳳翔軍中聚來。激軍又無燈火，  
直無從處，林鳳翔因此大敗，鳳翔急令退兵，  
死得好些人馬，鳳翔款難，一榮不出大賀所  
料也。吾此行以圖救停耳，今若此，夫復何言  
！一便收拾人馬，擬退與朱錫現會兵。時勝保  
已與朱錫現，朱錫現已知不敵，欲逃戰，又恐無  
濟，寫李文祥軍，說道：「賊王掛封營前收  
，今以餘兵兵制桂良，特令某到此，來助發軍  
。」朱錫現至此，知道桂軍又敗，不免仰天流  
涕。又見李文祥已至，便令乘此與勝保調仗。  
不料桂良知鳳翔不能復振，却留軍一半牽桂鳳  
翔，却留半軍來助勝保。正在混戰之間，朱  
營軍無鬥志，大為失利，軍士復有逃竄。勝保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六回

大進，李文祥抵敵不住，朱錫現更被壓  
心，不能得脫。然知再無生路，又懼被擒受辱  
，乃欲自盡。一時刻刻。左右見勢危急，有逃  
的，相降的，一時無主，軍心散。勝保在  
的，殺了數時之久，方命揮天降地，濟軍亦不  
殺，林鳳翔都認認銀五千兩，并降兵會擁借王  
李開差，以擬天國大馬救慰。是時四方八面，  
皆是帶兵天軍反在城心，過大賀昆軍心，  
繼死帶帶，又無別處可以轉遠，朝發城內太平  
倉廩，仍給林鳳翔一軍。無奈外無不通，外間  
接絕，林鳳翔既恐寡不敵衆，不敢進攻，  
而僧王及查證，又或戰或不戰，以待林軍坐  
。溫大賀深知其意，發出城對林鳳翔道：「今  
四面皆是清兵，以攻為亂餓之卒，雖孫吳親生  
，亦難為力，不如冒險而過，或冀萬一得脫，  
圍，即不，亦當與清軍拼個死活，不宜待斃  
。林鳳翔聽說款道：「一兄弟夙見，是，借

四五

某才聽其言，以至於此。今日惟有快一死戰耳。  
 忽公殺散殘人馬，奔到前方李文輝地。林鳳翔方  
 知味錫，也散死軍中。望亦勸速作良禽。李文輝  
 哭道：「敵兵將至，望亦勸速作良禽。」  
 鳳翔便命部將王邦瑞、李祥、在後，自己  
 居中，且督軍親來。誰想清將督督成祿，副  
 都統託毅，南路包圍，王邦瑞督率軍士奮戰，  
 翔便下令，一梅將軍，入命，逢著便殺。  
 無情，將者，吉皇，兄弟，死，求，生，逢，著，便，殺。  
 人，簪，頭，清，提，督，拔，綠，副，都，統，託，毅，兩，軍，倒，退。  
 後，而，走，鳳，翔，更，殺，亂，軍，道，進，槍，聲，發，副  
 都，統，託，毅，先，死，於，亂，軍，道，進，槍，聲，發，副  
 都，統，託，毅，先，死，於，亂，軍，道，進，槍，聲，發，副  
 得，洋，密，路，上，賊，軍，之，衝，鋒，隊，已，引，格，林  
 沁，太，隊，人，馬，把，鳳，翔，人，馬，困，在，核，心，上，鳳，翔，引，兵  
 死，道，人，格，林，人，馬，困，在，核，心，上，鳳，翔，引，兵  
 右，道，人，格，林，人，馬，困，在，核，心，上，鳳，翔，引，兵  
 督，三，軍，顧，前，殺，退，其，蓄，鏡，已，久，可，也  
 ！左，軍，顧，前，殺，退，其，蓄，鏡，已，久，可，也  
 力，左，軍，顧，前，殺，退，其，蓄，鏡，已，久，可，也

彈子，仍奮力督戰，殺至靜地，面已入樹，馬  
 乏。時清相桂良，一路擊，駐紮右，那蹄踏得天  
 津復失，亦領軍來三角池而，軍亦已進至  
 鳳翔一路四面受敵，鳳翔便欲再戰，王邦瑞  
 哭道：「人馬不困，馬亦乏矣，如此奈何？」  
 鳳翔仰天長嘆。正危急之際，忽然清將桂良  
 一軍，紛紛後退，翼北而逃，鳳翔不知何故  
 原來天國大將曾益昌，會同黃降才，已由正  
 定進兵，直踏桂良之後，桂良不意其猝至，因  
 此大敗，林鳳翔大喜，正欲領軍收向西北而行  
 誰想王邦瑞，巴先中了一顆彈子，落馬而死  
 清將成祿，又復殺，天國又營死戰，鳳翔料不  
 能殺出，只帶回軍。這時曾益昌，林鳳翔，不  
 逼野而來，天國軍士，已氣喘吁吁，不能較戰  
 漢也。鳳翔，天國軍士，已氣喘吁吁，不能較戰  
 願老將軍，詳道：「此言，鳳翔道：「緊於王師  
 復何望乎？」說此言，鳳翔道：「緊於王師

文祥道：「爲將者得死沙場，固亦事。况吾視死如歸，所爲者以此一時之誤，致國家挫動銳氣耳。」李安靜道：「爲老將軍的結果，爲清人注視，而爲箭之下，其難難逃乎？不如以策歸策，如老將軍所傳爲老將軍，固亦事。况吾視死如歸，所爲者以此一時之誤，致國家挫動銳氣耳。」李安靜道：「爲老將軍的結果，爲清人注視，而爲箭之下，其難難逃乎？不如以策歸策，如老將軍所傳爲老將軍，固亦事。况吾視死如歸，所爲者以此一時之誤，致國家挫動銳氣耳。」

洪秀全演義新册 第三十六回

正待領親軍進戰，時清兵已殺到。左是桂良，右是默麟，勢如水湧。林鳳翔大呼一聲，衝進獸軍中，注萬槍齊發，清將默麟先被中槍斃命。林鳳翔復奮進軍，士皆以精將殘敵，怒隆亦被殺，靈屍填塞，林鳳翔獨奮勇，默麟軍士見注將已斃，皆無懼志，爲期數日，陣亡者三千餘級，其長或被李安靜牽制，不能相救。這一戰，實出鳳翔意料，死傷既衆，只存五千餘人，那裏敵得抵禦，因損大敗。鳳翔逃至一個小山，山後敵兵漸聚，把小山圍圍住，料不能脫，遂拔劍自刎，而整切當年亦廿五歲，河騰沃國一員夫，以六時好勝，竟喪在這裏，後成爲將者，理不戒哉？後處有詩道：

林鳳翔字穎宣師，時將義勇營，小兒臣山岳舞雙提，上將天沙場有夢裏遺尸。渡海悉爲其先墜，一挾坤容番馬不馳。十載神威金已矣，志英英雄說裏家。時天國玉輝花，又有古風古篇，單道林鳳翔北伐的：

四七八

君不見，精神英爽老元戎，下維師廿六出淮  
中，橫掃湖鄂皖豫燕齊晉，吁嗟敵手燕難  
逢，橫州一戰敵氛奪，廿四橋頭飛葉風。  
琦善勝保如鼠竄，鐵騎驍將為前鋒，先聲  
奪人，九日下十郡，先率淮皖兩開封。淮  
庭直插山面去，分據軍天職，臨名幕，堂室額  
相走，因復奔，出奇制勝奇，獨領大軍轉  
折下河開，進進如潮湧，當之稅，既定利，開及  
天名，清兵望風齊披靡，望風先驚林賊王  
三增，兵勇有李開芳，吉公亮，元符，復勇，三  
軍，會合奮騰揚。王師所至，無不無，林盡葉，軍  
食來，歸降，不降，勢莫當，自，有温  
大賀，捷，勳，又，留，會，立，昌，將，軍，百，戰，無，敵，手  
，呵，氣，直，奔，催，都，王。桂，良，畏，縮，製，壁，上，威  
，王，馬，首，馳，東，向。桂，軍，直，搗，天，津，城。投，鞭，先  
，斷，面，河，海。兒，童，聞，之，不，夜，啼。但，見，清，廷，面  
，面，相，歸，望。方，期，核，復，我，神，京，何，期，表，不，詐  
，皇，漢，事，敗，乘，成，寧，不，哀，山，星，沉，先，折，棟，樑，材  
。僧，王，入，馬，從，北，下，去，身，雖，勝，保，相，雨，來。威  
，王，見，必，發，不，屈，摧，鋒，格，鬥，衝，突。忠，臣，裝

國拚損軀，英雄死如歸日；與危獨復拔  
天潢，默德難逃命已畢。直如猛虎失羊羣  
，桂良成粉紛逃奔，然如衆寡於不敵，豈  
戰之罪不如人？一劍自能存節義，父未豈  
忽辱其身？哀天不物遺一老，莫漢不幸失  
將軍于吁嗟乎，丈夫豈忍辱其身？願與臨  
斷心不死，英魂猶繞大河流！  
時天國太平六年正月廿六日。據王林鳳翔既  
殉國，清都王僧格林沁見從前殺戮過甚，今  
天國人心寧死不屈，因此變了計，下令降者  
免死，所以林鳳翔死傷逃竄的，空降清軍去了  
清李文祥被圍在灤州，知林鳳翔已死，遂微服  
殺在逃軍中，落荒而逃。時會立昌亦已敗死，  
輒敗殘人馬，奔至鉅鹿，故文祥遂奔鳳塘而奔  
。僧王戰降其衆。僧王又恨林鳳翔擄收清軍，  
前後殺清國大小將校百餘員，兵士死傷數萬，  
令聞他自盡，便命戮其尸，世之相傳。僧王生  
擒林鳳翔，不過清官進納清廷，業已軍實  
，事也。然死屍亦為戮表，亦可謂殘忍矣！  
所依賴，其說温大賀，在天津城內，清軍鳳

朔殺出重圍，與李開芳合。因此死守城裏，專待救兵。忽見清兵各路絡繹，圍天津殺回，溫大賀驚道：「噫！威王敗死矣！」左右問道：「將軍何以知之？」溫大賀道：「如威王能殺出重圍，清兵必直追去。今却帶兵殺回，顯已大敗吾軍矣！吾軍一敗，威王斷不偷生也！」左右驚了，猶未深信，不多時清軍已抵至城前，僧王居中，左有桂良，右有德勒克，耀武揚威，將威王頭顱高懸，以恐嚇天國軍心。溫大賀見了，大叫一聲，氣衝城樓上。左右急救起，便欲鳴砲亂擊清兵，以洩威王之恨。溫大賀急止之道：「孤城斷不能久守，徒傷人命耳！」左右驚道：「將軍豈欲降耶？」溫大賀道：「非此，軍士皆可降，惟某不可降耳！」說罷，便回至府署，條書一封留下，勸僧格林沁，勿勦殺百姓。寫罷，轉入後，久不見出。左右急入看時，已見大賀直挺挺的，掛在梁上。左右嚇了一跳，急上前撫之，已氣絕多時了。後人有詩贊道：

義陳與江漢，將軍勇冠時；

鴻秀全濟畿下冊 第三十六回

南淮驚戰路，北伐策戎機。  
屢捷稱良將，多謀確可兒！  
英雅殉國難，大節石來稀！  
左右即將溫大賀尸身，解了下來，草草營葬畢。兵士知大賀已死，莫不垂淚，皆欲與城俱碎。只溫大賀臨終時亦知城難以久守，只遺書勸僧王，勿妄殺百姓而已，左右便舉起白旗，聽清兵進城。左右急把溫大賀遺書，送到僧王帳裏。僧王嘆道：「溫公忠義之士，吾亦爲之感動矣！」即傳令勿驚百姓。僧王進城後，便欲將天國投降將校奏獎，以勉將來，惟僧辭不受。僧王復嘆道：「此所謂不忘故主也！」是時僧既復取了天津，仍復痛治昔日投降的各郡縣官吏，以至紛紛逃走了。後來清廷恐人心致憤，更相逼爲天國助力，始降旨免罪，此是後話不提。且說僧格林沁勝了林鳳翔，一面奏清廷，便率兵望西甯而下，要與勝保會合夾攻李開芳。當時李開芳退至高唐，聽得林鳳翔被困，乃歎道：「吾退軍只道林軍亦退矣，今如此，是不得不救也！」便領兵望北而軍。大軍既抵平原，



避得勝保一軍，正從南皮而下，大驚道：「勝保若來，是風翔一軍已敗矣，去恐無益，不如退兵。」左右省道：「風翔前撥數萬之衆，未必便敗，恐勝保知吾催取救兵，故先發制人耳。」今若不救，是林軍絕望矣。」李開芳聽罷，亦以為然。便催軍前進，兩軍會於吳橋。李開芳見只是勝保一軍，心內全無半點懼怯，令三軍鼓噪而進。勝保略戰一會，率軍望東北而逃。李開芳督軍追趕，約十餘里，傳令紮下大營。但心上甚慮，清軍仍有埋伏，又慮林鳳翔望救已急，滿意要殺了勝保，然後合力對付僧王，方是脫算。次日仍是進兵，勝保初時來，只道李開芳所存敗殘人馬有限，今見他仍有萬餘之衆，故不輕視。清軍只略戰一會，仍復敗走。李開芳正自追趕，忽見吳橋上滿地，鴛鴦地面大隊人馬殺到，乃僧王林鳳翔也。李開芳大驚，不迭。僧付林鳳翔者在，僧王何敢便來？可知林鳳翔已死無疑矣。正想對還時，心胆俱落。便傳命退軍。只那時與勝保僧王會合，共分五路趕來，李開芳已入圍馬之，正奔走間，忽前

頭一條小河隔絕，李軍紛紛游水而逃，李開芳正下馬，與侍下來，早有一顆流彈飛至，中着肩窩，翻身倒在地下。是時軍士四分五散，各自逃命，首尾不能相顧，李開芳欲自刎，忽奈傷勢既重，斷不能得，恰部將胡龍奔至，見李開芳被槍穿鼻，又料他不能逃遁，急發槍向李開芳擊中，時勝保前部已割，胡龍急自逃遁，連擊不中，可憐李開芳，乃天國一員猛將，以重傷難脫，竟被搶去了。餘外軍士，除游水逃去，盡降之。勝保即送李開芳回營，令軍醫調理，然後即送北京，聽候發落。書友李開芳，竟以傷重而卒。後人有詩贊道：

慷慨興國練，功成佐太平；  
威名胡虜懼，義氣鬼神驚！  
百戰催齊隊，孤軍定大名；  
高唐星殞處，萬姓有哀聲。

是時天國北伐之軍，既已失事，曾立昌黃隆才領敗殘人馬，奔回河南，把失事情形，一面飛報李秀成，一面飛報南京。那時李秀成，正在

山家逐騎紛纒，忽竊得北伐之軍大敗，林鳳翔  
李隨秀高文元也先鋒殉難而死。不意跌足，款遊  
失計，鳳翔世之北將，不聽吾言，竟以孤軍深入  
正，欲以此敗，實挫動氣不少，今後國空，掛上  
一，而南方亦自此多事矣。一說認，為之流  
。初對左右說道：「北伐之軍既敗，清兵銳  
，進亦無益，不如退去。」先問江南根本  
，徐爾進取可也。一途表告洪夫主，以退軍綠  
，便令大軍陸續南渡。時天子亦已得信，立  
，已知道徐李三將敗死，但覺大哭道  
：「何天之不滅身也！」左右急扶起，勸以  
。天子道：「朕不勝哀，斷出無功，實  
。朕三也將也，今番銳氣挫，非朕親征，  
人足以壯軍心矣。」使一處集軍，待去秀  
。同朝，然後先踏出征，不在話下。一說李秀  
，自南京夜回南京，所得山縣，已俱  
。秀成下馬伏地，請過，一敗軍之將，何夢天  
，天手秀成，感道：「有賢  
，何憂天下不定？」且勝脫履，家老，軍人何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六回

墓在壽山，遂將入城，到殿上，天王問今後  
失計，秀成道：「今北伐既挫，實難於再舉  
，宜先整頓兩湖兩鄂各省，免肘後之患，待養  
固完氣，二兩湖與玉石選開，由川入陝，晉以  
分，北軍勢，然後可以北伐也。」天王道：「  
，可憐林鳳翔不聽賢良之言，有  
孤軍獨進，貽誤非淺。」朕今欲自親征，以數將  
之心，賢弟以為如何？」秀成道：「馬夫主既  
欲親征，將從何處進兵？」天王道：「陳玉成  
軍，已到江西許久，宜存勝敗，但月來刀未  
有消息，朕欲直赴江西去也。」李秀成道：「  
，重軍窮，不如安徵左應  
湖北，右帶金陵，進兵可以直向南北伐。」天王  
若家接應陳玉成，自應竭力九江府，九江得  
，助陳玉成解勢，然後乘勝入皖  
，上臣將進兵出都門，請以保將，得其人  
，放得而復矣。」李秀成道：「爾良將把守，可以  
陣拒誘，前又可以發天王，李秀成道：「洪夫主  
道：「然則賢弟將出何處？」李秀成道：「且  
海為外人居留地，吾向應清人借力，大以爲

五一

我敵，故宜先收上海，實爲要着；吾南粵人相約，爲取上海之計，一月便見分曉，待上得一定，吾當見機而進。且今番出師，不同往日，必求萬全乃可。」天王深以爲然，便令李秀成、洪仁達輔幼主洪福瑱登國，鎮守南京；以元帥林啓榮陳其仕爲左右先鋒，天王領大軍三萬人，沿池州經東流望九江進發。時清將曾國藩，正領兵進攻黃州，天國陳玉成，另分軍駐南麻廬，洪天玉打聽得曾國藩往攻黃州，留幕員彭玉麟李元度兩將，領三千人，守九江。洪天王聽得真切，決意暗襲九江之計。恰可池州地面，已由黃文金平定，天王便命蕪州守將，休要聲張，自領本軍，人暗放馬勒口，直抵九江。彭玉麟、李元度，不意天國兵猝至，驟然守護森嚴，却未有通報曾國藩準備。當下天玉兵至九江，離城祇二十里；天玉令都長汪永成領五十人，各暗藏短槍，并攜火藥，乘夜往九江先行。復命陳其仕林啓榮，各領五百人隨行。天王也隨後領軍大進，汪永成領兵先至九江城外，並無人知覺。可巧彭玉麟、李元度，但領

軍在城裏，汪永成舉勢發炮起來，城垣陷了數十丈，如天崩地裂。清國彭李兩將大驚，急調軍來救護，陳其仕一隊先到，彭玉麟一隊禦敵，一頓接戰，城垣內外彈如雨下，不多時，洪天王大隊已到，俱用長槍轟進城裏。洪天王另分軍偷過後路攻城，清兵首尾不能相顧，城內人馬又少，不能抵禦，陳其仕林啓榮一擁進了城裏。血肉相薄，好一場惡戰。天國兵又因天王親自領兵，胆氣愈壯，清國彭李兩將，知不是頭路，急開了北門，人馬望西北而逃。天王既奪了九江，安撫居民既畢，即報知陳玉成道：「朕今不動轉息，已取了九江，爲數省咽喉，得此可以助賢弟聲勢，賢弟可免後顧之憂矣。」陳玉成聽得，知天王之意，欲自己攻拔南昌而已。便對左右說道：「今九江既下，已無後顧之憂，吾取南昌，此其時矣。」便決定明日進兵，攻取南昌。時陳玉成已復取了饒州府，因自李秀成由江西入武昌之後，清將韓撫嚴樹森，賴臬李穎宜，取回饒州一帶，後經陳玉成再敗清兵，自南康至饒州一帶，已次第收復

。適時玉成正駐饒州，自此與清兵相觸，互有勝敗，又因清將會圍潯，分兵駐九江，故陳玉成不敢大進，今九江既下，如何不奮起雄心？便說令人馬，並調南康兵隊，分南路望南昌進。

### 第三十七回

陳英玉平定九江地

話說陳玉成在饒州，待天王既下九江之信，便會合南康各軍，來取南昌。是時清國南昌守將巡撫嚴樹森，臬司李續宜，竊得陳玉成兵到，即會嚴樹森之策。巡撫嚴樹森道：「城內湘豫各軍，只有二萬餘人，與戰恐未必能勝，不如固守城池，一面飛報湘鄂各省，備兵援救，再求會帥回藩回軍攻九江，以邀陳玉成之損，彼不能不退矣。」李續宜道：「中丞此言，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陳玉成之軍，且暮薄城而進，此時求救必無及矣。且九江為洪秀全駐扎，必為精銳所聚，以秀全親自領兵於九江，恐會圍潯攻之，亦未必能勝；今陳玉成之攻南昌，並非勢及九江兵力，故攻九江，亦不足以邀陳玉成之後也。」嚴樹森道：「聞陳玉成大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七回

發。這回分敘；天將神威，克復南昌省會；商民歸附，先取上海城池。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劉麗川計取上海城

軍，約近四萬，衆寡既已不敵，成必無功，若敗則南昌難以保守，贛罪非輕。」李續宜道：「此舊議是有理，但中丞之失機，全在專前，甚不留意，今則或戰或守，均難制勝矣。然與其均敗，則不如一戰，吾可以聲東擊西，以表相當，若坐守此城，則吾已無勝之理。如彼得勝，則奪我南昌，不勝亦可從容而退，實於彼無損矣。昔彭玉麟，李元度，以全軍紮於城內，而致失九江，此可為前軍之鑒，願中丞慮之。」嚴樹森道：「足下之言，實屬軍理，但其所慮者，其勢不敵耳。」李續宜又道：「南昌城垣堅固，未必便破，不如領軍在外接戰，另留軍五千人守城，休令敵人近城方是長策。」嚴樹森聽罷，半信半疑，終以衆寡不敵為慮。抗

五三

思了一會，說道：「既足下如此用心，請足下領軍一萬出城接戰，餘外由某自行守城，以為犄角之勢，則敵人攻城，亦不能盡其力也？」李續宜聽罷，大不以為然。復爭道：「以區區萬人接戰，而將軍又不救用，實置之死地耳！某以為欲戰，則盡率精銳以求一勝，否則當合力以固守南昌，務為穩便。若分軍一半出城屯紮在於不戰不守之間，雖孫吳不能為謀也！」嚴樹森聽罷，終不以此策為然。只令李續宜領軍一萬名，使離城數里駐紮，以候陳玉成之軍。嚴樹森却領軍兵守城，自己親自晝夜巡城監視。那李續宜既領了嚴樹森之令，見他本是個上司，自己却不教不從，惟料只一萬人馬，斷不能與敵人對敵，使倖倖出城，先佈了營寨，以本軍分為三隊，勢若長蛇，傳令如陳玉成軍到時，互相接戰，不在話下。且說天國英王陳玉成領大軍既近南昌地面，聽得按察使李續宜駐軍城外，先令人打聽他人馬多少，然後計算。忽見探子回報道：「李續宜一軍共分三隊，人馬為長蛇之勢，志在首尾相援，計兵不過萬

人上下。且右軍一隊，略欠聲齊，可攻而破也。」陳玉成聽得，直縱在軍中微服親往審察。回來即謂左右道：「李續宜亦頗能軍，可惜人馬不多，但將士不敷分佈，故右路統領失人，絕無飽戰之狀，我却乘其解而襲之，必獲全勝。」李續宜一敗，南昌必為我有也。可笑嚴樹森無謀匹夫，以為擁兵在城，可以固守，此直獸子耳，何介意為！便令大將洪春魁、陳仁瑞共領軍一萬攻南昌省城，以防嚴樹森領軍衝出。又令部將指揮使章昌祚領軍三千人，偷過南昌城後的小山，暗襲南昌城，各將帶令既去。陳玉成自統兵來攻李續宜。時續宜聽得陳軍已至，亦督兵而進，正與玉成相遇。即傳令軍中：如攻左則右應，攻右則左應，攻中則左右皆應，一面堅嚴壁壘，以待玉成，當下玉成兵至，先令左翼統領大將孫寅三領部將十員，轉攻清兵右路，并囑道：「清兵右路，殊欠聲齊，必不能戰，如既勝之，休便追趕，即轉擊李續宜中軍，吾自有法可以破之。」孫寅三領兵而去。陳玉成又囑部將指揮使張祖元如此如此。又陳

都檢使雷煥如此如此；各人俱已得令。陳玉成分撥既定，孫寅三由左轉右先進。時清兵右路統領趙兵何鳳林，即督兵接戰。自己至午，正在酣戰之際，忽孫寅三率親軍直衝過來，何鳳林看看抵敵不住，李續宜忙調左路接應。忽陳玉成領大隊人馬沖將來，李續宜急下令道：「彼軍擊吾左右兩軍，欲使吾中軍受其牽制也；右軍既敗，由他退兵，只奮勇前進，便反攻陳玉成一軍。」不提防孫寅三領軍不趕，何鳳林反與李續宜擊來。李續宜正左右不能相顧；忽流星馬飛報，天國指揮使張祖元都檢使雷煥已攻後營去了。李續宜此時，縱有七頭八臂，實無分身之術；陳玉成又人馬多衆，只得撥軍而回。那時四面八方，皆是天國軍兵，把續宜困在垓心，不能得脫；但見槍彈如雨而下，李續宜縱奈欲奮力殺出重圍，奈天國人馬紛向李續宜攻擊；續宜正在危急之際，忽一枝救兵殺入，乃左路統領官提督李雲林也。續宜乘勢與雲林合併，却望南昌城殺回。忽然陳玉成領軍趕到，將清兵殺爲兩截，右路何鳳林不能得脫，

少時孫寅三亦領軍追至，槍聲响處，何鳳林早已中槍落馬，孫寅三盡降其衆與陳玉成合兵趕來。李續宜李雲林不能顯得後路，只顧奔逃；誰想一枝人馬攔住去路，左有雷煥，右有張祖元，分爲兩路殺來。李續宜不能逃回南昌，只得領數百騎落荒而走。陳玉成便令雷煥追李續宜，張祖元追趕李雲林，自與孫寅三等領軍乘勝攻擊南昌。是時南昌城內，聽得李續宜兵敗，皆料南昌不能久守，人心惶惶，嚴樹森深以爲慮。又因天國洪春魁陳仁瑞攻城甚急，雖知李續宜兵敗，終不能救應，惟有不分晝夜，親自督守防兵；初時猶能支持，惟自李續宜兵敗後，天國又加增陳玉成孫寅三兩路，分攻東西兩門，嚴樹森漸漸不能抵禦。忽章昌祚那枝人馬，偷過南昌城後，據定山上，用炮轟擊城中，一連兩顆炮彈子，把那巡撫衙門，擊作粉碎，城內軍心一時譁潰。陳玉成乘勢攻破北門，洪春魁一馬當先，領軍士先衝進去，槍聲亂發，清兵不能當，倒斃後而退。城中紛傳說：天國人馬，攻進北門，皆無鬥志，左逃右竄。

孫賓三陳玉瑞，相繼攻進城來。原樹森無法，急喬裝雜處民房。還虧嚴樹森平日治民，頗無苛政，故民間亦樂收斂之，始得逃去。那玉成見南昌已破，傳令不再謀求，凡無論官兵軍兵人等，皆令降着免殺。並出示安慰人心，計點倉庫，得白銀八十餘萬兩，另倉米三千餘石，穀四千餘石。除玉成以南昌附近，連月交兵，農民失業，令撥倉中穀米，分賑農民，人心大悅。一面使人打聽雷煥及張祖元兩路消息。原寨李續宜同李雲林，領兵逃至瑞州，雷張二將便收兵回來。陳玉成見了，南昌既定，大犒三軍，復傳檄招撫各郡縣有不服的，都派兵征伐，以故附近州縣，都畏威懷德，紛紛降附，徐奏報洪天王，洪天王聽得南昌既下，即封陳玉成爲英王，令以洪春魁章昌祚雷煥張祖元，共守南昌統分撫各郡使。陳玉成孫賓三回九江，會同北上，按下侵襲。且說當日上海地方爲中西人會萃之地，天王屢欲用兵，惟李秀成之意，以爲上海商務繁盛，半多西人經商，若一旦舉火兵燹之，易易震動商場，反使外人藉

口，使滄人更得以藉此爲名，撥借外力，實爲不便；故主計取，不主力敵。便分布黨羽於上海鼓動華商，從中舉事，若得上海，固不必說，即稍有失利，亦無與天國人之事，西人不能責言。時奉令往上海一爲粵人劉麗川，一爲閩人陳連，那兩人向在上海經商，情形熟悉。且當日上海華人經商的，尤以閩粵爲衆，那些人在租界地方，沾染歐人習氣，多知亡國的可恥。故這時聽得洪天王得了金陵，自然日望天王兵至。偏只會來了劉麗川及陳連兩人，提說起謀襲上海，然後歸附天王的說話，自然沒有不從。當下一傳十，十傳百，凡在上海經商的人，便都附和成一片，要謀襲上海城，只那時洪天王，正在當盛，凡是中國的人，都當攻襲城池，是一件得意的事，并不畏懼，自然不至隱秘，紛紛傳說出來；因此事未成行，倒被清軍知得。爭奈那些人多在租界，清官實在捉他不得。況且西人亦知洪天王是個有法度的，與盜賊擾亂的不同，所以任華人在上海怎麼說話，都不善詢管，只時清官好不憂慮，沒奈何，

惟有出一張告示，勸人不得亂動而已。那張告示又出得十分利害，不是說殺就是說拿。又當怎麼如有聽得浮言，妄行舉動，即從重嚴辦道等語，只道這些話就能夠把人嚇退了，誰知那張告示一出，却是兩江總督何桂清領銜的，當時舉人正洋洋得意，那里說得總督來？當下見了那張告示，就滿城門鬧起來，把他的告示紛紛扯去，并有些人寫了一封密函，交與何桂清，又寫一封交與上海道吳建章，叫他休要亂說；如再有這等告示，定然要取他頭。故江督何桂清及上海道吳建章見了兩通書函，反不勝憂懼。急向劉龍川及陳運兩人謝罪。這時劉陳二人，越加得意。惟何桂清與吳建章，雖然如此謝罪，究竟慮商人真正發狂，便刻期備具一張照會，送與上海西官，勸蘇商民。因此西官也循例出一張告示，勸商民休得要弄外人租界亂動。不想那張告示却又提明是接得清官照會的，所以劉麗川一千人更加憤怒起來。又復具函責罵何桂清以詐術欺人，對我們商家，沒點信義。那時何桂清更加惱恨。因當時美國已與

天國通商，且西人又見洪天王確有文明，平等的制度，故循例出，那告示之後，却實在不甚打理。劉麗川這時既受李秀成之所囑託，又忿怒清官，便立意舉事。可巧那八月二十七日城中孔廟正有祭典，劉麗川料得是日清官必聚集到孔廟，便約齊黨羽，到只時間攻孔廟，要殺盡清官。統共約下七八百人，各扮商人模樣，先一日暗選軍隊在城裏密設，將近夜分就在城裏暗伏。次早天未黎明，清國各官，確畏懼亂事。但究竟清廷向以祭祀為重典，何桂清等，却不敢不往。先由上海縣袁梓材先到，其次陸續都到了，最後江督何桂清，約以清兵數百人護送，直至孔廟。劉麗川分撥數百人，對江督親兵，自與各人雜在孔廟作為觀禮的。正值行禮的時候，劉麗川即行用暗號，傳示各人，一齊擁上。何桂清初時見人多擁塞孔廟，懷了疑心，故以上海道吳建章代主祭典，只當見人衆欲動，先自逃了去。上海縣袁梓材見江督自逃去，亦知有變，急的相繼逃遁，餘外各官，都如喪家之犬。劉麗川黨人先攻散未逃的親兵



麗川卽領數十人，上前拿住吳建章，建章知劉黨人衆，不敢與較，惟有俯首就縛。劉麗川見拿不得何桂清，隨領數百人，擁至上海縣衙前，迫令袁梓材獻印。袁梓材罵道：「我十年窗下，乃得進身，任這上海縣，實是不易，安能印綬給與別人？」劉麗川聽罷大怒，便謂衆人道：「快殺背漢賊。」於是衆人一齊動手，取了袁梓材的首級，取得官家金銀無算。然後會議殺吳建章與否或云殺。或云不殺竟不能決。適美領事馬選氏，與吳建章有交誼，爲之說情，便免其死。劉麗川不許，馬選氏設法使人誘吳建章至西門，喬裝了逃出城外，匿於馬選氏之住所。吳建章因此回性命。只時劉麗川聽得此事，不覺大怒，有攻屠留地之勢。先馳書責美領事道：「我們起事，皆遵守法期，未嘗損及居留地分毫。今忽然干涉我們戰事，所有

### 第三十八回

取銅城隍其苦慶兵

話說劉麗川，領兵來取上海城，這時吳建章，已經逃脫先走，往見何桂清說道：「劉麗川已將卑職擊獲，而不并據上海城，是其失著；

拿獲之敵人，亦誘之逃去，與劫獄何異？且貴國自與我天國通商以來，實相和好，則貴國對於天國，與對於清國，實不宜有所偏倚也。祈卽將吳建章交回，否則斷不能爲貴領事原諒矣。」一發內這等話，那馬選領事只得只封齊，覺得此信實屬有理，便欲把吳建章交還。因恐不交回時，怕動了劉麗川之怒，居留地反有不安，自不敢再庇吳建章。時馬選氏正與署內人員相議，被吳建章知道，卽隨左右，私自逃去。馬選無奈，只得照復劉麗川。劉麗川大怒，便欲攻取租界。西人大懼，感禱防備，恰好蘇州天國守將汪大成，馳書與劉麗川，勸他不可誤犯上海租界，劉麗川因此中止。便提衆先奪上海城。只會分教：義勇齊興，取上海易如反掌；雄兵再舉，降銅城共許歸心。聖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奉朝旨左宗棠拜將

彼等之意，不過欲得吾等而甘心耳，今忽然領兵來取城池，必受歐洪蔡所囑託，可斷疑矣！何桂清道：「劉麗川本不足懼，但恐天國人

馬相應，而擊爲敵矣！吳建章立即出兵城外，與劉麗川一戰，蓋吳建章以被擊之辱，誓欲得劉麗川殺之，而沒報也。何桂清亦是沒主意的人，於是聽吳建章之請，調兵城外接戰，約四五千馬，駐兵租界之外。西人見劉麗川兵少，不以為意。時西人亦多出租界外觀戰，諍想清兵不明公法，反恨西人不助攻劉麗川，紛紛用磚石拋擲西人，又加以惡語。西人大怒，皆道清兵不慮如此無禮。因此各團領事會議，所有租界內巡警防兵，均請往西場防戰，惟何桂清正是個沒遠想的人，見西人調兵出來，只道西人要幫助劉麗川，更爲憂懼，急的向西人謝過而罷。西人因此收兵，責何桂清認眞申飭軍人，免礙租界商務。何桂清都唯唯應允。是時何桂清，見西兵已退，便令吳建章攻劉麗川。不想劉麗川的羽翼，在上海城內若尚有千餘人，這會見清兵分扎城外，只餘數百兵守城，便乘勢殺散守門軍士，分頭把住四門，舉起天國旗號。守備吳應珍，都司李鎮邦，副將何邦瀾，皆被劉黨殺斃，城黨千餘人，又引動城

洪秀全簡義下冊 第三十八回

內居等，紛紛附從。陳連正在城內，與其羽翼，乘着劉麗川攻據之際，便振臂大呼道：「有志殺賊者，皆隨我來。」因此一時之間，聲勢兇湧，清官都被斬斃，大開城門，迎劉麗川馬進城。可笑江督何桂桂，及巡道吳建章，領兵在外，不能一戰，又不能守城，竟被劉麗川擄了上海縣，只得退回儀徵駐紮。劉麗川先擄得吾報捷於蘇省汪大成，并報知李秀成。秀成聽得上海既定，即重賞劉麗二人。又因洪天王已破九江，陳玉成定了江西，便奏請洪天王，直請安徽，又齊請陳玉成，領兵入浙江，一面請楊輔清一路，由鎮江進兵儀徵，以拒向榮，及何桂清等。時向榮與天國大馬，前後大小，不下數十戰，只互有勝敗而已。故秀成再以揚輔清當向榮一路，便無虞，并命秦日昌，與洪仁達堅守金陵，李秀成親并到安徽，要與洪天王會合，然後進兵。却令賴文鴻爲先鋒，林彩翹爲副將，秀成自統大兵五萬，望安徽進來。且說洪天王在九江，既與李秀成訂約進兵，便商議留守九江之人。陳其芒進道：「九江爲數郡

五九

咽喉之地，乃清國必爭之處，非有智勇之將不能守也。」洪天王道：「吾欲以林陳二將，擇其一以守之九江，將軍之意何如？」林啓榮道：「臣弟非不願守之，恐一人恐不是固守，若並徵之，則前敵更有何人？」洪天王躊躇未定，忽陳玉成令孫寅三到九江，呈報南昌所得金銀倉庫款項。洪天王就令林啓榮孫寅三共守九江，仍令陳玉成先鋒，大軍望安徵進發。一路有百姓夾道相迎。洪天王卽下馬相見。安惠衆百姓道：「朕自與衆兄弟舉義以來，累各處鄉老，慘遭兵燹，朕心裏過意不去，可恨敵人，佔我中原，於今二百年，不得不竭力謀個光復，實出於不得已也。」衆百姓有年紀稍高的，便上前說道：「某等受暴宦汚吏雷索，已非今日，今得大王起仁義之師，除水火之患，百姓得重見天日，皆大王之賜也。」說罷，分以卮酒相獻。洪天王向百姓致謝。時附近有孫姓祠，齊邀洪天王至祠中歇馬。左右忽有意外，勸洪天王勿往。天王道：「朕以至誠待人，他人難以

詐僞相待，又何必以不肯待人？」遂令人馬扎下，帶數千人毅然前往。既至鄉中，男女紛紛擁室，皆以得獲天王之面爲榮，擁塞祠門之外。洪天王親出洞前，對衆說道：「爾等欲見朕耶？亦猶人耳！望爾等爲農者勤於耕種，爲士者勤讀書，以大義相勸，毋動異心，尙不難重見昇平也。」各人聽罷，皆流涕道：「願太平早平大難，使吾民早享太平之福了。」天王再轉入祠內，將滿州盤關中圍，及清官白魏固稱的歷史，演說一番，聽者無不憤激。時村民多以一酒或一肉相奉，天王見庶民出於誠心，不忍過却。有名徐仁者，家中有一老母，貧甚，無以敬奉洪大王，回家對母而泣，其母至洪天王跟前說道：「吾兒家貧，無以敬大王，心實不安，願以小兒隨大王左右，便得爲國家效力。」洪天王詢悉其故，深憐徐仁之孝，命左右贈以白金三百兩，道遣。因此百姓皆願洪天王仁慈，歡呼萬歲。天王盤桓至數時之久，纔與百姓相別。天王道：「朕以軍務緊急，不能久留，待事平之日，當與衆國臣民，同作太年宴。」說罷便行

百姓寇望營前，天王撫慰之使同，即令人馬  
 若者，皆與感泣。大兵一路往來，將近安慶省  
 城，早有黃文金派人迎接，到安慶城下。洪  
 天王先問敵情何如？黃文金道：「清將鮑超，  
 不降，我且會國藩，巨兵往來於皖鄂之間，  
 因此不敢遽離安慶一步。屢欲北征，而不敵，  
 因此故也。以安慶為金陵屏障，故不得不堅守，  
 現聞會國藩已復聚黃州一郡，而胡燏燮又  
 據漢陽，分兵擾掠武昌附近各州縣，是胡武昌  
 勢亦瀕危也。洪天王道：「湘鄂亦多讓書之  
 子，何以不明種族之界，絕不以亡國為羞，反  
 助他族以親同種也！」曾龍嘆息。黃文金一面  
 擺酒，與洪天王接風，徐會講遣兵之計。黃文  
 金道：「蕪大稱一路，現駐兵河南，不如令他  
 由廣慶而下，以壯湖北聲勢。某堅守此地，以  
 拒會國藩。天王即舉兵北征，可無虞矣。」  
 洪天王道：「此言甚長，自林鳳翔既敗，羅大  
 綱一路，其勢已孤，使之回應湖北，亦是要著

洪秀全演說下冊 第三十八回

但朕本軍之力，亦非難厚，不如發一令李秀  
 成，以軍相應，然後再會同北行，朕即先取銅  
 城，以待秀成消息可也。一面令羅大綱，由  
 懷慶趨湖北，以壯聲威；隨營大軍，望銅城進  
 發。時清將張亮基的兄弟，張亮基在銅城本籍  
 與辦團練，約二千練兵上下，剿清營兵虎嵩  
 林共守，人馬又駐紮陽銅城，那鮑超又離銅  
 城頗遠，虎嵩林聽得洪天王領兵親到，志在出  
 戰，遂將萬長清志在守城，意見各不相合。虎  
 嵩林便與張亮基計議道：「銅城一擊之船，觀守  
 皆難，不如混戰一場，勝則有功，敗則退走河  
 北。」張亮基聽罷，不能決。虎嵩林嘆道：「何  
 乃兄英銳勇姿，乃弟却沒點志氣也！」迫得飛  
 報鮑超，催請救兵，一面督兵緊守城池，不在  
 話下。且說天國前部先鋒陳其芒，領兵浩浩蕩  
 蕩，殺奔銅城而來。忽探馬報稱清國人馬，在  
 銅城為安慶趨北要道，反不能攻下，實為心腹  
 之患。彼四面相隔，救兵亦難，朕必取之。  
 一便喚陳其芒道：「銅城雖小地，頗緊要，彼

六一



追趕前來，張蓋棄死命逃走，忽被一火勢燒殘的牆壁，壓將下來，把張蓋業和十數人，壓在牆下，嗚呼哀哉！敵是死了，陳其忠即奔軍去，搶開南門，迎那一半人馬進城，一面令人就滅了餘火。其時虎嵩林，已領收殘的軍馬，殺出東門而逃。陳其忠被滅餘火之後，即迎洪天王大城，天王國進城內，一面發炮，炮火被火之家，隨後王以成至，向他說道：「你這場功勞，本是不小，只既已得城之後，便不應續行放火，以害及百姓矣，姑念功能抵罪有餘，當予重賞。」乃封爲殿前都檢校。並傳諭各營道：「如王莊戶功成之後，不再放火，便當賞指揮，今與以都檢，是以敵將來也。」各人聽之，皆爲悅服，王以成亦唯唯伏罪，謝恩而退。天王出示安民之後，命人抄探各路軍情，忽流星馬報陳超大人馬已至。天王道：「吾已取銅城矣，彼來亦無所用也。」便領五千人把守銅城，令陳其忠統大軍以拒陳超分撥議定，專候清兵。且說陳超聽得銅城告急，星夜調人馬前來，部將王衍慶進道：「洪秀全親至，領兵到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八回

銅城，其勢甚大；銅城亦不能久守；恐軍門詞兵到時，銅城失矣；彼以逸待勞，吾軍恐難制勝；不如回棧虎嵩林以必救，使堅其心，然後我出兵直取安慶，秀全必回顧根本，則銅城之圍，不救自解矣。此孫臏圍魏救趙之法也。」陳超道：「此計雖是，但秀全久經戰陣，必知用意，安慶尚有黃文金駐紮，勢亦不弱，若即攻之，黃文金自能抵禦，秀全未必便回也。況銅城已急，我坐視不救，實難免以處分，不如救之。」便不從王衍慶之言，立行拔隊，以王衍慶爲先鋒，望銅城而進發。將近銅城約二十里，早見虎嵩林奔到，陳超大驚道：「果不出王衍慶所料也。」便傳虎嵩林至前，細問失城何如，斯之速。虎嵩林便道：「卑職屢言出戰，戰如不勝，守猶未晚；怎奈部下皆不聽此言，以致如此；且更有城內王莊戶，及回軍軍中人，爲張軍內應，致有此敗，現在洪軍聲勢正甚，進恐無益，不如退兵。」陳超正躊躇未決，適對左右道：「朝廷以兵權予我，若並不能救一銅城，將謂我何？」王衍慶爭道：「皖撫呂

六三

蓋賢，現駐大連，猶觀望不進，縱有失城處分，實在過撫；若連門進而以敗，其益當存軍門矣。願軍門思之。鮑超聽罷，覺言之有理，然心已緣以取回爲得功。且鮑超平日性又好感，便不聽各人之言，傳令揮軍直進，並囑令三軍，如與敵人相遇，當急攻進去，三軍得令而去。及抵銅城，正與陳其芒兩軍相遇，陳其芒見鮑超軍到了，已欲督兵接戰，忽洪天王傳到號令，以清國鮑軍，遠來疲憊，宜速進攻。陳其芒既得號令，便趁鮑軍初到，安營未定，直沖進去。鮑超軍中，實不意天國人馬奔至，已石及防備。且鮑超見人馬圍攻，喘息未定，又未接營，實屬吃虧，使不暇戀戰，只得混戰一場，徐退十里下寨。陳其芒亦不追趕，全且收兵。每夜半，陳兵復進，把營軍圍而圍定，鮑超奮力殺出重圍，誰想陳軍疑爲鮑軍，投東則投東，鮑軍投西則投西，一來鮑軍連日兼路，二來又衆寡不敵，而陳其芒軍中萬槍齊發，鮑超正自危急，忽一枝人馬殺入，乃鮑超部將王衍摩也。鮑超趁勢殺出重圍，折了些人馬，可

笑鮑超一員勇將，乃清國以不度形勢，亂攻進兵，竟爲陳其芒所敗，連夜奔回大連而去。陳其芒大獲勝捷，收兵自回銅城，自此後安徽全境，清國大爲震動。清國御史大紛參劾，以安徽巡撫呂賢基，師久無功，且觀望不進兵，清廷便令鮑超爲湖北提督，幫辦安徽軍務，將呂賢基開缺。又令鄂督吳文鎔保舉賢才，因此就引出一位功名，樂戰事的人物來。那人你道是誰？就是壬辰湖南的舉人，正任湘撫略炳章的幕府左宗棠，字季高便是。那左宗棠，自從任湘撫的幕府，辦事頗有決斷，且爲人好事喜功，又督專權，亦頗有才幹，當洪天王攻入武昌，曾上書天王，勸他勿從外教，洪天王見他不明禮法，反不識羣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他渴望上齊洪天王，得個重用，故經許多人勸請過他，他到不願出。今見洪天王沒有什麼意思，心中就有些不快。暗恃欲作胡元思的劉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繼思音時玉猛，曾依符堅，遂定了主意。先受張亮基湘撫之聘，遂發我幕。繼又受湘撫炳章之聘，辦事很

有點本事，故此潮中人士，就是起他一個新亮的明號，這名就算是新諸葛亮的意思。那時有說他的道：「老兄自比王猛却不像，因王猛雖輔苻堅，却未曾攻過中原東晉，今若兄出身少呢？」左宗棠聽罷，覺這話有點道理，因此息了做王猛的念頭；也算個自負的新亮的名號。又有些說他道：「諸葛亮是輔漢的，更補滿不輔漢的，怎又比得諸葛亮呢？」左宗棠聽了嘆道：「大丈夫負不世之才，豈能甘老屈下？吾意決矣！」那正值安徽吃緊軍情，清廷詔舉賢能，那鄂督吳文鎔，以及胡林翼二人，就猛省起個左宗棠來。林翼即飛函賂秉章道：「左季翁乃天下之才，足下不得私爲己有。」說這等話，賂炳章便把胡林翼的意思，對左宗棠說知，勸他出身治兵。宗棠道：「要我出身，這却不難，我雖是一個舉人，俱未有報着什麼官，說出身有多大官職？我又不肯向人叩頭，又不

肯向人遞手本的，如何能得官？」賂炳章道：「朝廷當用人之際，或者能破格錄用，也未可知？」便把左宗棠意思，報知胡林翼；胡林翼大喜，立即具奏保舉左宗棠。說他本事，好生了得，差不多說他，恨天無柱，恨地無環的意思，前古後今，沒有一個比得他的了。清國咸豐帝，看見胡林翼這道本章，遂再出張諭旨，向會國藩問左宗棠的意思如何？那會國藩明知左宗棠的爲人，實出己之上，本來十分忌他的；今胡林翼已自保奏他，料左宗棠有個出頭，就不該讓胡林翼一人，全得了着舉名譽。因此立刻覆奏，說這個左宗棠，爲人識略冠時，勝己十倍。所以清廷就降了一張諭旨，特示左宗棠一個五品京堂，兼辦皖南重務，使他獨擔一面，好建立功勞。這回分教：相逢敵手，忽來左老助清皇；大戰丹陽，又見忠王擒向帥。畢竟宗棠得了諭旨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左宗棠，重領五品京堂之職，襄辦皖南軍務，見清廷如此重待，以一個舉人驟膺五品京堂出身，確實算的榮華；便定了主意出來。那時清廷，又見李續賓兄弟，屢立戰功，便撤去呂賢基，以李續賓署安徽巡撫使，担任辦理安徽軍務，不在話下，且說洪天王，自進了銅城，聲威大振，一面李秀成出師安徽，會同北上。李秀成由江甯過太平府，入皖境駐軍含山，洪天王已過無爲州，天軍離含山不遠，忽蘆州天國守將胡元燁奔到，洪天王大驚，原來清國陝甘總督舒興阿，引兵萬五千人，會壽春鎮總兵玉山，已復取蘆州。洪天王聽罷，以蘆爲要冲之地，若不先破舒興阿，終不能北上。便移營與李秀成相會，同議進兵之計。秀成道：「今番出師，早被清人偵悉；故舒興阿驛到，欲阻我北進。且清兵先取蘆州，亦志在復取安慶，故放兵大至。觀舒興阿駐兵崗子集，純兵玉山，駐兵拱震門，麗鶴鎮總兵德普布，與

同知江忠濬，劉長佑，復募湘勇，前來駐紮五里墩；清兵的聲勢，實爲不弱，我當擇其易與者先破之，彼一軍兵，則各軍達無用矣。」洪天王道：「蘆州固在必爭之勢，但賢弟所見，究從何處下手爲高？」秀成道：「清總兵德普布，以宗統袴子弟，不諳軍事，吾當以能事奪，分兵攻之；却先取攻城門，以破玉山一路，只如此如此，可以破清兵也。」洪天王聽罷大喜，立着秀成發令。秀成卽令先鋒聚文鴻，以精兵五千，陽攻德普布，反助伯洪攻門；另喚陳其芒，以前部攻五里墩，取江忠濬，劉長佑；却請洪天王，陽攻崗子集，以牽制舒興阿，自領大兵來，會清將玉山，單攻洪震棚。分撥既定，約定四更造飯，五更起兵。且說舒興阿，既至蘆州，部下俱屬甘兵，與湘勇意見不甚和合，且又藐視湘勇，便欲天明引兵直進；忽到五更時分，洪天王兵大至，犯舒興阿人馬，四面圍住，湘軍在五里墩，相隔非遠，只是觀

竊不進。劉長佑奮然道：「此亦大事也，安可以私意廢公耶？」便欲拔隊前往接應。忽陳其芒領天國人馬，已捲地而來，劉長佑大驚，急與江忠濬分別，其禦陳其芒，那德音布一路料不能當賴文鴻之衆，早已望風先逃；因此清兵大亂。駐洪震門清將，總兵王山正欲移營往救，誰想李秀成人馬已至，清兵聽得秀成名字，皆不敢戀戰。秀成趁勢殺了一陣，玉山恐廬州失守，仍不敢違離拱震門。忽東上一枝人馬殺入，乃清天大將賴文鴻也。那賴文鴻槍準，百發百中，直入中軍，向玉山舉槍先登，那玉山應聲而倒，清兵發亂，互相亂竄。賴文鴻趁勢搶至拱震門。時城內喧傳城外各路清兵皆敗，人心惶惶，賴文鴻見拱震門圍圍，把火縱將燒起來，城樓遂陷，城內窺見搖震門火起，天叫地來。李秀成即令兵直進城內，一面撥人救火，一面將城大開，迎天國入馬進城。秀成復令賴文鴻引兵助其芒，另撥一枝人馬，能助洪天王。時得阿知廬州已復失，不能抵敵，急領敗殘人馬，望和州而逃，洪天王也不追趕，即

收兵進城。適清將劉長佑江忠濬，料敵不遇，亦引兵退十餘里，賴文鴻陳其芒，亦引兵回城。廬州既定，即出榜安民，傳令休兵半月，然後北進。忽流馬飛報來禍事，稱說：「向榮現拜欽差大兵，增添吉林馬隊，以張國樑爲先鋒，往攻京陵，聲勢甚震，恐有危急，特來報知。」洪天王聽罷，長嘆道：「我軍自由九江入皖境，破銅城，再下廬州，正擬趁勢北上，畏隔大進；今京陵又遭驚此變，怎生是好？」李秀成道：「彼實防我北進，故攻我京陵，以爲牽制耳；京陵人物尚多，未必便危，祇遣一將，直趨丹陽，以擊向榮之後，即可解京陵之圍矣。」洪天王道：「京陵附近，若可以當向榮者，究有何人？」秀成道：「有楊輔清洪仁達在京陵，且城牆堅固，未必向榮遂能得志；又有劉狀元主持大計，准可無慮。不如偕李世賢，由浙江回南京，軍勢一振，向榮氣奪矣，夫王不必慮也！」洪天王聽罷，猶疑未決。副將林彩新道：「京陵爲我國根本，倘有差失，干係非輕；不如回京陵，待退向榮之后，

由淮揚往山東，長驅大進，亦無不可。」秀成道：「此番亦是；但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我若聞京陵之急，即夾趨回軍，清人必更逼吾后，此取敗之道也；吾軍善敗，京陵更震動矣。不如領兵由廬州，略地而東，邀張敬修，發應京陵，再調兵分堵南北岸，與九江林啓榮相應，以防沖突。一面使京陵守將固守，我却打聽緩急；若京陵無事，我却要向榮之倭，趁勢北進，否則回應金陵可也？」洪天王聽罷，鼓掌稱善。便飛令楊輔清、洪仁達固守金陵，又傳令李世賢，由浙江回軍，以爲聲勢，便提大軍，望東進發。再說向榮自以屢敗無功，久欲一雪其恥，適拜命爲欽差大臣，又乘洪天王出征，便復取京陵，卻大會諸將計議。張敬修道：「我軍屢敗，洪軍輕視我久矣，京陵城中，必不設備，不如趁勢南京，若得京陵，大事了矣。」向榮深以爲然。便率提督張國樑，將軍福興，副都統德崇額，副將張敬修，共步騎四萬人，併吉林馬隊六千人，分道大舉；以張國樑、張敬修領步騎萬人，先攻鎮江。并囑道：「鎮江

爲京林咽喉之地，不可不爭，若既破鎮江，可分兵並掠溧水，會攻金陵，以應我師，以京陵城池堅固，非合大軍不能得手也。」張國樑道：「金陵破已既難，今又分兵於鎮江，恐勢亦弱矣。向榮道：「楊輔清爲敵軍勁將，今回駐鎮江，若我攻京陵，彼必來救，是我腹背受敵，正欲仗汝軍牽制之耳！」張國樑、張敬修，便率部將馮子材、劉存厚等領兵而行。向榮一面知照提督和春移儀徵之兵，進窺皖北，以擾洪軍。即與諸將起軍，望京陵進發。早有細作報知李秀成，秀成爲洪天王道：「向榮死日近矣！彼行軍向來小心，今頗兵以窺京陵，志圖一逞，須知我鎮江勁旅，旣足支持，金陵堅固，亦難遽下。且吾軍雖出，與京陵相隔非遠，接應亦易，此行破向榮必矣。」便請洪秀全先回京陵，以鎮人心，打聽得向榮分爲二軍，以一軍沿六合，以一軍沿句容，分道西進，而以橋蕪爲大營。秀成聽得清楚，即令溧水守將吉元志，兵分路金柱，攻黃金，及大小關。自率大軍，與總將賴文鴻，李昭壽陳其芒，馳度廬

出，路過向榮。且說張國樑兵萬人，行抵鎮江，太平將楊輔清謂部下道：「張國樑此來，非欲得鎮江，只欲塞我耳；我若守，彼即將去，吾相機乘之，不亦可乎？」便合諸軍堅守。張國樑連攻二日，志不得志，即與張敬修計講道：「楊輔清勇好鬥，今獨不出，恐有他謀。」敬修道：「某料向帥一軍，必難退下金陵，我軍若在此磨日久，終非良計，不如讓之，分據溧水而進，以應向帥後為上策！」張國樑從之，便解鎮江之圍，改據溧水。時吉志元既得李秀成之命，已於張國樑未到時，破黃馬下大小關，得過溧水時，大為驚愕。謂諸將道：「我軍甫行，彼軍先行，是何神速？吾欲掠溧水，亦難也。」馮子欽道：「若不攻溧水，必須速奔句容，某料吉志元，即出而擊我矣。」不想說猶未了，吉軍已至，城門四門亦分兵突出。張國樑欲與會戰，張國樑道：「軍心驚惶，戰必失利，不如避之，速奔句容，以會向軍，尤為穩當。」便引軍至北，吉志元從後隨之，張國樑無心戀戰，只圖與向榮合，吉志元

洪秀全演說下冊 第三十九回

乃聯合溧水。各地人馬。藉樹大舉，欲進進趨，以要向榮之后，時向榮聞張國樑一軍失利，正欲援之，忽報張國樑兵至，向榮謂諸將道：「吾由揚州進此，初以張國樑為前部。先制鎮江，國樑性本耐戰，今突然來此，正不知何故！」說罷，張國樑已入，其道退兵原因，向榮道：「既不能牽制鎮江，恐楊輔清吉志元反合而攻我矣！若更以李秀成軍一至，吾焉能當敵路之冲？今當速行佈置，以禦敵軍，反以緩攻金陵為上策矣！」即令將軍編與引軍駐六合之南，以副都統德崇額引兵駐句容之北，以張國樑引馮子欽存厚為游擊之師，以防吉志元，自以張敬修為前部，自統大軍居中策應。張國樑道：「高資一地，為被太平軍運糧要道，若斷彼糧道，則敵人在鎮江溧水，兩軍皆困矣；某攻鎮江時，未計及於此，大為失着，今請冒險一行！」向榮許之，張國樑便統兵赴高資，討存厚欲爭首功，乃屯於附近高資之烟墩。不意楊輔清已知張國樑回軍，乃親自統兵出城，直進高資，却令副將陳宗勝，領兵萬人，

六九

先圍烟墩，楊輔清却單迎張國樑，時太子副將陳宗勝，一軍先出，劉存厚以衆寡不敵，只令部下緊守；陳宗勝運動卒爲前隊，步步進擊，冒死而進；劉存厚不能抵禦，紛紛潰退，劉存厚先中彈而死。陳宗勝直進軍中，先後斬知縣專松壽及知縣，向張國樑軍直追，清軍大敗。時楊輔清方與張國樑大戰，甫清軍士極銳，張國樑亦奮戰不屈，兩軍喊殺連天；不料張國樑正將戰間，已報右軍已敗，劉存厚陣亡，國樑守軍無不胆落。時太平將陳宗勝一軍亦到，國樑無力抗禦，副將馮子村，急保張國樑殺出重圍，楊甫清會合陳宗勝，趁勢追殺，國樑大敗，折兵五千餘人，遺失輜重器械無數；狼狽奔至旬容。向榮知張國樑軍敗，乃令先路旬容六合兩城以爲根據。果然兩城之內，天國守兵棄城而逃，向榮以天國人馬不戰而遁，心正滋疑。勿報李秀成一軍大至，前部先鋒賴文鴻李昭壽，已離此不遠。向榮即以張國樑張敬修，分爲左右二軍，往迎賴文鴻與李昭壽。忽然旬容六合城內，同時火起；原來這火，實係太平軍

所佈置，因太平軍，深得人心，棄城遁時，先留人馬，裝住民間，待秀成到時，一齊放火，故向軍大亂。向榮急下令道：「內城同時起火，乃敵人縱火無疑，不必理他，可令守城內守兵而出，棄城以求亦可也。」不料吉志元聯合溧水各道人馬，先已馳到，各向旬容，以邀擊向軍。向榮即令德崇額，力禦吉志元，而以大軍與秀成交戰。時李秀成軍已至，以六合旬容火起，知向軍已亂，乃令賴文鴻與李昭壽，於軍到之際，即行進攻，勿令向榮得以復行佈置。故賴文鴻李昭壽甫與相遇向軍，即猛力進擊；向榮恐張國樑一軍，轉戰鎮江溧水，軍力已疲，急以福與一軍相助。惟賴文鴻李昭壽性最勇悍，且戰且進，文鴻又有槍法，槍法响處，張國樑坐下馬，已被擊斃，把張國樑掀下地來。軍士只道張國樑已中槍斃命，一時譁潰。比及張國樑換馬督戰，軍中已全無隊伍。賴文鴻李昭壽趁勢進攻，國樑一軍，先已敗陣。太平將李昭壽，即下令道：「賴軍已勝矣，吾軍不可落後，速宜奮力，以圖立功！」於是軍士，

皆歛喙而進，清將張敬修，亦不能支，同時敗潰。向榮正欲往援，忽見大營火起，却是后軍知向榮必敗，欲降秀成，故縱火以亂向軍。向榮此時已漫無主裁，李秀成陳其忙復至與賴文鴻李昭壽，四路併分向軍，向榮料不能支持，適德崇額又爲吉志元所敗，向榮卽令退軍。忽見東北路塵頭大起，一軍趕來要截，探子報道：「來軍乃是天國人馬大將楊輔清也。」那楊輔清已爲向榮一敗，必回揚州，故引兵沿上流而下。向榮聽罷，急改向東南而逃，隨後太平軍分數路截擊，向軍或逃或降，死者不計其數。向榮望後軍，見大營火猶未熄，太平兵已捲地追來，軍中呼天叫地，互相奔竄。正在危急之際，吉志元已率兵又復趕至，把向軍殺得七斷八續，吉志元。正逼德崇額一軍，大呼降者免死，於是紛紛投降。向榮已無心同顧，不提防一顆彈子飛來，正中向榮左臂，幾乎落馬。正是慌忙，突見張敬修與賴文鴻奔至，倉猝言道：「後軍皆覆矣，速圖駐紮之地可也！」向榮急問張國梁現在何處？張敬修道：「現伊軍

尙足支持，故殿後以保前軍耳；惟敵軍勢大，恐亦難以久持也！」原來張國梁見向榮已逃，恐爲敵人所獲，故死力拒後軍，且戰且退。不想太平軍楊浦清一軍從東北掩至，取建領之事，如從天而下，把張國梁一軍冲破兩段；國梁此時人馬俱乏，無力支撐，亦惟有策馬而逃。太平軍士，奮力追殺，清兵累尸數里，太平軍皆踐尸而過，少時張國梁與德崇額，皆奔至向榮馬前；向榮此時，已知全軍覆沒，便令急走丹陽。李秀成與諸將率兵，追殺十餘里，卽傳令收兵。李昭壽道：「向榮窮蹙而奔，如鼠失穴，迫而殺之，直反掌耳；若待其養恢復元氣，又多一勁敵矣！不知大王何故收兵？」李秀成道：「不勞諸公虎威，向榮卽行死矣；吾力已疲，丹陽尙有清兵萬人，未可輕視；若令黃文金在浦口，爲左宗棠鮑超所扼，曾國藩以搭其布彭玉麟等，圍攻九江，勝保亦駐兵皖北，吾當留此一軍，以顧大局。」李昭壽道：「大王何以知向榮必死乎？」秀成道：「向榮性質最強，強則氣勝，今經大敗，必操鬱成疾，羞憤交

集，能勿死乎？一說罷，即令楊輔清暫回鎮江，吉志元暫回溧水，復令軍士掘土掩埋屍首，一面安撫被焚各地，首引兵回京陵。且說向榮與諸將走至丹陽，計各部下共囚萬人馬，鬪刺五千餘人，乃謂諸將道：「吾自用兵以來，自開堅忍耐戰；今一旦且狼狽至此，喪師辱帥，固無以對朝廷，亦羞見江東父老。」言罷，咯出血來，不覺昏倒在地。左右急爲救起，臂上傷痕又發，急覓醫調治，將彈子取出，自覺沉不醒，不應理事；只令張國梁緊守丹陽，以防李秀成再至。惟向榮病勢，延醫調治，毫無起色，覺日重一日；那日諸將方環集問安，勿報有人送書至，向榮即令呈上，就在病榻拆閱，乃太平大將李秀成書也。書道：

太平天國七年，忠王部督，江淮諸軍事，爲檄告清將，欽差大臣向榮曰：昔將軍立秦隴，領師廣西，擁旄萬里，此非將軍得志之時乎？秀成以關敵匹夫，瞻望旌旗，抗久遠欽佩，以清國賊危，而保障東南，抗衛天綱，豈非將軍莫與也？何將軍先走永

安，再走溧陽，軍敗長沙，旣敗武漢，奔走東南，復倉皇與會，今爲奔亡之慮，竊攷丹陽。撫殘兵而摧胸，對同人而洒淚，何今昔盛衰，一至如是乎？秀成一耕夫耳，忝膺大任，與將軍抗衡，方以爲螳臂當軍，且漸且懼。乃吾兵一舉，將軍一敗，不旋踵師徒數萬，殘留數千，尸累荒原，血流漂櫓。秀成性最慈憫，方憐不忍，而將軍獨忍爲之者，故吾雖敬將軍報朝廷以盡忠；究憐將軍驅人民以就死也！夫以將軍久經戰陣，熟諳諸路，縱不奏功，何以蹉跎至此？意者雨露無私，不官異類；皇漢舊邦，自有真主；故將軍雖人事已盡，而爲天意所阻撓乎？抑將軍爲諛時之佞傑，知大事已去，願舍者希，聊作潰敗以相讓乎？抑觀天心，當居一於此。或以將軍當窮蹙一隅，分稱以吾軍乘勝之威，破丹陽，擄將軍有如反掌；然秀成不忍迫擊軍臣。以秀成邊將軍，而大功成，方爲將軍戴鎧；何忍恩將仇報？因將軍固名將

也，久負威望；性最堅強，必謂再舉；將軍又欽差大臣也，令旗一指，大軍即集，提劍所及，諸將景從，以旬而喪數萬精兵，斷不計於終敗，勢必再集師徒，重決勝負；則秀成雖愚，惟秣馬厲兵，准備士徒，待與將軍約以十日期，再於旬容六合，重與觀兵；英武館事，如將軍其或不以秀成不肖，而不吝賜教乎！

向榮看罷，大叫一聲道：「氣死我也！」卽吐鮮血，不省人事，諸將不知其故，急爲救起，細讀來書，爲李秀成所氣，無不憤怒，個個磨拳擦掌，誓與李秀成決個雌雄。正在奮怒間，只見向榮神氣略已回轉，揭口遍觀諸將，忽然下淚，徐徐嘆道：「得會秀成，好惡作劇也！」歎已又道：「吾命亦不久矣，可惜視師數年，毫無寸功，只資炭生靈，吾負國家，又負斯民矣！」又謂張國梁道：「吾聞汝共走於思難之中，饒爾父子，吾必苦汝；然若汝非私情也，汝實耐戰，臨陣不屈，此后宜努力國家，以圖名垂竹帛，勿好吾之無用也！」說罷便昏

鐵壘取來，口授遺摺，令書記繕寫之，摺內力稱和春張國樑皆可大用。向榮是夜卽沒於丹陽城中，後人有詩嘆曰：

秦國稱良將，東南表戰功；

英才爲國用，甘苦與軍同；

秉性能堅忍，居心獨誓忠；

丹陽星隕處，遺恨泣西風。

自向榮死後，清廷得知，大爲哀悼，特加予諡忠武，并贈封勇爵銜，又贈太子少保官銜；卽遣他依摺，薦滿人和春，及提督張國梁，爲欽差大臣，辦理江南軍務，卽有消息，報到洪天王那裏，洪天大喜道：「果不出吾忠王所料也。」便厚賞忠王李秀成並道：「向榮雖屢敗之將，然好勇耐戰，在江南屢苦吾軍，且屢扼金陵，使朕不能大進，實爲心腹之患，今向榮已死，朕鑄奠矣。」遂開太平御宴，與諸臣共醉。不料正飲間，有武昌急報，飛報禍事，稱鄂督官文，巡撫胡林翼，及提督楊岳浦，會合各路大軍，共爭武昌。原自鄂督吳文鎔因戰被傷，未幾殞命，清廷乃以楊浦任鄂督，及楊失機



革職，留辦軍務，乃以荊州將軍官文，移督兩湖。此時乃與胡林翼共攻武昌。洪天王聽得，乃欲以秀成往救，李秀成道：「日下尙多罷戰之人，臣弟非不欲往救武昌，然東奔西走，反中敵人牽制之計耳！」天王聽罷，略略點頭，只是不語。李秀成深知洪天王之意，不便另調他人也，遂再奏道：「果不獲已，臣弟何敢自逸？就提一旅之師，前往武昌，以釋大憲慮。」洪天王聽罷，立即准奏。李秀成退後，歎道：「今番出師，實不得已耳。」又以各事部署未定，且恐武昌已危，便令賴文漢，以精兵五千先行赴鄂，隨令大軍繼進。且說清將會國藩，自被洪天王襲取九江之後，心甚憤激，便移文胡林翼，欲先取武昌。時胡林翼，正取了黃州而回。忽得會國藩書信，便決意進攻武昌；即與鄂督官文，副都統多隆阿計議，多隆阿道：「方今天國人馬，只有譚紹洸在武昌，取之此其時矣！」林翼道：「前三次出師無功，皆由過於張揚，使敵人預作準備，今宜秘密行之，不愛武昌不下也！」官文以爲然。胡林翼一面

回復會國藩，請其會兵合力，一面令多隆阿先取洪山，共請會國藩調湘軍，水師先進妙河，林翼自與官文領各路人馬，親攻武昌。分撥既定，那天山守將譚紹洸，不時打聽清兵舉動，並爲左右道：「吾以一人鎮守武昌，而牽制會胡諸人於此地，實彼之失算，彼時志在窺復武昌，且胡林翼正自黃州而回來，攻此地必矣。」便令軍士，於武昌城外，增置木柵，并西南兩門，埋伏地雷火線，再飛報京陵告急，又函致九江，請林營榮令孫賓三由九江進兵，以邀會國藩之後。不料分撥既定，已報洪山爲多隆阿所奪矣。官胡兩軍，已直趨武昌城而來，清國水師，亦由妙河而進，餘外各路都一齊進發。譚紹洸不意會胡兩軍驟至，到防備不及，胡林翼前部就是多隆阿，會國藩。會軍一路自湘省水師既成，却以楊載福彭玉麟兼理，餘外陸軍前部，就是塔其布，領兵五千人馬，先攻武昌南路。胡林翼一軍，已至妙河，水師又喊吶助威，武昌城內，天國人馬驚懼，譚紹洸謂晏仲武道：「清兵尙不能得志者，以待待陸軍故也。」

今彼水師既成，勢力與我共之矣。清兵既來，恐不易防守，兄弟究有何善策？」晏仲武道：「彼披全力而來，我有守無攻，實爲失着，不如避之。」譚紹洸道：「吾等自起義以來，逢敵未嘗落後，今如此反示其怯也。」馮文炳道：「橫豈武昌不能圍守，不如全伏地雷。待彼來我退，崗而炸之，吾乘其敗，而復奪之，有何不可？」譚紹洸道：「此皆非良策也！」便令蘇招生降順德，各統水軍，堵塞妙河；餘以迎，清楊彭二將；却令劉將楊春魁，晏仲武分守各隘，再率大軍，晝夜巡視。誰想會軍水將彭玉麟，已派小艇十餘隻，偷進南門濠口，志在水陸相圍。時宜胡雨軍，攻城甚急，譚紹洸督諸將竭功守禦，忽然馮文炳奔至，謂紹洸道：

#### 第四十回

羅澤南走死興國州

羅大綱夜奪揚州府

話說胡林翼統率南軍，直進武昌城，忽然火藥爆發，城垣傾陷百餘丈，登時壓死清兵數千人。彭玉麟偷進南濠的水師，亦有多艘壓溺，清兵軍勢稍却，各欲退後。胡林翼以既中敵

興秀全濟賊下冊

第四十回

：「兵力疲矣，清水師又已偷進南門濠口，此時恐不能久守也；清兵衆多，故輪流攻擊，吾軍實疲於奔命，不知依某前計，棄此城以炸清軍，然後謀以復之可也！」譚紹洸此時覺得此言有理，乃令軍士各打衣包，盡作逃狀。胡林翼從高望之，深信譚紹洸將逃，即令軍士猛攻，并下令道：「譚會將遁矣，彼休令逃脫也！」清兵聞令加倍奮力，水陸一帶西南並進，城垣遂陷，太平人馬，已紛紛逃出。清兵皆欲急進，忽然震地一聲，如轟天聲響，城垣墜陷了百餘丈，清兵被陷者不計其數。這會分教：妙計成功，先伏地雷摧大敵；小孩斬將，直教天意奪湘儒。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人之計，折兵數千人，若不能取一武昌，更無以見人矣！不覺大怒，立即下令，退後者斬！時多隆阿及曾國葆，俱已受傷，然聞胡林翼之令，亦皆振奮一齊，督兵堵進。當時譚紹洸領

兵逃出武昌時，猶在城外東北路盼望，以爲清兵被焚，必然退却。正欲待機再取武昌，忽聞喊聲震地，料知城陷，方欲回軍，突見清兵不特不退，仍冒烟突火而進，不覺大怒。乃爲左右道：「清兵屢戰，未見有如此強悍者，今何以忽然猛勇耶？」晏仲武道：「彼日前既奮於墜敗，目下又奮於軍中被，炸蓄怒已極，如涸馬走平原，無復知人性，前者必爲所蹶，計不如避之；吾軍目前，斷不能再入武昌矣。」譚紹洸道：「果如汝言，吾深悔棄武昌而走也。」晏仲武道：「是又不然，彼竭數路之兵，合水陸之衆，不下數萬，以爭一武昌，志在必取；吾軍雖守死，難於保全；若困憊已極，則逃亦難矣。今馮文炳之策，雖棄一武昌，不過早棄幾天耳，然竟能焚炸清兵，料此後清兵雖欲攻我，亦知所畏忌也。」譚紹洸道：「既不復爭武昌，則吾軍須入皖境矣。」晏仲武道：「必不可也。今只失一武昌，鄂省尚多退步；若即走安徽，是湖北全省俱失矣；吾軍勢力未損，何必遽逃？以某愚見；不如先奔與國州城，以該州

人心崇服吾國，故每次科舉，以該州人赴試爲多；我既得人心，軍力又全，且與武昌相迎，若金陵救兵一至，且能合力攻武昌矣！」譚紹洸以爲然，乃與諸將，領兵同與國州而來。且說胡林翼既下武昌，一面奏報捷音，一面出榜安民，檢拾被焚的尸首，盡行掘土埋之，立即將城垣修復，以固圍守。忽聽得譚紹洸已奔與國州，官文便欲遣兵往取，胡林翼道：「我兵圍攻武昌，料譚紹洸必往京陵告急，恐京陵救兵不久至矣；吾須留兵以待之；且與國州城小易破，無令大兵，只令一將前往可矣。」曾國藩道：「譚紹洸棄城而遁，兵力未損，恐未可輕視也。」羅澤南道：「某雖不才，諒取一與國州，實如反掌耳；且深受侍郎知遇，雖死亦復何憾？」曾國藩從之。便令羅澤南領兵萬人，並部將八員，與與國州進發。又令搭其布領本軍隨後起程，倘有緩急，即行接應。羅搭兩軍去後，又令楊載福、彭玉麟統水師沿漢水而下，以壯聲援。分撥既定，曾國藩仍留鄂境，專候羅澤南好音。且說譚紹洸，正與與國州奔來，

將抵金湖附近，恐清兵相遇，又欲東逸。馮文炳道：「官文必取武昌，必以兵力迫我，我若遠遁，不特湖北全境俱失，且清兵必窮追；不如暫屯蕪鎮州城，整頓行軍，果終不敵，則且戰且退，以待救兵，某料無往金陵，催請救兵，天子必有法以處之也。」譚紹洸道：「此言有理。」令人馬到與國州駐紮。洪春魁請領兵扎在城外，待敵兵追到時，喘息未定，乘勢而擊之。譚紹洸亦從其計，即令洪春魁委仲武各領一軍，駐紮在城外左右。時已傍晚，譚紹洸慮清兵乘夜追到，吩咐軍士，夜裏輪班替守將近黎明，仍未見清兵到來，遂疑官胡二人，不再來追。馮文炳道：「清軍屢敗，今一旦得了武昌，縱損十數千人，然亦自以爲一場大功矣，方以爲得意之專，正宜乘勢進兵，那有不追之理？恐不久清兵將至矣。」正說話間，紛紛報到，羅澤南領兵頭來，馮文炳道：「羅澤南乃浙江道轉道，名位雖微，實湘中儒將也。行軍最爲謹慎，故緩緩而來。」洪春魁欲稱其喘息未定而攻之，此策恐不著矣！譚紹洸道：「然則

何以策之？」馮文炳道：「合本州機有義勇軍一隊，不下四千人，內中且有女兵，可見民氣實在可用；今請將軍，固守州城，而令洪春魁委仲武二軍迎敵，可僞敗以誘之，吾率義勇隊以抄出金湖，只如此如此，可以捉澤南矣。」羅澤南大喜，即依其言。馮文炳亦撫領義勇隊，自爲統領，以襲清兵，次日清晨，羅澤南率兵而進，晏洪二將，亦一齊準備接戰。時羅澤南亦分兵一半，駐紮金湖，以一半進攻州城，隨後搭其布一軍亦至，且知太平將洪春魁委仲武，分軍而出，羅澤南乃請搭其布先攻洪晏二軍，自却率兵圍攻州城。不想譚紹洸軍力未衰，羅澤南奮力猛攻，終不能得手。隨聽得搭軍已勝，太平軍洪春魁委仲武，已望東而逃。羅澤南聽得，謂部下道：「搭軍已成功矣，吾軍正宜奮力！」便令軍士悉銳進攻。譚紹洸在城上，亦奮力抵禦，兩軍各有死傷。羅澤南正自焦灼，忽報與國州有義勇隊數千，已抄取金湖去了。澤南聽得急撤兵而回。原來與國州義勇隊，最爲奮勇，男者任戰功，女者任攻役，各司

其事；馮文炳知其可用，乃領之往襲金湖。及釋澤南回軍後，馮文炳即約退數里，却以村婦爲前驅，另編一隊壯勇者，以橫擊之。計撥已定，羅澤南已到金湖，見營伍尙無損害，乃謂左右道：「彼必非求戰，不過以我攻與圍州城，欲擾吾以救與圍州耳。此義勇隊，皆屬民兵，必不能戰，吾當先攻之，彼必胆落矣！」言罷鼓噪而前。見洪軍義勇隊，分爲兩隊，澤南亦分一隊，先防橫擊一路，即自領本軍，與馮文炳接戰。不料馮文炳先已定計，於兩軍交綏時，令前驅村婦，盡行裸衣羅澤南軍士，不知其計，惟停槍注目以視。馮文炳即率後軍突進，聽有另編橫擊一軍，又同時進攻，羅澤南抵軍不住，即望後潰退。馮文炳一馬當先，隨後諸軍猛進，羅軍傷死甚衆。馮文炳又領一軍強壯親兵，直入羅軍中，要捉羅澤南。澤南此時，已知無可挽回，惟策馬而逃。馮文炳追殺十餘里，羅軍死傷三千餘人，降者數千餘人，半多逃散。羅澤南所領一萬人馬，已化爲烏有。馮文炳乃乘勝收軍回金湖。時搭其布方攻晏仲武

洪春魁二軍，聽羅澤南軍敗，恐孤軍難支，亦引兵而還。故洪晏二人，又以搭軍已退，乘勢追之，搭軍亦敗；奔至金湖，已見金湖大營亦爲馮文炳所取，更無心戀戰，只領敗殘人馬，且戰且走，望武昌一路而回。洪晏二人，見搭其布已經去遠，方始收軍。且說羅澤南自敗馮文炳之手，軍士傷亡降潰，已經散盡，只有單人匹馬，惶悚而逃。見馮文炳軍已散去，方向馬西行，欲還武昌。自思此次領兵，往攻與圍州，實自討齋勇，只道取與圍州城，實如反掌；今竟片甲不回，尋悔來時誇下大口，今番何面見人？因以悲憤交乘，且行且憤。已將黃昏時分，但見荒山斜照，倒影疎林，一望皆山林田野，中間亦有農夫耕作，遠地又見些村落，已是炊烟四起。羅澤南停馬，向農夫問路，即以欲回武昌，將由何路而進。農夫見他模樣，身掛長槍，坐騎駿馬，已知是官員；又見他回武昌，知是清國大將。內中一農却道：「聞清將領兵來攻與圍州，汝即其人乎？」羅澤南道：「吾即羅澤南也。」農夫聽罷，低頭不語。釋

南心中怒極，但以此乃無功農夫，不必與較，仍催馬而行。心中自念道：「當初若終身研究理學，設帳授徒當不至此。」正想俊間，忽近一度短橋，澤南不知欲回武昌，須過橋否，正自躊躇，回望又無人可問，便欲策馬過橋。忽聞槍聲响處，羅澤南竟跌馬下，即有一人，從橋飛越而出。羅澤南舉目一望，却是一青年童子，年約十四五歲。羅澤南道：「汝年尚幼，即能爲逆耶？」那童子道：「我殺你，未嘗爲逆也！」羅澤南尚欲再言，那童子放一槍，羅澤南登時殞命。可憐羅澤南，以理學出身，就爲儒將，當聘設帳授徒，如李縉賓，李續宜，蔣益澧，聶良虎之徒，皆執弟子禮；澤南門下士，一旦改圖功名，與弟子諸學從戎，至今乃沒於童子之手，豈不可嘆？時人有詩嘆道：

湘中有儒將，名逼漢江間；

學理宗濂谷，風流仰巖山。

未曾網虎絡，偏欲附龍顏；

何如終絳帳，猶勝裏尸還？

自漢澤南歿後，官胡諸將，仍未知悉。及見搭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回

其布奔回，方知兩軍皆敗，但未知羅澤南下落。隨有自羅軍中逃者，奔至武昌，報稱羅澤南全軍俱沒，並述戰敗情形。胡林翼便問澤南下落，有親見澤南逃時景況的却道：「當我羅軍爲馮文炳所敗，欲奔回金湖，與會軍後合；不想馮文炳率兵大至，連金湖各營皆潰，已見羅澤南單人獨馬，望東而走，但不知他往何處？」各人聽得，皆爲憂心。時會國藩在座，乃道：「若羅山有什麼差池，皆吾之過也；昔羅山在湘中講學，稱爲湘中一代宗風；自洪黨陷了湘省，吾國事艱難，人才缺乏，力勸羅山出山，爲國効力，彼乃欣然樂從，與諸弟同行伍中。伊弟子如李續賓兄弟，及蔣益澧等，皆爲成將，東南戰事，多賴其力；即羅山在軍中，亦立功不少；若一旦死在敵人之手，能勿悲乎？」官文道：「他既望東逃出來，未必卽爲敵軍所害，想不久卽回矣。」國藩道：「羅山性質堅忍，能識大體，若仍在人間，斷不輕於一死也。」林翼道：「以吾思之，殆凶多吉少？」以武昌而來，皆爲敵軍所盤踞，羅山單人匹馬，逃將

七九

安往？恐不免陷於敵人矣！倘有不測，吾甚悲損一良將也！」說罷不勝嘆息。即令部下分頭探訪。到次日方由軍士覓得羅澤南戶首回來，武昌大員，無不大驚，即行表奏入京，驢陳羅澤南戰功；即有諍旨，羅澤南看照布政使例賜恤；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又加恩予諡，並賜祭葬，不在話下。且說那黎際羅澤南的童子，正不知其姓名；原來與國州人最嫉清國的將官，謂其殘殺，反拜服洪秀全。那童子本是臘戶人家的，當羅澤南向農夫問路時，已從樹林中看出，故繞道出羅澤南之前，至於橋下；乃出其不意以擊之。時譚紹洸軍中，初猶不知羅澤南已沒，只道羅澤南全軍復沒，幸成此大功而已。及紛紛傳說，知羅澤南於戰後殞害，實出意外，欲求得手繫羅澤南者賞之，終不可得；只以此次成功，全出與國人之力，乃竭力撫慰人心。一面把武昌失守，報知京陵，又飛報安慶；恐官胡等軍，趁勢東下，好速圍守禦。去後已得探報，始知秀成救兵已過安慶。譚紹洸恐李秀成未知武昌失守，急遣人報與秀成

，使到與國州駐紮，再作後圍。不知李秀成沿途打聽軍情，久知譚紹洸已棄武昌，遂勁移兵，向與國而來。譚紹洸相見時，訴說敗兵之事，李秀成道：「武昌存亡實無關大局，我國若不能攻下北京，即能堅守武昌十年，亦復何補？」譚紹洸道：「君言誠是，然今局面已不同矣；武昌居長江上流，有俯控江南之勢；我國自林鳳翔失敗，未嘗舉兵北上，若武昌一失，安慶已危，故我一日未嘗北上，即武昌亦關係重大。以目前而論，武昌實不可不爭也！」李秀成道：「此言亦殊有理，且天王視武昌如命，以吾軍到此，當不忍空走，當思妙策，以窺復武昌；今當撫循附近武昌各州縣，以維繫人心，再圖進取可也！」即令晏仲武洪春魁各率兵攻取各郡縣；再報金陵，以武昌既失，清兵必然大進，請遣良將，先圖北進并道：「我進則敵驚，我實以於我之謀勝禦敵；金陵尤為緊要，清兵將環集而攻金陵矣。」洪秀全聽得，甚以為然，即思派員北上。時太平將羅大綱，方駐廬州，清國欽差大臣和春，以大兵圍攻敵

旬。羅大綱以廬州糧多城固拒守不屈，亦不出戰。和春見不能得手，遂解圍而去。羅大綱乃趁其退時，突出迫之，和春兵敗，折三千餘人。羅大綱得勝回城後，以自己部下三萬人，徒守廬州亦屬無濟，乃令胡元煒，及部將孔昭文，領軍萬人，鎮守廬州，並道：「廬州雖小，爲安慶北方屏蔽，故實爲要地，請諸君努力守之。」孔昭文道：「未有天王副諭，將軍帶兵何往？」羅大綱道：「和春繼向策爲欽差，受收江南之任，吾當請洪天王，先破和春，以挫其威，和春一敗，張訓琴無能爲矣。今侍王李世賢，英王陳玉成轉戰浙江等省，李玉成又提兵往鄂，吾當固江南根本也。」孔昭文聽得，乃領羅大綱之命，鎮守廬州。羅大綱願以廬州糧多城固，若始終堅守，敵人必不能奈我伊何，慎勿輕動以招挫敗！孔昭文亦領諾。羅大綱乃率領本部人馬，取道東行，一面報知京陵。洪秀全聽得，李秀成以方藉以大兵北進，乃令羅大綱領兵，先取揚州。羅大綱遂先至京陵城外，與秀全商議道：「漢英由瓜州而同。」洪秀全乃

洪秀全濟甯下冊 第四十回

并令與羅大綱，一同北進。於是羅大綱領人馬三萬，率部雲官部將劉官芳等，賴漢英領精壯的人馬二萬，率部將李春發，伍文耀等，分兩路而進。洪秀全親出城外勞軍，羅賴二將，乃辭了洪秀全，取道起程；時天國太平七年，三月初一日也。羅大綱領行時，爲賴漢英道：「揚州爲江北要道，清將等向築棧之，以擾金陵；今托明阿和春繼之，亦重屯揚州，視爲要地；故昔者老將林風翔，自揚州既破，即縱橫於江淮皖汴齊晉之間。今吾等進兵，亦當先破揚州，然後畏驅大進。賴漢英道：「丞相之言，正合吾意。某打聽揚州城內，有知府程瑛，及參將祥林把守，欽差託明阿大營，即駐扎城外。即城內守兵，亦祇有七八千人。惟托明阿大營，不下二萬人，若非先破託明阿，猶恐欲取揚州亦非易事也。」羅大綱道：「百足之虫，雖死不殞。託明阿人既衆，破之不易，在託明阿誠無用之輩，願軍中，未必盡無能員；且其部下吉林馬隊，向得銳戰，若破之不得，被救兵已至，則揚州亦不能取矣。今請將軍以本部先



屢託明阿，吾即以本軍先奪揚州，若揚州既下，託明阿必胆落矣；即合軍以破之，便如破竹矣！賴漢英深善其策，即依計而行。且說清國欽差大臣託明阿，自從在皖省爲陳玉成所敗，折兵數千，乃回駐揚州，再將本部，配以吉林馬隊，欲約會和春，直攻京陵。計議已定，已聞羅大綱進兵託明阿乃知和春，以羅大綱既離廬州，以爲窺窺安慶張本，却自以本部與羅大綱接戰，一面傳令揚州府世規，及參將薛林，緊守城池，復發報清江，調都統德興阿，引兵到揚州接應。計畫甫定，羅大綱大兵已到，原來羅大綱立意先取揚州，於大軍未離京陵，即以清兵百人，先混亂入揚州城內，以爲內應；及到時，生令賴漢英進攻託明阿一軍；又轉一策，以劉官芳領兵五千人。先行攻城，以試城內守禦之策。時劉官方先攻南路，城內世規，悉力相拒羅大綱先令部雲官，率軍而東，直攻東路，參將薛林亦堅守不出。羅大綱却領本部，窺懈而擊，先以抬槍射擊城內，人心皆爲駭。比至入夜，忽聞北門火起，世規急撥兵

往救；又恐城中有人，爲敵內應，再撥兵巡察城中。時羅大綱望見城中火光，知是先派作內應，親兵發作，特以火警擾動清兵，大綱即下令道：「守將分兵城內，必有爭故，此機可趁也！」便率兵會同劉官方，奮力猛撲，並道：「當於此時，即破揚州，若不然則城中之兵皆被捕矣！」說罷，即身先士卒而進。忽見城上一軍，頭戴水晶頂子，大綱不知其可故，但見他手執令旗，指揮守兵，竭力守禦，又不避矢石。羅大綱乃謂左右道：「此人真勇，若殺得此人，料守兵皆潰矣！」乃爲左右十餘人，相約一齊發槍，向那將攻擊，果然槍聲响處，那守將已中彈而死，城上守兵，一時譁潰。羅大綱乘勢率兵，直灌城垣，擲藥焚之，城垣突陷了十餘丈。羅大綱率軍冒烟突火而進，城內知府世規，猶領兵向城垣陷處，竭力抵禦，又不避矢石，至鷄軍又死傷十餘人。劉官方却令軍士，各將器具，在城垣懸起繩索以進。時城內守兵，已無一人，故劉官方安登城樓，世規見不能挽回，始望後逃走。羅大綱乃率兵直進，

亂槍齊發，如府世焜，卽中彈落馬下。清森將祥林，知南路潰敗，羅大綱已經進城，已領兵齊進。部雲官攻進東門，那魯將祥林，正走時，忽見頭上劉官方遇一軍，見其被敵迎阻，知不能脫，乃拔槍自擊而死。羅大綱盡降其衆。復命軍士擇城空地，堆起柴草，縱起火來。人

##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計復武昌

話說羅大綱，既拔了揚州，却令劉官方，撫恤災民，並修復城垣，留兵駐守，自率本部人馬，令部雲官燒前部，往助賴漢英，與清詞欽差，託明阿會戰。時賴漢英已進攻清軍，託明阿以幸致貴，本無將略，事前並無布置，只靠救援；惟以軍中人馬尚衆，料賴漢不遂破其軍，只令軍士堅壁堅守。並下令道：「揚州城池堅固，未必淪陷，若吾與賴漢英戰，恐勝負未分；若我各路援兵大至，必大破清兵無疑矣。」以爲之故，祇於賴漢英進時，卽悉力抵禦。賴漢英見託明阿不出，疑有別謀；部將李春發道：「託明阿執袴子弟，並不知兵，有何別謀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一回

陳五成棄財破縛保

聞其故？羅大綱道：「賴漢英與託明阿相持，未知勝負，吾藉此火，以驚敵軍入心，而壯我軍銳氣。」各人皆服其計。揚州既定，乃出榜安兵。這會分數：一戰成功，已見揚州歸版字；再番用詐，又叫鄂省變旌旗。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今當悉力攻之，勿待其援兵雲集也。」賴漢英以爲然，乃令李春發爲左，伍文耀爲右，自己居中，分三路猛進。託明阿仍主力守，以待援兵。其部官緝頤，奮然向託明阿道：「將軍授命爲欽差大臣，朝廷欲將軍進攻敵人也，五軍非守城者，何待守禦？敵至不戰，已爲失計。且焉有擁救萬之衆，尙坐守營中，以待外援者乎？」託明阿聽罷不能管，乃與諸將出戰。時賴漢英等，已逼至託明阿營前，前部列牌爲壁，且攻且進，託明阿全失地勢。卽戰至夜分，望見城內揚州火起，託明阿軍中，已無不皇駭，一時慌亂。不多時已報揚州失守，清軍中心胆

八三

俱裂，那託明阿更魂不附體。賴漢英亦知道羅大綱已攻陷揚州，又見託明阿軍中慌亂，乃乘勢追之。託明阿軍中不能抵禦，俟候羅大綱人馬亦至，兩軍夾攻，託明阿更不龍支，一齊潰散，只領軍望西北而逃，志在與和春會合。羅大綱賴漢英，乃分頭追趕，連殺十餘里，方始收兵。計是役，託明阿軍中，折傷八千餘人。託明阿只顧逃走更不敢回顧，直奔至盱眙，見羅賴二軍，退回已遠，方始心安。自念既失揚州，又損兵折將，因此憂憤交集。奏報入京，清廷大為震怒，立革託明阿欽差大臣之職，以將軍德興阿代之。時和春正由皖北回軍，已知揚州失陷，乃悉兵銳攻江浦，張國梁亦率兵往取六合，出洪軍不意，遂克六合城，以溫紹原守之。張國梁復與和春道：「相約揚州既陷，羅大綱乘勝之威，吾若與戰，誠不易得手；兵法在攻其所必救，不如合攻較爲上策！以洪黨諸酋外，金陵出空虛，若有驕急，必有羅大綱回軍，此孫贖圍魏救趙之法也！待羅大綱回軍后，即以德興阿一路，先復易州，以爲吾等根據

之地，然後據上游，以據京陵可也！」和春大然其計。一面知照德興阿，遂移兵逼攻金陵。洪秀全聽得，以和春及張國梁合軍，其衆不下六萬，恐爲所困，乃先調羅大綱回軍。羅大綱聞命乃嘆道：「吾今番出兵，又成畫餅矣；天王有命，吾不得不從也！」遂留劉官方領軍萬人，并部將指揮數員，扼守揚州；自與賴漢英等，復率兵向東南分道，拊和春陳國梁之背，以救金陵，不在話下。且說李秀成自進兵湖北，已立意先窺圍復武昌，先以賴文鴻，李昭壽，洪春魁，晏仲武，收復附近各郡縣，官文胡林翼遂疲於奔命，調兵遣將，往還應援，皆不能及？以致武昌附近州縣，皆爲秀成所復。會有太平將英王陳玉成，方由皖北進兵而西，先後復潛山，太湖，宿松，黃梅西轉向北趨，當者披靡，直趨湖北，又陷英山羅田麻城，傳撤贛，孝威勢如破竹。李續宜李續賓李孟羣等，皆爲所敗，縱橫千里，以爲底定，計洪朝自武昌失守，鄂境皖境一帶，幾爲官文胡林翼所乘，至是乃軍聲復震。李秀成聽得，謂諸將道：「

英王可兒，張國樑聲勢不少，吾復窺武昌，此其時矣！令人打探清軍情形。時曾國藩方因丁艱回籍守制，所部楊載福，彭玉麟，塔其布等軍，暫歸官文調遣。官文時已拜欽差大臣之命，以太平將李世賢方縱橫於江西各郡縣，兩湖皆爲戒嚴。故鄂官文鄂撫，胡林翼與湘撫駱秉章皆懼李世賢一軍，由江西擱入湖南，不特湖南難保，更足要武昌之后；况石達開方縱橫川黔，若李世賢更由湘入與石達開相應，則東南大局，更不可問。湘撫駱秉章，乃商諸官胡兩人，亦以爲可慮。乃令李續賓李續宜仍在安徽攻戰。却以塔其布，楊載福領人馬入江西，邀李世賢之后，以爲湖南聲援。官胡却留在武昌，以防李秀成之攻。那時李秀成，打聽得清楚，便爲諸將道：「彼重顧江西，於大敵當前，猶分兵四出，此官文之失算也，吾破武昌必矣！」乃爲李昭壽道：「洪山爲武昌要道，勢所必爭；今洪山有清將李孟羣把守，所部不過五千人，汝領兵五千，會同賴文鴻先爭洪山，若官文胡林翼遣兵往救，則吾之攻武昌更易。彼

若置洪山於不顧，亦可先取洪山，得此亦足以據武昌要害也。李昭壽賴文鴻等得令去後，秀成又謂譚紹洸道：「漢陽係湖北重鎮，與武昌只隔一河，地勢在武昌之后；官胡二人，只防我進窺武昌，必不防我復奪漢陽；今陳玉成既援黃陂，該處與漢陽相隔不遠，吾當知照陳玉成，使分兵南下以壯聲威，公可扎筏渡江，以窺漢陽爲名料官胡以漢陽爲入湘要道，彼既懼李世賢擱入湘省；必懼我更得漢陽之後，卽還擱湖南，勢必分兵往救；公營其分兵渡過漢陽時，趁勢襲其救兵；一面與彼救兵相持，一面率一半人馬渡對過，無論能援漢陽與否，武昌必然震動；我如此如此，即可破武昌。」分撥既定，便告知各營，使準備往攻武昌。諸將以李秀成此次出兵，太過張揚爲慮，秀成道：「吾正欲彼知我，我卽攻武昌也。」是時官文胡林翼，知李秀成將來攻戰，便悉銳防守武昌。胡林翼道：「秀成此次出兵，佈告各營不畏爲吾所知，吾恐其必有他謀也。」官文道：「彼盛屯興國州，不取武昌，待取何地？吾等經營廣

年，方規復此城，若一不守賊，爲可惜！今大治永湖梁子湖等處，已爲敵有，彼進兵既易，安有不急征武昌之理？非悉銳守之不可。」正議論間，忽報李秀成引兵來攻武昌，官文道：「果不出吾所料也。」即設法調兵守禦。忽又報李秀成軍已遠矣。官文不信，再使人探之果然，未幾，又報李秀成軍至。原來秀成之軍，分兩路，一沿大冶，一沿梁子湖，以疑官湖兩人；時官湖兩人，不解其所以，忽進忽退。正在村度，已報到陳玉成已分兵，由孝感直趨漢陽；譚紹洸亦引兵渡河前往，會襲漢陽矣。官文大驚道：「漢陽守兵，必不可能當陳玉成譚紹洸之衆，若漢陽一失，卽隔斷荊州消息。且湖南亦危！而武昌更爲孤立，自此兩湖皆休矣！速宜調兵救之。」胡林翼以爲不可，並道：「吾初亦疑其有他謀，吾二人並聚於此間，是自孤其勢，其始爲失着。今則漢陽雖重，然欲救之，祇合早爲佈置，若此時分兵，吾恐武昌更危矣！」官文聽得，心中以爲胡林翼爲湖北巡撫，自然專顧武昌；我爲湖廣總督，應兼顧兩湖

。遂竭力抗林翼之議。且是紛紛傳侍王李世賢，將以大隊壓入湘境，湖南一省，大爲震動，湘撫駱秉章雪片似的文書，飛請設法援應！官文便不再知會胡林翼，卽以提督李秀成，道員多山，領兵急援漢陽；復知照將軍都興阿，由宜昌領兵上進以抗，陳玉成支隊去后，惟謀力禦敵人。時李秀成探得官文已分兵往漢陽，乃率諸將併力往攻武昌；官湖兩人守禦不屈。忽報往救漢陽一軍，於半渡時爲譚紹洸所擊，所有浮橋盡被敵人燒燬，今敗兵正逐回城也。官湖聽得大驚，已舉止失措；守兵望見城外火光，大爲震動！正在倉惶之際，飛報洪山尖守，李孟羣敗走，爲敵人所壓，不能回應武昌，因恐漢陽失守，已直奔漢陽去矣。原來李昭壽賴文瀾與往洪山，李孟羣防戰死不屈。孟羣有一妹，好談兵事，自編女兵一隊，隨兄出征；當太平將賴李二人到時，與其兄併力防戰，李孟羣久知賴文瀾槍法利害，懼自己裝束，爲敵人所奪，賴令手下親兵喬扮自己裝束在前，自己却在后督兵。果然文瀾見李孟羣奮力防守，卽爲左右

「若者能先死李孟羣，則敵軍必挫！」乃驟發聲，卽應聲而倒。清軍已疑主將已亡，一時慌亂，不知所擊者，非真李孟羣也。時賴文鴻率昭壽，見孟羣軍潰，乃盡力衝擊，清兵大敗。昭壽乃請賴文鴻，直驅清兵之後，又懼清兵敗回武昌，反增武昌守禦之力，遂率兵轉向武昌。一面廣募清國敗兵，一面助攻武昌而去。不想官文自聽得兩路軍敗，即往漢陽的兵，又紛紛撥回武昌，人心益搖，防守亦懈，正沒措手；已被秀成攻破東門，先在城垣下，盡草舉火，以驚人心。於是城內清兵，以爲城已盡陷各自逃竄，官胡二人，亦由南門逃出，秀成遂率兵直進城中。時前任鄂撫陶恩浩方留省幫辦軍務，不知武昌已陷，乃與總兵王國才，由威寧帶兵來援。不知官文胡林翼離城而退守漢陽，亦不知武昌早已爲李秀成所得，在昏夜，竟率兵直進城中；望知李秀成旗幟，方知武昌已陷，乃大驚；方欲退時，已爲李昭壽所截。遂相與巷戰。少時賴文鴻一軍亦到，諸軍相繼而出，互相夾攻，陶恩培先爲李昭壽鏢殺，全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一回

軍皆降。賴兵王國才知不能脫，亦自刎而死。賴文鴻卽下令招降王國才的人馬。當巷戰時，城中極爲震動，及次早賴文鴻李昭壽報捷，李秀成聽得，乃笑道：「焉有城池已陷，猶未打聽清楚，卽函莽進城者乎？清國用此等人帶兵，安得不敗？」由是重賞諸軍：「以漢陽一地，清兵旣有多隆阿把守，又以都興阿由宜昌上駛，今胡林翼官文李孟羣又相繼赴漢陽，是漢陽已清兵雲集，取之亦殊不易。」乃令譚紹洸回軍，一面將收復武昌情形，報知金陵，以諸將此次戰軍之中，以李昭壽允能取各帥，縱奪洪山，又斬巡撫陶恩培，遂錄李昭壽爲首功。自此李秀成益重視李昭壽，日則同食，夜則同榻，待以殊禮。譚紹洸道：「忠王之重李昭壽過矣。」李秀成含糊答道：「昭壽驍勇善戰，每次出兵，當者皆潰，幾於無戰不勝，而攻無不下，吾所以重之也。」譚紹洸道：「此大驍勇善戰，誠如忠王所言；然昭壽賦性剛復，立心奸險，如魏武帝爲司馬懿，所謂鷹將狼顧，後恐生亂，不可不防之。切勿付以大權，否則爲

八七

闖家皆矣！」李秀成聽罷默然。徐遣退左右，乃細問譚紹洸道：「公固能識李昭壽者，特弟所以重之，亦不得亂耳。」譚紹洸急問其故？秀成道：「吾國自林鳳翔歿后，北進無期，今捻黨襲得樹，張洛行苗沛霖等，以數十萬之衆，橫行於齊魯秦晉河朔之間，聲勢甚大；李昭壽與張洛行等，本爲聖吏；吾欲藉昭壽，聯絡捻黨，以牽制北方；待吾等撫定東南，卽可以長驅大進耳。」譚紹洸道：「雖然如此，寧慎防其黨人。」秀成道：「其凶暴叵測，吾固知之；吾待以恩遇，以結其心，彼必能爲我用矣！」譚紹洸乃復唯唯。時秀成正欲入湖南，長驅北進，乃令軍士修復武昌城垣；以武昌屢次被兵，居民大苦，卽發賑居民。令晏仲武領兵駐守洪山，以爲武昌犄角；又令阻斷通武漢何道，以防漢陽清兵又令增修水師於妙河，以防清國水軍掩擊。卽仍令譚紹洸自領軍兵，與洪春魁馮文炳鎮守武昌。佈置後適燕王秦日剛馳到，秀成道：「自黃文金被困於浦口，公久駐安慶，何以忽然至此？」秦日剛道：「黃文

金爲宗棠所困，吾以安徽多事，不敢稍離。今文金已回營慶矣，左宗棠軍勢極銳，清廷已有旨陞他爲候補四品京堂，襄辦皖南軍務；幸林啓榮由九江分兵，出其不意，襲擊左軍，故文金得以脫險，今可以無事矣。我今奉天王之命，恐忠王攻武昌不下，故領兵來助；今已窺復武昌，是何神速也？」秀成乃將攻取武昌計畫，向秦日剛細述，並道：「吾正欲北征，懼武昌兵力單薄，燕王到此，正合用著。就請以公本部大軍，巡視武昌附近，以防漢陽，兼保武昌，卽北征亦可以無後顧矣！」燕王秦日剛領諸州，願劉官方設計死守，而和春張國梁兩路大兵，又合窺京陵，雖有洪仁發，洪仁達在京陵防守，但羅大綱賴漢英履與和春張國梁交戰，只是互有勝敗，不能取勝。現清廷又以福建延邵道李鴻章調署江蘇巡撫；李鴻章並借洋人的利炮，銳意進窺蘇常；故鎮江楊輔清及溧水吉志元兩軍，俱不能移動。特請忠王先回京陵；待金陵穩固，然後由淮揚北進等語。李秀成聽

得嘆道：「局境如此，吾徒東西奔走耳！」乃先  
知照陳玉成，使由鄂北直進河南，而自以本部  
趕回京陵。一面令李昭壽領驍騎五千人，星夜  
赴揚州，以壯聲勢。秀成即領大兵，望京陵而  
去。且說英王陳玉成，兩目上生有兩道痕，清  
兵謂爲四眼狗，人最英勇，所向無敵，自縱橫  
皖鄂，撫定各郡之後，威聲大震。及得李秀成  
知照，即欲由鄂入汴，忽報清將勝保，領本部  
人馬三萬人，附以吉林馬隊，方由皖北直趨本  
境，單攻陳玉成，以援武漢。原來勝保自破了  
林鳳翔之後，清廷即調他攻伐捻黨。及向榮敗  
死，武昌李秀成所奪，官文胡林翼俱敗，以東  
南震動，乃再勦勝保南下。那勝保以在北皖時  
，屢爲陳玉成所敗，方憤前敗，至是悉銳與陳  
玉成相爭。陳玉成聽得恐勝保臨其後，遂暫緩  
進兵汴梁，先移兵馬，單迎勝保交臂；方抵安  
徽，已與勝保一軍相遇；兩軍向相離四十里，  
相度地勢，先在八斗嶺屯營。那八斗嶺地勢崎  
嶇，巖崖拱伏，絕妙一個戰場。陳玉成先踞之  
以爲大營，復在八斗嶺前後，分扎各營，連營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一回

數十里，軍中四萬人，號稱十萬，每夜置燈火  
，光氣燭天。諸將問其增燈火之故，陳玉成道  
：「勝保驍爲吾軍所挫其軍心必怯吾軍，故吾  
因其意而用之，以軍勢臨之也！」諸將皆服其  
計。陳玉成復集諸將聽令，即道：「勝保此來  
銳意與某決別雌雄，故以三萬之衆，再附以吉  
林馬隊，衆寡與吾軍等耳；彼志在與吾戰，或  
不惜數百里奔馳，吾扎於此以待之，已得以逸  
特勞之法。若勝保到時，吾以前軍前迎誘敵，  
而以後軍抄出極之，吾窺便以大營進擊，破勝  
保必矣。」遂令前軍驍將蒙得恩如此如此。又令  
後軍將軍林紹章如此如此。自與副將章朝綱洪  
容海淮備窺便進城。時清將一軍方沿東北而下  
，欲直躡陳玉成之後，故日馳七八十里而來，  
聽得陳玉成，駐軍八斗嶺，乃笑道：「四眼狗  
必敗矣！彼知老守兵法，以爲據高視下，勢如  
破竹，故屯於八斗嶺中，如馬設窮守街亭，吾  
困之易如反手耳。」言罷忽報稱陳玉成屯兵八斗  
嶺，前後皆有連營，橫亘數十里，計點夜裏燈  
光，他軍不下十萬人。勝保道：「此虛張聲

八九



勢而已！不足懼也。一但勝保雖如此說，惟清軍已自震懼。勝保乃扎在前部，親行窺探，不明陳玉成所扎營盤，是何用意？即與部將計議道：「陳玉成前軍頗占地勢，但他連營數十里，後軍且距離嶺後，必呼應不靈，此軍何用？故吾實不意，其今以軍躡吾前軍。我撥吉林馬隊之半，向彼前軍挑戰，先行抵敵，吾留大營，觀陳玉成動靜計也。」便令提督李若珠，副都統吉林兩軍先出，一聲吶喊而進。蒙得恩先得陳玉成之命，初猶不出，及陳玉成已知勝保調兵先進，却先令後軍橫繞而出，直攻勝保大營，待後軍既動，徐在大兵營紅旂一舉，蒙得恩即率兵接戰。自辰至午，勝敗未分，蒙得恩遂約兵而退，清將李若珠，督各營力追趕。陳玉成在嶺上，亦故作約兵退後之狀。勝保見前軍得手，正率大兵繼進。忽見陳玉成後軍，已橫繞而出。勝保乃留本部窺視陳玉成，而令營總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溫紹原盡忠

話說勝保一軍，被陳玉成用計，令軍士拋

勒阿，及副都統恩布領右軍單向陳玉成後軍交戰。勝保居中，左右應接。兩軍殺殺連天，忽然陳玉成前後兩軍皆潰，陳玉成亦有逃狀，率大營奔至嶺後，勝保乃深信陳玉成真敗，即揮軍直進。時陳玉成前後兩軍，皆有密計，於大兵退時，沿途把財物拋擲；那勝保軍士，見滿地皆玉成軍中遺下財物，乃紛紛爭取，隊伍全亂；勝保已知是計，乃下令不得貪取財物。奈軍士那裏肯聽，只顧取財，不顧敵軍。陳玉成知敵兵中計，又將紅旗一舉，前後兩軍，一齊殺回；陳玉成又將大營，分爲兩路，左右截擊；潛兵仍自爭取財物，絕不顧及戰事。被陳玉成人馬，萬槍齊發，勝保軍士，死傷不計其數，因此大敗。玉成乃領兵直冲清營，要尋殺勝保。這會分教：尸橫遍野，英王方奏捷而歸；身陷孤城，良將又盡忠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許灣飽春靈奏捷

擲財物，致令清軍爭財忘戰，以致大敗。陳玉

成卽令左右兩軍齊進，自率本部大軍，直冲清營，要捉勝保。時勝保見軍士爭取財物，制止不住，又見軍士紛退，乃立斬激人，終止不住。因陳玉成最爲英雄，軍士進如潮湧，玉成下令道：「無論敵勢如何，惟只顧猛進！」於是軍士紛紛向前，又趁得勝之際，更爲奮勇。當下陳玉成居中，蒙得恩林紹章，亦領兵左右而進，三路一字兒追趕，萬楮齊發，勝保軍士，死傷不計其數。數保見敵軍來勢兇猛，料知亦難走逃，卽傳令諸軍，雖敗亦要力禦追兵，若只顧逃走，不知敵軍追至何時，反要片甲不回，性命亦難保也。諸將聞言，便振聲一呼，於是李若珠舒保阿勒恩布四將，亦鼓舞三軍，分頭抵禦。太平軍見清軍忽然回戰，以爲清兵有了救兵，軍心稍怯；不想李若珠舒保在抵禦來兵，突見陳玉成一枝人馬，直冲入清營中軍，當者披靡。陳玉成便心生一計，叫軍士揚言道：「勝保已被圍矣，降者免死。」清兵聽得，多以爲然，各自慌亂，李若珠舒保，聞主將被困，不知是真是假，急回軍救護，隊伍一時慌亂

，太平將林紹章蒙得恩趁勢猛擊，清兵更分圍亂竄。陳玉成軍中，槍炮齊發，清兵死傷更衆，但見尸橫遍野，血漬荒原，陳玉成率兵踐戶而過，仍不住追擊。李若珠舒保保着勝保，奪路而逃，回觀後面，喊殺連天，也不及回顧。少時阿勒恩布二人，亦領敗殘人馬趕到，謂敵軍勢大，難以抵禦，須從速逃走，勝保方仰天而嘆。徐見路後喊聲又近，陳玉成人馬，又漸漸逼至，勝保此時，惟與諸將沒命奔走，被陳玉成追殺三十餘里，方始回軍。陳玉成大獲全勝，仍帶屯八斗嶺，大賞三軍；一面令三軍將兩軍死亡者，掘土掩之，一面向京陵報捷。時勝保既敗，見陳玉成人馬退去已遠，方始心安。計點敗殘兵士，合各路只存萬餘人，其餘或死或傷，或降或逃，已折去二萬有餘，將校死傷數十人。李若珠舒保乃嘆道：「勇如林鳳翔，吾尚破之，吾獨將與四眼狗未能一勝，豈天不欲吾與洪黨戰乎？何不幸至此？今三傳人馬，折去兩傳，挫動銳氣，復損失諸公虎威，皆吾之過也！」卽入奏報告大敗情形。將李若珠舒

保兩部分路，欽差和春部下，而以本部，及阿勒恩布兩路軍馬，引回淮南，招集逃亡，再圖恢復。復行奏請：降去欽差大臣之職，清廷咸豐帝頗能用將，亦降旨諭慰蔣保復留爲欽差大臣，請以韓軍再戰。然自勝保敗後，當時人起一種謠言道：「勝保形似免，陳玉成名顯眼狗，免非狗敵，故必敗。」這等語至今依然傳誦，這都是閒話，不必細表，再說洪秀全，時在京陵復取武昌，自李秀成令陳玉成又大破蔣保，自此江楚局面，聲勢復振視。譚紹洸失守武昌，及黃文金被困浦口，向榮屢據京陵之勢，已自不全。怎奈和春張國梁二人，仍屢攻京陵不已，正自憂悶。恰李秀成已至，洪秀全大喜，即把京陵情形，向秀成細述一遍。並道：「得卿如此，朕無憂矣！」李秀成先述報江楚情形，又道：「陳玉成軍鋒極銳，但已疲戰令，強而用之，如破弩之末，難穿魯縞，宜昌暫行留院休養。」秀全復向秀成，問以防守金陵政策。秀成道：「和春本非將材，惟所屬向榮蔣保，久經戰陣，故其兵尚可用耳；張國梁屢敗不

懼，稍悍好鬥，與和春共事一方，亦足鼓和春之氣。若能以勁力制和春，和春一敗，張國梁勢孤，破之至易；彼二人本以揚州爲根據，今據輿阿力圍揚州，彼實爲根據計也。吾已令驍將李昭壽領銳卒，先繞道以趨揚州，以却德興阿，若德興一退，和春二人，懼復背受敵，吾再以兵力逼其前，彼不退何待，是金陵之圍自解矣。」洪秀全道：「吾甚憂江南大局，惟卿足以解吾意耳！」秀成又道：「但退和春張國梁，本是不難，恐退而復至，是吾等亦疲於奔命；查六合爲揚州與金陵往來要道；上抗天長，下據江浦，彼若出攻金陵，瞬息卽至！今六合又爲敵人所據，屢攻不下，使和春張國梁隨時得六合爲根本以據金陵，實吾之大害。今當先破六合，彼攻金陵，使彼失其依據，則彼自易退矣！」洪秀全以爲然。秀成遂率所部人馬，揚首單攻和春。時李昭壽一軍，亦已馳到揚州，在城外駐扎，與劉官方互爲犄角，屢挫德興阿一軍，以致德興阿立脚不住，引軍敗回興化，揚州之圍遂解。那和春聽得德興阿已退，

料太平李昭憲，必取建瓴之勢，從揚塵而下；又聞李秀成一軍將到，心中益懼。料此次窺取金陵不得，且恐腹背受敵，爲害更深，便先自引軍回駐，天長江浦之圍亦解。只有張國梁一隊，恐六合不能久守，欲爲六合聲援，仍未退兵。李秀成爲諸將道：「國梁蠢悍，不敢不退，吾有法以處之矣！」乃令賴漢英一軍，與張國梁相持，以牽制之，令羅大綱分撥部雲官，一路，助賴漢英以壯聲勢，上遏張國梁，使不能往援六合。再令羅大綱攻六合一城，復調李昭壽回軍與賴文鴻各爲一路，分攻六合。秀成乃居中指揮。左右皆疑道：「六合一縣城耳，卽欲破之，胡費如此兵力？」李秀成道：「非爾等所知也；六合城小而固，其守將溫紹原，極爲英勇，其部下亦多能戰之人，且他平日，又得軍心，故守禦甚爲得力；吾倒思數年以來，六合一城，我屢得屢失，然每次攻下此城，皆在溫紹原既離之後。若溫紹原不去，屢攻未能得手，可知此人實精於守禦，非尋常可比，非以効力致之，不可也！」左右皆服其論。於

是太平人馬，環集六合攻城。且說清提督溫紹原，自奉命鎮守六合，與部將李城羅玉斌海從龍夏定邦王家幹等，前後六年間，共守了六合數次，若溫紹原往攻別處，那六合卽爲洪秀全所得；若清兵再取六合時，溫紹原在六合，鎮守一日，卽經洪秀全命將調兵，盡次攻擊，皆爲溫紹原所劫，以故溫紹原英勇之譽，凡附近婦儒，無不知名。當溫紹原最後回守六合，察度地勢，修繕城垣，於城垣內增築輔牆，較城垣略低些，以便駐兵守禦，便能向外攻敵，而敵人不能攻及守兵，計所部八千人，以一半屯城外，互爲救應；如敵軍在遠，由城垣內守兵擊之；敵軍若近，由城垣外守兵擊之；或內外夾攻，相機發令。復在城外，增築砲壘，分駐砲隊，以爲助力；大凡砲壘，其砲位必然向外，惟溫紹原所築砲壘，無論向內向外，皆有砲位以示弱，不幸城垣已陷，倘砲壘未毀，仍須攻戰，大有城亡與亡之勢。又於城垣外，約離丈餘，掘深坑，以防敵人偷掘地道，并埋藥焚炬，種種設備，十分完密。且溫紹原平日優待

部將，皆稱兄弟，示以親厚，以期得力，若軍士疲傷，必親自慰問，即軍士患有疾病，亦給資調理，以是極得軍心，所以將校士卒，無一不為溫紹原願効死力。自守六合以後，知六合必為洪秀全所必爭，每日必親自巡視四門各營；又恐士卒勞乏，將所部千人分為兩班，十日為期，屆期瓜代。及聽得李秀成將攻六合，乃鼓勵將校軍士，並道：「李秀成在敵軍中，最為勇敢，今合兵來爭，非尋常悍敵可比，諸君各宜努力，金錢獎敘，某不願獨私，此諸君所知也。今和春既退，張國梁又被牽制，是六合之勢已孤，惟不可因此即生恐懼；吾與諸君受厚恩，豈承重任，吾所以死自誓久矣。一息尚存，斷不少懈，吾不負諸君，想諸君必不負我也。然人定勝天，若彼此同心，共行密力，彼李秀成豈能正視此城？故城之存亡，盡在諸君奮力與否耳。諸君如能用命，固在今日；如其不能，請各自離去，慎勿中途貽誤大事；即諸君散盡，吾惟獨坐孤城，以死報國耳，斷不忍違去也。」說罷放聲大哭，三軍感德，無不

感動。皆大呼願從軍令，以效死力！於是溫紹原先行團聚糧草，以壯軍心，仰明號令，整肅旌旗，准備守備。早有消息報到李秀成那裏，秀成以溫紹原守御完密，極為焦慮，乃令軍中先購攻城之具，無一不備，以便隨時可以應手。正欲商議進攻，適李昭壽帶兵已到，李秀成爲昭壽道：「吾知君衝鋒陷陣，最爲驍勇，此任非君不能當；君可領精兵爲前隊，溫紹原非尋常可比，可冒死搥之，六合一下，即江南之患已去，君此功不小也！」李昭壽慨然領諾，秀成又喚賴文鴻道：「君有神槍手將軍之名，百發百中，可領本部，自爲一隊，某料溫紹原必隨城督兵，君領兵休取近城，可望城上有紅頂花翎者，先發槍擊之，若擊得溫紹原，則六合不下而下矣！」賴文鴻領命而去。李秀成即與羅大綱督兵繼進。各路鼓噪而進，且攻且進。初時六合城中，全無動靜，李昭壽領兵而行，賴文鴻亦依秀成所囑，用遠鏡窺定城上，次第發槍，皆擊不中要害。因溫紹原早知秀成軍中有一賴文鴻，槍法犀利，懼爲所擊，先在城定

城上堅厚如牆，凡將弁俱立在垣內，督兵以避  
槍擊，以故賴文洪，仍不濟事。忽然六合城上  
，砲一響，槍聲齊發，秀成軍士大受損傷。  
李昭壽背上先中彈子，昭壽大怒，不特不退，  
反欲奮力，以報骨上一彈之仇。惟秀成此次攻  
城，必不能得手，徒損將士，只得傳令收軍。  
賴文洪入帳稟道：「溫紹原守禦極嚴，可仿倣  
呂公卓攻之。」秀成此時，亦未有奇策，乃依  
文鴻之言，將人馬分四路環守，以斷六合通運  
之路。然後召工役萬人，不分晝夜，趕做呂公  
卓車。惟溫紹原見秀成連日不出，即謂諸將道：  
「秀成雖敗，仍未大傷，何以不進，必有異謀。  
」乃令城外軍士增固砲壘，准備火器，以防  
衝突。約數日後，秀成軍果至，以呂公卓為前  
部，車中軍士，各執長槍，俾向外攻擊；復以  
砲隊為第二路，諸軍隨後而進，並攜帶火藥以  
備行近城時，焚炸城垣。不想溫紹原城垣上窺  
視，乃為左右道：「秀成所用，乃呂公卓也。  
若以槍擊之，必不中要害，可待其近時，以火  
焚之。」傳令已畢，秀成軍士已至；惟溫紹原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二回

軍中，絕無動靜，遠地不見城外掛壘，已經增  
高，壘外植鎖以亂石，以圍堅固。秀成仍令前  
隊呂公卓，擊軍而前，先令車中軍士，發槍試  
敵，乃六合城內外，全不答應。清兵只伏在  
垣外壘之間，亦不見一人。李秀成再令砲隊發  
砲，以攻長城砲壘，奈長壘之外，溫紹原早有  
以鐵網掛外，即是橫擋，故彈子俱落在濠中。秀  
成大怒，惟令三軍冒險而進，忽然城內號砲一  
響，城外砲壘，先以砲還擊，秀成中軍，及呂  
公卓軍行近時，清兵紛紛對付以火器，那呂公卓  
，本是木質，最易着火的。故秀成不特不能攻  
進城垣，反致挫敗，折了好些人馬。秀成沒奈  
何，又惟有傳令收軍。秀成乃復令羅大綱領軍  
巡視要道，以斷六合交通，一面以軍力圍定六  
合；再沉思默想，自籌良法，忽然省起一事，急  
令人查探六合城濠。時溫紹原欲濠運利便，正  
深架筏底，秀成急令購置小艇，艇上支以薄鐵  
，並蒙以棉花，以禦彈子，置軍火於艇中，准  
備攻城。却密召賴文洪李昭壽囑道：「溫紹原  
所恃者大砲耳，吾以小艇，沿濠而進，非砲力

九五

所能及；若彼用鎗擊，吾以薄鐵片，及棉花置諸艇上，即可以禦攻，方今清明時節，爾水正多，小艇可往來於壕中，吾此計可行矣！一乃令賴文鴻李昭壽各領小艇隊，分沿東南兩濠而進。待逼近城垣時，即擲藥焚之，李賴二將領命。去后，秀成復督軍隊，隨后起程。意待賴李二將焚陷城垣時，即撥軍而進。復令羅大綱率兵擾攻南北兩路，以分溫紹原之力。計畫已定，各皆依命而行。原來溫紹原亦防城垣或陷，被秀成撥進，却撥二千人，分隊爲城中游擊，無論何處城垣陷了，即一齊發槍，以拒來兵；自己仍不住的在門門督視。那日正見無數小艇，沿濠而進，溫紹原看了，面色爲之一變，已知秀成用意。但念此等小艇非敵力所及，用槍又恐擊不中要害，一時無計。惟秀成的小艇隊，漸漸逼至，只令守兵橫且發槍禦之。却令城中游擊，各路盡向東南兩門，囑令若見城垣一陷，即一齊發槍猛擊勿退。軍中得令，只見秀成小艇隊，已搶近城垣，離不及百丈。溫紹原傳令發槍，惟槍彈到艇面時，即卸落水中，賴

文洪李昭壽却冒險而進，直撲城垣。一齊拋擲火藥。忽然烘天震動東南，兩處城垣即陷了十餘丈。時秀成方隨後繼進，仍以呂公車爲前隊，向城垣陷處直衝。不料城垣之內，又有輔勝，城內守兵千槍齊發，溫紹原的部將李守城，正執令旗，指揮軍士，被賴文洪眼快，提槍一發，李守城先死於馬下，清軍稍却。那溫紹原恐軍士退后，即親自擂鼓，清軍却不敢退，仍不住手的放槍抗拒；故秀成小艇隊，終不能登岸。李昭壽大怒，急提槍向城內執旗官猛擊，那執旗官正是溫紹原部將海從龍，早應聲落馬。把令旗撒在地上，部兵一時驚潰，李秀成乃發令猛攻，所部將抵城垣，不意溫紹原仍督率各軍，將火器擲下，焚燬秀成所用呂公車。城內部將如羅玉斌及夏定邦復繼李守城及海從龍之后，率軍在城內守禦；城垣幾陷，清兵依然奮勇。溫紹原在城樓上，又奮勇督戰，不退半步；軍士見之，皆道主將如此，吾輩何必畏死乎？一齊依舊還槍抵拒。忽北門飛報太平將羅大綱率大兵來爭北門，溫紹原道：「此李秀成恐攻

城不下。故以羅大綱分吾軍力耳，只令高將王家幹，奮力守禦北路，並令此軍不能慌亂。故李秀成幾番猛攻，終不能進城。且見士卒死傷甚多，呂公車又爲溫紹原所燬，惟有左右傳令小艇隊，先行退出，將本部護小艇隊而退。這一次攻城，已陷了城垣兩次，仍不能得手，計點士卒死傷二千餘人。退兵之后，一發納悶，傳令將各路約退十里，只令環守六合，使斷絕外來交通，再籌良策。卽大會諸將商議，李秀成道：「吾用兵以來，未見有守禦之能如溫紹原者，與林啓榮之守九江，實相伯仲；卽古之張巡，不能過也；六合不下，金陵不安，諸君有何良策？」羅大綱道：「吾軍以十萬之衆不能下一六合小城，實是爲天下笑！請不必多用別計，惟以軍力猛勇致之，庶鼠入穴中，鬥勇對擊耳。」顧文鴻道：「不如赴京陵，再請增兵以援之。」李秀成道：「吾軍在此，不可謂不衆，何待增兵？吾今思得一計，可柔以制之也。」李紹壽便問以柔制之道。李秀成道：「李今停止攻城之事，而以兵四面環守六合，彼交

通在斷城內必有斷糧之日，此時欲取六合，如反掌耳。」李紹壽道：「然則以夫兵停滯於此乎？」李秀成道：「非也，張國樞一軍曾在，溫紹原曾有解救之心，不如增兵以助賴漢英，先退張國樞，使六合外援既絕，糧道又困，人心必亂，吾始因而乘之，是卽以柔制之道也。」諸將皆以爲然。秀成便令羅大綱前往助張國樞，然後將本部人馬，四面環守，以斷六合水陸交通各道。令顧文鴻李昭壽各統兵馬，輪流輪作攻城，以擾城內軍心。李秀成復引兵四面巡視，以防六合於意外，且有接應。因此把六合一城，斷絕外應。惟六合城中，以連日不見秀成以頭軍攻城，如是又上餘日，清兵以爲秀成可退，心中竊喜。稱溫紹原更爲納悶，密謂部將羅玉斌道：「秀成用此計，六合殆矣。」羅玉斌急問其故。溫紹原道：「我軍只能守，而必不飽戰。彼若來攻城，猶可挫之，待其銳氣折盡，卽可退兵；今彼不來攻城，將四面斷我交通；城中軍民雜處，糧飲浩繁，焉能持久？是彼不戰，而吾等已坐斃矣。」羅玉斌



道：「張國樑大軍，離此不遠，或不久亦可來援也。」溫紹原道：「此更須望矣。」秀成着不先來攻城，必先攻退張國樑一軍也；彼若斷我交通，豈不能斷我外援乎？」羅玉斌深以為然，然終無法以對待，惟有督軍修繕城垣，將人馬日日訓練，並不將秀成四面圍困六合之事說出，以穩住人心。早有人報知秀成以溫紹原日日修繕操兵之事，李秀成聽得大喜，人不明其故。次日忽報清欽差和春，特遣總兵陳升，帶兵一隊約五千人，前來助守六合。秀成道：「彼此次援兵，必有輜重。」乃令李昭壽，領本部人馬，往襲六合援兵，並囑昭壽，只要掠其輜重，即放他援兵進城。李昭壽領命去后，時陳升領兵由天長而至，李昭壽先在中途埋伏，待陳升過後，果然有輜重相隨，李昭壽引兵直襲其後，時陳升入馬，以為中了敵人埋伏，不致戀戰，盡棄輜重而逃。及陳升得知，已回救不及，李昭壽盡焚其輜重，復引兵揚言追趕之狀，陳升見隊伍已亂，不能回戰，只率兵直奔六合來。溫紹原見援兵已至，見敵兵追趕

，恐援兵爲人所擊，急開門迎納陳升，乃李昭壽亦不再攻城，只引兵回營徵令。并問李秀成道：「前聞溫紹原修繕城垣，搗練人馬，大王既喜形於色；今又令未將縱兵入城，不知是何故也？」李秀成道：「此易明耳，吾正欲斷其糧道以乘之，彼日惟修城練兵工事，過多則他軍中食糧充巨也；吾惟懼彼屯田裕餉，今溫紹原於前不足見此，今已無及矣。且吾軍非衆寡不敵，彼僅增數千援兵，於吾何損？彼若有謀，當以死士殺出重圍，催大兵以接濟糧餉，方爲上策；吾料溫紹原，方寸已亂，又不敢以餉細爲軍中告，故亦見不及此耳，今只增兵數千人，於城內助守則無須此兵，而城內人多，則耗費尤大，是絕糧蠶速，吾故縱之入城也。」李昭壽深爲拜服，自此依然分道環守。如是又兩月有餘，時羅大綱賴漢英，兩路已夾攻張國樑，而洪秀全又以六合未下，令遵王賴文光引兵來助。李秀成乃大會諸將告道：「吾今番禺以護六合也，吾昨日帶兵佯作攻城，見溫紹原守兵兵力已緩，而隊伍不齊，蓋軍心亂而精力

錢鶴頂之困乏必矣。今勿失此好機會。若再  
同時，恐和春知陳升輻重已失，必糾合張國  
樑都與河南援六合圍吾軍殆矣，不知諸將誰敢  
當先？」說罷，羅大綱賴漢英李昭壽頌文洪吉  
文洗等，一齊應聲願往。李秀成道：「羅賴二  
將疲戰方回，可分道繞攻六合各門，以助聲威。  
」乃令魏將軍昭壽賴文鴻爲左右兩路先行，  
却令賴文洗先攻南門，然後各路繼進。秀成並  
道：「若賴文洗攻南門，而敵人若多，移兵南  
路助守，則以之破敵更易，不然彼亦不能久待  
矣。」務使四面圍攻，水泄不通方可。」羅大綱  
道：「何不分攻三路，特留一路，以待溫紹原  
逃走乎？」李秀成道：「溫紹原必不逃也，非  
四面分其兵力不可；且勇如溫紹原安可留之以  
資敵手？吾意已決；請勿多疑！」秀成更令李  
昭壽賴文鴻製定四面厚原牌，以銅鑄而使之  
前鋒，隨軍前進，各人督騎帶乾糧，毋得退後  
，以攻六合爲止。那時自有重賞；分撥已定，  
進備進兵。原來溫紹原軍中輜重之絕，乃竄出  
私款購米於民，亦財計無多，因城中已被圍三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二回

月，粒米未進，居民已有菜色，安能再助軍米  
，溫紹原不勝憂悶。忽羅玉斌入見，請辦屯田  
。溫紹原道：「此時亦不及矣，益以陳升一路  
無糧之救兵，更爲急迫；且不特糧草已乏，子  
藥亦稀，若秀成來攻，如何拒敵？」正在嗟嘆  
間，忽報張國樑一軍，已被秀成攻退，外援更  
絕矣。」溫紹原道：「此亦意中之事，所惜和  
春全無將略，統數萬之衆，乃觀望不前，坐視  
危我六合，喪我三軍也！」那說罷，又報李秀成  
，引各部人馬大至，分四面攻城。溫紹原聽得  
，淚如雨下，哭道：「吾死不足惜，然誤我軍  
民矣！」乃一面拭淚赴城督戰。先是南門警  
。溫紹原道：「彼必注意東門，今先向南路進  
攻，只欲移我軍耳！」惟令諸軍，不要喧嘩，  
敵來則奮力抵禦。溫紹原雖如此說，乃軍中糧  
草既盡，而子藥亦微，斷無不必慌之理。還虧  
溫紹原平日治軍有恩，故大局雖緊，軍中尤樂  
爲用命。於是聞溫紹原之令，允勇往守城，奈  
李秀成率軍大至，環迫四門，城內子藥不敷所  
用。李秀成見城內槍聲漸緩，知城內子藥已盡

乃下令軍中謂：「城內已餓子藜，可放心勇  
進！」敵軍心更奮，直抵城垣。初時清兵尤有  
槍聲，繼則槍炮全歇，蓋子藜真盡矣。時太  
平軍已嚴城外炮壘，城外清兵，絕不逃竄仍用  
短刀抵禦。李秀成下令招降，亦無降者。秀成  
令軍士發槍擊之，清兵尸如山積，秀成大爲哀  
傷。乃令軍士止殺，奈溫紹原部兵，仍持短刀  
奮戰，秀成揮淚道：「吾非好殺，奈不得已耳  
！溫紹原真得人心，吾甚敬之。」遂下令軍中  
，如見敵兵來撲，方可發槍，否則勿妄殺一人  
！惟令發炮攻陷城垣，及四門俱陷，率軍直進  
，六合遂下。惟溫紹原與諸將，仍率以短兵器  
奮戰，秀成只令先擊將官，餘軍勿可擅殺之。  
少時溫紹原羅玉斌與陳昇，溫紹良夏定邦王家  
幹皆中槍陣歿。秀成下令，令清兵繳械投降，  
乃除陳升一軍在外，溫紹原所部，無一降者。  
卽秀成軍士，不加殺戮，彼等仍以短兵相繼；  
還是乃不得不殺。城內尸骸盈街塞巷，秀成見  
了，意殊不忍。一面檢葬溫紹原陳昇羅玉斌夏  
定邦王家幹等尸首，餘外軍士遺骸，俱檢葬城

外山坵掘坑埋葬，名其地爲義勇墳，以示敬愛  
之意。復以六合被兵既久，發款賑濟民生。乃檢  
查倉庫，已見子藜餓餉，無一遺存者，秀成嘆  
道：「使溫紹原若有接濟，吾知能攻下六合否  
，未可知也。」乃傳城中諸父老，問溫紹原治兵  
守城之法，父老一一告之，秀成不勝贊嘆道：  
「清國軍中，只有溫紹原一人耳；吾若有暇日  
，當以溫公作傳也。」遂以破六合之事，報捷京  
陵。卽以李昭壽，鎮守六合修繕城垣，又囑昭  
壽：「只宜固守六合，不宜再失，以生京陵之患  
也。」公以溫紹原自勉可矣！「說罷，乃回兵京陵  
，暫行休養，然後商議北爭。且說太平主將侍  
王李世賢，自統兵入江西，縱橫全省，及楊載  
福塔齊布李紉宜率兵赴援，皆爲世賢所挫，於  
是東至樂平景德，西至建昌安義，沿鄱陽湖一  
帶，皆爲李世賢所有，威聲大震。不特南昌震  
動，卽湘鄂兩省，亦俱戒嚴。鄂中官文胡林翼，  
及湘中駱秉章，皆懼李世賢移兵相犯，極爲憂  
慮。時提督鮑超方在湖南通城，受傷甫愈，自  
請獨當李世賢，兼保南昌。胡林翼與駱秉章皆

壯其志，並令增益人馬，以江忠義江忠濬軍助之。共大軍四萬餘人，望江西進發。原來鮑超，本四川筠節人，以落魄長沙，先應募爲江忠源部卒，所向有功。後隸塔齊部下，始陞守備。再隸楊載福部下，便補都司。竇功至任湖南綏靖鎮，隨調至鄂歸胡林翼調遣。及獨當一面，將所部號爲震軍，乃敗隨王楊柳谷於東壩，却陳玉成於英山，退李秀成於無爲州。時洪軍大將，以忠英兩王爲最，號東西二壩，數年間，所向無敵，惟鮑超獨能却之。至是乃補湖南提督，復轉戰安徽，先後破翰王項大英，烈王方成宗等，戰功卓著，與多隆阿齊名，軍中稱爲多龍鮑虎。實則多隆阿驕，萬不及鮑超也。當下奉令馳至江西，欲直躡李世賢之背。時世賢方據許灣，欲爭南昌，而太平將魏王陳炳文，雷玉璽，明樂王陶金曾亦分據雙風嶺疏靖崗九子嶺苦竹冲州洋等處，與世賢在許灣一軍，互相爲犄角之勢，合之路方軍約五萬人，連營四十餘里，遠近震盪。及探子來報提督鮑超領兵來至江西，李世賢乃爲諸將曰：「鮑超豈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二回

而悍勇，奮鬥酣戰，若能破之，敵將真無人敢觀江西矣。乃一人便去打聽鮑超行程。時正由鮑超馳至江西，探得李世賢軍勢浩大，自念單行疲憊，未可猝戰。忽聞撫州已危，因李世賢欲並援撫州，爲會攻南昌之計，故令魏王陳文炳，繞趨撫州。鮑超以爲撫州若失，南昌更危，不如先救撫州一地，遂以大隊往撫州進發。李世賢聽得鮑超先往撫州，乃召陳文炳先回，陳文炳遂問何以撤回撫州之圍？並問以攻則鮑超之策？李世賢道：「鮑超用兵，向無軍法，惟恃蠻鬥耳；以吾人馬之衆，不患不敵，一經交綏，各自奮方可矣。若破了鮑超，南昌且爲吾有，何憂撫州不下乎？」便一面準備與鮑超接戰。原來鮑超平日治兵極嚴，惟一經得了城池，卽縱兵三日，此三日內，無論軍士如何搶掠奸淫，皆不過問。故各處人民，以靈軍不勝爲慮。惟他的軍士，只認得勝，可以淫掠，故遇軍無不奮戰。當時靈軍，既抵撫州，乃大築諸將，分令時部將宋國永其髮處唐仁康王衍慶孫開壽蘇文彪段福靄勝遠等皆在帳中。鮑超乃令諸將

，各統二千五百人，分爲八路，自統中軍萬人，唯留迎頭大戰，不論如何，惟有進無退。又令江忠義江忠濟爲左右翼，使一面進戰，一面分路掩襲。分撥既定，各向許灣進攻。鮑超乃脫下馬靴，足登草履，用紅錦製兩面小旗，上各書鮑字，以示聲勢。那日黎明，卽分道同進。兩軍相近，便槍聲齊發。時李世賢一軍，亦攻力悉禦，兩軍喊殺連天，自至辰午，未分勝負，兩軍鎗傷極衆。李世賢見鮑超不下，忽引軍移左而出，單戰江忠義進勢極猛，江忠義措手不及，軍勢大挫。李世賢乘勢追之，江忠義已往後而退。鮑軍以爲右軍已敗，戰力頓怯，軍中已有些紛亂。忽聽王陳炳文，復趁勢進攻，搗段福一軍，那段福臂中了一顆流彈，墜下馬來，軍中以爲段福已死，一時大亂。同時鮑軍各路，皆以驚疑之故，軍勢稍怯。侍王李世賢下令道：「吾軍已勝矣！薄宜猛進！」於是太平兵馬，一齊擁進，李世賢復會江忠義一軍，轉至鮑超中營夾攻。鮑軍死傷不計其數，超大怒，立令江忠濟，以左軍掩護李世賢後路，復親

自擂鼓，令左右掌旗官，各拔兩面錦旗，冲前而進。鮑超在馬上擂鼓，直衝而下，令江忠義督時部將王衍慶唐二廉兩軍，正與鮑超，那鮑超又傳令王唐二將道：「此戰若敗，非死二萬人不可，退而必死，不如進求必死！」諸軍可憐，某，從軍七八年，未嘗少挫，今若死於此地，諸君亦損威名也！」唐二廉王衍慶聽罷，雄心大發，立發各軍士兩名。大呼道：「三軍之前可以求生，退則卽以尋死矣！」說罷，唐王二將，先馳馬獨進，諸軍亦一齊繼後，時李世賢見戰事得手，又時以夕陽將下，以爲若退兩句鐘，靈軍必大敗，卽不敵亦退，退而乘之，當經全勝，令軍士且退且戰，忽見清兵圍擊，聲勢尤猛，只見鮑超居中，王衍慶在左唐二廉在右，一字兒率軍撲回，隨着屢戰屢退，宋國永孫文彪孫開華亦徐進，汪忠義江忠濟兩軍，亦夾輔圍擊。只有段福，因重傷不能督兵，鮑超乃令王福先回，自行督率一軍，同時六道。侍王李世賢亦知此戰關係重大，乃併力持，衆故兩軍又與戰連天。兩軍戰法俱亂，僅互

這近，互相環殺。不料陳炳文以為擒陳炳文，若結果了鮑超即萬事俱了，乃引軍欲橫冲清軍中營，單攻鮑超。不料反爲所截，槍聲響處，陳炳文先落馬而死。李世賢上，同時又中了一夥流彈，幾乎墜馬。由是鼓聲頓歇。

###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開男女科

話說侍王李世賢，聽王陳炳文正與鮑超鏖戰，軍事方自得手；忽然陳炳文斃於王衍慶槍下，李世賢又已受傷，遂爲鮑超所乘，因此大敗。天以李世賢只得策馬望北而逃，自恃天將入夜，敵人不久收軍；但鮑超比不得他人，只是好鬥，今乘我兵敗，必然窮追。乃心生一計，令大軍北還，自與甯王張學明分東北及西北而遁。果然鮑超亦分兵追逐，沿途放槍，死傷極衆。誰想李世賢一面逃走。一兩分引人馬，探森林山嶺埋伏，待鮑軍追近，以礮槍擊之，鮑軍頗受夷傷；部將唐仁廉，乃請鮑超以窮寇莫追，且夜裏不便進兵，鮑超乃傳令收軍。計此一場大戰，追殺二十里，兩軍死傷遍地，太平將獎王陶金會一隊，爲王衍慶開華浙逼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三回

太平兵大亂。時已日暮，清兵仍乘時殺擊，萬槍齊發，太平兵遂不能支持，乃大敗而退。這一場大戰分教：壁壘連營，葬着戰績崇朝與；尸骸遍野，一將功成萬骨枯。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李秀成與王德榜

乃率本部萬人殺降；其餘陳炳文戰沒，李世賢受傷，黃衣紅衣將兵，死去五十餘名。餘陶金會一路畏降之外，軍士死傷，仍不下一萬餘人。若清兵一路，則數萬困重傷致歸，蘇文彪亦受重傷，屢宴慶宋國水讓勝達各受徵傷，其餘將校，亦受死傷數十名，軍士死傷八千餘人。一場惡戰，壘尸十餘里，沿山遍野，皆爲血水流注。鮑超收軍後，爲諸將道：「此次獲勝實出天幸，自辰至午，幾爲李世賢所困，幸能以死力持之耳。倘若非王衍慶一軍，先斃陳炳文，以亂其軍心，其勝負仍未可知也！」乃錄王衍慶爲功首。並道：「今李世賢既退，必回靠九江，將左連瑞昌，右連湖口，以阻我北進。李世賢誠爲勁敵，吾此后攻不敢輕視之矣。」

103

且彼回九江，尚有林啓榮相助，攻之尤非易事；今爲收復各郡再商行止耳。一時自李世賢退後，尚有樂平景德饒州鄱陽俱不復收。鮑超乃乘機收復各郡縣，即向各路報捷音，稍休士馬，然後再圖進戰，不在話下。單表李世賢自敗後，各地震動，這消息報到金陵，洪秀全大爲憂慮。即召李秀成計議道：「自前者武昌失陷，幸年來所贖皆捷，吾軍已回復元氣；今侍王於此，干係非輕，不特江西各地化爲烏有，且傳聞鮑超，將沿廣信攔入浙江，是南方大局，正未可知！不知以何計處此方可？」李秀成道：「勝敗乃兵家常事耳，侍王雖敗，必能阻鮑超北行，今惟合林啓榮，在九江嚴備一切，並令李世賢，暫且回守，以固軍勢，再圖進取可也。若浙江一路密運，京陵倘有緩急，臣自有法以處之，天王不消憂慮。」洪秀全從其計，即傳諭林啓榮、李世賢固守。時京陵城內自洪秀全建都後，改爲天京。前者自武昌爲官文胡林翼所奪，黃文官被左宗棠困於浦口，向榮屢據京陵，軍勢乃大挫；及李秀成破向榮，退張

國璋，收復武昌，陳玉成又收復勝保。李世賢縱橫江西，又先後大部撲楊州、下六合，軍聲復振。洪秀全乃大封諸臣，因其起義之初，非用廣人不忘，此時乃一體封拜。計當時爵位最高，權力最重的：

文衡總裁，總統十門御林義軍都衛都督各部忠王李秀成。

英王陳玉成。

文衡副總裁，九門御林忠義都衛軍，

輔王楊輔清。

文衡副總裁，九門御林正系都衛軍，

侍王李世賢。

九門御林忠貞御林軍，

贊王張得恩。

九門御林忠義都衛軍，

燕王秦日綱。

九門御林忠毅都衛軍， 堵王黃文金。

九門御林靖虜都衛軍， 慕王譚紹光。

九門御林盡妖都御軍， 勇王羅大綱。

九門御林軍，李昭壽，賴文洪，賴漢英等，皆積功封王，並稱丞相。如汪有爲，汪懋洋，洪容海，洪春魁，晏仲武，陳宗，陳其芒，劉官芳，周文佳，汪安均等，皆爲副丞相。又封賴汝光爲遼王。部官爲納王。伍文員爲比王。吉志元爲壯王。餘外大小官員，皆有封賞。

以安王洪仁發，肅王洪仁達，駐衛天京。時洪仁玕方出使美國，回來方封爲開朝精忠殿右軍王，總理政事。復制清兵制，任陳玉成爲前軍主將，以潘大黃宿等爲根據。任楊甫清爲復軍主將，以殷家滙東凌等處爲根據。任李世賢爲左軍主將，以贛浙二省爲根據。任黃文金爲右軍主將，以安徽爲根據。任李秀成爲中軍，發五軍主將，並專征伐。各路支隊既安，以洪仁玕會駐美國，籌知外國文明政治，仍令與劉狀元，參酌中西改制政法。洪仁玕首乃禁絕人民吸食鴉片，訂立布政制度。按太平廣錄所載當時所定軍民法令，願者從軍，不願者營業，男女街行，各有一路，不得混雜。農工商賈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三回

，凡累重貨物，准用車運，不得肩挑背負，以省人力！官兵不得私入民居，違者立斬。工商士庶，七日一休息。凡無業游民，俱令各搭窮營壘，夜行不得過三鼓；惟街上有巡更者身懸小燈，手執小旗。有事夜出者，須巡更人保其行往。所有官制，天王玉璽，長二尺，寬一尺，用黃印泥。丞相印寬五寸，長一尺用紫印泥，惟李秀成，統領十三王，其印略異。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用鴉藍色印泥。丞相印寬四寸，長八寸，用紅印泥。天將及副丞相，用橫印，以黃金飾之，用綠印泥。忠王李秀成印內篆文，書文衛總裁十門御林義宿都衛軍統領十三王忠王李印。共廿二字。官制凡稱文衛及丞相，則文武兼理，行軍則全副武職；天將以下，有卅六檢點，七十二指撥，皆衣黃衣。武職有腰謀司，理糧司，遞文司，運糧司，火藥司，洋砲司；文官則自丞相以下，皆爲專官，最高者爲秘書置，以劉狀元任之，總理樞府文務；其次則有審訟官，稽查戶口官，主考科舉官；其餘則盡司簿牘，及演說而已。又據南都新錄所載

一〇五



：太平天國七年，適開科舉，有陳生贊時上書，略謂「江南來屢建都，諸帝皆有女官，故江南文風之盛，端由於此者。請開女科與男科並重，使女子盡重讀書為家範教育之本等語。洪秀全覽之大悅，故又設女官以便掌司祭祀，及批答文牘。是年科舉，狀元為池州程文相，以下八十人皆賜及第；女科則得傅善祥為狀元，鍾漢華為榜眼。其瑞蘭為副北。男科進文，為蓄髮微。程文相文內有云：「髮屑受父母之遺，每剪則伐；髮眉及丈夫之氣，全受全歸；仍看胡族推髻，衣冠瀆亂；從此漢官備注，鏡弁重新」等語，乃拔為狀元。女科類為北爭微，傅善祥文內有云：「問漢官俄何在？燕雲十六州之父老，只嗚咽百年；執左單於來庭，遠徇百八載之遠，胡當放歸九旬；今幸天心悔禍，運運方隆，直掃北庭，痛飲黃龍之酒，雪仇南渡，並催黑羯之巢」等語。故拔為女狀元。又傅善祥應制詩，有「聖德應呈化蕊」句。太平萬歲等當中之句，洪秀全大為嘉許。凡男女及第，皆以笏與文馬，游街三日。時人以爲榮幸。

洪仁新又制定宮制度，第一爲龍鳳殿。殿上匾額，題爲「龍鳳朝陽」；即爲議政台；凡有要政，君臣議會於此，皆有虛位，言者起立，方許發言。第二爲說教台，高數丈，其式圓，台階百步，皆以大理石排之；洪秀全每坐此台，紫黃龍袍，朝靴厚底三寸，綵紫金冕垂三十六歲，後有二侍者，皆披長旌，演說宗教。又議政院，院長始以東王領之，自東王殞後，翼王領之，翼王去後，以思王領之，類如各國議院。凡此皆略見當時洪秀全制度。自男女科盛行，人才益多；除武職科舉外，不廢文事。嘗有英國人大隊，游於京陵，見其一切制度，大爲嘉許。謂其士人道：「京陵政治，與我外國立憲改制相似。」因此請導東方文明之國。當春秋佳日，秀全文官女官遊舟於五湖，文官則隨侍秀全之側，女官則隨侍妃嬪之左右，彼此唱和詩歌，略去尊卑之分，彬彬文化，極一時。因秀全度量，頗爲豁達。時京陵東有一亭生，爲江南名下士，以應請主持，平日談講地理，讀書鄉中，每經年不到城市。洪秀全慕

其爲人，聰之不至，乃令殿前指揮使，以笏與昇至殿前，詢以治安之策。李生初猶不應，乃授以筆墨，李生乃書十七字；呈諸秀全書道：「一統江山七十二里半。滿朝文武三百六行全。遺十八字，蓋譏秀全坐守京陵，不思遠取。又訊其在廷文武，爲不識政治也。秀全覽畢，逼示殿上諸人，左右請殺之，秀全道：『彼有何罪而殺之耶？匹夫不可奪志也！』命左右善遣之回家；人以是許秀全爲大度。當秀全初下武昌時，湖南舉人左宗棠尚未出仕，曾上書洪秀全，力稱秀全武將有餘，文事不足；且稱秀全不宜信仰外教，宜尊崇孔子。秀全看罷，覺左宗棠所言有理；但由廣西以來，相隨者數百萬人，皆皈依所說，自己所說宗教，今一旦舍此，將來人心不可知，惟眼前相隨之數百萬人，不免以自己有始無終，從此離散矣。用懷此懼，遂接見左宗棠，告以理相隨者數百萬人，若一經改變，恐難於收拾；若現在相隨者離散，而改崇未經信服之人心，其勢必難。惟待天下平定後，再行設法而已。左宗棠聞罷，知秀全

起事，以宗教引導人心，極難改變，斷難從自己之言，故秀全欲僱以大官，左宗棠已離武昌而逃。遂始親略乘章所聘，繼而出社知滿八督兵。自秀全失一左宗棠，此後乃反增一勁敵矣。今把閣語擱過一邊。且李世賢討敗於鮑超之手，隨後鮑超將江忠義江忠濟兩軍回湖南調遣。復遣半軍回鄂，然後自率所部，再趨浙江。那左宗棠時以功授太常寺卿，留皖襄辦軍務，與安徽布政司李孟羣，共爭安徽，爲太平將黃文金所劫。及左李兩軍退至金陵，又爲英王陳玉成所截擊，左李兩軍俱敗。李孟羣乃回軍郟門，而左宗棠一軍，亦退至寧國。適曾國藩以丁艱在籍，方聞制催成豐帝不准，催令還經徑軍，於是曾國藩復至江西視師。舊日搭其布襦載福彭玉麟等軍乃復結曾國藩部下。那曾國藩以九江爲數省咽喉，若不能復取九江，則軍中消息梗塞援應俱難，乃統軍攻九江，先後遣塔齊布會周李續宜先軍攻之，又會遣楊載福彭玉麟以水師會攻，而以塔齊布由陸路會台會同攻之，皆被太平軍守將林啓榮所挫。曾國藩

前後損兵折將，日不計其數，終不能得一九江。惟會國藩雖不能取勝，似以大軍附於九江附近，則洪秀全在九江之軍力，無不震動，致令侍王李世賢時方屯兵小師驛，被會軍牽制，亦不能抽動，故洪秀全於贛浙兩省，已大爲吃緊。時會國藩以屢攻九江不得，即慮江西不能平定，計不如先定浙江，以斷洪秀全援贛之師，較爲得計。恰值浙江藩王有齡，領兵萬人，由紹興往守杭州，而鮑超由江西入浙，由景德繞皖南之郎門，并下休寧，直趨淳安；復沿繞州，以至新城，軍鋒極銳。會國藩乃乘機令鮑超會同王有齡，合取杭州，又請左宗棠由寧國赴杭，爲三路會取杭州之計。合並鮑超左宗棠王有齡三路，不下三萬餘人，齊向杭州攻搗。時太平在杭守將，翰王項大英，及天將周文佳、顏金，指揮李雅鳳、胡鴻銘，與衆寡不敵，杭城被陷。李雅鳳、胡鴻銘俱戰歿於城中。翰王項大英，及天將周文佳，顏金引敗殘人馬，遁回京陵。顏金爲粵人，乃東王楊秀清之婿，後降清回粵，爲虎門參將。自杭城被陷，洪秀全在贛浙之勢力

盡去，遠近震動。洪秀全大爲憂慮，急與李秀成計議。秀成道：「此時又不能北爭矣，非先復浙江，無以固京陵，此事臣願任之！」秀全大喜，乃令秀成出軍，便宜行事。李秀成乃先行知照英王陳玉成，請他移兵復定皖省，西南固地，以牽制鄂督二省。自己乃簡閱師徒，共大軍五萬餘人，以賴文洪陳其芒領兵萬人，爲左右先鋒；以賴漢英陳宗勝爲副將；並令指揮檢點部將二千人爲中路；復以遵王賴文光，領本部萬人爲合後。前後三路人馬，浩浩蕩蕩，奔殺杭州而來。時清廷自攻陷杭州之後，論功行賞，加左宗棠以欽差字樣；鮑超則賞穿黃馬褂；而以王有齡爲浙江巡撫。原來有齡本貧福建人氏，爲人性情尤勇，尤有機變，平日治兵有恩，且與士卒同甘苦，故軍士亦樂爲用。帶兵數萬，所向有功，至是以功授浙江巡撫。自授任後，修繕城垣，訓練軍馬，並謂諸將道：「杭州與京陵相隔八百餘里，然蘇浙密邇，杭州又以爲浙江要地，敵所必爭。且敵將李秀成，若方回京陵，將來爭杭州者，必此人也；此、若

來，誠爲勁敵，諸君宜枕戈待旦，以圖功名，  
一於此諸將聞言，皆奮勇自勵，王有林復迎家  
眷於城中，入問其故？王有林道：「家眷隨軍  
，本不是正當辦法，但某以死自誓，卽舉家殉  
難，亦所不惜，倘有不幸，則全家將以此爲死  
所也。」各人皆爲嘆息。李秀成引大軍赴杭州  
，王有林親待秀成軍勢浩大，時清國一軍，因  
英王陳玉成縱橫皖鄂兩省，先後李續賓李續宜  
，及總兵李續壽潘司壽孟謙等軍，皆爲玉成所  
挫，故胡林翼時調鮑超回軍鄂省，左宗棠一軍  
，亦回安徽與堵王黃文金相持，因此鮑超一軍  
已不能接援。王有林乃派員六百里，加緊赴江  
甯謁會國藩請調兵相助。會國藩乃調知府張運  
蘭，及提督張玉良，况文榜各領本部，往救杭  
州。又令幕友李元度帶兵五千同往。元度久居  
會國藩幕府，策畫軍務，號爲能員，故此大會  
國藩指他，爲獨當一面。於是各路軍馳赴浙  
。那總撫王有林，便與將軍瑞昌決定，議以瑞  
昌鎮守內城，自己鎮守外城。却令浙江提督饒  
廷選，續兵文瑞副將繼興出城屯紮，俾張運蘭

洪秀全續義下冊 第四十三回

張玉良况文榜李元度等軍到時，卽會同拒戰。  
王有林又於中策應，並以鹽運使莊文煥及袁興  
庚，應付各路糧草。時藩司林福祥。方調任他省  
尚未離省，而新任藩司麟趾已到，儘尚未接印  
，故王有林並令林福祥領兵出城助戰。而新藩  
司麟趾已到，衆輿則在外城助守。王有林亦  
不時領兵出城，籌策軍事。佈置已定，那時李  
秀成大軍，直趨杭州；一路沿溧水而下，已抵  
長興，打聽得浙撫王有林，已徵集援兵，乃爲  
諸將道：「杭州人馬不少，吾所勝者，只在各  
將官能征慣戰耳；彼敵人各部進兵，惟張玉良  
張運蘭久經戰陣，彼若至杭，互爲戰守，吾軍  
亦多一勁敵也；今張運蘭由蕪湖赴浙，不如中  
途截之，以了此一軍，則吾之攻浙較易。」乃  
令陳其芒，領六千人赴甯國縣，截擊張運蘭。  
並囑道：「吾當故緩行程，以候捷音，以將軍  
虎威，約一二月，可以了事矣。」陳其芒去營  
，果然張運蘭，并不防及爲李秀成所截，竟敗  
於陳其芒之手，折兵三千人，乃不敢赴杭州，  
自還祁門去。李秀成遂直抵浙江，知王有林大

兵已於杭州府附近，皆以少數人馬扼守。秀成乃為諸將道：「此番此次攻杭，勦需時日，今當先攻附近州縣，以孤杭州之勢。」乃分途遣兵奪取各州縣，遂將湖州桐鄉石門德清武康安吉等州縣，次第收復。徐悉銳直攻杭州。又以杭州敵兵環集，乃令分軍一半，圍攻杭州西門，仍如攻六合之法，斷絕杭州交通；另分軍一半，擊攻赴杭救兵。故清兵各路赴援者，皆不能進城，又不敵與李秀成明戰。因懼一經戰敗，杭州東為震動，故張玉良現文榜，只與李秀成入馬壁相待。惟李元度率軍進攻，以為既收秀成，杭州之圍自解。那秀成聽得却笑道：「吾聞李元度字次青，在會圍落幕裏，俺為偽員；今獲之，乃庸材耳！焉有大兵臨城，守禦不暇，而可以少數人馬，彰明進戰者乎？」乃命賴文洪陳其芒，先以本軍接戰，以一軍偽為敗北，以一軍設伏以敗之。賴陳兩將去後，果然陳其芒先以本軍接戰，交綏後，即引本軍望山林前逃。李元度捨命追之，忽到林木深處，賴文洪亦引兵突出，陳其芒亦引兵殺回，李元度大敗。

所有本部人馬，折去十之八九，乃走回江西。自李元度敗後，杭州只存張玉良現文榜，兩路援兵。秀成却令賴文洪，圍索勝，迭次攻擊，計大戰數次，張現二軍皆有積欠。張玉良乃為現文榜道：「吾軍在，必與秀成之敵。以彼人馬既眾，戰將復多也，但杭城已被圍廿餘日，水漲不通，深恐城內糧草漸盡矣！吾軍隨帶糧重甚夥，本只接濟杭城，今若不能適進省城，是領兵於此，不特不能久持，且城內將以無糧自斃矣。不如設法輸運糧草於城中，以鎮人心為是。」文榜道：「戰且不能，焉能適運道於城內乎？」張玉良道：「思得一計，以人馬守府守營，却分軍由城濠運送糧草，以入城可也。」於是張玉良一面出戰，一面打聽運糧。時杭州城外守兵，已屬為秀成所敗，清兵死傷山積，秀成乃以大兵，重掃鳳山門外，正防杭州有糧運接濟；復分派小隊，四圍偵緝。那張玉良却準備小輪板板極，乘候潮水長時，將水道險處去。那秀成先得張玉良準備快划小艇消息，乃笑道：「此準備運糧也，可見城內。」

將盡矣；今我杭州進進城內之水道，皆已淤淺，惟錢湖門可容船艇往來耳。乃令賴文洪陳其芒，夾攻張玉良，况文榜二軍。并令賴文洪專截張玉良的糧草。故張玉良甫將糧草安置艇中，正欲渡湖，時賴文洪一軍掩至，早已先攻其運糧兵，張玉良正欲救應；時賴文洪陳其芒兩軍亦到。攻勢極猛，張况二軍大亂，糧草亦救不得，盡爲賴文洪所奪，賴文洪亦皆掩殺；張玉良况文榜又以寡不敵衆，於是大敗。時杭州城外，清兵如文瑞繼與饒廷選各軍，又逃避李秀成所挫，自知不能再戰，盡數退回城外，以圖固守。秀成率軍環攻。城內亦奮力抵禦，連日進攻，依然未下。原來王有林深得人心，軍士皆樂爲死守，秀成心極爲納悶。乃乘馬帶回軍士巡視城外四門，只見西門一帶貼近城垣之處，有許多草棚；秀成乃定一計，於夜裏在西門進攻，先縱火焚燒草棚，以驚城內軍心。是時爲十月廿七日，一夜籠月色無光，秀成先以猛力攻東南兩門，王有林與饒廷選亦悉力抵禦；忽見西門火光冲天，城內人心大亂，以爲李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三回

秀成已攻進西門，紛紛逃竄。時值隆冬，火勢復猛，那草棚之火，并連燒民房。王有林乃囑饒廷選堅守南路，自率兵往西救應。不想軍中驚亂，軍士多已逃亡，李秀成乃用大砲攻陷南門數十丈，率軍一擁而進。時張玉良知杭州城將陷，乃用死命率軍沖來，欲於夜裏乘李秀成不備，僥倖重取勝，以解重圍，乃令况文榜在後，自己在前，馳軍突進。不料甫到鳳凰山前，秀成伏軍突出，張玉良措手不及，先以中砲陣亡。原來李秀成知張玉良人最耐戰，料他必損攻自己之後，故是夜派兵二千人，自海潮寺以至鳳凰山一帶，當着張玉良來路，準備伏兵，故張玉良到時，果然中砲。可憐張玉良久經戰陣，藉功已至提督，是夜乃死於鳳凰山下，所部尚存五千餘人或死，或散，或降，一時俱盡。况文榜身亦被傷，軍士已經死傷大半，乃引兵退回安徽。自張玉良死後，况文榜又去，李秀成和王有林所持，在張况二軍，至此更無後顧。先斷了杭州城外，所有清兵，先投降死傷之外，已退入內城把守。秀成卽下令安撫城外

一一一

居民，有翹居於城外的，皆不知安危如何？故人心極爲慌亂。王有林不勝憤懣。及聽得張玉良戰死，况文榜亦因傷引退，自知外援已絕，更難保守，乃欲通函李秀成，請其勿殺居民，任彼進城，以保百姓，然後自盡，免至塗炭生靈。惟此議先爲將軍端昌所反對，他募友又道：「若致書李秀成，究作何等稱呼？若稱之爲逆，殊非通問之禮；若尊稱之，人將勸我公矣！」王有林聽罷，默然不語。灌立心以守自誓。是時杭州內城糧食已盡，將軍瑞昌一籌莫展，只有王有林死撐持。惟城中饑李秀成圍得鐵桶相似，無可運輸，王有林自知不濟，乃左右哭道：「今外援既絕，兵士又有飢色，此城不久即破，吾爲國家並嘗百姓矣！」說罷大哭而入。時秀成自困住杭城，見王有林極得人，又如此忠勇，心中不勝敬服，故不忍加害，即寫書夾定箭枝，射入城中，待清兵拾得送與王有林，並分寫數十通，射與城中軍民共賞，書道：

太平天國忠王，函巡撫王公鑒下，並將

校軍民人等知悉：爾奉爾主之命，固守城池；吾奉吾主之命，引茲攻取；各爲其主，此攻彼守，固應如是。然攻破在即矣，吾仍不欲極其兵力者，以爾外援既絕，內糧亦竭，不慮此城不破；惟憐巡撫王公，平日得人，且忠勇不貳，隨危不變，吾甚愛之。爲此之故，彼此協商，欲其保生靈，仰體我天王仁慈本意；爾如撤去守衛，讓吾進城，斷不加以殺戮。欲歸鄉者，准抬船隻，如有資財，准其攜去。如乏資斧，吾當給之，送上海爲照。滿入據吾華夏大國，雖非正理，亦有數焉，吾實無仇視之心，願各扶一臂，爾不得已，我以行吾心之所安。現時被縛之滿洲將校，吾概置於營中，優以居處，豐以飲食，固無殺害，亦無苛虐。且下令三軍，俾得搖擾，違者依律抵償；其願營者，即効力營中，不願者還其回國。蓋除爾軍對壘之外，吾實不忍妄殺一人，今與爾締約，皆出至誠，願於明日復我！如言不然，則吾惟於後日，

叢王有林看得，惱長嘆一聲道：「忠王真豪傑，說一語清軍瑞昌亦捨得此審，往會王有林，并道：『想李秀成或知吾將有援兵，彼將要解圍而去，故以此審誘我先降耳。』王有林道：『援兵究在何處？今日還望保全杭州？吾與君皆任失城之罪矣！』瑞昌聞之不悅與辭回署。王有林乃陪審官對出城外以答秀成。那審道：

！營吾力竭矣，惟吾志勿衰，仍留死守；以吾之地位，不能與君所約也。倘不幸，吾賊真破，望君勿殘殺百姓，并請君先到敵署中，吾將一晤君容，而後就死。以君豪傑，領事已久，未論荊州，終以爲憾也！

浙江巡撫王有林啓。

李秀成諛罷來審，已知王有林並無降意，惟仍守原約，候至后天，始行悉力攻城，以巨炮烘之；先犯東南兩城攻陷。秀成乃與諸將，率軍一撥而入。原來城內糧食俱完，先一日提督饒

洪秀全演讀下冊 第四十三回

廷選，向王有林問防守之計，王有林已掩面而哭，無法可施。至是乃殺李秀成把城池攻下。秀成立先傳令，囑軍士不得妄殺一人。即帶領數十騎，直奔撫署，要與王有林相會。左右皆止之曰：「設撫衙或有伏兵，王爺危矣，切勿輕身而往！」秀成笑道：「彼方欲求我，勿殺百姓，焉敢求害我，致憤我軍心？且時非利我，安有狹詐害人之王有林乎？彼既約吾相見，吾不可不往！」遂不聽左右之言，自領數十騎，直奔撫院衙門。時王有林正在后堂，自聽得城垣已陷，敵軍已進，已鑿飾衣冠，准備自盡，當李秀成到時，直趨大堂，不見王有林，乃令左右大呼：「忠王李秀成，早有衙役通報，蠢而王有林乃立即出堂，與李秀成相見。王有林乃從容言曰：『君即忠王乎，相見恨晚；所惜者二人面交之日，即王某逝世之時也！』李秀成正說聽了一聲：景仰已久！方欲慰籍數言，王有林已不得置詞，即轉進裏面。李秀成不知其意，尤在大堂等候。忽衙役傳出，則王有林已自縊死命矣！遺下一函，寥寥數語，只求



李秀成勿殺百姓。李秀成不勝嘆息，揮淚不已。卽令撫署舊日衙役，普親王有林尸首，傳語慰告王有林家小，不要悲傷。并道：「王大人已死得其所，盡忠報國，當爲運柩回鄉，一切吾能保護之也。」遂出資千元，盛備棺槨，以大

### 第四十四回 張國梁投殘拜闕河

話說李秀成，既給費盛殮王有林尸首；又以自己與王有林週旋，恐其他清官，以爲彼與自己，先有來往，致朝廷削其恤，并壞其名譽，乃特立一碑於撫衙之內，碑文道：「是某年月日，浙江巡撫王有林，盡節於此。」一面爲設壇致祭，放聲大哭，左右皆爲感動。李秀成并請左右道：「吾今生不能與王公爲友，當相期於來世。」而擇定吉日，飭王有林家眷爲運柩回籍，一切儀文，皆如清國巡撫之禮。并發銀五千西楨其家小，於運柩起程時，更在王有林舊日親兵部下，選出五百名，護送回里，再備文通告各地，於王巡撫棺槨經行時，沿途保護。又按取杭政略所記，則李秀成更撥銀三千兩，

清巡撫之禮，先殮王有林尸首。只會分教：孤城失陷，忠臣惟捨命報君恩；兩國相爭，名將竟傾心任友道。知王有林死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周天受戰死寧國府

爲王有林營葬。自此打點王有林喪事已畢。計是時杭州殉難各官自王有林之外，如將軍瑞昌，及都統等官俱已自縊，若提督饒廷選，總兵文瑞，副將繼興，鹽運使莊煥文，道員錫庚皆已死于亂軍之中。秀成一備棺殮葬，其各家眷欲運柩回籍者，皆助以費斧。又取杭政略所記，凡軍民人等在城中或餓死或戰死者，不下二萬人，李秀成乃發給薄棺枯木，俱爲營葬，兵費棺木銀三萬餘元，左右皆以爲費巨，李秀成道：「城戰與野戰不同，以野戰則雖欲購棺木而不可得，故惟以土掩之；若在城市，苟不殮葬妥當，易生瘟疫，吾不忍惜小費，以禍民也。自安葬軍士尸首之後，以杭中絕食，復由

嘉興連米萬餘石以賑撫貧民。一切妥辦後，乃集清國尚存的各部人馬，宣佈已蕞，如願從軍者，請留營中，如不願從軍者，可報名給賞，使之回里。時各人皆感秀成義氣，亦多有從軍。是時清國官員，尚在城中者，爲藩司林福祥，臬司米與朝及未移任之藩司麟趾，皆被秀成人馬擒獲；李秀成一一款留，令軍士不得騷擾，待以容禮。惟新任藩司麟趾，懼爲秀成所害，乃乘間逃走，秀成令軍士不得追趕，并笑道：「彼殆以小人之心視我也？」後知麟趾夜裏誤陷河中死，秀成亦爲營葬。秀成每於夜裏與林福祥米與朝談論世情。福祥道：「久聞忠王大名，今觀之，果爲人傑！然吾輩公不遇明君也。」秀成瀟灑默然，徐道：「君或爲流言所誤。」洪主文武兼資，屬精圖治者也。」林福祥繼念君子居于人國不非其大夫，况營及其君子乎？至是乃自知語失。米與朝道：「杭州人甚愛明公，每欲獻城；故明公未渡內城前一天，兵民驚聞，損傷三千餘人，軍士不願降者，爲念王巡撫之恩；人民願降者，爲愛明公之德；此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四回

則明公所未知也？數日前將軍瑞昌，請于王巡撫，僞爲獻城，誘明公以伏兵劫之，王巡撫謂：「終不能保全杭城，徒損人命。惟將軍不從，欲使百姓僞降，以堅明公之信，惟百姓不從耳！」由令觀之，則明公與王巡撫始如羊結與陸抗，互爲人傑矣！」秀成道：「若以百姓僞降，吾誠中計；若以軍士僞降，吾必不信！以軍士樂爲王巡撫所用，斷不願降吾，應知其僞也。然獻城與破城大異；即以僞降賺吾，吾豈造次入城耶？瑞昌徒多事耳！」話談之間，米林二人頓服不已。次日，尋得林福祥家小，并尋得米與朝之馬，俱送還米林二人，米林二人大爲感激；米與朝乃以馬送與秀成部將汪安均，以留紀念。數日後，杭事平定，秀成准備船隻，送林米二人至上海，各贈川資一千兩。米林二人，乃辭別而去。潁行時如依依不舍，與李秀成洒淚而別。自此杭州既定，秀成佈置防守之；後即欲班師，忽報清將張國梁和春，合兩路人馬。不下五萬人，合力共攻金陵，特請李秀成即速回軍救應。李秀成聽得謂左右道：

一一五

一清清國以向榮督師，向榮本屢爲吾敗；惟彼百戰不倦，無窮吾遣出，卽發我天京，（指金陵）令我不能北適，吾故以全力置之死地。方以爲向榮將死，天京稍安，今張國梁又復如此，真心惡之息也。左右道：「以忠王神威，何懼一張國梁乎？」秀成道：「雖然！惟彼一日尚存，知天京一日不安，吾亦疲於奔命。吾今番若不殺張國梁，誓不回軍！」說罷，便引兵先還金陵，沿途接得洪秀全急報，絡繹不絕。原來張國梁，尚六合失守之後，退屯丹陽，知會和春，重整兵馬，窺伺要再攻金陵；先移大兵以丹陽爲根據，上至丹陽，下至常州金陵，聯絡一氣。自聽得李秀成攻杭州甚急，以爲兵法在攻其所必救，若秀成知金陵有警，必然回軍，是杭州之圍自解；乃以和春大軍，先攻金陵。國梁即進軍溧水，與和春分東西兩路而進。乃以總兵馮子材吳全美，分水陸兩路，據湖州廣德二處。適會聞藩知張國梁李元茂兩路敵浙之師，俱爲秀成所敗，又再遣總兵廣順五千入先適宜，以爲援。兩路浙江境內，如湖州

廣德，及皖南寧國，皆有清兵駐紮，以阻秀成，使和春張國梁得專力金陵一路。若秀成不同，以爲金陵可破；若秀成回軍，又有馮子材吳全美趙景賢等爲秀成牽制，自問譚道廣爲完密。早有消息報到李秀成軍寨，秀成方欲分軍適侍玉李世賢，亦領兵來到。原來自金陵告急，日亦有報李世賢，恰值英王陳玉成，大破左宗棠於桐城，又敗楊載勳彭玉麟于太湖九江，大局頗定；故李世賢得了洪秀全告急，乃以林啓榮固守九江，卽引兵東行。甫至安吉，卽與李秀成相見。李世賢具述陳玉成在皖鄂用兵得手，大局可以無礙，故聞天王告急，特引兵到此。李秀成乃令李世賢先攻湖州，以破馮子材吳全之師，然後引兵北進，以截張國梁之後。李世賢去後，更飛令楊輔清，以本部出城，先拒和春，而以吉志元援金陵；俱待自己到時，始行大戰。時廣德一城，馮子材離城東二十里駐紮，欲與湖州相應，內則有參將文芳駐守。李秀成乃令部將陸順德吳彩，先攻廣德。那時馮子材，又被李世賢圍困，不能援廣德。

鎮一城，故陸順德吳定彩水陸並進，一日夜已攻破廣德城。參將文芳已領人馬往依馮子材。衆寡不敵，馮子材亦敗于李世賢之手。於是齊奔湖州。秀成見廣德已下，乃令李世賢專攻湖州，以繞出金壇秀成仍恐有南關之憂，復調陳坤審，由臨安赴杭州助守，始率大隊人馬，趕回金陵。乃謂左右道：「吾以楊輔清拒和春，而以李世賢繞出張國梁之後；蓋欲和張分軍也。和張軍勢一分，吾卽有法以破之矣。今去天京，只有三百里，不過兩三日行程耳，不思不飽援救天京也。」便引全軍疾行，夜分趕至四明山。原來自金陵緊急，洪秀全已分道佈告，故英王陳玉成亦引軍而來，不期而至。會議於四明山，秀成道：「英王到此極佳，可合兵以了張國梁那混帳也。」陳玉成道：「某近攻破胡林翼于潛山，敗李續賓李續宜于黃梅；復敗曾國藩部將堵齊布楊載福於浦口；敵人湘軍銳氣喪盡。今聞胡林翼回湘募勇，料難急舉；故開天王告急，特引兵東來耳。」秀成乃與玉成計議遣兵。適古隆賢由繁昌運文亦到，秀成一發

令古隆賢，直趨寧國以歷清將趙景賢，復謂英王陳玉成，由西梁山，直下江浦，以擾和春之後。李秀成卽由赤沙山，直趨黃龍鎮；探得和張兩軍，約五萬人，部下提鎮部將數十員，悉銳以爭金陵，聲勢頗大。李秀成正成大舉張國梁會戰，忽接各路軍報，李世賢已攻下湖州，馮子材吳全美俱走溧陽；李世賢乘勢破溧陽，以繞出金壇之後。陳玉成則由江寧鎮至四關，進紮紫荊山尾。輔王楊輔清，亦引軍由秣陵關而進，駐雨花台以應敵軍。各路無不得手，李秀成大喜！卽出兵直攻張國梁。那張國梁亦準備會戰不料張國梁甫行交綏，已報侍王李世賢，由後掩至張國梁自知難以抵敵；徐又接得探馬飛報，派往救杭州之兵，俱已敗挫；續派之馮子材吳全美，又盡爲李世賢所敗；湖州廣德俱已失守，馮子材吳全美，已奔回蘇省；趙景賢亦被困於寧國府；種種消息，張國梁聽得，覺自己軍餉全靠閩浙，及廣東三省；今則閩浙運道已斷，只有廣東，又相隔甚遠，將來糧餉不免拮据。卽目下情形，前後皆受六軍相逼，

若免強交戰，損失更多；和春一軍，又不能相應；計不如暫行退軍。想罷，即命三軍，以隊遠逃，望丹陽而退。李秀成見國梁已退，天京之圍已解，乘勢追殺。張國梁折傷三千餘人，逃回丹陽去了。秀成即令李世賢楊輔清吉志元俱屯紮金陵城外，自己即進城面君，具述近來戰狀。時和春亦爲陳玉成所敗，失去營壘四十餘座，折兵四五千人，亦引兵東逃；料得張國梁以丹陽爲根據，必退回丹陽地面，故亦引兵同奔丹陽，與張國梁會合。是時太平軍，大獲全勝。陳玉成亦同進天京，與秀成計議進兵之事。洪秀全設宴款於殿上，並召李世賢楊輔清吉志元一同入內與宴共商大計。李秀成先自道：「歷年戰事，勝負無常；自前者武昌失守，吾軍已一蹶；及英王破勝保，某等斬向榮，吾軍乃復振。及許謨，吾勢已復強矣！近來仗國家洪福，破六合斬溫紹原，破杭州死王有林，英王萬福統鄂閩，侍王又破馮子才吳全美；吉志元楊輔清撥持蘇寧，今又復敗和春張國梁，氣勢已是大濟，此正進取之時也！然我歷久不能

長驅北上者，以天京屢次被人牽制故耳。今諸將環集於此，當悉力結果和春張國梁，以絕京寧之患，然後留勦將分持鄂皖贛浙諸省，我即可以統軍北上矣。」洪秀全與諸將皆以爲然。李秀成乃請英王陳玉成，先還安徽，以鎮諸路。留吉志元駐溧陽，并鎮金陵。留楊輔清駐軍蕪湖，以鎮皖南浙北；兼籌糧運。徐與李世賢率軍直趨丹陽。適劉官芳亦引兵而至，秀成乃令附於李世賢一以厚世賢兵力，即分左右直趨丹陽。且說張國梁走至丹陽，移未幾和春亦奔到，各訴敗兵之事。國梁道：「吾軍此次之敗，失其分兵；今當互爲犄角，免中敵奸計。」和春亦以爲是。忽報洪秀全大軍已到。張國梁計點部下，及和春部下，尙有三萬餘人，儘可一戰；自出南門，離城十餘里駐紮。和春即紮軍東門外，與國梁互爲聲援。國梁以知州遊長慶，及總兵熊天喜駐守丹陽城內。以馮子材領本部四千人，更撥馬隊一千，使爲遊擊之師。以吳全美統水師在內河拔圍。分撥既定，專候洪秀全軍來交戰。時李世賢沿旬容，李秀成

部先鋒賴文鴻部下，捉獲一人，繫為奸細。那  
人解進中軍。原來張國梁自離黃鎮潰敗，本死  
傷無多；惟軍士沿途潰散，那潰散之勇又沿途  
搶掠民間財物；故居民多怨國梁。那張國梁以  
逃兵數千，捕不勝捕，留在民間搶掠，亦非得  
計；故到丹陽後，再招逃兵，并赦其前罪。那  
時國梁部下，尚多兩廣人，逃伍後，無可歸棲  
；及聞張國梁再招逃兵，乃勉強歸伍。賴文鴻  
部下所獲者，即張國梁的逃兵，當李秀成傳他  
訊問時，鄉人自稱爲張英，願作秀成內應。李  
秀成道：「汝既逃出，焉能爲我內應乎？」張英  
道：「今張國梁再招逃兵，免其搶掠，故小人  
立意歸伍也。」李秀成道：「汝即歸伍，只是  
一個軍人，又焉能作我內應？」張英道：「小  
人在營時，自爲一黨，有數十人，若當忠王與  
張國梁交戰時，吾等從後窺使刺殺之，有何不  
可！」秀成道：「汝若能如此，當有大功，汝  
可以行之！但恐不及耳？」張英道：「小人今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四回

張國梁若忠王進軍一日，當可成功矣！」秀  
成乃贈以白銀十兩，笑而遣之。左右駭恐以爲  
僞，李秀成道：「吾今自問除敵將之外，斷無  
人肯以僞計賺吾；但某所慮者，只以他區區一  
個軍人，或不能濟事耳。然事縱不成，於我亦  
無所損也。」於是率軍緩緩而行，離丹陽約二十  
餘里；與張國梁一軍約離十餘里，即紮下大營  
；與李世賢左右督應，各結軍壘百餘座。夜後  
營內燈火冲天，震動遠邇。秀成命李世賢劉官  
芳一合驍和春一軍，而以本部獨當張國梁。正  
打點進戰時，張國梁時招集逃兵，軍勢復振；  
和春且戒以戰爭在即，不宜再招逃兵，免敵人  
縱人混入。張國梁深以爲然，故停止招兵。甫  
一日，李秀成已到，張國梁即知會和春，欲乘  
秀成初到，人馬喘息未定，即行攻之。便與和  
春相合約同進。時李秀成大集諸將，令賴文鴻  
爲前部先進兵，掠陣首左路進攻，却向右奔來  
；將張國梁必以右路截擊，那時張軍必發聲移  
動；然後以一軍乘之。又探得清國欽差德興阿  
一軍，方紮興化，恐聞丹陽緊急，必移兵相救

一一九

；乃飛令羅大綱都雲官移兵，直向揚州而東，以牽至德與阿而阻丹陽救應。去後，李秀成復號令諸將；而賴文鴻一軍先出，首攻張國梁左軍，國梁即引兵迎敵；賴文鴻却引兵反向右路，國梁左軍即奮勇躡追，右軍復出，以夾擊賴文鴻。正喊殺間，秀成却令陳其芒，引兵復攻張國梁左路。時張國梁在中軍，只注意李秀成一一路，不虞有陳其芒復攻自己左軍；故被陳其芒一擊，隊伍全亂。少時李秀成大軍齊出，國梁仍死命堅持，只望和春可以相應。不料和春一軍，亦已被李世賢劉官芳所困，張國梁更沒援應。那李秀成進勢愈銳，國梁正冒死相拒，忽然後軍大亂，反放槍向國梁中營擊來；國梁措手不及，坐下馬先已倒斃；急向左右換取馬匹，甫乘馬，那賴文鴻陳其芒兩軍已直撲陣前，萬槍齊發，張軍大受損害。國梁料知不敵，急引軍殺開血路而逃；欲奔回丹陽固守。誰想李秀成早防國梁入城之路；且張國梁軍中後營，又有與李秀成相應，可以截擊張國梁，故國梁直不能進城。此時喊殺連天，張軍死傷不計

其數。張國梁只得引兵望東北而逃。李秀成引大軍隨後追襲；沿途奮擊張國梁無從抵禦。正走間，見退軍漸近，欲拔劍自刎，左右跟隨的，急奪其劍。國梁求死不得，李秀成已從後趕到，下令軍中，如有捉得張國梁者賞萬金，陞授指揮；如有擊死張國梁的，亦賞五千金，授檢點。吾軍得令，一齊奮勇。時張國梁只顧奔走，所領部騎，或死或傷，或逃散，沿路殘尸；餘亦紛紛潰散，左右只剩數十人。張國梁拚命前走，忽前面有一河相隔，那河正是丹陽河；水勢滔滔，闊約廿丈，張國梁此際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坐下馬又被傷，料不能過河，不禁兩眼垂淚，卽下了馬，欲投諸河中；向望追兵已近，窺見旂號，正是李秀成的！時張國梁左右只剩數十騎，內有一親兵，年約三十歲左右，飛步至張國梁之前，自言善識水性，說時逼，那時快，卽挾定張國梁，欲負他過河；張國梁向望秀成軍兵，離不得數百步，恐真爲秀成所獲，乃盡力掙扎要投河去。奈那親兵十分猛力，挾定張國梁，竟令張國梁掙扎不得；

張國梁大怒，以口奮力嘲親兵之項後；該親兵痛極，始擲發鎗國梁于地上。張國梁乃翻身躍于河中，那李秀成隨即退到，已認得張國梁，眼見他投諸河上；只有張國梁從騎三十餘人，口稱投降；李秀成一概慰之；并向降兵問張國梁情景；那些降兵，便把張國梁兵敗原因，及投河情形，具向李秀成詳述。秀成嘆息不已！謂左右道：「昔張國梁與洪天王共事于廣西，天王以其向處綠林，懼其野性難改也，頗輕視之；惟翼王石達開謂國梁選粗武無文，唯驍勇善戰，故每向張國梁以大義，冀爲我國出力也？乃國梁終不謂然。因當時金田初起，人馬不多，以爲洪天王難於成勢，故早已變心，欲得清朝一官半職以爲榮幸。那安王洪仁發又不細察，致令國梁私遁降清。巨耐安王又于盛怒之下，執法太嚴，竟以國梁降清，乃盡殺其家小，使國梁以此懷仇，始終爲敵人效死，吾甚惜之！今國梁終得生結局，真可嘆也！」秀成說罷，仍恐張國梁或知水性，可以逃生，乃派人馬環守河面；并囑道：「如國梁泅水得生，可放

洪秀全遺囑下冊 第四十四回

槍致其死命，如其已死，可拾而葬；因各扶一主，各有一志，生則與之爲敵，死不與爲之仇也。」左右聽得大爲感動。徐見張國梁尸首，浮于水面，李秀成即令人撈獲之；復令備棺葬於丹陽城外。可憐張國梁，以一員健將，由綠林出身，初與洪秀全同事，復投于向榮麾下，始終奮勇，爲清廷出力；歷屢戰屢敗，唯伴而復起；數獲金陵，使洪秀全不能安枕；故國梁雖敗，人謂其實足阻洪秀全北上之師，且牽制金陵，爲皖鄂浙贛各省助力不少；雖敗亦清國功臣也！今乃敗于李秀成之手，殞命丹陽河上。亡年五十餘歲，後人有詩嘆道：

綠林有豪客，從戎拒太平；搭魁傳桂省，將路在金陵。百戰心無懼，三軍勇可撈；原可憫，誓死報清廷。

自張國梁死後，清廷憫其盡忠，加以太子少保官銜，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并賜諡忠武。此是後話，不定細表。單說張國梁既死，尉遊部下軍士尚存幾千人，俱爲李秀成招降去了。并訪得張國梁部下，從後營反撥圍梁者，如張



英等數十人俱重賞之，匪張英爲都檢點。秀成全軍大捷，移兵向右營。時李世賢一軍，與清將和春相拒；世賢却令劉官芳，領兵繞過後路，以臨和春之後；兼攻丹城，那時丹陽駐兵無多，居民又多，有思念李秀成者；故城中極形紛擾。後見張國梁已敗，乃開門迎劉官芳，人馬入城，知州游長庚，縣兵趙天喜，俱已殉難。那和春部下人馬雖衆，以吉林馬隊三千人，爲前鋒，死命進衝李世賢中軍，奈不能得手。不多時，知道張國梁大敗，軍中已無鬥志。徐又報劉官芳已進攻城中，和春知勢不可爲，欲退兵。不想劉官芳復由城內殺出，直攻和春後路，李世賢又扼其前，以致腹背受敵，和春大敗，引兵望東而逃。惟前部吉林馬隊，已被李世賢人馬圍困，不能得脫；所有吉林馬隊三千人，已爲李世賢攔擊，死去二千有餘。馮子才欲以游擊一路，衝入援應，亦被劉官芳人馬擊退；故和春大敗，李世賢乃乘勢東下。時清將總兵吳全美，方補本師，乃紮丹陽河之下流，當李世賢追至時，將其兵船，縱火焚燒，數百號拖置

，已化成一炬，吳全美只得登岸而逃。和春見各路俱敗，所部約三萬人，只存數千，狼狽望蘇州而逃。那時浙江總督何桂清，本在常州，向擁兵萬餘人，聽得丹陽大敗，不敢往救，先擊妻小，亦向蘇州逃走。李秀成李世賢，大獲全勝。計點清兵尸首，沿邊山積，死去不下二萬人；招降者甚數，亦有萬餘人，餘外多已逃散。統計和春兩軍，共五萬餘人，張國梁已全軍覆滅。和春只存數千人，走到蘇州，張國梁部下移營，請責何桂清先逃之罪。忽聽得張國梁部下三萬餘人，全軍覆滅，已殺死丹陽河中，已乃憤不欲生。又聞和春兩軍，多所搶掠，蘇省人民多觀之如仇；故和春奔竄清室關時，見居民門首，多有檄聯貼出，道是：同心盡殺張和賊，協力相扶天崗兵。和春見了，見民心如此，即欲在蘇州再復招兵，亦是難事；又思本部人馬，向與張國梁共事，一方最爲得力，今國梁已死，他無人相助。且自覺一敗至此，亦無以見人，乃即懸櫟自縊。自和春張國梁俱死，江省清兵勢力已盡。李鴻章時在上海，方配

署洋槍隊，欲行上駛，亦救之不及。于是李秀成、李世賢，留劉官芳在丹陽附近，檢埋清兵尸首，安撫居民，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并收復金壇、丹陽、宜興各縣。李秀成乃直下無錫，趨蘇州。李世賢則攻下常州所到之處，清兵皆反動，開門迎降。故李秀成、李世賢自丹陽大捷，順流而下，已唾手得了蘇常二府。李秀成乃即出榜安民，撥人馬留保守蘇常一帶，與李世賢一齊班師而回。沿途打聽得清欽差德興阿兵在泰興，本欲移救丹陽，已爲羅大綱等截擊，退回淮南。那馮子才、吳全美亦奔回松江。當李秀成回金陵，一路上出示撫諭居民。那時居民前見和春張園梁等軍，紛紛搶掠，無不歡迎李秀成人馬，皆道：「和張兩軍既去，吾民可以安甯矣！」李秀成以那裏一帶頗遠兵燹，乃在蘇州鎮江，運米前來，舉辦平糶，民心益悅。秀成自回金陵，奏報丹陽戰勝，洪秀全以秀成此次出兵，往返不過一月，乃破丹陽、和春張園梁走死，復平定蘇常二府，不勝欣喜！李秀成乃請大前帥德興、李世賢一同北征。洪秀全亦以爲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四回

然。時洪仁玕出節安撫各省，惟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在南京執權。那洪仁發自洪秀全既定金陵之後，與平時性情大異；從前是個天真爛漫的人，胸中別無心計；惟洪仁達則度量狹隘，性尤忌刻；至是更峻動洪仁發，同爲一氣，只是攪纏持勢，妒忌功臣。那洪秀全性又過柔，以兄弟之情，不大敦責；故洪仁發、洪仁達，更爲得意；朝中文武，大半趨承其意；洪仁達性又貪婪，臣僚中如有供獻的，則視爲莫逆，否則多諸阻撓。前既迫走石達開，此時又忌及李秀成。因洪秀全當時政事之權，在于議政局；那局長寶掌政治大權。自揚秀清既死，石達開既去，于是議政局長一任，乃以李秀成領之。洪仁達欲爲議政局長不得，更嫉李秀成。李秀成亦知其意，每欲以局長之職讓之，奈洪秀全不允，諸臣亦不以爲然；故李秀成雖然出征，亦遙領局長之權。及此次大捷而回，數月之間，如王有林、和春張園梁，皆清國有名將官。盡死于李秀成之手，斬清兵數萬，拓地數千里，威望愈著；而洪仁達之妒忌亦愈深。爲

李秀成既回金陵，力請北伐，洪秀全已有允意，惟洪仁達百般阻撓；但言東南未靖，一旦北伐，不無內顧之憂，洪秀全因是又不能決。乃以李秀成連年疲戰，暫行休兵江甯，再商進取。單說皖南甯國府，逼近浙江，前者李秀成下杭州，曾國藩曾調趙景賢駐守甯國，繼以甯國爲秀全必爭之地，更令閩督周天受補兵五千助守。然自李秀成由浙旋師，已令古隆賢扼甯國一路，及定了蘇常回金陵知甯國爲圍戰之地，不容輕視，乃令部將吳汝孝陳仕章由高淳移兵會攻甯國，至是古隆賢陳仕章吳汝孝三路雲集，共攻甯國府城。時清將趙景賢，以本部人馬屯紮城外，而以周天受守城，爲內外相廬。古隆賢乃請吳汝孝陳仕章令攻趙景賢，自己却親自攻城。果然陳仕章吳汝孝分兩軍夾擊趙軍，趙景賢寡不敵衆，欲退入城中，與周天受合守，又爲陳仕章所截，不能進城。那甯國絕少山嶺，多是草場戰地，無險可扼。那陳仕章吳

汝孝，自以人馬倍于趙景賢，不用奇兵，只用混戰。初猶兩軍合戰，繼而各自輪戰，趙景賢無可休息，連日戰爭，損傷極衆。那一日，吳汝孝陳仕章，乘景賢兵已疲憊，乃奮力合出，趙景賢大敗，所部人馬折兵三千有餘；又不能回城，只得引敗殘人馬，走回銅陵而去。周天受又不能出城援應，自趙景賢敗後，守勢亦孤。陳仕章吳汝孝乃悉銳助古隆賢，合攻府城。周天受百計死守，終不忍棄城而去。那古隆賢吳汝孝陳仕章，將甯國圍得鐵桶相似，水泄不通；以絕甯國援應；自九月初四日，圍至十三日，共前後十天，城內糧餉已絕，周天受只望外應，惟絕不見有援兵馳到，眼見糧盡，軍士多有餓斃，遂于十三日那一夜，率死士三千人，突開城門，直衝洪軍；但那裏敵得太平兵馬多衆？還會分教：死士三千，陡見營前擡上將旗；孤城七載，又教城內殞英材。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陳玉府大戰顧水城

楊制台敗走黃梅縣

話說周天受被圍甯國，知內無餘糧，外無援，乃率死士三千人由城內衝出，志在出敵人不意，可與一勝，以保甯國。不料太平將古隆賢，吳汝孝陳仕章等，已步步隄防；故周天受一經殺出城外，古隆賢已督兵重圍住，槍聲齊響；周天受身中十數彈子，登時斃命。所有死士三千人，不能得脫，催奮力死戰。古隆賢見其來勢凶悍，且周天受已死，甯國可下，本不欲多殺；乃放條血路，讓他死士逃出。備該三千人，以死自誓，不特不退，且力攻太平兵，要爲周天受報仇。古隆賢無奈，乃再糧合圍；故三千死士，一無存者。計此場惡戰，自趙景賢之退，以至周天受之死，清兵拆去五六千人，太平兵亦失二千餘人，古隆賢遂直扑城池。時城內以糧食困乏，死傷枕籍，料不能守，乃開城投降。古隆賢遂率兵直進甯國府城；因城內米糧俱盡，急令人由蕪湖運米前來接濟，民心稍安。一面將戰狀報知金陵。時李秀成以甯國爲

四戰之地，據此可以扼皖而咽喉，亦可爲金陵浙江屏蔽故欲先定此局面，乃出師經略皖南。沿途得接古隆賢文報，知道已取了甯國；便令古隆賢等，暫屯甯國，緊圍皖南門戶，窺便撥應各路。去後，忽接得報告，堵王黃文金進兵江西，已下浮梁縣，收里布，復渡西瓜州，羅家橋諸鎮，乘勢攻下景德。時清將左宗棠以糧道不繼，爲黃文金所乘；左宗棠已領軍回撫州。時清將提督鮑超，及總兵陳大富，兩軍繞出石門迎戰，一日數十合，兩軍死傷山積。今鮑超陳大富已退回建德矣。李秀成道：「黃文金驍勇，然自用兵以來，未嘗有如此真戰者。今竟敗却鮑超，實出意外；因敵將陳大富不打緊，鮑超則精銳好鬥，左宗棠亦有戰略。乃以一費文金攻擊之，吾國豈有起色乎？」說罷，正欲回軍天京，計策北上，忽又探馬報，清將鮑超陳大富合軍，會同副將貝廷芳，三路直攻建德，欲乘勢據安慶也。李秀成聽得驚道：「建德

爲安慶下游保障，若建德一失，必搖動安慶；我不能容此一行矣。」遂引兵望建德而來。時太平將曾天侯、林天福在建德把守，城內只有兵八千人，已不敷圍逼；那魏超陳六富、貝廷芳三路之不下二萬餘人，軍勢浩大，已直抵建德城下，故林天福不敢出戰，只閉城拒敵。不提防魏超等軍，不待攻擊，林天福乃親自登城死守，以待救兵，時正是五月，天氣雨霖交加，秀成到建德時，抽出古隆賢一軍，令爲前部，冒雪直攻安慶下游，由池州而進。恰侍王陳玉成以蘇常既寔，金陵可免東顧，復率兵下浙江、滬江、西，入婺源，聽得建德有警，復率兵北進。與李秀成同時趨到，李世賢先攻貝廷芳一路，那貝廷芳不虞李世賢猝至，乃嘆道：「豈吾國在贛浙軍官，皆已死盡乎？何李世賢縱橫千餘里，如入無人之境也？」魏超奮力接戰，貝廷芳先已中槍陣亡。時林天福在城上督戰，已爲魏超槍斃，魏超方率兵入建德城，及聽得貝廷芳戰歿，而貝廷芳所部，又俱是浙江兵，見主將已亡，無處可趨，已大半殺降於李世賢一軍。魏超

遂令陳大富守城安民，急欲出城援廬，奈李秀成大軍亦已趕到。魏超知兩軍交敵，料不能支，乃令陳大富復建德，相與望彭澤湖口而逃。李秀成等進了建德，與李世賢計議，以蘇浙現在可以無事，留李世賢經略皖南、贛北一帶；以古隆賢暫守建德，并爲安慶九江聲援，復移文陳玉成使進兵皖鄂間；然後引兵回金陵，準備北上，不在話下。且說陳玉成自入江南，會破和萬張國梁之棧，却回軍皖省，以連年東援西戰，北伐無期，探得捻黨魏得樹，聚眾十餘萬，欲聯合之以鎮東南，然後可以北上。時李昭壽已移守滁州，亦與捻首張洛行，有八拜之交，遂函商李秀成，令李昭壽聯合張洛行大舉以破會胡等軍，李秀成深聽其論，即函覆贊成。陳玉成乃一面令李昭壽約會張洛行，自與魏得樹會兵豫贛。原來魏得樹本眇一目，時人呼號瞎子，初時本從洪秀全，自初進武昌乃復入捻黨，因魏瞎子與捻首張洛行，苗沛霖，向爲舊交。是時捻黨亦勢大，在齊晉河洛之間，縱橫無敵；彼李秀成陳玉成之意，皆欲與之聯合也。

時驍寇樹正紮皖北潁川，陳玉成在廬城本籍時，卽與驍寇樹正有來往；妻易乃與之聯合。計本部三萬人，令驍得樹夫軍三萬人，共乘六萬，乘勢南下。却因當時會國藩二軍，銳意欲先復安慶，彼以安慶在長江中央，若二經收復安慶，則隔斷洪氏東西消息，庶大局易于着手。便遣部將彭玉麟楊殿福堵齊布，會同皖將布政使李孟羣巡撫李續宜，會攻安慶，由江西進行；先後下彭澤東流，馮漢長江，入望江沿潛山，以趨安慶省城。復令道員趙景賢，提督周鳳山，道員王珍，皖南道李元度，分撥太平石埭銅陵等處，以斷洪氏東來救應之兵，俾得專制安慶。郭曾國藩本最愛李元度，從前任以幕府諸事，謂爲選籌惟懼，算無遺策，至是乃以布政使銜，保爲皖南道，并令扼守險要，以拒洪秀全東路。并馳書以戒李元度，書道：

次青方伯大人左右：公豁路在胸，僕久資倚俾，惟公生平，有爲僕所不解者，料事則纖悉如神，定謀則百無一誤，及至事權在手，竟無不失敗。古稱李廣數奇，足下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五回

豈其流亞乎？抑如孔子所云：足下爲趙魏老則優，而終不可以爲大夫乎？皖南管轄，非常重要，以公大才，故以相委。今僕悉銳以據安慶，志在必得，藉公據東方屏障，公將有以慰僕乎？伏祈龜勉！并候捷音。

僕會國藩頓首。

此書去後，會國藩覺東路可無顧慮，便令諸將奮攻安慶。惟英王陳玉成，平日軍勢甚張，此次復令驍得樹之衆，聲勢尤大，遂趨廬州，沿廬江而下；探得清副將成大吉，聚守松子關，乃以松子關爲安慶要道；若先破松子關，則安慶氣脈易通，軍軍卽易著手，遂率衆先擊松子關一路，以襲得樹爲前部，直攻成大吉一軍。那成大吉雖然善戰，怎當得陳玉成之衆；且驍得樹初次來助洪氏，正欲一顯其勇，故率軍進如潮湧，成大吉大敗。忽然驍得樹所騎之馬，失了前蹄，把驍得樹掀在馬下，清兵乃反擊之，幸諸軍力持一障，殺了千餘人。驍得樹遂引兵而退。次日，驍得樹乃大舉復仇，進勢愈猛；成大吉防戰一晝夜，不能抵當，再復大敗而逃。

一二七

，并爲亂箭擊斃，軍士紛紛逃散。魏得樹先掠了松子關，時曾軍以楊殿福彭玉麟，從水路進攻；而陸路塔齊布等，亦先後趕到。陳玉成聽得謂左右道：「會同藩以五路擊安慶，若其五軍齊至，吾必不能爲敵。今陸路塔齊布李孟羣到此；或先或後，則雖有五軍，不啻一軍耳。如此已失了佈置，吾可陸續破之。」時清將李孟羣一軍，正趨松子關，欲援馬成大吉，到時始知成大吉已死，全軍盡散。李孟羣又以軍士初到，喘息未定。魏得樹已先受陳玉成之命，立擊李孟羣。那陳玉成却移軍而東，與塔齊布人馬遇于觀音爐，塔軍亦以跋涉而來，未及休息，陳玉成亦乘勢迫之；故塔齊布李孟羣兩軍所部，各不過五六千人，一來衆寡不敵，二來逸勢不同，三來以乘勝之感，是以塔李二軍，卽爲陳玉成襲得樹所敗。原來陳玉成一軍最爲精悍，他在部下挑選健兒三百人，謂爲小兒隊，皆十四餘齡之童子充之，各冠紅巾，綠綳團腰，從英王執令旂，凡被此選者，若律極優，且各授以指揮使銜名；唯須爲健機營，飛走過常人

者，方能入選。此小兒隊長卽爲陳國瑞，驍勇無匹，陳玉成倚爲密衛。此外又有五色旂親兵，每旗二十人。稱黃紅白黑青五旂，此五旂，皆百戰健兒；惟不用以至前敵。每次臨陣，在大營中先結一將台，玉成立台上指揮將校，五旂管軍環列台前；前軍若勝，則急調黑旂；其次及于紅旂管，卽無有不勝。因紅旂管尤爲健中之最健者也。聞紅旂管下：各兵皆矯健如猿，善于飛走，軍中號爲紅猿隊。每接戰時，皆腰懸雙劍，不專洋槍，惟舞長矛衝陣；僅見紅旂管之影，卽倏忽已至陣前；近敵卽捨矛舞劍，劍復銳利若雷疾電閃，敵軍遇之，莫不奔潰。除紅旂管之外，又有三十六回馬槍，尤爲精利。設紅旂管仍不能勝，卽令軍退，而以三十六回馬槍應之。每槍百人，皆背紅黃綳裙，納金銀之屬于裙中，當紅旂管退時，馬槍軍亦散裙中金錢而退，敵軍遇之，一見金錢，必爭執取，于是馬槍隊及五旂管，一齊回擊敵軍，無不取勝。又有七十二行軍檢點，押住後陣，有退後者，卽截殺之。安營後，每夜必守嚴糧屯。

及軍門左右；與探隊互通消息；若有警報，卽  
嚴譴輟車，鳴號告衆；故七十二檢點，亦不臨  
前敵計英王行軍數千里，未嘗一日乏餉，皆七  
十二檢點之力也。陳玉成又善騎，惟非屈臨陣  
，必不騎馬；平時喜乘笏輿，控兩馬以隨輿後  
；與中縱橫史策，實則好乘輿以便觀審，遇急  
時，卽解而乘馬；兩馬皆日行五六百里，一名  
追漢，一名破楚。玉成每當乘馬時有特黃羅寶  
蓋者隨之；此特蓋人，其行如飛，疾馳與駕兩  
馬相銜。所部之小兒隊，亦然。核陳玉成一軍  
，稱爲最健。嘗下破了松子關，乃與龔得樹分  
途並進。龔得樹先破了李孟羣，陳玉成亦破塔  
齊布于觀音爐，以乘寡勝逸之勢旣異，塔齊布亦  
軍如何抵敵？李孟羣望湖北而逃，塔齊布亦  
退回嶺南。及塔李兩軍退後，李續宜一軍始到陳  
玉成乃與龔得樹合兵，夾攻李續宜。原來李續  
宜兵到時，先扎潛山，滿意與塔齊布李孟羣合  
兵，好與陳玉成大戰，不想人馬到時，塔李兩軍  
早已退敗；自知本部不能敵，陳軍兩路之衆，  
又勸得楊載福，彭玉麟兩路水師，欲進攻安慶

時已爲太平將林啓榮由九江發軍，直趨下隴  
，襲擊。且李世賢自攻破鮑超于建德，已分道援  
安慶；由小軍先渡對岸。故楊載福彭玉麟兩路  
水師，皆不能立足，已先退後去了。李續宜此  
時更不能久留，卽欲退軍；忽陳玉成與龔得樹  
，分兩路大要，直向潛山，合逼李續宜，那李  
續宜所部不過八千人，如何抵敵；早望英山圍  
逃。陳玉成調齊五旂營，與龔得樹分頭尾追，  
李續宜大敗，折了二千餘人馬，走回英山而去  
，陳玉成與龔得樹子大獲全勝。時安慶之圍已解  
，陳玉成乃移家眷於安慶城內。并令部將陳得  
才張朝爵，入安慶助守，附近安慶之集賢關，  
乃令部將劉玲李四福，領一萬人駐守，以爲  
安慶聲援。時太平大將成天豫一軍，正沿廬州  
而下，因聞安慶有警，亦欲馳救安慶；及至時  
，安慶已經解圍。陳玉成便令成天豫先回金陵  
坐鎮，以替李秀成出征；而以李世賢廬江西一  
路；并請李秀成以楊輔清顧浙省，玉成自任保  
障皖鄂一帶；計畫旣定，乃與龔得樹齊向英山  
進發。那時陳玉成，連破各路軍成大振！李續



宜亦以孤軍寡敵，先退回湖北，駐紮蘄水。故陳玉成與龔得樹一舉，拔了英山。玉成謂龔得樹道：「李續宜在敵軍中，用兵最久，性亦耐戰；彼爲李續宜胞弟，皆負時名，若能斬得李續宜，固除去敵軍一員健將；且李續資聞之，亦必大舉爲弟復仇，因而破之，并除續資，則挫敵入銳氣不少矣！」龔得樹道：「英王之言固是！且我乃乘勝之威，彼以挫敗之衆，乘勢蹙之，如狂風之震敗葉，無有不勝，亦足以張吾國威也！」時探得李續宜已退至蘄水，與劉坤一一軍會合。陳玉成乃大隊并趨蘄水而來。李續宜聽得，乃與劉坤一計議道：「吾處潰敗之後，方寸亂矣！公有何良策？不妨賜告！」劉坤一時力主出城迎敵。李續宜道：「吾軍不特衆寡不敵，且旣敗而後，軍心如驚弓之鳥，戰必不濟；若復敗績，恐全軍俱沒矣！」劉坤一道：「公言雖是，然使敵軍則逃，恐敵軍不至，追至何時始止？今飽軍在河西，令兄軍在皖北，而李孟羣與會軍諸將，又皆同時並遭挫敗，恐見湖北境內，除胡林翼以外，再無能員；恐

更爲敵軍所乘，則湖北全境，亦不能駐足矣！」李續宜聽罷，躊躇無計，乃一面固扼蘄水，一面飛會胡林翼，使速籌戰守，兼請撥兵去後；陳玉成大軍已到，見李續宜則守城內，則城外并無人馬迎敵，即立行攻城將蘄水四面圍定，晝夜攻城不息。李續宜以旣懼湖北援兵，不欲退退；惟督軍固守，一連兩日，兩軍矢石交加，陳玉成仍未克攻陷蘄水。遂與龔得樹分南北夾攻。龔得樹尤奮勇，用礮砲向城上轟擊，城上亦以槍砲還下，不料龔得樹正當扑進時，竟爲城上守兵一顆彈子，擊中頭部，龔得樹被殺，即大叫一聲，掙下來，早已斃命。軍中已亂，起來，劉坤一在城上，見龔得樹斃命，乃乘勢開城殺出。時陳玉成部將葉練坤，及鬆王陳得風，正攻東門；見龔得樹一軍嘩亂，料知有故，乃以葉練坤依舊攻城，陳得風乃領兵轉向南路，知龔得樹已死，知府劉坤一，方從城內殺出，陳得風乃率兵直攻劉坤一。時龔得樹部將蘇老天，見陳得風救兵已到，乃撫循所部，與陳得風夾攻劉軍劉坤一所部不過三千人，不能抵敵，欲

退回城中，奈酥出之後，城門已復閉，只得引兵望西而逃。陳得風乃令蘇老天追趕劉坤一，陳得風自行續攻南路。那時李續宜在城內，方竭力拒餽；陳玉成忽聽得劉坤一擊斃劉瞎子，已殺出城去，乃大驚道：「岷莊（坤一字）出城必散矣！」急轉過來欲止之，然已不及。後聽得劉坤一果敗，自知孤軍在城中，必難久守。正欲回轉北門引軍逃出，不知陳玉成已攻陷北門，由小兒隊長陳國瑞，領小兒隊殺至城邊；城內以李續宜不在，守力已緩；陳國瑞却移米成壘，一躍飛登城樓，殺散守卒，小兒隊三百人，亦一齊飛躍而登，殺不盡的守卒早已逃走。陳國瑞乃率小兒隊斬開北門。陳玉成留三十六匹馬槍在外，遂率五旅管一齊出城。及至李續宜奔回北門時，北門已陷，李續宜即殺條血路，走出西門而去。却又爲陳玉成手下饒將林紹章截擊。李軍互相逃竄，李續宜幸有護兵千人，皆非常奮勇，擁護李續宜西奔。奈林紹章人馬多衆，又所部皆百戰精銳，已把李續宜圍在垓心，不能得脫，李軍已折了二千餘人。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五回

正在危迫。李續宜恐爲林紹章所擒，方欲拔劍自刎，忽見林紹章後軍自亂。原來知府劉長佑領兵李續宜方駐軍黃州，聽得李續宜在蕪水被圍，乃統兵前來救援。到時正見李續宜爲林紹章所困，即奮力殺出重圍。李續宜見林紹章後軍已亂，知有援兵趕到，即亦率護兵千人，奮力殺出。裏應外合，遂透重圍而去。時陳得風葉練坤已分頭攻下東南兩門，只顧進城去；及陳玉成知李續宜逃出一方，調陳得風葉練坤各兵出趕，此時李續宜已逃去多時了。蘇老天亦追劉坤一不上，引兵自回蕪水，陳玉成大獲全勝，惟以襲得樹陣亡，又擒李續宜不符，心中甚憤。遂一面表告金陵，並封襲得樹爲勇王。令襲得樹部將蘇老天，統領襲得樹舊部，會部直潰黃州。時李續宜劉坤一劉長佑李續燾，以敗後不能立足，紛紛潰退。陳玉成遂復陷了黃州，所有羅田麻城黃陂孝感各地，前爲清將鮑超李孟羣李續寶李續宜等，先後收復者，皆復被陳玉成攻陷。軍威大振！官文胡林翼會圍蕪水，大爲憂慮。會圍蕪水，與官胡會議。

。以陳玉成一軍，竟連敗數將，且連陷數千里，看來且不能敵陳玉成一人，焉能平得東南各省；務須設法制洪秀全之死命方可。遂以九江爲數省咽喉，此次以五將會攻安慶，所以爲陳玉成所敗者，以五將不能如期會合，而楊彭兩路水師，又爲九江分兵襲擊所致。計不知先取九江，官文胡林翼會圍藩營，竟見相同。廬中楊藩發言道：「以某愚見，亦以先取九江爲是，某雖不才，于九江地形頗熟，願以本部人馬取還九江，以贖前過。」原來楊藩曾任湖廣總督，以失機開缺，留辦軍務；自以曾任九江知府多年，熟識地勢，故願當此任。曾國藩道：「敵人在九江，守將是林啓榮，非等閒可比。他原是石達開佈將，轉戰各省，所向無敵。自駐守九江以來，吾等屢以大軍撼之，未嘗得手；洪秀全以九江重地，東南南北交通，不委他人，而獨委林啓榮者，以啓榮固有將材也。其人胸襟豁朗，腹有機謀，且極得人心，恐未可輕視之。」楊藩道：「別人重視林啓榮，然吾獨不然。彼扼守九江數年，未嘗出境一步，吾未

見其有材也；此行如不勝，任從參辦。」各人見楊藩如此果決，乃允其進兵。胡林翼仍恐其兵力不足，乃于其部下六千人，再令增募六千，另以曾國葆一軍相助，直望九江進發。且說太平將曾天侯林啓榮，駐守九江數年來，連敗兩將，九江得以保全。這會聽得楊藩以大軍萬餘人，益以曾國葆相助來爭九江，便與部將元戒李興隆計議道：「楊藩此來，志在必勝；彼前以失機落職，欲立功以興復其官階，故誇下大口而來，其志極驕，吾嘗以驕破之也。」遂移營堵王黃文金，于湖北之大冶與團金湖，以至江西之瑞昌附近，督派少數人馬駐守，每處約二三千人不等，若遇楊藩兵來，只要潰敗而逃，不必力戰，待楊藩來至九江，自有計以破之。」去後，復在九江城外，離十里五里不等，俱埋伏地雷，另伏人馬，以備發炸。評資既定，遣楊藩統兵由漢陽起行，望東而下；所過之處，凡有太平兵馬駐守者，皆棄勢攻之，太平兵略與接戰，即紛紛逃散。楊藩自爲前部，曾國葆在後，奮力前進；所過大冶，與團

金湖，太平兵無不拔靡；楊需勢如破竹，乘勢直下瑞昌，皆無敵手。楊需大有得意，願開左右道：「吾固知敵軍易與也，此行當直陷九江府城，斬林啓榮之首，以雪歷年將廢敗之恥！」說罷，置酒痛食，復引兵直進。時官胡各人，方懼楊需不敵，欲增兵爲後援，及聽得楊需連敗敵兵各路，直衝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曾道：「楊需此次戰功，其銳足爲敵將陳玉成相比，可以洗數年挫敗之羞矣！」因此不復置意，亦不再派人馬爲楊需後援。那楊需以爲九江唾手可得，不欲分功于人，故亦不請兵相助，卽號令人馬，由瑞昌鼓行而東。那瑞昌雖九江府城不遠，瞬息可至，遙望太平兵馬沿途皆有駐守，却是林啓榮部將李興陸；楊需更不踴躍，揮軍直進，李興陸卽棄營而遁；楊需傳令急進。曾國葆時在後軍，急上前向楊需諫道：「洪秀全自起事以來，其手下將士，皆勇敢好戰；今我軍由湖北至此，沿途太平兵馬，皆望風而靡，其中趨于易戰，恐有奸計，不可不防！」楊需道：「吾知其一，不知其二，每次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五回

戰事，敵軍動有數萬人來，故勝之尚難；今我直行數百里，所遇敵兵，每處皆不及萬人，故以吾軍過之，如摧枯拉朽，不足奇也。君休要過慮！看歷年屢攻九江不克，吾軍今夜便要成功！」說罷，不聽曾國葆之言，惟率軍前進。李興陸又復敗走，已離九江府城不遠，轉出林啓榮部將元戎，略與接戰，亦棄營而遁，楊需更自得意。曾國葆又趨前諫道：「林啓榮精悍強鬥，其部將亦皆堅忍，屢次大戰，皆爲所挫，今我軍至此，彼似不欲交戰，卽紛紛退後，吾甚疑之！」楊需至此，頗覺醒悟。原來曾國葆甫至瑞昌時，早懷孤軍無繼，爲兵家所忌，已密報其兄曾國藩請爲援應。惟時已不及。及楊需省悟，亦欲退軍，不提防堵王黃金，自在饒州戰退左宗棠之後，已扯回九江，故由下游掩至，夾擊楊需。那林啓榮又見楊需迫近九江府城，乃將機關發作，所埋地雷，皆爆炸起來，如天轟地裂，楊需軍士已血肉橫飛，因此大敗。急領護軍，及敗殘人馬，殺出重圍，又被黃金截擊，軍士死傷大半，遠處曾國葆尙

在後軍，死命前來相救，賴與望北而逃。後面黃文金李興隆先戒，已分頭追趕。幸會國葆先報請會國藩援應，故會國藩特派彭玉麟，領水師駛過右岸。楊儒奔至時，得下舟而渡，直望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義釋趙景賢

語說楊儒直至九江，以為敵人潰敗，自己已有戰功，不覺面有德色；不意中了地雷，軍士已多被炸傷，又復中伏，被黃文金元戎李興隆諸將追殺一陣。還虧會國藩已調部將彭玉麟領水師前來相助，到時楊儒已敗，反得相救。趁得借舟渡得對岸，計點餘下人馬，僅傷大半。即會國葆所部亦損失八百餘人。相將退至黃梅縣，志在小憩，忽有詭譎傳佈，謂英王陳玉成已回軍！英王將欲率兵再下黃梅，以通潛山太湖之路，使為安慶屏障。那楊浦此時已如驚弓之鳥，聽得這斯消息，自念城下兵馬多人，益以會國葆之功，日為林啓榮所敗，況今日只在部卒三四千人，以陳玉成軍力又勝林啓榮數倍；彼若翼下賈梅，如何抵當；欲即回蕩陽

廣濟而退。這會分教：千里縱橫，反以矯誇遭挫敗；全軍耗沒，頓因羞辱喪殘生。要知楊儒敗後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林啓榮大破塔齊布

又以自己兩攻九江時，誇過大口，有何面目見傅胡二人？故不免道退營。檢聽得李續宜、李孟羣復行招募湘軍，已抵廣濟，欲相機收復黃州，為攻取武昌地步，現二李正在廣濟訓練人馬。楊浦便與會國葆，引敗殘人馬，同奔廣濟而來正是：

初選雄心思破敵，今偏發胆要依人。

當下楊儒與會國葆，一軍奔到了廣濟，李續宜李孟羣接着，遂論兵敗原因。李孟羣道：「敵兵聲勢，近日更為精悍，吾等身任重寄，成敗本不可知；惟有矢勤矢慎，實心任事，必有奏功之日。若小勝則喜，因敗則怯，屬矜用事，此取敗之道也。兵法云：『驕敵者必敗。』孔子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吾等今後

當以此互相窺覷也。」在李益羣本屬小心而暗，惟楊藩聽得，以爲擲檢自己，因此滿面忿慚。那楊藩更自以身居帥首，自己任調度總督之時，彼等不過一同知耳，遂以爲李益羣自持有點戰功，就辭假讓自己，因此羞憤交集，是夜遂成疾病；自念從前以戰事失機，已失去總督一缺，祇冀此次立功，可以回復官階；今不幸又遭挫敗，且爲李益羣識論，心中越想越憤，不覺暗出血來。自問勝敗乃兵家常事，但自己當初也不合誇下大口，來至今日，自取其辱。想至此，吐血愈甚，病勢愈加。連日醫醫服藥，終無起色，數日後，遂歿于廣濟城中。自楊藩既死，所餘部下人馬，皆由李績宜發統，仍暫住黃州附近，聽候征伐。惟楊藩死後，曾國藩胡林翼等，一發注意先取九江。計數年以來，諸將皆攻九江不克，大小數十次，皆爲林啓榮一人所挫，心中更憤，遂欲合諸將之力，悉數精銳以滅九江。早有消息。報至李秀成那裏。李秀成時在金陵，聽得林啓榮復敗楊藩；而曾胡等，又欲以全力滅九江，乃入見洪秀全奏道：

洪秀全痛絕下冊 第四十六回

：「林啓榮坐鎮九江多年，大小已數十次勝仗，誠古今不易得之良將，他內無人心，外挫強敵，視張逆之固守贛，真無少異也！自宜封賞，以酬其功。但林啓榮雖勇足備，恐敵一將則易，敵諸將則難；九江爲國勢之地，敵人尤易進兵。今聞曾胡等，欲以全力爭九江，以九江爲敵軍咽喉，若一旦有失，則吾國東南西北消息梗滯矣！吾國林啓榮久守易倦，多戰易疲，今欲圍九江根本，必掃清九江附近之清兵方可。故臣不能惜此一行，待金陵緊近之慮，然後可以安心北伐也。」洪秀全亦以爲然。李秀成即打點出師，惟恐安福兩王，特是洪天王之兄，要攔權讓學，適贊王蒙得恩及咸天璋俱在金陵，乃以政事轉託蒙得恩咸天璋與劉毓璽三人主持。又設立軍報司，專司文報，以狀元程文相司其事。又以鎮江一帶爲金爪翼，今陳坤膏駐守其間，專爲安撫人心起見。時吉志元已歿，并令陳坤膏并統其軍，令羅天綱順重淮南皖北；復以輔王楊輔清，由般家關入浙江，兼平閩浙三省，以待王李世賢，婿王黃文金，管

江西軍務，以封會國藩在營寨等，并爲九江下游屏障。若皖鄂兩路，有英王陳玉成，大軍可以無慮。貴既云，李秀成雇了人馬，由金陵西行，大軍沿太平蘇湖而下。令英王陳德鳳、賴漢英、李總石壕，自率大軍，直走銅陵。時道員王珍，方扼守石壕，那王珍亦湖南人氏，從即湘鄂皖各省，所向有功，在湘中號爲儒將，與羅澤南齊名，特爲會國藩所賞識。此時以所部六千人，扼守石壕，以當賴漢英陳德鳳等軍，而李元度趙景賢周鳳山等，却把守銅陵一帶。聽待李秀成大軍已過蘇湖，乃集議應敵。趙景賢方主固守，欲儘請會國藩移兵相救，然後迎戰。并道：「李秀成爲敵軍中著名勁將，且比來帶職將多員，復新數萬之衆，吾軍中固無秀成可敵之人，且又衆寡不敵，若勉強出戰，徒取敗耳；一敗之後，則皖南一帶，必爲敵有，而自金陵以至安慶，敵人已貫通一氣，此後大局益險矣！」時李元度聽得，頗不以爲然。自特曾在會國藩軍中，久爲會國藩器重，固難趙景賢不起；更以爲秀成一軍，亦不難破之。

，故一方主戰。并道：「自尚榮敗死，張國梁和春王有林，復相繼敗死，吾國已軍威盡挫，復驟破將陳玉成縱橫東西，久視吾國如無人；此次若再讓之，恐敵氛益熾矣！屢敗之後，正當再整軍威，我以三路之兵，若謂不破敵李秀成一隊，則吾等真無用矣！」李元度說罷，再決于周鳳山，那周鳳山是個武員，自無有不主戰；遂不聽趙景賢之言，令周鳳山在左，趙景賢在右，自己居中，共爲三路，計每路約五六千人，共計一萬五六千人之衆，離銅陵十五里下寨，專待李秀成交戰。趙景賢又諫道：「空城出屯，得兵家大忌，昔公在會國藩幕府，于沈葆真守南陵之日，公曾致書沈葆真，以空城出屯爲戒，故卒能保全南陵，今日何自己反忘之耶！以沈葆真與黃金一軍，獨不宜出屯，况今遇李秀成之衆，又安可棄城池于不守？公等若必主戰，某願守銅陵，在某非異戰，特以留此一城，固有駐足，即留此一軍，亦可備緩急也，公等以爲何如！」李元度道：「公食古不化，軍法乘宜制變，彼一時此一時也。彼時祇有南

康沈葆貞一軍，故不宜妄戰；今三路之來，故不宜困守，若必守城池，是前軍已少一枝兵力矣；前軍若敗，城池又焉能保守耶？」趙景賢聽罷，無可如何，亦一同出屯，早有探馬飛報，李秀成已陷了繁昌南陵，今乘勢向銅陵來也。李元度聽得，即令部將隊伍，待秀成到時，以逸待勞，即行接戰。忽然四處震動，又報李秀成一軍，不下五六萬人，沿途逢山開路，遇水蓋橋，已離此不遠矣。李元度聽得，殊不以爲意，祇下令如敵軍到時，乘其喘息未定，即迎頭痛擊。此令既下，李秀成已到前部，左右先鋒，爲陳雲芒、賴文鴻，不知秀成久知軍法，過勞者必厭，故雖潛途聲勢浩大，仍緩緩行程，與李元度一軍，尚距十五里，卽不待接兵來攻，先已進戰。秀成并下令道：「吾軍衆而彼軍寡，彼宜用奇兵，我宜用混戰；今彼駐于平原，以待交鋒，不敗何待？」說了，乃親自擂鼓，諸軍齊進，相與混戰。李元度催鼓勵軍士，費其香勇；奈李秀成人馬衆多，又復強悍，如何抵敵？自辰至午，雖李元度竭力撐持，軍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六回

勢已漸不支。李秀成見其陣脚移動，乃以中軍突出，直趨李元度一軍，如波開浪裂，清兵不能抵禦，于是大敗。趙景賢知軍勢不能挽回，又恐銅陵有失，沒奈何，乃回銅陵扼守，李元度已大敗而退。周鳳山一軍，却望石埭奔來，志在與玉珍等合兵，不想賴漢英、陳德風兩路人馬，亦已攻下石埭，玉珍已死于亂軍之中。除死亡之外，餘軍非降則竄。周鳳山聽得，更不敢赴石埭，乃引敗殘人馬，急奔池州營駐。李秀成既獲勝仗，料知敵軍必有一路，回守銅陵，故當兩軍未戰之時，先分數百人，皆不用武裝，乘敵兵由城調出時，卽乘勢混入銅陵城中，此時既已得勝，知賴景賢回城駐守，乃并力圍攻銅陵，令先鋒陳其芒，自引本部先追李元度，以斷銅陵敵應，自己却率全軍，專力于銅陵一城，那時趙景賢在城中，知秀成必來攻城，乃鼓勵三軍死守，并傳令道：「銅陵城池雖小，却有可以固之處；且銅陵爲皖南要衝，此處若失，是皖南全境折休矣！今幸糧食尚多，固不患絕糧。况李元度周鳳山，既已敗去，



必然催取欽兵，亦可無被囚之慮，望諸君努力守禦，趙景賢不忍負諸君也！」正說話間，城外已昏天震地，李秀成引大隊攻城，將銅陵四面圍得鉄桶相似。趙景賢正指揮軍士防守，忽見北門火起，趙景賢大驚，探恐城中有敵人內應，只令三軍不要驚揚。不想沒一刻時間，已分頭報到火起，趙景賢已知不妙，急傳令不要救火，只先拿奸細。突見東路上火光更烈，居民紛紛逃走。原來東城已陷，因城中報到四處起火之後，趙景賢方遣兵搜拿奸細，李秀成乘其守兵一緩，即令銳卒五百人，扑近城垣，用藥炸陷數十丈，遂攻破東城，率兵大隊擁入。自東城陷後，守兵皆慌忙失措，南門亦被賴文鴻攻下，都一齊擁進城來。趙景賢自知不免，乃率親兵望西門而逃。不知李秀成自攻破銅陵而後，已將人馬逼繞四門，故趙景賢奔至西門時，已有敵兵大隊欄住，爲首的大將，乃先鋒賴文鴻也。趙景賢不敢前進，撥轉馬頭，再向北門奔來；又被李秀成都將，汪安均殺了一陣，所有親兵，非降則死。趙景賢單人匹馬，轉望

南路走來；又見一隊人馬，一字兒擺開，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正是李秀成。趙景賢至此，走頭無路；正欲拔劍自刎。李秀成見捉了趙景賢，定，把趙景賢拿下來。李秀成見捉了趙景賢，諸事已了，立令三軍將城中餘火救滅，再令發款賑恤被難諸家。先將趙景賢送至一處，令護卒看守，以優禮相待，徐把軍馬安頓停妥，然後將趙景賢軍帳中，秀成一見，卽下階相迎，待以客禮。趙景賢「敗軍之將，何勞優待。」李秀成道：「勝敗兵家常事，弟仰慕大名久矣！一說罷便力勸趙景賢投降，趙景賢不允，林道：「弟亦久知忠王大名，今日幸得相見。然使李元度肯聽吾言，恐亦未必能與忠王相見也。吾意欲緊守銅陵，另一軍駐守城外犄角；守險不守地，以待會爾藩欽兵；然後東連都興西北告勝保，一以大軍城金陵；一以大軍臨忠王之後，忠王豈能逞勝乎？惜李元度自恃才能，以致于此！今旣被捕，只求速殺可矣！趙景賢某非不欲與忠王共事，然忠臣不事二主，若畏死求榮，其不爲也！」李秀成聽得，大爲嘆服！

并道：「某生平并不好殺，今爲吾敵者不止足下一人，卽殺一足下，于敵何損，于我何益？君旣不降，吾當釋足下回國矣。」遂命置酒款待趙景賢。席間暢談機事，趙景賢先謝不殺之恩，再說道：「弟以再生之身，出于忠王所賜，輸情未該圖報，論理則爲敵國，尙不知如何而可，何以言也？」李秀成道：「吾豈望報者乎？」君必望報，吾何爲釋君焉？吾亦幸而勝耳，如易地而觀，設不幸而吾爲貴國所擒，尙有如今日樽酒晤對，賓主聯歡乎？」李秀成說罷，大笑。趙景賢聽了，不勝感動，爲之揮淚不止。復道：「忠王故人傑，惜吾討賊之地位，無可報德；然此次被釋，而後若再蒙國家赦宥，此後若再從事于疆場，吾固非忠王敵，亦誓不與忠王交鋒矣。」李秀成聽得，惟頷首而笑。趙景賢又道：「旣蒙不殺，不知于何時始允放回？」李秀成道：「惟君所欲耳！」戎馬倉皇，兩皆不暇，無論何時，皆任君回去，吾亦當派人護君出境也。」趙景賢道：「若此吾當卽行矣！誠如忠王所會，戎馬倉皇，未得長待左

洪秀全齋義下冊 第四十六回

右，深以爲憾！」李秀成遂謝一回，乃令左右準備，明早送趙景賢出境。未幾席終，李秀成更趨趙景賢至寓，縱談一夜。次早，趙景賢欲回去，李秀成已準備夫馬護送，更派親兵二十五人，持忠王令箭，到處放行。李秀成乃親攜趙景賢之手，送至營外；趙景賢力請秀成不必遠送，秀成不從，直攜手同行，親送一程又一程。趙景賢力止之，李秀成止步，謂趙景賢道：「君才過手李元茂輩多矣，惜君屬爲道員，若君兵糧在手，吾亦亦多一勁敵；吾緣分淺薄，不能長留足下，至爲可惜！」趙景賢道：「忠王不必過獎，吾輩各事一方。惟有各事其力而已；然此次別後，深望彼此必無再見之別，除非分國是治，或能周旋來往耳。惟今當違別，願忠王以一書相贈！」李秀成道：「心中本有數言，幾已忘却矣。聞巡撫李鴻章已借洋兵，以與吾國相議，此非長策也。煩君寄語說中丞：彼此皆中國人，以土地之故，各輔其主，致起爭競；勝負之間，悉付天數，倘毋借外力，以殘同種。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殘

一三九

，殺同種之性命，以成外人之戰功，而索此後之酬報，斧柯倒持，胡可爲也？」趙景賢聽得，不勝嘆息！正向秀成辭別，仍依依不捨，復送一程，乃各道珍重而別。不說李秀成自行回去，且說趙景賢回時，於路上贊嘆李秀成不已。及雖李秀成兵力境外，乃遣秀成親兵回營。却因會國藩當時駐守江西，乃遣馬望江西而來，先謁會國藩首訴在銅陵兵敗原因。會國藩道：「李元度慷慨壯兵，夙稱精略，而一當事權，無不潰敗，此真奇事也！」及聽得趙景賢訴說，李秀成如何豪傑，自己如何被釋，細述一遍。會國藩聽了，默然不語，只令趙景賢暫行休息。却與部下諸將計議道：「李秀成此來，實欲故示兵力，以鞏固我虛根本，竟壯我王珍，辱我趙景賢，敗我周鳳山李元度，此仇不可不報也。」部將彭玉麟道：「李秀成軍勢浩大，破之殊非易舉；但秀成此來，志在求戰，我若進而與之戰，中彼計矣。」根本未立，即破秀成，亦無所用之；欲立根本，先圖安慶，以隔斷敵人消息；然欲圖安慶，又須先圖九江

，願大帥毋舍本以求末也！」會國藩道：「吾亦知九江爲重要之地，不可不圖，臣耐林啓榮一人，屢次敗吾上將，損我軍威，今欲取之，須用何策？」帳前閃出提督塔齊布進道：「量林啓榮一人，未必有五頭六臂；昔者之失，全在我軍未出，敵已先知，故彼得慎爲防備耳。以小將愚見，不如舍明攻而從暗襲。如某不才，願領本部人馬，往襲九江，倘有不勝，願當軍令。」會國藩道：「吾固知將軍謀略足備，但恐一人之力，仍非林啓榮敵手耳？」塔齊布道：「凡攻城掠地，貴在出人不意；兵法有小制勝者，此類是也。故小將此行，不願必帶軍兵，只領部下七千人足矣。攻而弗克，再動大兵，未爲晚也。」會國藩道：「李秀成一軍，既尚在銅陵，我卽以今日欲取九江，吾亦是祇與李秀成宣戰耳。故今日欲取九江，吾亦以暗襲爲是也。今准將軍領本部人馬，往襲九江，將軍早輕捷音，以慰吾望！吾當密遣水師，潛渡湖口，俟將軍攻城時，得水師力，以壯聲援。再撥一員上將，助將軍同去，吾早晚望

將軍成功。一說罷，便令部將楊載勳，領水師潛渡湖口；又令部將吳坤修，以本部二千人，助塔齊布，往取九江。塔齊布得令，乃與吳坤修，各引本部人馬，密襲九江而來。原來林啓榮人最精細，凡事不肯托大，即未有戰事，仍多派間諜，以探敵人蹤跡。且平時防守之力，亦步步嚴密，故不論何時，皆無懈可擊。且自王珍李元度趙景賢陣敗後，料會關藩等，必來爭取九江，更注意偵探會關藩軍情。忽探子報到，清提督滿載州大集水師于湖口。林啓榮笑道：「彼非爭湖口也，欲取九江城耳！」說猶未了，已再報清提督塔齊布，與吳坤修，及各部將，引人馬來襲九江。林啓榮道：「不出吾所料也，彼軍重視九江，賊次以大兵來爭，今只用塔齊布一人，是斷非明攻，欲出吾不意，以暗襲之耳。」乃令城內，不必張揚，就如平時，故作安閒之狀。而密佈銳卒于城樓，各持火器，其一切城垣，亦派守兵在城垣上偃臥，不令塔齊布知道我有兵把守。待塔軍來近時，出

其不意以攻之。又令部將李興隆，元戎，各領精兵千人，當得來路，得地分左右埋伏，任塔軍前來，待聞九江砲聲，即分道一齊殺回；分撥既定。時塔齊布以爲此次出軍，林啓榮必無準備，故得意而來人啣枚，馬勒口，星馳電閃，望九江進發。到時，正在夜裏，但見刁斗無聲，城內寂然塔齊布大喜道：「林啓榮果無準備也。吾今番可以成功矣！」遂先備登城之物，揮軍直進攻城。忽然城內燈光冲天，鼓聲震地，當塔軍逼近城垣時，或從城垣上擲火器，或放槍彈，紛紛攻擊，清兵死傷甚衆。塔齊布大驚，知道中計，正欲暫行撤軍。忽城上已中一顆彈子，翻身墜地，左右急爲救起。不多時，背上又中一彈，乃急引兵遠逃，忽聽得來路喊聲大震，左有李興隆，右有元戎，分兩路伏兵殺來；遠地早已大叫：「休走了塔齊布！這會分款：孤軍深入，願教良將殞軍前；五路難平，又見忠臣殉地下。要知塔齊布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會圍藩會與五路兵

林啓榮截斷九江府

話說清提督塔齊布，正領人馬，與吳坤修往襲九江，忽中林啓榮之計；當清兵攻近城垣時，被城內守兵掩擊，塔齊布身上中了兩顆彈子，正要走時，又被李興隆元戎兩路殺至，塔齊布更不敢戀戰，只領敗兵望東而逃。那李興隆元戎兩軍，已在後趕至，軍中大呼塔齊布快來納命。那時塔齊布正自心慌，又見李興隆元戎，依然尾追，心中不覺反慌爲怒，乃謂吳坤修道：「吾治兵多年，未嘗挫敗至此，今却被林啓榮匹夫所辱，吾安能忍也？」說罷，乃與吳坤修再復成列，以與李興隆等決戰。不料布陣未竟，那李興隆元戎兩軍已經追到，見塔齊布忽然佈列，料其必欲回戰，即乘其佈置未定，急揮軍攻之。李興隆在左，元戎在右，奮勇殺來，塔軍大亂。一來既敗之後，軍中不免心慌，二來佈置未定，盡失形勢，三來李興隆元戎，兩軍乘勝之威，真如生龍活虎，塔軍如何抵擋，

被李元軍直入陣來，或以短槍，或以短刀，如入無人之境。吳坤修急保着塔齊布，殺出重圍。塔齊布道：「吾將死于此矣！即幸而誕生，當無面目見人也。君可任吾死于此地，猶博個殉國之名，他日好封妻蔭子。」吳坤修道：「將軍若死，自爲計則得矣。然大將繫三軍性命，將軍若死，全軍俱覆沒！將軍不爲一身計，亦當爲萬人性命計也。」塔齊布覺得有理，於是帶傷而逃。李興隆元戎，復追了十餘里。這一戰直殺得尸橫遍野，血流爲河，塔齊布軍中萬餘人，只剩得四五千人，都是傷頭損額，衣甲不完，直奔至金湖方始心安。是時塔齊布已負重傷，急延醫調治，身上所中兩顆彈子，不能脫出。塔齊布自知不起，乃嘆道：「大丈夫所患未終，先行殞歿，此大不幸也。」說罷，眼中垂淚，又復嘆道：「吾治兵多年，今日乃死于林啓榮匹夫之手，至爲可惜耳！」說罷，竟咯出血來，不省人事，左右急爲救起，乃徐

徐復馳；便索筆墨爲函，以致會國藩，并將遺摺大意，請會國藩着人代奏，寫之遞奏。寫畢，加送至會國藩那處。函道：

潯生大帥麾下：弟以一介武夫，辱荷同成，願身行伍間，已八九年矣。復蒙天恩高厚，爲不次之陞遷，迭頒異數，責任專閫。上念國恩，下懷私憤，吾謂粉身不足以圖報。故自從軍以來，自知才具既短，裕略不矜，惟有奮不顧身，以補其拙耳。此次九江之役，弟憤發啓葵匹夫，屢次擢我軍威，損我將士，毋欲當以一洗前羞；何期才識短陋，竟中敵人狡計，全軍幾歿。身受重傷；今將不起，大帥視弟豈畏死者乎？特以激氛方熾，國事且艱，如何敢忘？自恨治兵多年，不及親見肅清，至爲可憾！此則丈夫死難瞑之時也。雖江左英雄，湘中俊傑，如雲如雨，必不難殲大敵以奏太平；然時事如此，實堪痛恨！無論東南半壁，遍地瘡痍，欲竟其功，固非易事；卽九江一地，握長江之中央，爲數省咽喉

洪秀全演說下冊 第四十七回

；東連江左，西連湘鄂，上枕安慶，下據江西，一得一失，實關大局；故九江不復，卽武昌安慶不可固，卽不足以制金陵死命，大帥其以全力圖之可也。弟今再不能從軍戰場，以受大帥驅策矣。東南大局，慘淡風雲；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爲寄語同袍諸君，努力圖事，勿知弟之無才無能，自取其咎也，弟之部曲，皆堅強耐戰，若大帥量才委用，加以陶淑，必有可觀。臨死神馳，欲言不盡！

弟塔齊布頓首。

塔齊布寫畢，復大叫一聲，再又咯血，是夜遂殞於軍中。可憐塔齊布，以英勇健鬥，從軍多年，爲清廷效力，所向有功。今以恃勇妄行，徒死于林啓榮之手，豈不可惜！故時人有詩嘆道：早歲從圍體，終身輔大清；心雄思拔地，胆壯作塔城。名欲千秋著，功由百挫成；九江星殞後，遺恨于軍聲！

時塔齊布已歿，亡年祇四十餘歲。報到會國藩那裏，會國藩聞道塔齊布已死，不覺拍案

大怒道：「塔齊布堅勇耐戰，慣攔敵，自從軍多年，久立戰功，實足與多隆阿鮑超鼎足齊名，爲陸軍健將。何物林啓榮，以奸計壞我虎將？今後吾軍，如折一左臂矣；此仇不可不報也！」時彭玉麟任勞，乃進道：「自九江爲洪秀全所得，使我軍情梗滯，消息不靈，那林啓榮，又復凶悍，屢次與吾軍爲難。由今思之，九江不復，不能通軍中消息，林啓榮不死，不能除心腹大患也。」曾國藩道：「今當以全力據之；然非殿以時日，不足以林啓榮那本帳也。今一兩爲塔軍門善運籌措，請加劍與，以示將來；然幾與官胡二公圖之可矣。」樞軍衙具摺奏報塔齊布死事，并陳須以全力，先復九江。又懸列塔齊布生平戰績，爲勳卹蔭。果然此摺一上，清廷早知塔齊布是個偉員，將，多立戰功，故數年之間。由守備漸陞提督；今聞以攻九江之故，被傷殞命，大爲震悼，即存諭旨傳下來，加塔齊布爲太子少保銜，合從前雲騎尉軍都尉，改贈一等男爵，賞銀治喪，賜諡忠武；又祀昭宗祠，令太史將其事續立傳

，并蔭他的子孫。又以塔齊布一軍，向來勇戰，其部將必多有長材，故令曾國藩將塔齊布部曲分配各軍，擇尤實用。其餘在此次九江戰事陣亡者，亦有多員，都一旣燒卹，并付祀于塔齊布專祠；并附于塔齊布本傳。去後，曾國藩一一遵旨辦理。將塔齊布舊部，分撥于李續賓胡林翼二軍；餘外概留于自己部下。時清廷又曾國藩所陳九江形勢，最爲重要，乃責成曾國藩，官文胡林翼，先取九江。且自江督何桂清潰敗後，已有旨遞開；至是乃應曾國藩爲兩江總督，并加欽差大臣，制節江蘇安徽九江江西四省軍務；因清廷此時；已知曾國藩可靠，從前多有以曾國藩兵糧太重者，又有云曾國藩雖官居侍郎，然在籍祇一匹夫耳，乃一呼而萬軍即集，恐非國福。至此時，咸豐帝亦不復思疑。且關于宗室大員先後如賽尚阿琦善納爾經額桂良默德等，皆老師糜餉，久戰無功；益知漢大員，皆肯爲己盡力，故重用曾國藩。那時曾國藩自稱任爲九江總督，于收復九江之舉，更爲注意。乃備函知照官文胡林翼，互相酌議

；須合力取回九江。那日正議之際。曾國藩先說道：「自九江爲洪秀全所陷，七八年來，我軍情，故部意屢圖統復。雖經挫敗，未嘗少怯，非謂爲今日兩江總督盡始欲負守土之責也。臣耐李秀成擁數萬之衆，其部曲又非其精銳，我欲往攻九江，必多費時日，若非秀成救兵已至，恐亦不能收效耳，諸君有何高見？請發奇論！以抒弟壘。」胡林翼笑道：「弟等未嘗謂足下今日始圖九江也。」曾國藩道：「正爲此故，乃望諸公，不分畛域耳。」官文道：「歷來用兵，未嘗或分畛域，吾等祇鄂省督撫，然年來只分兵援湘援皖援贛，皆可見矣。彼此皆爲國家公事，滋生不必芥蒂。」曾國藩聽罷，面色已發赤。遲謝一會，胡林翼道：「自楊需塔齊布先後死于林啓榮之手，弟心未嘗一日忘却九江也。弟今思得一計，非合數路之衆，十萬之兵，必不能對付林啓榮一人。今當以我三人領銜先備文知縣德興阿及勝保，便會兵合攻金陵；想洪秀全以金陵爲根本，不思遠圖，一聞金陵有警，必利李秀成回南京。我又令勝保

洪秀全廣義下冊

第四十七回

等，故延時日，以牽制李秀成，則秀成必不暇救九江也。若皖省一帶，尚有陳玉成一人，其精銳與李秀成相等；今多隆阿已由河南攻伏苓蕪，正回湖北，即令他與鮑超共攻陳玉成以牽制之；是陳玉成亦不能救九江矣；此外更命左宗棠，會同李續賓，并贛浙諸將，合各路以往來于贛浙之間，以牽制李世賢，黃文金。更令李鴻章由上海上陸，以發蘇常，則敵人各路皆不暇往救九江，吾等乃得以全力制林啓榮死命也。曾國藩官文聽畢，皆鼓掌稱善。曾國藩道：「詠芝計，弟極贊成！但只李秀成那人，終不可輕視。今欲伐九江，須揚言先伏武昌，安慶，使秀成不做準備，更爲得計。」當下三人議妥，便會銜通告德興阿都與阿與勝保，使會攻金陵。時勝保方在河南，攻伏捻黨，致是乃以僧格沁，代勝保攻捻而改以侍郎呂賢基，前任桂撫周天爵，及欽差大臣袁甲三爲助；替出勝保，使再復南下，同時德興阿駐淮南，都與阿在皖北，都會同取齊，其攻金陵。去後，官文與胡林翼乃極寬隊伍，揚言先取武昌；而會圖

一四五



藩亦傳八各部將，傳言先取安慶。先以多隆鮑超曾致陳玉成求戰；以左宗棠李續賓等，竊皖南浙江一帶，然後會國藩官胡三人，將署人馬，計分五路。第一路是鄂督官文，以將軍福興，都統舒保屬之；由金湖而進。第二路是鄂撫胡林翼，以藩司李孟羣，總兵李續賓，江忠濟，及營府會國藩等屬之；由廣濟而進。第三路是巡撫李續宜，以總兵江忠義，臬司劉長佑知府劉坤一等屬之；由黃梅下蕪。第四路是水師，以提督楊載福，臬司彭玉麟，總兵黃燾升總之；沿長江會進。江督會國藩自爲第五路，與部將道員李元度，提督周鳳山，總兵周天培，普承堯，知府張運蘭，同知吳坤修，劉崇佑等，由江西直攻九江。共五路大兵，合計十餘萬人馬。大小將校數百員，水陸並進，以攻九江府城。專恃勝保等，往攻金隴，然後望九江進發。早有消息報入李秀成軍中。時秀成正撫定皖南各郡縣，聽輿多隆阿由河南回湖北，與鮑超共攻陳玉成；接連又得安慶守將，陳德才張朝爵文報，說稱會國藩胡林翼，有會攻安慶之說；秀

成初時聽得，却謂左右道：「以非鮑二人，牽制陳玉成，料玉成必不退回顯安慶；若不派兵往援，恐安慶危矣。」說罷，低吟少頃，即拍案叫道：「非也，會胡二子，必不遽攻安慶，不過聲聲擊西之小計耳。一時有部將汪安均，石貞祥在旁，急問其故。李秀成道：「此易明耳，安慶雖爲要地，唯咽喉命脈，仍不如九江，會國藩勢所必爭也。况數月之間，總督楊岳，提督塔齊布，皆死于林啓榮之手，那楊岳猶不打緊，惟塔齊布爲留軍健將，與多隆阿鮑超齊名，會國藩以爲左臂，既殒于九江戰事，彼會國藩焉肯罷手，吾故決其必爭九江也。」石貞祥道：「然則何以禦之？」李秀成道：「敵軍數年以來，爲爭取九江之故，損兵數萬，失去大小將校，不下數百員；彼恨林啓榮深矣，以九江重地，又深恨林啓榮，此次敵軍，必盡傾精銳以爭之；然以林啓榮英勇獨賢，敵人縱欲制之，亦非易事，吾亦惟相機以定行止可也。」于是回復陳德才等，以安慶必無緊急，可以安心！但仍須勤修守備，以防不虞。一面又飛函陳玉成

，即以嶺南為題，又函告李璽，不必遠離，當在嶺南之間，以打聽九江消息。去後即得金陵報告，知輔清揚輔清，以願建來定，每由閩粵兩省，接濟清兵糧道，且每由福建發兵，以揚江西及浙江等處；故揚輔清由嚴家橋起程，已領本部人馬，由浙入閩而去。李秀成聽得，方與左右談論此事，以揚輔清有大將才，不以之北伐，而反用為南敵，未為得計。不想說猶未了，已再得金陵告急軍情，知道清國欲差勝保，會同德興阿、都興阿，三路圍攻金陵。故洪秀全恐金陵有失，特權李秀成回去。秀成道：「德興阿、都興阿，久不發動，勝保又在河南，今忽然辦攻金陵，必非主力；想不過欲牽動我軍，又不知如何狡計耳。我輩若急回金陵，必中其計。」乃令大將陳其芒、先領本部二萬人馬，回嶺南地，復令王陳得風、領萬人，扼雨花台，以備不虞。又飛令地官副丞相周勝坤、及湖勝密，往守六合，以比王伍文貴，及王楚洋，為江浦，非為金陵犄角。再令陳坤、洪容海，領軍于深水鎮江之間。又

洪秀全演戲下冊 第四十七回

以大將蘇裕生、韓順德，領水師游弋常州，會糧丹徒一帶，以壯聲援。一面傳令金陵城中，嚴得恩、及陳沃豫二人，願重防守，又傳令羅大綱、駐兵揚州，以為金陵犄角。江浦六合等處，應援。自無種極佈置，停安之後，秀成以為金陵萬無一失，且願保自，知力不足以取金陵，不過以此為牽制，早已為秀成所料；故秀成決意不肯回軍，不想洪秀全，雖見秀成種種規畫，仍恐金陵有失，以金陵為自己根本，雖有百將，終不及秀成一人；故復催李秀成回軍。秀成嘆道：「我若回金陵，必中敵計矣。」因此心極焦燥。部將汪安均道：「昔魏先生存時，謂吾等欲成大事，須天王肯捨去金陵方可；今觀之益信矣。」天王見金陵為家，稍自疲其全力，此是一大患也。秀成道：「正為此故，吾屢欲北伐，惟得清兵必乘蹤踏我金陵，那時天王必又將我召回，是徒勞跋涉耳。故屢欲撫定東南，然後北上。今敵軍惟恃牽制法，以疲我兵力，而天王惟我以鎮金陵，是以北上無期，至為可惜。吾心惟汝知之耳。」說罷，不覺嘆

一四七

息！乃爲書表奏金陵奏道：

臣弟李秀成頓首言：竊爲大王首事之初，不二年而戡定東南一帶，遂立天京；乃六七年來，土地不增，國勢不進何也？則以大王前則首棄桂林，繼棄長沙，不區區於寸土尺地，惟務進取；後則徒事固守，使師徒百萬，日惟奔馳於蘇浙皖鄂之間，不聞遠征故也。以棄一長沙，而卽足據長江數省；則今日縱失一城，棄一地，而其收放，必有過於其所失者，皆意中事耳！中國幅員遼闊，若唯恃救危守險，則進取無期；靡餉老師，亦終有故不勝敵，守不及守之時也。瀾人命脈，厥在北京；昔軍師在日，曾謂天下大勢，北京爲首，傾其首則立亡。猶言北京定，而全國皆定耳。自林鳳翔殉難於天津，李開芳殞命於高唐，吾國北伐之師，已無後繼，滿人遂得安居都會，以與吾爲難耳。得失比較，情勢顯然；故臣弟屢議北征，卽原於此。而議者謂爲非計，謂昔者存堅奄有中國三分之二，

然國本未固，遷下江南，卒有肥水之敗，而國亦隨亡。不知時勢，固不同也。昔者正統猶在東晉，外族存堅，觀銳神器，非國民所樂從。今則正統倒移久矣，北京未亡，卽中原未復；故縱能保全金陵，終不如光復一北京；諒亦北京一破，卽大局隨定，人心亦移，前之爲我敵者，至是亦反爲我助。觀元順帝一離大都，而各路強敵，盡附明朱，前皆明可擊也。今大王而不欲恢復中原則已，舍曰欲之，則僅冒險爭北京，斷不能爲東南尺土寸地。至躊躇重計，此則大王聰明睿智所自知，毋煩臣弟再言矣。蓋惟敵人屢遭潰敗，乃獲計百出，以擄我天京，使臣弟疲于奔命耳。大王縱不以鄙言爲是，亦思天京根本鞏固，人心團結，糧械充實，敵人非旦夕兵力，卽能搖動；天以豷太綱際其芒援應于上游，陳得風陳坤，蘇招生陸顯樹維持于附近，蒙得思成天寶復縱待子中，已萬無可慮矣。今臣弟駐兵皖南，猶去金陵不遠，

倘有緩急，亦同應不難；故臣弟不主欲回軍也，誠以敵人非以全力撼金陵，而將大軍于皖贛，一經回軍，必受牽制耳。區區愚誠，願大王之垂察！

此摺既上，洪秀全仍放心不下，乃與諸臣計議。感天豫進道：「忠王向來鞠躬盡瘁，如蔣葛武侯所謂死而後已。此次不遽回軍，彼必有所謀；或料金陵未必便危，恐斗敵人，只以虛攻金陵爲牽制，故留鎮皖南，爲兩而照應耳。臣等營力願天京大局，大王不必多慮也！」洪秀全聽罷，不答。洪仁達道：「李秀成部下數萬人，又爲五翼主將，百萬大兵俱在其手，兵權太重矣！若無異心，是國祚之福；倘意圖不軌，誰能制之？今彼聞召不同，於君臣之義已背矣！忠臣豈如是乎！」蒙得恩道：「稱王之言差矣！忠王苟有異心，豈待今日，願大王勿信穢言！今天京兵馬既多，糧草又足，何懼勝保？以忠王不肯回軍，必有商見；且天京大局，臣等自問亦足以撐持，又何必勞忠王往返乎？且臣弟更有一言，以吾國之有忠王，類如擎天一柱；若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七回

東有寧則調之往東，西有事則調之往西，反中敵人奸計耳。今請忠王留鎮皖南，臣與成天豫願保天京，倘有差失，甘當死罪。」洪秀全聽至此，竟似稍解。不料洪仁發大怒道：「汝等謂天京有失，願當死罪，但恐天京失時，治汝罪亦不及耳。」洪秀全聽罷，不待答言。蒙得恩二人，乃嗟嘆而出。蒙得恩乃暗謂成天豫道：「亡國者其安福兩至乎？天王惟念親親之義，不加罪責，而彼一人，乃益逞其威，徇私好賢，進讒妒賢，安得不敗。自今以往，吾等不知死所矣。」說罷，互相嘆息！自此洪秀全亦把召回李秀成之議，留作罷論。不想十餘日後，勝保及德興阿節與阿三欲差，已會合人馬共約六七萬人，號稱十餘萬，共攻金陵；外東西北三路齊進。天王得了這消息，大爲震動，蒙得恩乃與成天豫力籌捍衛之策。又分遣人馬，分道守險，復檄秀成號令，以撥王陳德鎮領二萬人，扼守雨花台，並令各路人馬，不離天京附近，以備緩急。又令蘇招生陸續進，將水師移駐金陵內河游弋，以壯聲援。蒙成二人，以爲值

既秘密，可以安洪秀全之心，即可以罷召回李秀成之令。不意東路又飛報急事，清廷以前任江蘇巡撫薛煥駐上海辦理，交涉購借新式新槍，以應轉運。而以新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合各路進攻蘇常，今常州一帶，特來告急。洪秀全聽得，又吃了一驚。那洪仁達更以爲金陵已經危險，李秀成既統重兵，非請秀成回來不可。洪秀全自無有不從，立即降諭，飛召李秀成回軍。那秀成此時，仍不欲違回，再陳金陵險固，萬無一失，不宜回去。奈洪秀全那裏肯從！一連數日，連發幾道勒詔，催李秀成回軍。末後一詔，更爲嚴厲，謂李秀成擁據重兵，坐視天京不救。秀成乃無可奈何，一面佈置皖南各路，復囑林啓榮鎮守九江一地，又令侍王李世賢須駐兵九江附近，以爲聲援。始傳令班師，直回南皖而去。且說會國藩會合五路大兵，爲攻取九江之計，至是乃探得李秀成全軍已回金陵，乃以各路水陸並進，仍讓鄂督官文爲主將，沿長江而下。會國藩先以本部人馬，由建昌起行，先奪了南康府，侍王李世賢，亦欲往救

，却爲左宗棠所牽制；移動不給，會國藩遂奪南康。復以知府沈葆貞駐守，乃規畫將攻九江。時正是三月將盡，天氣清和，正合用兵。遂接官文來書，欲以四路分攻四城，而以水師爲助。會國藩不以爲然，以林啓榮精悍得人，語云：「一困獸猶鬥，一死勇如林啓榮乎？遂改令只攻三面。留東路讓林啓榮逃走。于是鄂督官文與諸將攻西路，會國藩與諸將攻南路。胡林翼李續宜與諸將攻北路；以水師爲會攻。計畫既定，準備出發。及九江太平守將眞天侯林啓榮聽得消息。謂左右道：「清兵此來，不啻以全國大兵，與喜決生死矣。不特五路之衆，大兵十餘萬。戰將百餘員，爲爭九江，卽用以牽制各路者，亦皆爲九江而設。彼以全國之衆，以爭吾九江；吾此次若能破之，彼此後再不敢正視九江矣。諸君立功，盡在今日，各宜慎之！諸君不負吾，吾不負諸君也。」左右聽得，皆爲感動。林啓榮見此次戰事，必然利害，乃先行表告金陵，卽商議應敵。正在籌議間，已報官文會國藩胡林翼李續宜，及水師楊彭等，將已

各路齊至。林啓榮即率兵登城守禦，傳令以洋槍從遠擊之！休令敵兵近城。部將李與隆問道：「昔者九江屢次戰事，將軍皆調兵于外，爲內外夾攻；今獨主內守，不主外戰何也？」林啓榮道：「兵法不能執一，此次敵兵太多，即調兵于外，亦不能制之，故不如以全力守之耳。」李與隆又問道：「前破搭齊布乃援令縱之近城；今必從遠擊之，不令敵兵逼近城下，又何也？」林啓榮道：「搭齊布兵少，且志在暗襲，吾故將計就計，因其意而用之。今官胡等，以十餘萬衆，若一經近城，彼將開地道埋雷矣，是以從遠擊之。此時勢不同故也。」李與隆聽得，大爲嘆服。正說間，已報敵兵大至，曾國藩從南路攻來，官文從西路攻來，胡林翼李續宜從北路攻來；敵會同水師夾攻，爲水陸並進。各路人馬不知多少，惟聲勢甚大，已將至城外矣。林啓榮聽了，却令九江水師固守濠道，不宜遠攻；所編划炮，俱擺城下水道，以爲掩護。即令陸軍以火器拒戰，有六十人爲一隊，以廿人持火器，以廿人施放排槍，以二

十司放巨炮。時林啓榮早知敵人屢窺九江，已從上海與洋人購得槍炮。故所用槍炮，亦多新式。林啓榮復與諸將，衣不解帶，手不離旂，指揮諸軍抵禦。又令軍士各備乾糧，晝夜鏖戰，不准退後。時三月二十九日，天有微雨，清差官文，與諸將齊出，且攻且進，以逼府城。那林啓榮下令，遠者以炮擊，行近時即放洋槍，再近者打以火器。自辰至午，清兵各路，共死傷八千餘人，絕不攻得九江要害。官文乃傳令暫退，以林啓榮所用槍炮，多新式火器，反受吃虧；正要另籌別計。李續宜道：「我衆兩彼寡，我攻而彼守，自宜分兵輪班，不住攻擊，使彼應接不暇而後可。」此李秀成攻六合法也。官文以爲然，于是分兵爲兩班。次日改以巨炮爲前驅，鼓噪而進。不料林啓榮亦知此次清兵以全力到來，志在必克，非一、二日戰事可了。自不應疲其兵力；故亦分兵爲兩班，輪流拒守。另招鄉兵，爲工程隊，以填城垣若有損壞，好隨時修繕。又分兵守險，以爲犄角。到次日清兵已復至，沿途不發槍，祇從遠發炮攻城。

。那林啓榮，却早已準備在先，預將城垣，增加堅厚；比舊日城垣加高五尺，加厚八尺，以軟灰雜以碎石築成，並舖以野草，使日益堅實；外多鋪以棉花，外置鐵網以禦炮彈；城垣下復掘長濠，深逾一丈五尺，闊逾二丈，所有外攻的炮彈，既遇棉花，自然不着城垣要害；且炮彈更從鐵網瀉于濠中，故九江城垣，號爲至堅最固。時清將官文，曾國藩等，憤前日之敗，折去八千餘人，及次日進勢愈猛；官文並檄告諸將道：『是役無論生死，務要拔九江險要，則長江險壘可覆，一勞永逸，是所望于諸將；』故諸將聽得，無不奮起。官文更會同各將奮進，直撲城下。林啓榮在城上，指揮軍士，遠者炮攻，近者槍擊，清兵死傷盈道，仍不退；却冒死直扑城下。林啓榮以火礮擲下，清兵皆葬在灰坑，計又死去七千餘人，清兵大爲震懼。官文亦見攻不着九江要害，徒進無益；又唯有傳令退軍，時清兵各營，自經兩次挫敗，共死傷萬餘人，無不震恐，各有退心。官文與曾國藩大爲憂慮。乃作懸勢書，以示諸將，由此

人心稍定。官文乃大會諸將會議攻九江之計。李續宜道：『九江四面，而我軍只攻其三面，欲留一路以待林啓榮之逃走，庶可展開兵力耳。』早知林啓榮精悍前門，必不輕棄九江，徒留一生路，以便其轉運，實非長策也。今唯有將九江四面圍定，使其運道不通，斷了接應，然後假時日以困之，庶乎可矣！』各人皆以李續宜之言爲是。以官文攻其西，以曾國藩攻其南，而以胡林翼李續宜分攻東北，四路並出；而水師則沿河且攻且進。林啓榮欲先破其水師，乃令水軍部將魏超成，僞爲通款于清提督楊載福，約以兩門濠道相斷；楊載福信以爲真，約以二更時分，與彭玉麟同率水師直搗西濠；魏超成又約以白旂爲號，如見白旂掩映，即可進兵。果然二更時分。楊載福在前彭玉麟在後，領水師船二十餘號，偷進西濠；果見濠口白旂，當風招展，正欲猛進，忽然迎面炮聲震動，槍彈如雨，兩邊火礮，紛紛擲下，彭楊二將，正待退時，各船早已着火，城上又叫喚助敵，楊載福乃改乘小艇而逃還，得彭玉麟在後接應。

始得逃出。所有廿餘戰船，上水軍，不死于火，即死于水；是時官文等，正奮攻九江四門，與林啓榮軍併力搏擊。自午至夜，各將輪艇抵禦，兩軍各有死傷。忽見西門外火起，官文等自念此次攻城，未嘗定火攻之計，此次之火，定是林啓榮之火，究不知是何緣故？惟見城上林軍耀武揚威，料知是已軍有失。正躊躇間，已報到水軍中計大敗，楊彭二將，雖然逃出，惟兵士已死去數百人了。清將聞得，不免心驚，以爲林啓榮能用計破我水師，不難用計破我陸軍。是故清大小將校，又多疑懼，因此攻力已緩。林啓榮即令船隻，載運陸軍二千人，由西滾出城登岸，直劫官文大營。是時官文不料城內有兵殺出，故絕無准備。時林啓榮所遣二千人，由總將李興隆領着，直衝那官文大營。一頭放槍，一頭縱火；官文部下將校，皆措手不及；死傷五千餘人。總督李福堂，都統舒保，俱受重傷。其餘軍校死傷，亦有數十名；敗走卅餘里。比及胡林翼遣軍來救時，林軍已自回城去了。自官文大敗，各路亦死傷不少；於九江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七回

城池，仍毫無動彈。曾國藩官文，惟有傳令暫退。自計三次進攻，死傷二萬餘人；尤以官文的一軍吃虧甚重。到夜裏曾國藩微服巡視各營，見諸將皆有怨聲，以爲徒恃兵力攻人，並無妙計在先，以至屢敗，今頓兵城下，徒自取死而已。曾國藩聽得，更爲震怒，急與官文計議。時官文亦因屢敗，損兵折將，心極焦急，聞諸將已無鬥志，卽問曾國藩計將安出？曾國藩道：「吾等以五路之衆，十萬大兵，若不能敵一林啓榮，誠爲天下後世笑矣！」說罷，不勝太息。適胡林翼到來，曾國藩具述其故，胡林翼道：「諸將若有退心，大舉去矣。正惟九江難攻，則九江更爲重要。吾等寧死于此地，亦斷不能退軍也。此次以全副兵力爭一九江，若不能克，自後更無一人，敢窺九江矣。是九江永爲洪秀全所有，東南各省，亦無恢復之日也。今當一面慰告諸將，以激起其雄心；一面將九江圍住，斷彼交通之路；料九江城內，必有絕糧之日，此時因而破之，易如反掌耳。」曾官二人，遂從其計。乃爲檄示普告各營，力言與諸



軍共死生，而十萬之衆，以不能克九江，不特爲林啓榮笑，且爲後世譏也。自此諸將稍有奮心，乃定撥充進者賞，退後者殺，即將各路人馬，又復分班；效李秀成取杭州之計。一半剪除九江附近地方，使九州孤立並防敵人外援。其餘一半，即分四面圍定九江。以四路軍，輪流攻擊，使九江城內糧械絕盡，然後乘之。官文曾國藩等計畫既定，依次而行。不意又歷攻兩月，清兵若猛攻，則林啓榮用猛禦；清兵若緩攻，林啓榮又用緩拒；終不能奈九江何。原來林啓榮最得人心，自鎮守九江以來，初則與地方縉紳款洽，不計尊卑，不拘形迹，以次及居民，如同一家；于貧民，尤時有賑恤。在九江數年，設立義學，以教貧家子弟；設保嬰局，以撫養無家之孩童；又立義倉，積穀防飢，隨時賑濟；並立善堂，以增醫施藥，居民無不歌功頌德。又設有講所，勸民以大義，人民多受感化；極五六年，強有擄訟者。每月分四次，在四城親自演說，居民皆爲路林侯爺，沒有一人，喚及林啓榮名字者。林啓榮又寵敬老愛

幼，每屆冬至前後，必預期佈告，設酒款待鄉老，凡年六十以上者，皆得與會。故每次赴席者，嘗至千或數百人。又設恤婦局，凡婦人夫死無依，一屆歲暮，即按名賑給。以故九江城內，軍民人等，無不悅服。林啓榮又善于將將，所有部將皆稱爲兄弟，既不愛惜金錢，又好歸功部曲，將士多樂爲用，且能與士兵同甘苦，慰問死傷，待如子弟。因此鎮守九江數年，最得人愛戴，每有事，莫不甘爲效死。那林啓榮既優待一體軍民，自士兵以至居民，皆共相守望。又知九江爲重要之地，敵人在所必爭；于太平天國六年，增鑿四門河道，引水入城，以防絕水道。又墾闢荒地，令軍士屯田，且與業戶稅田開耕，以裕糧草，務使九江城內，常有兩三年餘的餉項復開關鍊鐵局，製造器械，遂使九江一城，氣物不備；種種計畫，久爲清將所知，以至曾國藩亦常稱林啓榮爲林先生，景仰極切；此次曾國藩會合五路來攻九江，前發敵報，損傷二萬餘人；于是從胡林翼之策，圍困九江，志在斷絕九江交通，以望九江糧械當斷絕之

不料林啓榮既籌備在先，防患未然，故雖被圍日久，九江全無損。官文一發納悶，又與諸將計議。李續宜道：「攻之不克，困之不能，惟有挑選將士，自爲一軍，以與林啓榮死生耳。」官會胡三人，至是亦無別法。急下令軍中，募將士二千人，分爲四隊，每隊五百人，欲冒死至城下焚之，願充此役者，死後領銀二百，傷者領銀五十；若不死不傷，每人獎銀十兩，以資鼓勵。此令一下，約三日，已募得二千人，准備行事。而以大軍爲後繼。那林啓榮見清兵三日不出，料其必有異謀，急令軍士，小心防備。時九江居民，見九江被困，多願出營助力，林啓榮大善，即令鄉民擔任工役。將一切兵士，盡作防戰；增購火器，以爲對付。到次日，果見清兵前隊，人數不多，分四路而來；大軍則隨後擁護繼進。林啓榮見之，認左右道：「彼前驅小隊，殆將冒死奮死以來矣。」即下令軍中，依令敵兵前隊近城，凡見火器可及，即擲火焚之。軍士得令，果見清兵志在焚城。惟林啓榮已令軍士，先擲火器，從速焚

之；遠處林啓榮平日訓練軍士，却另有兩法，一是令軍士，由高跳下，或由下躍高；初則由二三尺，或四五尺，漸則其餘皆可跳躍。一是令軍士拋擲物件，使能及遠，視所擲之物，重量若干，看擲得最遠者，即受上賞。軍中練習有素，故那時拋擲火器，皆能及遠。當清兵前隊，猶未至城下，已被林軍火器所焚；惟是時清兵前隊，亦能冒險，皆衝火林而進，把縱火之物，向城裏擲來，這一場算是大戰，兩軍烟火薰天，喊聲動地。清兵所擲火器，還是不多；因前隊各五百人，多已先爲林軍傷斃。林啓榮令軍士，一面擲六，一面發槍炮，清兵死傷極衆。鄂督官文，見焚不着九江城垣，急令發炮攻擊。少時，清兵火器以盡，火烟散處，已見尸骸遍地。惟林啓榮一軍，仍不住拋擲火器，清兵死傷山積。胡林翼見勢不佳，急下令退軍。計是役清兵死傷萬餘，鄂撫李瀚章，亦被槍彈傷左腿。其餘各路部曲，亦死傷數千人。林啓榮軍中，亦死傷二千餘人。自辰至申，歷戰八旬鐘，方始收軍。林啓榮知清軍損傷更

衆，惟不置亦死傷二千餘人。自念精兵在外，即死傷衆多，亦屬催救；惟自己在墟內，死一千即少一千。乃飛報各道，催取救兵。奈金陵被燒保等所擾，洪秀全不肯放李秀成離去金陵。陳玉成李世賢又各被牽制，李秀成又飛報李世賢，力擋各路，使抽出黃文金，往救九江而去。惟官文等敗後，覺歷次進城，皆徒損人馬，未賞攻得九江要害，乃大集諸將計議。胡林翼道：「門知門力，林啓榮皆足以拒吾，今惟有開地道，埋地雷，以炸之耳。」曾國藩道：「彼拒禦多能，安能埋藏地雷乎？」胡林翼道：「今當分三軍步步爲營，節節而進，一面攻城，一面掘通地道，以炸之可也。」官文道：「恐兵士損傷極多，不得不退，是地道反無成耳。」胡林翼道：「此事易耳！前軍宜結陣堅固，伴作攻城，以專從事于地道。四門皆用此法，以林啓榮不能出城來戰，即不能傷我地道工兵矣。」說罷，諸將皆以爲然，以每日必分兵攻城，先固前陣，虛作進勢。林啓榮在城樓上觀望，不覺面爲變色，暗謂部將元戎道：「

敵入非直進攻，殆有預謀也！觀其後營，塵頭大起，往來擁擠，是從事于地道無疑。此次若無外援，九江危險。」說罷，欲催飛調李世賢來，怎奈四城被圍，得饑餉相極，不能殺出；又日望救兵不至，林啓榮固極，猛思一計，忽令三軍，以從城內開掘地道，以透出城外，直逾城長濠。在地穴中排以鐵板，并繫以巨石，以阻清兵地道之窺。畢竟清兵人馬多衆，自屢敗後，又復增兵以數萬人，從事西城地道。林啓榮又不知其着力何處，四處巡閱，反防不勝防；惟日日鼓勵三軍，以圖死戰。那一日，大築諸將告道：「今清兵以數十萬衆，來據九江，若外援不至，九江必有難守之日。林某受國重寄，當與城死亡。吾實不忍禍諸君；見事機難挽，請各自圖生，另立加名可也！」諸將聽得，無不垂淚，皆道：「某等既不忍將軍而去，若九江失守，則將軍死忠吾等死義，亦分也！」說罷大哭。林啓榮亦哭。此時林啓榮早以死自誓，忽報敵兵已各率大隊，猛撲城門。林啓榮聽得，乃復率兵登城抗守。會分數

：玉石俱焚，頓教土城成灰燼；虎龍會戰，又見靈軍奏凱歌。要知林啓榮勝負如何？且看下

## 第四十八回

虎龍戰大破陳玉成

回中解

官胡兵會敗武昌府

話說林啓榮在九江城內，知道清兵要開掘地道，定計亦從城內開掘以拒之。巨耐清兵入馬眾多。竊自九江攻圍之後，死傷不下四萬人，又復陸續增兵，竟將九江東湖西北，四圍開掘。真令林啓榮防不勝防，阻不勝阻，林啓榮自知難破此策；因爲人馬不敷分遣，無可如何。日惟盼望救兵，奈救兵依然不至；又備有以死自誓。那日報到清兵大隊，分四路圍攻，林啓榮卽引兵抵禦，還幸士卒用命，各願受林啓榮指揮，并無分毫畏懼，城內居民，亦因而相助，或從辜士役，或爲軍人炊爨，不辭勞苦。林啓榮見之，慨然下淚道：「有兵如此。有民如此，若吾不與此城共存亡，非人也！」當時城外清兵，槍炮交攻，林軍亦率兵以槍炮還擊。兩軍喊殺連天，林軍憑高視下，傷斃清兵極衆。幸城樓上各有躲身之所；故城內林軍還不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八回

受大傷。奔清兵雖死傷枕藉，又陸續加增，并不退後；甫進一程，卽紮營停止，不再攻擊。林啓榮見此情形，知道官文等用意，視地道所至，爲途攻之程；欲不住抵攻清兵，又恐糧彈不繼，心極焦急。惟督兵猛力開掘地穴，以阻清兵地道攻策而已。是時城內守兵，已逐漸稀少；因死傷數千人，雖僅在清兵死傷十分之一，但一來城內守兵，只約二萬人，除死傷外，只存萬餘人；二來城已被圍，凡死傷之人，其尸首無有出城安葬，只埋諸城內地道。且尸首久停，遂成瘟疫；從前林啓榮所設藥局，皆懸接不暇；或兵或民，日中死者，常數百人，病者不計其數，藥肆幾爲之一空。從前只准備糧食，那有準備藥材，因是居民大爲惶恐，林啓榮意殊不忍，欲圍自盡，任軍民出城；惟一切軍民，皆不願見林啓榮自盡，于是病者多諒言無病

一五七

；奈死盡終夥，林啓榮無可如何，乃在城北墜民房數十間，開爲空地，以葬死者于一隅。居民一聞此令，皆頹歎屋，不願領價。惟林啓榮不忍，飭令給還價值，另行覓地而居。自此另闢葬地，疫症似乎略減，但此時兵力不免稍疲，惟仍體諒林啓榮，各賈餘勇，以待救兵。是時李世賢，亦得李秀成文報，着以援應九江；李世賢以苦被左宗棠牽制，不能抽出；乃力當各路，令黃文金馳救九江。那黃文金即引所部人馬，直向九江進發，以擊李續宜會同蔣雨軍之後。清兵以九江攻兵已到，心固惶急，又因各處圍掘地道，又被林啓榮破了，兩處清兵，更有些灰心。都統舒保及諸諸官文，以九江難克，約官兵暫退。是時官文已無主宰，乃商胡林翼。林翼大怒道：「吾軍到此不易，若即行退兵，恐已死之數萬人，亦有怨聲也。」乃決戰力攻。即令李續宜一軍，抽出周鳳山，胡林翼一軍，抽出江忠濟，分三路合當黃文金。其餘諸軍，乃悉力攻城。時林啓榮盼得黃文金援兵已到，惟仍不能通達九江，心中已覺無望。又見子

彈藥少，兵民皆有倦色，不覺雙眼並淚，僅見一日守一日耳。時清兵所掘地道，前後已被林啓榮墮下數處，壓死清兵四五千人；仍從事開掘不已。凡未經林啓榮所破之地道，尚有西北兩處，皆藏了炸藥，那日是六月初七日，官文會同蔣胡林翼李續宜，引兵齊進，併力環攻四門。林翼在城上一齊發冷抵禦，清兵死在城下者，又如山積。兩軍方猛戰間，忽然轟天响震，西北城垣陷了百餘丈，磚石與血肉騰飛空中，太平人馬在西北城者，俱已斃命。屍首擲至半空。清兵死傷更衆，官文胡林翼率兵踐尸而進，四出放火，乘勢衝殺，太平兵猶抵死巷戰，城內人民，亦怒清兵亂殺，皆同在街巷相拒。此時烟焰蔽天，不見人影，但聞喊殺之聲，積尸流血，擁塞街衢。太平守將曾大侯林啓榮，先已自盡；其部將李興隆元戎張艱杜應時陳官義等二十餘人，皆奮力抵殺，力盡而歿。至是九江遂陷。按林啓榮，本翼王石達開部將，所向無敵，自奉令再守九江之後，數年間，斬敵將不計其數。清兵以攻九江致斃者，不下七八萬人

。德澤及於閩閩，聲名聞于敵國。至今會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皆稱爲林先生，不呼其名。又會國藩與左宗棠討論攻圍九江，左宗棠道：「吾敢以孤軍與百萬之衆，戰于沙場，不敢以本部與林啓榮決勝負于九江城外。其令敵人敬畏如此。至是乃殲于九江之役，聞者莫不惜之！時人有詩贊道：

智勇真無匹，將軍本絕倫，奇打催大敵，遺愛及斯民。身與城俱碎，心同石不磷，古今雖似汝，惟有一張巡？自此林啓榮既歿，城中軍民，初時不知其已死，都奔至西門探視，及見林啓榮身首已炸爲兩段，其身及四肢，已不知飛至何處，只存一顆頭顱，已爲藥氣薰蒸，懶懶日尙閃閃如生。其部兵乃取其首級，逃出城外，後以棺木配成全身，爲之安葬。惟軍民知林啓榮既死，更奮勇與清兵格鬥，極至手無寸鐵者，猶以石擲。相計城破時，尙在午間，及至夜後，胡林翼首先下令招降。惟自軍人以至百姓，無一人言降者，城東築備張吉，懼其老父被害，詣胡林翼軍中稱降，城中軍民大怒

，竟斃死四百。胡林翼見殺人太多，竟無一人降服，不禁下淚！乃謂左右道：「不意林先生結得人心，一至如此，古所未聞也！」乃請諸官文會國藩速行止殺，凡太平兵馬殺不盡的，及城中居民，願留者留城，不願留者，聽其自去。于是城內舊日軍民入等，皆各檢細軟，逃出城外。行時并將府庫軍械糧食，及田畝種植，與房屋所存物業，一概盡行焚燬，并不留分毫，以資敵人。官文大怒，欲追而殺之；胡林翼與李續宜力止乃免。計是役九江被陷，太平兵馬死去萬餘人；城內居民，死去八九千人；清兵前後死傷，共逾五六萬，可謂一場凶戰！爲歷來破城所未有。警報到了金陵，是時清將勝保，及德興阿都與阿等，各軍只顧兵金陵之外，并不像向榮當時認真攻戰；故李秀成已知清兵之志，不在攻擊金陵，只圖牽制，料金陵萬無一失，已屢欲往援九江，奈洪秀全不允。及聽得九江失守，林啓榮陣亡，君臣無不失色。李秀成進道：「昔日之所以能阻敵人兵力者，以九江爲數省咽喉，壞之足以制人死命也；

今若失守，局勢又當一變。自此清兵往來較易，而吾國於東南益多岌岌矣。」洪秀全道：「今朕以重兵往爭九江何如？」李秀成道：「此時已無及矣！」林啓榮，佈置多年，今已被陷，故險要盡失，菁華俱毀，縱師復之，已難守禦。況清兵類年屢窺九江，今前後損七八萬人馬，折數千員將官而始得之，必以重兵駐守。且彼乘勝之威，攻之亦難也。吾恨不早以太兵圍九江，致壞我名譽，損我良將，自此一戰，關係不小也！」說罷大哭。洪秀全低頭不語，左右皆向秀成勸慰。秀成道：「吾非徒哭九江，實重哭林啓榮也。昔林啓榮在翼王部下，與吾同事，臨事不苟，從敵則先，待人則恩威並濟；所有餘資，盡賞戰士；故軍士皆樂爲用；因之無攻不克，無戰不勝，稍有暇日即周覽地勢，繪爲戰圖；或研讀兵書，手不釋卷。自守九江以來，皆守險不守地，斬敵人一二品者十餘員。今一旦破了，皆後國蒙失一長城，安得不哭！」洪秀全乃問道：「然則現在計畫，如何方可？」李秀成道：「敵人不啻以全國兵力，爭回

九江，以爲得一九江，諸事必易著手也。自此東南必形多事，武昌安寧，亦爲吃緊；故斷然又難北上，必在東南，再振軍威，庶乎可矣。」洪秀全道：「朕信卿，任卿圖之。」李秀成遂出嘆道：「天王不從我言于九江未破以前，而從我言于九江既破之後，實爲可惜！苟吾不回天京，九江未必便失也。」乃一面料理金陵軍務，并賞給林啓榮，以慰人心。一面致書李世賢，便會同黃文金，顧重嶺浙二省。復致書陳玉成，使進趨湖北，以擊官文胡林翼之後，然後再商行止。且說英王陳玉成，大軍既由皖入鄂，自隄得樹戰及後，所有翼軍搶奪舊部，由蘇老天管帶，隸在自己麾下，計大軍共四萬餘人。初未知九江遼陷，欲取道北行，遂由黃州進佔麻城。那陳玉成本原籍麻城人氏，到時於地勢更爲熟識。先將軍情佈置一切，復招本籍子弟數千人。使訓練成軍，以厚兵力。忽聽得清官多隆阿鮑超兩軍，將由下遊上進陳玉成乃大集諸將計議道：「多隆阿鮑超二人在清兵中，最爲驍悍，雖敗不退，清兵號爲多龍鮑虎，誠

勁敵也！此次隨羅我軍，必志在與我求戰；若能被彼二軍，則清兵銳氣必盡，今當趁彼兩軍未到，宜先收取附近州縣，以爲犄角，則敵人之勢力孤，而吾之佈置易矣。于是嚴遠諸將，分道四出，盡行險要之地，以中軍駐紮麻城縣城，設立堅壘五十八座，安置大砲三百門，深溝固壘，以待敵軍。分撥既定，忽接得安慶守將張朝爵飛報，知道九江被陷，林啓榮陣亡。時陳玉成正與一班部將討論軍事，聽得這點消息，不覺大驚道：「不料林啓榮乃敗于清兵之手，啓榮初守九江，已非常得力；及後出兵江左右，九江復失；至第二次洪天王奪回九江，復以林啓榮守之，數年以來，屢破清兵，懸斬清將。遠近聞名，今一旦殉難，九江遂失，此後安慶必日形多事矣。哀哉啓榮！痛哉啓榮！」嘆息一會，部將章朝綱道：「九江既失自安慶開天京，曾失了屏障；吾等在此，若能以一戰破多鮑二人，尚可支東南半壁；否則大局漸危矣！英王勿徒自嘆息，且商議大事爲是。」正說着，又報多隆阿鮑超忽移兵東下安慶，胡林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八回

翼却遣兵來攻麻城。原奉胡林翼探得陳玉成，在麻城經營戰守之策，十分完備，故不欲其攻麻城，改令多鮑二軍東下，以爲玉成聽得，必回救安慶，因安慶爲陳玉成家小所在；故欲乘玉成回軍時，以多鮑二將中道求戰，實欲避其險說也。却又令提督蘇文煥爲前鋒，自率諸將往攻麻城以牽制陳玉成之後。陳玉成聽得，亦知胡林翼之意。乃下令先破林翼，後攻多隆二軍。即令蘇老夭及章朝綱，多引本部離城南路十五里埋伏，俟胡軍來時夾擊之。一面率五游營，及小兒隊，揚首往救安慶，僅離東南二十餘里，即駐下，探打蘇老夭章朝綱勝傷。時胡林翼只信陳玉成精悍也，不料其獨有深謀。聽得陳玉成趨救安慶，乃大喜道：「吾固知安慶爲陳玉成家小所在，必不輕舍安慶也；吾今當先收麻城，然後回軍以爲多鮑二將後援可矣。」說着，僅兵前行，限今晚即到麻城地面。不意大軍正行間，向離麻城四十里，忽然兩邊山嶺林木等，已現出太平軍旗號，炮聲震地，左有章朝綱，右有蘇老夭，分兩路殺來。胡軍措手不及，



一時慌亂。胡林翼方下令，分軍抵禦；惟前部總督蘇文煥已如驚弓之鳥，早以爲中了敵人之計，沒命的向後奔逃；蘇老天章朝綱分兩路追趕，胡林翼正督兵奮戰，忽然陳玉成大隊擁至，以小兒隊爲前鋒，五旗管亦隨後殺將進來，胡軍大敗。小兒隊統領陳國瑞一馬當先，直衝清兵，緊捉胡林翼，正遇清將提督蘇文煥，陳國瑞槍聲一响，蘇文煥早已中槍落馬，清兵大亂。小兒隊乘機奮殺，五旗管又一齊絕望。蘇老天章朝綱又隨後殺來，清兵沒命的奔逃，自相踐踏。胡林翼正走間，忽見前途一隊人馬，迎面而來，正在心驚，却嘆道：「來截者若是敵軍，吾其死矣！」正嘆間，忽見軍馳北而行，方知不是敵軍，乃都統舒保也。官交惡胡林翼有失，特遣舒保亦助。胡林翼得舒保支撐一陣，遂引敗殘人馬，向南而逃。舒保保移抵當陳王成不住，亦一同敗走。陳玉成軍殺卅餘里，計清兵死者三千餘人；降者其數相當，陳玉成大獲全勝。都督吳汝孝趨道：「乘此一勝，胡林翼不敢再出，可以馳致安慶矣。」陳玉成道：

「敵人正欲我往致安慶，我安可中其計乎？昔孫臏救趙，未嘗至趙，吾今日備有若多隊阻趙之後，吾早已發人，打探老鮑軍行程矣。」說罷，已報到多鮑軍路清兵，并有各軍降附，不下四五萬人，已沿英山而進，將抵太湖也。陳玉成聽得，乃立令放隊東行，由羅田軍過英山。原來多鮑軍將，方收緩行，以待陳玉成之兵；故陳玉成到時，兩軍相遇，附近太湖之三郎河，兩軍相隔僅三十餘里。陳玉成知鮑軍一軍，必取宿松，乃欲先踞之，以爲聲援，便令大將陳仕章，領本部人馬，問道先奪宿松，并囑道：「若得宿松，鮑軍即有後顧，而兵心亦震動。若到時見宿松已爲鮑軍所據，切勿攻城，可即回軍，以擾三郎河之後可也。」陳仕章去後，陳玉成又令韋王林紹璋，與大將徐德興，各以本部迎敵多阿隆；却親自率兩旗管以當鮑超。令蘇老天以所部爲游騎；以德王朱邦英爲自己前鋒；以韋朝綱及鐵五剛爲各路救應。後王願王吳汝孝及李遠繼，領守天營，并應各路分撥既定，適大將陳宗勝，引兵萬人來會，自稱得

忠王李秀全遣令，由銅城特來助戰，并稱李秀成已退了勝保等，即率大軍西來，因懼英王以孤軍臨險地，恐如九江故事，被敵人以五路合逼，或至受困也。英王陳玉成聽得大喜道：「忠王西來，皖省無憂矣！」便請陳宗勝會同林紹章徐鎮興，共當多隆阿，單候清兵迎戰。且說多隆阿鮑超兩軍，附以江忠義江忠濟；而李續賓一軍，復爲聲援，聲勢頗大。方望東而行，欲待陳玉成回軍，乃覆而戰之。軍行既近太湖，已接得湖北文報，知道胡軍往攻麻城大敗。時官文方使清將李署堂舒保，來助多隆阿，備述蕪城戰敗情形。唐仁廉乃謂鮑超道：「陳玉成乘勝之威，恐未可輕視，不知略地而東，使會軍就近爲聲援，較爲穩着。」鮑超道：「吾縱不戰，陳玉成亦必追我，故不如此決勝負。且胡中丞既敗，尤宜復振軍威也。遂與多隆阿計議，意見相同。到胡林翼又有書至，催多隆阿鮑超開戰，書中路道：「世稱多龍鮑虎，吾聞其名，欲一觀龍爭虎鬥，毋徒負此虛名也！」書末又有一詩，內有：「與君烹狗賀新年」

「之句。因清兵呼陳玉成爲四眼狗，故作鼻冒也。鮑超聽得，以爲得胡林翼賞識，雄心頓壯，便與多隆阿決議，以多隆阿本部，及李曙堂舒保兩軍，共當林紹章等；鮑超與諸將軍迎陳玉成；以李續宜江忠義江忠濟援應各路。時正是十二月將盡，天氣寒冷，陳玉成自恃能戰，以爲不過數日。當可破敵，即先還安慶，故冬衣不齊備。即向鮑超下戰書，約期十二月二十八日開仗。鮑超批答如期。因陳玉成固欲急戰，及見鮑超批答如期，乃笑道：「吾軍冬衣不備，幸鮑超未知，若不然，彼將以緩戰疲我軍矣。」到次日，即廿八日兩軍並進，各距十餘里，即發檄砲，陳玉成只令三軍堅守營門，下令看紅旗一舉，始行殺出，若紅旗退後即行退兵。鮑超將部下分爲三路，以唐仁廉王衍慶爲左路，以孫開新葉雲慶爲右路，鮑超自與中將爲中路；勢若長蛇。中軍兩面鮑字錦旗，隨風招展。齊向陳玉成一軍狂擊。而林紹章徐鎮興兩軍，方合擊多隆阿，時多軍斜左正近山脚，頗失地勢，被太平兵逼至山下；林紹章與徐鎮

與分兩路夾攻，太平大將陳宗勝，方在林紹璋之後，高立堞台以望兩軍戰狀；忽見林涂二將已歷多軍至山邊，清兵已有死傷，隨見多隆阿一面接戰，一面移軍向右，陳忠勝謂左右道：「多隆阿自見失了地勢，故移軍以推廣戰地也，吾當有以截之。」說罷，自料必然大勝，立提筆揮圍，以戰情報知陳玉成，并有一語道：「我等屠龍，君自伏虎可也。」因人稱多龍魏虎。那陳宗勝故作是言。寫畢；遣人趨至陳玉成處。即拔隊以本部萬人，直出夾截多隆阿一軍。多軍遂三面受敵；自黎民以至已牌時分，多軍已損傷三千餘人，多隆阿急令李曙堂督隊，合當陳宗勝，奮力拒陳宗勝一路，欲乘勢殺出；志在與鮑超合軍。忽然陳宗勝後軍自亂，原來提督江忠義，跨得多隆阿為林紹章涂鐵與所壓，已失便宜，乃領本部人馬救援，正遇陳宗勝截住多軍攢擊，乃奮力攻陳宗勝之後；舒保見陳宗勝陣脚驚動，遂振臂向部下呼道：「吾軍外援已至矣，諸君宜乘此機會，以求一勝也！」清兵聽得，一時振奮，前後夾攻，陳宗勝抵當

不住，急領人馬逃出，與林紹章涂鐵與會合，亦分三路，與多隆阿戰鬥。那多隆阿見方纔失了地勢，死傷數千人，乃下令軍中道：「如不奮力，全軍皆敗矣！」親執令旗，左右指揮，清兵一齊冒彈林而進。那太平將林紹章，仍不少却，親與多隆阿對壘；忽部下飛出健兒魏超成，向林紹章道：「人非獨衝敵陣，生擒上將不為奇；看吾生擒多隆阿，以成吾父大功，原來魏超成，最有勇力，走路矯捷如飛，林紹章見其每戰必衝前敵，勇氣過人，乃認爲義子，保爲指揮。當下聽得魏超成所言，深壯其志。時魏超成身披皮甲坐騎馬，左右皆挾長槍，獨自一騎，遂直冲敵陣，皆不能阻當，直撲清營，提槍擡發，第一槍欲擊多隆阿頭顱，却擊中了帽子，落在後面，多隆阿方吃一驚，第二槍已連珠迸發，復中多隆阿左臂；多隆阿正要墜下馬來，却爲左右扶定，多隆阿忍痛大怒，急割戰袍下幅，自裹傷口督兵奮戰。那魏超成連發兩槍，以爲已擊死多隆阿，即策馬直回，早爲多隆阿親為發槍回擊，魏超成身上已如雨

關，幸身披皮甲，所傷不是要害，而涂鎮興一路，見魏超成直冲敵軍，已隨出接應，故力與多隆阿中軍接戰。但附近中軍，各路清兵以爲主將多隆阿已死，一時大亂，遂爲林紹章涂鎮興所乘。故多隆阿雖裏傷奮戰，無奈隊伍已亂，復失戰鬥之力。清兵漸漸欲退，陳宗勝又左右會疑，爲看清兵將敗；多隆阿正惱怒，不知所措，忽部下報到，炮軍大勝。原來陳玉成平日行軍，最好詐敗，即擺金鼓以誘敵人，使敵人祇顧以取金鼓，不顧戰事；然後回軍攻之，偏是對付魏超，此法却用不着。因魏超，所部寇軍，每勝一仗，每得一城，必縱兵搶掠，任其姦淫。因此寇軍部下，以爲一經得勝，卽子女玉帛，無所不有。所以陳玉成軍中。所擲金鼓，寇軍却不大起心。其時陳玉成一軍，迎着寇軍來時，先按兵不發，少時始將紅旂，一舉，于是三軍齊出，甫戰了一個時辰，陳玉成又將紅旂按下號令，三軍齊退，退將把金鼓沿途拋擲，只道待寇軍爭取時，卽回軍攻殺。不意寇軍并不執取餽物，飽超下令道：「一經得勝，

洪秀全濟嶺下冊 第四十八回

子女玉帛。何所不有？請軍勿爭此微賞，以中敵人奸計。」於是寇軍各隊，惟乘勢追趕；後路以爲得勝，亦一觸狂進。這點消息，報到多隆阿軍中，多隆阿卽下令道：「吾軍與寇軍勢力相若，今寇軍已勝矣，若吾軍調敗，何以見人？」當時多軍聽得，一來欲與寇軍爭功，二來又見那一軍已勝，更爲心壯；乃無不奮勇。林紹章率衆併力抵禦多軍，只是不退，皆冒煙突火，雖死傷遍地，依然猛進，太平兵無不駭然。不多時，炮軍大勝，陳玉成大敗的消息，更傳偏兩軍。林紹章涂鎮興與陳宗勝各都入馬，已是心怯。因以陳玉成一軍，著名能戰，今竟敗于魏超之手，以爲林紹章等更爲可能，戰力大爲減退。林紹章軍裏指揮使萬大洪，看見自己人馬勢漸不支，乃引親兵馳驟而出欲身先士卒，以爲三軍鼓勵不料甫置前營，萬大洪已爲流矢所中，登時斃命。軍心一時慌亂，卽乘機躍後而逃。多隆阿乃乘勢催進，數萬槍聲，連珠響，響子如雨而下，一齊殺將進去。多隆阿却注意猛攻林紹章一隊，是以林紹章中軍樹

一六五

傷頗衆，先已退後。多隆阿乃親自擂鼓，督各路一齊追趕，林紹章等大敗，太平兵死傷極衆。中營守將顧王吳汝孝，騎得林紹章陳宗勝涂鎮興等兵敗，即率兵馬來援，恰林紹章正殺多隆阿尾追，吳汝孝奮力殺退多隆阿，救出林紹章人馬望東而逃。忽然後路喊聲又近，李曜堂舒保又追至林紹章敗殘人馬，轉向東南，欲與陳宗勝合兵；令吳汝孝抵禦後陣，且戰且走，奈清兵屢敗，得此一勝，耀武揚威併力追來。多隆阿一軍，又復趕至。吳汝孝抵敵不住，乃一團敗走。正在危急，指揮使魏超成請林紹章不必顧念後路敗兵，只策馬先逃。魏超成却轉身向後，率健卒五百。聲音援應後路，却提槍備彈，向定衣黃色馬褂的敵將；槍機一發，那敵將應聲兩倒，即被重傷。那敵將不是別人，正是提督李曜堂。自李曜堂重傷之後，翻身落馬，軍勢頓歇。吳汝孝令部下齊發槍，然後逃走。少時涂鎮興已奔到，各路會合，多隆阿亦不敢再追。林紹章等乃望潛山而走，沿途打劫陳玉成消息。原來玉成詐敗馮兵之後，羣軍并不拾取

地上遺物，只顧追趕；陳玉成見敵人手中已計，急下令回軍迎戰。備軍軍勢如潮湧，而聲亂鳴，前鋒朱兆英，身上先被數傷，不敵督戰。陳玉成乃以小兒隊爲中軍，而親率五旅營，繞左而出，讓朱兆英退後；自己却從斜裏猛擊羣軍，正當著鮑軍將孫開帶一路。那孫開帶如何抵得英王之衆，頭一陣交戰，死傷千餘人。陳玉成乘勢猛進，欲衝擊鮑超中軍；并下令五旅營先進者賞，退後者殺。五旅鼓聲亂擊，一齊追進，羣軍時只縱直追。那陳玉成忽故作橫攻，已防備不及。鮑超看却道：「陳玉成用兵，轉移便利，真不可及也。」說罷，急令移營。惟陳玉成所帶五旅，俱已壓至，鮑軍多受損傷。鮑超大怒！惟令諸將混戰。兩軍方喊殺連天，後路李續宜知鮑超賊陳玉成未下，即提兵前來助戰，陳玉成仍攔蘇老天一路當之，依然沒半點怯心。五旅營皆越力相待，忽後路探馬報到，清將多隆阿與提督江忠義，已接兵前來接應鮑軍。陳玉成聽得，一驚非小！暗付多隆阿移兵而至，難道林紹章等俱已敗退不成？適纔方接得陳

宗勝來營，以爲我軍已經得手；令又報多隆阿人馬將到此間，心中正自疑慮，不想接續已紛紛報到，林紹章、陳宗勝、涂鎮興等，俱已大敗，已退往潛山去也。陳玉成此時心胆俱裂，以林紹章等俱退往潛山，料不能來助，而敵將李續宜既來，今多隆阿一軍又到，已兩面受敵，如何抵擋？遂欲趁多隆阿未至時，乘勢先退，途一面催李遠繼來接應，一面拔紅旗先退，傳令諸軍，且戰且走。備後面塵頭沖天而起，多隆阿已自趕到，炮炮又引軍掩地相乘。陳玉成幾不能退出，幸得李遠繼支持一陣。催清兵乘勝之威，非常奮勇。陳玉成正無所措手，忽見李續宜一軍先戰，陳玉成前乘解而出，原來宋平將陳任章，以奉了陳玉成之命，往爭宿松一城；到時已探知宿松先爲清兵賺了，乃引兵抄出二郎河之後，遠遠聽得喊聲大起，已知是兩軍交戰，仍未知誰勝誰敗，只督兵直襲清兵，恰乘著李續宜後路，乃乘勢攻擊。李續宜一軍，措手不及，紛紛潰亂。陳玉成即乘此機會，即時攻出，望東而逃。而林紹章一路，竟爲相應，三回

退走。而清將多隆阿炮超等不捨，合各路一齊趕來。時陳玉成軍中心慌，以爲與靈軍兵力相敵，今又益以李續宜之衆，如何不懼，因此皆亂了隊伍。陳玉成以吳汝孝陳仕章二軍，尚未損傷，乃即叫李遠繼陳仕章斷後，即下令望潛山而去，好與陳仕章等會合。後面多隆阿炮超李續宜，分三次路追擊，與是戶橫遍野，血染成河。陳玉成等，正在倉皇之際，忽報李秀成人馬已遊潛山，令先遣前部賴文鴻領兵，望西南來，迎陳玉成軍中聽得，此時人心稍定。原來李秀成自安定金陵之後，即與諸將引大兵五萬，令賴文鴻爲先鋒，望西而來。甫遇安慶後，早聽得三郎河已有戰事，欲以大兵趕至，繼思日行百里，漸恐將爲兵法所忌，即勉強趕至，已是過勞難戰，究竟非所宜，只得望龍山一帶，冷賴文鴻統領，不分晝夜，趕至二郎河。一來使英王知大軍將到，兵心必定；二來敵人知我軍已到，亦有所忌也。賴文鴻得令後，即星馳電掣，沿潛山南界，下營，欲會到助戰。不料甫離潛山不遠，陳玉成、陳宗勝、林紹章、涂鎮興等，俱已大

敗。賴文鴻只得奮力援應，果然多跑二將，見李秀成兵到，料知不敵。且更防有失，乃不敢再追，即傳令退兵；被賴文鴻截住，清兵折了些少人馬。即回太湖。一面收復太湖，將各縣，立行報捷于武昌。計此一場大戰，清兵死傷五六千人，太平人馬死傷一萬五千八百餘人。皆屍首血跡，惟掘土掩之。是時，陳玉成遂至潛山，見廬而折了萬餘人，竟為羣軍所敗。乃嘆道：「吾自雇兵以來，未逢敵手，今鮑超與心腹大患也！」吳汝孝道：「某王此敗，實誤在簡于魏令耳。兵力將才，非有減乎鮑超哉？」陳玉成急問其故。吳汝孝道：「英王始用詐敗之計，若先奮之林紹章一軍，則林軍必不疑英王真敗，自不至至驚慌。則不至為多隆阿所誘；若非多隆阿先敗林紹章，彼鮑超又豈能為英王敵哉？兵家每失于細微，此類是也。」陳玉成道：「吾惟以屢勝之故，小觀清兵，以至於此耳。正說話間，人報李秀成已到，陳玉成即迎接至襄陽。先向李秀成道：「吾有何面目再見忠王，若忠王早到兩天，吾軍斷不至有敗也。」

李秀成即慰之道：「勝敗亦兵家之常事，所位者九江被陷之後，英王又敗，不免元氣大損耳。陳玉成道：「吾生平未嘗挫敗至此，鮑超此仇不能不報也。」說罷，復述兵敗原因。李秀成道：「所以行軍之法，凡有所疑，須與諸將透商。今以一誤之故，林紹章則應勝而反敗，英王不敗而亦敗矣，不可不懼也。」陳玉成道：「今忠王既到，不知合兩軍之力，復爭太湖宿松，以雪此恨，忠王以爲何如？」李秀成道：「仇固當雪，然今非其時也。彼以乘勝之威，軍心振奮，宿松法武漢既捷，彼援應固易，而會國藩自收復九江之後，已虎視安慶，我若共出宿松，以爭此區區之地，則會國藩必出安慶；而官文胡林翼亦出援多鮑，勝負未決，而安慶已危矣，必不可也。」陳玉成聽得，又道：「然斯忠王之意若何？」李秀成道：「今蒲圻一帶，多有起轍者，已有援函于吾，願附我國，我當撫而收之，以厚兵力；或令其自爲一部，亦足擾皖鄂間，而分清國兵力也。今既敗之後，兵力稍壞，正宜培養，且吾等之兵疲，以

戰久矣。兵雖聽令，而力已不如；不如派一員回廣西募兵，以兩廣爲天王蓋地，其人又習于戰鬥，不似江鄂文弱，不足以敵湘人。待其募兵一至，軍威更振，方可用也。」陳玉成道：「若從廣西募兵而至，動需時日，奈何！」李秀成道：「今隋英王駐軍蘆淞一帶，四出招羅稔黨，又可以圍金陵安慶之門戶。我若招撫各地義勇之外，再移軍南東，擇其勇與二，求一大捷，即足以鎮人心。想吾公人尚在江皖，清兵亦不難加害也。」陳玉成亦以爲然，乃先令洪容海回廣西募勇。是時湖北境內，經陳玉成一敗，人心更憤，于是與國大治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約有義勇三十餘萬，都具稟向李秀成求降，李秀成盡行招撫之。于是與陳玉成相合，一一撫定各郡，并訓練新降之衆；然後再遣征伐。且說官文胡林翼自會合五路，攻破九江，此次又會合多隆阿鮑超李續宜，戰敗陳玉成。自此軍聲復振，決意要先行收復武昌。乃與官文計議，一面調多隆阿舒保回來相助，時李際堂已回漢陽養傷。乃令李續宜鮑超看

守太湖宿松一帶，以阻東來太平人馬。以舒保隸屬官文軍中，而胡林翼却以李孟羣會國葆爲前部，來爭武昌。當李秀成自前者再復武昌之後，仍留譚紹洸把守。譚紹洸自聽得九江師矣，陳玉成又敗，料清兵必來爭取武昌，乃與部下會議拒防之計。馮文炳道：「弟以爲今日局面，清兵固爭武昌，且武昌亦難久守，不如棄之，暫免塗炭人命也。」晏仲武道：「吾等奉命守此省會，所以牽制漢陽荊州之衆，而阻湖南敵兵北上，最爲重要也。國家以重任付吾等，而兵力又不爲弱，若甫見敵殺，即棄城而遁，人其謂我何也！」洪春魁道：「以某愚見，一面宜報知忠王，告以武昌危險情形，以候其設法援應；一面繕修守備，以妨敵兵。守如不能，救又不至，那時逃走，未爲晚也。馮文炳道：「若依洪兄之言，幸勿使三軍得知，若軍中知吾等預着逃計，其力亦緩矣。逃則免逃，守則竟守，不宜游移兩可也。」譚紹洸時亦不願逃，并道：「自復守武昌以來，小戰不下數十次，清兵何嘗得勝？今某斷不輕棄城池，願與



諸君其守之，若守之不能，那時再商行止。于是籌策職守之具，一面封以武昌危狀飛報李秀成。馮文炳道：「今李孟羣復守洪山要道，而妙河復為敵人水師所踞，眼見武昌戰地已盡失矣。今適山嘉魚磯剪鋒起，不知先調騎勇隊，以要敵人之後；吾即以本處人馬緊守城池，乘機勇隊與清兵交戰時，然後出關乘之可也。」

譚紹洸道：「前日李孟羣勇隊，領得人而往，不知誰人願當此任？」韋俊應道：「某願當之！」原來韋俊後，即韋昌輝之子，曾任指揮前以東王一差曾經革職後李秀成保之，此時乃在武昌効力。當下譚紹洸即命韋志俊前往。燕王秦日綱道：「志俊資望尚輕，恐機勇隊不為用矣。某不知何引一軍，往襄漢陽，亦足以少分敵人兵勢也。」譚紹洸拜從之。遂并令晏仲武守南門，洪春魁守西門，東北門不當要地，以馮文炳駐守之，譚紹洸為各門總分撥既定。

時胡林翼銳意欲收武昌，乃與官文軍戰守，并道：「吾等為湖北督撫，敵軍尚未安駐省城。今當竭力圖之，不入武昌不休也。但漢陽亦屬要

地，不可不妨。」官文道：「若往攻武昌，吾當親守漢陽。」胡林翼便令李孟羣，由洪山轉攻南門，而以曾國葆助之。并令羅鎮南羅信南，及易良虎，為西南兩路游擊。而盡以騎兵，及附以吉林馬隊，令舒保統之。併力往攻西門。復令鮑超李續宜，分兵而西，以援東北兩路。胡林翼自為各路救應。并下令兵貴神速，立刻便行，故譚紹洸，甫行分撥，而清兵已至，皆勢如狂風驟雨；尤以南門一路，最為猛力，計李孟羣，曾國葆，羅鎮南，羅信南，易良虎，共五路人馬，併力攻擊；晏仲武分頭抵禦，勢漸不支。譚紹洸亦親自來助，乃終不能敵。五路之兵胡林翼更下令道：「各軍兵宜奮力於四門之中，只破其一足矣。」乃復率三軍，鼓噪向前，併力再攻南路；晏仲武真不能支。那時譚紹洸見情勢危急，只望嘉魚蒲圻等處義勇齊起，而要清兵之後。不意韋志俊往撫騎勇，甫經程後，清兵即圍武昌，故義勇隊皆用不及。既日望騎勇隊來救不得，乃急力死守。一面又催促秦日綱渡河，往襲漢陽，權前次李秀成

再復武昌，清兵以其先襲漢陽，故此大清兵重固漢陽一地不特官文以重兵居中駐守，且外兵屯紮城外，不容秦日網渡河。時秦日網以渡河不特乃欲引回武昌助守，此時又以爲清兵隔截，遂兵力益孤，譚紹洗心極焦急。晏仲武道：「武昌此城，料不能守矣，將軍當早作區處！以將軍爲國棟樑，當與燕王（卽秦日網）留身復用，若晏某將與城俱碎矣！」譚紹洗道：「三軍繫於某一人，若武昌不守，某又何忍獨生？」晏仲武道：「武昌之難守，早已知之矣，將軍勿守此小信，當留身大用也。」譚紹洗道：「死則固死，逃則同逃，譚某自奉守武昌，諸事多蒙指導，斷不忍獨視足下於死也！」晏仲武力爭道：「今日斷不能同逃也！惟恃某堅一陣，將軍等方能逃出生命耳。」說罷又力爭之，譚紹洗不得已，乃與晏仲武洒淚而別，急將妻小扮作居民，仍留在武昌城外；卽引親兵二千人，欲殺出北門。時鮑超方派江志驍回軍，助攻武昌北路，惟燕王秦日網，以渡河不特

，又知武昌已危，欲由北門再回武昌城，乃悉力擾攻江志驍一軍。譚紹洗竊乘勢殺出東門，冲過江志驍軍中，正與秦日網相遇。秦日網道：「武昌不可爲矣，速作逃計可也。」乃以晏仲武之首告之，秦日網不勝嘆息！再道：「竊走無益，今既在城外，可以分擾清兵，卽不與城破，亦可以救援敗兵也。」遂再復飛報李秀成，告急，一面擾攻各路清兵。惟清兵得探譚紹洗出城，又知秦日網在外應戰，乃傳令西東兩路，勿放太平人馬逃走，卽盡力各攻南門。晏仲武知守力已竭，自譚紹洗去後，卽埋伏炸藥于南門，引兵欲向北；途中正見馮文炳身帶重傷，始知東門亦將失守，乃同向北門殺出。惟清兵自見南門守力已絕，乃拚力撲至城垣，用砲轟開，忽然霹靂一聲，震動天地，南門陷了百丈，沙石飛揚，清兵死者不計其數。這回分救：萬骨齊枯，已見腥風迷鄂省，九江挫敗，又來勇將助清廷。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國荃出身

戰三河李續賓殞命

話說胡林翼以數路合攻武昌南門，乘晏仲武退去守兵時，即撲進，以巨砲攻城，忽然城垣陷了百餘丈，清兵多死傷。原來晏仲武知不能守，方在城垣下埋伏藥線，當清兵攻破城時，藥線發炸，附近屋瓦騰飛，清兵被炸尤衆，且多屍首不全，把血肉在半空拋擲，真是一場慘劇。計清兵死去二千餘人，李孟羣最先督兵撲進，是故孟羣亦受重傷，左臂以及面上，亦被藥氣薰灼，如黑面瘟神，登時跌落馬下。胡林翼立令軍士，將李孟羣救起，先令回營養病，眼見兵士死去二千餘人，林翼不覺大怒，即率兵齊進，清兵更乘機縱火，燒得漫天通紅，大兵入在城內，互相衝突，馮文炳先已傷重而死，晏仲武走至北門時，正遇洪春魁，春魁先問譚紹洸何在？晏仲武道：「吾已請他先逃矣，今清兵已分擁入城，速逃可也！」乃以洪春魁在前，晏仲武在後。向北門殺出，忽然舒保一軍大至；已攻破西門，欲捉洪春魁，乃隨後

追來。是時太平人馬，軍心大亂，惟各自逃竄。晏仲武不敵戀戰，只催令先出北門。忽被舒保所部衝破徽甯段，那時洪春魁已出門去了。却因譚紹洸一軍在外，尚與清提督江忠義相持，故春魁得乘間而出。那晏仲武被舒保所截，不能出去，乃策馬轉奔東門。是時城內四面皆是清兵，所有太平人馬，除先逃出者外，或死或傷；幸平日多與居民相得，故有改裝匿在民居者。時胡林翼亦已進城，一面分兵救火，一面分軍搜捕太平敗兵，餘俱陸續進城，故清軍更衆。晏仲武正在奔至東門，又遇羅信南一軍。時晏仲武只存親兵數十人，正無路可脫，舒保又隨後追至，晏仲武奮力殺退羅信南，看看已近東門，那易良虎一軍又至。晏仲武乃仰天嘆道：「吾不能生矣，死不足惜，如國未定何？」言已，拔劍自刎而死。自是武昌城內，已無太平將官。胡林翼乃下令止殺，并救滅餘火，一面報知官文，已克武昌，并會同奏捷，不在

話下。且詔紹洗自逃出武昌，卽與秦日綱洪春魁，同奔安慶。恐湖北全境皆失矣，不如就近擇地自守，然後報知忠王，再作區處，諱紹洗以爲然。乃令秦日綱暫住金湖。而自與洪春魁共奔興國就近與韓勇隊聯合。乃使章志俊往潛山，以武昌失守情形，報知李秀成時李秀成接得武昌急報，正自煩惱，忽見章志俊奔到，李秀成卽問武昌近狀，章志俊乃將武昌如何失守，晏仲武馮文炳如何陣亡，及自己如何往蕪蕪勇隊，救之不及，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李秀成聽了，乃謂陳玉成道：「吾亦知被陷九江之後，武昌必難久守，但不料其亡之速耳；失一武昌，無關大局，然使清兵得一根據，以圖安慶，則後患正長也！」言罷不勝太息，又道：「晏仲武以義勇出身，來助我國，可謂鞠躬盡瘁，其人得人心，燭軍略，以之助守武昌，已用遠甚長，惟慕王必倚之爲助，故羅篋之，實可惜也。」乃表告金陵，厚植晏仲武，以爲各義勇隊勸；又以馮文炳爲潤雲山之子，足智多謀，父子同死國難，卽以南王之爵追賞之。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九回

。又諍開章志俊之罪，以章昌輝自襲東王，於其子何罪，宜卽開復，以鼓勵助臣子孫；其章昌輝雖有罪，但前功不可沒，宜候章志俊立功後，令其承襲北王之爵，洪秀全皆從之。惟洪仁達於開復章志俊一事，不以爲然，頗多謗語，秀成乃不敢令章志俊入天京而居先留在營中效力，卽一面與陳玉成商議出兵。陳玉成道：「吾等奔走馳驅，曾在東南半壁，此最失算也，弟欲引大軍北向，而由君主持東南各事，君意若何？」李秀成道：「此策極佳；但行諸歷次挫敗爾後，實非其時也！足下雖威震遠近，然若欲北伐，非以金力不能致，鳳翔前軍，可爲聲靈。今當求一大捷，穩住人心，以壯天王之胆，然後以大軍北行，料敵人在東南之兵力，亦將以半還北路，而東南敵勢亦輕，是江皖之間，亦可以無大故。所憂者，安福二王，淫威用事，天王又不能制之，設吾等遠行，或將弄出大事耳！」說罷不覺流涕。章志俊揚臂道：「國家內啟軍令，寄於忠英二王，何不同朝先清君側。否則養癰爲患，非國家之福也。」

「李秀成道：『自東北兩王交闕，國勢衰微至今，固不宜妄舉；且安福兩王非他人，乃天王之兄也，天王篤于兄弟之情，安容吾等行此異舉乎？』」陳玉成道：『此事不必再提，且爾議目前之事，不知忠王欲先求一大捷，當注意何處？』李秀成道：『湖北清兵，乘勝正銳，急未可圖，亦惟有先固安慶根本，則當與會國藩一戰耳。今皖鄂二省，留兄坐鎮，吾即率行南下，揚言欲爭九江，以求戰于會國藩，若得一勝，則李世賢黃文金軍悉皆回元氣，吾即回軍，以清皖省敵軍，然後北上，君以為如何？』

陳玉成鼓掌稱善。李秀成乃部署人馬，以賴文鴻為先鋒，以古隆賢陳坤書為副將，帶同整將部永寬陳贊明，黃子隆，蔡中元汪安均汪大成等，及補王莫仕葵，首王范汝會，共大軍六萬餘人，由潛山而下。先傳令安慶守將陳德才張朝爵准備舟楫渡河；又飛令堵王黃文金由江西接應，以防半渡被擊。一路旌旗蔽野，槍械如林，浩浩蕩蕩，聲言欲奪九江，望南而下。早有消息，報入會國藩軍中。國藩即與部將計議道：

：『吾正欲進規安慶，今李秀成以大兵先爭九江，是先發制人之計耳。吾料李秀成未能忘九江也，將以何策禦之？』彭玉麟道：『九江城池未復，恐難固守，不如候其渡江時，于半渡擊之，則江西無事矣。』楊殿福道：『敵人渡江必分軍而渡，吾將於何處禦之？尚在難定；今秀成既來，志在必勝，且軍勢浩大，若與交兵，勝負難決，不如飛文湖北，請官胡急調鮑超一軍，巡襲秀成之後，若幸而得勝，即不待渡江，而秀成已退矣。』會國藩道：『二公之言，亦有見地，但所擬戰在未戰之前，殺李秀成竟能渡江，與我求戰，又將奈何？』部將周鳳山道：『兵來將當，水來土掩，九江雖無險阻，未嘗不可一戰；秀成遠來疲憊，亦易與耳。今當分爲十數路使之應接不暇，而以大軍爲後繼，若得數十路中，勝負俱半，即以大軍乘之，亦將全勝矣！』會國藩乃從其計，一面飛文湖北，請胡林翼調鮑超，以要秀成之後；却金彭玉麟整統水師，以阻秀成渡江，再令部將楊殿福，轉統陸軍，以部將周鳳山周天培張選蘭

吳坤修江忠烈各統兵三千人，分屯九江，以備交戰。自己却與劉崇佑劉述捷蕭啓江普承堯等，盡統大軍，由湖口相機而進。又令南康知府沈葆楨分兵出瑞昌界爲九江後援。分撥既定，李秀成知會國藩軍防九江，大喜道：「吾今番必得成功矣。」乃急令陳玉成故作南下之勢，以防鮑超東來，且急顧安慶。時太平天將雷煥張祖元方由南昌駐軍饒州，秀成急派飛馬傳報黃文金，敕令雷煥張祖元之衆，沿南康先趨九江下游。都將汪安均道：「忠王非趨九江，而必令雷煥張祖元獨赴九江何也？」秀成道：「正以此堅會國藩之心，以爲吾必赴九江耳！」說罷，又令蘇招生陸順德以水師壓湖口，以阻彭玉麟，遂引大軍風馳電掣而下，沿望江直渡彭澤。所有船隻，都是陳德才張朝爵準備在先，故安然而渡。彭玉麟上游水師，皆爲蘇招生陸順德所壓。時會國藩聽得彭澤告警，乃驚道：「李秀成揚言欲攻九江，今非攻九江也，吾中計矣！」便令移兵而東。忽報黃文金引兵來攻湖口；同時九江各地，又報雷煥張祖元引兵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九回

大至。會國藩情知中計，但此時已不能移兵，乃督令諸將，奮力擊退黃文金，同時九江諸將，亦將太平將雷煥張祖元兩路人馬殺退。不料兩地交關，李秀成大隊已渡過彭澤矣。會國藩此時不敢東進，亦不能退，乃將九江人馬，皆周天培守九江，餘外撥移至湖口，以圖應敵。一面令彭玉麟引水師泊於江岸，以防太平水軍。而號令各路陸軍，與秀成交戰，以楊遠瀛爲前部，而以張運蘭吳坤修江忠烈周鳳山，爲四路，自與諸將爲中軍。都將劉崇佑道：「敵人驟重屯大兵於彭澤，然安知不再調人馬。另取九江？觀九江有警，周天培一人必守九江不住也。」會國藩道：「吾本欲以鮑超一軍急襲秀成後路，今秀成已經渡江，吾料鮑超亦趨九江矣。」正說間，探馬飛報太平將英王陳玉成，現會合穩黨苗沛霖，又得大兵數萬，已離潛山，直下宿松，要與鮑超決戰。今鮑超現住宿松一帶，若一經離開，恐陳玉成復進湖北，故鮑超不能來矣。會國藩聽得，覺少了鮑超一軍，九江更危，乃問都將誰肯助守九江？趙景賢道

一七五

「某昔蒙李秀成不殺，得縱回本國，仍得效力於麾下；某曾說過：此後不復與秀成交鋒，以報之，今大敵當前，願諸公立功沙場，某願以本部前往，助守九江，望大帥原諒！」會國藩聽罷辭之。原來趙景賢自得李秀成省釋之役，以不復與李秀成交鋒一語，頗爲當道不喜，特以其有用故仍留之，因此迭著戰功，仍屈爲道員，更是乃派守九江一地。是時李秀成已知會國藩微關九江各路前來助戰，即令黃金堂統雷煥張祖元之衆，往隔九江，乘間回截湖口。一團鴻兵與會國藩交戰，仍賴文鴻爲先鋒，使獨當楊成福；却令古隆賢陳坤齋莫仕葵范汝曾分當各路濟兵；自與諸將共攻會國藩。并下令道：「若前軍足敵會國藩各路，吾自可以破會國藩矣。」復令部將部永寬陳贊明爲各路援應。分撥既定，以明日五更進飯，平明進兵。時會國藩以知李秀成用兵算無遺策，已自知不敵，先把困難情形報知家鄉。原來會國藩性情固執，在營中無論如何多事，皆每日必寫一家書，或今日不限，則下日補之，誓以爲常。此時所寫

之面，已有安危不知性命不計之語，益見其敗，但不能遽退；亦戰令三軍，準備迎敵。部將劉運捷道：「吾軍勢力不弱於李秀成，但近見大帥似憂形於色何也？」會國藩道：「古人說得好，一子錯，全盤皆亂；李秀成揚言欲爭九江，吾據探報即信之；至今吾方重圍上流，而秀成已安穩渡江，軍心氣沮，取勝難矣！然兵法云，亂諸死地而後生，務望諸君奮力可矣！」正說罷間，已報李秀成人馬大至，前部賴文鴻，古隆賢陳坤齋莫仕葵范汝曾亦相繼而進，皆望會軍擊來，會國藩即徵諸軍速進，於是楊成福張運蘭吳坤修江忠潤周鳳山亦分頭抵禦。不意秀成一軍，已養精蓄銳；且渡江以後軍心更穩。又因九江二郎河兩敗之後，秀成欲求一大捷，故下令道：「敵人自一勝於九江再勝於兩郎河，其氣驕矣，驕者必敗，現在諸君奮力耳？」三軍得令無不奮勇。又因秀成平日得人，故軍士用命，會軍如何抵當？時清湖楊載福，正與賴文鴻鏖戰；後面周鳳山吳坤修等四路，亦一齊向前，李秀成即令古隆賢陳坤齋等

亦分四路而出，是時已近辰牌，秀成忽令退兵。揚載福恐其中有詐，已不敢逕追。秀成見誘之不動，乃令前軍退，轉攻會同潘大營，而自己反與諸將夾擊會軍前部，清兵見李秀成旋號，心上早吃一驚，楊載福乃獨戰李秀成；秀成將本部分而爲二，以夾懲揚載福，而以邵永寬蔡元隆黃子隆洪安鈞，分敵周鳳山張運蘭吳坤修江忠泗等。兩軍喊殺連天，秀成下令道：「彼一路若亂，則諸路俱亂矣。」乃復分部將汪大成夾攻江忠泗，江軍受斜裏一擊隊伍俱亂，汪大成復引健卒五百人，直搗江軍，并傳令軍中，如吾紅旂一舉，即齊向敵人主將擊射。於是五百健卒，一齊發槍；江忠泗身被數十彈子，登時斃命汪大成復以第二隊繼進，時江忠泗既亡，全部皆不敢戀戰，已互相逃竄。汪大成汪安鈞乃合擊江軍，斬首千餘，傷者不計其數。時近午牌，江忠泗既死，汪大成汪安鈞，既破江軍之後，乘勢合擊周鳳山張運蘭吳坤修等。太平將邵永寬更下令道：「汪公部下已斬將立功，諸君不宜落後也！」軍士得令，更爲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九回

奮勇，直攻周鳳山一軍。那時周鳳山方竭力抵禦，忽已報到江忠泗陣亡，江軍盡歿。周鳳山大驚，人人胆落。少時復見張運蘭吳坤修兩軍，已自退後，却爲蔡元隆黃子隆所壓。周鳳山見各路俱潰，兵士死傷又衆，正在不能立足。誰想太平將汪永成汪安鈞，已分道搶來，合同邵永寬分三路把周軍圍定。彈子如雨點而下，周兵死傷甚衆。周鳳山正待殺出重圍，乃親自擂鼓，督兵向南而去，忽右腕上早着了一顆彈子，痛不可忍，鼓聲頓息。兵士只道主將已亡，一時譁亂，邵永寬乘勢擊之，周軍左隊兩營，皆逃不及，已倒槍投降，邵永寬乃盡繳降兵槍械，移諸後軍；然後悉力進逼把周鳳山困在核心，不能得脫。看看太平將汪大成汪安鈞又已逼近，時周軍部下本有五千人，此時只存二千人左右，正自危急，突見汪大成後軍自亂，只見一隊人馬，沖過太平殺兵入，乃吳坤修兵也。周鳳山趁乘勢殺出，並問道：「足下何以至此？」吳坤修道：「吾與張運蘭二軍，已爲蔡元隆黃子隆所截，首尾不能相顧，且聞張運蘭亦敗。」

一七七



，吾軍被壓，不能逃後，故至於此。聞足下被困，特來相救。於是周鳳山親自營先，令吳坤修在後，奮力殺出。不意太平人馬各路齊到，前有汪大成汪安均，後有邵永寬一齊夾擊。蔡元隆以既退張運蘭之後，又再復夾攻殺來，周鳳山四面受敵，料知更不能前進，乃與吳坤修約兵退後轉望東面逃；只願前進，不願後退，合力殺退邵永寬。此時部下只存千人左右，吳坤修部下所存更不及千人，乃合而為一，望東而奔。忽見前路喊聲又起，原來楊載福一軍，已為李秀成所敗，楊載福只易服雜在軍中逃走，其餘軍士，皆東奔西竄。周鳳山吳坤修欲趕上一敵，只是後路太平將部永寬汪大成汪安均黃子隆等，四路已捲地殺來。周鳳山吳坤修又不能屯紆，乃與楊載福敗兵而逃。此時隊伍全亂，所逃亦無一定方向，惟見路則奔；復被李秀成率諸將大殺一陣。楊載福吳坤修周鳳山三人，合計所存不及二千人馬，惟落荒而逃。汪安均力請與諸將同追楊載福等，李秀成道：「吾志不在捕一無名小卒，而志在捉會國藩耳！」

「乃立令諸將會合，即令賴文鴻為先鋒，直向會國藩。是時會國藩已聽得前軍已自失利，乃盡提部下大兵，與諸將所部前來接應。忽探馬報到，太平將士，如賴文鴻，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范汝會，共五路人馬，每路約四五百人，已一齊攻到。會國藩大驚道：「賴文鴻為秀成先鋒，今已到此，豈吾前軍皆已收績乎？」說罷，心中更懼。惟有號令諸將，准備迎敵。忽先後又報到，先鋒楊載福及周鳳山吳坤修江忠泗張運蘭俱已潰敗矣。會國藩聽得，乃謂左右曰：「五路人馬，不為弱少，何敗之速耶？」此時正不知所措，忽見張運蘭奔到，部下祇存約千人，多是焦頭爛額，見了會國藩，氣喘言道：「前軍各路已盡為秀成人馬所破矣！江忠泗且已陣亡也。」會國藩急問楊載福，周鳳山吳坤修何往？張運蘭道：「眼見周吳二軍被壓，與末將首尾不能相顧，現不知何往！」會國藩至是，惟搖首嘆息。忽聽得號角喧天，喊聲動地，賴文鴻等五路已一齊擁至，國藩急教迎戰。不想軍士皆似驚弓之鳥，自聽得前軍各

路俱敗，已心胆俱裂，一聞號令，惟有望塵奔。賴文鴻等乘勝之威，人人奮勇，如何擊。陳坤著更下令道：「吾輩先與敵人前軍接戰，未能取勝，今反被他入立了頭功，吾等有阿面目？今惟有竭力，以博一勝耳！」乃引兵一馬當先，古隆賢范汝會等仕葵，亦同時繼進。會國藩令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分敵四路而以中軍副將周天孚，領當賴文鴻，自己亦率人馬爲各路聲援。惟賴文鴻在秀成軍中，以槍法著名準頭命中，百無虛發，故周天孚到時，早被賴文窺定，槍聲響處，周天孚早已落馬而死。於是軍中大亂，賴文鴻乘勢猛撲，直冲敵陣，如入無人之境。那時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各路，正與太平人馬相持，忽見周天孚全軍俱潰，無不大驚；會國藩當調軍來救時，方慮各路俱敗，實因所在戰場不好，誤懼一經同敗，更無退路，故那時極爲奮勇。無奈周天孚陣亡之後，三軍已自驚懼；忽然李秀成大隊又至，陳坤曹古隆賢等，更爲得勢，各軍加倍奮力。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各軍立足不住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九回

，皆望塵而退。李秀成率大軍擁入混戰，一來太平人馬奮勇，二來乘勝之威，三來此時兵已數倍於清軍，清軍如何抵敵。會國藩先自逃走，諸將亦隨後俱退。秀成號令三軍，一齊追趕，并下令道：「如捉得會國藩者，賞銀五萬，位封公侯。諸將一聞此令，更爲奮勇，賴文鴻率兵當先衝進，直向清軍中來，要尋會國藩，劉崇佑恐會國藩有失，急以兵圍圍藩之側，力擋賴文鴻。那時賴文鴻急提槍猛擊，劉崇佑左腿上早已被傷，只得賣馬奔逃，其軍士亦紛紛亂竄。賴文鴻更不理會，只令降者免死，即直衝清兵衝過。是時漫山遍野，皆是太平人馬，清兵除降者死者，惟東奔西竄。秀成催率諸將直追，忽見首王范汝會帶傷而回，秀成急問其故？范汝會道：「某正追趕蕭啓江，看看趕上，方欲發槍，不意面上先着了一顆流彈，故此先回。」秀成即令回營養傷，自率大軍前進。突見一隊人馬，伏地投降，秀成問之，乃普承堯敗兵也。因普承堯已帶親兵先逃，故

一七九

中無主，特地來降。秀成令發敵其軍彈，視下號衣，安置在後，令本軍親兵被著，扮作普承堯敗兵，直躡曾國藩而來。中途却先遇劉連捷，那些扮作普軍的太平人馬，不知秀成志在單捉曾國藩，竟乘勢殺起來，劉連捷一軍也被殺去大半，劉連捷乃倉皇奔遁。秀成見之嘆道：「吾此計欲以捉曾國藩，今却大題小做矣。」說罷仍督兵奮追。時古隆賢、陳坤、書莫仕、錢等，各軍皆如入無人之境，但聞清兵已呼天叫地，賴文鴻一軍，更在秀成之前，遠望曾國藩旂號，早已不省；曾藩正人困馬乏，忽見劉崇佑負傷而至，卽道：「後路皆是敵軍，吾軍已覆大半矣，速宜逃走！」說罷，後面喊聲漸近，國藩嘆道：「吾今番死矣。」正說話間，却見周鳳山、吳坤修趕到，只存些少敗殘人馬，護着曾國藩而逃。時曾國藩不暇問及敗兵之事，只顧奔走。周鳳山道：「吾等敗後，已落荒而逃，適見後軍又敗，故引殘兵至此，今不特賴文鴻追到，卽李秀成大軍亦追近矣！戰力已失，彼來勢更猛，宜早作區處！」曾國藩道：「能逃則逃；否

則死之，吾身斷不可辱也！」不料說猶未已，已見得前途塵烟大起，忽有一隊人馬至前截住去路，乃太平大將堵王黃文金也。曾國藩見了魂飛魄散，前面既有黃文金，後隊又有李秀成，及諸將捲地追來，此時清兵皆如七斷八續，已毫無次序；曾國藩前後受追，傳令曾歇于小山之上，自料必死。正在急追之際，已見張運蘭奔到，卽道：「前後大兵至矣，現彭玉麟方引水師屯於岸邊，大帥速下兵船逃生，否則危矣！」曾國藩聽得，就引敗殘人馬，望北奔來；隨後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亦陸續趕到，乃亦同奔走，不多時，李秀成大軍掩至，清兵皆如波開浪裂，太平人馬皆大叫休走了。曾國藩曾國藩大驚，不覺把馬鞭墜地。幸左有張運蘭，右有吳坤修，保着同逃，曾國藩道：「吾兵至岸邊時，若被李秀成掩至，則不知死所矣！」乃教普承堯、蕭啓江與諸部將，竭力斷後，後與吳坤修、張運蘭同奔兵艦逃走。隨後李秀成、黃文金等追到，復大殺一陣，清兵已所存無幾，清兵諸將，皆奪路而逃，皆不見了。曾國藩：後

得降兵相告，知道會國藩在冰師逃命。李秀成見多殺無益，即傳令收軍。計這一場戰事，清兵統領以下，將校死傷數十員，軍士死傷約三萬人，降者萬餘，李秀成大獲全勝。諸將乃請進兵九江，李秀成道：「今日九江非昔日可比，吾國得之在昔日，固倚爲長城，以足阻清兵來往要路也；今日九江既絕無險要可守，今日攻之，誠如摧枯折朽，然留重兵守之，則徒費兵力，否則今日得之，明日即失矣，徒損軍威，無補也。」莫仕葵道：「然則今已大勝，又將焉往？」李秀成道：「吾軍以北伐爲主，其未得而往者，固由天王之後顧東南半壁，亦由敵軍之侮以兵力困余也；今會國藩大敗，湖北諸敵將，將再出發徵矣；故速宜回顧皖省也。」說罷，乃令黃文金仍留江西，以分左宗棠兵力，并令雷煥張祖元之衆，并屬諸黃文金，以厚兵力。然後報捷南京，復引大隊渡江，再回安慶境界而去。且說會國藩自經此次大敗之後，已憤不欲生，計各路合計，不下五萬人，所存不過數千，損兵折將，何以見人？又不知何以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九回

奏報？不知孰作個梗直，報稱全軍覆沒，僅以身免。一面報知湖北官文，胡林翼訴說兵敗情形，求互相設法恢復，徐卽以水師及敗殘人馬，回駐九江。一面又將兵敗，幸免情形，函報家鄉，原來會國藩鄉中，尚有兩弟，一爲曾國漢，表字潛侯；一爲曾國荃，表字沅甫；自從會國藩從軍，本不欲諸弟出身，故屢勸以在家盡孝。怎奈他的兄弟皆喜功名，樂戰事，故大不願會國藩之說爲然。以爲自己乃要盡孝，他爲兄的，便不必盡孝不成？故自會國藩會國漢，相繼出身，那會國漢猶自可，惟是曾國荃早已不能隱居，每欲得一機關，以出身治兵，圖個建功立業。恰接得會國藩函報，知李秀成大隊渡江，國藩正在危急，乃與其老父商酌，立意出身，其父亦欲其往救國藩，乃立即具稟湖南巡撫駱秉章，在鄉招集鄉兵二千名，直望江西九江而出。自此會國荃一出，而太平天國，又多一勁敵矣，聞話不表。且說會國藩自經大敗之後，全軍元氣失盡；及走回九江後，仍恐李秀成追至。趙景賢道：「秀成不來也，今

一八一

日九江本非重要，非彼所必爭之地，彼若來退，吾不難即退，是彼不能制吾死命，徒耗兵力，以爭今日無險可守之九江，究何所用？故料彼不來矣！」會國藩以爲然，一面再派人回湘募勇，以復元氣，一面再催湖北請官文胡林翼進兵。胡林翼聽得會國藩幾至全軍覆沒，嘆道：「近來發遣大勝，偏謂會軍有所不幸，殊出意外；今當先挫敵人銳氣，否則再難制止矣。」時李續賓在座，乃進道：「秀成此次得全軍南下，以破我大兵者，全在皖寧無內顧之憂耳。某願以本部大兵，會合各路，由鄂省以直趨皖北，東城金陵，以隔彼之聲勢，則安慶勢孤，而諸公亦得從事於安慶矣；」胡林翼道：「公爲安慶巡撫，皖省用兵，乃公之責任，吾甚贊公行；且更撥一員上將助公，公其勉之！」乃令會國華領所部五千人，附於李續賓立行出發，續賓慨然允諾。乃與部將彭友勝，胡廷槐，孫守信，鄒玉端，杜延光，趙國棟，董容芳，王揆一，何裕，何忠駿等，以及大小將校數十員，共大軍三萬餘人，與會國華號令三軍，仲明隊

伍，一路旌旆遍野，槍炮如林，直望安徽進發。是時會勢震動遠近，那李秀成早知會國藩敗後，敵軍必猛圍安慶。乃調請紹洗助守安慶，以壯聲援。忽報燕王秦日桐病故，秀成傷感不已。并道：「燕王與天王，共起於貧賤，多立功勞，今遇身故，是誠可惜。說罷，乃令并撤金湖之衆，調洪春魁回守與國州城。正在商議進兵之際，忽流星馬報清國大將李巡撫續賓，會合諸將，領數萬人馬，要破安省，現由宿松進兵，所經黃梅太湖潛山銅城皆望風披靡，現又攻陷石埭向廬州來也。秀成聽罷，適陳玉成又有文書飛到，亦說李續賓一路人馬，如此這般，遠宜合力破之；并自言引兵東回，要先破李續賓。李秀成正是乃謂諸道：「李續賓爲羅澤南弟子，自用兵以來，久善能名，軍鋒亦銳；今彼以破竹之勢，不乘機下安慶，反北趨廬郡，其用意欲東渡江寧，以擾我根本，而孤安慶之勢耳。續賓得勝後，胡林翼亦將外軍以攻安慶矣，吾須先行破之！」部將陳坤善道：「李續賓雖勇；然以英王溺之，力足敵矣；吾懼忠王

北行，而安慶危矣。」李秀成道：「英王雖足敵李續賓，然不過爲敵兵前驅，吾懼湖北清兵再至，則英王受制，吾不得不往，續賓一被安慶亦安矣。」說罷將本部分而爲二，令古隆賢陳坤書募仕葵范汝會各引本部分屯安慶附近，以壯聲援。卽與諸將共引人馬二萬五千人，望巢縣而進，以截李續賓東趨之路，一面打聽軍務。原來陳成玉亦由六安回軍，并不直入廬州，反沿廬州上流，直到含山界口，以截李續賓，與李秀成一樣意思。因陳玉成不料秀成人馬到得如此神速，恐自己欲商進廬州，設湖北清兵復出，必腹背受敵。且料李續賓必引兵東指，故不分晝夜，趨至含山。已聽得李秀成大兵已到，一面與之商議進兵，并令吳汝孝帶兵往守舒城要路。吳汝孝道：「前者大軍經過廬州，而不守廬州，今反令小將回守舒城要路何也？」陳玉成道：「前者以不知忠王兵到，懼無援應，又懼清兵由鄂再至，則腹背受敵矣；今李續賓正困廬州，若知將軍已扼舒城，而吾與忠王又據巢含而進，則李續賓必懼掩擊，將竄廬州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四十九回

而求戰地，是吾計成矣！」吳汝孝得令去後。時廬州守將吳定規一日三次，文書飛來求救，少頃李秀成亦有書到，力言各將各兵各用計，兼截李續賓，廬州之圍自解，若徒救廬州，是拙計也。陳玉成道：「所見略同，吾計益決矣。」乃傳令進兵，由金牛而進；李秀成却率兵沿白石山而進。那白石山只隔金牛二十餘里，兩軍分道而趨，務截李續賓。時續賓正困廬州，惟吳定規竭力死守，以待援應。李續賓更下令道：「吾軍至此，一路沿太湖，沿山石牌銅城勢如破竹，敵人望風披靡，今獨不能下一廬州，以數萬大兵，爲吳定規一人所挫，皆由前則英銳，而今則疲玩耳，諸軍務宜奮力！否則敵人救兵若至，吾軍亦受困矣。」曾國華道：「吾軍長驅至此，如強弩之末，雖穿魯縞，今如深入重地，又經疲戰，設遇敵軍，吾未見其可也！且焉有軍行千里，而敵人不知者乎？吾懼敵兵將至矣！不如報捷湖北，并請援兵方爲上策！」李續賓聽罷點首，忽探馬飛報，陳正成已派願王吳汝孝扼守舒城要地。李續賓聽罷，

一八三

大驚道：「彼扼舒城要道，是阻我援兵來路也，然則敵軍已在爾矣！」卻將都引堂道：「如此計不如回軍，較為穩着。」李續賓道：「敵兵必已至，然後扼要道，以阻我援兵，今若退後，反爲所乘耳！今不能再攻廬州，亦不能退歸後路。惟有撤廬州之圍，引軍直指；故緩行程，以養兵力，若遇敵人，拚命一戰而已。」

張冠，便令離去廬州。時吳定規不知李續賓何故撤兵，也不敢追趕。且說李續賓進了廬州，約五十里，正是三河鎮，李續賓傳令扎下大營，打聽得陳玉成已駐軍金牛堡，乃決意先扑陳玉成大營，爲先發制人之計。傳令休兵一日，到夜後商議進兵，是夜正大霧漫天，對面不見人，李續賓傳令五更造飯，黎明出隊。部將趙國棟道：「不如五更起兵，因陳玉成兵衆，聞李秀成兵亦至矣，若與明白交戰，勢必不敵，不如以奇兵破之；料大霧之際，陳玉成必不出兵，我宜擇土人，熟知地理者爲嚮導，直抄金牛，出其不意，以撲陳玉成營寨，必獲全勝！」

說罷，各將將旗座者，一齊鼓掌，皆主五更出

隊。李續賓攔不過，且覺其言有理，乃依計而行，傳令各營三更造飯，五更進兵，密派十人四五十名作嚮導，乘大霧而進。到時李續賓令三軍人啣枚，馬勒口。不想陳玉成亦因錫頂，懼李續賓所劫，乃爲諸將道：「我駐軍金牛，已爲敵人所知，今夜大霧，須防劫掠！」

乃傳令大軍起程，欲先奪三河鎮。因那時陳玉成只探得李續賓已離廬州城，尚不知李續賓已到三河鎮也。不料陳玉成人馬起行時，與李軍兩不相遇，皖北一帶，又是陳玉成走慣的，故深悉地理，將近天明時，陳玉成人馬已過了三河，反抄在李續賓之後。及濛濛散後，陳玉成已過了三河後面，那李續賓所用嚮導，仍不識地理，竟爲霧誤，左轉右折，所行總離三河不遠。當陳玉成到了三河，忽見前軍報稱：所過見有無數壁壘，烟灶尚新。陳玉成道：「李續賓必曾駐兵於此，核其蹤跡，是東去矣，當從後截擊之。」乃令以後軍爲前軍，親率小兒隊爲前隊，捲地道回，追至金牛洞，約離李軍後路七八里，即發砲攻擊。李續賓知道陳玉成，

急令回軍激戰，李軍不知陳玉成誤折在後，以爲預先埋伏，無不心驚膽落，諸部將亦各有懼色。李續賓奮然道：「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是在諸君奮力否耳！」諸將聞得一齊奮進。惟陳玉成憤於二郎河之敗，欲雪前恥，亦鼓勵三軍人人猛勇。兩軍正在惡戰間，時李秀成正沿白石山而進，約離三河八里，聽得砲聲震動，知道兩軍已經交戰，乃揮軍趕上接應。

## 第五十回

戲桐城忠王却飽超 下浦口玉成破勝保

話說陳玉成，乘李寶賓陣脚移動，乘勢攻撲，李軍大亂；玉成乃率隊直躡李續賓，皆呼李續賓快來納命！續賓大懼，料此時不能透圍，若只顧東逃，則東路皆太平天國勢力之地，亦逃不得。乃再督諸將奮戰，以中軍統領副將彭友勝，參將胡廷槐，雙敵陳玉成；鄂陸玉成令陳國瑞，猛撲胡廷槐一軍，自己親攻彭友勝，而以五旂營，分左右並進，包抄續賓大營。先是曾國瑞以小兒隊先進，槍聲响處，胡廷槐先死於馬下！陳玉成乘勢攻進，把彭友勝一軍

時陳玉成見秀成人馬已到，軍心更壯，并力攻擊；不一時，清兵陣脚早已移動，李續賓全軍隊伍已亂，陳玉成乘勢督兵猛撲而進，令軍士大呼道：「李續賓快來納命！」這會分教：三雄會戰，頓教名將傾蘆江；重墊慶兵，又見忠王破桐縣。要知李續賓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隔做兩斷。即令陳國瑞獨搗李續賓。時續賓全軍皆亂，正在危急之際，忽得兩路兵馬殺入，同救李續賓，乃曾國華鄒玉堂也。此時續賓心中稍定，不料英王部下五旂官齊至，所退清兵，如狂風吹敗葉，殺得呼天叫地，李續賓料知不能立足，乃與曾國華鄒玉堂，及諸將望東南而逃。忽見左路人馬紛紛倒退前來，原來左路已盡爲李秀成所敗，那時李秀成沿白石山而來，約離三河戰地，祇有七八里，聽得砲聲震動，乃揮軍進戰，乘勢包擊，先鋒賴文鴻傳陣西



入，清參將杜延光，游擊趙國棟，雙擋賴文鴻不住，趙國棟早被賴文鴻擊斃。清兵紛竄，杜延光不敢戀戰，亦望後而逃。忽寇員孫守信知府董容芳，引兵來救杜延光一軍，力阻賴文鴻，不意秀成部將汪安均汪大成陳贊賢黃子隆等，已分道撲至，杜延光孫守信董容芳如何抵敵：乃一齊潰敗將來，反與李續賓夾路相擄。於是清國各路敗兵，反合一處。李秀成乃令諸軍合圍而進，與陳玉成共圍清兵中央，不能得脫。部將汪定均問道：「何不故讓一路，以放清兵，然後追之？今合圍包圍，恐阻獸猶鬥，清兵將爲續賓效死矣。」李秀道：「彼李軍俱敗，隊伍盡失，焉能復振？且我衆彼寡，不足懼也！望諸軍速宜奮力，休教清兵走漏一人也！」由是三軍得令，一齊奮擊。李續賓見四面被圍，無路可脫，乃令部將鄒玉堂曾國華在前，諸將在後，自己居中，欲奮力直透重圍。奈此令甫下鄒玉堂先已中槍陣亡，曾國華一軍亦大亂，陳玉成已撲至陣中，清兵互相譁叫，陳玉成下有降者免死清兵多有棄槍而降。陳玉成更

逼緊一步，曾國華，知不能得脫，卽已自盡。是時李秀成亦從後逼至，與陳玉成越逼越近，清兵皆無心戰鬥，李續賓左冲右突，不得越出半步，看看部下諸將所存無幾，三軍所存不及萬人，同在垓心，李續賓看見三軍呼天叫地，太平人馬已一層緊一層的殺進來，清兵失戰力，或降或死，不計其數，太平人馬，更踐尸而進。李續賓見了慨然下淚。顧謂左右道：「吾受國家重任，且任安徽巡撫，身爲主帥，統數萬人馬，以至於此，今使全軍覆滅，皆吾之罪也！吾萬死猶輕，然諸君當以性命爲重，當設法圖生可也。」時王揆一在旁答道：「今全軍已失七八，四面皆敵兵，焉能逃走？吾等亦不忍言降，今惟率衆死鬥，成猶勝於束手待斃耳。」說罷王揆一與何忠駿，乃身先冲敵而出，李續賓此時乃欲撥後奮戰。不意陳玉成部下如銅牆鐵壁，不特撼之不動，且玉成部下小兒隊，已衝撲進，陳國瑞更逞神威，直冲何忠駿，計忠駿部下尙存五百餘人，皆被小兒隊一槍一個，如寸草不留，何忠駿先死於亂槍之中。然

是王揆一軍，亦不能前進李績賓更爲危急。忽然從軍譁潰；原來李秀成已引各路人馬擁至，隔不得一二里，李績賓自知不能逃脫，乃盡將文牘摺件，一概檢起焚了，然後北面再拜，援領自殺。按李績賓字希處，本湖南人，爲羅澤南弟子，自修軍以來，身經六百餘戰，所向有功，一時湘中清將無有出其右者。臨事謹慎，遇敵奮勇。與多隆阿鮑超塔齊布齊名，今乃死於三河之役。時人有詩贊道：

儒生慷慨策從戎，良將威名皖鄂中；北面羅山賢弟子，東來江左小英雄。身經百戰支危局，霧捲三河起惡風；回看與國州城外，一樣師生死難同！

自李績賓死後，諸部將中，或被陣亡，或同時自盡，無一生存；所餘殘盡，只有數千，亦盡倒戈投降。計這一場大戰，自李績賓而下，所有死亡的將校，如彭友勝，胡廷槐，鄒玉堂，杜延光，趙樹棟，孫守信，曾國華，董容芳，王揆一，何裕，何忠駿等，共四十餘人；大兵三萬餘人，死亡者二萬七千人，降者約萬人；

洪秀全續義下冊 第五十回

全軍覆沒，無一生還，爲歷來戰陣所未有。因被李秀成陳玉成兩縱會兵，四面包圍而進，故并無一人逃出也。當三河敗時，鮑超欲馳往援救，比至舒城，已爲吳汝孝所阻，不能通過。李績賓外援既絕，遂遭此大敗。自此消息報到湖北，江西，宣文會圍藩大營，各省皆爲震動，因李績賓一路人馬，清國倚若長城，一旦殞滅，如何不懼？當即會銜奏知清廷，時咸豐帝好不震悼，立即加恩厚恤，以李績賓照總督例，贈予諡忠武，并賞銀三千兩，入城賞治，將他入祀昭忠祠，封蔭其子孫，以資鼓勵。原來李績賓平日治兵，所到之處，好掠淫婦女，曾爲御史所參；咸豐帝以用人之際，又憐其勇，不加責備，反稱壯色，乃武夫小過，若無庸議。李績賓得此一語，便不勝感激，樂爲效死，至是殞於三河，令聞話不必細表，且說李秀成陳玉成全軍大捷，降清兵萬人，斬二萬餘人，平帶兵營壘七十餘座，新得器械糧草無算，李秀成謂陳玉成道：「此戰清兵膽落，關係甚大，吾兩軍固有其功，吳汝孝功亦不淺。」

一八七

，若不是緊扼舒城要道，恐鮑超救兵一至李續  
賓未必便死也！」遂錄吳汝孝爲頭功。一面南  
議進兵之法。陳玉成道：「白湖口一戰，曾國  
藩膽落，三河再戰，李續賓陣亡。吾國自此復  
振矣！唯皖鄂一帶，苦於湘軍，天京一帶，又  
爲勝保德興阿等所擾，隔我天京交通之路，而  
鮑超一軍，又屢伺安慶，今若能西挫鮑超，而  
東破德興阿，則江皖安如磐石矣。吾當與忠王  
分兵各破一路，夫審尊慮若何？」李秀成道：  
「正合吾意，英王欲往何處？可先自擇之！」  
陳玉成道：「吾軍兩挫於鮑超，然一遇勝保，  
無有不勝，吾本欲斬鮑超之頭，以雪前恨；只  
恐軍心尚怯，故吾欲忠王西行也！」李秀成允  
諾。遂由陳玉成下浦口，秀我自領人馬西行。  
又令譚紹洸助守安慶，兵力已定，乃令古隆賢  
陳坤書，兩路由安慶東趨，相會於桐城。李秀  
成却大兵望桐城進發。時清將鮑超一軍，自二  
郎河戰後，轉戰各處，互有勝負，及李續賓深  
入廬州，催請救兵，胡林翼特派鮑超往援，奈  
爲太平吳汝孝所阻，不能通過舒城，遂駐兵桐

城一帶，報知胡林翼，欲直下安慶以分李秀成  
軍勢，迫陳清兵全退，李續賓陣亡，知道太平  
兵勢正銳，未敢遽進。忽發得胡林翼來文，多  
隆阿已調往攻捻，項胡林翼特出兵潛山，以爲  
鮑超聲援，欲伺下安慶。突有探馬飛報，李秀  
成大兵已過廬江沿舒城直向桐城而來。鮑超  
聽得秀成軍勢雄壯，心上稍怯。先把軍情報知  
胡林翼，林翼以鮑超向來用兵，遇敵則進今忽然  
以李秀成軍勢浩大來報，是有怯心矣！遂回書  
鮑超，并道：「吾爲巡撫，厚朝廷厚恩，理當  
効死，若諸君則不然，可戰則戰之，不然即先  
宜退兵，勿過臨險地也。」林翼之意，直欲激  
起鮑超奮心，故鮑超看了來書，以爲胡林翼既  
宜効死，難道自己不宜効死？便立誓奮戰，一  
面回覆林翼，自稱誓與李秀成決個勝負。胡林  
翼聽得大壯其志，欲以兵爲鮑超後援。不料李  
秀成亦慮滿北清兵將出，而爲鮑超後應，乃飛  
令補王莫任葵以本部人馬西行，直出潛山太湖  
之間，以爲聲援。故胡林翼聽得莫任葵人馬將  
到，乃懼爲所逼，不敢遽進。是時鮑超已進兵

近桐城，李秀成大軍亦至，部將汪大成造道：「靈軍已至矣，不如先踞桐城，遲則鮑超先入爲主矣！」秀成道：「將軍之言非也，桐城乃蕩中物耳，不思不得，吾軍若入桐城，其勢已孤，徒恃靈軍之攻擊，縱彼攻之不克，猶可從容而退，是彼先立於不敗之地也。鮑超此來，志在求戰，吾因而破之，又何憂桐城不爲我有乎？」說罷，諸將嘆服。忽探馬飛報鮑超大軍合計約三萬人，已相離不過二三十里；隨後又報胡林翼一軍，已不敢前來。李秀成聽得，急令三軍掘土爲壘計分兩層，其外就所掘之地，以爲長濠，然後傳令三軍，如遇靈軍來攻，且勿急進，先宜併力禦之。部下聽得，皆爲不平，以爲李秀成髮覆龜超，故皆磨拳擦掌，憤憤不平，秀成皆詐作不聞，只傳令不得違抗！不移時靈軍已至，秀成又令三軍，不得妄動，待看中軍紅旗起事，方始出兵。時靈軍進勢極猛，惟苦於太平人馬重壁相隔，不能攻得要害，那鮑超本是帶悍好鬥，乃督兵猛進，欲直撲長濠，奈秀成人馬自內擊外，靈軍死傷頗衆。時

洪秀全講義下冊 第五十回

太平天國諸將，皆隨令越濠而出。秀成不從，且出示言靈軍極壯，陳玉成且爲所敗，不宜妄進，待稍有機會，然後乘之。惟諸軍心中不服，又不敢抗李秀成之令，只有奮力抵禦。計自辰至暮，依然不出，鮑超不知李秀成有何計策，只欲推倒秀成壁壘，欲填濠而進。一面令部將孫開華，領兵先取桐城，復飛報知胡林翼，謂已入桐城，現正壓攻李秀成營前，以爲必勝。去後復鼓勵三軍，冒死猛進，奈進勢愈猛，死傷愈多，那李秀成所築營壘，以數十小營，護一大營，勢若迴環，且兩重壁壘，任鮑超如何攻擊，全不着緊。及至次晨，李秀成得探馬飛報，古隆賢陳坤書兩軍將到，李秀成大喜，時靈已損傷三千餘人，軍力亦倦，李秀成乃乘令陳坤書，古隆賢，直從下游擊攻靈軍，隨即在中軍把紅旗一舉，太平人馬奮憤已極，即開壁門，分道而出，計賴文鴻汪安均汪大成陳贊開黃子隆共五路齊進，令蔡元隆邵永寬留守大營，兼爲後應，以防桐城清兵沖出。秀成却與諸將校共統大軍，爲五路後繼，一齊向靈軍

一八九

殺來。那時靈軍連攻了一晝夜，兵亦亦倦，二來太平人馬蓄憤已極，人人奮勇，無不一以當十，靈軍如何抵敵得住？皆望後而退。鮑超大怒，下令退後若斬，却令部將唐仁廉，王衍慶，婁雲慶熊鐵生等各率本部猛禦，鮑超復引兵當直進。忽為部將唐仁廉坐下馬，早被賴文鴻咬斃，唐仁廉已翻身落馬，唐軍中營左右營，先已驚潰，軍則隊伍俱亂，賴文鴻乘勢直搗，唐仁廉支撐不住，唐軍先已敗下。同時熊鐵生又為太平將黃子隆部下流彈傷了右臂，負創不能督戰，於是唐仁廉熊鐵生兩軍先敗。賴文鴻汪安均汪大成，陳贊朋黃子隆一齊蹙追。鮑超仍欲奮戰，不欲退後。不意唐仁廉王衍慶婁雲慶熊鐵生各路反沖動鮑超，中軍不能立足，其後李秀成大隊又到，萬槍齊發，鮑軍死傷極衆，乃一同敗走。鮑超傳令奔潛山駐紮，只望得胡林翼應援。不料補王莫仕葵先到，古隆賢陳坤書亦到，胡林翼已不能駐足，先引軍西回，欲改向北路以應鮑超。不料靈軍之敗，如此之迅速。那莫仕葵古隆賢陳坤書不追胡林

翼，反引兵北截鮑超，故鮑超不能得胡林翼之助，反要前路受敵。時李秀成見靈軍已敗，復分軍爲二，令賴文鴻黃子隆陳贊朋爲一路，從呂亭驛追下來，秀成自與汪安均汪大成及諸將爲一路，從斗鋪追下來；兩路皆取雄飢之勢。下令軍行不館中止，不分晝夜，務令鮑超全軍覆滅方休。太平軍士得令，皆且進且攻，看看將近潛山，鮑超已失軍萬餘人，正在人困馬乏，忽見前路塵頭大起，三路人馬勢若長蛇，攔住去路，早發砲向靈軍攻擊。隨發探報稱：乃太平將莫仕葵古隆賢陳坤書兵。鮑超頓足嘆道：「似此前後受敵，吾其死矣！」言死諸言又豈能獨生？其各宜分戰可也！一便令諸軍分頭抵禦。惟究竟寡不敵衆，且又在潰兵之後，軍士皆無心戀戰。時太平人馬已分道歷至，秀成大兵在東北，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在東南，諸路夾攻，且攻且進。靈軍更不能抵禦。賴文鴻更統本部人馬，直沖清兵。聲言勿放走鮑超。時靈軍死傷遍地，太平人馬皆踐尸而過。鮑超知不能抵敵，乃傳令向西而逃。惟太平人馬復隨後

搶奪，鮑超詢左右道：「此行得生為幸，靈軍能擊之名，自此掃地矣！」說罷見三軍紛紛亂竄，部下所存不及萬人，後面人馬又已追至。此時靈軍部下皆已疲倦，被太平人馬沖入，當者便死，靈軍反為紛亂。鮑超恐軍士投降，已傳令諸將，使轉佈軍中，謂昔日靈軍連敗太平人馬，殺傷既多，蓄憤已久，降者必被誅戮，故靈軍無敢言降。經秀成下令招降，亦無應者，故死傷更衆。時鮑超已不能顧及後軍，只由諸將保護而逃。隨後吳雲慶王衍慶等，亦皆奔到，都稱全軍將盡，快些逃命。正走間，忽見後路一枝人馬趕到，乃部將孫開華兵也。因孫開華攻入桐城，及聞靈軍大敗，料知孤守桐城無用，故并棄桐城奔來，鮑超得這一枝生力人馬，心上頗安，傳令孫開華斷後而奔。無如孫開華所部僅二千人，不能當李秀成各路之衆；也一同潰敗，折了人馬大半，亦惟有一同奔潰。李秀成仍率諸將猛追，誓要擒斬鮑超，秀成更下令道：「鮑超虎也，生平用兵，未嘗挫敗，今乘其破困，宜結果之；此人蠻悍健鬥，若縱之回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回

國，是縱虎歸山，終為後患也。」遂懸重賞，務捉鮑超。那鮑超正在危迫之際，又見前路一枝人馬已到，鮑超遠見塵頭飛卷，却謂左右道：「來者若是敵軍，吾等豈尚有生路乎？」說猶未已，已得探馬報稱：「胡林翼已率李孟藻江忠義兩軍來到，鮑超方才放心。未幾果見胡林翼旂號，時李秀成以三軍疲戰，恐不敵胡林翼生力軍，遂傳令勿追。那時鮑超已被李秀成追殺五十餘里，沿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及得胡林翼救援之後，部下所存不及五千人，計死亡逃竄約二萬之數，鮑超不覺垂淚道：「吾向不啻與李秀成交戰，今日遇之，方知其能矣！今使軍士塗炭，皆吾之罪也！」說罷，力請胡林翼代請議處。胡林翼道：「使君以孤軍深入，致遭失敗，此吾之罪耳；勝敗兵家常事，但九江一敗，三河一敗，桐城再敗，吾軍損失精銳。不下十萬人。軍勢大挫，使敵人軍勢復張，關係不小，即君之威名，亦甚可惜也！」鮑超聽罷，搖首而嘆，隨覺腕上微痛，却已為流彈所傷，但非要害。胡林翼見敵軍已退，靈軍亦疲倦

乃傳令安營，暫行休息。鮑超欲以胡林翼江忠翰李孟華等軍，追擊李秀成。林翼道：「彼乘勝之威，其衆且倍於我。勝之不易，不如待之；待公恢復軍勢後，再求一戰未晚也。」鮑超乃領首。計靈軍會合各路，共二萬餘人，存者數千，尚多焦頭爛額，其餘將校，除唐仁康熊鐵生被傷之外，凡營官哨弁死傷者四十餘人。這一次大敗，實靈軍向來所未見。胡林翼只得令人掩埋尸首，但自桐城南下轉北，而西共被秀成追殺五六十里，沿途皆尸骸遍地，埋不勝埋。被李秀成大獲全勝，即以各路人馬，會於潛山。首王范汝會道：「鮑超爲敵軍著名虎將，今且全軍覆滅，是敵人俱胆落矣！胡林翼雖到，亦無濟於事，不如乘勢追之。」胡軍若破，即乘機收復武昌，有何不可？」李秀成道：「語曰歸師莫掩，窮寇莫追，以吾軍連戰兩晝一夜，軍力已疲矣，強而用之，徒以取敗；觀胡林翼有胆，以生力軍逼吾，則勝負未可知也。且武昌一地，爲滿人所必爭，守亦不易，今日得之，明日復失，是徒耗兵力耳。」范汝會道：「然則今

日將何行止？」李秀成道：「自吾下九江以來，前後三戰，敵兵大敗，皖鄂湘贛之精銳盡矣，只竄龍興阿勝保藉以馬隊，屬於步軍，斷吾浦口隔我天京交通之路，若英王能破之，則吾國可獲數年之安，吾即乘機以謀北伐，不亦可乎？故我今當回軍，爲英王聲援矣。」遂酌撥人馬駐守潛山太湖桐城一帶，以爲安慶屏障，即引軍東返，以應陳玉成。且說陳玉成自與李秀成分兵，先由巢縣直抵滁州，忽得探馬來報：清將欽差德興阿一軍已由浦口趨小店，欽差勝保一軍，亦直趨水口而來，兩路人馬合計四五萬人，中有吉林馬隊數千，聲勢極大。陳名成聽得，躊躇未決。部將陳仕章道：「勝保軍勢，徒有外觀，不足懼也；吾軍與勝保前後數戰，未嘗少挫，今大敵當前，惟有奮鬥，何待慮疑？」陳玉成道：「吾豈懼勝保者耶？但敵中於勝保而外，復有德興阿，吾以一敵二，須籌善法耳。某料德興阿勝保，必引兵疾走烏衣吾不如先據之，以得地勢，然後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可也。」說罷，即督軍直向烏衣進發。原

來勝保再調都統當阿一軍爲隊。恐富明阿軍中，亦有馬軍五千名，勝保因前次八斗嶺之戰，步軍多，馬軍少，爲陳玉成所敗，此次欲多用馬軍，故與德興阿約俟，富明阿一軍到時，然後同進，遂致陳玉成先進烏衣。忽聽得侍王李世賢，轉戰贛浙二省，屢破清兵，今聞忠英兩王西出，而勝保德興阿合兵屯重浦口，隔斷天京之路，因恐天京有失，特此北還，一路破寧副府入繁昌，趨和州，大軍將抵金椒，陳玉成聽得大喜道：「侍王若至，此天助我成功也！」一面飛函李世賢，約以分道破敵，并告以駐軍烏衣，又飛令六合守將李昭壽，引兵而西，以截勝保之後；一面又鼓勵三軍，敵來卽戰。時玉成部下，自李世賢兵到，軍心已壯；徐又聽得李秀成已大破靈軍於桐城斬首二萬，陳玉成此時更眉飛色舞，卽示令諸軍，以本軍曾敗於靈軍，而李秀成獨能破之，我軍已形減色；今若更不能破勝保，則我軍威名掃地矣！」於是三軍聽得，更爲奮勇，俱不得勝保德興阿，早來交戰。時清將勝德兩軍，已取齊開來，勝保

洪秀全遺囑下冊 第五十回

抽出富明阿馬軍五千，以爲前部，今富明阿以步軍爲各路援應。共兩軍合計馬隊二萬，步隊三萬，聽得陳玉成駐兵烏衣，乃盡提大兵，望烏衣進發。陳玉成令李世賢兼統九伏洲之衆，準備夾攻。一面傳令軍中，待清兵至時，由李世賢却先發號令本部，以吳汝孝爲左軍，以陳仕章爲右軍，以小兒隊爲前部，以五旂管爲中軍親兵，并下令道：「若清兵至時，先自守禦；原李世賢到時，料清兵必移擊李世賢，一軍然後乘之。」諸將得令，皆準備迎敵。是時清兵分兩路並進，左路爲勝保，以副都統稽勝阿爲前部，以提督李若珠副將戴文英繼進。右路爲德興阿，以總兵陳昇爲前部，以道員孔繼鎰宣維祈繼進，皆向烏衣擊來。到時已近日暮，德興阿初欲休戰一夜，然後進兵，勝保道：「陳玉成驍勇好鬥，我軍至此，彼將出而擊我矣；我壁壘未堅，必不能守禦，不如先制之！」德興阿以爲然。遠望見陳玉成連營五六十座，旌旂齊整，三軍皆有懼色。勝保謂左右道：「兵法在一鼓作氣，今陳玉成軍容嚴整，似有懼色，

一九三



若再延時日，兵心更動，且宜速戰；乃約會德興阿，鼓勵兵士前進，直攻陳玉成左右二軍。不料吳汝孝陳仕章，早得玉成之令，先立寨棚，以防衝突。清兵一連進攻兩次，太平人馬不鬪。未幾夕陽已下，夜色初昇，是日爲九月初一日，夜後月色無光。勝保覺陳玉成向來健鬥，此次獨不出，正以爲疑。陳玉成又預囑土人，散佈謠言，稱陳玉成懼孤軍難敵兩路，故候李秀成到時，方敢交戰。勝保半信半疑。一來恐玉成有別謀，二來又恐李秀成真至時更難抵敵，繼思夜戰，恐或失利，又見玉成不出，便欲暫退。左右皆稱道：「陳玉成非不能戰也，我軍若退，陳玉成將出而乘我矣。」不想說猶未了，下流鼓聲大震，探馬早飛報道：「太平將侍王李世賢已會九洑州之衆，前來助戰矣。」勝保大驚道：「此吾軍探事不明之過也。」早知李世賢至此，吾斷不可趨烏衣矣。」說罷，乃急報知德興阿。趁玉成未出時，急行分兵；勝保自拒李世賢，而以德興阿單迎陳玉成，卽立令分軍。乃正移兵時，只見陳玉成軍中火把

明耀，一齊沖出，令吳汝孝陳仕章轉攻德興阿，而陳玉成獨擊勝保。這三路人馬，皆如生龍活虎，不辨人馬多少，只見彈子如雨而下，勝保前部先鋒副都統裕勝阿，先已中箭斃命，軍中一時紛亂，玉成乘勢夾攻。那時李世賢亦率大隊擁至，勝保亦不能支，陳玉成傳令，每兵一隊，半擊清兵，半擊坐下馬，清軍惶亂之際，皆無心戀戰。勝保令李若珠戴文英，雙戰陳玉成，却親自拒李世賢一路。不意陳玉成後路五旂管已分道壓至，李若珠先已受傷；軍中更亂。戴文英一路，亦不能支，乃一齊潰退。勝保見兩路俱敗，本部又爲李世賢所壓，所有馬隊已死傷三分之一；其餘亦向後奔逃。勝保乃傳令暫奔浦口，陳玉成知李世賢必追，縱勝保一軍，自己却分軍一半，追襲勝保，而以半軍助吳汝孝陳仕章夾擊德興阿。時德興阿正與吳汝孝拒戰，猶以吳陳兩路人馬無多，初時不大畏懼，尚奮勇與吳汝孝陳仕章相拒；及聞勝保已敗，德興阿吃一驚，恐勝保一退，自己不能支持。正在籌思無策，忽見陳玉成分軍擁至，已知

道勝保已真潰敗，於是全軍皆驚。陳玉成督令吳汝孝陳仕章猛進，德興阿大敗，傳令將人馬望東而逃。忽然是飛報：六合太平守將李昭壽，已引大隊截來，德興阿更魂不附體，亦傳令暫奔浦口。陳玉成與吳汝孝陳仕章一齊追擊。不多時，李昭壽人馬亦到，殺得德興阿人馬呼天

### 第五十一回

何信義議獻江蘇城

話說勝保與阿兩路兵馬，被陳玉成李世賢督率諸將，一齊追擊，直壓至浦口。那時候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勝保欲回軍一戰，以為背水作陣，置之死地而後生。不意清兵自潰敗後，人人胆落，已無心戀戰，及勝保下回戰之令，欲勉強支持，不意將軍只顧逃走，兩不相應。後面陳玉成李世賢已隨後逼到，槍炮交施；清兵死傷，又不計其數。清兵皆互相逃竄。陳玉成李世賢乘勢沖入，吳汝孝陳仕章更當先猛進，擋者便殺，如入無人之境。勝保倉惶無措，忽見提督李若珠奔到，謂勝保道：「敵將已至矣。速作逃計！」乃保護勝保直奔至岸邊，掠舟而逃。勝保得了生命，遠望德興阿一軍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一回

叫地，沿階戶俄滿目。陳玉成催率兵直追，將近至浦口時，李世賢亦已追至，太平人馬羅武揚威，清兵被壓至浦口，遂迫至河中溺死，不計其數。這會分救：五路而來，已陳放兵浦口；孤軍東下，又來降將獻蘇城。要知勝保德興阿此散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 石達開大戰衡州府

，亦七零八落，浦口船隻，又不敷用，統計木船溺死浦口者，已七八千人。岸上馬隊，更必不能渡，所有馬隊中人，皆是滿人，亦不敢言降。是時勝保及德興阿，俱逃岸上；未及逃的，已無主將，又盡失戰鬥之力，被陳玉成李世賢李昭壽吳汝孝陳仕章等，殺得呼天叫地。陳玉成更令三軍，向馬隊攻殺，馬兵皆無得免。凡殺不盡的，皆命衝突，見路則奔，餘外或伏地投降。李世賢見了，意殊不忍。准令降者免死。計太平諸將中，以李昭壽獨為好殺，故清兵所傷愈多。計勝保德興阿兩軍，共計不下四萬餘人，除得渡逃生者，約有萬人，其餘溺死浦口者七八千，死傷萬餘。在陸上逃身者，僅

一九五

約十之一，餘亦悉數投降。死傷將弁數十員。陳玉成、李世賢等，大獲全勝，得馬二千餘匹，所獲輜重器械，不可勝數。自此一戰後，南京隔江之信始通。勝保與德興阿，刺得殘兵萬人左右，是夜逃回盱眙洪澤湖一帶，以圖恢復軍勢。英王、陳玉成、知勝保已狼狽遠逃，乃留李昭壽駐守滁州，即與李世賢掃平淮安六合天長儀徵揚州等處，以固金陵根本。然後以李世賢力顧南岸，以應浙之師。自李世賢去後，陳玉成即入天京面君，具述近來戰狀，洪秀全不勝之喜。一面宴待陳玉成，忽報李秀成自桐城回軍，一路掃平皖省，現已回至天京。洪秀全一併延入。是時英、忠兩王，同會於殿上，洪秀全道：「自清國曾官胡三將，會同破我九江，勝保又重屯兩淮，以隔我天京消息，朕日夜不寧；今幸連番出師，一戰湖口，再戰三河，三戰桐城，四戰浦口，皆令敵人空軍復滅，既能張我軍威，又得通達隔江消息，非兩位賢弟之力，斷不至此！」忠、英兩王齊道：「此皆仗天王洪福，及將士用命所至，望天王勤政恤民，臣等馳驅於外，誓當恢復國家，以成一統！」洪秀全聽了大喜。正在君臣歡飲之際，忽報江蘇巡撫李鴻章，又與兵來攻，大兵將抵常州，所借洋人槍械，十分精利，今金陵丹陽等處，已飛來告急。洪秀全聽罷，面色爲之一變。并道：「前者，李鴻章已迭次來犯，賴周勝坤周勝富握守，以至金陵不受其困；今李鴻章欲起重兵而來，又借洋人之利器，何以禦之？」李秀成道：「不勞天王費心，臣等必能使金陵無事。」洪秀全道：「兩位之中，必須一人前往，方能了此大事，不知誰人願當此任？」李秀成道：「皖省一帶，非英王不能鎮懾，英王可回軍皖境，力顧北岸，吾當提一旅之師，再下蘇常。當臣弟未到天京時，已留意東路，早知前任蘇撫薛煥，已改駐上海，專辦洋人交涉，爲借兵借械之事。而以李鴻章實補蘇撫，專事戰爭。臣素知李鴻章不打緊，其部下淮軍，亦非能戰耐戰，願爲勁敵。且械器精利，不先挫其威，將來爲患金陵不淺也。」陳玉成道：「忠王必

有成算在胸，想李鴻章不難破也；臣願盪平皖境，以免天王西顧之憂！」洪秀全一一從之。陳玉成卽於次日回軍皖境而去。李秀成卽部署人馬，立刻東征。起程之日，洪秀全親自送行，與李秀成握手，問幾時可以奏凱班師？李秀成道：「往返及戰爭，計期月可矣。」洪秀全道：「朕嘗尋覓捷音也！」李秀成卽拜辭而行。計部下二萬餘人。時章王林紹章，正駐軍金陵，秀成以金陵無事，乃令林紹章領軍同行，共大軍三萬餘人。又令蘇招生吳定彩二人統領水師東下，以爲聲援。仍令賴文鴻爲先鋒，并與各部將，督率大軍，望東而下。及大軍既抵丹陽，得探馬報稱：李鴻章之兵，有洋兵爲前部，現時尚住常州。又聽得上游揚州一帶，有清兵欲截秀成之後。秀成聽得，乃令丹陽守將周勝坤，將本部人馬屯守城池，秀成盡將大軍屯紮城外。時陳玉成方留部將涂正興駐紮金山，卽令涂正興移兵上駛揚州，先掃清兵，以免後顧。并令涂正興立速起程，秀成却先將常州附近各縣收復，并下令諸將道：「蘇常兩地，久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一回

經我軍克復，自我軍西出，遂復陷於清兵；今我大軍到此，清兵不敢遽進，當先平各縣，以孤常州之勢，然後進戰。常州一破卽順流而下蘇州可也。吾來時對天王言，一月卽以往返；今觀之，又須稍費時日矣。一時清將馮子才，正駐守金壇，秀成卽令賴文鴻，奪回黃子隆陳贊開先攻金壇。又令蘇招生吳定彩統水師先趨運河，以直下江陰。又一面發出告示，謂李鴻章引洋人來打仗，縱將來得回城池，亦必與洋人共分土地」等語。於是蘇常一帶土人，皆攻擊李鴻章，日望秀成戰勝，秀成卽以馬軍千人爲前部，此馬軍就陳玉成戰浦口時所得，令蔡王陳得風統之，以蔡元隆鄧永寬各統步兵五千人，皆用抬槍，爲第一隊，同望常州進發。時賴文鴻等往金壇，清將馮子才，以衆寡不敵，金壇又不能久守，已棄城而去。李秀成知賴文鴻等已得手，卽令引兵一同東下。且說李鴻章自質授蘇撫後，知道太平人馬利害，決意借用洋兵洋械，由前撫薛煥，駐居上海，專理交涉，那時借得洋人三千名，并精利洋槍三千根，由劉

一九七

銘傳程學啟分統之，并輔以清兵，爲左右兩隊先進。李鴻章卻與都將劉松山總辦銘潘鼎新等，其統大兵爲後進，先趨常州。是時洋兵未有洋槍統帶，只由鴻章部下劉程二將象統，其所部清兵，皆是淮軍，向來輕視外人，因此與洋兵大生齟齬。李鴻章以清洋隊伍，意見不和，故到常州後，不敢遽進。忽報李秀成已引大隊人馬前來，乃急調集洋兵，并敕令三軍奮勇擊戰。惟自李秀成頒示之後，土人皆以洋兵將來必分掠土地，故無不怨恨洋兵。李秀成見人心可用，遂決意急戰。忽探飛至糧捷音：那涂正與自得李秀成之令，由金山渡過瓜州，而後出其不意，先破土橋，清兵沿途至紅橋，卜著灣三岔河各路清營，驟風而潰，直過揚州，所得糧草無算。李秀成即命周勝富代涂正與駐守揚州，却令涂正與乘勝下泰興渡運河，出常州之後。那時李秀成部下三軍，皆欲與洋兵開仗，李秀成知李鴻章部兵與洋兵不和，料不能相進。故亦緩以待之。及見土人反對洋兵，又得涂正與乘勝助力，且見軍士奮勇求進，乃大會諸將聽

命，并道：「洋人恃其利器，故彼用爲前驅，今我前軍，故用抬槍，其力皆能及遠，惟可一戰。」便令陳得風統率馬隊，并給擄隊爲前軍，從遠地先發洋兵，復以蔡元隆部永寬爲左路，以黃子隆陳寶明爲右路，如見洋兵潰時，即三路同進。又令賴文鴻爲各路援應。分派已定，自己即率各部將已引大兵一齊發出。尙距常州十餘里，前隊主將陳得風先發令進擊，清將劉銘傳程學啟亦率洋兵接戰。奈洋槍雖利，仍不及太平兵抬槍，及於遠，清兵前隊，頗有死傷。時洋兵以爲被清兵剋視，亦欲奮力一戰。不料常州土人，既恨洋兵，又因秀成前下密符，絕無騷擾，深望秀成得勝。故夜後土人有暗日發槍，向洋兵攻擊的，洋兵初以爲中伏，及查知左右皆無伏兵，爲疑爲清兵暗擊，心中甚憤。先訴諸劉銘傳，惟劉銘傳以所部，并無此事，力慰洋兵；奈洋兵不爲然，以爲劉銘傳有意相助清兵，皆無心戰鬥。秀成見洋兵戰力頓緩，正不知何故？忽探馬報稱：土人開槍攻洋兵，秀成知清兵必有變故，即率隊猛進。李鴻章見洋兵不大力戰，亦疑爲人之心難測。

，師合劉松山潘鼎新引兵接應。惟太平人馬已大隊撲來，清軍前隊，洋兵望後便走。清兵大亂，李鴻章知不能戰，方傳令暫退。忽報太平大將涂正興，已抄出常州之後，李鴻章所部已前後受敵，軍心益蕩。劉銘傳程學啟仍率所請部兵，奮勇抵禦。洋兵此時，見太平人馬來勢兇猛，亦回軍再戰。忽然西南角上一枝人馬撲到，乃太平大將賴文鴻也。清兵被橫貫一擊，更爲紛亂，那時洋槍雖然利害，惟太平大軍既已合圍，兩軍器械，皆能擊及，洋兵利器頓失其威。李秀成即令隙得風及左右兩路遠遶，更令各部將分道緊逼清兵；那時清兵，一來驚慌，二來零亂，又當不得太平人馬各路之乘於是大敗，李鴻章欲退時，後面涂正興人馬又到，清兵死傷極衆，劉松山見勢不佳知不能久持，急係李鴻章望東南而逃。李秀成乘勢猛追，并謂左右道：「敵將所恃者，唯洋人利器耳，有此一敗，敵兵胆落，得此機會，勿令李鴻章逃生也。」各人得令，無不奮勇。李鴻章此時欲回守蘇州，又爲涂正興所壓，不能通過。時

將吳全美正領水軍，駐泊太湖附近，急前來相救，只救得些少清兵。惟太平人馬，已經逼近，沿途清兵，死傷不計其數。李秀成追殺數十里，方始收軍。計李秀成是役，斃洋兵四百人，斃清兵四千餘，得洋槍千餘根大獲勝捷。秀成打聽得李鴻章已引兵退回青浦，便率人馬先取蘇州省城。及大軍既抵無錫，蘇州守將守兵皆爲震動，以爲洋兵，有此利器，依然不敵，何況自己？故皆有懼意。守將何騰義乃與李文炳議道：「李秀成久籍能戰，向策和春張國梁胡林翼曾國藩鮑超李續賓等盡爲所破，所戰則勝，若攻則取，以王有林固守杭州，外多援兵，內有能將，尚不能堅守。今李撫台所用洋兵，器械何等精利？亦爲所敗！看來李秀成必破我蘇州城無疑矣。今復軍心震動，十室九驚，何以戰守？徒死無益，計不如降爲上策！」李文炳道：「吾等皆是粵人，今南京天子亦是粵人，降時必得優待；且李撫台所恃者洋兵耳，洋兵且敗，此後何以禦侮？君子貴於見機，將軍之言降是也！」何騰義至此，意益決。

并以後兩人之意，告諸部下將校，皆以爲然。於是派員往李秀成軍中納款，并請太平人馬進城。李秀成得蘇州降報，不勝之喜。部將汪安均道：「蘇州未見敵形，守力亦足，忽爾言降，恐不足深信也。」李秀成道：「人心思漢，常事耳，何疑之有？」汪安均道：「際則如此，然可讓末將等引隊先進，以忠王爲樞柱石，勿輕墮險地也！」秀成道：「我爲索將，異險險安，何以照人？」言罷，並不從汪安均之言，引兵直進。到時城門大開，城樓之上，白旂招展，早有李文炳何信義，并將校在城門迎接。時汪安均汪大成仍貼近秀成左右，進城望見李文炳何信義，及其將校，手中皆無軍械。秀成乃謂汪安均道：「我言若何？」說罷卽下馬，與何信義等相見，并握手道：「將軍能知大義，此功不少也！」何信義等，卽延之進城。時城內居民，多具香花迎接，秀成一一點首酬答，同至撫署暫住。太平人馬亦陸續進城。李秀成乃將入馬一半守城中，一半在城外。時城內清兵約五六萬人，秀成盡行慰撫，收爲已用。

並傳令軍中，以此次蘇省獻城，功勞極大，不得歧視，於是斬舊人馬，並相安如故。共計收得清兵五六萬，新洋槍萬餘，舊槍萬餘，其餘利器無算；并得白銀白餘萬，及糧草稱是。復時蘇省官員，其願入太平朝爲官者，官位置之；其不願爲官者，皆給資斧，遣送回籍。一野表奏洪天王，以李文炳爲輔天侯，何信義爲助天侯。蘇城既定，乃出招安。惟附城一帶縣落，尚有許多鄉民，不受撫卹。且前者清國官吏，曾扎令各鄉，舉辦民團，此時團丁未散，竟有搶到城邊，欲攻殺太平人馬者。秀成急令各兵可固守，不宜進擊。徐謂何信義道：「此鄉人未知我朝威鎮耳，吾當親往撫之。」乃帶同部將汪安均汪大成，及隨從數十人，并乘舟隻，親往各鄉撫諭，時各鄉團丁，聽得李秀成到來，乃一齊召集住團李秀成，是時汪安均見其來勢兇猛，欲勸秀成逃走。秀成道：「此時亦難矣，待我至時，吾當以言撫之。」不待各團丁行近時，舉矛挺刃，直向秀成，凡隨從各員，皆爲變色。秀成却面不改容，卽當衆說道

：「爾等欲殺余乎？余數十人到此，并無軍械，不患爾等不能殺余也；但請允余得盡其言，然後受死。」各圍丁聽得，以爲秀成等并無軍械，料不能逃脫，只得由秀成說話，惟將秀成圍圍住。秀成乃道：「吾等帶兵到蘇州，爲大義也；何信義等獻出蘇州，亦爲大義也。爾等須知中國，是何人之中國？蓋被滿州人滅我，爾爲之君，二百餘年矣！爾等皆中國人，何以愛滿州爲之君，而拒中國人自爲之君乎！我天王定鼎金陵，并無暴虐政治；即我等帶兵出征，亦不如清兵之騷擾。昔和春張國梁等，爾等亦稱同心殺盡和張賊，何以今日便忘之？今清國自知不敵，又借洋兵，繼後來得勝，亦必分土地於洋人，於爾等有何利益？今我朝只欲恢復中國，拯救人而已。我言已盡，如爾等欲殺余，請即殺之，余斷不逃走也！一該處圍丁聽得李秀成之言，覺極爲有理，又見秀成自斂其手，任人殺戮，更爲感動。於是一齊息手，願從招撫，李秀成遂撫定江和吳縣長州各縣；蘇州窺寇。李秀成恐李鴻章再有舉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一回

動，即暫住蘇州，并把詳情報知洪秀全，具言暫住蘇州的原因。洪秀全以陳玉成住在安慶，李世賢已在江西，清將勝保與阿新敗，料得南京無事，便傳諭李秀成留鎮蘇州。惟令涂正興陳得風兩人回軍金陵，以固根本。自是金陵稍覺安靜。今且再說翼王石達開，自領了精銳五萬人，取道安徽，退了曾國藩之後，以湖北爲清國重兵所聚，恐不易通過，遂折入江西，先拔南康。大破知府沈葆楨一軍，再取義縣一併下之。由是清兵望風披靡，大軍直瀟湖南，勢如破竹。湘撫駱秉章，大爲憂懼。急即加緊馳驛奏報湖北，催取救兵。胡林翼乃即請請巡撫李續宜，遣員江忠泗劉長佑回救湖南。時石達開沿途招納，故甫至湘境，即已擁衆十萬，聲威大振，遠近望風畏懼。時石達開先攻桂陽，計城內駐守清將爲總兵劉培元彭定泰，各統衆三千人，鎮守桂陽。初時聽得石達開名字，早已害怕及率兵登陣守禦，忽觀石達開軍容，早嚇得面如土色。劉培元乃與彭定泰計議，以爲戰固不能，守亦不敵，惟有走爲上着。劉彭



二人，乃喘着部下軍士，乘夜易服先逃。次早石達開引兵攻城，及城內不見主將，號令急往察之，則劉彭兩總兵，及縣令俱已逃遁。守兵乃開城迎降。石達開盡收其衆，又得槍械五六千，益增聲勢。乘即攻陷宜章與寧潯處。欲改道由湘入鄂，分趨豫章，折入川境。忽聞湘撫駱秉章，竊得湖北救兵，爲李續宜江忠泗劉長佑各路來救湘境。石達開道：「吾軍由江西至此，奔命，是救兵雖至，亦不能爲我敵矣。」說罷，傳令大軍直走衡州。原來湘撫駱秉章，懼湖南之衆，不能與石達開一戰，又飛催荊州將軍都興阿，發吉林馬隊，親下湖南；同時鄂督官文，又發副都統舒保，副將陳金寶，參將趙福元，知府蕭翰慶，一同督兵赴湘。那時湖南一省，除原有軍隊之外，共計救兵如都興阿李續宜舒保劉長佑江忠泗陳金寶趙福元蕭翰慶等，共十餘路，或萬人，或數千人，都來與石達開決戰。早有細作報到石達開軍中。達開即分爲前後兩路，以一路敵李續宜，劉長佑，江忠泗

以一路敵都興阿，舒保，陳金寶，趙福元，蕭翰慶等。籌議既定，大軍即趨衡州。時都興阿以上流，清兵既衆，料石達開必下趨廣西，乃先令部將余星沉在永州駐紮，又在祁陽縣之觀音灘設防，以截遠開；即以李續宜分爲二軍，所有江忠泗劉長佑二軍，由李續宜統之，自舒保以下各將，由都興阿節制，分道并趨衡州，以截達開。時石達開既進衡州城內，守兵無多，立即驅散，即據衡州。遂傳令諸將道：「李續宜在敵軍中號爲能將，今並統江忠泗劉長佑之衆，欲至死於我也。孫子有云：軍行趨百里者，上將；今李續宜從湖北下駛，而關轉折，以臨吾後，其力疲矣；疲者必敗，吾當先破之；則都興阿等亦懼，懼則亦不能勝矣。」說罷，即令左軍緊拒都興阿等，而以右軍先與李續宜交戰；并令依李續宜來路，佈伏數千人馬，多備旌旗，屆時舉發，以爲疑兵，一面嚴陣待戰。時李續宜由湖北南下，直至永興，探得石達開已破桂陽，轉向衡州，遂率三軍走萊陽，欲截達開。不料到時，達開已到衡府，適即

都與阿分兵夾擊之議；李續宜恐遂開遠道不能一戰，遂再趨衡州，約離衡城二十餘里，將近日暮；左右皆諫止，請暫歇一宵，然後進兵。李續宜道：「遂開虎也，不宜縱之，明日恐不得一戰矣；以吾軍合都與阿之衆，軍勢不弱，若往千里，不能一戰，何以見人？且有如此之衆，何懼遠開乎？」乃不聽左右之言，催軍齊發。再行十數里，夕陽已下，夜色初升，這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浩熱，軍士行時十分疲苦，已是馬嘶人喘，左右皆欲休息。忽聽鼓聲震動，遠地見山林左右，火把齊明，旌旗飄揚，

##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羣戰死廬州城

話說李續宜正移陣成列，志在拒戰，忽前路已見太平人馬橫貫而下。那時清兵已疑左右山林，皆是石遂開伏兵，已無心戀戰，皆有懼色。江忠泗急上前，向李續宜說道：「三軍不能戰矣，令如陷於畏懼，強用之必不濟用，不如速退，再圖良策！」李續宜道：「吾亦知之，但今不能退矣！」左右山林如果有敵人伏兵，

皆石遂開旌號。李續宜心中早吃一驚，所部軍士以爲中伏，更魂不附體。又不知石遂開人馬多少！李續宜此時，正不知如何處置？忽又聽上路賊聲大震，石遂開已遣先鋒賴裕新，領大兵四萬人，橫貫而下；左右兩面，又不知伏兵多少。李續宜卽下令准備戰，令江忠泗在左，劉長佑在右，將人馬擺得勢如長蛇。不意清兵此時心已惶亂，太平人馬交衆，相離不及七八里，卽萬槍齊放，向清兵擊來。這會分教：衡郡分兵，已見翼王催大敵；廬州作戰，又聞清將失元戎。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左宗棠報捷浮梁縣

退亦必敗，若左右山林只是疑兵，則吾軍尙可一戰；退而必敗，不如戰而求其不敗也。」江忠泗道：「軍已疲矣，且有懼色奈何？」李續宜道：「可揚言敵人在左右林中，只佈疑兵，而來路敵軍，又只萬人，則我心可以不懼，是在鼓其氣而用之耳，言退，則反令軍心疑懼也，君快些督陣，毋再遲疑！」江忠泗聽罷，無言

而去，惟有準備交戰。誰想石達開軍已至近，遠望石軍不知幾路，皆盡佔形勢，只見火光冲天，旌旗掩映，不辨人馬多少。李續宜看罷，毛髮悚然，并謂左右道：「被賊佔得形勢，吾軍早進一步，則奪之矣；今敵人既據高原，有憑高視下之勢，奈何？」左右皆面面相覷，少時石軍左路已進中央，先鋒賴裕新傳令發擊，彈子如雨而下，李續宜即指揮分頭應敵；奈石軍盡處高原，清兵總擊不著要害。惟石軍一經發槍，清兵大受夷傷，無不望後。却李續宜傳令不得退後，乃立斬數人，終不能制止。忽然左右山林，鼓聲亦起，都發槍聲來，清兵譁然大震，又不知左右兩路敵有多少伏兵。李續宜此時，已不能分軍，勉強拒戰一會，石軍鼓聲大歇，槍聲亦止，清兵正不知何故。惟見太平人馬并未退後，正在思疑，約一個更次，鼓聲又起，槍聲又發，約戰一會，又復停止。初時李續宜趕上，不敢及石軍，第二次停鼓停槍，遂對諸將道：「敵兵必盡防都與阿，其與我對壘者，必兵數無多，故不敢退。」下令：

「今必不可不擊自怯，速宜進擊！」說罷，即率諸將督軍前進，三軍得令，惟勉強進行。誰想石軍鼓聲又動，槍聲又發，先鋒賴裕新已督率各路齊下，勢如怒潮，不下五六萬人，直冲清兵。清兵一來心怯，二來衆寡不敵，三來盡失地勢，故受石軍所擊，不能撐持。但聞石軍槍聲一響，清兵紛紛倒地，望後而走。劉岳佑仍恐李續宜堅執不肯退兵，乃飛馬至李續宜之前，急諫道：「若不退兵，三軍盡死矣。」李續宜此時，方知太平人馬多衆，惟有傳令退兵。三軍一聞退兵之令，即紛紛潰竄，石軍愈逼愈緊，分十數起趕來，槍彈所及；但見火光迸裂，烟焰迷漫，死傷山積。李續宜劉長祐江忠泗等，冒烟突火而逃此時清兵但呼天叫地，又因軍行疲乏，行走俱鈍，石軍如生龍活虎，漸漸追近。賴裕新令軍中大呼降者免死，一面欲向頭戴頂子坐騎駿馬者射擊；故將校死傷亦復不少。右軍統領江忠泗，身被數彈，倒下馬來只有左右負著，帶傷而逃。自江忠泗被重傷，右軍多已投降，清兵更爲悍亂。賴裕新乘勢督兵

直入潯陣，各以劍刃相鬥；潰兵死傷更衆。只有李續宜所領中軍，半已先行逃出，劉長佑亦喪失軍士大半，與李續宜同向荻陽奔來；惟賴裕新不捨，直躡蹤道至萊陽縣；故李續宜亦不能駐紮，反向茶陵而遁。計李續宜部下各路人馬，折去三之二，將校死傷數十人，江忠泗更已奄奄一息。李續宜親視其傷，并道：「君曾謂退兵，若聽君言，雖敗亦不致如是；今令君重傷，此吾之過也。」江忠泗道：「勝負常事耳，卽爲將者死於沙場，亦常事耳；惟吾等以數萬之衆，不敗於石達開，只敗於達開之部將，爲可恥矣。」說罷，卽時咯血。李續宜撫慰數語，卽令送回原籍養傷。一面報知湘撫駱秉章，請籌良法，以防達開。是時太平將賴裕新，已大發勝捷，卽以半軍註萊陽，而以半軍回應衡州。向石達開細述勝仗情形。達開道：「李續宜自恃其能，輕入險地，宜有此敗；今都與阿，與諸將統率滿漢大軍，自湘鄉而下，忽屯湘鄉要道，壁不進，與李續宜大異，將何以處之？」諸將聽罷，皆主張直搗。部將朱義道

「我軍以二十萬之衆，一舉而破李續宜，更何懼於都與阿？今亦宜以大軍急進，沿湘鄉益陽，以通常德石門，復轉而西下，以拔川境，誰能禦之？此不可失之機會也。」石達開道：「都與阿會合諸將，以數萬之衆，復附之以吉林軍馬隊，理應與李續宜分道並進，今猶堅固營壘，以候我軍，彼必有謀矣。以吾軍奔馳數千里，已如強弩之末，若與都與阿交兵，恐勞逸之勢不同也。」賴裕新道：「大王之言是也，自湘鄉益陽以上，皆爲清兵屯駐，吾縱能破一都與阿，必須苦戰匝月，始能通入川境，防有利鈍，軍無常勝，不可不防，且吾軍一經與都與阿交鋒，吾料兩湖督撫，必調兵環集以臨我矣，我軍雖衆，仍須八面支撐，設有差池，全軍俱覆矣，此尤不可不慎也。」石達開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賴將軍洞見萬里，所見極是；然今日清兵若此，又將以何策處之？」賴裕新道：「兵法取易不取難，今清兵防重長江上下，桂黔一帶，久已空虛，吾等乘機南下，然後折入川境，必無有能禦我者。」石達開

聽了，深以爲然，即傳令移兵，先向永州。石達開自爲後路，以防都與阿發襲。乃都與阿發不敢追趕，只稱已達達開出境，即與本部諸將引兵而還。石達開遂直走永州，時清副將余星元，方在永州駐守，本承都與阿命以兵二千，要截石達開以爲石達開由桂陽，反趨衡州府，必不復南下，故全無准備。石達開知其虛實，乃令賴裕新選五千精兵，啣枚疾走，先趨永州，乘虛襲之，并斬余星元。復分兵進襲祁陽縣之觀音灘，降清兵二千餘人，石達開聲勢更振，桂黔皆爲震動。石達開更無阻礙，直趨桂黔而去。且說李續宜敗後，因見都與阿不進兵，大爲憤恨。惟見石達開已離湘境，即引敗殘人馬，先回湖北，言於胡林翼之前曰：「弟領兵南下，直逼石達開，以至於衡州，縱橫奔走千餘里，軍行疲乏，以至於敗，此誠弟之罪；然石達開之練衆十餘萬，聲勢既大，即吾軍非奔馳疲乏，又豈能必勝乎？以衆寡不敵，勞逸主客之不同，而弟猶欲求一戰者，以有都與阿大軍爲聲援也。都與阿所部，及諸將馬步

，共五六萬人，勢力比吾輩倍之，如合力夾擊，弟未必即敗；即敗矣，未必如是之甚也。乃都與阿由荆門下湘鄉，與弟軍之疲之既異，竟擁衆數萬，袖觀壁上，任石達開來去，自如不爲一助，使弟獨受其欺，弟誠不足惜，如公事何？」胡林翼聽罷，卻舉一酒盃，以遞於李續宜，并道：「都將軍與國休戚，更甚於賢弟；而賢弟奮勇任事，獨過之；此賢弟之所以爲賢者也，願賢弟自勉之可矣。」李續宜聽罷無語。忽報稱陳玉成大軍復入皖境，由滁州全椒含山巢縣，并下無爲州，以迄廬州；方下舒城桐城，直取潛山，勢如破竹，營者披靡。今玉成大兵將闖入鄂境。胡林翼聽得大驚道：「皖鄂一帶，使吾等無日安枕者，陳玉成也，其人悍銳，其兵健鬥，今復將入鄂，武昌震動，奈何？」說罷，又謂李續宜道：「年來足抗陳玉成者，鮑超也。然自曾軍大敗於湖口，江西空虛，故以霆軍入江西防敵，賢弟又復新敗，軍力未復，將以何人禦之？」李續宜道：「李秀成已下蘇常，今在皖境者，只陳玉成

一人耳，若以一能事者，往諷廬州，以要其後，則玉成必退矣。」胡林翼道：「李孟驍勇善戰，現方駐軍六安，即檄令孟羣往襲廬州如何？」李續宜道：「若用李孟羣，則得之矣。」胡林翼便令李孟羣往取廬州，一面以湘軍重防皖鄂交界之地，以阻陳玉成來路，時陳玉成欲沿潛山宿松以入鄂省，大將吳汝孝追道：「廬州爲安慶上游屏障，乃四戰之地，敵人所必爭者。今英王全軍南下，恐清兵又復北侵，勢將奈何？」陳玉成道：「吾亦慮及此也。鄂省清國文武，以鮑超多隆阿爲柱石，吾之欲入鄂省，蓋有意也。因清兵以失城爲大罪，吾軍一到，胡林翼必求援於鮑超，吾欲乘其至時，以掩擊之，以變二郎河之壻。」吳汝孝道：「忠王曾破霆軍，敗一鮑超，究亦何用？不如重固根本。正說話間，已報到胡林翼現調李孟羣，往攻廬州，而率湘軍，重防鄂界。陳玉成道：「果不出吳汝孝所料，孟羣在清軍中，號爲能將，亦當先除之。昔吳定規能堅卻一李續賓，此友豈不能卻李孟羣？若以偏師襲之，以大軍

繼進，殺李孟羣必矣。」便飛令陳宗勝移軍相助。時陳宗勝正駐廬江，乃令陳宗麟引兵，沿巢湖而東。封燭道：「李孟羣若敗，必不能西回，即須向東而奔，若以一軍截之，李孟羣死無葬地矣。」去後，即以大軍北還，以陳仕章爲前鋒，向廬州進發。且說布政使李孟羣，自李續賓死後，已得旨署理巡撫；及接胡林翼之令，即拔隊由六安，逕趨廬州。時李孟羣軍中有女子李七姑者，名嗣貞，爲李壽貞之妹，本貫河南武氏，流寓湖北，姊妹兩人自言帖卜吉凶，知休咎，測風雨，觀星象，分毫不爽。任鄂督楊需曾聘之不就，自謂時尚未至。及李孟羣聞其異，亦以禮召之，奉貞嗣貞與其兄極本，同詣孟羣營中，孟羣欲試其術。因奉貞姊妹，自稱能布八卦陣，孟羣即使布之。乃以石子爲陣，置鼠其中，而置貓於外，貓縱橫馳突，終不能進，又反置貓於中，置鼠於外，貓亦不能出。既而向李孟羣道：「此陣入者不能出，出者不能入也。」李孟羣奇之，謂左右道：「孔明八陣圖之妙用，今始見之矣。」又與賊鼠

敵，奉貞兄妹，皆精於易學，聞者莫不奇之。當李孟羣駐軍漢陽時，奉貞自處靜室中，能庇空軍，但勿見紅黃色，否則不驗。是時李孟羣奉胡林翼之命，與諸軍共戰李秀成於武昌，孟羣軍中萬餘人，皆以爲有神女護助，勇氣百倍，不意竟同敗於李秀成之手。於是軍中以爲虛妄，李奉貞憤極，率數千直趨武昌城，孟羣止之不聽；及到武昌城，令士卒先牽馬回營，以示必死，後竟爲太平人馬所殺。其兄復本，及其妹李嗣貞大慟，請留營效力，以報家仇，李孟羣許之。自是李孟羣每次出軍，必與李嗣貞相隨，所問吉凶，亦問有應驗，如取羅田攻霍山下六安，皆嗣貞先決必勝，已亦果然。李孟羣因器重李嗣貞。且謂奉貞武昌之敗，祇出偶然，而以李氏姊妹之言，爲無有不驗也。此次李孟羣得胡林翼之令，往攻廬州，亦先決勝敗於嗣貞，嗣貞卜之，以爲必勝。李孟羣遂率領所部二萬餘人，逕趨廬州，幕友方玉潤，亦精易學，以爲不利，且言道：「吾軍以三萬餘衆，所過羅田霍山六安，皆守兵無多，宜其勝

也。此次往取廬州是直與李玉成挑戰，彼軍銳且衆，不可不防！」惟李孟羣，惑於嗣貞所言，乃不聽方玉潤之諫，直進廬州。後徑圍守城，惟城內太平守將吳定規，設法守，李孟羣進攻三日不下，心極焦急。忽報陳玉成已引大軍六萬，反旆廬州，風馳電掣，已過桐城，從斗鋪而進，將抵廬州矣。李孟羣聽得，面色驟變。忽見方玉潤從外奔入，向孟羣道：「公已得陳玉成報乎？此李續賓三河覆轍也！玉成殆僞爲南下，以誘我至此，公宜速籌善法！」李孟羣道：「吾欲北趨定遠，東連壽穎，與勝保合軍，始與陳玉成再戰何如？」方玉潤道：「若此則公或可保全。然吾料陳玉成必逼公後是馮陳玉成北進也；且勝保屢爲陳玉成所敗，軍心輒風卽怯，今又新敗於浦口，元氣未復，卽與合軍，又豈能有濟乎？」部將總兵王國才進道：「李續賓之兵，在移軍東走，相失於大霧之中；今陳玉成奔馳到此，我主彼客未必卽敗，何事遽遁乎？」李孟羣慨然道：「丈夫得死於沙場幸矣，今宜深溝固壘，暫避其鋒，鄂撫胡

公，必有以爲援我應也。」於是令三軍增築營壘木柵，以圍固守，然後相機應之。時各路軍報如雪片一般，皆以陳玉成圍攻廬州，無不震動。原來陳玉成已星夜由桐城斗鋪而進行時，卻謂吳汝孝道：「三河一戰，賴將軍扼守舒城要道，有以致之也。今李孟羣自恃其勇，將陷李續賓前軍，將軍復爲我扼舒城可也。」吳汝孝得令，以本部萬五千人，分扼舒城要道，以阻援軍，陳玉成再囑道：「彼要守險，堅壁却敵，我不知將軍，今鮑超駐軍瑞昌，若胡林翼聞我還廬州，孟羣被困，將調鮑軍渡黃梅，以隔吾後，將軍若能揮之十五日，即吾軍濟矣。若鮑超敢由他路而進，則將軍亦要其後可也。」吳汝孝去後，適左右進酒，陳玉成道：「今無須此，待手縛李孟羣之後，即與諸軍齊飲矣。」說罷，就令速進。探得李孟羣駐軍離城南二十里，皆深溝固壘，以待外援。陳玉成聽罷大笑道：「李孟羣將死矣。」以軍萬之衆，擁近待客，不敵一戰，反自困待外援，安有此兵強乎？彼所靠者，湖北援兵耳；廬州去武昌

洪秀全續義下冊 第四十二回

數百里，往來徵調，豈旬日可能及乎？孟羣必爲我擒矣！」說罷，即飛令陳宗勝，由東而西，往來伺察，以絕李孟羣糧道水道。陳玉成即以彘軍齊進，包圍李孟羣全軍，復分數十大隊，向清兵攻擊，漸攻漸進。一面令陳玉成搜索李孟羣糧草。時孟羣糧草僅數十天，若十天兵不到，則全軍俱絕。時胡林翼亦知，聽得陳玉成回軍，自念鄂省雖安，惟孟羣可慮，果欲鮑超前往援應；惟往返徵調路途跋涉，皆已無及。李孟羣惟坐困於重圍，待救不至！糧道又斷，一軍皆驚。李孟羣此時已知坐守之誤，欲督兵冲圍而出，奈軍心已亂，塞不濟事。陳玉成部下包圍如銅牆鐵壁，經部將王國才李慶瑞幾次衝突，不能得出。陳玉成惟令部下包圍之，節節挾擊，時已圍攻九日。玉成部將陳仕章欲起圍進擊，陳玉成道：「我若進擊之，何患不勝？惟困之，使自就死地，則彼軍將無一人生還也。今已包圍九日，寧不忍耐一二三天乎？」果聽李孟羣軍中糧草已盡，運道又不通，孟羣只令節食待援，餘外已無一策，時清兵皆有飢色。



王爾才憤然道：「斷不可待死！」次早黎明，即引隊先遁，孟羣在後奮力殺出，不意王爾才先中火被焚，即時斃命。部兵一齊譁潰，亦不能出。又次日已越十一日，陳玉成見李軍抵抗之力，自辰至申，逐漸疲緩，玉成大喜道：「彼軍皆飢病矣。」下令次早即率全軍一齊趨圍而進，三軍得令，無不踴躍。以五旗管分道合擊，諸將一齊繼進，盡焚李孟羣本棚，并破壁壘，飛越而入；清兵不能抵禦，各省面有飢色，有坐睡不能起者，紛紛脅降。李孟羣大怒道：「丈夫不可徒死，當殺或而後自盡。」不想說猶未了，英王小兒隊長陳國瑞當先搶到，隨後數百人擁上，立擒李孟羣。計部將李慶瑞等以下將校，死者三十餘人，軍士降者大半，餘外盡死於亂軍中。由是孟羣全軍覆滅。玉成既獲全勝，即將李孟羣押在一處，豐以飲食，親勸其投降。孟羣罵道：「吾豈降賊乎？」陳玉成大笑道：「汝今爲中國官耶？抑爲滿洲人官耶？汝力助賊，還罵我爲賊耶？」玉成說罷，傳令還押，李孟羣已自誓必死，越五日而列。亡

年來及五十，自刎之前，先一日作絕命詞四首，中有句云：生無將略嗣時望，死有忠魂空主知。又有句云：家國艱難空涕淚，乾坤維繫只君親等語。孟羣，字鶴人，爲河南固始人，以清道光丁未進士，任知縣，由廣西爲江忠源調赴安徽，歷三三百戰，戰功累至巡撫，嗜勇好鬥，與李續賓齊名，至是乃并效於玉成之手。自孟羣死耗至湖北江西，無不震動。曾國藩爲之表奏其事，得成豐帝賜諡武愍，并加旌忠之禮。時鮑超方率胡林翼之令，往援孟羣，及至潛山，已聞孟羣戰死，亦將兵折回。胡林翼不勝嘆息。以陳玉成又斬清帥一員良將，并將孟羣全軍覆滅。乃商會曾國藩，以年來用兵，李秀成亦覆會軍，破鮑超，收洋兵，奪蕪州；陳玉成則擄勝保，收德興阿，斬李續賓，殄孟羣，與昔年旣死王有林，又斃和春張國梁相似；其鋒正銳，不如先平贛省敵軍，然後合兵，共向安徽。曾國藩深以爲然。忽得太常禮部左宗棠，由樂平飛報，乞請援兵，急措糧草。原來侍王李世賢，自會合陳玉成大破勝保後，

阿之後，已由蕪湖直下，破寧國下績溪，陷徽州。由休寧入祁門，縱橫一切，望風披靡。且趨浮梁來擊左宗棠一軍，并挖祁門，斷左宗棠糧道。而塔王黃文金，又由東鄉回軍趨樂平等地，以與李世賢相應。皆志在摧陷左軍，故特來告急。曾國藩得報，乃先令以婺源樂平浮梁數里厘金餉糧，由左宗棠徵收，以備軍餉。左宗棠聽得，不覺怒道：「樂百婺源等縣，浮梁昔爲太平人馬所陷，所有錢糧厘金，已盡爲太平人馬所奪，是今日徒有徵收之名，并無徵收之實，曾國藩將陷我矣。」正說著，忽報黃文金一軍大至，沿景德鎮北進。時左宗棠一軍，不過萬人，不給抵禦，損失千餘人，望風而潰。左宗棠無奈，先退至浮梁黃文金復臨迫之，旋則傳王李世賢一軍亦到左宗棠束手無策；一面令軍士深溝固壘，先圖自守，一面仍飛馬催曾國藩前來援應。於是曾國藩遣發各路人馬，張運隨領本部五千人，曾國荃領吉字營亦四五千人，承如唐謙渠林文察丁長勝席寶田石清吉周天壽所部或四千人，或二三千人不等，分道往援。

左宗棠以張運蘭曾國荃唐義渠由景德而進，餘俱由贛州府直趨浮梁。時李世賢知左宗棠救兵將到，乃飛令黃文金力禦救兵，已則專力往攻左宗棠。那左宗棠棄去浮梁縣城，遂屯兵於城外原野。乃謂左右道：「縣城固無可守，且坐守城中，卽自困矣；敵人若敗，何患縣不復乎？」於是鼓勵軍心迎敵。無如李世賢勢大，連經數戰，皆爲李世賢所挫，左軍先後又損傷二千人，李世賢已節節挨進，左宗棠軍力既疲，糧草又斷，不勝焦慮。李世賢督軍包擊，再飛告黃文金，令奮力拒住救兵。并道：「若再能拒禦五日，擒左宗棠必矣。」不料黃文金雖奮勇抵禦，惟救兵過多，隨後曾國藩又再調王開化一軍往援，共計景德鎮一路，有張運蘭曾國荃王開化，唐義渠吳坤修。贛州一路有林文察席寶田石清吉周天壽共十路人馬。皆夾擊黃文金。先是清兵再景德鎮先進，黃文金力擋五路，連連二三天，不分勝負。時張運蘭扎崖角嶺，陽景德鎮才餘里，軍鋒極銳。黃文金分左路擊之，張運蘭連敗兩陣。惟曾國荃唐義渠王

關化吳坤修，已分擁而至；黃文金以右軍極力抵禦。惟一路難當四路之衆，故損傷二千餘人，已退保十餘里。黃文金大懼，謂左右道：「各軍皆身掛符，惟張運蘭及曾國荃兩軍，未可輕視也。」說罷，即令堅壁固守，徐復報知李世賢，使分兵來援。去後驍州府各路清兵，又復趕到，黃文金更力不能支，惟竭力死守。僅兩日，曾國荃見黃文金未退，乃通告各路，以黃文金不退，即無以救左宗棠，則左軍必復滅。乃約同十路齊進，分三面環攻黃文金。那時黃文金雖有七頭八臂，亦不能抵禦，乃引軍向東北而逃。李世賢此得探馬飛報，知黃文金已敗，乃併力攻左宗棠，欲於清國救兵未到時，先滅左宗棠一軍。惟左宗見李世賢忽從猛攻，

第五十三回

雷正瑄末扎訪靈江

語說左宗棠知道救兵大至，又見李世賢似將解圍，即揮軍直出；果然李世賢即解圍而去。左宗棠乘勢追之，約二十里即回。而張運蘭曾國荃、唐義渠、王開化，吳坤修，林文察

，料知救軍得手。但此時左軍已節節潰敗，已走至范家村，部下除死飢病，只剩五千餘人。左宗棠乃號令三軍，僞言道：「已得飛報，曾軍各道救兵，已大破黃文金於景德鎮，是救兵將至矣。諸軍宜蓄力，若能堅持一天，則諸君皆生，否則皆死矣。」三軍得令，一齊得令，一齊奮力。李世賢正在包攻左軍，忽見左軍突然奮戰，已是奇異，正傳令軍士猛攻，忽見南路塵頭大起，已紛報曾國荃十路救兵已到，李世賢料知不敵，乃解圍而去。左宗棠乘勢追擊，轉敗爲勝。道會分教：十道援軍，竟助孤軍成戰績；一人愛士，反延僞士佐元戎。聖知後事，須看下回分解。

揚輔清匪兵破慶瑞

丁長勝，石清吉，席寶田，周天培，共十路援兵，已一齊趕到浮梁。已知左宗棠回軍，即會見左宗棠。曾國荃道：「李世賢已去遠乎？何看回軍之速也？」左宗棠道：「敵將似知將

軍等救兵將到，故卽撤解圍生道。吾姑從擊之，連退二十里；懼孤軍深入，故以折回。若將軍等早到半日，則李世賢全軍俱覆矣。一會國恭道：「左公必知吾等將到，若再能爲僞退者，以誘致世賢稍延半日，到十路援兵，怪世賢必矣！今以十路援兵，奔逐數百里，使李世賢得全軍而退；誠爲天不笑也。」張運道：「早知如此，吾等十人當分軍爲二，以互踏蕪浮梁，以救左軍，以五路直搗黃文金，必勝於此。今黃文金必回援浙江，卽李世賢軍力未衰，亦回援皖南，則寧國郡門一帶，又將多事矣。」說罷，諸將齊出。席寶田謂張運道：「左公此舉，借吾等援兵膠勢，以致敵人，而將躬引爲己功也。一於是張運關會國恭等，以親狀報知會國藩，且以婺源樂平浮梁等縣糧草缺乏，先後引軍回屯贛州府，景鎮，新淦，樟樹鎮一帶，以聽會國藩後命。惟左宗棠自退去李世賢之後，卽以爲得此一捷，出於意外。適郭意城時在會國藩幕府，左宗棠乃致書於郭意城，自狀乞糧於會國藩，只予以樂平浮梁婺源三縣錢糧厘金

，得諸灰燼之餘，縱有征收之名，實無徵收之實；以此抱恨於國藩。又自以數千飢病之卒，意外得一大勝，頗爲自得。郭意城告諸會國藩，國藩心頗不懌。及接張運關會國恭席寶田等報，亦以左宗棠自貪小功，致縱大敵，更不悅左宗棠。而會左交惡已始於此矣。且說太平天國軍師錢江，自遁跡後，已無有蹤跡。當胡林翼第一次收復武昌，所得洪秀全文卷，卽錢江與王策，前曾呈諸洪秀全者，亦爲胡林翼所得，讀其與王策十餘條，無不歎錢江爲奇才；而苦不知其所在。時雷正綽在湖北爲團練大臣，覽錢江與王策，擊節不置。抄錄一遍，日爲之朗誦，自是深慕錢江其人。時謂左右道：「錢江天下才也！其初輔洪秀全，誠爲可惜，若得而用之，天下不足平矣！」時幕友王延慶進道：「觀錢江其人，懷抱大才，不遇於世，又欲急成名，以展其驥足；如范增欲依項羽以成名，無異也。彼既離洪秀全而去，必知洪秀全不足與有爲，後舍之；今彼匿跡銷聲，不過懼罹罪耳。方今海禁甚嚴，彼逃將安往？若密訪

之？必得其人也。」雷正瑄以爲然，乃密令人訪察之，終無所得。後以捻黨日熾，清廷以袁用三爲欽差大臣，駐兵河中。袁甲三奏以雷正瑄辦糧台，雷正瑄遂移軍河上。惟雷蒙錢江之心，依然不覺。左右皆說道：「錢江本輔洪秀全，位爲軍帥，且棄之而去，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公安得而用之？」雷正瑄不以爲然，遂道：「彼若非急於功名，必不輕就洪秀全。彼之去，必知洪秀全不足有爲而後去之也。天下安有急於功名者，而不可以聘用乎？故吾患不得錢江，不爲我用，以彼方懼罪，吾若赦之，而復加以功名，何患其不就吾？若得錢江而用之，絕大功名不難致也。」由是訪錢江之念益堅。時委人四出，以訪錢江。所委之人，且勸其辦水，務欲得之；而被委者，又恐無以報命，故唯獻造謠言，今日言蹤跡在何處，明日言蹤跡在何處，鬧個不了。左右皆道：「若如此訪之，是反令錢江疑懼也；諺有蹤跡，不將避之不遑，又安能得之？不如先出一示，藉言勸人勿附捻黨，并言如有懷才不傳者，許其來見，

縱從前有罪者，亦聲明赦而用之，則人不致驚疑，而訪才亦易也。」雷正瑄從之，自出此示後，便有許多一知半解之徒，踴躍欲勸。時有一人作道裝，漫游河上，亦時往來於裝市。且吟吟詩，每遇叢林古刹，即以粉筆留題，皆署名開教道人。每題詩，必有自負氣，且涉及時務，故人多奇之。有環繞環談者，彼則指天畫地，旁若無人；由是悠悠之口，皆歎爲奇才。時雷正瑄所發偵探員，亦留意及之，嘗向他問道：「以君大才，何不出爲世用？」那道人答道：「吾不能再用於世矣！果欲用我者，其在雷公正瑄乎？」各人益奇之，以告雷公正瑄。那雷正瑄聽得，亦以爲異，密令人抄其詩詞一看，有雜感詩數首，雷正瑄讀之，甚道：「獨倚青萍，隨杜蘆，談兵紙上豈空謀？誰摧良將資強敵，欲鑄神鋒首故侯。機已失時，議扼腕？才無用處且埋頭！東風何事吹楊柳，爭與梅花妒似仇！」

飄零無復見江鄉，滿眼旂旌襯夕陽；芳草有情餘岸綠，殘花無語對人黃。漢家願起

傳三傑，晉祚潛移哭八王；卻憶故園金粉地，蒼茫荆棘滿南荒。

地棘天荆寄此身，生還萬里轉傷神！鄉關路隔家何在？兄弟音疏夢自親。捫虱曾談天下事，臥龍原是草廬人。西山爽氣秋高處，縱自蒼涼感路塵！

草塋猶慘救國忠，而今往事哭秋風；桓劉有意爭雄長，韓岳終難立戰功。滄海風波沉草檄，關山霜雪轉飛蓬。匆匆過眼皆陳迹，往日雄心付水中。

桑麻雞犬萬人家，誰識秋情感歲華？夜氣暗藏三尺劍，遠愁冷入半羅花；雲開雁路天中見，木脫鴉聲日暮譁，幾度登樓王粲恨，依劉心事落清笳。

一年一度一中秋，月照天街色更幽，天象有星原北拱，人情如水竟東流，賈生痛哭非無策，屈子行吟盡是憂，寥落江湖增馬齒，等閒又白少年頭！

山中黃葉已蕭森，招隱頻年負客心，北海瀟湘誰款洽？南華經卷獨追尋。乾坤象緯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三回

時時見，江海波濤處處深；莫怪東隣老杜甫，桃燈昨夜發狂吟。

餘生猶幸寄書庵，自顧深知七不堪。康維歸音回北塞，虜酋鄉思到江南；雖無馬角三更夢，已有豬肝一片貪，且染秋毫混漢露，手編野史作清談。

雷正瑄見之，卻道此人必懷才未售，但是香爲錢江，姑以不計，就其語氣，亦像一二，姑且請見之，看其才略如何然後計較。於是奉委各員，皆注意該道人。次日復遇之，爲邀至雷正瑄行台之內。雷正瑄以禮相接，相與談論事務，那道人口若懸河，對答如流。雷正瑄肝爲奇才，并道真君詩詞，似從前會總許多事業，觀君當時。必神洪軍任事？吾固傾城以待足下，足下幸勿隱諱。那道人聽了，卻笑道：「公既知之，何待多言？」雷正瑄大喜，待以殊禮，每事必詢之後行。惟那道人建言論事，則滔滔不竭，惟臨事畫策，卻不大中肯。時雷正瑄力辦糧台，當時捻黨勢熾，各路大兵屯聚陝晉各處，糧運每虞不繼。惟那道人籌不展，雷正

二一五

瑄至是疑之，以其言有餘而行不足，知爲該道人所欺。自會道：「此必非錢江，吾誤矣！」後來逸僧藉口以殺之，却以殺錢江報開。此是後話，不必細表。且說太平大將，前軍主將韋王楊輔清，自得洪秀全立爲主將，以江鄂一帶，有李秀成陳玉成等，可以支持大局，唯清兵糧道，當時靠閩粵，若不先破福建，并下廣州，終無以斷清兵糧道。乃函商李秀成，難以大軍下閩浙。時李秀成自撫定蘇州之後，連與洋兵交涉，直下青浦，復破洋兵，得洋槍二千餘根，乃回軍蘇州。適清兵馮志亨等，有窺攻常州之說，李秀成乃再回蘇州府，撫定各路，使由南京直至蘇州皆籍梗阻。乃甫到常州，即接楊輔清來文，力陳由浙入閩之利。秀成亦念欲固東南，須斷清兵糧運，方足使東南穩固，庶可以北伐也。遂贊成楊輔清之議，改令李世賢重顧浙江，兼顧贛省；今黃文金願轄而以魏超成功之，并令陳宗勝重顧皖贛之間，即准并楊輔清南下，即楊輔清既接李秀成回文，亦以入閩爲是。惟秀成回文之意，仍注重北伐，故并

囑楊輔清道：「伐閩以斷敵軍糧道，自是要策；但鄙意仍重北伐，若既下福州之後，即留將駐守，宜速回軍，以固天京根本可也。」楊輔清道：「豪傑之士，所見略同，吾意決矣！」乃即報知洪秀全，將發兵而南。適廣西一帶，有陳金剛起事，欲附於太平天國，乃致函楊輔清，道遠意見。楊輔清道：「此人正合用着也。」原來陳金剛部下，亦擁衆萬人，有部將江志侯、戴鄭金等，頗稱敢戰；故縱橫於廣東之肇慶羅定，以迄廣西，清兵屢疲於奔命。楊輔清因此以爲陳金剛可用。并對左右道：「兩江清兵之糧，仰給於廣東，福建兩湖，清兵之糧，仰給於貴州廣西；今吾下閩省，以斷清兵於兩湖運道，即以陳金剛牽制廣西，亦足斷清兵於兩湖運道，并足爲翼王聲援也。乃奏知洪秀全，以王爵封陳金剛，并封江志侯、戴鄭金爲列侯，令其分攻桂省。去後，楊輔清拊搗各軍等處；復破嚴州直抵金華，所向披靡，遠近震動，直趨甌州。時清廷以龔瑞爲知兵，飛調廣

瑞，爲江浙總督，以拒楊輔清。那慶瑞探得楊輔清軍勢浩大，恐不能抵敵，乃以六百里加緊，求救於曾國藩。那時曾國藩自分十道援兵，攻退黃文金李世賢後，軍勢大充。及接慶瑞告急之報，卽派總兵朱品隆江長貴各領兵七千人，分道往援慶瑞。時閩浙總督慶瑞，方糧太平兵馬，由浙入閩，故引兵出浙江。以爲福建地方尙未嘗被兵，始能接應，各省糧道；若被太平人馬攔入閩境，恐浙江一帶糧道，必致被困，因以先離閩境，以隔楊軍。計部下士卒二萬人，另統旅兵數千，共二萬餘人。由福建過單陽，直抵溫州，移向處州進發；沿途聽得楊輔清領大軍六萬，將由浙南下，乃謂左右道：「楊輔清在洪秀全軍中，號爲能將；自李秀成陳玉成而下，彼卽與李世賢齊名。其部下又能征慣戰，且數倍於我。若彼先得處州，將乘勢南下。溫州地方瀕海，我軍水師未備，難爲犄角，不如先陷處州，方爲上策。」說罷，卽率人馬，先劫處州；一面催曾國藩由江西發兵援臨。及大軍將抵處州，探得楊輔清本部，已僞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三回

離處州城三四十里。瑞慶此時，欲假曾國藩救兵到時，然後出戰。惟夜後在城樓登高北望，見楊輔清軍燈火冲天，縱橫數十里，火光不絕。但見軍中旌旗齊整，刁斗森嚴，不覺駭然。問左右道：「楊輔清人馬何其衆也？彼若來攻，恐守之亦難。想不出明日，彼將來攻城矣。」說罷大懼。次早傳令軍中，嚴密守禦。不想次日自曉至暮，并不見楊輔清到來攻城，慶瑞心中疑惑，自忖道：「楊輔清以大軍南下，其志在於急戰。何連日不來攻城，其中必有別謀。」正在疑慮之間，忽探馬飛報，楊輔清現領兵四處查察小道，大營亦移回西路，不知何故？慶瑞聽得拍案道：「楊輔清軍中必無六萬人馬，不過虛張聲勢耳。吾方以大兵先扼處州，彼卽不敢越處州而過矣。今計曾國藩雖救兵亦非旬日可到；若被楊輔清偷越小道，直達閩境，沿途號召，卽後患方長，今不可不戰。待今夜再看情形如何，卽准備戰事可也。」及到夜分，果見楊輔清大營已移向西邊；且計其燈火，亦不如前夜之衆。慶瑞益決言曰：「吾獲爲



楊輔清所賺，今觀之，乃知其不攻處州，自有原因耳。一遂下令明日五更造飯，平明起兵。時楊輔清自知人馬多衆，慶瑞必不敢退出，將緊守城池，以待援兵，是終難入圍。乃獨不攻城，惟尋覓小路，故作偷渡之狀；并將大兵分道，向山林埋伏，減少旂旗，以誘慶瑞。徐探得慶瑞軍中守城外，半紮城裏，忽然并將城內各軍，亦大半移出營中，頗有舉動。楊輔清道：「慶瑞將出矣！」便傳令軍中，如慶瑞兵到時，以偽敗誘致之。若見大軍大紅旂高舉，便是慶瑞中計，各路伏兵可一齊殺出。復飛令魏超成，由贛南攔入閩境。以擾慶瑞之後。分撥既定，亦於五更造飯，專候清兵。不多時，慶瑞已統大兵齊至，遠望見楊輔清旂幟無多，一發輕颺之，促軍直趨至前。約離不得十里，清兵一齊發槍，向太平人馬攻擊。楊輔清亦督兵接戰。慶瑞亦歎數楊輔清軍約不及二萬人，遂以馬軍在前，步軍在後，竭力猛戰。自辰至午，楊輔清勢似不敵，慶瑞左右指揮，并令如敵軍一敗，即猛力前進說猶未了，已見楊輔清引軍

漸退，且戰且走，慶瑞督兵追之。原來處州西北一路，頗多山嶺，且林木叢雜，地亦崎嶇。時楊輔清方舉兵而走，後路人馬，且約有千人，向清兵投降。慶瑞更無思疑，以馬軍直躡楊輔清之後，約追二十里，地益難進，左右皆諫道：「此次地勢頗不適用兵，楊輔清恐非真敗也。」慶瑞道：「此地我不宜用兵，豈敵人稱宜用兵乎？」彼軍且有降者，詐敗必不如是也。說罷，仍主急追。忽聽得四處鼓聲天震，四塞八道，山林之內皆現出楊輔清旂幟！慶瑞見了，魂不附體。又懼軍心惶亂。乃欲穩住軍心，即顧謂左右道：「八公山草木，恐非真兵也！楊輔清故作此以疑我耳。」三軍不要畏懼；只覺向前，今夜定要斬楊輔清之首矣！但慶瑞雖如此說，唯說時已手忙足亂左右皆爲變色。雖聞慶瑞之言，亦只唯諾相應。時浙江參將張其光，方以本部隸於慶瑞軍中，瑞慶用爲中後軍統領，張其光忽從後路策馬而至，謂慶瑞道：「揚酋伏兵已現矣，新降之兵不下千人，尚恐非真降也；若爲內應，則吾軍俱亂矣，宜早

作區處！」慶瑞道：「此言亦是軍中方便，中伏，吾唯設法穩住軍心；若遠殺降兵，軍心亦懼，必不可也，但密防之可矣。」張其光退後，慶瑞方寸俱亂，漫籌主裁。繼思地勢既險，退亦艱難，不如直進。卽傳令從速進兵，奈號令驟下，人馬不前。慶瑞大怒！前鋒副都統穆騰阿立殺數人，軍士始勉強前進。忽然上游。鼓擊大震，塵頭飛滾，揚輔清已率兵殺來了，太平軍前鋒成大吉率兵當先直衝清兵。慶瑞卽下令穆騰阿引馬隊接戰，揚輔清將大紅旗一舉，復下令道：「慶瑞中我計矣！當盡殲清兵，休令逃走一人也。」太平兵得令，一齊奮勇；

### 第五十四回

破會軍魏超成陷廣信

話說揚輔清已困慶瑞，是時伏兵齊出，四方八面，皆是太平人馬，相離或十里八里，分道環攻，清兵皆呼天叫地。穆騰阿保着慶瑞，正望南而走；慶瑞傳令以後軍爲前軍，極力越圍。此時清兵只顧逃竄，再無抵禦之力。揚輔清人馬分數路攻取，地方又崎嶇，幾逃無可逃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四回

左右八道伏兵，亦盡行殺出，旌幟掩映，皆向清兵殺來，大呼不要走了慶瑞！清兵無不胆落，但見子彈如雨點，砲聲震天，清兵大受損傷。後路斬降之兵，又譁然自亂。張其光傳令先殺降兵。奈清兵此時已互相逃竄，前路馬隊，又與後而逃向相踐踏，清兵死傷不計其數，揚輔清大兵已漫山遍野而下。穆騰阿知不是路，急率收殘，馬隊飛入中軍，保着慶瑞望後而走。這會分教：一計成功，已見處州成血海；兩軍會戰，又教廣信起風雲。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陸勝保李昭壽獻潞州

於是清兵大半願降。穆騰阿與慶瑞不能顧得許多，惟策馬落荒而走。時又晝夜，軍中輜重盡失。所有槍械拋棄原野，揚輔清大獲勝仗。計是時清兵已尸橫遍野，血流成河，這慶瑞所領二萬餘人，已死傷萬餘，降者數千，所存數千人，且有焦頭爛額，衣甲不完，各自逃命。

二一九

揚輔清一面撫輯降兵，一面分兵追趕慶瑞，那慶瑞此時只有穆騰阿牽引馬隊擁護而走，餘外步兵已留存營中又羞又憤，忽聽響後面駭聲又近，料知太平人馬又復趕來，時已入夜，不辨方向，正不知向何處逃走。慶瑞心慌，不覺嘆道：「吾死於此矣！」言猶未已，已聞槍聲响處，彈子紛紛擊來，慶瑞手忙脚亂，早跌在馬下。正在危急，忽得一枝人馬擁至，乃張其光兵也。慶瑞此時心中稍安，遂由張其光在前，穆騰阿在後，保着同走。并傳令先奔處州府城。再走十餘里，覺追兵已遠，慶瑞方才定了魂魄。取道將奔到處州府城時，見居民紛紛逃走。慶瑞驚道：「得毋敵兵已到處州乎？」遂問張其光：「得有何消息否？」張其光道：「吾軍敗時，爲敵軍所壓，故越山繞道，以救大人；若處州消息，小將極末之知也。」慶瑞好生驚疑，時已抵處州城外，但見城門緊閉，城上旌旂警齊。慶瑞覓土人問之，原來處州府城已爲揚輔清人馬所奪。蓋揚輔清另分一隊人馬，伺慶瑞出城後，已開道先襲城池。慶瑞聽得這點消息，

又不知城內所存守兵逃往何處。正自驚疑不定，忽然城上鼓聲震地，似殺將來，慶瑞大驚，急領敗殘人馬勒南走，亦不敢逃回溫州，只領人馬向雲和龍泉而遁。揚輔清大捷之後，笑謂左右道：「吾此計只能瞞慶瑞耳！吾輩大軍南下，苟非兵力充足，豈敢退下閩境。乃慶瑞不以爲疑其慮一也，軍行最忌險道，若見地勢掩映，敵情未悉，必不可窮追；慶瑞獨不知之，其愚二也。彼若以大兵阻處州要道，以待會軍後援，吾軍斷不易過；此今彼不知此計，是吾得天助耳。慶瑞既敗，處州已得，卽會軍若至，無能爲矣。」說罷，傳令分軍爲三，以一駐處州城內，一守處州城外，而分一路收取溫州。待溫州既定，然後會同入閩。一面飛報魏超成，告以破了慶瑞，拔了處州，使一同南向，折入閩境。時魏超成已由貴溪直趨弋陽，部下大兵二萬餘人，所過披靡。適接揚輔清文報，知道楊軍大捷，遂悉銳進攻，是時清國總兵王健元，副將袁良，各率兵五千，與魏超成抗戰。奈魏軍乘勝之威，不能抵敵。清都司賴正修引

部下千餘人，先降了魏超成。於茲清兵盡潰。魏超成道：「吾軍須速入閩境，與補王相應。今清兵若敗，必退保弋陽，以阻吾去路，又須大費時日矣。」遂分大軍爲兩路，直逼清兵之後，以攻弋陽。果然清將王健元，袁良欲退守弋陽縣，惟太平人馬已隨後追至，清兵不能立足。魏超成乘勢取了弋陽，清兵遺下器械糧草無數，皆爲魏超成所得，魏軍大振。總兵王健元袁良駐守貴溪，自聽得魏超成大軍已經南下，已恐衆寡不敵，即催曾國藩發兵來救。曾國藩先得慶瑞催教文書，已發出朱品隆江長貴兩總兵，先帶大兵赴援，隨又接得王健元及袁良告急，遂更調蕭啓江帶兵五千，往救弋陽一帶。明知蕭啓江以五千之衆，恐不是魏超成敵手，惟探得李四賢黃文金兩路大兵，又將入贛，故會軍亦不敢移動。蕭啓江承派之後，即向曾國藩道：「聞魏超成大軍，將近二萬人，號稱五萬，若以五千人馬當之，恐難於收勝。且王健元及袁良兩軍，又久不經戰事，若不能得其助力，是同與俱。敗矣。」曾國藩聽罷，甚覺爲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五十四回

難，躊躇半晌，乃道：「敵軍叢茂，吾若多兩人馬赴援，恐本處兵力單薄，李世賢黃文金必乘虛攻我矣。今權有一計，令朱品隆江長貴便軍行事，若處州未失，能破楊輔清，則移軍而東，以助將軍。若處州既失，楊輔清聲勢更烈，則朱品隆江長貴往浙，亦屬無用，亦即可移將軍矣。江西乃吾治地，設城池失守，非偏非輕，吾亦當重顧根本也。今更撥張運蘭領勁兵兩下，以之助君，君可以放心也。但贛南危急，君當先行。吾原令張運蘭隨後至矣。」蕭啓江得令，乃率軍先行，曾國藩亦傳令張運蘭起兵援應。恰是時張運蘭方紮景鎮，聽得曾國藩有令，遂即抽調人馬六千人起行。共計蕭啓江張運蘭兩路，約萬餘人。朱品隆江長貴兩路，亦有萬餘；合四路人馬，亦近三萬，以此救贛贛南，曾國藩亦覺心安。奈朱品隆江長貴先往處州，不想領軍趕至衢州府，已得處州失守，慶瑞大敗之信。江長貴道：「慶瑞亦久用兵，且既已求援，自應待援兵到時，然後開戰；今彼此行，何敗之速也？」朱品隆道：「事已如

此，恐吾等往亦無濟；以吾兩軍亦不能敵楊輔清之衆，且彼乘勝之後，軍勢正熾也。今將如何行止，頗難自主。正說着，已得會國藩再到文書，遂亦移軍回助贛南。江長貴道：「魏超成志在入閩，與楊輔清相應，由贛入閩之路，必歸廣信府，吾料王健元等，必不能保守貴溪，吾等不如此先赴贛信矣。」宋品隆以爲然，乃相率移軍，與廣信進發。早有消息報到魏超成軍中；魏超成乃與諸部計議，并道：「會軍南來，其勢必銳，且合四路之衆，吾不易當之，試問諸君，計將安出？」翰王項大英，時爲前部總先鋒，即進道：「彼分四路而下，以爲破我必矣。惟宋品隆江長貴兩軍，奔馳往返，縱橫跋涉，其力疲；因而破之，勢如反掌耳。今請分兵爲三，以一路壓廣信府，以防王健元與袁良沖出，以一路拒贛啓江，暫勿與戰。某願以本部人馬，爲將軍統朱品隆江長貴，待朱江二軍既破之後，如此如此，則贛啓江亦爲吾所敗矣。」魏超成一從之，先令降將賴正修用計，一面聽候，項大英消息，然後行軍。時贛啓

江不知朱品隆江長貴即能回軍，以爲朱江二將與楊輔清相持，必費時日，自料孤軍難抗魏超成，故一心待張運蘭到時，方好求戰；不意張運蘭甫離景德鎮，即已染病，行程頗滯。贛啓江又專恃張運蘭，因之觀望不前，反幸朱品隆江長貴先到；那朱品隆以爲往救慶瑞無功，深料魏超成之勇，不及楊輔清，而合贛啓江張運蘭之衆，足以破魏超成有餘，遂奮勇赴敵；並謂江長貴道：「吾等奉派援浙，徒勞無功；今此行乃你吾二人以立功機會也；萬不意然後，以惹人取笑也。」江長貴亦以爲然。乃星馳電捲，由衢州回江山縣，入江西玉山。贛啓廣信進發，時翰王項大英知王健元袁良如鷲鳥之鳥，退守廣信，必不敢出，乃以人馬五千，壓住廣信來路，親率勦旅萬人，由弋陽起程，往迎朱品隆江長貴。前過了興安北境，約十餘里，已知道朱江二將到，遂直趨贛信北路，攔截朱江二軍，將人馬分爲五路，每路二千八，單候迎戰。安營甫定，清將朱品隆江長貴已到，已見太平人馬在前，朱品隆大驚道：「魏超成

已得廣信乎？何以駐兵於此？遂疑不定。惟遠望見太平人馬無多，又不是魏超成旂號。江長貴道：「如魏超成已得廣信，必將速入福建以應楊輔清，何暇與我迎戰；今魏超成以爲蕭啓江服運蘭所乘，特分兵於此，以疑我耳。今宜速進，勿令敵軍得以退去也。」於是朱江兩軍齊發，忽然馬聲震動，太平人馬各路，已一齊出現。原來太平將項大英，所引各路，多偃旗息鼓，清兵只見其中軍各營，故以爲兵馬無多。此時已見項大英有五路人馬，心中已怯，且遠行疲乏，不便戰鬥。惟太平人馬，養精蓄銳，紛紛向清兵擊來。清兵如何抵敵？還虧朱品隆江長貴平日久經戰鬥，仍能死力支持；無如軍士疲倦，終難抵禦。太平人馬已紛撲進，清兵已望後面退，項大英率齊五路一圍追擊，清兵死傷五六千人，戈甲拋棄遍野，降者亦二三千人，三傳人馬已失去兩停。朱品隆江長貴，只引敗殘人馬退三十里屯紮，一面打聽蕭啓江及張運蘭消息，再作行止。原來張運蘭既因病阻誤行程，及朱品隆江長貴既敗之後，蕭

洪秀全橫嶺下冊 第五十四回

啓江始至貴溪。魏超成早依項大英之策，以降將邵司賴正修先行用計，先致函於蕭啓江，那函中大意却道王健兒，袁良并未力戰，即退保廣信；又道自己已所部千人，爲敵將魏超成所困，致爲所擒。今日投降，本非真心；遂請蕭啓江帶兵來戰，願爲內應等語。此兩窩安之後，即遺心腹馬弁，投室蕭啓江處。原來賴正修曾隸蕭啓江部下，平日深爲蕭啓江所信，且與蕭啓江有同鄉之誼，故蕭啓江得信後，初猶半信半疑，繼思賴正修爲同鄉，又是舊部未必相欺。且彼言王健兒袁良之無用，亦是實情，似乎可信。乃回復賴正修，請其設法內應，魏超成謂賴正修道：「若由是下設法，以誘致蕭啓江，吾恐蕭啓江不免生疑，不如請由蕭啓江窺計，使令足下選守，然後吾等因計而用之，方爲妥善也。」賴正修聽得，乃再飛函蕭啓江，稱「自己無才，所恃者，借降之部下千人，皆可信任耳。且此間敵將，非王則公侯，吾自降後，尚無何等職位，即借降之千人，亦未有聲明月餉若干。故據部人心依然憤恨，弟固決其可

用，尊處不諭授以何計，皆無不可遵命也。」  
蕭啓江接函後，心中更安。幕客王席珍進道：  
「吾所難者兩軍相拒，聞賴正修恃信往來，如  
是其易，須防之耳。」蕭啓江道：「彼降兵尚  
在部下，用人自易且賴軍多湘人，其仍欲歸吾  
將情也，又何疑乎？」遂不聽王席珍之言，即  
密授賴正修，約以是夜進賊，著賴正修舉火爲  
號，乘機掩殺，俾裏應外合，以敵魏超成。計議  
已定，即密地打點出兵，并謂左右道：「自來  
用兵，以詐降賊敵往往有之，惟賴正修之降敵  
，非其本心，良與吾爲同鄉，其部下亦皆有戀情  
，此其可信者也。况非由彼定計以賺吾，乃使  
吾定計以使之遁守，尤不必多疑。是天幸得賴正  
修以爲吾効力，破敵必矣；若不然，以廣信既  
奔，朱品隆江長貴又敗，而張運蘭又未至，吾  
以孤軍，既不能敵衆，又安能援廣信乎，今得賴  
正修相助，敵之必亂；乘其亂而擊之無有不勝  
者矣。」說罷，一面又密告廣信府城內，傳王健  
元留袁良守城，即引兵出城相助，不知自賴正修  
第二次函告蕭啓江之後，魏超成料蕭啓江必令

城內清兵殺出相應，乃分派水隊四處巡察，搜  
截蕭啓江交通消息，果然見軍士拿到一人，在  
身上搜得文書，是蕭啓江着王健元由城內衝出  
相應的，魏超成大喜道：「果不出吾所料也。」  
乃將原函就立刻摹仿蕭啓江印信，另擬一函，  
選一精細心腹軍士，穿了那清兵號衣，投函於  
王健元，直至城下，聲稱蕭啓江有機密函到。  
時城上守將見他只有一人到來，乃開城迎入，直  
呈那函於王健元。王健元拆開一看，那函內大意  
，却稱今夜即破魏超成。惟探得敵將翰王項大  
英，將繞東偷度崇安，直取福建之建陽，宜即引  
大兵南出，以扼崇安要道等語。王健元再三細看  
，覺印信一概是實，坦然不疑，且亦不敢違蕭  
啓江之令，遂留少數人馬守城，餘外盡提大兵  
出發於崇安要道。魏超成打聽得城內清兵已經  
移動，乃一面令翰王項大英移得勝之兵，以三  
分之二，巡襲廣信府城，餘外即扼阻朱品隆江  
長貴來路。去後，即密令諸將，時備迎戰并謂  
左右道：「若敵將張運蘭已到，則吾軍勝負，  
尚未可知；今蕭啓江欲以孤軍僥倖於一戰，不

敢何爲乎？」說罷，卽令諸軍偃旂息鼓，以待敵軍。時已入夜，清將蕭啓江所部分爲三路，人兩枚，馬勒口。一字兒隊，山峽嶺而直趨魏超成大營。遠望見魏軍營中燈火燭天，惟不見太平人馬的動靜。左右皆有些疑惑，蕭啓江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卽率軍撲進魏營，宣傳令放槍攻擊，魏軍故作驚慌之狀。蕭啓江以爲得手，仍下令軍中，須望見魏軍後營火光，方好前進。乃說猶本了，已見魏軍後面突燃火起，魏軍似更覺驚擾。蕭啓江大喜，卽令三軍一齊進入，魏軍卽望後而走，且人馬不多，蕭啓江此時也有些疑惑；自念此處若爲魏超成大營，其人馬必不止此數，此時已不欲遠追，又不肯還前退回正在躊躇，忽見前鋒統領胡廷幹馳至，稟道：「郡司賴正修已有軍士來報說，魏縱火之後方欲殺出相廝，令已爲魏超成所圍，請速往援救。」蕭啓江乍然聽得，乃急令諸軍，忽添客棹道：「偽矣吾中計也！」左右問其故，蕭啓江道：「魏軍如真敗，豈能再圍賴正修，且深夜發擗，兩軍倉皇，賴正修豈易使人到來

求救耶？」說罷，急令退兵。惟前軍已盡如瀾湧，止之不得。忽然聽得魏軍連放數炮，只見四面八方，皆是魏超成人馬，蜂擁殺來，萬槍齊發，彈如雨點而下。蕭啓江見此情狀乃嘆道：「吾用兵多年，今乃爲人所弄；悔不聽王席珍之言，以至如此，吾有何面目見人？」乃欲拔劍自刎，左右急爲挽救；并道：「勝敗兵家常事耳，大丈夫留身以爲國用。」正在紛亂間，忽部將易良幹奔至，大呼道：「敵近矣！想亦奔至，乃共保蕭啓江奮力殺出重圍。是時全軍皆陷圍中，只有胡廷幹易良幹；各率精兵五百人相繼，餘外不是死傷，就是投降；皆呼天叫地，四圍亂竄。蕭啓江已不能相顧，回望後路，不覺嘆道：「爲吾一人失機，以至陷此數千人，皆吾罪也！」正說着，前面敵軍已圍住去路。易良幹道：「敵人料我必走貴溪，故以重兵守此間要道，今當望南殺出，再作區處。」於是望南而下，又折了些人馬，方得了重圍。蕭啓江謂左右道：「到此敗殘人馬，卽出得



重圍亦難立足，不如先走廣信府城，以待援兵。一時只剩得數百敗殘人馬，繞道奔至廣信府城，不料城上旌旗齊整，盡是魏超威旂號。蕭啓江大驚道：「吾方調王健元使由城內殺出相應，今不特不見殺出，且城池反已失守耶？」魏超威急即轉調敗殘人馬，先行暫退鉛山；那鉛山本去崇安不遠，至時始知王健元已往守崇安要道，詢悉原委，始知派人送書于王健元，中途亦爲魏超威所截，遂改轉函中語意，賺出王健元，并襲府城。倖得城內逃出的清兵報告，原來袁良亦已死於城中。蕭啓江嘆道：「亂行損兵折將，失喪城池，復有何面目回見曾國藩乎？」魏超威不覺垂淚，立即揮軍到曾國藩處，報稱失敗情形，并自引咎請開差，暫行回籍。恰可次日張運蘭帶兵已到，便由張運蘭料理贛南軍務。若朱品隆江長貴亦引敗兵，回見曾國藩。這湘撫駱秉章，自奉命總督四川之命，久未成行，此時以石楚開將行入川，不得不往，乃打算起程入川，特向曾國藩借用人員，一同入川助理軍務了。曾國藩就冷蕭啓江回湘，

由駱秉章差遣，令并蕭啓江所存人馬，及王健元部下，并交張運蘭統帶，又令張運蘭察看贛南情形，再定行止。唯時魏超威既下廣信府，聽得張運蘭已到，自念須從速入關，以應楊輔清，故不欲再與張運蘭交鋒，惟盡取廣信府所有糧重器械，即飛報楊輔清，請統大兵，棄了廣信，同向福建進發。那張運蘭見魏超威已入關境，自己只恐令來援贛南并非奉命要在福建，且聽得魏軍勢大，亦不宜追趕，只得報稱收復廣信府，即引軍回至曾國藩處，令，那曾國藩却問諸將道：「浙江糧道全賴關粵，今楊輔清魏超威，連破我軍，直趨福建，於我糧道根本。最爲阻礙，將以何策處之？」幕友郭意城道：「兩年以來，自湖口一敗，三河再敗，直至桐城浦口之戰，皆大挫軍威。今又警報及于福建，若福建亦危，則糧道絕矣，以洪秀全久踞金陵，西據東西梁山之固，以連安慶；東併蘇常之富，以通海運；我軍處處受制，東南大局爲矣！以某愚見，若與之求戰，即徒得一勝，亦無濟于事，觀當日洪秀全不能分兵入關者。以令

險先後被向榮和春。張麗梁所擾也。今彼金陵穩固，不特可以分兵南征，且可以移兵北伐。故不如合謀金陵以動其根本，方爲上策。」會國藩避：「公言是也！今聞勝保軍勢甚壯，且新到吉林馬隊，并爲一軍，可以戰矣。不如會同勝保，使下窺金陵，吾亦相機而進可也。」一語罷，即備文書加緊告知勝保。時勝保正駐鳳陽自浦口一敗，軍勢盡挫，隨即再招馬，復由吉林調到馬隊五千名，因此軍力又復一振；正欲下趨安慶，以雪從前屢敗之恥。忽接得會國藩文書，要先攻金陵。自付年來用兵，祇爲敵人所敗，與當年李秀成被向榮王有林張國梁相似，若不動搖洪氏根本，必難收振，是進攻金陵，亦是一策，但敵將陳玉成，方縱橫皖省，而李世賢又在贛牽制。會國藩若不顧皖鄂一帶，又恐陳玉成更爲得勢。原來湖北巡撫胡林翼，那時正丁母憂，清廷准假百日，使胡林翼治喪。而鮑超又值告假養病，因此湖北一路，只恃官文督率各將主持。那陳玉成以湖北無人，已大有再取武昌之勢。故勝保一接會國藩文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五十四回

書，頓覺躊躇，乃與諸將計議。部將總督李鴻章道：「陳玉成駐軍皖南，常欲西據武昌；今不敢遽進者，以吾大軍在此，懼拊其背也。若我移軍東趨金陵，彼必乘機入鄂，恐金陵未必即破，而武昌已陷矣。」部將戴天英道：「陳玉成家小盡住安慶，故彼深願安慶根本；我若攻金陵，玉成必不驟離安慶；而李秀成又東下蘇州，與李鴻章相持，我此時若窺金陵，或可得志。若以湖北一路爲憂，即可回復會國藩，使鮑超速起，力疾殲師，屯湖北以圖進取；以陳玉成平日本忌鮑超，如是即足以牽制陳玉成，湖北可以無事也。且會國藩雖被李世賢牽制，然會軍部下諸將，能戰者不少，亦可分軍渡皖，爲鮑超聲援。但此又何足慮乎？」勝保道：「此策極是吾當從之！」時又聽得陳玉成結合於黨苗沛霖將會進皖北，勝保乃調多隆阿一軍，直入汴省，以攻豫黨，并防陳玉成分軍北上。一面知會德興阿；并各路共攻金陵。適德興阿駐軍淮南，乃定議德興阿由天長并統六合而下。勝保却由定遠繞滁州，入江浦而來皆向

二二七

江甯進發。且說太平大將李昭壽，自會合陳玉成，在浦口破了勝保德興阿之後，陳玉成即改令地官副丞相周勝青代守六合，而以李昭壽移守滁州。原來李昭壽人極驍勇，戰無不勝，惟是性情兇暴，最好殺戮；其自以屢有大功，每凌辱同僚，故同僚多恨之，絕少與之來往。當其領守六合以後，兩敗德興阿，又與陳玉成共被勝保，移守滁州，亦屢挫清兵；復先後分撥全椒、烏衣、小店東、西梁山，清兵皆不敢犯。故天京無西顧之憂；自以屢立大功，欲得封王位，并爲主將，洪秀全乃商之，陳玉成；惟陳玉成以其性情兇暴，恐他兵權過重，難以節制，藉裁抑之。故李昭壽每立戰功，只有厚其爵賜，未嘗進爵加權。昭壽心頗懷恨，但念李秀成待之極厚，不忍違背。惟心中不免含恨，且時出怨言。除李秀成陳玉成之外，罕有能調勸之者。先後屢譚紹沈賴文鴻會言於李秀成，皆言昭壽賦性凶險，小用之，則不爲我用，大用之，又恐難制，宜以罪誅之免爲後患。李秀成終憐其勇，故極意籠絡之。那一日，適接綠王

陳得風自天京發來軍報，以地官丞相羅大綱身故，特調李昭壽任鎮揚州，着李昭壽擇員代守滁州一節，李昭壽見之大怒道：「陳得風何人？俺李某豈肯爲彼所調遣耶？」左右諫道：「陳得風身居王位，坐鎮天京，居中策調外將，固所宜也。李昭壽道：「此皆天王用人不明耳，國家分茅裂土，無設爵位以待有功；我李昭壽汗馬功勞，豈在陳得風下乎？今置英雄於無用之地，使懦夫駑子，皆得而調遣之，辱莫大焉。當吾守六合時，庶以城降德興阿，則當日金陵不知竟歸誰手？吾亦不至寥落至此矣！」言時怒形於色。乃回營陳得風，力稱不能移動，反調陳得風往鎮揚州。陳得風得書亦大怒，一面奏知洪秀全又報知忠英二王，皆言李昭壽將反，不受調遣，宜設法防範。洪秀全以李秀成遠在蘇州，乃急令陳玉成處置昭壽，陳玉成道：「昭壽悍將也，若東降敵，爲患不淺矣！」乃急令李昭壽移軍小池驛，揚言用以阻會國藩北渡。李昭壽得令，本不敢抗陳玉成，惟其部將朱志元，私向李昭壽說道：「陳玉成此次調

公，必非好意；大約得陳得風之言，防將軍北竄，故調至小池驛，使易制將軍耳。將軍日前發陳得風之書，實爲取禍之本也，將軍危矣！」李昭壽聽得，不勝惶惑，乃道：「吾亦不甘於此，只不忍負忠王耳。今覲令交迫，將禍及其身，吾欲北投勝保如何？」朱志元道：「若此，則將軍可保全。勝保往必爲勝保所辱，吾當爲將軍圖之。一原來朱志元亦欲降清國，國以富貴，只恨無路可通。若是我乃密報勝保，願勸李昭壽來降，并以滁州奉獻。勝保久知李昭壽之勇，即得大喜，乃密報朱志元，許以重賞。并道：「昭壽猛將也！若允來降，吾寧濟

矣！吾當以提鎮之間位讓之，決不相負。」朱志元乃回報昭壽道：「吾已得勝保歡迎將軍矣。將軍若自投他，必不見重；今勝保自求將軍歸降，其優待將軍必矣。」李昭壽乃深感朱志元，且道：「非君則吾危矣！」遂具書即呈勝保，使勝保督兵來滁，願以滁州奉獻。勝保得書大喜道：「李昭壽若來，則敵人失一良材，而吾軍多一猛將矣。此機會不可失也。」即引兵望滁州進發，這會分教：軍前屈節，頓教天國失廉價；席上行凶，又見儒臣亡首領。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一八五三年二月廿六日早二堂閱  
完是書購於四四年昆明市文昭  
新街 舊日攤下奉購於光華  
福照街三途街正對書店

此書於一九四四年二冊購於  
文昭新街舊書攤下冊購於福照  
街三途街正對面書店時隔九載今為五  
三年二月廿六日早重閱完竟購此書如  
昨日多而竟如已被虫人豈日長一百零  
成再予變遷矣悔桑田不堪回首豈不歎哉

河西范南星

誌於昆明市

不堪回首憶當年

出版新書

短驚今古奇觀  
 說部今古奇觀  
 革命史 洪秀全演義  
 忠孝二 度 梅  
 游民 官 圖  
 可劇 京 工 尺 譜  
 精選 京 工 尺 譜  
 新 本 西 指  
 戲 本 西 指  
 木 蘭 從 西 指  
 川 蘭 從 西 指  
 京 劇 大 大  
 楚 劇 大 大  
 各 種 大 小 字  
 萬 事 不 求 人 帖 觀 觀 冊 軍 備 記 誌 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太平天國 洪秀全演義

全部二冊售價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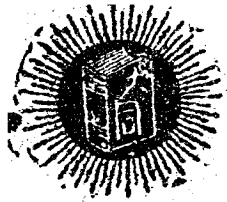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出版者 川漢出版研究社  
 校閱者 周 去  
 發行所 大 司 書  
 發行所 重慶 同 書  
 分銷處 萬縣 益 智 書  
 分銷處 遂寧 利 中 書  
 經售處 遠 縣 廣 集 書  
 經售處 各 大 局 社 局 局 局 非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免審證免字第一五七號



2

